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星魂



## 一、铁蹄腕铃 阎王笛子

太阳悬在空中，毒热得像一团火，淡淡的几抹云彩，又显得那么懒散无力，蝉儿也被热浪逼得寂息不鸣，这是三伏天的晌午，燥闷难当。

一条黄土路自野中蜿蜒而来，路旁有着几片疏林，路上的黄土已滚热得像刚出炉的跳豆，参差不齐的庄稼地里静荡得冥无一人，连那几丛半青不绿的小林子也仿佛疲困了一般，垂着枝丫在喘息。

黄土的尽头，一阵漫天尘土滚滚扬起，急剧的马蹄声就像是擂鼓一般，而当我们看见那尘头，听到那蹄声，这擂鼓之音已宛如擂到了我们的心上，以令人不敢置信的快速，像飞一样的来到了眼前！

荷！好怪异，好神气的一匹马，一身皮毛细油光亮，马头上鬃毛却如雪也似的白。

马眸又赤红似火，再衬着那副金鞍银镫，一看就知道是匹罕见珍异的龙驹之种！昭，马是数得上雄伟轩昂了，那马上的骑士一定更属人中龙凤，翘楚之绝，但是，这位骑士呢？怎的马背上却空空看不见人影？看不见？错了，不是看不见，而是这位骑士的驭马之术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喏，那华丽耀眼的金鞍之旁，不是有条腿在勾着鞍缘么？他是侧斜着身躯在骑马吗？只见，这乘铁骑奔驰的速度忽然渐渐慢了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已可听到一阵断续而轻微的铃声，铃声很细微，但是，每在那有意无意的叮当声中，却好似有人在你的心坎上敲了一下，使得听到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有点寒栗，有点莫可名状的恐惧。

缓缓的，缓缓的，马儿终于停了下来，鼻孔里喷着白气，一再转过头去用鼻端去触摸着它的主人，于是，一声低沉的呻吟，像是叹息一样在闷然的空气中荡漾回转，终于游丝一振，飘散无踪。

一只手抓向金鞍，看那五指僵拙的模样，就晓得这位骑士大约不会十分健康的了，像是尽了最大努力，骑士的全身，总算在他粗重喘息中扳上了鞍坐，而那一张苍白的面孔，却更加没有血色了。

那面孔，老实说，假如不是像他眼前这么痛苦的扭曲着，一定是十分俊俏的，说是俊俏，亦未免浅誉了，因为，就以他目前的病态，还是另有一股英秀之气，昭，这人确实生得很美，斜耸的眉如剑，双眼大而澄澈，鼻梁端秀而挺直，嘴唇厚薄适度，而且，肤色白润细腻，他的整个外形，都散发着一股无形的脱尘超俗的气息。

他穿著一身纯黑的衣衫，脚上是一双皮紧靴，看模样很年轻，只是，假如你瞧得仔细，你会隐隐发觉，他那微微上挑的眼角，微微下抿的嘴唇，不但含蕴着蔑傲的神态，更有一股说不出，道不出口的潇洒韵味。

这时，他已能勉强俯坐在马背上，马儿亲热的仰首嗅着他的面颊，低低的嘶叫着，他撇了撇嘴唇，轻轻摸着马儿雪白的鬃毛，于是，一阵断续的，轻微而古怪得震人心弦的叮铃声又响起了，阳光下，他的左腕上闪亮着流灿的银芒，不错，那正是几枚小巧而精致的铃档。

这几枚小铃儿刚好串成一圈，像是手镯一样的套在他左腕上，每一枚铃上都精雕着一尊神态各异，或胖或瘦，或立或坐的佛像，有的笑口大开，有的宝像庄严，雕工奇妙，均栩栩如生！

那身黑色衣衫，已经完全被汗水湿透了，紧紧贴在他的身上，他吁了口气，睁着那只虽然疲惫，却仍旧清澈含神的眼睛，默默的向四周打量了一遍，拍拍马头，向前面不远的一片疏林指了指，于是，这匹通灵的坐骑，已平稳的得行去。

树荫遮挡着他的面孔，马儿又轻轻很了过来，伸着舌头舐着他，他叹了口气，拍着马头，呢喃的道：

“叱雷，方才你跑得太急太快了，差点摔下我来……其实，你该知道，我一时半刻还要不了命的，倒是这一颠簸，弄得我头昏脑涨……”马儿柔顺的舐着他，低低的叫了声，疲乏的伸展了四肢一下，低沉的道：

“好了，叱雷，别磨我，让我小睡一下……”于是，马儿也轻巧的屈跪下来，与他卧在一起，就像一对亲密的朋友，片刻间，这年轻人已沉沉睡去。

过了不知多久，当这年轻人被一阵愤怒的马嘶声惊醒的时候，阳光已经偏西一大截了，第一个映入他目光中的景像，便是他的爱马被八名大汉用“套马索”套着，正在咆哮的挣扎着，地下，尚横躺着三四个装束与那些汉子相同的角色！

一股出奇的愤怒涌上他的心头，但他却淡淡一笑将心里的火气按住，因为，他也同时发觉，在他的身侧，尚有三个面色严酷的中年人在静静的注视着他。

翻了个身，他已迅速将腕上的串铃解下放好，望着眼前成一字形站立的三个中年人，似笑非笑的道：

“三位朋友，不知是在下开罪了三位，还是那头畜牲发了野性，三位眼前这副面色，像是不大愉快似的。”中间一个年纪稍长，紫色脸膛的汉子向前迈了一步，沉静的道：

“老相好，你这匹马儿是自何处得来的？”年轻人剑眉一挑，随即又缓和的笑道：

“算是有缘，这马儿跟着在下来的。”左边那有着一双招风耳的大汉厉吼一声道：

“胡说，凭你这下三滥的穷像，也会有这匹马么？”年轻人满不在乎的笑笑，道：

“朋友，话别说得也太绝！”紫脸红膛的大汉回头瞧了瞧那匹在踢蹬不休的骏马，皱皱眉道：

“相好的，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普天之下，只怕能在‘闪星魂铃’活着而抢来他这匹坐骑的人物并不多，以阁下这般形态，呢，大约不会是什么了不得的角色，好朋友，告诉我们，‘闪星魂铃’寒山重死了多久了？你何时窃得他这匹异马的？”年轻人差点失声大笑起来，他捂着胸腹，暗自骂着自己：

“寒山重呀，寒山重，你如今又叫这几个睁眼瞎子当成窃马贼了，你假如求不到救命丹药，到死还得落个臭名。”不错，这年轻人就正是“闪星魂铃”寒山重，江湖上威名赫赫的鬼才，武林中睥睨一时的英豪，黑白两道闻铃声而丧胆的煞星！

他抚着胸口，吸了吸，放缓了嗓音道：

“各位朋友，你们怎能如此肯定寒山重已经死了？各位与他无冤无仇，又何苦触人家的霉头？”顶着一双招风耳的大汉“嗖”的一个箭步上来，抖手就是一个大耳刮子，这年轻人，寒山重，在脑中急快的闪了一个意念，只

有万分不情愿的挨了下来。

“啪”的一声脆响，他的左颊已红肿了起来，五条指痕鲜明的浮在脸上，唇角血迹殷然！

招风耳的角色重重哼了一声，破口骂道：

“好个刁钻小子，乳臭未干，说起话来竟也敢带刺讥讽，告诉你，寒山重死追活缠人家‘白龙门’掌门人的千金龙女秦洁，被秦洁这妮子设下圈套，除了给他灌下一肚子毒药之外，又被‘白龙门’的三十多名高手围袭杀伤，这是七天前的事，到此刻，只怕寒山重尸首早就腐烂了，他娘的你这匹马不是偷来的，莫不成还是从姓寒的手里抢来的？”寒山重闭着眼睛，有些艰涩的道：

“好吧，便算我偷来的，六天前我经过‘山北’之外的樵道，无意中发了一具腐尸，当时，这匹马儿便在那具腐尸之旁留恋悲鸣不去，状甚依依，我一时贪心，便将他占为已有，骑到如今……”招风耳大汉咧嘴一笑，向他的同伴得意的道：

“大哥，三弟，就看这小子要尝点辣的才肯吐实，你们看，我猜对了吧？呵哈，稍上点刑，什么都招了，我‘千里闻息’周毅岂是等闲之人！”紫脸膛的大汉微微一笑，沉吟了片刻，颌首：

“这小于所言的地方不错，寒山重受到重创之处，是在‘西淀’的小灵洲上，他那坐骑的脚程十分神异，穷一日之功，奔出百数十里外，也不足为奇，这小子在‘山北’城郊发现的那具尸体，一定便是寒山重的，他这坐骑名曰‘叱雷’，乃是自幼犊相随，寒山重死后，在他尸旁徘徊不去，乃属当然，昭，只是这‘叱雷’野性难驯，狂猛无比，这小子却能驾驭于它，倒也是有两手并不简单。”那招风耳的汉子道：

“大哥，正好咱们瓢把子，缺少一匹好马，这个什么雷的马儿咱们带回去献给瓢把子该有多美？”紫脸膛的大汉笑道：

“为兄正有此意，而且，这小子也得带回庄去。”顶着招风耳的角色不由一怔，迷惑的道：

“带个累赘回去？何必麻烦，杀了灭口多干脆……”一直没说过话，右脸上有着一块青痣的中年汉子忽然斜了招风耳一眼，有些责怪的道：

“二哥一直就是这么鲁莽。你也不是没有看见，方才那匹叱雷谁能驯服？带这小子回去正可充驭马之责，弄到驯服了，再宰他也不晚呀！”坐在地上的寒山重，揉了揉浮肿的面颊，有趣的望着眼前的三个人，轻淡的道：

“好吧，反正人也打了，命也在各位手上，现在，咱们便启程吧？”紫脸膛的大汉哼了一声，厉色道：

“小子，你别俏皮，在我们‘六剑三英’的面前还是放老实些好，你这条狗命能活多久，哼，也得全看爷们的高兴。”寒山重古怪的露齿一笑，这一笑里包含了一股说不出的轻蔑味道，紫脸膛大汉直被笑得心里冒火，右脸上生着青痣的汉子已沉声道：

“朋友，爷们都不是容易招惹的，你若想留着这条小命讨媳妇，别自寻苦恼，假如你也在道上混过两天，我大哥‘双剑翻云’乔忠，我‘青面虎’白化，我二哥……”寒山重孱弱的嘘了口气，不待对方说完，已懒洋洋的说道：

“你二哥千里闻息周毅，都是响当当的角色，是不？你们合起来叫‘六剑三英’，也就是说你们三个人都是使双剑的英雄……”那位号称“千里闻

息”的大耳朋友，气得吼了一声：

“混帐小子，你再言中带刺，大爷就活劈了你！”摸了摸脸上的青痣，青面虎白化嘿嘿一笑，道：“朋友，你最好留点精神养息一下，别找挨揍，昭，我看你好象还有病在身吧？”寒山重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无可奈何的道：

“大约还有三月两月可活……”紫脸膛的大汉像是三人中的当然首领，他不耐烦的一挥手，道：

“三弟，叫老七他们派几个人来缚住那匹马，受伤的几个也好生照料，咱们即刻带着此人上路，天色太晚就赶不上里程了，今夜瓢把子还等着听消息哩……”青面虎白化答应一声，匆匆传令去了，千里闻息周毅已大步过来，一把揪住寒山重的后领，连拖带拉的走出林外。

紫脸膛大汉向四周扫视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从容不迫，悠悠闲闲的跟到路旁，翻身上马后，朝被缚在鞍上的寒山重恶意的笑笑，率众策马启行。

阳光仍旧有着它的余威，虽然时近黄昏，空气中仍充满了挥之不去的闷热，金红的光辉自西方天际流灿，很美，但也有着一丝儿隐隐的苍凉。

黄土路一直向着前面伸展回绕，或在疏林之侧，或于田原之间，或沿丘陵之麓，或向暮云之幽，仿佛是一辈子没有终止的。

这一行人，约有二十余众，都像心有急事，加鞭策马，赶路赶得挺急，这就苦了寒山重了，他被绑在鞍上，随着马身的起伏，显得他面青唇白，五脏翻腾，几乎累死了过去。

他那匹爱马，被八名大汉用八条牛皮长索牵着随在后面，这乘龙驹，这时却乖得出奇，驯服的跟着跑，在这马儿的心目中，可能还以为它的主人仍在前面与“朋友”们亲善呢。

青面虎白化抹去脸上的汗水，朝他的大哥“双剑翻云”乔忠道：

“大哥，初更时分，大约可以回庄了吧？”乔忠的紫红脸膛，这时因为赶路赶得太急，更涨得像个大气球，他拿起水囊灌了几口水，道：

“希望如此，狼山派得到白袍玉箫古澄的支持，简直要骑到咱们头上来了，妈的，非但青河口水路码头不给咱们沾一滴油水，连保明暗镖的过路生意他们也要强收一半，假如咱们咽下这口气，日后喝西北风过日子倒是小事，‘蝎子庄’的万儿也不要再在江湖上再混了……”青面虎恨得呸了一声，怒冲冲的道：“我就知道这次谈不出个名堂来，瓢把子还不相信他们敢这么霸道，硬遗咱们哥儿去赴这趟鸿门宴，哼，这一次，非得摊牌不可了，否则也校称英雄，道好汉了……”忽然，寒山重振作起精神，在后面有气无力的打岔道：

“唏，各位竟然都是‘蝎子庄’的好汉？”千里闻息周毅哼了一声，得意的道：

“小子，你也知道蝎子庄？”寒山重眯着眼一笑，道：

“怎会不知，黑道上的江洋大盗，为非作歹之徒大都聚集在蝎子庄里，那个地方，啧啧，十足是个强盗窝。”千里闻息气得一瞪眼，厉吼道：

“你给我闭上那张臭嘴！”寒山重又带那股满不在乎的劲儿笑笑，道：

“是的，闭上臭嘴，只要像你一样，用耳朵听就行了，不过，你的耳朵又大又招风，可以千里闻息，在下却没有你那份得天独厚的本钱啊……”竿里闻息周毅大叫一声，就待抓过寒山重来施暴，‘双剑翻云’乔忠哼了一声，沉声道：

“老二，你这是干什么？和这小子拌嘴也不怕失了身份，真是……”青

面虎白化蓦而低呼一声，阻止了各人的争执，他指着前面一株大柏树，有些疑惑的道：

“看那颗树，好象透着古怪……”大家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前面二十余丈之处，路旁有一株孤零零的柏树，这株柏树生得又高又大，枝叶茂密，像一个伸展着多条巨臂的巨人，而且，在这条路上，就眼前的情景下有着这么一棵大树，却多少透着几分无可言喻的古怪。

千里闻息周毅打量了两眼，摇着头道：

“老三真是疑心病，这株鸟树又不是今天才长在这里，咱们来往这条路上多少趟，哪一次没有看见这株柏树？”“双剑翻云”忽然举起右臂，停止了前进，双目凝聚，仔细望着前面的大树，口中低声道：

“老三说的有道理，为兄也觉得那株树在今日确实有些特殊，好象……好象在那浓密的枝叶中隐藏着一些危险与恐怖……”寒山重索性俯倒在马身上，轻描淡写的道：

“派两个人过去探探不就成了？”“双剑翻云”乔忠回头怒瞪了寒山重一眼，向他后面的两名大汉使了个眼色，这两名大汉已齐齐一夹腹，泼刺刺的奔向树下。

每个人的眼睛都有些紧张的瞧着那两名奔驰过去的汉子，昭，他们渐渐接近了那株大树，只差四五丈了，没有什么变故发生，大家的面孔开始有了些笑容，互相望着松了口气……

两声蓦而传来的凄厉惨叫，就似两把铁刷子在每人的心上倏然狠狠的刷了两下，使他们在刹那间心口暴缩，惊震得目瞪口呆，笑容立即凝冻了，手足无措的看着他们的同伴自马背翻落，在地下痛苦的吼叫辗转，撕折奔撞终于倒地不起……两双眼睛，瞪得宛如死鱼眼一般！

双剑翻云乔忠一张面孔已由紫红在刹那间变为煞白，他唇角痉挛了一下，紧促的大吼道：

“下马备战！”将近二十余名劲装大汉迅速的翻身下马，纷纷抽出所携兵刃，十分利落的布成了一个半包围的阵势，每一双眸子都不敢稍眨的凝注着前面的大柏树，而这时，一缕幽幽的，极其特异而柔婉的笛声已自柏树的枝丫深处响起。

这首曲子非常低怨，有如小桥流水，没有丝毫杀伐之气，像是情人们在细诉衷肠，像挚友在夜窗银烛下缅怀往事，像久别的游子在凭吊破碎的家园故居，有着伤感，也有着浓重的忧郁。

场面僵持着，蝎子庄的各人即不前进又未后退，他们一点也摸不清敌人的底细，更不知道对方的意图。但是，他们却必须有个果断才行……不论这结果是好是坏，因为，他们已经损失了两个人！

轻轻的，寒山重转过了俯在马颈上的面孔，向站在他旁边不远的青面虎白化笑了笑，低沉的道：

“长着痣的朋友，假如我是你，我现在就逃命，你腿快一点，或者尚能多活上几岁。”青面虎白化怒瞪了寒山重一眼，寒山重不在意的撇撇嘴，淡淡的道：

“我真奇怪，你们几位在江湖上不知是怎么混的，竟然连一点征兆都看不出？你们难道不晓得这就是‘阎王笛子’沙心善安魂曲的前奏‘前情悠悠’么？”“阎王笛子”四个字就像四根炙红烙铁，猛一下烙在青面虎的心上，他惊得一哆嗦，嘴巴鼻子全变了位置，寒山重又“啧”了两声，悄然道：

“等到这位沙老兄的第二段‘幽明隔路’奏起，各位也就永远永远的休息了……”千里闻息站得较前，他回头狠狠的看了看寒山重，向白化道：

“三弟，你与这小子有什么好噜嗦的？咱们可以现在冲上去，对方装神弄鬼，也不过只是故作神秘，说穿了可能一个大钱不值……”青面虎白化这时已稍微定下心来，他抽了口气，生怕使自己五官再起变异似的小声说道：

“二哥……事情不大对头，对方……好象的确是沙心善面老鬼！”千里闻息周毅可是字字听得清楚，他仿佛吃人敲了一记闷棍似的呆了一呆，张口结舌的道：

“什么？你说什么？真是阎王笛子沙心善？”后面这句话他说得嗓音较重，双剑翻云乔忠也听到了，他那张紫红的大脸木油着望向大树，又恍然：

“不错，正是他，这正是沙心善的安魂曲前奏……”于是笛声又转人凄惨悲凉，哀哀切切，似泪滴洒，似弥留别言，似出殡时的呜咽，似香烟白帏下灵堂内亲人的啜泣，像不甘的呼号，像阴曹路上凄风苦雨，愁苦在空气中荡漾，哀痛像幽灵般在无形中徘徊……

寒山重抬起头，向三人惋惜的道：

“你们三人正值壮年，就此寿终正寝，完蛋大吉，实在也是可惜，你们只能怨自己过份命苦，偏偏逢上了这个阎王……”“住你娘的口！”千里闻息周毅低低的吼叫了一声。

寒山重宛如未闻的道：

“这已是沙老儿安魂曲的第二段‘幽明隔路’了，三位，你们现在提前说声再会吧，不过，在再会之前，可以请三位中的一位给在下松开这几条绑在身上的牛皮索么？”双剑翻云实在憋不住了，上步抖手又给了寒山重一个耳光，厉声道：

“小子，你想差了，蝎子庄并不是如此好吃的货色，沙心善纵然狠毒，也不见得敢找到咱们头上，而且，不论我们是胜是负，你都会先我们一步到黄泉路上报到！”寒山重右颊又肿了起来，五条鲜明的指痕红生生的印在那张秀白的脸孔上，他甩甩头，淡漠的一笑道：

“我有生以来，便没有挨过揍，更没有被任何人在脸上赏过纪念，今日却蒙二位一再照顾，实在滋味不同，不过，我记住了。”千里闻息周毅又气冲牛斗的走了过来，低吼道：

“大爷先打碎你这满口胡言小子的狗牙！”当他刚刚想扬起手来，前面的大柏树上已“哗啦啦”一阵暴响，笛声骤然中止，一个白髯白须，白眉善目的黄袍老人已自枝叶绿荫处飘然落下，这位老人的手上，赫然执着一只长约两尺，通体红光闪动的怪笛子！

双剑翻云乔忠抖着嗓子脱口叫道：

“阎王笛子！”那黄袍老人悠闲的走了两步，向每个人都打量了一眼，平静得像是在与老友话家常一样道：

“安魂曲已奏过了，各位，你们该上路了。”双剑翻云乔忠咽了口唾沫，竭力使自己保持镇定，但仍有些力不从心的嗫嚅道：

“尊驾……老人家可是沙心善沙老前辈？”黄袍老人似笑非笑的昭了一声，语调虽然温和，却平板得不带一丝感情的道：

“老夫沙心善，又叫阎王笛子，其实阎王笛子差了，心善却还实在，老夫诚心诚意，要恭送列位早登极乐，永享平安。”双剑翻云乔忠又艰辛的咽了口唾沫，显得可怜兮兮的道：

“沙……沙老前辈，在下双剑翻云乔忠，任白石口蝎子庄天干堂执事，隶属敝总瓢把子‘长河一绝’李豪帐下，未知在下等何事开罪了尊驾，尚请看在敝瓢把子面上高抬贵手，放过在下等一马……”阎王笛子沙心善平淡的道：

“不能放，不能放，难以饶，难以饶，蝎子庄独霸燕豫绿林道，石头也要啃三分。

我老头子早已看不顺眼，今天宰掉你们，只是给李豪一个小小颜色看，假如他再不知收敛警惕，哼哼，下次这安魂曲就要到蝎子庄去奏了……”双剑翻云乔忠低声下气的求告道：

“前辈，在下等一定将尊意转报敝瓢把子，只求前辈网开一面……”阎王笛子沙心善嘿嘿冷笑了一声，道：

“谁能回去转达老夫的意见，用不着你这小辈担心，老头子自会拣个命长的带讯，现在，昭，你叫乔什么来着？你就先走一步吧。”双剑翻云乔忠面色已如死灰，他无望的向左右看了看，面孔上的肌肉在急速的跳动着，青面虎咬了咬牙，低沉的道：

“大哥，咱们拼了，好歹也落个英雄下场！”双剑翻云叹了口气，低声道：

“这老鬼功力深湛、精毒诡狠兼而有之，连瓢把子都忌他三分，何况你我？挤也只怕挤不出个结果来……”千里闻息周毅红着眼叫道：

“大哥，就是他娘的死，也要死得像条汉子，总不能窝窝囊囊，咱们都还是蝎子庄的人物，江湖上有名有姓的角色啊！”双剑翻云乔忠愁眉苦脸的思付着对策，马背上的寒山重已悄然说道：

“姓乔的，假如你与你那姓周的同伴到我面前跪下，让我每人给你们四个人四个大嘴巴子，呢，我就想法使你们活命！”“双剑翻云”狠毒的看着寒山重，冷然的道：

“小子，你不说话，大爷还几乎将你忘了，老三，现在就干了他，咱们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得要个垫棺材的！”青面虎白化霍的脱去长衫，露出劲装后交叉背挂着的一双长剑，他正要错步抢前结束马背上的寒山重，阎王笛子沙心善却已会错了意，这凶煞星怪笑一声道：

“好，老夫早就知道你们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东西！”当每一个字在他舌尖上急速滚出的刹那间、他的一身黄袍已蓦然发涨飘拂，六名彪形大汉，已同时满脸鲜血的倒栽尘埃！

沙心善看去慈和的面孔，已在陡然间变得狰狞无比，像一个揭去了伪装面具的魔鬼厉煞，在一次几乎不易察觉的腾跃中，另外七名大汉已纷纷惨叫着尸横就地！

青面虎白化双目尽赤，他暴吼半声，急冲而上，两柄利剑宛如两股银电，快速绞向阎王笛子沙心善！

沙心善猝然一跳，右三晃，左三偏，迅捷得令人不及喘息的挺前而进，笛子的红光一闪，青面虎白化仰身翻倒地下，在他栽倒的一刹那，可以清晰的看到沙心善笛子的尾端，正从他的敌人额头内拔出！

鲜红的血，浓白的浆，喷得左右五尺斑斑点点，而青面虎白化却竟连死前最后一声不甘的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这时，双剑翻云乔忠及千里闻息周毅才堪堪嚎叫着冲上，在等他们够上攻击距离这一瞬息空间，阎王笛子却又已轻描淡写的用他那雄浑的掌风兜翻了五人！

双剑翻云乔忠悲愤至极的大吼一声，剑芒赛云，洒洒点点的包向敌人，千里闻息周毅却自侧旁疯狂的猛劈出十一剑。

阎王笛子沙心善“哧”的一笑道：

“真是小孩子玩的把戏！”笛子淬而上下翻飞拦砸，红光闪射，如千万条红蛇伸缩窜舞，在一片叮当声中，已将双剑翻云及千里闻息的攻击完全挡了出去。

像长虹初射，沙心善竟没有乘势痛下杀手，他奇异的直直飞出五丈之外，手臂猛挥，已将两名正仓皇逃逸的大汉砸得头裂骨碎，尸身摔出九尺之遥。

目前除了乔忠及周毅两人还活着外，就只有一个仍然趴在马背上的寒山重了，其它的，没有一个还存着半口气！寒山重以两手支颐，安详而舒适的注视着这场残酷的订斗，他并不觉得如何刺目，因为，在以往，他经过的这种场合，实在是太多了，太多了。

阎王笛子沙心善仿佛是个惯于生存在虚空中的人一样。在掌毙那两名大汉后，又闪电般倒折而回，一连七笛十九腿，已将双剑翻云乔忠及千里闻息周毅逼得手忙脚乱，东跳西窜！这位武林中素以人命为草芥的阎王、飘逸的一笑道：

“别跑，嘿嘿，英雄不是像你们这样装的！”出手随着笑声，似追魂的引索，笛子东指乔忠，左手西劈周毅，得手取命，就在眼前。

忽然……

伏趴在马背上的寒山重轻轻一晒，快捷的道：

“老沙，这两条命我姓寒的要了！”阎王笛子沙心善闻声之下，蓦而一个大旋转，在划过一道美妙的弧线后，已如黄云一朵，落在寒山重前面。

他有些不敢相信的仔细向马背上那个神色憔悴的青年人注视了片刻，惊震的脱口叫道：

“是你？闪星魂铃！”寒山重叹了口气，道：

“也不过只有两年不见，怎么你这老小子连寒山重都不认识了？”双剑翻云乔忠及千里闻息周毅宛如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浑身无力，头重脚轻的双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 二、郁毒情债 母子强盗

阎王笛子沙心善擦了擦眼睛，又看了寒山重一会，疑惑的道：

“寒山重，听说你在不久前被白龙门秦洁那妮子摆了道，除了身中巨毒外又被白龙门埋伏高手多名袭杀，据一传言，你已作了古呢……”寒山重笑了笑，道：

“老沙，你好象很遗憾我还活着似的，是么？”阎王笛子沙心善连忙摇头道：

“你别瞎猜，我姓沙的对别人心狠手辣，对你闪星魂铃，嘿嘿，可决没有这种心眼，老实说，老头子我很高兴，呵呵，高兴你还活着。”寒山重想了一下，道：

“老沙，烦你替在下将手腕及身上缚着的牛皮索弄断。”阎王笛子沙心善望着寒山重身上的牛皮索，并没有立即行动，眼睛眨了两下，诡秘的笑道：

“寒山重，你在说笑了，凭阁下的一身能耐，莫说这区区的几条牛皮索，便是再加粗几倍的钢丝绳，只怕也难不倒你……”寒山重双目凝注着面前的老人，低沉的道：

“老沙，你在想些什么，你心里又在动着什么邪念头？”“我？呵呵，没有，没有，你别误会，我只是奇怪。”“奇怪？奇怪我姓寒的会求你办这么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不，不，唉，寒山重，两年多不见，你这火辣脾气还是一点都没有改，咱们老朋友了，沙老头岂会胳膊弯子向外拗帮着别人打你主意不成？真是笑话，真是笑话……”一面说着，阎王笛子沙心善已过来欲待为寒山重解开绳索，当他的手刚刚伸出一半，寒山重已朗朗一笑，四平八稳的伸了个懒腰，绑在他身上的牛皮索，俱已在他伸腰之际，仿佛败絮腐绸般纷纷落地。

阎王笛子神态一怔，面孔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之色，随即呵呵笑道：

“好个闪星魂铃，竟然开起我老头子的玩笑来了，老夫早就知道你寒山重是在故弄玄虚，寻老夫开心……”寒山重既不承认，又不否认的扬了扬眉，道：

“老规矩，在下不问你自何来，你也莫询在下意欲何为，现在，可愿赏个脸将那两个狗头交给在下处置？”阎王笛子沙心善犹豫了一下，佯笑道：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的，只是，喂，老弟你知道老夫我的惯例，吹过安魂曲，便不能留一个活口……”寒山重摸了摸面颊，语声幽冷的道：

“老沙，别忘了闪星魂铃也有个惯例，在下想，在下这点面子总不会没有吧？”寒山重在武林之中声威显赫得足可列为独霸一方的雄才大豪，他自来便是言出不二，有诺必行，阎王笛子在多年前曾与他为了细故交过一次手，而那时，寒山重时方弱冠，可是那一次的交手，却已使这个老煞星烙印心版，终生难忘，因为，那也是他在江湖上闯荡以来，所遇到的最强对手之一，栽几次最大跟斗的一次，而他的对手，又竟是如此年轻，那时，他却已经年过六旬了。

说穿了，阎王笛子对寒山重实在有着几分顾忌，他虽然感激在那次交手之后，寒山重非但掌下超生，更守口如瓶，但是，他却并不是一个气度如何恢宏的人，因此心中也多少有着几分怀恨与不满，只是在目前，他尚不敢表露出来罢了。

抚了抚雪白的长髯，这位面善心恶的阎王笛子呵呵笑道，“也罢，冲着你寒山重三个字，说什么老夫我也得松松手，老弟，你可别多心，这两个小辈，便交给你处置罢。”寒山重咧开嘴唇笑了笑，大步行向双剑翻云及千里闻息周毅面前，自寒山重目前的矫健看起来，他好似一点没有伤痛的形状，而此刻乔周两个人早已惊惧得面如死灰，通体颤栗，握在两手中的四柄长剑，软弱无力的垂触地下，因为肢体的抖索，剑尖早将地上的尘土划点出无数条小小的沟洼。

于是，寒山重露出雪白的牙齿轻轻咬咬下唇，洒脱的道：

“二位，在下匪号闪星魂铃，大约二位多少有个耳闻，现在，承蒙阎王笛子老沙将二位性命交由在下处置，在下也并不做那赶尽杀绝之事……”语声未已，他双掌候扬，几乎令人连他的手势都未看明，一连串“劈啪”暴响

已清脆而密集的响起，几十个大耳光早抽到乔忠及周毅的脸孔上，打得两人东倒西歪，兵器脱手，鼻子及嘴巴鲜血狂喷，而正当两人脚步踉跄，眼冒金星的时候，寒山重已一手一个，分将两人的手臂扳过了身后。“嚓”一声，硬生生的折断！

双剑翻云乔忠及千里闻息周毅，喉头窒息着痛苦嗥叫了半声，像两滩烂泥一样仆倒地下，寒山重拍拍双手，微微笑道：

“姓乔的用左手打人，所以断他左臂，姓周的用右手打人，所以断你右臂，这是个小小的惩罚，因为闪星魂铃已经准备修心养性，做个好人了。”阎王笛子站在远处，深沉的笑笑，道：

“寒老弟，你曾吃过这两个角色的亏不成？”寒山重俊俏的面孔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惨白，他急忙强自支撑，闭闭眼睛，嘴里却笑吟吟的道：

“吃亏谈不上，只是被这两个小小占了点便宜，所以，现在就要找回来。”阎王笛子阴恻恻的哼了几声，嘿嘿笑道：

“寒老弟，老夫看你好似有几分不适，是否在白龙门的圈套下身受毒创未曾痊愈？可有需要老夫代你效劳之处？”寒山重古怪的注视阎王笛子一下，平静的道：

“老沙，你就试试。”阎王笛子沙心善面色瞬息万变，他仿佛在迅速思考着一个重大的疑难问题，半晌，这老奸巨滑堆下一脸佯笑，道：

“寒老弟，你别又想差了，老夫我纯是出自善意……”寒山重淡雅的道：

“在下亦是如此想，你的大名原来便是心善，心善之人，岂能为恶？”阎王笛子忽然煞有介事的道：

“寒老弟，请勿调侃老夫，老夫只是在想，这两年以来，你一身功力定然更有精进，老夫亦联想到多年前你老弟挫败老夫的那一招‘银河星崩’绝式，这两年来，老夫苦思对策，已想到一些端倪，寒老弟，假如老夫以‘罗旋九手’中的‘气吞苍宇’一招配上老夫的‘盘击三掌’同时攻拒，老弟你是否还可以制胜，你又以哪种方式应付？”寒山重面带浅笑，心里却连称侥幸，他迅速的道：

“很简单，在下以‘飞星雷鸣’作顶砸，下以‘流虹缚星’为兜截，左以‘千缠手’封你退路，右以‘大劈掌’取你老命！”阎王笛子神色大变，冷汗涔涔，他强颜笑道：

“老弟果然功力高绝，智敏聪慧，老夫实不及你，唉，老了，老了，也罢，且从此暂别，咱们后会有期！”转过身去，像飞鹤一只，这老煞星带着满怀懊恼，流云掣电般几个连起连落，落荒而走。

一直等到他的身形隐冥不见了，寒山重才长长吁了一大口气，黄豆大的汗珠已自额际滚滚淌下，他疲乏得像散了骨头似的坐倒在地，面上灰败而痛苦，不错，他早已看出阎王笛子心存异念，为了吓阻对方，他只好勉强运起功力震断绳索，再出手惩罚乔忠及周毅两人，他十分明白，这样做，除了更形加深自己的毒伤外，生命的里程亦会因而越渐缩短……假如找不着他想找的那几味奇丹灵药的话，可是，这也总比当场与阎王笛子较手而送掉性命要好多了。

寒山重用力的搓揉着额角，喃喃的道：

“可不是，像这样做，最少还可以多活两天，假如被沙老鬼看出破绽，与他硬干起来，只怕现在也和地下躺着的各位朋友一般无二了……”他怜惜的向四周遭巡视了一遍，摇摇头。目光已发觉他的爱马叱雷正在用牙齿咬嚼

连在他马身上的牛皮索，嘴里尚在低促的嘶叫着。

一抹安慰的微笑浮上他的唇角，他沙哑的呼唤道：

“叱雷，你别急，待我休息一下，顺过这口气来，再为你小子解开那些绳索……”忽地，寒山重的微笑又凝集在唇边，他皱着眉侧耳聆听了一会，深深的叹了口气，又道：

“叱雷，别动了，好好待在那里，又有人来了，唉，希望不是仇家才好。”马儿十分听话，果然已停止了动作静静的呆着不动，一双巨大的红眸，却骨碌碌的看着它的主人。

没有多久，一阵得得蹄音已遥遥传来，这蹄声并不急，好似马上骑士十分悠闲似的在欣赏暮色景致。

渐渐的，三乘骑影已在夜空中隐约的现出，片刻间已接近到五尺以内，而几声惊异的低呼，亦自马上骑士口中发了出来。

寒山重在黝黯的光线下亦看得十分清晰，但是，他却心里叫起苦来，马上骑士虽不识他，他却全认得，而这又是几个难惹难缠的怪物。

这时，马背上的三个人完全下了马，一个尖细的嗓音怪声怪气的叫道：

“娘，看这满地的臭皮囊，臭死人，大约方才又有人在这里干了场事呢。”听这尖细的口音，这装腔作态的言词儿，不知道还以为是个娘们，但是，随着语音出现的，却是一骨瘦如柴，油头粉面的大男人！

他手里捏着一条大红绸，放在嘴里咬着，忸忸怩怩的东说西望了一会，一个身材臃肿，肥胖如缸的老妇人已行到他的身边，这胖女人已五十来岁了，脸上的脂粉却擦得有五分厚，身穿着鲜红衣裙，头上戴着一朵大牡丹，金钗子，玉簪子，将那丛黄稀疏的头发装饰得像似刀山剑林一样，她过来看了看，哼了一下，声如破锣般道：

“这些死鬼都是蝎子庄的小角色，又不知撞上什么霉星了，蝎子庄近日来老是流年不利，刚与关外‘凌南派’拼战了一场，又和狼山派搞得一团糟，现在再吃上人家来上一记拦路刀，可真叫惨。”，这娘娘腔的男人长长的“哟”了一声道：

“娘啊，咱们站在哪一边？”胖女人摇摇头道：

“乖儿，咱们哪边都不站，什么油水都没有，何苦去自寻麻烦？”这时，一个粗豪的叫声自那边传了过来：

“大娘，这里还有两个活的，叫人家打得满脸开花，一地碎牙，连手臂都断了，可要过来看看？”胖女人不耐烦的呸了一声，答道：

“看个屁，咱们与蝎子庄素无交往，井水不犯河水，不打他落水狗已是够交情了，莫不成还帮他们照顾残废？真是迷糊！”娘娘腔的男人左膘右瞧了一会，忽然一扯胖女人，指着站在那边的叱雷紧张的道：

“娘，看，那匹马的形态好神气，像是传闻中的叱雷！”胖女人忙随手望了过去，不禁也顿时紧张了起来，低呼道：

“不错，是叱雷，闪星魂铃的坐骑！”大男人疑神疑鬼的向四周搜视，嘴里急道：

“这小子怎会在这里？他从来是与他的坐骑形影不离的呀，莫非这些人都是叫他杀的？娘，假如他在这里，咱们可要与他打一场？”胖女人将嘴巴“抿”了两下，嘿嘿笑道：

“只要他有兴趣，老娘早就想试试他那几手三脚猫了。”寒山重躺在地下，暗暗笑了一下，心想：

“这江湖黑道上的‘胖大娘’焦银花与她的宝贝儿子‘笑西施’俞俊两个，号称‘母子盗’，最是古怪泼辣，倒要好生应付才是……”想到这里，他故意装成痛苦不堪似的发出一声呻吟，一听到这声音，那娘娘腔的大男人已“咦”了一声往这边瞧了过来，一面道：

“哟，这里还有一个半死的，娘啊，孩儿过去瞧瞧。”说着，这男人已姗姗走来，行到寒山重身前，就着星光向他全身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尖细的道：

“喂，你这人倒是会说话呀，是谁将你们打成这样子的？是寒山重那丑小子吗？还是另有其人？”寒山重又好气又好笑，却连忙哼呢了两声，低弱的道：

“这位英俊大侠请了……唉，在下不识得什么寒山重，只知道在下被蝎子庄的几位好汉打伤掳来，要在下为他们驯马，谁知道在半路上又碰着几百个蒙面大汉，他们一见面就乱杀一通，幸而在下躲藏得快，要不然也早死在于此地了……”这男人只听到一句“英俊大侠”早已乐得眉开眼笑，他用火红绸巾掩住嘴角，手指轻轻戳了寒山重额角一下，嘻嘻笑道：

“你这个人倒是挺会奉承人的，现在你可以不用再为他们去驯马了，哼，蝎子庄里里外外全是强盗一窝呀。”胖女人踏地有声的走了过来，淡淡瞥了躺在地下的寒山重一眼，若有所思的凝注着那匹叱雷出神。

大男人又与寒山重谈了几句话，偎到他娘怀里，嗲声嗲气的道：

“娘啊，这人是被蝎子庄的强盗掳去驯马的，他也受了很重的内伤哩，娘啊，咱们给他医治一下吧。我很喜欢这个人呢……”胖女人搂着儿子亲了一下，转身走到寒山重身前，粗厉的道：

“小子，老娘有话问你，那边有匹黑毛白鬃的骏马是自何处而来的？要讲老实话，否则我胖大娘焦银花也一样送你到阎罗殿上转一遭！”寒山重心里骂了一声，却故意做成畏惧之状，抖索着道：

“焦大……娘……胖银花……饶命……”胖大娘焦银花大吼一声，怒道：

“什么焦大娘胖银花？老娘是胖大娘焦银花，江湖黑道上的老姑奶奶！”

大男人连忙拉着胖大娘的粗臂膀，细声细气的道：

“娘，你老人家吓他做甚，这人似小鸡一样嫩，又何苦对他如此吼喝嘛？”胖大娘慈祥的看了儿子一眼，语调放得缓和了不少：

“好，你乖乖说吧，老娘不吓唬你便是。”寒山重这时又开始觉得周身发冷，五脏如焚，满身的骨节里都像是虫蚁啮啃一样；他憋住一口气，孱弱的道：

“老姑奶奶……那乘马儿可真是珍品，不过小的也不知道他们自何处得来，他们将小的掳来之时，那匹马儿已经在在了，只听到他们言谈间好似说到什么……什么白龙门……什么星啦铃啦，又说在一处荒野之地的腐尸旁发现了这匹马，因为难以驯服，所以将小的强掳了来代他们卖力。”胖大娘忽然嘻开了血盆大嘴，像猫头鹰一样格格笑了起来，拍着手道：

“好极了，好极了，闪星魂铃这小白脸一向风流成性，孤芳自赏，这一下准是传言成实，被白龙门秦洁那妮子整掉了，真是老天有眼，他这匹宝马竟留到了咱们手里，这是缘份啊，活该蝎子庄的角色没有沾上边，又白白送掉了不少人命……”大男人想了一下，低声道：

“娘，孩儿想……就叫这人替咱们去驯服那匹马好不么？顺便也给他治

治伤，这人也怪老实可怜的……”胖大娘摇摇头道：

“不行，你别忘了，咱们此行不是游山玩水，主要是去为你订亲呀，‘哄于店’玉马山庄那丫头你不是成无想着她吗？”大男人扭扭身躯，以大红绸遮遮面，嗲声的道：

“呢……娘取笑人家，人家不来了……”胖大娘呵呵笑了起来，连道：

“看你这孩子，这么大了还怕害羞，在娘面前还有什么害臊的吗？那丫头娘也挺喜欢，呵呵只等着抱孙子……”寒山重眼看着这母子俩在把肉麻当有趣，脑中却急快的分断着自己该采取如何的措施，他想到：

“胖大娘和笑西施母子俩个性孤僻，行事不近情理，却也并不是天生歹毒之徒，自己目前毒创深重，若要强行夺马冲出，只怕不太容易，且会泄漏了身份，如今若跟了他们去，设法找个清静地方先救救这条性命亦无不可……”正想着，笑西施俞俊已缠着胖大娘道：

“娘，你便允了孩儿吧，家里不正也缺少一个马夫么？干脆叫这汉子去充当好了，也免得物色麻烦……”胖大娘焦银花仔细向寒山重注视了一会，喃喃的道：

“噫，这小子长得倒是挺俊……”寒山重忙道：

“大娘谬奖了，小的像貌粗陋，哪里及得上令公子十之一……”胖大娘正待开口，笑西施俞俊又满心受用的腻着她道：

“娘，快允了孩儿吧，你看这人的舌头多灵巧啊，又很懂规矩……”胖大娘无可奈何的道：

“好吧，乖儿，你叫彭老六过来招呼他。”笑西施高兴的转过身去，尖起嗓子吼叫：“彭老六，彭老六呀，你这杀千刀的老甲鱼跑到哪里去了？”一条雄伟的身影随即出现，嘴里一连声的答应着奔了过来，这是个高头大马的彪形大汉，满面于思，紫头巾配着紫衣衫，背上斜背着一个又阔又长的布袋，神态里透着十分的沉练与粗悍。

笑西施俞俊埋怨的道：

“彭老六呀，你大约又去向死人身上发财去了，当心冤魂缠身呀，快，去把这位受伤的朋友抬到马上去。”这个彭老六乃是自幼跟随笑西施父亲的，在笑西施的父亲“横目”俞喜病故之后，他一直侍奉着故主的妻子，是一个忠肝义胆的直肠人，江湖上的人提起“一把刀”彭老六，也是个名气硬朗的角色呢。

他这时一声不响，一把抱起寒山重，轻若无物似的放到一匹健马的鞍上，胖大娘向儿子招呼了一声，四人四骑，已抖缰绝尘而去。

一路上……

胖大娘焦银花嘴巴不停的与她儿子谈论着做下一笔无本生意的计划，瞧这位胖大娘那旁若无人肆无忌惮之状，就像是天下财宝予取予求一样的简易。

笑西施俞俊与他娘谈了一会，忽说：

“那匹叱雷，娘，就送给玉马山庄的于大妹子如何？自古美人配烈马……”胖大娘换了只手握了马缰，笑道：

“儿子，你别闹笑话，美人衬罗裳才对，像娘年轻时那样，英雄才配烈马，这匹叱雷，还是留给你自己用算了。”笑西施得意的笑了两声，又道：

“这叱雷的主人寒山重真是可惜，听说有不少绝色女子倾心于他呢？这一下完蛋了，齐天艳福不也永世享不到啦！”胖大娘嘿了两声，道：

“其实，白龙门秦洁那丫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老娘就不明白姓寒的为什么那样死追活缠，姓寒的女人极多，像太微仙子花小怡，凝珠孙茹等等，别人想都想不到，却都曾与他成为腻友，这小子呀，哼，用情太不专了，活该死在牡丹花下，让他做个风流鬼算了。”寒山重后面听得直皱眉，他忍不住插口道：

“大娘，说不定那姓寒的也有苦衷，不像外间传说那般风流浪荡吧……”胖大娘焦银花格格一笑，又倏而沉下脸来，道：

“你懂什么？寒山重是你什么人值得你来帮他讲话？难道老娘知道的还比你这毛头小子知道的少不成？”寒山重唯唯喏喏，没有答腔，笑西施俞俊回过头来道：

“寒山重是武林中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年纪轻，武艺精，非但人长得漂亮……其实比起我来也算不上什么，而这小子的聪慧智机更属绝才，他曾经独自以一双肉掌活劈了关外的荒原七鹫，一夜之间横扫牛鸣山虎头帮五百余众，用他一柄‘戟斧’力斗少林派十二长老，更在长安闹市中杀得六扇门的有名鹰爪头子二十余人狼狈逃窜，这家伙确实有两手，就是在脂粉圈子里混得太可恶，这一次也算栽于石榴裙下，嘻嘻。”寒山重咽了口唾沫，低沉沉的道：

“为什么女人会喜欢这个人呢？”笑西施俞俊愣了一下，迷惘的道：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他那脸盘儿生得美吧？”寒山重笑了笑，道：

“男人同女人不一样，就算生得俊，也不能当饭吃啊。”胖大娘凝望着前面蜿蜒黝黑的道路，忽道：

“我一直在奇怪，那寒山重生前的死党不少，为什么他死了却没有人到白龙门去为他报仇……更且落个尸骨曝野，真是可叹……”寒山重又笑了笑，闭口没有答腔，笑西施俞俊也呢了一声道：

“是呀，据孩儿知道的，那姓寒的得力臂助就有‘金刀呼浪’迟元，‘黑云’司马长雄等人，光凭他们几个，哪一位也是响当当的角色，怎么也不该如此的闷声不出头！”寒山重舔舔嘴唇，想说些什么又住了口，他心中在暗暗想着：

“迟元与司马长雄早被我派到南疆去寻找那块可以雕镂‘五雄图’的玃玉去了，此刻只怕还不知道我已出事的消息，‘浩穆院’中其它各人亦已接到我的指谕，晓得我尚未死去，他们没有我的同意，又怎敢轻举妄动呢！”笑西施俞俊又与胖大娘说了几句什么，已忽然欢呼起来：

“到了，到了，前面即是南甸，娘，咱们在这里打个尖住一宿，明早起身赶路，大约午时就可赶到洪子店与于大妹子见面了……”胖大娘笑道：“瞧你高兴得那副样子，像小时候等着吃娘的奶一样。”笑西施呢伊了两声，又做出一副娇不胜羞的模样，胖大娘回头道：

“彭老六，你先进镇去找个干净客栈，要两间上房，叫他们准备吃的用的，咱们到了也免得多等。”一把刀彭老六在后面答应一声，策马加鞭，急奔向前面的三里处灯火明灭不定的南甸镇而去。

胖大娘与笑西施、寒山重等三人四骑进入镇里后，笑西施望着热闹的街景，路上拥挤的行人，嘻嘻笑道：“这个镇集到挺热闹，很有……”他说话只说到一半，忽然又噤住了，胖大娘奇怪的转首望着儿子，又顺着儿子的目光看去，嘿，原来笑西施的一双眼睛，正直勾勾的瞧着一个女孩子，那女

孩子穿著一身浅紫色的衣裙，柳眉儿，大眼睛，小巧的鼻子配着一张像蕴藏着蜜汗舫的小嘴，可爱极了，尤其是，甜得腻人呢。胖大娘笑笑，拍拍儿子肩头，道：

“乖儿，别看了，你已快订亲啦，于家姑娘也不比这位丫头差呀，再看看，人家丫头好象还带着不少心事呢。”笑西施俞俊不依的扭扭腰身，令人有些作呕的撒赖道：

“不，不嘛，娘，孩儿要看看那妮子，要和她做个朋友，或者她与孩儿谈得拢，也不妨和于家妹妹一起收了过来。”胖大娘皱皱眉头，胖敦敦的脸一板，道：

“这是什么话？你于大妹子知道了不活剥你的皮才怪，还没娶过门已动了歪心，她肯跟你一辈子呀？”寒山重亦好笑的转首望去，这一望，却吓得他一哆嗦，赶忙低下头去，掩饰的用一只手遮住了半边面孔。

这时，那位姑娘也发觉了笑西施在垂涎欲滴的注视她，她毫不畏惧的反瞪着笑西施，一双大眼睛却充满了嗔怒与不屑。

笑西施俞俊乐得不可支的向胖大娘道：

“快看，娘，那姑娘也在看孩儿了，睛，那双眼珠儿多滑溜，小嘴巴多甜，唉哟，可真美啊……”一面说着，笑西施已下了马，像是失魂落魄般向那女孩子凑过去，他张着大嘴，摆出一脸难以言喻的怪相，女孩子哼了一声，转过脸去，目光一瞥，却正好看见了寒山重遮着脸的窘态。

那女孩子仿佛受到了极大的震荡，面色倏忽惨白的摇晃了一下，她仔细瞧着寒山重，脚步已不由自主的向前移动。

笑西施还以为眼前的姑娘是迎向自己，他回头的向胖大娘做了一个得意的笑容，张开双臂迎了上去，口中嗲声道：

“好妹妹，让哥哥与你亲热亲热……”那女孩子仿若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就像没有他这个人似的自笑西施身旁擦过，直奔向寒山重之前。

笑西施俞俊伤了楞；尚未体会出这是怎么一档子事来，两个扎着豹皮头巾，身着黑色铜扣劲装的三旬大汉，已冷漠阴森的分别站到他的两侧。

女孩子一直奔到寒山重身前站定，冷冷的瞪着他，半晌，语声幽恨的道：

“姓寒的，放下你的手来。”笑西施这时向左右两名大汉一瞧，着急的朝着那女孩子叫道：

“喂，姑娘，我才是少爷公子，那人只是我新雇的马夫而已，你别搞错了，主人是我呀，方才你瞧的人也是我……”胖大娘隔得较远，不过她已看出情形有些不对，刚想下马前去问个究竟，一个驼背弯腰的凶恶老人已站到她的一旁，冷沉的道：

“你是胖大娘焦银花？”胖大娘打量了这个满面横肉的驼背老人两眼，格格一笑，道：

“正是老娘，驼子莫不是‘仰天摘月’皮址！”驼背老人哼了一声，道：

“胖大娘，闯江湖有闯江湖的规矩，跑码头要有跑码头的道义，足下如今算是进了我的‘千梭帮’的地界，非但不拜拜码头，更纵容令郎对本帮帮主之妹无礼，这又是哪一门子的混法！”胖大娘气得一张银盆大脸一哆嗦，怒道：

“驼子，老娘与你千梭帮不沾亲，不带故，三杆子捞不着，五鞭子抽不上，凭什么要我来拜你个狗熊码头？你想找碴就摆下话来，我老娘决不含糊，

少跟老娘来这一套臭道理。”驼背老人面色一沉，转身向他身后面的三位粗壮大汉打了个招呼，四个人已迅速站好了方位，大有立即拔刀相向之势。此刻，在另一边——寒山重咬咬牙，无奈的放下手臂，向眼前的少女强颜一笑，低涩的道：

“唐姑娘，你好？……”少女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炫然欲泣，她哽着声道：

“你还记得我？半年前在青岩顶上你是全在骗我，害得人家回来禀明哥哥，什么都准备好了，你却不来迎娶，你……你叫我怎么做？你一定要羞死我才行？天下没有良心的男人，以你为最了……”寒山重微啐了一声，低沉的道：

“唐姑娘，现在我实在没有时间解释，我只求你暂且不要泄露我的身份，等过了这个时间，我一定把真情实话告诉你……”这女孩子这时已是泪水盈盈，抽噎着道：

“不，我不会再受你的骗了，我要告诉哥哥与驼大哥，一定要他们洗雪我被你欺骗的耻辱，我恨你，我要报复你。”寒山重叹了口气，深挚而柔和的道：

“好吧，我随便你，小蜜……”这一声“小蜜”叫得温柔极了，悠远极了，又低回极了，仿佛长丝千缕，情意万端，那甜丽的少女不由全身一阵颤栗，泪水夺眶而出。

此际，笑西施向他身侧的两名头扎豹皮头巾的大汉抛了个媚眼，妖怪似的道：

“呦……你们两个大块头左右把我这么一夹，是存的什么心眼儿？难道就我笑西施俞俊还怕了你们两个不成？走走走，要打架到外头去，别在这里张牙舞爪的惹人笑话。”他们在大街上这么一站，可招引了不少看热闹的行人，但是，这些行人刚刚朝附近一围，眼睛一看见那驼背老人及这两个彪形大汉，却又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纷纷闪避走开，再也不敢逗留了。

就在这混杂的当儿，笑西施俞俊已回过头来叫道：

“娘啊，有几个朋友要砸砸孩儿的脚指头呢……”“呢”字还在他口中拖着，笑西施的左右双肘已闪电般向两旁捣出，一个大转身，双腿又如飞般踢向迅速跳向两侧的那名大汉。

这边一动手，胖大娘焦银花已格格一笑，一掌劈向驼背老人，胖大娘的身子在马背上就势一扑，左掌带起一片狂风，呼啦啦的兜向其余三名大汉，这胖大娘出手之快，力道之雄，确实非同小可！那生得甜甜蜜蜜的女孩子俏眼一膘，带着泪珠的脸蛋儿一仰，朝眼前的人道：

“寒山重，你现在跟我出城，我立刻要听你的解释。”寒山重无可奈何的笑了笑，候而撮唇发出一声尖锐而悠亮的口哨，在后面踢蹄低嘶，开头不安的叱雷已“希宁宁”的扬声人立，快捷的奔到主人身，寒山重爱怜的摸摸它那雪白的鬃毛，朝那小甜蜜道：

“好吧，请上马，小蜜。”这叫小蜜的女孩子，那张甜而腻人的脸蛋上实时涌起一片喜色，她也顾不得什么仪态了，双手攀鞍，飞身而上。

寒山重一骗腿已坐到自己的马上，回头朝正在狠斗的胖大娘笑了笑，双手一抖，马儿已如狂风般，暴冲而出。

胖大娘不看犹可，一眼瞥见，怒气冲上心田，她有如一只竖毛立冠的老母鸡一样，敲破锣似的大吼道：

“好个死马夫，你这小杂碎竟然敢落井下石，吃里扒外，盗窃老娘宝马……”笑西施俞俊连出九腿十七掌，将两名对手逼退三步，他奋力腾身追去，一面尖声怪叫道：

“小马夫，死马夫，你死定了，你竟敢抢去少爷的宝马，抢去我的心上人，我要割你的肉，剥你的皮……”一边叫着，一面有如脱弦之矢，急迫而去，胖大娘也突出重围，连骂带喊的赶上，驼背老人站在当地呆了呆，又蓦然中风似的跳了起来向前使跑，口中气急败坏的也大叫道：

“不好了，大小姐被人掳走了……”于是，分成三拨，也不知是谁追谁，成串的往镇外狂奔力追而逝。

### 三、拘魂守魂 勿回岗上

叱雷四蹄飞扬，像在腾云御风，狂冲向前，周遭的景物似发了疯一样往后急速倒退，空气被割裂了一般响起“哩”“哩”之声，蹄声有如焦雷轰鸣，震入耳膜。

寒山重又感到气浮心悸，冷汗如注，在身后，那小甜

蜜柔若无骨的双臂紧紧搂住他的腰，胎儿贴着他的背脊，呢，有点痒麻麻的。

一阵阵狂劲的风迎面扑来，令人有些窒息，寒山重用力呼吸着，一面回头吃力的大叫道：“小蜜，在青岩顶上说的话，并不是骗你，只因为当时与‘大鹰派’争夺一座矿山，所以把时间耽搁了，而我又听到了你与别人交换信物的消息，更觉得此事已成过去，不用再来自寻苦恼……你别以为我是个薄幸之人……”

将脸儿贴在寒山重的背上，这少女有着一种浴在冬阳下的温暖，强烈的男性气息，令她的心叶儿在兴奋的跳动，寒山重的话她都听见了，她的双臂更紧了一点，口中却恨恨的道：“谁叫你自己不早来？难道我还比不上一座破矿山？”

寒山重喘了口气，又用力道：“不是这样说，那座矿山不算什么，但山里却埋藏了一些奇珍异物，这些东西很重要，不能让大鹰派得了去反过来对付我们……”

小甜蜜在寒山重背上咬了一口，道：“你们，你们，你心里就没有我，什么奇珍异物？难道还值得上我与你之间的：情感？你这负心的冤家……”

寒山重抿抿嘴唇，没有继续说下去，回头向后望了望，几条淡淡的人影，在后面赶命似的狂追着，隐隐怒叫之声传来，但是，却越来越拖得远，逐渐模糊不清了。

这女孩子也跟着回头望了一下，轻轻凑在寒山重耳边道：“他们在后面追来了哩……”

寒山重有气无力的道：“这是白费功夫，他们一辈子也别想追上我的叱雷……”

一马两人，像在黑暗中追逐着空中的星辰，疾若流星千里长泻，在短暂的时间里，已奔出了数十里之外！马儿翻飞着四只铁蹄，驰上了一座满是

大麻石的山上，这些大麻石一块块的矗立着，巨大得吓人，或卧或竖，或方或扁，奇形怪状，在夜暗中瞧去，像是一个个的妖魔鬼怪张牙舞爪，景色阴沉而恐怖。

小甜蜜向周围一看，不由惊的低呼道：“这是‘勿回岗’山重，咱们快走……”

寒山重缓缓勒住了马缰，虚弱的俯倒在马颈上，语声沙哑的道：“勿回就勿回吧，小蜜，我实在太疲乏，请让我休息一下……”

少女恐惧不安的左右张望着，甜丽的面庞上浮着发自内心的畏怯，她用力摇着寒山重的肩膀，急促的道：“山重，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山重，咱们快走，这‘勿回岗’是‘魔幽两子’的修真之地，他们从来不许任何人擅自进入，凡是闯进来的，都是被他们强迫服下一种怪药，使人变成疯癫，终生残废，生不如死……”

寒山重转过脸来，面孔神色惨白如纸，汗珠盈盈，孱弱的道：“小蜜，你骑着叱雷先走吧，到六十里外南甸镇边你再放它回来，我实在已受不了任何颠簸，假如你还愿意我再多活两天的话……”

这女孩已被寒山重那苍白痛楚的形态吓呆了，她惊恐的道：“山重，你受伤了？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山重，哦，脸色好白……白得吓人，山重，跟我回去，我会立刻找附近最好的大夫为你医治……”

寒山重苦笑了一下，低沉的道：“回去，小蜜，假如我再像这样在马背上颠一阵，我所受的毒伤会加速发作；等到毒气进入内脏，我在‘天地之桥’所聚集的这一口真气就无法再凝固了，那后果你会知道，小蜜，你听话，先走吧……”

女孩子固执的摇摇头，泪珠又纷纷洒落，她紧抱着寒山重，呜咽着道：“我不回去，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走……山重，是哪个狠心的贼子将你害成这样？山重，我要替你报仇……我死也不离开你……”

忽然，这位小甜蜜觉得眼角的余光里，仿佛隐约闪动着一些朦胧的蓝色光芒，她惊栗的转首一望，已不由激灵灵的一哆嗦，双目中透出一股极度的恐惧与紧张，嘴角不可察觉的在微微抽搐……寒山重已经明白了，他顺着她的目光瞧去……在两丈外的一块大麻石上，有若鬼魅似的站着一个人，这人衣襟上佩着五粒龙眼大小的明珠，这五颗明珠正发散出一种惨蓝色的光晕，光晕映在那人的脸上，朦朦胧胧，幽幽凄凄，像是一个睡梦的冤魂，一个死不瞑目的僵尸，恐怖极了。

缓缓的，那人向前移了一步，渗合着蓝色的脸孔似是才自地狱中转回了人世般的冷厉，没有一丁点活人的味道。

小甜蜜颤抖着紧依在寒山重怀里，语声早已断续不清：“他……他……来了……是……那是……幽……幽冥子……”

寒山重也觉得心口在跳，血液流循加速，但是，老实说，在目前，生死两字，他已看开多了，于是，他拍拍坐下微感不安而在蠕动的叱雷，提起力气道：“幽冥子，活在阳世，何苦扮鬼？早若看透了人生，还不如早求解脱来得干脆，糟蹋人家大好生命却未免有些犯不上呢。”

站在石岩上的幽男子沉默了一会，语声有如来自九幽之境，空茫而飘渺，宛似山谷中不见人影的回音：“这是‘勿回岗’，魔幽两子只留灵魂，不留人体，将你们的本性放在此处，带着你们的躯壳离去……”

寒山重淡淡的一笑，道：“你这算是超度众生，还是在炼人根本？‘勿

回岗，竟会是一块人间的魔境，阳光下的地狱么？”

幽冥子不另多言，仅一再空洞的反复着几个字：“留下灵魂，带走躯体……”

语声朦胧而荡漾的传出，在大麻石的阻挡下反回，嗡嗡沉沉，像来自天上地下，来自阴冥阳间，来自每一块大麻石的吼叫。

寒山重怀中的女孩子蓦然咬咬牙，J颤着嗓子叫道：“幽冥子，请你别下辣手，我是千梭帮帮主‘金梭贯日’唐百畏的妹妹翠凤唐仪，我哥哥曾经拜谒过你的……”

幽男子仍然没有回答，“留下灵魂，带走躯体”的空荡回音依旧在周遭的大麻石间，绕回飘游，肃然而冷酷。

寒山重哧哧地笑了起来，轻轻在唐仪耳边低语：“小蜜，你大约知道我是谁，脑袋掉了无所谓，这口窝囊气却不能叫我咽下去，小蜜，这幽具子尚值不得我去求他，天下任何人也值不得我去求他，别再说了，现在，你还可以借着叱雷冲出去……”

翠凤唐仪急得硬咽着道：“不，山重，不，我不要一个人走，我要你跟我在一起，我知道你的本事多大，我更明白你在武林中的地位如何崇高，但是你现在毒伤深重，绝对再经不起一场激斗了，山重，为了我，求你暂时忍忍气，求你……”

寒山重痛苦的痉挛了一下，却仍然哧哧笑着道：“命丢了，丢了也罢，小蜜。原谅我气不能竭”

大麻石的周围忽然又亮起了一片昏暗的黄光，夜风吹得这片黄光摇摇晃晃，在黯淡的光芒摇晃中，六七条鬼魂也似的幢幢身影，也在随着动荡，影子忽地弯了，忽地直了，一会粗大，一会缩小，像是阎罗殿的索魂者在静待着最后的审判，这些身影，却又出现得何其诡异与飘渺。

寒山重瞧向这些突然出现的人影，昭，一共有七个，一人在前，六人在后，三盏琉璃灯无力的挑着，风一吹，阴森森的鬼气。沁骨。

在前面的那人年约五旬，穿著一身雪白的长衫，随着夜风飘舞不息，这人的身躯瘦长，面孔细小而清矍，他的整个外形，都散发著一种虚无幽渺的气息，使人觉得他随时都会在空气中消失，都会被一阵风吹走一般。

抿抿嘴，寒山重低低的道：“又来了七个，小蜜，那穿著白衣，似欲乘风归向广寒的瘦小老人，是否就是另外的所谓‘魔’？”

唐仪转首一看，心惊胆颤的道：“是的……那就是魔影子方康……”

寒山重轻轻拍拍唐仪的肩头，用力把持着翻身下马，唐仪一面急忙用手扶他，一边惊慌的道：“你想干什么？山重，别傻……”

寒山重低促短截的道：“放手，小蜜，别扶我，免启敌疑！”

唐仪又赶快缩回手来，自己也匆忙下马，寒山重用手扶着马头，朝魔影子方康似笑非笑的道：“方老儿，可愿交个朋友揭过这段不必要的梁子？”

魔影子方康飘然一笑，静静的回道：“这是勿回岗。”

寒山重道：“除了动手，没有其它折衷之法？”

魔影子方康仿佛沉吟了一下，向对方的幽冥子轻轻举手，又轻轻放下，双目半睁的瞧着寒山重，淡漠的道：“看在千梭帮唐百畏曾经来拜谒的面上，老夫等可以从轻发落，但不能破例，假如小友你能击败老夫六名弟子，你便偕唐仪离去，否则，便留下你们的神智与精魂再离去。”

寒山重揉了揉沉翳的胸腹，故示轻松的一笑道：“怎么个击败法？方那

兄。”

魔影子方康不可捉摸的一笑：“至死不休。”

寒山重满不在乎的道：“不嫌阁下的弟子们太严酷了么？”

魔影子方康古怪的道：“现在，年轻朋友，你该担心的是这种方式对你自己是否太严酷了，谁能达到目的还不可预料，你说是么？”

寒山重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一笑，道：“任是千曲百回，胜者定属在下。”

魔影子方康向身后微微挥手，淡淡的道：“再过片刻，只怕你会为此言而惭愧！”

这时，魔影子身后的六个人已如六片落叶般飘然站到大麻石下，六个人一式的白色长衫，同样的冷酷平板，有如自一个模子造出来的偶像。

寒山重笑了笑，这六个白衣人已齐齐将背后的右手现出，六柄湛蓝的巴首在黑光下闪过一片寒芒，有些森森的味道。

步履有些蹒跚，山重步了两步，艰辛的蹲到自己爱马腹下，他轻轻摸索了片刻，一个扁平的阔大的皮囊已取在手中，这个皮囊除了平扁之外，有一边完全是黑光油亮的毛皮，因而它绑在叱雷腹下，便好似这匹神驹的肌肤一部份一样，假如不仔细去瞧，是极不容易发觉的。

翠凤唐仪忧虑而焦急的靠近寒山重，痛苦的道：“山重，你不能打这个仗啊，你想你自己的毒伤，想想我……山重，我可以立即为你退还商家的信物，你别太冲动……”

寒山重没有回答，默默解开这个怪异的扁平皮囊，伸手一探，一柄精光闪耀，锋利无比的“戟斧”已握在他的手中！

唐仪一见到他的兵刃，已忍不住热泪流淌，轻轻的啜泣起来，寒山重左手再伸进皮囊，一面圆形的，紫红色的皮盾已套在手上，他缓缓站了起来，朝着唐仪一笑，温和的道：“小蜜，别哭，我死不了的。以后咱们俩再多回忆回忆，这种情调不是也蛮有韵味么，喂？来，亲亲我。”

翠凤唐仪禁不住又是泪珠纷纷，她好象要与寒山重诀别似的凑上香唇，依依切切的在他嘴唇上那么轻轻柔柔，凄凄惨惨的吻了一下。

山重露齿一笑，悄悄的道：“真乖，小蜜，下一次必须记住要热烈一点，别怕，不要忘了，小蜜，我是闪星魂铃！”

两个人这股子忸怩，这阵子缠绵，简直是旁若无人，如进了虚空之境，魔幽两子表面深沉，心里却俱已感到愤怒无已。

寒山重掂了掂右手那柄斧端带着尖戟的心爱武器，左腕向怀中轻轻一探，呢，一阵清脆悦耳，却又令人心旌跳动的银铃之声已微微响起。

当这片铃声响起的刹那，魔幽两子的神色已在黑暗中蓦地一变，而那六名白衣人亦已同时向寒山重扑到！寒山重嗤的一笑，向左一闪，呼的却朝右侧暴旋六尺，左手皮盾横迎当面四人，右手臂倏曲猝挥，一名白衣人已哀嚎半声，鲜血喷洒的摔出寻丈之外！

场中人影一花，戟斧的尖端又自另一名白衣大汉胸前拔出，那名白衣人尚未倒地，已被寒山重的皮盾推击得翻滚而出。

这些动作几乎是一连串的，在刹那间开始，又在瞬息里完成，好象那两名白衣人早就已经躺在地下一样。

魔影子方康双目怒睁，暴戾的喊：“网！”

仅存的四名白衣人倏忽退后，四柄巴首舞起一片海波似的湛蓝光芒，

左手齐抖齐挥，四张黑黝黝的怪网已飞罩而来。

翠凤唐仪惊恐的大呼？

“小心，山重！”

寒山重只要一眼即已看明，那四面网里都缀满了焦黑的倒钩小刺，而且，必然淬有剧毒！于是，他嘴里“喷”了两声，猛然迎上，却在相差分许的干钧一发之间蓦而沾着网沿翻滚擦过，在身形有如流星的芒尾纵掠长空之中，铃声急响，三股热血已怒溅纷飞，另一个白衣人正胆颤心惊的跳到两丈之外的一块横卧大麻石上，而寒山重那坚硬如铁的紫红皮盾已随着他以不敢置信的快速反扑而到，“砰”的一声闷响，将这名硕果仅存的白衣人生生砸翻到大麻石的另一边！

从寒山重出手开始，到现在六名白衣人全部殒命为止，翠凤唐仪惊畏的清楚这段时间……她一共只急促的喘息了三次而已！魔影子方康脸色寒如冬霜，他幽冷的道：“朋友，你是闪星魂铃寒山重？”

寒山重几乎打了一个踉跄，他连忙稳住脚步，笑道：“不敢，今日用了兵器与方老兄弟子交手，实是不该。”

魔影子方康毫无表情的瞥了地下死状至惨的六具尸体一眼，冷冷的道：“寒山重，你真狠。”

笑了笑，寒山重道：“我们是彼此。”

魔影子方康蓦然仰天长笑，悠悠的叫：“勿回岗，勿回岗，岁月渺渺恨事长。”

幽冥子冷荡荡的接着：“恨事长，恨事长，魂魄幽幽哭昔往……”

字语的尾音尚在空气中飘摇，两条人条，有如惊鸿一瞥，分自两个不同的方向急速扑向寒山重……在一声尖长的喊叫中。

#### 四、脱走续命 神蟒蛇眸

寒山重厉烈的一笑道：“好，这就是幽两字的信诺！”

“好”字自他魔舌尖中进出，“诺”字还在空气中滚动间，他的身躯已暴旋七圈，连连翻越过了九十多块耸立的大麻石！翠凤唐仪尖锐的叫道：“魔幽两字，你们要讲信用，你们说过不亲自动手的。”寒山重那双澄澈的双目，候而闪射着金蛇电火似的精芒，与他方才的温雅瘦弱神韵，在这刹那之间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多厉烈，多凶狠，似在突然之间，他已变了另外的一个人！

魔影子方康飘然跟上，目光一瞥之下，心头暗暗的一跳，他一言不发，连环十九掌已连成一串飞击而去。

寒山重突然暴叱一声，干斧斜砍倏回，身躯在斧前粹转，敌人掌影已在落空下被逼退五步，而这时，他的皮盾亦硬生生的将身边侧掠进的幽冥子逼迫出去。

幽冥子襟上的蓝色明珠，发散出淡黯的光晕，在幽冥“可吓死我了，山重，你真厉害，想不到身子有伤还竟能打败那两个老怪物，山重，你先坐下歇歇……”

寒山重点头蠕动了一阵，“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又连连再吐了两次，他痛苦的按着自己胸腔，面色惨白如死，冷汗在点点流淌，唐仪已经吓呆了，她惊叫了一声，拼命拉着寒山重，一条小丝帕因为颤抖而在寒山重的唇边不住的哆嗦着，这甜蜜的少女哭泣着道：“山重，山重，你怎么了？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离开我，山重，山重啊……”

寒山重不敢说话，他闭着眼睛，喘息了良久，当他觉得稍为舒适了一点之后，才依着唐仪的肩头缓缓坐下。

唐仪微张着小嘴，泪痕斑斑的为寒山重拭净嘴角血迹，她硬咽着道：“好一点没有？山重，你还感到哪里不舒服？”

寒山重轻轻摇摇头，语声低弱的道：“小蜜，我想，这一次麻烦了。”

唐仪惊疑的道：“什么事情麻烦了？”

叹了口气，寒山重放下手中兵器，黯淡的道：“我这条命。”

唐仪全身一抖索，有些癫狂的大哭起来，她俯在寒山重肩上，泪涌如泉，像个泪人儿似的，泣不成声的道：“不……山重……你不能死……山重，你还这么年轻，你的前程充满了光辉……山重，你不能抛下我一个人而去啊……”

寒山重忽然抬起头来，眸子里闪过一道奇异的光彩，他嘴角动了动，终于又低唱了一声，若有所失的抚着唐仪秀发道：“小蜜，不用难过，我会为我自己的生命挣扎，直到那实在不可避免的结果来临为止，不过我希望能抗拒那一天，能在生与死的争斗上得到我所欲的结果，我也没有活够，小蜜，这世上的一切，有时，也是极美好的，美好得令人留恋……”

唐仪满脸泪痕，大眼睛又红又肿，他抽噎着道：“你会活着吗？山重，你会娶我吗？山重……”

寒山重笑了，他苦涩的道：“我现在不能答复你，因为我不知是否能再活下去，经过一再的意外，现在，我只有七天的时间来找寻救命的方法，那已是我的力量所能给自己最长的期限，小蜜，你不用等我，那是一种虚渺的傻办法，或者我们有缘份，能在这个世界上再与相见，或者我们无缘份，那么，我们也算已是相爱一场了……”

唐仪又伤痛欲绝的哭了起来，寒山重拍拍她的肩，低微的道：“别哭，凡事要多看开一点，生与死只是一个相同的意义，活着，便是等待死的那一天到来，死了，也等于达到活着的目的，假如实在不能活下去，便走那死的一条路也无妨，小蜜，听说在另外那个世界，也是别有韵致的呢。”“你……你现在还有心绪说笑？山重，人家都说你狠……现在，我才明白了你狠在什么地方……”唐仪双手捂着脸，泣不成声。

寒山重粗犷的吁了口气，道：“我不是狠，只是看得开，小蜜……”

他深深的注视着眼前这又甜又美的可人儿，轻轻的道：“你该回去了，我让叱雷送你，在你快乐的时候记着我，在你哀伤的时候忘记我，因为，我常会为人家带来烦恼，现在，小蜜，我们该说再见了……”

唐仪哽咽着凝视寒山重，泪跟迷离中，她觉得刹那间一切都失落了，一切都已变成过去，目前的这个人，与她距离得好远好远，好陌生，像是根本就不曾相识，根本来自极端的两个地方，淡漠而又冷硬。

寒山重也已发觉了唐仪双目中那股忽然陌生的神色，他凄然的一笑，语声里带着浓重的伤感：“怎么，不愿与我说再见么？昭……或者我们是真的不能再见了……”

唐仪缓缓的站了起来，似一尊石塑之像一样瞪视着他，良久，良久，平静得出奇的点了点头，似另外一个人在说话：“再见，山重，再见……”

寒山重也沉重的站了起来，紧紧的握了唐仪的小手一下，孱弱的道：“珍重，珍重，传语心儿相遇……”

唐仪木油的转过身去，默默的认镫上马，于是，叱雷已低鸣一声，扬蹄冲入夜色之中。

一直待蹄声冥寂，寒山重才气长的叹息了一声，颓然坐倒，他盘膝坐着，双手重叠腹前，开始运功调治内伤起来。

经过刚才勿回岗上的一阵拼斗，他的毒伤已无法再作隐压，大部伤势开始发作了毒性，在他的经脉血管中逐渐升迫循流，寒山重自己知道，他目前已经没有把握控制那毒性蔓延之势了，但是，他仍旧坚持到底的要与死神抗争至最后方休！

于是……一阵热腾腾的白色气体开始自他的头顶上升起，全身毛孔中汗出如浆，他的跟紧闭着，鼻翅急剧翕动，整个人就宛如置于蒸笼里一样，而且，假如你看得仔细，那么，你将可以察觉他身上的汗水竟尚带有一丝儿粘粘的乌紫之色！

如若此刻有武林人物经过此处，一定会大大的吃惊了，不为别的，只是寒山重目前所运用的调息疗伤之法，乃是内家至高之技的一种……“散浊聚结”，在寒山重这种年纪，能在内家功夫上练到这一地步，已是弥足惊人了。

约莫着过了一个时辰……寒山重缓缓的睁开了眼睛，长长呼吸了几次，他现在的脸色已稍微转好了一点，虽然不见红润，却也没有方才那种骇人的惨白了，等到呼吸调顺，他有些吃力的站立起来，蹒跚的在田埂上踱了几步。

在离着这田埂约有六丈之外，一丛杂树零乱的生长着，这时，在那片杂树的间隙里，赫然正有一双眼睛在向这边注视，这双眼睛是碧蓝的，冷得怕人，带着一种不似人类应有的那种无形的尖厉与残酷，这双眼睛的眼珠深邃而怪异，仿佛沾不上，摸不到，极像是……极像是一双蛇的瞳孔！寒山懒懒的伸了个腰，他转身向着那丛杂树，轻淡的道：“十分感谢朋友你没有乘人于危，不论在下能否在调息吐纳中防范外侵，朋友也总算未给在下增加麻烦。”

一阵轻悄的嗦嗦声响了一下，闪眨的星光里，一个扁平鼻子，下腮呈三角形，全身散发着冷瑟气息的银衣人已走了出来，他睁着一双碧绿而古怪的眼睛，带着冷酷与深沉的表情，像在欣赏一件猎获物似的望着寒山重不动。

一瞧他那双眼睛，寒山重心头也不禁跳了一下，他惊异的想着：“奇怪，这是一双什么眼睛？那么慑人，那么恐怖，碧绿绿的，好似一条贪婪的蛇目……对了，这双眼像蛇！”

心中想着，他沉和的笑了笑，道：“夜来星光眨闪，季风吹拂，到是能驱走人们几分闷躁之气，朋友好兴致，大名可否见告？”

这人平板的面孔没有一丝表情，他生硬的眨眨眼，话声僵直的道：“你真不错，年纪轻轻，已有了如许深厚的内家根底，在我三十年后二人中原，尚是首见，年轻人，你的毒伤很重？”

寒山重直觉的有着极不舒服的感受，因为那双眼，那平直而毫无音韵喜怒的语声，那张一点没有人味的面孔，使寒山重觉得他很像不是与一个人在讲话，宛如是只凭了这些言词在空气中的波动而像两条蛇在瞅叫着表达

那些令人不懂的意义一般，确实有些别扭。

他勉强点点头，道：“不错，朋友好眼力。”

这银衣人向前走了一步，他那质料怪异的衣衫，在夜黯里像波浪似的闪起一片流动的光辉，他木讷的道：“我看得出，年轻人，我想，我们做个有条件的交换，好么？”

寒山重谈谈的一笑，道：“交换什么？”

银衣人毫无平仄的道：“由我治愈你的毒伤，由你去为我做一件事。”

寒山重嘴角一挑，道：“很公平，只是在下不知朋友是否能治愈在下体内毒伤？而朋友你之所言之事又是何事？”

银衣人那碧绿的眼瞳蓦然扩张，又候而收缩，生硬的道：“你不愿意？”

寒山重摇摇头，道：“不是不愿意，只是不相信。”

没有笑，没有怒，没有任何表情，银衣人那张外突的嘴又启言了：“你的毒伤大约潜伏在体内有七八天左右，是么？这毒物是属于流质的，颜色一定带点粉红，它的名字最可靠的一种，大约是‘龟花’，你一定被人将此物渗在饮料中混喝下去的，喝下去之后两个时辰内没有感觉，两个时辰后便感到全身发冷，虚汗盈盈，内脏如焚如炙，年轻人，我说得可对？”

寒山重惊奇的点点头，有些希望的道：“不错，朋友你全说对了。”

银衣人平板的望着他，又道：“这种毒药属于慢性一种，但剧烈无比，但凡吞食，不论何人也会中毒至死，只是由于此人禀赋体质如何有迟缓之分而已，一般人食入此毒，至多三个时辰定然因全身痉挛而毙命，习武之人亦不会超过一日，年轻人，你竟已挺了八天仍然健在，我实在认为是种奇迹，但是，只怕你不会再挨过明午……”

寒山重洒脱的一笑，道：“不敢，大约尚可再挺七天而有余，朋友，这七天中在下已经可以做许多事了，不过，能再活七十年在下当认为更佳。”

银衣人不大相信的看着寒山重，半晌，他才道：“就算你能再活七天，年轻人，你说得对，七十年会比七天更好，只要你能为我做一件事，你会得到那更好的。”

寒山重眨眨眼，轻沉的道：“当真？”

银衣人没有表情的道：“古莫罗娑寺的噶丹从不说假话。”

寒山重微微一怔，嘴里低声咀嚼着这几个字的意思：“古莫，罗娑寺？噶丹？……”

银衣人那只碧绿的眼睛深沉得有一泓潭水，他幽冷的道：“愿意不愿意做成这笔交易？我们彼此间没有情感，没有认识，这件交易完全是互利互用，你得到所需的，我求我所要的，交易一完，便各自分手，从此再不相识，就好象我们原来般不相识一样。”

寒山重凝目瞧着眼前这讳莫如深的银衣怪人，好似这银衣人是隐藏在一片云雾之中，在魂梦的遥视里一样，是如此不可揣测，如此神秘虚无。

沉吟了一阵，他终于颌首道：“也罢，但可否请阁下说出需要在下为何事效劳？”

银衣人面孔僵硬的摇摇头道：“我并未问你为了何事中毒，你也无庸问我必须你去做何事，当然，这件事一定是你能力之内所做得到的，不过，年轻人，你们中原自古流传下来的一句话你可记得？只要体答允了我，你便不能反悔！”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就是这样，君子一言，重如九鼎！”

银衣人那冷漠得不带一丝儿情感意识的眸子微微一亮，道：“你同意了？”

寒山重用力点头：“同意。”

银衣人垂下目光，凝注着他自己伸出长袖的双手，寒山重顺着他的目光瞥去，啊！

那是一只多么可怖的手，就像两只枯干的鸟爪一样，瘦瘪而细长，在那紫黑色的肌肤上，更有着无数丑恶的瘡瘤疤痕！

他沉默了片刻，低沉的道：“我实不愿说，因为我想你会遵守诺言，但我却仍要忠告你，假如你事后反悔了，无论到天涯海角，我都会寻着你报还你今夜失信的代价！”

寒山重蓦然又感到内腑一阵翻涌绞痛，他窒了一窒，缓缓的道：“我们是彼此。”

银衣人深深的盯着他，又深深的点点头，一步步的行了过来，说他在行走，未免有些言不尽实，他在每一跨步之间，身躯都是飘飘荡荡的，仿佛他的双脚没有沾着地面，而是被一阵阵的微吹送过来一样！

忽然……这银衣人在寒山重身前五尺处站住，他倾耳聆听，生硬的道：“有马奔来。”

寒山重不在意的一笑：“那是在下爱骑叱雷，喂，这畜生回来得晚了。”

在二人一问一答之间，一乘骑影已乘风破浪一般急奔而至，夜色里，雪白的鬃毛一抛一伏，像煞怒海中旋溅的白色浪花。

那是叱雷！

它低低嘶鸣了一声，在寒山重身旁停下，巨大的头颅喷着白色雾气，轻轻向着主人身上摩蹭……寒山重目光忽冷，爱怜的抚摸着马儿的皮毛，低低地道：“他们打伤你了，宝贝？”

是的，马儿的身上有着几处击打的浮肿与擦伤，血水潺潺，毛皮脱落，它却似毫不在意的仍然用舌头舐着主人的手掌。

寒山重咬牙切齿的道：“好个恩将仇报的千梭帮……”

银衣人一直沉默着，这时，他又向前行了一步，严肃的道：“现在，年轻人，你该担心自己的毒伤才是上策。”

寒山重抿抿嘴唇，轻声道：“朋友，你说得也对，我们何时开始交易？”

银衣人冷冷的道：“立即。”

“在何处先行疗伤？”寒山重又问。

银衣人木油的，答非所问的道：“你先躺下，脱去上衣。”

寒山重略微迟疑了一下，终于脱掉上衣，就在田埂上平躺下去，在他躺下去的刹那间，左腕上的铃串已被他脱下握在手中，九枚银铃的边缘，在他五指拈握执下俱皆竖立向天，成为一个多角星形。

银衣人亦缓缓蹲下，一双鸟爪也似的怪手在寒山重全身血脉按揉推拿起来，这推按之力，起初甚缓，越来越渐加重，每一推拿，他口中必定低嘿一声，随着他低嘿之声，那双枯瘦黝黑的双手已沉紧澎涨，血管粗亮，于是，嘿声越来越急促，推揉之劲越来越强，正在寒山重觉得骨也欲折，气也欲窒的时候，他的动作已忽然慢了下来，双掌平贴着寒山重的肌肤，缓慢的顺着血气流循之路推按，而一阵阵滚烫的，那火炙一般的热力，已贯入寒山重体内，直使寒山重五内如焚，仿佛置身熊熊火炉之中，全身毛孔贲张，汗浆狂涌。

过了盞茶时分，这银衣人又蓦而自怀内掏出一根尖锐的银针，起落如飞的在寒山重周身关节穴道刺扎起来，每一扎下，俱是入肉三寸，但寒山重却毫不觉得疼痛，相反的，在银衣人一刺一拔之间，他直觉的想到体内的一股毒热都被带去，五脏六腑宛如受着一只冰袋在缓缓的贴熨着一般，舒适极了。

这时，银衣人自己已经满头大汗，喘息吁吁，但他那一双冷酷而深邃的碧绿瞳孔、却仍然没有一丝表情，他停止了银针的刺孔，又自身上摸出了一方白木小盒，启开盒子，捏出一只周身蛤蚧，尚在呱呱鸣叫的罕见蛤蟆来，这只丑怪的蛤蟆睁着一只紫蓝的怪眼，不停的在银衣人五指紧捏下挣扎跳跃，一根红色的舌信急速伸缩，在每一伸缩之间，这蛤蟆背上几条交叉成一个奇异骷髅形的金丝就在蠕颤不已，似欲脱之而出，令人作呕之极！银衣人仿佛极为不舍的看看这只怪异蛤蟆，缓缓将他凑近了寒山重嘴巴，寒山重有些发麻的正待启声相询，银衣人已迅速将寒山重的下颌一抬一拉。五指用力一挤，这只怪异蛤蟆“呱”的叫了一声，口内喷出几条黑色小汁，却散发着麝香之味。一滴不漏的喷入寒山重嘴里。银衣人顺势在寒山重咽喉一抚、让他干干净净的完全吞下了肚去。

于是，银衣人放下寒山重，吃力得几乎站不起来的缓缓站了起来，打了个踉跄，长长吁出了一口气。

静静的，银衣人仰望长空，似在默数星辰，没有动作。

缓缓的，寒山重正觉得又是作呕，又是窝囊的在反着胃，他已饿地感到体内有一点热，这一点热迅速上升，刹那间已遍及四肢百骸，七经八脉，而几乎在他来不及思虑这是怎么回事的瞬间、已在急速的收缩鼓涨，全身滚热如火，他痉挛着，抽搐着，痛苦的在地下翻侧。而大量的秽物，大量的汗水，已自他口中，自他身上的千万毛孔中沁了出来。

过了一段长久的时间。

那双乌爪似的手；已静静的又在寒山重起伏的胸膛上推揉起来，而三粒雪白的丹丸，也在着一股淡淡的芳香中塞入寒山重口内。

久久，久久……寒山重悠悠的睁开了眼睛……其实，他早已可以睁开眼睛了，在他睁眼前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已试着将一股丹田真气，揉合着心口的一团阳元之力，在体内做了数次流转，昭，畅通极了，澎湃极了、几乎较他未受毒伤前更为适意，再也没有那股郁闷沉重的感觉了，再也没有那种绞痛如裂的苦楚了，更没有那阻挡消懈的现象了，不可否认的，他所受的毒伤已被治好，或者，完全治好了。

腕铃又套回左腕，寒山重小心的站了起来，他静静朝银衣人看去，银衣人的面孔仍刻板如昔，毫无表情，但是，面上气色却更惨白及憔悴，好似在这短暂的时间之内，他已突然衰老了十年！二人对望了一会，寒山重缓缓的道：“虽然我们是互相利用，互为帮助，但是，在下仍为感谢朋友你的疗毒之赐，真诚的，万分感谢。”

寒山重真有些控制不住内心的雀跃与喜悦了，虽然这股强烈的喜悦中，尚搀杂了那重担未释前的沉甸。

银衣人沉默了一下，语声低冷的道：“不用感谢，只因你帮我，我才帮你。”

寒山重欣慰的使自己相信生命已属于自己了。他强迫自己不去计较对方那种不带一丁点人味的态度，于是，他轻松的道：“朋友，可否示以大名？”

银衣人骤而不悦的瞪了寒山重一眼，涩缓的道：“噶丹。”

寒山重恍然一笑，道：“啊，这就是阁下尊姓大名？这种姓氏很奇怪……”

银衣人平板道：“在藏边，你便不会觉得奇怪，我是罗婆寺主持的师兄。”

寒山重在中原一带，威名赫赫，凡是江湖上各门各派稍有点名望的人物，他大部份全都晓得，但他足迹却未涉边荒，故而边荒一带的武林人物他却十分陌生，假如知道眼前的怪人乃是藏边几座主庙之一“古莫罗娑寺”方丈的师兄“神蟒”噶丹，假如他知道这“神蟒”噶丹在藏边声威之隆，他一定会大大的吃惊了。

心里存了一些疑窦，寒山重想了一想，没有再问下去，他举起左手，轻轻挥了挥，于是，腕上的脉铃便清脆而使人心腔微跳的响了几下，噶丹那只碧绿的眼仁诡异的一闪，道：“现在，我知道你了，年轻人，你是中原武林道上的煞手，闪星魂铃寒山重，是么？”

寒山重并未感到如何惊异的淡淡一笑，噶丹冰寒如水的道：“我总算找对了人，这魂铃之声，一直是你的标记与特征。”

寒山重轻轻撇撇嘴唇，道：“或者，阁下早已知道在下是闪星魂铃寒山重，中原武林，有这魂铃为记的，只有在下一人。”

噶丹对之未置可否，不加争辩的冷然道：“我想，这些事，与我们彼此间的诺言无关系。”

寒山重颌首道：“当然，便赐告所言之事如何？”

噶丹仰首向天，望着黑澄澄的夜空，仿佛在整理着他的思绪，又好象在回忆昔往，他那刻板而冷酷的面子上，这时竟亦浮起一片迷蒙与伤感的神色，但是，在这片隐约的迷蒙里，微妙的伤感中，却有着一股极难察觉的怨毒与仇恨。

寒山重见微知著，目光敏锐，他在仔细注视之下，已经大半明白了这是一件属于什么性质的事情，于是，他在噶丹的嘴唇激活之前，已平静的道：“朋友，这件事情中有个女人，是么？”

噶丹像被一只骨刺突然刺了一下似的抖了一抖，碧绿的双瞳顿时射出一股毒蛇也似的狠毒光芒来，这片光芒随即反应，他幽冷的道：“在五台山半山之阳，有一处‘石岩’，白岩之上，有一座精舍，名叫‘大飞山居’，这座精舍之内，住着一个女人，她平昔都喜欢穿著一件纯白纱袍，套着白缎马甲，寒山重，我须你所做之事，就是要你将这女人杀掉，取她首级予我。”

寒山重眨眨眼睛，笑笑道：“就是这么简单？朋友，你既然知道在下之名，我就定然晓得在下以往的作风，这件事于在下眼中，十分轻松，哦，轻松得与你倾耗真力，迫泄精元，费了如许困难为在下除毒疗伤之举，有些轻重失调，不成比例了，在下想，朋友，你大约不会如此善待在下吧？”

噶丹森冷而狠厉的注视寒山重，幽幽的道：“寒山重，你想毁诺？”

寒山重平静的摇摇头道：“姓寒的不是那种人。”

“那么，”噶丹阴毒的道，“你便不该追问此事内蕴，你要做的，只是杀她，取她之头予我！”

## 五、旧仇新恨 豹齿莲刃

寒山重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像牙质的闪光在黑暗中起了微微的一丝晃幻，使他看起来有些诡秘，于是，他淡淡的道：“在下当然会做，但是，在情理上，在道义上，阁下似乎也应该告诉在下，在下将会遇到些什么困难，什么阻碍？”

譬如说，那女人是否有自卫之术？她既居于五台山，五台派之人与她有无渊源？会不会庇护于她等等……”

噶丹阴沉沉的道：“寒山重，你既然允诺，这些事，你便该自己去注意。”

寒山重微微一愣，哧哧笑了起来，他无可奈何的点点头道：“好吧，在下便自己前去探询，朋友，取得此女首级之后，在下将于何处何地交付于你？”

噶丹毫不思索的道：“蟠龙山下有座古庙，我在那里等你，时间是一月之后的午夜。”

寒山重微妙的瞧着噶丹，一笑道：“阁下倒是早已成竹在胸了，昭！”

噶丹冷冷瞧着他，道：“寒山重，我知道你是一个极工心计，智能超凡的人物，由我方才给你疗治毒伤之时，你一直保持着心头的阳元之气未散，以备随时发难的这一点上，已可看出你为人之精细深沉……”

寒山重晒道：“因为如此，也使阁下增加了疗毒困难，耗费了更大的劲力，不错，在下久经江湖风浪，人心阴诈看得太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却不可无，在下的习惯与本能，使在下不会轻易将生命交付于一个完全陌生之人手中，这一点朋友你或可见谅，昭，其实，方才除了在下一直保持元阳之力未散外，在下手中的魂铃亦已排好‘罡星九煞’之势，随时准备饮血夺命，自然，这是说，假如朋友方才未存善意的话。”

噶丹的碧绿瞳孔映幻出一片难以言喻的神色，他望望地下的那只怪蛤蟆的遗骸，平板的道：“寒山重，言止于此，一月后……”

寒山重笑道：“一月之后，在蟠龙山下的古庙，当午夜来临，在下定会携着一颗女人头颅前往见你，只是，不知这女人长得美丽抑是丑恶？”

噶丹古怪的瞪了寒山重一眼，冷煞的道：“你记着最好，寒山重，我想，我们彼此间都不愿意树下对方这种仇敌，一月以后的午夜，我会在那里等你。”

寒山重抱拳道：“在下准到不误。”

噶丹转身走了，走得轻俏而虚渺，就像一朵云彩，一阵轻风，或者，也像一条滑溜的蛇。

寒山重望着他的身影消失于黑暗，自己已陷入沉思之中，是的，这个噶丹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杀死五台山白岩上的那个女人？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噶丹一定怀有一身精湛的武功，但他为何自己又不去动手，而要转这么多的弯子？其中到底有着什么不为人道的内幕与玄妙？

寒山重深深的沉思了良久，却不能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他吁了口气，活动了四肢一下，目光一瞥，却已看见地下的那只死蛤蟆！忍不住心头干呕了一声，寒山重低呸了一下，正待转过脸去，却又被地下这只死蛤蟆的怪异形态吸引住了，他走近去仔细查视了片刻，脑子里忽然掠过一个念头，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想了一阵，再看看这个蛤蟆，于是，他撕破衣衫，将蛤蟆包

了起来，置于鞍囊之中。

伸了个懒腰，他拍了拍叱雷的头颅，倦怠的道：“宝贝，现在，你想做什么，我认为，最需要的是洗个痛快澡，然后大睡个三天，对不？”

他回去将两件兵器拾起来放好，翻身上马，轻轻一抖缰辔，马儿已如疾雷长鸣，泼刺刺飞奔向前。

天色已经快亮了，这一夜以来，在碌碌的尘世之中，会有着很多变幻，或者有人得到了很多，也或者有人失去了很多，但不论失去抑或得到，它都有一个冥冥中注定的结果，这结果是否与得到及失去的表面成为正比，那就不是人们所可以揣测的了。

已经是三天以后。

烈日仍在散射着那炙热的光芒，路上，尘土滚扬得老高，叱雷放步疾奔，鞍上的寒山重精神奕奕，面色红中透白，显得健康极了，他已换了一套海蓝色的丝绸长衫，头上扎着一方纯白文士巾，顾盼之间，衬着他那俊俏的面容，洒脱的韵味；特别有一股飘然出尘的逸致，好一个美男子。

前面是范家庄，寒山重对这条路十分熟悉，他已来往过很多次了，他晓得自范家庄到五台山，尚要有六七天的路程，这是以叱雷的脚程来计算的话。

在这五六天的时间内，他可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思想那有着一双蛇眼似的噶丹到底是存着何种意图，老实说，杀个把人，在寒山重眼中并不算了一会事，虽然他也是抱着能饶则饶，该杀便杀的宗旨，不过，寒山重却极不愿向一个女人下手，不论这女人是否习谙武功，他总觉得女人是属于柔弱一形的，而且，要他去对付一个素未谋面，毫无恩怨可言的女人，这也未免有点太残酷了。

“但是，这是一种交易呀，我不愿承受别人的恩惠，尤其是那个噶丹……而且，我更不能失信……”

他有些困扰的甩甩头，在蹄音搀和着轻脆的银铃声里，前面的范家庄已愈来愈近，庄里庄外的人影也隐约可见了。

一带马缰，叱雷已偏了个方向，没有进庄，绕着外面荒野小径驰去，寒山重皱着的双眉像打了个结，他忽然用力抹了抹眉心，自己朝自己一笑道：“管他的，到时候再说吧，只是不知道那个女人多大年纪，生得美不美，昭，那噶丹看样子总不会是为了感情上的纠纷吧？”

他露齿一晒，展目四望，这时已来到一条满布着鹅卵石的大河旁，马儿在堤岸上奔着，远远可以看见青山蒙蒙，含黛似笑。

河的两旁，是些庄稼地，却因为没有好好利用这条河水的灌溉，而荒芜了一大片，远近随时可以见到一些如荒野，生满杂草树丛的田地，而非常奇异的，寒山重却更看见了两个人在远处各拿着一根长长的东西，在驱赶着一群动物。

他遥遥瞥了那边的两个人一眼，两个人都似乎穿著红衣，喂，庄稼人出去牧羊放牛，倒是很少有这种穿章打扮的……忽然，寒山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轻轻的拍拍马头，双目却惊异的睁大了直往那边再看，天哪，那两个红衣人所驱赶的一群动物，既不是羊，也不是牛，竟然是一群大小不一，斑润皮毛的金钱豹：寒山重等马儿停了，他再揉揉眼睛，紧拢目光瞧去，不错，那果然是一群为数约有二三十头的豹子，那两个红衣人，一个身材魁梧，满颌黑髯，另一个身材娇小，体态窈窕，敢情还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呢。

“这是怎么一回事？光天化日之下，距离人群聚集之村庄不远，这两个人竟敢驱着这群猛兽在田野之间漫戏，简直是惊世骇俗，不顾后果嘛……”

寒山重摇摇头，大大的不以为然，这时，那群在草丛里奔跃追逐的金钱豹，已逐渐接近了河的对岸，寒山重坐下的叱雷，开始不安的低嘶起来，后路也在轻轻的刨举不休，一双火红的眸子睁得滚圆滚圆的。

嘴里轻轻“喷”了两声，寒山重自言自语的道：“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尤其在江湖之中，更是卧虎藏龙，诡异百出，这二位仁兄算是怎么一码子事嘛？怪物，真是怪物……不过，我还是少惹麻烦的好，叱雷，咱们走……”

说着，他一抖缰绳，叱雷已长嘶一声，前蹄人立而起，正在欲奔未奔之际，隔岸已蓦然响起一声沉重而猛厉的嚎吼，黄影倏闪，一头犍牛大小的金钱花豹，竟飞跃过这条将近两丈宽窄的河流，利齿森张，直扑叱雷后臀！此雷“唏聿聿”的仰首烈嘶，后蹄猛然上挑，但那头凶猛的花豹却极为矫捷的一偏身，反咬向骑在马上的寒山重后颈！

寒山重皱皱眉头，唉了一声，左掌往后候挥，挥到一半，又淬然变掌为爪，在一片急促的银铃声响中，他头也不回的一把抓住那个花豹的颈部毛皮，振臂猛抛，只见水花“哗啦啦”的溅起老高，那头凶猛的花豹已经重重的落入河中！在水花的飞溅淋漓中，隔岸黄影又连连闪动，三头金钱花豹，再度喉头低啤着跃扑噬至，其势凶戾无匹。

寒山重另手轻轻拍拍马头，突然又在半空中划过一个半弧，一掌劈去，已将先至的一头花豹斜斩堤上，几乎在同一时间，他的左手微微一颤一抖，奇妙至极的避过了第二头花豹的利齿，反手一掌，又将这头花豹击得血肉横飞的摔入河中，当这第二头花豹的身躯尚未沾到水面，那最后扑来的一只亦被他双手蓦而举起，猛烈的损到石质的河堤上，这头花豹翻了两滚，四爪一阵抽搐，又已寂然不动。

自他出手抛出第一头豹子起始，到这第四头豹子毙命，只是眨眼的事，而其动作之快逾电闪，出手之狠毒利落，令人不敢置信！于是……一阵尖锐的，波荡甚急的“唔”“唔”之声忽然响起，隔岸的草丛杂树里起了一片骚动，起落的吼噪声却逐渐低沉了下去，终至寂然。

寒山重吁了口气，拍拍手，好整以暇的望着对岸，他表面上十分悠闲平静，心里却已在暗暗叫苦，他知道，这一场麻烦又避免不了啦。

果然，片刻之间，那一男一女的两个红衣人已拨开草丛杂树，站到堤上，二人手中都执着一条长约两丈的青竹竿子，竿子顶尚各绑着一枚莲花瓣似的倒刃钩，数片钩刃，在阳光之下精芒闪闪，看得出十分锐利。

那男的身材确实雄伟高大，满身肌肉如栗，一块块的突起，黑褐的面孔上留着一大把如戟虬髯，年纪约在五十岁上下，却十足是个“力”的表现者！

他身旁的那个小女人，却是娇小玲珑，生着一张团团脸，白嫩嫩的，俏生生的，纤腰不盈一握，而且，看起来也最多在十八九岁之间，恩，这正是如花的年龄呢。

两个人的四只眼睛睁得圆鼓鼓的，毫不稍瞬的瞪视着寒山重，自然，寒山重也不是傻子，他早已看出这两双眸子里所含蕴的强烈愤怒与不满！于是……我们这位玩世不恭，飘逸脱尘的寒山重，轻淡淡的笑了笑，他尔雅很的向对岸两人抱抱拳，道：“在下十分遗憾，二时失手伤了二位……二位

豢养之爱兽……”

那虬髯红衣大汉双眼一瞪，声如金石般道：“贺某的四只花豹，乃是自幼抚养至今，花了多少精力与心血，阁下就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遗憾’便可了事么？”

他旁边的小女人亦自鼻腔里冷冷一哼，尖刻的道：“你说得倒是怪轻松，失手？一连‘失手’杀了我们四只豹子？你一点也没有内疚之心，仅是口头上的几句歉意便能补偿回来我们的损失吗？真是笑话，你也太看轻我们了！”

寒山重忍不住心头冒火，但他又强忍了下去，依旧缓和的一笑道：“二位之言差了，那四头豹子平白无故的侵犯在下，在下总不能毫无反抗的伸头入它利齿之下吧？老实说，二位在这人烟稠密之处，任意驱使这一群凶兽游弋，实在是过于危险，在下虽受一场虚惊，尚无所谓，假如换了一个不识武功之人，岂不早已遭了豹吻？所以……”

他的语句尚未说完，那小女人已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满面寒霜的道：“所以什么？你杀了我们四头花豹，还竟敢编排我们的不是，好象你杀得很对，做得很应该罗，是不？”

寒山重不禁呆了一下，他奇怪面前这位小女人说话应对之间，竟是如此老辣塌实，好象道理全叫她占住了似的。

寒山重苦笑笑了笑，转首对那虬髯大汉道：“这位仁兄，在下实无意与令媛发生争执，此事还请那虬髯……”红衣大汉面色一沉，冷冷的道：“这女子是贺某妻室，朋友你出言过于无状了……”

寒山重暗吃一惊，脱口呼道：“什么？她是你的老婆？”

虬髯大汉神色更冷，怒道：“怎么？不像吗？”

急忙尴尬的咧嘴一笑，寒山重掩饰的道：“像，像，像极了，二位真是神仙眷侣，天设地造的一对，咳，请仁兄恕过在下方才失态……”

虬髯大汉巨目一膘他的妻子，生硬的道：“却不能饶恕你故意杀害畜生之罪！”

寒山重搓搓双手，左腕上的银铃儿微微低响，叮叮的声音仿佛在挑拨人们的心弦，对岸两个红衣人即似有些惊疑不适的朝他腕上看了看，想了想，又缓缓朝左右分开了七步，手中所执的青竹竿子已横握在双掌之内。

寒山重心里叹了口气，暗忖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对夫妇真是有些蛮不讲理，何苦非要动手才行呢？一个弄不好，又是流血。”他舔舔嘴唇，忍气的道：“二位，在下愿奉赔纹银三百两，算是在下做为误伤四豹的补偿如何？”

虬髯大汉忽然“呸”了一声，咆哮道：“去你的纹银三百两。我‘豹胆红翼’贺人杰还会被你的几两臭银子迷花眼睛么？小辈！”

寒山重沉吟了一下，却记不起曾在何处听过这“豹胆红翼”贺人杰的名号，他微微一笑道：“君子交绝，不出恶言，朋友不论是何方神圣，口下积德为佳。”

小女人冷哼了一声，双臂一弹，手中所执的青竹竿子已猝然点戳向寒山重咽喉，几瓣倒钩刃在阳光之下一闪，活像一头金钱豹倏而攫来的利爪；寒山重嘿嘿大笑，挺立马上的身躯毫不移动，左臂伸缩之间，已“砰”然将戳来的青竹竿子荡开五尺！

小女人身形一个踉跄，花容大变，而“刷”的一声破空锐风候响，另

一根青竹竿子已到了寒山重右胸！

真有些愤怒了，寒山重冷厉的喝道：“二位，这可是二位自找！”

他掌声倏起，片片相连，掌掌衔结，是烈的劲风呼荡纵横，澎湃回激，在空间织成千百条劲道，交舞成浑厚的气流，浓烈极了，威猛极了！两根青竹竿子倏起倏落，忽上忽下，一会点，一会戳，一会绞，一会拉，像两条青蛇在飞旋织舞，竿顶的莲花形倒钩刃精芒点点，闪烁不息，像是银河星尾在流灿回绕，无止无休。

极快的，双方已较斗了十五招左右，寒山重骑在马背，依然未曾稍做移动，仅靠双掌之力迎拒进退，而对方那两个红衣人却在长堤上左奔右挪，前翻后跃，穿插奔掠得好不快捷！寒山重此刻所使，乃是他的几种护身绝技之一“返魂八掌”，这套武功主在防卫，次在攻敌。而一旦将这“返魂八掌”使出，除非对方的功力与自己太过悬殊，否则，至少也能全身而退，确实一套极为精绝深湛的武技。

这时，双方的招式已越来越快，两个红衣人的攻击更越来越狠，他们早已心中焦虑无已，因为，他们看得出寒山重一直是使用着简单的八个掌式在应对，但是，他们却无法攻破他那看去简易的八掌，更找不出这八掌之间的空隙来！老实说，这两个红衣人的一身功力。较之勿回岗上的“魔幽两子”，实是逊了一筹，但是因为他们的竿法诡异，而寒山重又一直没有移动还攻，所以场面也便拖延了下去，到现在，寒山重连兵器尚未出手呢。

迅速的，三十招已经过去了……寒山重眨眨眼，高声叫道：“喂，你们这对夫妻到底是有完没完，难道说还要以在下的一条人命去抵那四头畜生的狗命不成？”

小女人连击十掌，尖声道：“正是如此！”

虬髯大汉双臂肌肉坟起，青竹长竿在他双手挥舞之下旋幻成一片青光，带着寒芒几缕，仿佛波浪滚滚，不停不止的猛攻敌人，边沉厉的吼道：“今日任你说破嘴唇，贺某夫妻也要取你性命一条以祭豹魂！”

寒山重再出十掌连环，低喝道：“二位，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在下这两手庄稼把式二位也看见了，二位，在下的货色如何？”

小女人冷笑一声，青竿子忽化云霭层重，忽幻流波长泻，忽似千山雪倾，忽如瀚沙滚滚，自前后左右，从四面八方，狂风暴雨般洒砸不绝。

上十掌，下十掌，右三肘，左五拳，寒山重气定神闲，大马金刀的磕拦截架，眨眼之间，又已七招过去。

他瞄准了虬髯大汉自斜刺里刺来的一掌，右掌倏然斜劈，在对方一弹一跳之际，右脚尖脱蹬飞出，“唆”的一声，已将那根青竹竿点荡出三尺之外，虬髯大汉的身形也不由随着竿子旋了半转。

寒山重冷冷笑道：“这就够了……”

左掌蓦的迎折向小女人自腰际挥来的青竹竿，右脚又脱蹬飞起，双攻双拒，在小女人急忙抽竿变位的刹那，寒山重已霍然用足尖钩住金鞍，长身偏出，双手闪电般一抓一拉，已握紧了那根青竹竿子，顺着他身躯返座回来的势子，那小女人已惊叫一声，坠入河中！

而这时，虬髯大汉方才仓忙立桩站稳，回过手来，这瞬息中的变化，可说太快太快了，只几乎是人们的意念一闪：小女人的尖叫声惊动了虬髯大汉，他已顾不得再去攻击寒山重，长竿一抖，急忙兜向乃妻，小女人在接近水面之前，才万分不情愿的松了握竿之手，身形沾着水面斜斜飞起，美妙而

又有些狼狈的抓住了丈夫伸来的长竿，险险落回岸上。

这时……寒山重已将夺来的青竹竿斜倚在马身上，他双臂环抱胸前，似笑非笑的注视着对面这对手忙脚乱的夫妻，他那模样儿实在令人哭笑不得，瞧那股子瞄人韵味，真是俏落极了。

小女人一洒软红缎花鞋底上的水渍，委屈之极的“唔喂”了一声，哭今今的，虬髯大汉连忙低声呵慰着，体贴得了不得，他说了几句话，又拍拍妻子的肩头，抬头怒视寒山重，手臂一抖，那根长愈两丈的青竹竿子已“哗啦”一声缩短了一大截，成为七尺长短的武器，这根青竹竿子，原来是中空的以环套相连，长短可以如意随心，确实十分方便。

寒山重微微一笑，道：“贺人杰，贺朋友，怎么着，还想来一次近身肉搏之战么？在下方才若略施手脚，你那娘子，只怕便不受伤也要成为落汤之鸡了，难道朋友你便不感激在下这未曾乘人于危的磊落胸襟，光明气度么，昭？”

那虬髯大汉……“豹胆红翼”贺人杰，闻言之下不由一怔，他想了一下，又愤怒的大吼道：“住口，你少跟姓贺的来这一套假惺惺，贺某妻子岂也是如此容人折辱的么？小子，你报名受死！”

寒山重哧哧笑道：“贺朋友，你安静一点，我们彼此一无杀父之仇，二无夺妻之恨，又何必非拼得你死我活不可呢？”

豹胆红翼贺人杰重重的哼了一声，正待说话，小女人已尖叫着道：“杰郎，他在讨你的便宜！”

一声“杰郎”，叫得寒山重心里一麻，他有趣的摇摇头，豹胆红翼贺人杰已恍然大悟似的大吼道：“好个混帐小子，你竟敢调侃讥讽于我，尚取存有谋夺贺某妻子之心，真是下流卑鄙……你报上名来，稍停死了也好知道你的来历是出自哪个混帐所在……”

寒山重不带烟火气息的笑笑，道：“只怕说出来吓着了你……”

豹胆红翼贺人杰虬髯箕张，愤怒的道：“你说！”

寒山重轻轻举起左手，微微一摇，于是，他绕在左碗上的魂铃串儿又发出一阵清脆的，却撩人心神的叮当之声来。

豹胆红翼贺人杰迟疑的凝注着寒山重左腕上微微晃动的串铃儿，默然没有出声，明显的，他正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那娇小可人的妻子却恨恨的睁着眼睛，十分不友善的瞪着寒山重，气吁吁的，满脸体然之色。

寒山重有些奇怪的道：“咦，朋友，假如你也曾在江湖道上混混，你会不知道在下这个独家标记？真是奇怪……”

蓦地，豹胆红翼张大了眼睛，手指着寒山重，急促而古怪的叫道：“你是闪星魂铃寒山重？”

寒山重尔雅的一笑道：“不敢，正是在下区区。”

豹胆红翼贺人杰回首望向他的小妻子，这小女人也瞪大了眼睛，带着极端惊异与痛苦的神色注视着寒山重。

贺人杰激昂的道：“妮妹，咱们要替明弟报仇！”

小女人忽然悲哀的哭了起来，豹胆红翼贺人杰困惑的道：“你为什么哭，妮妹？眼前正是千载难逢之机……”

小女人垂泪摇头道：“不，杰郎，只怕明哥的仇永远不能报了，他的武功太强……”

豹胆红翼贺人杰像被针刺了一下似的跳了起来，暴怒的道：“强，强有什么可怕？难道我弱么？妮妹，难道贺人杰是弱者么？你的丈夫会畏怯么？”

小女人凄切的道：“不，我不愿再失去你，杰郎，我已不能再失去你，我怕你万一与明弟走上了相同的路，我要留着现在的……”

寒山重不免满头雾水的瞧着这对老夫少妻，他看了一会，又想了一会，莫明其妙的道：“喂，二位是怎么回事？在下又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二位了？怎么二位忽然对在下变得如此切齿痛恨起来？”

豹胆红翼回过头来，眼里像要喷出火焰一般怒视着寒山重，嘴唇在翕动着，满面孔的仇根之色。

那小女人止住了哭泣，冷幽幽的问寒山重道：“在五年以前，在豫境‘龟母顶’，你可记得一个叫杜明的人？”

寒山重想了一下，点头道：“我记起来了，有这么个人，像是一个年纪与在下相仿的青年，长得白白净净的，左颊上好象有一块小指大小的红斑……”

小女人泪眼迷蒙的盯着寒山重，带着深刻怨恨的道：“不错，寒山重，你记得十分清楚，你大约也会记得‘龟母顶’在五年之前忽然发现了一块‘万年温玉’吧？”

寒山重毫不犹豫的点头道：“是的，当时在下曾遣所属‘黑云’司马长雄率领十余人前往寻掘，而他们亦已不辱使命，顺利得……”

小女人忽然泣不成声，双手捂着面孔悲泣起来，寒山重正想不出自己的话里有什么地方使她如此难过，豹胆红翼贺人杰已厉烈的道：“寒山重，你总算从实招了，司马长雄既然听命于你，你便是主凶，你可知道那块‘万年温玉’是由贺某内弟杜明先行掘到么？你可知道他亲随司马长雄到你的宅居地是想得到些许辛苦的代价么？”

寒山重坦然一晒道：“在下全都知道，是杜明首先掘得，他由‘龟母顶’跟随司马长雄等人到达在下的‘浩穆院’、由在下亲自与他谈妥这块玉的代价，最后杜明以纯金三千两的价格出让予在下，这些金子，全由在下亲手换成十两一锭的金元宝交付于他……”

小女人蓦地尖叫道：“但是，你又派人尾随着他，在半路将他杀死，劫去身上金子，他死得好惨啊，全身都是紫黑的掌痕与裂骨之伤，七孔流血，双目不瞑，寒山重，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那正是你手下大将‘黑云’司马长雄的‘乌心掌’特征，你这丧尽天良，狼心狗肺的狠毒之人啊……”

寒山重有些不敢相信的愣在那里，他正在迷惘着，豹胆红翼贺人杰已悲愤的道：“杜明就是我妻子杜妮之同胞兄长，她当时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为恐再遭到你的毒手，由两位好心肠的江湖朋友暗中护送，远逃他乡，那两位江湖朋友一再指证杜明之死是你的主凶，并愿日后在杜妮成长之时助她报仇，可怜杜妮年幼力薄，一直没有机会与力量，只好忍悲忍辱，直到如今、她甚至连仇人的像貌都未曾见过，但是，她却永远忘不了‘闪星魂铃’寒山重这七个恶魔似的名字！”

那小女人杜妮颤抖着，抽噎着道：“我一直以为哥哥的仇人是一位年纪老大，面容凶恶的暴戾之人，却不料他竟是如此年轻，如此俊秀，真是入不可以貌相……”

贺人杰激怒的道：“唯似这般金玉其表的人，才更具有蛇蝎之心，寒山

重，你的狠毒阴诡是武林中有名的，天可怜见，将你送入贺某夫妻之手，今日如不将你碎尸万段，怎能慰我内弟在天之灵？怎能慰千百冤死于你手中之魂魄？”

寒山重舔舔嘴唇，现在，他已大略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一点也不觉得气怒，反而十分平静的道：“二位稍安毋躁，在下想，这其中一定有点误会，二位能否将那两个‘古道热肠，仗义执言’的武林朋友万儿告诉在下？”

杜妮圆圆的眼睛睁得老大，泪眼中，带着无比的仇恨道：“为什么要告诉你？难道好叫你去寻着他们杀了灭口

吗？好让你这狠毒的罪行因为证人的死亡而湮灭证吗？寒山重，你想得也太简单了……”

寒山重笑了笑，缓缓的道：“话不是这样说，其实在下虽然并不富有，区区的三数千两黄金也尚并不置于眼中，在下不会为了这点钱而去谋害一条无辜的性命，这里面，一定有人想乘此诬蔑在下，中伤在下，借以引起他人对在下的仇恨，二位不能仅听一面之词……”

豹胆红翼贺人杰重重的哼了一声，转首向乃妻道：“妮妹，当初我娶你之时，已答允为你报此血仇，现在，我们还多说什么！还要等到何时？”

## 六、林幽景雅 国色天香

杜妮仿佛有些进退维谷的在犹豫着，寒山重心里有数，他知道，这女人并不是在想着自己是否蒙受冤校，她只是在顾忌着眼前的“仇人”身手过于高强罢了。

寒山重摇摇头，道：“二位，别太过相信别人，要知道一旦动上了手，再度流血之下，这件事情就更洗不清了……”

在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豹胆红翼贺人杰双睛中闪射出一片浩烈而果决的光彩，他断然道：“姓寒的，就让他洗不清吧！”

寒山重心里记挂着五台山之事；他自己也还要到一个幽秘之地去寻访一个人，以证实一件疑虑，所以，他实在不愿在近月中发生节外之变，但目前这对夫妇却硬要死缠活赖，将一些莫须有的麻烦往他身上推，心焦之下，他不觉也有三分怒意了。

“喂，你们二位到底是讲不讲理？寒山重并不是畏惧你们，什么事情也得认明了真假才好采取行动呀……”

他“呀”的那个字音始才从半张的嘴唇理吐出，豹胆红翼贺人杰忽然喉头低低的啤吼起来，其声沉恹而凶厉，有些栗人毛发，像……天啊，就像方才那些金钱豹在噬人之前的吼叫一样！

寒山重实时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双眉一挑，迅速捞起鞍旁的皮囊，一挥一折，锋利的戟斧与紫红的皮盾已分取手上，飘然偏身下马。

随着他的动作，豹胆红翼贺人杰夫妇的脸上已有点变色，但是，矢到弦上，焉能不发？贺人杰一咬牙，瞪着早已在蠢蠢欲动，四个倨地的豹子群，大吼一声：“乌叱……”

草丛杂树里蓦然一阵骚动，空中黄影团团跃起，斑斓的花纹在阳光之下油亮闪动，一片吼叫啸啤的声音令人心惊胆颤，贺人杰手中青竿候指寒山

重，几乎在他的竿子刚刚伸出，六团黄影已飞扑过河，猛攫而至，利齿森森，目光蓝亮凶狠，好不骇人！

寒山重大叫道：“咎由自取，怪不得寒某了！”

叫声中，皮盾猛然击向前两只豹子的头颅，手中戟斧一个倏挥，半声嚎叫，另一头花豹已被削成两半，血雨进溅的跌入河中。

而这时，黄影连闪不息，又有十几只金钱豹跃扑而来，这些豹子个个大如犊牛，齿利爪尖，行动之间更是快捷如风，矫猛无比，当这十多头花豹冲向寒山重的时候，豹胆红翼贺人杰亦长啸一声，跃河攻到！

寒山重拒挡在坐骑之前，斧斩戟挑，盾砸足踢，眨眼之间，已被他活活杀死了五头花豹，一声厉吼起处，莲花似的倒钩刃又自斜刺里递到肋旁：他嘿嘿一笑，翻身出盾，“砰”的一声，那戳扯而来的倒钩刃已生生折断了两根，朝斧随着他的笑声左砍右劈，一颗狰狞的豹头及另一条花豹的后腿俱被斩下，与贺人杰路跟的身躯同时飞出！

“刷”的一声，隔着河岸射来一只尺许长的三尖银梭，寒山重看也不看的一盾磕飞，于是，紧跟着又有七道银光闪闪飞到。

他的戟斧沾着血渍幻成一片浑厚剔亮的光墙，一阵叮当交击，七枚银梭纷纷散落坠地，而两张豹嘴，又已咬向他的脚踝。

寒山重脸上浮着一抹淡淡的笑意，足尖急缩候挑，那两个露齿花豹已被他踢得翻滚而出，皮盾呼然倒击，又将贺人杰再度攻到的青竹竿逼了回去。

吼声乱成一片，起落不息，这时，约有三十多头金钱豹完全涌集过来，就像一片斑斓的花纹之海，奔跃窜扑的噬攫向寒山重。

寒山重心头的怒火突然暴升，他又红了眼了，嘴里忽哨一声，大叫道：“叱雷，你先走！”

叱雷低低嘶叫，放蹄而去，快得就像一缕轻烟，寒山重没有后顾之忧，精神百倍的长冲而起，接连三度扑击，再杀四豹，他的身形配合行动出手，快极了，狠极了，像煞星射虹飞，急速欲绝！

瞬息之间，他那耀亮的戟斧已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件奇妙的物体，一会流空上腾，一会翻滚成卷，一会如雪如风。

一会似电似雷，皮盾旋转着，飞舞着，像一张跳动的魔鬼面孔，像一朵沾上即死的顶形毒菌，气流在激荡，空间在撕裂，血雨横溅，皮毛纷抛，在起落的惨嗥声中，夹杂着贺人杰痛苦的啸叫连连。

金钱豹跃跳扑上，却又闷啤着变成一堆死肉摔出，青竹竿与银梭点点射戳，却又似被一只无形的魔手次次扯回，叮叮的清脆铃声在嚎叫悦耳的响着，更显得如此古怪与冷森，昭，魂铃，魂铃，真是索魂之铃。

寒山重挥动皮盾再挡出了贺人杰的十一竿，飞腿踢滚了另一头花豹，身形腾空而起，在一跃中，他大叫道：“在下不欲结怨，就此去了，在下居于湘境‘骑田岭’‘浩穆院’，如蒙光临，不胜欢迎之至……”

语声在空气中摇曳，渐去渐远，豹胆红翼咬牙切齿的在后面拼命追赶，额际青筋暴露的大骂道：“你跑不掉的，老子拼了一死也要找你洗雪今日之仇，你这狼心狗肺……”

他妻子杜妮驱着仅存的十几只豹子自后赶来，边哭边叫道：“不要追了，杰郎，不要追了，他武功实在太强……”

那边……寒山重十起十落，已在百丈之外，他一面长奔急跃，一边口中哨连连，果然，在一垛稻草堆后面，叱雷这浑小子已欢鸣着跑来，嘴里

尚在咀嚼着稻杆子呢。

飞身上马，抖缰疾去，寒山重放好武器，拍拍叱雷的头，笑骂道：“你倒会享受，你爹爹我又叫豹子又叫疯子搞得手忙脚乱，你这畜生却先在这里吃起来了……”

叱雷仰首低鸣，一边奔驰，边用鼻子去触闻主人的大腿，好象主人的意思它都十分明白似的。

寒山重欣悦的抚摸着爱骑的鬃毛，回头望了望，自言自语的道：“真是流年不利，好不容易算拣回了这条小命，又与那怪物噶丹搭上交道，行到半路，再和那对豹子夫妻浑打了一场……唉，再想想要去的五台山，那是五台派的发祥地，到五台山去找人开刀，恐怕就免不了和五台派的仁兄们结怨了，五台派又不是好惹的……”

他嘴里喃喃数说着，一双斜飞人鬓的剑眉又不禁微皱了起来，于是，快马加鞭，赶行更急，他心里也豁出去了，反正要来的总归会来，到时候再说也罢。

叱雷是一匹罕见的异种龙驹，一日千里是形容过份了，但是，两头见日头一天跑个数百里路是决无问题的，它的能耐，就是奔得快，跑得稳，而且更有持久的力量，寒山重自幼犊将它抚养，至今这马儿与寒山重的情感是深厚无比的，虽然他们一个是人，一个是兽，但寒山重与他爱马的心意却可沟通，寒山重熟悉他的爱马，就像他知道自己的心里一样，寒山重将他的马儿看成挚友，他常向它倾诉，向它说笑，向它低语，马儿的火红眸子也都是亲善而真挚的凝注着它的主人，于是，寒山重就会满足了，他不管自己的爱马是否听得懂，只要看见它的眸子，承受它的抚摸，这也已够安慰了，畜生或者不会有什么感受与思想，但是，畜生却也知道善待它的人。

蹄声扬着，蹄声响着，路途在蹄声里逝去，日子在蹄声里溜过，出了龙泉关了，再有三天，就会到达五台山麓。

寒山重回首，凝望着长城蜿蜒无际，直入山巅云间，他欣赏的赞叹着，启马奔前，这里，已可算是五台山区了，五台派在江湖上声威十分赫赫，弟子门人俊豪杰士辈出，势力异常庞大，尤其在他们的地盘以内，更隐扬着一股子无形的威仪。

到了夕阳薄暮，寒山重到达了一座有如龙脊的丘岭之下，这丘岭并不十分耸峻，更谈不上雄伟，只是静静而平庸的伏在那里，像是一只衰老的野兽。

岭上林木幽幽，茂密苍邃，隐隐可见飞檐一角，绿瓦数片，寒山重停了马，向前路凝注了一会，又转朝山上打量了片刻，他心中正在考虑着是否应该继续赶路，因为，寒山重知道最近的一处宿头也在百里之外，他这几天来，实在奔劳得够苦了，想了一阵，他还是决定到这丘岭上寻个地方住一夜，看那林中露出的飞檐绿瓦，昭，好象还是一所庙宇呢。

离开大道，他策马行向一条窄狭但却十分平坦的小路，这条小路，正蜿蜒曲折而上，可能还是直通到那岭上庙宇门前哩。

他眯着眼，迷恋的注视着美丽的黄昏景色，暮霭中，晚霞嫣红，抹在大地的每一物体上，像是一片片啜泣的血。一句句深切的誓言，苍凉而凄艳，带着浓重的抑郁，有着无可比拟的至真，这感受，深邃而隽永。

马儿缓缓的踱着步，他腕上的铃串儿轻轻摇晃，在这寂寞的黄昏，安静的林荫山道上，更有着一丝儿弹拭不去的超脱之思。

长长的，舒适的喂了一声，寒山重被这份眼前的静美所迷惑了，他瞧着夕阳，望着云天深处的绚丽晚霞，将自己的心灵完全隔入其中……

忽然……

一阵清脆的，不缓不徐的马蹄声响自身后，渐来渐近，寒山重像被人在一个幽雅迷人的梦中骤然浇了一盆冷水，依然醒悟，却又极不愉快的挑了挑眉，他懒得回头去看看这位煞风景的骑士是谁，或者，他已在心中开始憎恶这个人了。

他依旧将缰绳绕在手指头上，旁若无人的继续行去，后面的蹄声，已仿佛加快了一点，迅速来到他的侧旁。

仍然没有理睬，寒山重还是照样眯着眼在欣赏这幽林夕阳的美景，旁边的马儿也一声不响的跟了十几步，寒山重有些不耐烦的斜膘一眼过去，口中厌恶的道：“喂，煞风景的朋友，你最好远点走……”

他一句话尚未说完，下面的词句儿已蓦地噎了回去，眼睛好象被一道强烈的亮光慑住了一样大睁着，天啊，在旁边，在那乘白马背上的人，该是如何一个美得怕人，美得像魔鬼一样的女子啊！她的浓黑的长发像瀑布般自然的泻披肩头，两只水汪汪的，勾魂夺魄的大眼睛往上挑着，如白玉雕成的挺直鼻子下，配着一张微红而小巧的嘴巴，微翘的嘴角上，那么俏生生的有着一颗美人痣，身段窈窕婀娜极了，皮肤白腻如羊脂玉，毫无一丝儿瑕疵，上天造人之际，大约是把最美最好的条件都堆砌到她一个人身上去了，这少女静静的骑在马上，静静的睇视着寒山重，那股美艳，那股韵味，虽未饮酒，也足以令人沉醉了。

寒山重有点不敢相信这世界上竟然会有这般美丽的女人，他揉了揉眼，再仔细的打量了一阵，长长的吐了口气，像是被对方这份超俗的美所压制了一样，有点滞重的再喘了口气。

那少女有趣的看着他，悄悄的，语如魂梦中的低唤：“为什么叹息？因为我太庸俗，破坏了这幽美的气氛吗？”

寒山重平素的洒脱，这时不知道一下子跑到哪儿去了，他有些期期艾艾的苦笑了一下，脸孔竟热烘烘的道：“不，因为，因为在下觉得，上天造人实在不公……”

那少女美极了的一笑，嘴角的美人痣微微一动，她斜着头，俏皮的道：“为什么？”

“为什么？”寒山重不自觉的重复了一句，又忙道：“因为，好象这世上，所有的美全叫你一个人给占去了，分明老天爷在塑造你的时候，是特别偏心，特别下了一番功夫……”

美丽的姑娘迷人的在脸上漾起一丝倩笑，轻轻的道：“你这人真有意思……”

寒山重闭闭眼睛，竭力捕捉回来自己的灵魂儿，抿抿嘴唇道：“你的名字？”

少女有些惊异的睁大了那双足以令千万男人甘心为她去死的美丽眼睛，俏皮的道：“你的礼貌真差，自我有记忆以来，还记不起有谁敢这样问过我的名字……”

寒山重玩世不恭的磊落劲儿又回来了，他笑了笑，道：“因为他们对你有所企图，在下却不然。”

少女银铃似的笑道：“你敢确定吗？”

寒山重自己也问了问自己这一句，然后，他肯定的傲然道：“不错。”

女孩子似笑非笑的瞅着他，这股媚劲，实在使寒山重很不好受。他用甩头，又加强语气道：“假如你不愿讲，在下也不愿再问。”

少女似是叹息的喂了一声，轻轻的道：“好吧，我叫梦忆柔。”

寒山重眯着眼，低低的呢喃：“梦忆柔……梦忆柔……这名字真美……梦忆柔……”

美丽的姑娘笑了起来，俏细的道：“够了吧？”

寒山重依然惊醒，掩饰的道：“啊，这名字真美，也只有这么美的名字才配得上你，现在，梦姑娘，芳驾欲往何处？”

梦忆柔轻轻咬了一下唇儿，道：“我错过了宿头，想到达岭上找个地方借住一晚，我在下面好象看到那林中有一角屋檐露出……”

哧哧笑了笑，寒山重道：“可能不太方便，那大约是个和尚庙呢……”

梦忆柔怔了一怔，微愠的瞥了寒山重一眼道：“说不定也是个尼庵……你，你这样笑我不喜欢，有点邪……”

寒山重一拂衣，淡淡的道：“喜不喜欢随你，在下从不强求他人的观感，梦姑娘，可愿意让在下护送一程？”

梦忆柔忽而嫣然一笑，娇媚的道：“你很有趣，而且，生得极英俊……”

寒山重伸手接过梦忆柔坐骑的缰绳，缓缓上岭，一边微笑道：“这种赞誉，在下听得太多，就像姑娘也听过别人的称赞太多一样，所不同者，女人的美是本钱，而男人的俊，昭，只是点缀罢了。”

两条马轻缓的扬着蹄，梦忆柔大眼睛一转，道：“对了，你的名字呢？”

寒山重笑着看看她，随随便便的道：“寒山重。”

这三个字，像有着无比巨大的力量，震得这位美丽的姑娘心腔一跳，寒山重笑道：“怎么了？是因为在下的名字太冷？”

梦忆柔紧紧的盯着他，好半晌，才道：“闪星魂铃就是你呀？我一直以为这人一定满脸横肉，凶狠暴戾，而且，年纪也不会太小呢……”

寒山重叹口气道：“这是我在一天里面两次听见这种评语了，梦姑娘，为什么我就会是满脸横肉，凶狠暴戾，而且，一定要年纪很大呢！”

梦忆柔巧倩的笑笑道：“因为，闪星魂铃是个江湖上出了名的心黑手辣之徒，众所周知的煞手，他在十年之前就已经成名了……”

寒山重无可奈何的道：“在下今年二十五岁，确实说，还要再有三个月才满二十五岁，在下在十四岁起就在武林中打滚，如何成名在下也不敢断言，在下出道时的环境十分恶劣，由于情势所然，很多人欲要在下生命，进一步说，在下若是双手沾血，实是万不得已，因为，在下若不杀人，人即杀我，人若逼我走绝，我焉能束手就戮？在下自问从未滥杀无辜，更未白流任何人的一滴血，纵使在刀山剑林，刃头舔舔血的日子里，也必每夜深省，扪心自问，严审自己是否曾做错事，是否有过不当……”

他说到这里，哑然失笑。道：“萍水相逢，贸作深言，只因一时感触，梦姑娘心巧神慧，当不笑我失慎。”

梦忆柔方才一直专注的听着，这时急忙摇头道：“寒……寒侠士不要客气，我一直在注意倾听着，一点也不觉得你言有失慎之处，真的，我很感激你未将我视为陌路之人，肯告诉我这些话，现在，我想，江湖上一定是传错了话了，一般人往往见着表面，而不去追寻事情的真伪根源……”

寒山重洒脱的一笑道：“只要在下问心无愧，背后闲言且任它去……”

他目光一瞥，又笑道：“梦姑娘，看情形，今夜姑娘宿处颇成问题了。”

原来，二人一路轻谈，不觉已到了丘岭之上，这条窄狭山路的尽头，尽头上，古松森然，在饶有古趣的枝丫盘结下，一座小小的庙宇静静耸立，这座庙宇的楣上，有着三个金色篆字：“小空寺”。

和尚庙，是留不得女施主的，这是三岁小孩也知道的事，眼前这位美丽的姑娘焉会不知？她失望的瞧着这所庙宇，低低的道：“糟了，今夜住在哪里呢？我总不能露天而宿，更不能生了翅膀飞回五台山啊！”

五台山？寒山重惊异的回头望向她，庙宇忽然已轻轻启开，一个瘦骨嶙峋，面如骷髅般骇人的老和尚，像幽灵似的飘飘而出。

## 七、苦僧魅影 玉轴藏迷

一片淡淡的疑惑在寒山重脑子里闪了闪，他顾不得再去仔细回味梦忆柔那句话里的意思，目光转向庙里出来的怪和尚。

这和尚年纪应该很大了，面孔上皱纹重叠，两只眼睛深陷，骨颧高耸，小小的扁鼻子几乎只剩下了两个窟窿，嘴唇干瘪，一眼瞧去，实在像极了一具包着皮肉的骷髅，予人一种十分阴森的感觉。

梦忆柔平静的望着和尚，她的胆子好象很大，一点也看不出有惊惧的模样，寒山重想了一想，双手抱拳道：“大师请了。”

老和尚摆动着身上那袭灰色的僧袍，双手合十，垂着眼帘，语声低沉的道：“施主请了。”

寒山重轻轻下马，庄重的道：“在下寒山重，因心急赶路、错过宿头，原欲征得大师允许，借宝寺暂渡一宿，奈何逢遇这位姑娘，宝寺恐不便留住女客，在下若任由这位姑娘独自露宿郊野，又不放心，是而只好打消人寺借宿之念，劳及大师闻息启门相询，倒是好生不安。”

梦忆柔似乎料不到寒山重一开口消了独自借宿之意，她又向寒山重盈盈一笑，这一笑的韵味十分耐人寻味，里面好象还包含了一丝傲然与得意，仿佛，在这一笑里，表明了她千娇百媚的迷人力量是没有任何一个男儿可以抗拒似的。

怪和尚一听到寒山重自报姓名，已微微怔了一下，但却是极为含蓄的，极不易察觉的，他稀疏的黄眉蠕动着，那半圆的眸子倏睁又闭，仍然安详的道：“出家之人，本是为天下众生行方便，但纵使灵台澄静，心无点尘，却也不好违件佛门的规矩，施主当然明白，老僧亦不多饶舌了。”

在怪和尚的双目开合之间，寒山重尖锐的视线已体察出这位佛门弟子那双瞳仁里所含蕴的完足神光，他淡淡一笑，道：“在下冒昧，敢问大师法号？”

怪和尚沉穆的宣了一声佛号，道：“老僧无缘。”

寒山重嘴角勾出一抹微笑，道：“流水浮萍镜里花，梦中罗裳雾中烟……”

老和尚瞥瞥了寒山重，静静的道：“俱是成空，俱是无缘。”

寒山重洒然一笑，道：“无缘大师虽然隐身佛门，但二十年前之红尘往

事，仍为武林中人所津津乐道，而大师于空门中自号‘苦僧’，声威亦自慑人呢。”

无缘大师多皱的面孔起了一丝湛然而怪异的光彩、但仅仅一掠即逝，他仍然古井不波的道：“施主谬誉了，出家人四大皆空，无人无我，去者去矣，恍如前生一梦，施主年轻名盛，却正该有一番作为，莫似老僧，视功名利禄醇酒美人如镜里之花，雾中之烟才是。”寒山重长揖为礼，含笑道：“打扰大师清修，极感歉疚，大师明理悟道，自较在下深知处世三昧，在下不再相烦，且容此别。”

无缘大师仔细向寒山重看了一阵，微微点头，道：“江湖中云及施主有诗：沉霭古道雨霏霏，遥闻魂铃愁百回，此言或者有误，施主本性并非暴戾之徒，老僧看来，倒是颇有可取之处。”

他又古怪的向梦忆柔看了一眼嘴里低喃：“桃花如面，却具痴诚之心，少见，少见……”

说着。双手合十顶礼，缓缓转身步入庙内去了。

梦忆柔望着无缘大师身形隐入门内，始嫣然一笑道：“这位大和尚好象极精佛理，说话之间，含有不少禅机呢？”

寒山重舔舔嘴唇，道：“玄虚，玄虚，无缘大师昔年在武林中也是一把响当当的好手，只为了他的爱妻遭到横死，报仇之后，心灰意冷而遁身佛门，说来，也是一位至情中人呢。”

梦忆柔向左右看了看，这时，夕阳下山暮云四合，周遭的光线已渐渐黯然淡下来，她低低的道：“谢你肯伴着我，要不，一个人露宿荒野，可真有点害怕……”

寒山重牵着两匹马的缰绳，缓步行向岭下，闻言露齿一晒，道：“老实说，你实在美极了，令在下目不忍释，心不旁鹜。”梦忆柔银铃似的笑道：“这种话儿，在你口里说出来十分流利，寒大侠，你一共对多少女孩子说过哪？”

揉揉面孔，寒山重缓缓道：“梦姑娘，你一共听过多少次了？”

梦忆柔抚媚之极的瞧着寒山重，低俏的道：“我听得记不清，听得厌烦了，但是，现在由你口中说出，却好象另外有着一股味道。”

寒山重豁然大笑，道：“梦姑娘，在下骨头轻了一半，大有飘飘欲仙之感了。”

他的笑声十分宏烈，与眼前的措施气氛非常不调和，于是，梦忆柔似乎有些愠怒了，冷冷的白了寒山重一眼，没有作声。

寒山重止住了笑，有趣的瞅着梦忆柔，半晌，他叹了口气：“你真美，尤其在你含嗔的时候，梦姑娘。使你这样美的人生气，实在是一种罪恶，原谅在下放浪惯了，言行之间难免有时失慎……”

梦忆柔沉默了，没有回答，马蹄的声音缓慢而清脆的敲在地上，在林间回荡，在暮色中缭绕，气氛显得特别静寂，难耐的静寂。

望着梦忆柔低垂的眼帘，那弯长绒密的睫毛，在无形中，她的艳丽已仿佛凝成了一个可以抓着，可以抚摸的有质之美，是如此温柔，如此含蓄，又如此令人窒息。

寒山重徐徐的吸了口气，轻轻的道：“别生气，算在下不对就是了。”

梦忆柔抬起眼来，如波的眸子流动着，一丝微笑隐隐浮上她的唇角，似有似无的哼了一声，她平静的道：“我就是想听你这句话，寒山重，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在我面前会不低头，而你，大名鼎鼎的闪星魂铃，也没有例外。”

寒山重蓦然凝注着她，双目精光如金蛇电烁，一闪即逝，半晌，他挑眉梢，哧哧笑道：“昭？或者，你是对的，但是，美人儿，在你没有了解寒山重之前，可千万不要怀有太大的自信啊？”

梦忆柔轻轻的笑了一声，道：“寒大侠，我会记住。”

寒山重抿着唇，将马儿牵到路旁一棵大松树之下，松枝婢婢如盖，地上有着一片如茵的绿草，他将马儿放了，梦忆柔文静的下了磴，姿态美极的斜坐到草地上。

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寒山重平和的道：“这地方还可以，是么？”

梦忆柔眨眨眼睛，道：“很好，但是，主要的，因为你是君子。”

寒山重望着她，似笑非笑的道：“良夜悄悄，清风柔拂，周遭洋溢着诗情画意，眼前有着抚媚的笑愿，这种环境，这种气氛之下，梦姑娘，是否尚能保持君子之风，坐怀不乱，在下可也不敢确定呢。”

梦忆柔用手理理鬃发，换了一个话题道：“寒大侠，听到传闻，你的意中人似乎很多？”

寒山重搓搓手，腕上的铃儿轻轻响了一下，他不置可否的道：“这是一般人的猜测罢了，你好象知道在下不少事情？”

梦姑娘，怨在下直言无状，姑娘与五台山可有什么渊源？”

梦忆柔稍微犹豫了一下，坦然道：“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但是，说了也无妨，五台派的执法于罕是我的舅父，也等于是我的恩师，所以，我在六年以前便自一个极远的地方随着母亲迁到五台山居住，舅父也好就近照料我们……”

寒山重忽的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他有些担心的再问：“假如你愿意，梦姑娘，可以告诉在下你居于五台山何处么？五台山范围十分辽阔呢？”

梦忆柔古怪的瞪了寒山重一眼，道：“寒大侠，你为何有此一问？”

寒山重有些尴尬的道：“只是兴之所至，梦姑娘，你不愿讲就不讲吧……”

梦忆柔想了想，促狭的道：“好，我告诉你，但是你可别想差了，我早已有占了住这儿的人……”

她说着，用手向心房指了指，又轻轻笑道：“就好象你也有占了你那儿的人一样，我，我住在五台山白岩的大飞山居。”

寒山重心头大大的一跳，脱口道：“你是否来自藏边？”

梦忆柔惊异的怔了一下，迷惑的道：“是的，但是，你怎么知道？”

脑子里乱得哄哄的鸣响了一阵，寒山重甩甩头，呢喃道：“不会吧，不可能便是她吧？怎么会这么巧？又怎么会这么残酷，简直是在毁灭一件无价之宝……”

梦忆柔有些怔忡的瞧着寒山重，低低的道：“寒大侠，你在说什么？”

寒山重十分痛惜的将目光移向那张美丽绝伦的面庞上，忽然，像一道电光在他脑子一闪，他已注意到梦忆柔身上所穿的衣裙，那是一套长可曳地的鹅黄色罗衫，对了，噶丹说过，要寒山重替他去杀的那个女子，最喜欢穿著纯白纱袍，套白缎子马甲，梦忆柔却完全不是这种打扮呀。

他眉宇舒展，心情又宽松了起来，但是，当这丝如释重负的喜悦刚才在他面孔上浮起，他又蓦的一冷，紧张的道：“梦姑娘……”

梦忆柔也禁不住有些忐忑了，她睁着一双惊异的眼睛瞧着寒山重：“昭？”

寒山重咽了一口唾液，显得艰辛的道：“你刚才说，你是自藏边迁来，住在五台白岩大飞山居。”

你，除了你以外，是否还有令堂与你住在一起？”

梦忆柔怀有莫大的疑惑，缓缓点头道：“是，我和母亲住在一起……”

寒山重紧张的接道：“令堂是否平素喜欢穿著白纱长袍，并且，加一件白缎子小马甲！”

这一下，梦忆柔惊奇得险些跳了起来，她微张着小嘴，愣愣的注视着寒山重，几乎有些难以置信的道：“你……你怎么会知道？你见过我母亲？”

寒山重想努力装出一张笑脸，但是，他失败了，仅是嘴角的肌肉僵硬的牵动了一下，于是，他像是呻吟般叹息了一声，望着眼前这张美得足以令人甘心去死的面庞摇摇头，他想不出，若与这么美的人儿结下了深仇。会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在问你，寒大侠，你可曾见过我的母亲？”

梦忆柔如柳的眉儿渐渐郁结在一起，说话的声音也低沉了许多。

寒山重“啊”了一声，苦涩的一笑道：“没有，在下与姑娘尚是初见，又怎会与令堂相识？在下只是随意猜测罢了，却不料竟会巧中……”

老实说，寒山重自己也知道，这个谎实在撒得太不高明，但是，除了如此之外，你又叫他如何自圆其说呢？

现在，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寒山重凝望着无边的黑暗，凝望着那条条幢幢的林木黯影，沉默了一阵，轻轻的道：“梦姑娘，这片黑暗，像不像一张灰郁的蒙死包？”

梦忆柔全身一冷，有些寒意的道：“为什么谈到这个？”

寒山重意味一笑，道：“对你，美人儿，在下恐怕攀不上边儿了，不谈这些，又谈什么？”

梦忆柔有些迷惘，犹豫的道：“你……寒大侠，你在血液中，流循的先天冷酷感又要发作了？你的意思，我一直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你刚才在道及我母亲的事时，曾撒了个谎，是不？”

寒山重有些粗暴烦躁的道：“不要再谈这件事，我问你，你母亲可会武功？五台派是否有人保护她？你舅父的几手把式如何？”

梦忆柔佛然不悦，小嘴嘟得老高的道：“寒大侠，你的‘礼貌’呢？我并没有得罪你，何必用这种态度与我说话？”

寒山重长长的吁了口气，缓和的道：“假如你不愿说，也就罢了，姓寒的从不勉强别人，尤其是，像姑娘这种美丽的尤物。”

梦忆柔这次是真的发怒了，她霍然站起，走过去解下马匹的缰绳，回头瞪着寒山重，冷冷的道：“寒大侠，我们如能重逢，希望再见你时，你这狂傲与嚣张之态能改变一些。”

寒山重平静的笑笑，道：“再会。恕在下不远送了。”

重重的哼了一声，梦忆柔气得花容变色，她认橙上马，头也不回的抖缰驰向山下，而这时，山顶的小空寺已远远传来一阵低沉而清越的钟声，在钟声里，沿着山道，已有三条黑黝黝的人影飘飘而来。

这三条人影来势并不急促，但是却快得惊人，好似乘着晚风冲空而至。

寒山重抿抿嘴唇，舒适的坐到梦忆柔方才坐过的地方，目光半拢，静静的注视着那三个飘然到来的怪客，此际，正在驱马下山的梦忆柔亦已看见了，她似乎怔了一怔，又匆匆继续策马奔去，但是——三人中，右侧的一个

忽然伸出手臂横拦，口中低沉的道：“下来。”

这人的语声虽然低沉，但却蕴含着无比的威严与冷厉，连远在五丈以外的寒山重，都听得清清楚楚，心头微跳。

梦忆柔似是一惊，突然勒紧了马缰，于是，她那匹纯白的马色便“希聿聿”的人立而起，瞞，这妮子好俊的一身马上功夫，那俏生生的身段儿一点也未见摇晃，依旧稳坐马上，待到马儿的前蹄落地，三人中，那伸臂拦阻的怪客已踏上一步，威严的道：“丫头，山岭上是和尚庙，你一个孤身的女孩子上去何为？”

坐在树下的寒山重随手摘了根草茎放在嘴里咬着，心里好笑：“呢，这一下，美人儿又遇见了不懂礼貌的朋友了，她大约现在后悔对我太过严苛，天下之大，并非只有姓寒的是粗人吧……”

夜色中，梦忆柔那双明媚的眸子像是迷惑的闪眨一下，她好似被眼前的三个怪客震慑住了，听得出她是憋住了一肚子怒气在回答：“我本是上山找住宿之处，就因为所庙宇，我才又匆匆下山来的，这……这与各位又有什么相干？”

三个人互望了一眼，原先说话的人仔细向梦忆柔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摇摇头，语声较为缓和，却仍然冷冷的道：“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丫头，无缘和尚交给你带走了些什么？”

梦忆柔楞了一下，呐呐的道：“交给我带走了什么？”

那人蓦然睁大了眼睛，黑暗中精光暴闪，他粗悍的道：“别装傻，把‘九折十三曲’的玉轴拿出来！”

“九折十三曲？玉轴？你在说些什么？”梦忆柔满面孔的惊疑，不安的呢喃着。

一阵猛厉的狂笑出自那人口中，他向梦忆柔逼近了两步，于是，星光淡淡映在他的脸上，这是一张生有两道浓眉，一双豹眼，却自左耳到嘴角横着一道血红疤痕的面孔，他凶恶的吼道：“无缘和尚也太过聪明了，但白虹、奔月、河魔也都不是白痴，拼失了五条人命，却让这老秃驴得去玉轴，天下会有这么便宜的事么？呸！”

白虹、奔月、河魔，这六个字，仿佛是六只魔手，一下子猛然攫住了梦忆柔的心弦，她打了个寒栗，呆呆的望着眼前这三个人，呼吸变得急促而翳重。

“说话呀，拿出玉轴，或是死！”这人又厉吼着，再度踏上一步。

梦忆柔畏怯的退后一步，囁嚅的道：“不，我没有……我不知道什么九折十三曲，更没有拿过什么玉轴……我……我真的不知道……我甚至连和无缘大师说话都没有……”

“胡说，你这舌上生莲的贱丫头！”这人的刀疤隐泛红光，满脸杀气，模样凶恶暴民之极！当中的一人，那是个容貌清透，满面书卷气息的文士，看他样子最多不过四十上下，但是，却已满头白发如银了，他这时微微一笑，古怪的注视了梦忆柔一眼，拍拍刀疤怪客的肩头，平静的道：“三弟，你别吓着这位姑娘了，慢慢问，不愁她不从实招来。”

他说完了话，又向梦忆柔点点头，温和的道：“在下奔月后幽，方才向姑娘说话之人乃是在下三弟白虹公孙尘……”他又指指另外那个一身黄布长衫，面色枯槁蜡黄的怪客道：“这位乃是在下大哥，人称河魔的金易，姑娘想亦不会陌生吧？”

梦忆柔勉强颌首，低低的道：“三位大名，我都听过，但是，你们总不能向一个晚辈如此强按罪名啊，我实在什么也不知道……”

老实说，提起武林中这三个人的名字，凡是曾在江湖上混过的莫不闻而结眉，敬鬼神而远之，他们三个都是怪物中的怪物，年纪全已超过半百，一般的心狠手辣，赶尽杀绝，又自三个极端不同的地方巧妙的聚集一起，做出一些令人毛发悚然，胆战心惊的血腥事来，但是，这三个煞星却竟会气味相投的结成莫逆之交，日常行动俱是联合一致，守望相助，在武林中，愿意主动去惹他们三个人的，还实在不多。

奔月后幽凝望着梦忆柔淡然一笑，道：“姑娘真美，足当国色，在下实不忍做那摧花憾事，但，若是姑娘不肯从实招述，那么，三年前秦淮河畔的青楼名花赵巧巧就是一个榜样！”

白虹公孙尘哼了一声，冷森的道：“你大约也知道这件事，我们将赵巧巧那贱人毁去容貌，以利刃将其割成一千零十六片，抛入河中饱喂鱼虾，留其首级高悬竿顶五日示众，这贱人直到将她割到第七十三刀时方才气绝，为的便是她不肯坦然的告诉我们一件江湖之秘！”

秦淮名妓赵巧巧之惨死，确曾在江湖上轰动一时，但是，因为下手之人乃是这三个难惹的煞星，是而一般武林人物空自满心气愤，却也不敢自己找祸上身，这件事已隔三载光阴，却仍然令人难以淡忘，自然，梦忆柔亦曾听闻过此事大端。

奔月后幽一拂衣袖，轻松的道：“号称南海侠女的魏翠姑可能姑娘也会记得，呢，她竟不自量力，想与在下等公然争夺大内流失在外的一柄古珍奇剑，后来么，在下先刺其目，裸身，袒悬大树枝丫之上，穷十二个时辰再毙其命，姑娘，这些……”

他邪恶的挤挤眼，道：“姑娘愿意选择哪一种享受？”

梦忆柔的嘴唇蠕动了一下，目光焦切而希冀的向寒山重这边瞧来，奔月后幽头也不回的道：“姑娘，不要希望有人来救你，这是不可能的事，目前，有谁在此？有谁够胆？别忘了在下等江湖上的字号！”

白虹公孙尘目光如电，向四周环视了一道，暴烈的道：“先问明了这贱人，再找无绿秃驴算帐，二哥，咱们快点！”

奔月后幽忽然面色一沉，神态中顿时显露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凄厉与冷酷，他满头银发萧萧，有如一个落魄的僵尸：“现在，姑娘，告诉在下，九折十三曲的玉轴在何处？”

无缘和尚可交给你了？他现在身在何处，可曾约请帮手接应今夕之会？”

梦忆柔实在慌乱了，她明白眼前三个人那残如豺狼的天性，更知道他们在愤怒后的恐怖行动，她的一身所学，她自己晓得决非三人中任何一个之敌，他忘不了在早日她舅父的殷殷叮咛，一旦行事在外，切莫去招惹这些冷血的怪物！

但是，现在，她却被对方缠上了，她不能眼睁睁的等死，更不愿就此束手就缚，不过，她打得过人家么？她能打得过这三人中，任何一个么？

那美丽的面庞已变得苍白，细凝如玉的肌肤在轻轻抽搐，心狂跳着，冷汗涔涔，梦忆柔觉得自己几乎快要瘫痪，快要昏绝了……她深深吸了口气，艰涩的道：“后前辈……这些事……真的，我真的全不知道……”

奔月后幽冷森的一笑，而就在他这令人寒惧的笑容方才浮上嘴唇之际，

两只手掌已若一阵狂风般卷向梦忆柔！

一声尖锐的惊叫，梦忆柔急速的旋舞而出，但是，白虹公孙尘已如鬼魅般自后掩上，梦忆柔慌乱的再度躲跃，却在一声刺耳的裂帛声中摇晃着退出三步！

星光黯淡，映出这位美艳的少女那张羞愤得痛不欲生的痉挛面孔，是的，她的罗纱前襟已被撕裂一道口子，隐隐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内衣来：奔月后幽负着手，悠闲的踱了两步，嘿嘿笑道：“姑娘，别怕，但是你若还要固执下去，那么，在下可要一件一件的替你宽衣解带了。”

白虹公孙尘亦哼了一声，凶恶的道：“那时，贱人，你还要死得更痛苦些！”

一阵出奇的悲哀，搀合着羞辱，绝望，像一股澎湃的潮水般冲入梦忆柔的心田，她忍不住双手捂面，痛苦的吸泣起来。

奔月后幽斜着眼珠子笑了笑，阴阳怪气的道：“暖，姑娘，别哭别哭，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假如你再想拖延，在下可又要继续下手了……”

白虹公孙尘自来不近女色，更无寡人之疾，他这时狠狠的“呸”了一声，吼道：“闭嘴，哭什么？少给老子们来这一套烟视媚行！”

奔月后幽嘿嘿一笑，正待上前，在夜影中，一个深沉的声音已缓缓传来：“喂，一枝梨花春带雨，真个我见犹怜，我见犹怜……”这个‘怜’字拉得很长，三人霍然转身，一条瘦削的人影，已慢步向他们行来。

白虹公孙尘厉声吼道：“哪个江湖鼠辈，市井走卒，报上你的狗名！”

这悠哉行来的人影，嘴里“喷”了两声，毫不紧张的漫吟道：“天地白虹连，奔月踩云桥，浪舞啸河魔，不争迟与早。

三位仁兄阁下，今夜真是幸会了！”

几句歌诀甫始出自来人之口，三人已不禁微微一怔，奔月后幽诡插的一笑，道：“既知在下等名，便该明白在下等的习性，好朋友，你的万儿？”

来人哧哧一笑，已在各人五步之外站住，朦胧的夜色中，呢，正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寒山重那满不在乎的面孔。

他望着双手蒙着脸的梦忆柔，怜惜的摇摇头，道：“梦姑娘，唉，真是世风日下，这年头，知书识礼的人可难得碰上了，遇见的净是些老粗。”

白虹公孙尘大喝一声，怒道：“乳臭小子，你在指谁？”

寒山重眯着眼，望着白虹一龇牙，笑嘻嘻的道：“你！”

白虹公孙尘额上青筋暴起，刀疤红中透亮，他暴厉的道：“老子先劈了你！”

一直沉默着没有任何举止的河魔金易，这时一把拉住白虹公孙尘，上上下下朝寒山重打量了一阵，低哑的道：“朋友，树有个影，人也有个名，阁下高姓？”

寒山重舔舔嘴唇，缓缓的道：“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河魔金易闭着眼在追思，奔月后幽已募然大叫：“寒山重！”

寒山重双手抱拳，一笑道：“不敢。”

河魔金易霍然睁开眼睛，直直盯着寒山重，半晌，他沉重的道：“姓寒的，你在江湖上虽然独霸一方，我们也是横行四海；自来是河水不犯井水，从未相扰，现在，你想如何？”

寒山重冷冷一笑，道：“问得好，在下不管各位如何杀那秦谁的赵巧巧，

更不理那魏翠姑是否丰满诱人，在下只要眼前这位姑娘就此无事。”

奔月后幽闻言之下，眼珠子斜吊了一下，皮笑肉不动的道：“寒少兄素来风流调慌，求‘花’如渴，今日一见，果真不差，寒少兄，这姐儿够美，是么？”

寒山重背负双手，双眉一挑，笑道：“后兄对在下之事倒是十分清楚，不错，这姑娘够美，只是你奔月后幽早生了几年，若晚几年出世，或者尚可与在下一争青睐呢。”

奔月后幽语风一窒，没有接下去，只气得一张面孔通红，满头银发倒竖，河魔金易轻轻摆手，目注对方道：“姓寒的，老夫希望阁下再加三思，莫轻易与老夫等结怨，阁下固属武林绝材，但是，哼哼，老夫等亦非庸碌之辈！”

寒山重咬咬嘴唇，回首望向梦忆柔，梦忆柔已放下双手，泪光盈盈的凝注向他，那模样可怜见的，真是动人极了。

于是……寒山重向梦忆柔努努嘴，做了个“吻”的表示，头也不回道：“金易老小子，为了这美人儿，在下便与你结怨也罢！”

## 八、血溅尸横 生死为贪

一阵凄冷的笑声出自奔月后幽口中，这笑声仿佛一千万个小毛虫爬在人们的心上，令人难受极了，而就在笑声尚在空气中缭绕的时候，一阵突起的狂风已猛然拂向寒山重身上！

“好狠哪！”

寒山重怪叫了一声，脚尖一撑，人已滑出五步之外，一个大回旋，有如流星候掠，暴起十六腿踢向奔月后幽，双臂一圈淬挥，分劈白虹公孙尘及河魔金易。

公孙尘突起发难未果，这时已在连续躲闪敌人反击之下毫不迟滞的再度扑上，河魔金易哼了一声，飘然移出，冷冷的道：“寒山重，你太狂了，以一致三，只怕阁下的道行还不够吧。”

寒山重目光一闪，复出九掌攻向避至右侧的奔月后幽，一边满不在乎的一笑道：“你是井底的蛤蟆……见过多大的天呀？”

白虹公孙尘连连大吼，滴溜溜的连旋七转，掌腿狂猛如风，疾势环扫，声威吓人的冲扑而上。

寒山重背脊微弓，人已倒射而出，奔月后幽冷冷一笑，两掌已悠悠挥来，这两掌回势不急，但却迅捷无匹，待到近前，刹那又幻为掌影千百，迷迷蒙蒙，纵横交错，像是天网罩坠，强韧的劲风亦似绵密的网绳一样穿织包围，奇诡之极。

身形像电光一样，左右两偏，寒山重的两手成为刁罗之状，滚旋绞缠，像蛇般的攀缘对方的掌势，他的双手，因为出招太快，已根本看不清是什么形状了。

空气中的气流起了一阵波荡，奔月后幽已哼了一声，倏而撒手退后，白虹公孙尘乘时而进，边叱喝道：“姓寒的，老子也来领教你的‘千缠手’！”

寒山重大笑道：“还是请你听听魂铃的美妙之音吧！”

说话之间，二人已迅速的如电光石火般互相攻拒了七招，在寒山重语声甫落，他已适时松去了运在左腕上的真气，于是，他手腕的肌肉不再鼓涨，一阵清脆悦耳的却又慑人心魄的叮当声已急促的响了起来：

奔月后幽面色冷凄的再度揉进，飘忽不定的连连递入九腿十一掌，在寒山重的盘旋反击中，白虹公孙尘知道，在这时，她多少已有点对那飞闪的星儿产生仰慕了。

河魔金易沉着脸，目不稍瞬的注意着斗场上的转变，他此刻已在脑际中浮起一个狠毒的念头，是的，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万万估不到，在他心目中认为充其量最多只能与他们兄弟三人之一战个平手的闪星魂铃，竟然大刺刺的以一敌二，而且，更丝毫未露败像：

寒山重在一次惊险至极的闪挪中，一连串的缠手涌上，同时逼退了奔月后幽白虹两人，他露齿一笑道：“各位，想不想见点彩？”

白虹足尖一点，倒射而回，反手就是三掌，七肘，十六腿，奔月后幽却似轻烟一缕，飘飘来到，悠然而飞舞的掌影，似落英缤纷，朵朵洒旋。

像一只愤怒冲天的利矢，寒山重淬然在一片拳腿交织中长射而起，一个翻滚，在叮当震颤的魂铃声里，他已落在他的爱马“叱雷”背上。

“姓寒的，这么孬种么？”白虹公孙尘撒步追上，口中大叫。

河魔金易眼珠子一转，倏叫道：“注意，这小子取家伙！”

语声未落，黄衫飞舞，河魔金易已暴袭而上，一道白色闪光，直攻寒山重！于是，这道白色的闪光甫始展现，已与再次自马背上掠起的一片银芒撞个正着，一声巨大的金属震响中，两条人影分由两个不同的角度错开！

在空中一个翻折，寒山重猛扑白虹公孙尘，在公孙尘的喝骂避让中，斩斧的锋刃已斩到奔月后幽天灵！奔月后幽急忙抛身斜步，如流水行云，泻出七步，河魔金易手上白光辉耀，摇晃不定的刺向寒山重腰侧两腿。

在那片如怪蛇伸缩的流芒中，寒山重已看出河魔握在手中的兵刃，乃是一柄细窄弯曲，前端分叉如蛇信的短剑，晶莹澄澈，想必锋利无匹。

他毫不转动，左手皮盾用力迎去，几在同时，一条粗如儿臂的黑影，已呼啸卷向他的脚踝。

轻轻的移出两步，那粗长的黑影带着劲风拂过，呢，原来是白虹公孙尘的一条乌紫色的蛟皮长鞭！

寒山重哧哧一笑，迅速的道：“披着长发的冤鬼会来寻你么？”

河魔金易连出十九剑，闻言之下，不禁有些迷惘的微微一怔，寒山重上拦下架，同时挡住了公孙尘的十鞭与后幽的八腿，又自言自语的道：“不会，因为他是自愿到那冥寂世界里去的。”

白虹公孙尘的蛟皮鞭挥卷如风，层层重重。像山叠，浪舞，云滚，沙崩，口中凶厉的喝道：“你少他妈的装神扮鬼！”

寒山重忽地似流星的曳尾，欣然退去，语声在刹那间变得冷酷而阴森，像是出自另外一个人的口中，像是来自轮回殿上的宣判：“寒山重‘神斧鬼盾绝六斩’在招呼你了。”

梦忆柔听在耳中，像是一把冰碴子洒在她的心上，寒透了，使她禁不住激灵灵的一颤，两只眼睛恐怖的大大睁着。

河魔金易淬然后退，冷沉的道：“今夜，要分生死了。”

不待白虹与奔月后幽答话，寒山重已静静的道：“正是，我们既已动手，不死两个似乎不太够刺激，今夜，三位，正是要分生死，而且，时候已经到

了。”

白虹公孙尘大叫一声，蚊皮长鞭抖成卷卷，暴挥猛抽，鞭梢子划破空气，带起尖锐的啸声，搂头盖脑来到寒山重身上。

寒山重仿佛是空气中的一个幽灵，飘然荡出，一片掌影，又如山岳齐颓，呼轰压到，奔月后幽已同时发难！

于是……寒山重左手一抬，魂铃剧响中，有如恶魔的冷笑，紫红色的皮盾突然旋飞，映出一团淡蒙蒙的光晕，戟斧却似电闪雷鸣，神鬼莫测的劈向白虹公孙尘，这乃是他平生煞才之一“神斧鬼盾绝六斩”中之开山首式：“二神垂眉”。

白虹公孙尘只觉眼前寒光暴闪，犀利的斧刃已到了头顶，他的蚊皮长鞭已来不及收回拦截，无奈之下，只有狼狈而不甘心的急忙跳开，奔月后幽哼了一声，避过敌人皮盾旋转时所发出的强韧回荡之力，以自己成名武林的“鹤形手”猝然抓去，足尖一挑，同时踢向对方丹田下腹！

叮当的清脆铃声实在邪得厉害，就在敌人的攻势才起，已悠忽飘荡的迅速移开，寒芒一溜，在夜色中抖起滔滔光辉，像长河经天倒悬，呼轰而落，其势威浩，猛不可当！

不错，这是“神斧鬼盾绝六暂”的第二招：“鬼决天河”。

翻飞的斧影像是无尽无绝般自九天之上连绵落下，白虹公孙尘心头一震，蚊皮鞭舞成一道鞭墙，人却欣然跃出，奔月后幽的鹤形手连抓九次，劲风贯透中，亦仓皇后退，但是……

寒山狂笑如雷，一个大侧身，戟斧横砍公孙尘，皮盾却在奇妙的三折三转下，猛而击向奔月后幽。

此乃他这绝式中的第三招“神转天盘”。

皮盾在他手中转旋之下，恍如在刹那间变成千千万万，似游浮的荷叶，聚集的云朵，更像是一张张丑恶的鬼脸，而朝斧的突然横砍，宛如在一片迷蒙的云翳中突然射出的强光一道，泼辣而厉烈，令人措手不及，难以防备，奇异极了，诡妙极了。

白虹公孙尘将他的“腾蚊法”已反复用了三次，却丝毫未将局面扭转，他直觉的感到力有不逮，好似空有一身举鼎拔山之威，而却在与一个没有实质的幽灵搏斗一样，根本找不着落手之处！

对方的戟斧砍到，看得如此清晰明显，但却偏偏来不及出招相拒，他气得大喝一声，手腕一震，蛇皮长鞭一抖之下，他再度退后七步！

寒山重这一招的主要精妙所在，其实有大部份在那皮盾之上，那边公孙尘才自避开，奔月后幽在他的“鹤形手”，“十三戏珠式”的连连出击自卫下，却俱已于寒山重的千万盾影中落向虚空，“砰”的一声闷响里，他那瘦长的身躯已歪斜不稳的抢出五步之外：这时，场外蓦的黄影一闪，一条光亮耀目的蛇信叉刃，已幻成银芒漫天，自四面八方刺到！

寒山重澄澈的眸子掠过一片奇异而强烈的光彩，像两股毒红的火焰，他沉厉的大声叫道：“朋友，来不及了！”

第一个字在他唇中吐出，他的两臂已霍然平伸如鹏鸟之翼，身子却似流光冷电，笔直射出，双臂同时向内并合；于是，一大片棘林似的尖刃光影已被他抛在背后，皮盾的急速旋回，竟使空气波荡排涌，成了一股强劲的暗流，奔月后幽被这股暗流吸引得向后一倾，而有如西天的电闪倏亮，锋利的戟斧之刃已斩到了他的后脑！

双目几乎在这一刹那突出了眼眶，河魔金易一击未中，这时已将一张蜡黄的面孔急成了猪肝之色，他已失去了一个武林名手的矜持，更在这瞬息间将他原有的冷漠化为一脸的焦恐，手中的蛇信短剑，在他奋力挥掷下，快绝无伦的飞射向寒山重背后！

皮盾在夜色里一旋，“嗤”的一声沉闷低响，金易的短剑已深深透入其中，而就在不及人们呼吸的十分之一时间里，“呱”的一响热血迸溅，一个白生生的手掌，像一块抛石般飞坠入丛草杂林之内！

奔月后幽的轻身之术是超绝无匹的，在方才那千钧一发中，他拼命以心头一口至纯真气逆转三轮，将身形向左方带出，但是，他的右手却在倾力平衡身躯的去势下遭到了断落的厄运！寒山重冷冷一晒，一飞冲天，淡淡的道：“姓后的，这‘鬼手夺魂’的滋味如何？”

“何”字出口，他又猛扑而下，皮盾突然一抖，插在上面的蛇信短剑已急弹而起，直奔河魔金易，他手中的戟斧，却脱指飞出，划过一抹冷芒，斩向有些目瞪口呆的白虹公孙尘！河魔金易霍然一闪，又羞又怒的伸手攫取自己兵刃，但却估差了，冷电一闪，被愤怒与懊恼冲昏了脑袋的这位江湖魔星，候而觉得手掌像是被炙红的烙铁触了一下似的剧痛入骨，而他的右手小指与无名指，也就在这刹那的痛苦中被他自己飞来的短剑削掉！

其实，他如果晓得寒山重在将他的兵刃自皮盾中抖还之际，早已隔着皮盾贯注了一股至刚至精的“元阳力”在内，他也决不敢如此贸然相接了。

就在这俩蛇信短剑削落了河魔金易的手指之际，寒山重的朝斧也同时以雷霆万钧之势砍到了白虹公孙尘的头顶，白虹公孙尘大场面见得多了，经验自是十分老到，他一瞥之下，已知道敌人这自空飞来之式其中必然含有无穷变化，而且，劲道之恢宏巨大，更不是他目前之力可以匹敌的！

在寒山重的戟斧来临之时，白虹公孙尘的面孔已突然闪起一片暴烈的光彩，脸上的疤痕透红紫亮，他狠狠一跺脚，手中蛟皮长鞭如云聚风舞，霍然卷出十二圈鞭花，团滚如龙般迎。上，脚步急撑中，他已以进为退的暴窜而出！动作的：经过快如电光石火，飞斩而来的戟斧竟像一个有着灵性的鬼怪，微微一沉之下又斜砍直劈跟到，疾如雷奔！

滚卷的粗大鞭身倏而与斧刃相绞，在“嚓”声中，鞭声前三尺已纷纷碎断飞落，戟斧却奇异的一转一旋，在力竭之下，被自空掠到的寒山重一把握在手中。

黄豆大的汗珠，滚滚从公孙尘额际淌落，寒山重紧握戟斧，微微摇头，迷惘而惋惜的低低自语：“奇怪，这第五招‘神雷三劈’在今夜为何只转折了两次？原该飞旋迫舞三次才对啊……”

他的目光向眼前的三个敌人瞧去，奔月后幽仍旧挺立未动，右手齐腕以下被斩，血流之势此刻已缓。想他已自己运功封闭住血脉，他的衣衫上，染满了血迹，黑暗之中看去，就像是斑斑点点的紫酱倒翻在他身上一样，这位江湖上闻名的黑心者，面色惨白而憔悴，但是，却沉静无比，以一双充满怨恨的眼光盯视着寒山重。

河魔金易怔怔的站着，手上鲜血淋漓，他嘴唇紧闭，唇角的肌肉却在急速抽搐，显示着他心中那不可言喻的愤怒！

汗珠仍不停的自白虹公孙尘额际淌下，这条自豪于天地之间相贯的白虹，此刻，却几乎在怀疑自己的声名在往昔是如何得来的了……

寒山重舔舔嘴唇，喃喃的道：“呢，闻名不如一见，一见竟是如此……”

他倏而狂笑一声，吼道：“你们子个虚有其名，一身稀松的东西，通通给姓寒的滚下山去！”

几句话，像针一样刺入三个人的心中，他们的神色陡然大变，无比的羞怒浮上三个人的面孔，寒山重冷森森的道：

“将你们的六只狗眼对准我看，看得深刻，看得仔细，看清楚我，记牢了我，别忘记今夜是闪星魂铃寒山重给你们挂的彩，哼，以杀害一个妓女，以残待一个女流之辈的下贱手法在江湖上焙耀扬名，是最为卑鄙无耻的行当，亏得你们还有脸说出，自鸣得意，真是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

三人的面色一阵红一阵白，都几乎在气得发抖，河魔金易强自吸了一口气，愤怒的道：“寒山重，我们的仇是结定了，自今以后，哪里见上哪里算！”

寒山重剑眉一挑，道：“凭你们三个酒囊饭袋，鸡鸣狗盗，姓寒的尚不屑记之为敌！”

在今夜的一场激斗中，老实说，寒山重并不感到如何轻松，固然，眼前的三个敌人，与江湖上他们那响亮的名号相比是差了一点，但也足可高列一流强手而有余，寒山重已拿出了他的绝技“神斧鬼盾绝六斩”应敌，否则，恐在三五百招之内，也是难能分胜负的呢。

河魔金易双目候睁又阖。幽冷的道：“寒山重，记住你现在所讲的话；每一句，每一字都记住，河魔金易会再找你，二十余年来，武林中尚没有几个人敢如此斗胆！”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姓寒的等着，骑田岭浩穆院的大门永远为寻仇者而开！”

在寒山重的笑声里，一条黑影快绝的猝然扑到他的身后，掌力如浪，疾速猛劈，的是狠辣至极！寒山重大叫一声：“神哭鬼嚎！”

左手皮盾突然向空侧推，身躯一斜倏转，朝斧在夜空中带起一片匹练白河似的银芒，空气中发出一阵裂帛似的刺耳巨响，一股强大的压力猛然往四周排挤，就在人们的瞳孔尚未及将这一切景象印入，一声凄厉得骇人的惨叫，已连着血肉肚肠纷纷进溅，一个躯体分成两截，抛出三丈之外！这人，是奔月后幽！

河魔金易心碎肠折的厉吼连声，与白虹公孙尘悍不畏死的扑向寒山重：

寒山重左腕的银铃响成一片，身躯贴着地面一个盘旋射出，在公孙尘的半截蛟皮鞭挥扫空隙中陡然一招“二神垂眉”，反手一记“鬼决天河”，白虹公孙尘的蚊皮长鞭竟再度经不起他这含有元巨之力的招式，“哩”的一响又削去一大段，河魔金易的成名绝技“十八复浪手”中精华：“一掀涛”“二吹纹”“三吸浪”“四鼓波”“五倾流”一连五拾十四式，有如狂风呼啸，怒海排山，自每一才空间，每一丝隙缝中汹涌压去，威力之大，足令天云为之色变！

寒山重冷冷一晒，像煞流星曳空，一闪而出，又在身形闪出的同时，在叮当急响的铃声幻迷中，再反扑而回，大旋转之下天雷暴鸣似的一式“神转天盘”，在寒光辉灿，皮盾回环里，“鬼手夺魂”“妖妍”“三劈”一并展出，刹那风啸气荡，愁云惨雾迷迷漫漫，河魔金易的十八复浪手第六式“六激旋”“七推澜”方才施出一半，已觉得口鼻俱窒，耳鸣目眩，他双臂一抖，大翻身，倒射而起，但是……

寒山重那阴沉幽冷的语声，仿佛冤魂不散般紧紧响在他的耳旁：“神哭

鬼嚎……”

一片耀眼的冷电，一股寒栗的气息，宛如在这瞬息之间已经笼罩了天地，掩遮了万物，全身血液猛然冲上河魔金易的脑袋，他面孔赤红如火，厉嚎一声，拼命将十八复浪手中的绝技之绝“十七奔河”“十八注海”同时推出，掌影暴散飞舞，纵横交错，有如古洞中成千的蝙蝠惊哗震翼，飘窜漫天。

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之分一线，白虹公孙尘身与鞭连，长射而入，全身躬成一团，在进入双方的攻拒圈后，又霍然伸屈，掌腿残鞭，完全攻向寒山重而去。

三人的动作像是不差前后，像是将时间停顿了再凑合在一起，黑暗中，人影翻飞，寒芒辉霍，鞭卷如蛇，掌似石溅，而在人飞，芒舞，鞭卷，掌飘的一刹间，一大篷鲜血像自一个猛力挤压的气囊中爆溅，喷洒周遭五丈方圆，一颗斗大头颅，滴溜溜的飞上半空，又滴溜溜的落在震慑于一旁的梦忆柔身前，另一条淡淡的黄影，却弹射而起，带着点点洒落的血星子跃窜入林木的黑暗中，一个凄厉得不似自人类口中发出的嘶喊声摇摇传来，宛如地狱鬼泣：“奔月落入冥寂了啊……白虹断了……奔月落人绝渊了啊……白虹颓了……”

空气中一片沉寂，死样的沉默，周遭的强烈血腥味在飘荡，刺鼻而呕心，这夜，这山岭，这林木，都像在轻微的叹息，幽幽的啜泣。

寒山重闭着眼站在那里，胸前微微起伏，额际湿淋淋的汗水聚成几颗珠滴淌下，坠落入尘埃之中。

梦忆柔惊恐的瞪视着身前那颗丑恶而恐怖的头颅，这是白虹公孙尘的，他那失去生命色彩的脸上泛着死灰，刀疤像一条钻土的大蚯蚓突浮在紧绷的脸皮上，颈下血肉模糊，一双眼球凸出目眶之外，上面蒙着翳雾与血丝，不甘心的，也瞪视着梦忆柔。

缓缓的，寒山重已调顺了呼吸，他像是有着几分迷惘的揉了揉太阳穴，将朝斧插到皮盾边缘的扣环上，慢慢来到梦忆柔身边。

这俩人儿的恐惧，鲜明的表露在她那张迷人的面庞上，她双手紧握，不敢看，却又中邪似的移不开目光，呆呆的注视着公孙尘那颗在半个时辰前还是活生生的脑袋……

寒山重轻轻蹲下，静静的道：“这颗人头，假如自他主人身上移了位置，不论移在什么地方，他的情形就完全与连在原来的颈项之上不同了。”

梦忆柔激灵灵的打了个寒栗，仿佛才从一个凄怖的梦属中惊醒，她用手捂着心口，惧怕的道：“你……寒山重……你杀了他们……”

寒山重淡淡的一笑，道：“太残忍，是么？”

梦忆柔的心神这时已大半恢复过来，她的双目中有着隐约的泪光，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低哑着声音道：

“在五台山，舅父只教我武功，教我如何防身，如何在遭遇困难时自救，如何躲开那些不怀好意的歹徒，母亲又是那么呵护我，爱我；好象……好象这世界上没有血腥与无礼，他们的亲善纵然是虚伪的，但看去也那么自然与真切；母亲爱我，护我；舅父教我，开导我，他们给了我很多，予了我很多，但是，这许多年来，他们却没有教我如何去杀人，更没有教我如何去承受目睹一个人在失去生命时的感觉……啊，这太可怕了……”

寒山重眼角微挑，冷漠的道：“你说得对，梦姑娘，命一个生命毁灭，不论这条生命是美好抑是丑恶，都算是一件残酷之事；但是，你需想一想，

假如你不去毁灭他，而他却要毁灭你时，你是否仍应该静待受戮，毫无反抗？对方已不怜悯你，你还照样去怜悯他么？对方已没有仁人之心待你，你却仍以慈悲之心去待他么？梦姑娘。当对付一个嗜杀者，当对付一个喜欢血腥的恶徒，只有以其人之道还于其人，以杀止杀，以血止血，否则，那就是愚蠢了……”

顿了一顿，寒山重又缓和的道：“生活在这种血雨腥风的日子，在下已经有一段长久的时间了，十年；这十年中，人曾伤我，我亦伤人，但是，老实说，这些回忆并不能令在下心中愉快，可是，你必须明白，生在江湖上，就要做江湖里传统的事，江湖中的规矩与生活方式，就像官场里的圆滑拍棒，八面玲珑乃是为了高升发财，商人的以本求利，童吏无欺是为了利禄盈余，农夫的辛苦耕耘，秋收春播是为了收成丰盛，安渡岁月，行行有行行的途径，行行有行行的惯性，在江湖里闯也是一样，我们抱着一个“义”字，虽然刀头舐血，剑林打滚，为的，也是与他们同一个目的：在迥异的生活环境里，寻求我们自己的理想与生活，或者，彼此的手段各有不同，但，大家都是为了活下去，人，活着，就该做些事情，梦姑娘，你说是不是？”

梦忆柔睁着那双水盈盈的眸子，毫不瞬眨的睇视着寒山重，这时，她觉得已经开始了解了些对方，虽然并不完全，但是，已经开始了。

寒山重笑了笑，道：“梦姑娘，你的衣裳似乎应该缀补一下，或者。另换一件。”

梦忆柔赧然醒悟，她用手抓紧了裂缝，有些窘迫的向左右看看，低低的道：

“谢谢你提醒我……可是，我没有携带针线，而且，也没有另带衣物，我原以为今天可以赶回五台山白岩的。”

提到白岩，寒山重不禁怔仲了一下，他甩甩头，尽力不去想这件事，梦忆柔仿佛犹豫了一下，轻悄的，几乎不易听见的道：

“我险些给忘了，寒大侠，我应该谢谢你救了我……真的，我是从内心深处在感谢你……”

寒山重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铃档儿响了一下，他平和的道：“我知道你是从心里感谢我，其实，这并不重要，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眼见似你这般的美人蒙受欺凌而不挺身相救的，就算他不识技击之道，也是一样……”

梦忆柔的性格，说温顺是温顺到了极点，但是，发作起小性子来却也极快，她嘴儿一厥，不悦的道：“寒大侠，你这句话，我认为有斟酌的必要，假如我生得丑，或者，被欺凌的是一个平庸的女子，你就不去救助她了吗？”

寒山重飞起一脚，将眼前的头颅踢入林丛之内，似笑非笑的道：“梦姑娘，在下喜欢看你现在模样，又俏又美，恨不得一口水吞你下肚……”

梦忆柔霍然走开两步，又自然的停了下来，她古怪的瞪着寒山重，良久，语气陌生而冷峻：“寒大侠，你是个君子，也是个小人，是个豪杰，也是个轻挑之徒，但是，不可否认的，你很残忍，甚至对待敌人的遗骸也是如此。”

寒山重知道对方指的是刚才他将公孙尘的首级踢飞之事，他并不生气，嘴角微微一撇，淡淡的道：

“梦姑娘，你说得对，昭，算你说得对，可是，你明白大丈夫死有所这句话么？公孙尘是个武林之士，就应该死在斗场，不该死在妇人的怀中，孺子的哭嚎里，假如，梦姑娘，方才那颗首级属于在下，那么，现在早已被

他们踢飞了，或者，喂了狗，剁成了肉酱都不一定！”

梦忆柔柳条似的眉儿一皱，憎嫌的道：“别说得那么呕心，请你……”

寒山重一晒，道：“世上之事，美的太少了，姑娘，你的眉儿若皱成习惯，只怕天下令人憎恶之事便是使你皱得满脸纹路，也绝尽不了的。”

他摆摆手，阻止梦忆柔欲启的嘴，笑笑道：“在下知道你不喜欢在下如此，但是，己性使然，奈何？”

你无法，也无权相质，就像在下对你也是无法、无权相质一样，对么？”

梦忆柔气得一跺脚，道：“你好狂……”

寒山重一拂衣袖，道：“不敢，此乃山重本色。”

他这句话才说完，已霍然转向登山之路的方位，清朗的道：“在下想，假如法驾是无缘大师，那么，大师应该现身了，原谅在下于大师清修之地沾染血腥。”

梦忆柔疑惑的跟着寒山重向来路看去，但是，除了山路坦荡，一片风拂松涛之声外，连一丝儿人影都没有，她正在迷惘，寒山重已低细的道：“右侧十步处的松顶枝丫上。”

梦忆柔循声望去，不由惊得她几乎惊喊出口，原来，在右方十步左近的一株高大杉树之顶，一个枯瘦的和尚正挺立于上，他站在一根幼细的枝丫上面，随着夜风的拂动轻轻摇摆，好似他的身体毫无重量，更好象他与那根细嫩的枝丫原本便是生为一体似的，这种轻身之术，实已达到炉火纯青的超绝之境了。

那卓立松顶的瘦僧，果然正是无缘大师，他立在松顶，向寒山重合十为礼，语声庄严的宣了两声佛号，沉稳的道：“施主好听力，老僧始才潜入十步之内，已被施主察觉，这份功夫，实也令人钦服。”

寒山重淡淡的一笑，道：“大师这手‘附影幻魂’的轻身功夫亦是精奥无匹，使在下叹为观止，不过，大师非欲借高攀月，何不落地一谈，指点指点在下心头三数迷津？”

无缘大师在树顶苍劲的一笑，双臂微张，人已飘然如残絮一片，自六七丈高的树端冉冉落在寒山重身前。

他尚不待寒山重开口，已合十道：“施主为老僧挡去一场杀孽之债，实令老僧感激，出家之人，原便不该再生杀嗔之念，如若老僧今夜双手沾血，不论此血属善或恶，皆是罪过，而且，唉，在此三人联手合力之下，老僧是否尚能全身目保，亦是疑问。”

寒山重眨眨眼睛，道：“大师，是否在下与河魔等三人方才较手不久，大师已经闻警来到？”

无缘大师颌首道：“不错。”

寒山重想了想，道：“大师当时未曾出面，是为上策，不过，在下可否知道那所谓‘九折十三曲’的玉轴所指为何事物！”

无缘大师深长的叹息一声，先向梦忆柔道了惊，缓缓的道：“反正此物于老僧亦无用途，出家之人，这身臭皮囊尤可弃而不要，何况其它？但是，为了此物，却已有十条人命丧于其上，所谓‘九折十三曲’乃是滇境一条江水的上流发源之处，因其流急滩险，礁石岩山重叠，故名曰‘九折十三曲’，相传此处的一片断岩之下，水帘垂挂之中，有一所极不易寻的小小宫殿，这座宫，乃是于千年之前，滇境当地财力最为富足的一位苗王聘雇中原汉工所建，闻说其形瑰丽美雅，巧夺天工，建筑材料又全为纯质白玉，无论其雕梁，

其飞檐，其画栋，其堂设，俱属豪华精美，令人目眩神迷，传言谓建罢此宫后，那位苗王即将聘雇的中原汉工二十余人全数杀死，以免泄密，在他自己百年之后，与陪他殉葬的妻妾十余人，连同大批金银珠玉尽皆葬于那秘密宫殿之内……”

梦忆柔像听故事一样睁大了眼睛，目不稍瞬听着，无缘大师语声一歇，她，喃喃自语道：“殉葬？啊，真残忍……”

寒山重瞥了她一眼，平静的道：“这个传闻，其真实性不知是否可靠？”

无缘大师叹了一口气，又续道：“问题就在这里，相传那座小小的白玉宫殿，在落成之后，那位苗王曾着一丹青妙手详绘一图，置入一管青玉轴筒内，交由其子珍藏，千百年来，代代相传，如今那位苗王家道中落，亲属四散，这管青玉轴筒不知何时竟落入一个世居边睡的中原武林人物手里，这位武林人士又不慎将风声走漏，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被南疆大蒙红狮猛扎率领多人淬袭身亡，红狮猛扎在得到这管玉轴之后，因他自己需有急事待办，无暇分身即派遣他手下 个最为得力的弟子飞狼卜果带领十余所属兼程赶往九折十三曲探探找寻，唉，凡是利之所在，天下有几人能以知而不夺！因此，在他们大举前往之际，却已被河魔等三人不晓得自何处得知消息，带同五名帮手暗伏一隅，将飞狼卜果等人杀得人仰马翻，那一仗，河魔等一共十一人，当场战死五个，飞狼卜果的十余弟子除了他自己身受重伤外均已死战，他艰辛的逃出七里之远，生命之焰已将成烬，老僧接过他的玉轴，答允他的临终所托；将这玉轴交还他的师父红狮，但是，河魔等人却是一路紧紧迫来，时不我与，老僧只好怀藏玉轴，一路兼程，先行赶回中原，再作他图，这些日子以来，老僧心神不定，是以明白河魔金易等人，迟早也会寻上这小空寺，确实些说，老僧饱经沧桑，并不畏惧这点小小血腥，无论生死，老僧早已淡然，只是我佛慈悲，有好生之德，出家多年，若尚不能戒这杀嗅二字，就也未免灵性太差了，寒施主与河魔等人拼斗之际，老僧未曾出而相助一臂，便是此理，施主慧根凤具，想亦不以为件吧？”

寒山重淡淡一笑，道：“大师过誉了，俗语象以齿焚，鸟以羽亡，果然不错，凡是天下珍罕之物，只有有缘者才能据之保之，否则，得看这些珍物，不但不是幸福，反而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灾害呢。”

无缘大师缓缓顿首，眼光却一直在寒山重脸上打转，神色中，有一股在决定一件大事前的严肃意味。

寒山重微微一挑眼角，笑道：“大师可有赐示？”

无缘和尚沉思了一阵，慎重的道：“两月之后，寒施主，可愿偕老僧到苗区九折十三曲一游？”

寒山重豁然大笑，道：“承蒙大师看重，但是，在下对于扑风捉影，空中楼阁似的财富却并不向往，而且，在下薄有资产，黄金量之以斗，珠翠盛之以箱，日常生活，无虞无乏，天下财富尽多。

在下倒也未曾如何贪得。”

无缘大师摇摇头，沉稳的道：“施主豪情逸致，果如所传，果如所闻，但是，施主之财，乃属施主已有，施主之产，乃为施主养家活口之用，施主今昔义举甚多，锄恶扶弱，济贫拯孤之事时有传闻，但施主个人之力，到底有其极限，若吾等能说服南疆红狮，真个寻到那所隐秘之宫，将其中财富广散天下，救。济穷苦病孤，则此中意义又是何等崇高？佛祖仁心救济世人，普及大众，其圣意也即是如此了。”

寒山重怔了一会，沉吟半晌，抬起头，却与梦忆柔那清澈如水的眸子触个正着，那双美丽的眼睛里，这时散射着期冀与纯挚的光彩，仿佛在鼓励他，催促他，寒山重笑了笑，转向无缘大师道：“大师，大师法号无缘，谁知你我却是有缘了。”

无缘大师枯槁的面孔上浮起一层喜悦而湛然的光辉，他真诚的道：“寒施主，你答应了？”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佛祖有心，寒某岂敢无意？大师，二月之后，在下切身大事如能顺利完满，当再谒宝寺，跟随大师上路。”

一声肃穆的佛号，出自无缘大师口中，他双手合十，向寒山重顶膜为礼，寒山重赶忙还礼下，恳切的道：“大师休得多礼，在下本是庸夫一个，此次跟随大师前往南疆，也不过是尽点心意，为自己今昔的罪孽减些负担，事尚未成，大师如此重赖在下。在下却十分汗颜与不安呢。”

梦忆柔在旁边轻轻扯了寒山重一下，悄悄的道：“我真不敢相信你会答应做这件莫大的善事，但是，你却答应了……”

寒山重撇撇嘴唇，淡淡的道：“这并不值得奇怪，梦姑娘，因为，正如姑娘所言，在下是君子，也是小人，现在，只是又从小子变回君子罢了梦忆柔怔了一怔，又气得狠狠一跺脚，无缘大师却已难得的呵呵笑了起来。

## 九、有意无情 恩仇莫辨

五台山。

雄峻的峰岭，高插云表，层叠的山脊，延绵无际，林木苍郁，莽莽深沉，有怪石嵯峨，有飞崖凌空，有含黛峦横，有玉瀑散珠，够得上美，够得上壮，也温柔，也豪迈。

两匹一白一黑的骏马，沿着一条小道来到山下，是的，我们都知道，马上的骑士，一个是寒山重，另一位是梦忆柔。

这时，两乘马儿都停了下来，风轻悄的吹拂着，梦忆柔抚媚的理了一下鬓发，这小小的动作，也是充满了那么多的柔丽，她眨了眨眼睛，神色中有一股子回到家门的喜悦，仰首向山上睇视了一阵，她回过头来向寒山重嫣然一笑，道：

“寒大侠，谢谢你亲自送我回山，但是，你果真是为了送我才到这里来吗？”

寒山重的表情有些莫名的沉重，他勉强笑笑，道：“可以这样说罢，反正在下闲着也是闲着，陪你走一遭也无所谓，何况，何况还是陪着你这样一位倾城倾国的美人，这也算……”

他还没有把话说完，梦忆柔已哼了一声，迅速的接下去：“这也算是一种享受，是不？”

寒山重不置可否的一笑，道：“现在，姑娘，请。”

梦忆柔忽然展开一抹迷人的笑靥，索性转过头来正视寒山重，她低低的道：“你真愿意这么快离开我？你没有话对我说？你送了我这么远就是为了因为你闲着无聊，呢？”

一阵冷瑟的感觉在寒山重心头升起，他轻轻的摇晃了一下腕上的银铃儿，语意深沉的道：

“梦姑娘，在下心中所思，不说也罢，但是，当你再听到这铃挡儿响的时候，或者，我们的立场已完全迥异了，或者，你会惊奇在下像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但不论如何，都请姑娘谅解在下实在身有苦衷，难于回头……”

梦忆柔疑惑不解的望着寒山重，道：“为什么忽然说起这些？寒大侠，我不懂你的意思……”

寒山重吁了口气，道：“你不懂最好，其实，早晚你也会懂的……”

空中几扶浮云在澄蓝的天幕上飘浮，悠悠荡荡，无牵无挂，寒山重默默抬首，凝注浮云，梦忆柔在他耳边悄悄的道：

“你又生感慨了是么？云儿多么逍遥自在，但是，为何人们却有这么多的烦恼呢？寒大侠，你心中似乎蕴藏了不少回忆……”

寒山重坐直了身躯，平静的道：“梦姑娘，当你了解人生，那已是很多天以后的事，在下就此向姑娘告别，有缘自当再见，无缘么，见如不识更佳，告辞了。”

说着，他双脚微动，马儿已霍的转过头去，梦忆柔惊怔了一下，有些匆忙的道：“你……你不上山到我家坐一会？百里路遥，也不喝一杯茶再走？”

寒山重微微一笑，道：“记得你这句话，只怕日后在下想要请你素手烹茶。也是求而不得了，再会，天下难得一见的佳人。”

梦忆柔刚想再说什么，寒山重已微一挥手，叱雷似一条怒矢般奔射而出，滚滚尘灰飞扬中，蹄声已逐渐消逝无严。

心头真有百般滋味交集，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说不出是一种多么难受的体会，当那人儿的身影一转，她已宛如一下空虚了很多。

恹恹的，梦忆柔无端的轻叹一声，缓缓策马登山，她那纤弱的，窈窕的身躯里，仿佛含蕴了太浓厚的忧郁感。

现在，正是一天的开始没有多久，十里之外，同样的，寒山重已停止了奔驰，懒散的坐在马背上，他呆呆望着身后的五台山青峰翠峦，今夜，呢，就在今夜，那斧刃，是否该斩向一个无辜者？那有着一个美丽女儿的陌生妇人。

翻身下马，寒山重牵着他的伴儿到达一棵树下，多少年来，他做事都没有这么犹豫过，他问着自己，他那素为人赞的智能呢？那思维呢？那分决断力呢？都飞到哪儿去了？都消散了么？都离开自己的脑海了么？

时间慢得像一头蜗牛在漫步，宛如停顿了一样，时间里有苦涩，空气里漾着生冷，难咽的苦涩，不易相隔的生冷。

“她的母亲。”寒山重道：“会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很放荡，很随便，不，不，一定不会，有着这样气质的一个女人，生不出似梦忆柔那样美洁艳丽的女儿，那么，她一定很端庄，很贤慧，而且，必是知书识礼，和蔼可亲……唉，若是她放荡淫邪，到也罢了，若是她慈祥善良，我这戟斧又如何下得辣手！但是……但是，我是许诺过那噶丹的啊，是以他救了我的性命来做交换条件的啊……我怎么受背信之责，又怎愿平白得人恩惠？”

他烦躁的踢飞了一块石子，思付道：“那生着一双蛇目的怪人，他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梦忆柔的母亲呢！他为什么如此怨恨她呢？而梦忆柔又是与她母亲在六年前自藏边迁来，这里面，是否有着什么牵连？昭，或者，有一段

不为人知的隐秘……”

思想就像一条条的流光在掠闪，一颗颗的星儿在闪烁，像雾，像烟，像无数的线，无数的点，于是，这些流光渐渐凝成为一个整体，星儿结成一个模糊的轮廓，线与点连在一起，喂，雾散了，烟也淡了，这其中的奥秘，寒山重已隐隐约约的猜得一些，假如，他猜测推断的起点未曾错误的话。

时间是停顿的吗，不，它总要过去的，而且，在不觉中溜逝得很快，假如你不注意，不把握，那么，你便会觉得它快得有些可怖了。

周遭的光线又已转为暗淡，一天，又将成为以往，纳入回忆，悠悠的，美的，丑的，辛酸的，或悲苦的，于是寒山重默默站了起来，默默的骑上马，默默的策马向五台山再进发，只要盞茶时分，他即可到达，尽管他故意行得很慢，再慢，也终是要去，再缓，也总会到临，到临那难以选择的一刻。

行着，走着，寒山重脑子里思潮起伏，他蓦的一颤：“我为何如此失常？为何这般犹豫？为什么？为什么？”

我难道没有杀过人？没有闻过血腥？难道……难道在这短短的一天里。我会对那姓梦的少女有情？不，不，这不可能，这太荒唐……”

他猛然一摔头，抖缰疾驰，大笑出声：“荒唐，荒唐……”

笑声传荡在夜的空气里，有点颤抖，有点寒酷，还有，还有着那么一丝儿自嘲。

山是寂静的，林木是寂静的，樵径也是寂静的，或有虫声唧唧，却更点缀得名山之夜的空旷与辽阔。

寒山重沿着草丛暗影，有如；头狸猫，快捷无比的连连闪进，他在脑子里推想着日间梦忆柔登山的方向，小心，却又迅速得惊人的摸了上去。

转过几片山林，跃过一条垂溪，拐数度樵路，越两个山岭，在他飞登上一座巨大的灰岩之后，呢，一片纯白色的石质地面已映入他的瞳孔中。

这片白色的地面，占地约有百丈方圆，前临深壑，后依绝壁，有修篁千竿，迎面摇曳，有兰花百株，散置四周，在这优美的景色里，一座红墙绿瓦的院房建在其中，猛然看去，几疑身在图画。

寒山重静静的凝视了一会，深长的吸了口气，他不再考虑，也不敢再考虑，他知道，只要稍微一想到那双美眸，那片笑靥，那低语如梦，那艳丽似花的人儿，他的决心就要根本移动了，可是，为了信义，为了誓诺，他是不可以稍有退缩的啊，在江湖上混，讲究的也就是一诺千金的“信”字啊。

像一颗苍穹的流星划过，甚至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寒山重已电闪般飞到那座院房的墙头，在他伏身墙头的刹那间，门招上四个铁划银钩的大字“大飞山庄”，刺得这位铁铮铮的好汉心头一痛。

他向四周略一探视，目光已转向院内，这是一座十分宽大整洁的屋宇，四合院。大天井，里外各三进，后面，像是还有个不小的花园。

整栋屋宇都是漆黑一片，只有左厢房及后院一隅尚有灯火亮着，寒山重沉吟了一下，已向左厢房扑去。

窗子里射出的灯光很亮，沿着冰花格子窗槛向内望，里面有一个方面大耳的中年人，正舒适的坐在一张太师椅上看书，他仿佛十分入神，毫不动，面孔上的表情平静而严肃，隐隐中，有一股慑人的威仪。

寒山重瞧了片刻，又悄然退出，双臂一抖，拔升空中七丈有奇，身躯一斜，已像似黑云一片，泻向后院的屋顶之上。

他落身的这处屋顶，正是那另一个灯光泄出的地方，这房子一连五间，

面对着一方荷满花草的园圃，清雅中芬芬阵阵，倒是一处脱尘隐居的好所在。

轻悄的翻下屋顶，寒山重帘到窗前，眼睛才自向室内一瞥，心口已不由大大的跳动起来，屋里，正坐着一位穿著白纱长袍，外套白缎小马甲的中年妇人，这位中年妇人生得文静极了，周身洋溢着安详与平和的气息，眉宇之间，清秀而端庄，令人只要一眼看见，便会生出一股善良可亲的念头，她是那么脱俗，那么超凡，隐隐中，有着无形的圣洁。

在她对面，坐着的正是那丽质天生的梦亿柔，她正轻托着腮儿，像有无限心事般注视着中年妇人在待织的一双枕套。

房间的布置素雅而得体，都是浅紫色的，紫色的帘幕，紫色的挂毯，紫色的纱幔，紫色的髹漆，连那灯光，看去也是朦朦胧胧的紫色，一切都是如此平静，如此安详，好似从未发生过什么，也永远不会发生什么事一样。

忽然……低俏而轻细，那中年妇人开口道：“乖柔儿，你这次出去一趟，好象带回了很多心事，柔儿，娘猜得可对？”

梦亿柔抬起头，眸子像蒙上一层雾，痴迷的望着她的母亲，幽幽的道：“娘，你相不相信对第一次见过的陌生人，便会生出一种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难以捉摸的……的感情？”

中年妇人像是有些意外的怔了一下，和藹的笑笑道：“柔儿，你遇见了，是不是？”

“我……我……”梦亿柔有些羞涩的垂下颈项，没有接下去。

中年妇人柔和的道：“我们不是一般世俗人家，不用做那些忸怩之态，柔儿，你的年纪也大了，娘总不能照料你一辈子，娘终有一天要去的，告诉娘，那人是什么模样？”

梦亿柔轻轻摇头，又轻轻点头，细声道：“娘，他……他很怪，而且，又很野，只是，不知为了什么，女儿总是忘不了他，不管是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女儿与他相处仅只一天，却好象已经在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了一样……”

中年妇人放下手中女红，缓缓的道：“这就是缘份了，柔儿，自从我们母女迁居五台山以来，不但山上五台派的年轻弟子曾有多人前来求亲，甚至山下方圆百余名门大户也都有到家里做媒的，你却总是不依不允，娘知道你不愿意，也不勉强你，这个人，大约很不差，柔儿，娘希望能在活着的一天，看到你的终身有靠！”

梦亿柔睁大了眼睛，惊慌的道：“娘，你为何老说这些？娘能活一百、一千岁，永远不会离开柔儿，娘，如果没有你，柔儿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更到哪里去谈终生有靠？”

中年妇人慈祥的笑了，伸手抚摸着梦亿柔的秀发，道：“别怕，娘又何尝舍得下你，乖女，告诉娘，那孩子的名字？”

梦亿柔羞怯的将面孔埋入母亲的怀里，低低的，轻轻的道：“他……他叫……叫……”

一条人影在窗口一闪，室内的灯光被他移动时所带起的风拂得一暗，待灯火复明，来人已像一尊魔像般挺立室内，冷森的道：“最好，他不叫寒山重！”

梦亿柔看清楚来人，不由又惊又喜的站了起来，呐呐的道：“你……你……寒大侠……你什么时候来的？”

寒山重毫无表情的逼前一步，生硬的道：“在下来时即来，去时即去，

何须待时误辰？”

他说到这里，目光已移到那中年妇人脸上，发这位美丽而慈祥的女人，正平静的望着他，没有一丝惊慌恐惧之色。

瞧了一会，寒山重哼了一声，自背后抽出与皮盾交叉的戟斧，斧刃在灯光下闪着慑人的光芒，他深沉的道：“不论你是谁，夫人，寒山重今夜需取你项上首级一用！”

梦忆柔像是被巨雷击顶，呆震了一下，随即面色惨白的挡到她母亲身前，抖索而愤怒的道：“你……寒山重……你……你在说什么？”

寒山重冷然一笑，道：“很简单，只是要借令堂首级一用。”

梦忆柔颤抖着，痉挛着，肝肠寸断，她几乎受不了这突来的变化与打击，泪珠儿簌簌顺腮淌落。

她的母亲轻轻的将她搂向一边，安详的望着寒山重，平静的道：“年轻人，我不问你为什么要如此，但我知道你必有原因，来吧，我等着你下手，只是，求你别伤了我的女儿，她还小，人生的旅途正长……”

寒山重冷酷得像煞地狱里的追魂使者，他平板的执斧上前，冷然道：“夫人，抱歉了。”

一声尖锐而快厉的哀嚎蓦地响起，梦忆柔已挣脱了母亲的手，抢先冲向寒山重手握的戟斧斧刃上！

## 十、虎胆柔肠 毒中之毒

“柔儿……”中年妇人惊恐得泣血似的尖嚎一声，疯狂的奔过来拉扯梦忆柔，寒山重冷漠的面孔上没有一丝儿表情，戟斧的锋刃一闪，梦忆柔的秀发已被削落一缕，在寒山重的皮盾猝然横推下。这位美丽而纤弱的玉人已仰倒于她母亲的怀里。

中年妇人脸色惨白，她痛惜而颤抖的紧紧拥抱着爱女，唯恐稍一松手便会被人攫夺去了一样，眼睛里泪水盈溢，在蒙蒙的泪光中，她祈求的望着寒山重，嘴角肌肉在不停的抽搐着……

梦忆柔以身体护着母亲，恨极了的瞪着寒山重，满脸泪痕，她抖索着，悲愤的道：“寒山重……你……你好毒的心……我母亲与你有何怨何仇，你竟想如此辣手对待她老人家？你……你这空有其表的豺狼，你要杀，就先把她杀了吧……”

寒山重眸子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痛楚神色，他用力一咬牙，语声冷得像冰珠子；“梦忆柔，我说，你让开！”

梦忆柔痛哭失声倔强的道：“我不，死也不……”

寒山重目光仰视房顶，冷酷的道：“你当姓寒的做不出来么？假如你也在姓寒的许诺之内，这时，或者更早几天，你早没命了。”

梦忆柔痉挛了一下，她淌着泪，油噎着道：“寒山重，用不着说这些话，假如你要杀，你就杀我吧，让我的血去满足你天生的残忍与凶戾……”

那中年妇人强忍着眼泪，低低的道：“寒山重，我听过你的名字，我也知道你是中原武林道上的一位好汉，我虽然是个妇人，但我却并不把生死两

字看得太重，我自认与你没有怨仇，我也从未与人有过怨仇，但是，我明白你有你的苦衷，我也知道你或是受人所托，我只祈求你千万别伤害了我的女儿，她是那么娇弱，那么完美，那么令人怜惜，寒侠士，我求你，便是我死了，我也不会恨你的……”

梦忆柔紧紧的反抱她的母亲，哀哀的道：“不，娘啊，不，让我们母女俩在一起，我不能离开你，你忍心抛下你孤伶伶的女儿在世间受苦？娘啊，你忘记你的女儿多么需要你的抚爱？娘，让女儿与你老人家在一起，不论生死都在一起……”

中年妇人终于忍不住热泪涌出，点点滴滴，坠落在梦亿柔的秀发上、面颊上、衣衫上……

寒山重内心一阵阵绞痛，冷汗涔涔，他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四肢百骸有如千虫万蚁在啃嚼钻咬，理智与人性在激烈的冲突着，于是，他知道他握着武器的双手已在不易察觉的颤抖了，多么深刻的感受啊：他自有生以来，在溅血之前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硬着心，强迫着头脑不去思维，他紧握了戟斧，再向前缓缓走了两步，这近近的两步，在寒山重来说，又何其沉重与艰难啊！

梦忆柔仰起那张满布泪痕的凄迷面庞，语声哀痛欲绝：“寒山重，寒山重，你放过我母亲吧，你准我代替我母亲去死吧……寒山重，你恢复一点人性，你稍微讲一点仁慈……寒山重，你为什么要这么狠毒，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母女俩？寒山重，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为什么？”

寒山重鼻腔一酸，眼眶禁不住微微一热，他厉烈的道：“住口，不错，寒山重的本性是狠，是毒，他不懂仁慈，没有人性，他是豺狼，是歹徒，他是要沾血残命！”

一阵寒栗通过梦亿柔的全身，她啜泣着，退后一步，语不成声：“求你……寒山重，我求求你，你要我怎样都行，就是请你饶过我的母亲……寒山重，你竟忍心向两个无依无靠的柔弱女性下那毒手？寒山重，求你，求你啊……”

梦忆柔的母亲忽然用力推开她的女儿，自己猛力闯向寒山重的戟斧，一远哀绝的叫着：“柔儿啊，忘了娘吧……”

寒山重觉得心弦一紧，他不知为了什么，握斧的右手闪电般偏向一旁，自己的身躯亦俨然侧斜三尺。于是，因为来势踉跄猛急，那中年妇人一跌倒在地下、她翻过身来，哭着道：“寒少侠，你下手吧，你下手啊……”

梦忆柔像一条受了伤的小蛇，疯狂的歪斜而痉挛的爬滚到母亲身边，用身躯护在母亲身上，双臂举迎，悲切的道：“不，寒山重，不，求你，求你……”

淡紫色的氤氲在凝冻。空气中充满了冷硬与血腥，充满了阴森与凄厉，寒山重的面孔肌肉在急剧的抽搐，目光痴滞，双手抖索，他那原本澄澈的眸子，这时布满了血丝，他痛苦的犹豫着，痛苦的思付着，这紧要的一刹，这声誉、信诺、自尊与人性、道义、情感相斗相激的一刹啊！

梦忆柔自泪眼中凝注他，自伤心痛绝的悲楚下凝注他，梦忆柔的神智已近崩溃，已近断颓，她只喃喃的，喃喃的诉说两个字：“求你，求你，求你……”

望着她那令人回肠的凄凉，望着她母亲那因过伤的悲恸与惜爱而痛苦得扭曲的面孔，像一阵急流在寒山重心田上冲激，像一声声的空谷回音在向

他呼叫，是如此强烈，却又如此深沉……

缓缓的，缓缓的，寒山重垂下双臂，似木塑石雕般怔怔的站在那里，面孔上的表情趋向淡漠，淡漠……沉重的摇摇头，他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这声音，像是一个幽灵在注视着自己的坟墓时所发。惆怅而虚突：“罢了，是非成败全是空……”

他渐渐的退出几步，深刻的道：“梦姑娘，请扶着令堂起来……”

梦忆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呆呆的瞪着寒山重，蓦的激灵灵打了一个寒栗，痛哭失声的伏倒在母亲身上，是的，在这一刹之间，她像是在汹涌的浪涛中抱住了一块木板，又似在坠落万丈绝渊之际，被一双强有力的手臂自斜刺里接住，这种感受是满足而惊悸的，欣喜与恐惧的，如释重负，但却心胆俱颤。

老实说，梦忆柔异常明白，寒山重决不是在吓唬她，更不是故做大方刀下留人，梦忆柔现在晓得了为什么寒山重在送她回山前精神上有些怔忡，心绪上显示不宁，语气中有着落寞，他必是不愿如此的，他是有着难言之隐，现在，他已改变了初衷，但是，梦忆柔在啜泣中问着自己：寒山重在恕了自己母亲后，会遭遇到什么困难呢？这困难，又定是十分严重的啊。

在梦忆柔母女轻轻的啜泣声中，在室内朦胧的淡紫色氤氲里，室外，火把的光亮已不知在何时映了进来，闪闪烁烁，像条条金蛇在窜舞，这已表明，五台派的人马已闻惊而来、将此屋包围住了。

寒山重早已知道外面的一切动静，他甚至晓得一个人在方才已经掩伏到窗槛之下，寒山重也知道那首先潜到窗下的人大半是梦忆柔的舅父，五台派刑堂执法——八回剑于罕！

嘴角浮起一丝古怪的微笑，寒山重料想于罕不敢轻举妄动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他已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以于罕的功夫，在突起发难之下能否从寒山重手里救出梦忆柔母女，实在是一个疑问。

他撇撇嘴唇，低沉的道：“梦姑娘，在下实在不愿使情形如此，但既已如此，在下亦不愿再做他言，就此告辞了。”

寒山重脚步才移动，梦忆柔已仰起那张清丽绝俗，泪痕斑斑的面庞，急切的道：“慢一点……”

说着，她扶着母站了起来，这位脱俗的中年妇人睁着那双好似从来没有搀杂过邪恶与仇恨的眼睛，依然平静而柔和的凝注着寒山重，这一母一女，互相搀扶，互相依偎着，那情景是异常安宁而动人的，寒山重暗暗叹息，他几乎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忍得下心来！

梦忆柔轻轻拭去脸颊上的泪水，轻轻的道：“谢谢你，寒大侠，谢谢你……”

寒山重僵硬的笑笑，沉重的道：“无所谓谢，这也是天意。”

梦忆柔的母亲将爱女揽在胸前，慈祥的道：“寒少侠，假如你收回了你原来的心愿，改变初衷，你自己，会有什么困难吗？”

这句话，也正是梦忆柔所想到的，所极需要问的，她感谢她母亲已先她问了出来。

寒山重怔了一下，苦笑道：“没有什么，只是有些小小的歉疚而已。”

梦忆柔仰首望了望母亲，中年妇人恳切的道：“寒少侠，我们母女与你素无怨仇，我想，你不会恨我们恨到这种地步，一定是有人在暗中告诉了你一些什么，或者，你与那人有过某种承诺，使你不得不如此做，是么？”

寒山重目光一垂，淡淡的道：“不错。”

梦忆柔又看看母亲，低低的道：“可以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承诺吗？”

寒山重舔舔嘴唇，退后一步，缓缓的道：“既然在下已改变原意，对在下所做承诺之失信结果，在下自当完全担负，这，说不说出来都是一样。”

中年妇人沉思了一会，真挚的道：“寒大侠，我们母女都希望你能将这其中原委相告，或者，我真的该得到这种惩罚也说不定。”

寒山重摇摇头，道：“不，夫人，你是无辜的。”

梦忆柔像要看穿寒山重的心一样，那么深刻的凝注着他，轻轻的，却又柔和至极的道：“寒少侠，那么，你是不肯讲了？你要我们母女永远又感激你又恨你？”

她的母亲紧紧搂了女儿一下，爱怜的道：“柔儿，不要这样说，娘平时怎么教你来着？用你的宽恕与仁爱去对待天下之人，不论这人是朋友抑是仇敌，是善良抑是丑恶。”

寒山重的心弦痉挛了一下，他沉重的道：“罢了，在下便说与二位知晓。”

梦忆柔与她的母亲静静的瞧着寒山重，等待着他继续下面的话，寒山重咽了口唾液。

向窗外望了望，窗外，仍然没有任何动静，火把的光依旧在闪耀。

他的面庞被窗外的火把光辉映得红蒙蒙的。而他却站在谈紫色的房间角落里，看去，令人有一种迷幻而虚渺的感觉，好似人的躯体浮在空气之中，可以随时飘荡隐去的一样。

于是。他移动了一下身躯。清脆的铃铛儿微微一响，他的语声有如来自一个极为遥远的地方：“在不久前。我身中剧毒，眼看生命垂危。正在我四处奔波，寻找传闻中可以救命祛毒的儿味药之际，却在 处旷野里遇见一个来自藏边的怪人。他自称噶丹，并表示可以医好我的毒伤。但是，交换条件便是来斩杀夫人。”

寒山重已经注意到梦忆柔的母亲面色苍白。全身在轻轻颤抖，目光中有着极度的伤痛，与……与愤怒。

他吁了口气，道：“后来，他治好了在下的毒伤。因此，在下便守约而来，但如今，却不能替明丹达成所愿了。”

梦忆柔忽然惊呼了一声，焦虑的道：“娘，你的手好冷……”

寒山重平静的望着梦忆柔的母亲，这位清丽而出尘的中年人，深深的垂下颈项，热泪滚滚，口中低声呢喃：“太狠了，噶丹太狠了……”

寒山重慢慢的道：“在下没有做到噶丹所托之事，会有三点后果：其一、失信了，其二、白受其恩了，其三成为仇了，在下于武林中闯荡十余年，素以信字为先，人若无信，焉能立身处世？

十余年来，在下未蒙受任何人点恩滴惠，但若与噶丹互许之诺未达，则等于白受他之恩，噶丹容貌丑恶，目露凶险，必非善类，只是失去信用于心难安，且在下宁死亦不愿平白承受他人恩惠，此去之后，在下自会寻一妥当办法，与噶丹了断此事。”

梦忆柔听得小嘴微张，半晌，她才焦急的道：“那么，寒大侠，你准备如何去与他了断呢？”

寒山重满不在乎的一笑，道：“这事姑娘不用挂心，在下自会思付应对，

倒是噶丹为何痛恨令堂如此深重，却是在下心中欲知之事。”

梦忆柔的母亲深长的叹了一口气，幽幽的道：“寒少侠，这全是一个孽字，唉，噶丹号称神蟒，在藏边，是一个极有名气的人物，在二十年前……”

她甫始说到这里，窗外已起了一声轻响，寒山重身躯半旋，朝斧已闪起一溜寒光，直劈来人，那人迅速跃开，口

中低促的道：“寒兄住手，老夫于罕！”

梦忆柔也忙叫道：“寒大侠，那是我舅父！”

寒山重原本便没有逼迫来人之意，他之所以出手攻击，只是基于一种形势上的本能反应罢了，这时，他已看清楚这自窗外跃进之人；正是早先在前院屋中看书的那人，方面大耳，满脸正气，但是，此刻在神态之中，却流露着无限的惶急。

梦忆柔欣喜的叫着这人：“舅父，你老人家什么时候到后院来的？”

寒山重淡淡一笑，他替全身劲装的八回剑于罕说了话：“于前辈在梦姑娘大骂在下‘心如豺狼’的时候，便已率领着人马到达院外，于前辈大约便抢先潜行到窗槛之外了。”

那方面大耳的中年人，果然正是八回剑于罕，他已暗里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望着寒山重，缓缓的道：“寒兄威名赫赫，‘浩穆院’三字震撼大江南北，于罕断断不敢承受这前辈二字，倒是寒兄今夕以仁慈存心，饶过了于罕孤苦的亲妹侄女，于罕定将会永存心中，铭感终生。”

寒山重摇摇头，低沉的道：“于执法客歉了，在下才疏学浅，德更不足，今夕之事，羞于启齿再言，在下双手染血，屡屡不鲜，不想却竟为在下生命之诺，向一妇人下此毒手，在下不敢自言善类，但所杀尽属江湖强梁，武林狂徒，探血手向妇弱，尚是首次，心中痛苦，不能形言。”

几句话，说得十分沉痛与郁重，于罕及梦忆柔母女谅解而真挚的睇望着他，没有；丁点仇恨，更没有一丝儿愤怒。

寒山重自嘲的笑笑道：“时间不早，假如夫人愿意，是否可以继续方才未尽之言？”

梦忆柔的母亲轻轻点头，正待启齿，八回剑于罕已深沉的道：“妹子，你休息一下，还是让为兄替你说下去吧。”

这位身居五台派要职的八回剑，目光怜爱的看了梦忆柔一眼，很显然，这美得伯人的少女，并不知道她的母亲的这一段过往之事，她紧紧依在娘的怀里，大睁眼睛，十分留神的聆听着舅父启口。

于罕咳了一声，平静的道：“在二十年前，于茶全家正随着父母远居藏边古漠，那时，于某之父悬壶行医于当地，日常生活，平静而悠闲，家父亦甚得古漠远近之藏人崇仰，寒兄，尊驾原先欲斩之斧下的女人，也就是于某亲妹于燕，燕妹年轻之时，姿容甚丽，古漠汉藏青年。爱慕者多有人在，其中，有一个最有势力的藏族青年，便是那神蟒噶丹。”

他爱怜的看了妹妹一眼，微喟一声，道：“这噶丹自幼跟随藏边异人白鹿习艺，一身武功堪称精绝，其时白鹿大喇嘛正掌古莫罗娑，有意将方丈之位传于噶丹，但是，噶丹却爱上燕妹，一直不肯剃度出家，白鹿为此甚是不悦，噶丹曾多次托人前来说合，但燕妹却对他毫无心意可言，不久之后，于某挚友梦逸君自华山来，逸君少年老成，才学不凡，未及一载，已与燕妹互许终身，在于某极力撮合之下，于某双亲终于首肯，自此逸君便成为于某妹夫，‘柔儿便是逸君与燕妹的独生之女。’”

寒山重抿抿嘴唇，缓缓的道：“那神蟒噶丹，一定非常气愤了？”

于罕叹息一声，道：“岂止气愤而已！闻说在逸君与燕妹成婚之日，他在家中当即昏绝，醒来后口喷鲜血，状似疯癫，日夜在旷野荒郊狂吼嘶喊，他的师父白鹿亲自率人将他缚赴罗娑寺内，强迫他诵经修性，面壁思过，不准出寺一步，事隔两年，一切倒也平静，于某在那时遇到了本派上代掌门月合大师，跟随大师返回五台习艺，一别藏境十七年，其中，仅只两度归去，一是家父母仙逝奔丧，另一次，便是六年前逸君突然暴毙，于某赶去为他料理后事，顺便也将弱妹侄女接来五台……”

寒山重静静的听着，在室中平和的空气中，轻微的传来一阵细碎的吸泣，寒山重没有去看，他知道是谁在难过，于罕的话声到此停了，寒山重沉思了一会，凝注视着这位五台派的执法，道：“于执法，照阁下之言，梦逸君前辈死因十分可疑了，是么？”

于罕顿了顿。道：“燕妹，到这里就请你接着说下去吧。”

梦忆柔的母亲……于燕。轻轻拭去颊上泪痕，悲切的道：“自双亲去世后，我就催促逸君迁返中原，但逸君却舍不下双亲在古漠所创的基业，他受父亲的熏陶太久，继承了父亲行医的事业，那时，白鹿大喇嘛已经圆寂，噶丹却并未接任罗娑寺方丈，他仍旧是独身一人，也没有成家立室。他将方丈之职让给了他的师弟赤须大喇嘛，自己整日与一些藏境武林人物来往，这时，他在康藏一带的名声越来越大。俨然有着当地武林魁首之威，而我们的药铺之外，也开始常常发现一些神色诡异。形态剽悍的人物巡迭左近，我伯噶丹为了前事对逸君不利，就一再促使逸君早作归乡之计。但是，逸君却一直拖延犹豫……在一个晚上终于发生了事情，当我在睡梦中听到身旁的逸君一声痛苦的呻吟后。

就永远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说到这里，梦夫人于燕已伤心的泣不成声，梦忆柔也抽噎着紧抱她的母亲，一面为母亲拭擦脸上的眼泪。

寒山重沉默着没有做声，半晌，他深远的道：“夫人，梦前辈的死状如何？”

这位美丽而文静的中年妇人闻言之下，哭泣得更厉害了，她全身抖索，不能言出。

在她那凄惨恐惧的眼神中，像是又恍榴出现了她的夫君暴毙的一幕，于罕走近他的妹妹，轻轻拍着她的肩头，黯然道：“逸君的遗体，于某曾经亲见，他全身乌肿，肌肤上呈现紫红色的斑点，极似中了巨毒而死，但是，他浑身上下却找不出一一点伤痕，逸君死后双目怒睁不闭，牙齿深陷唇内，可见他去世之前，是十分痛苦的，我们虽然不敢断定是那噶丹下的毒手，但素闻他精于此道，且逸君夫妇在古漠向无仇人，逸君如此不明不白的突然去世，在他那从来壮健的身体来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寒山重将戟斧插进皮盾的环套里，置于桌边，在房中慢慢踱了几步，低声问道：“梦前辈可识武功？”

于罕颌首道：“逸君师出华山一脉，武术根底十分不弱。”

寒山重点点头，又道：“较之阁下如何？”

他说到这里，又迅速加了一句：“请恕在下言过唐突了。”

八回剑于罕毫无不悦之色，想了一下，道：“在十年之前，于某与他尚相差无几，十年之后，老实说，逸君难以与于某相抗了。”

寒山重眨了眨他那双澄澈而又凌厉的眼睛，嘴角微微一抽，道：“于执法携带梦夫人及姑娘迁回中原之际，路上可曾遭到噶丹拦截？”

于罕瞧了他妹妹一眼，点点头，恨恨的道：“在逸君的七七之后，于某便令燕妹收拾一切，准备起程，但那噶丹竟恬不知耻亲自登门提亲，可怜逸君尸骨未寒，燕妹伤痛犹深，这畜生不如的东西却敢提出这一荒唐而又可恨的要求，他说他已苦待了燕妹一十五年，又说他为了燕妹舍弃了执掌罗婆寺的荣耀，更竟威胁于某谓：他牺牲至此，已可不顾一切，若不达目的，将誓不罢休，于某眼见妹孤侄幼，又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虽然于某也率着派中好手数人，但却深恐偶有失误损及她母女二人，若然如此，又怎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逸君？三思之下，只有忍气容让，虚于委蛇，一面遣人故作渲染，一边暗地易装，将燕妹母女连夜送走，幸得皇天保佑，路上有惊无险，回得五台，满想自今以后，相安无事，却不料这畜生竟尚不死心，更又想出这一条借刀杀人之计，这畜生太狠了，太毒了，也太绝了……”

寒山重觉得心腔跳了一跳，手心冷汗盈盈，他舔舔嘴唇，低沉的道：“假如真是这噶丹下的毒手，在下却几做了一个不仁不义之徒了……”

于罕搓了搓手，忙哑着嗓子道：“寒兄不明此事内蕴真相，为了许诺信之而出此策，自是怪不得寒兄……”

寒山重落寂的一笑，道：“于执法一直没有查出是否乃噶丹所为的证据么？”

于罕有些尴尬的道：“没有，但除了是他，又有何人？”

梦夫人忽然抬起满布泪痕的面孔，语声暗哑的道：“都是我害了逸君，是我不要大哥为逸君报仇的，我怕再失去大哥，在这世上，除了大哥与柔儿，我已没有一个亲人。我不能为了死去的而连带失去活的。我还要将柔儿抚养成人。我还不能舍弃我做母亲的责任，我不愿仇恨永远牵连不断，我不愿我的女儿对人生有着痛楚及抑郁。我要她快乐的活着……”

梦忆柔早已哭得肝肠寸断。她抱紧着母亲，悲哀的泣道：“娘……娘啊……你虽然没有告诉女儿，舅父虽然没有告诉侄女，但是。我早已怀疑爹死得不明不白，我早已怀疑在平昔你老人家眉宇间那隐隐流露的愁绪凄苦……”

寒山重处在这充满悲凉的泪语愁情环境中，不觉对自己所答应噶丹的许诺发生了彻底的憎恶，他甚至对自己也痛恨起来。谁叫他偏偏遇上了噶丹？又让他为自己疗毒？更偏偏与他互许了这个几乎丧尽了天良的条件！

不觉中，他狠狠的一跺脚。低骂道：“都是秦洁这妮子混帐透顶，不是她。我焉会中毒？不会中毒。又怎会碰上了这个畜生噶丹？”

梦忆柔母女早已哭得神伤心迷，没有听见寒山重的自语，于罕虽然也撩起满怀愁苦，却听得十分清楚，他迷惘的道：“寒兄在骂哪一位？”

“啊？在下是在骂白龙门的那批丧心病狂之徒！”

于罕想了一想，轻轻的道：“于某似曾闻说，寒兄在白龙门不慎吃了一点小亏？”

于罕说话十分谨慎，字眼也挑得很保留，寒山重有些窘迫的笑了笑，道：“还是劝劝梦夫人及姑娘再谈此事吧。”

说着，他自己已行上前去，躬身为礼道：“今夕之举，寒山重实是错了，寒山重自在江湖行道，凡十年，绝未向任何人认过错失，现在，特向梦夫人及于执法、梦姑娘深致歉意，人生在世，殊少无过，寒山重若未受此教训，

几陷不义，今后，正可做为行事借镜，三位宽宏大量，或能谅我。”

他这一说夫人于燕不觉的万分不安，更有着异常的快慰，她赶忙擦去泪水，忍、住心头强烈的伤感，沙哑着声音道：“寒少侠，请莫如此，我正应该感谢少侠不杀之恩，更感谢少侠留给我女儿一条生存之路……”

她说到这里，低柔的向怀里的女儿道：“去，柔儿，去向寒少侠谢谢他的仁义之举……”

梦忆柔温驯的点点头，一面用丝绢儿拭抹泪水，边眼圈红红的跪下：“谢谢寒少侠恕过我们母女……”

寒山重呆了呆，像猛然挨了一记火辣辣的耳光，脸上热得难受，他急忙让过一边，慌忙的道：“不，不，姑娘切莫行此大礼，可折煞在下了，于执法，请扶起令侄女，这……这未免令在下无颜……”

于罕自旁扶起梦忆柔，一边慈祥的道：“柔儿，起来吧，寒兄已经领情了……”

寒山重面孔犹热热的站在一侧，心中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八回剑于罕转身行到窗前，大声渝令窗外之五台弟子各自撤去。

寒山重尚在怔怔的想着，梦忆柔已亲自为他端来一张坐椅，轻柔的道：“寒大侠，请坐。”

寒山重尴尬的一笑，谢过坐下，于罕已沉和的道：“寒兄大约尚未用过晚膳吧？”

寒山重忙道：“不劳执法挂怀，在下尚不觉饥饿。”

说到这里，他隐隐觉得脑子一阵晕眩，这种突发的眩晕，在近日来已经有过很多次了，每在身体疲劳或精神受到刺激之际，皆会隐隐而来，却在他未注意的当儿又悄然消失，寒山重不是傻子。他起先还以为是剧毒方愈，身体尚未复原之故，但是，次数多了他却起了疑心，而这每一次的眩晕或古怪的劳累之感，已逐渐与他的疑心获得印证，这印证的结果，越令他心中愤怒与不安。

于罕也觉得寒山重的脸色忽然苍白了许多，且有些灰败，他关切的道：“寒兄怎么了，可觉得何处不适？”

寒山重没有回答，在这时，他又想起了前日他力斗河魔金易等人时，他的“神斧鬼盾绝六斩”第五式“神雷三劈”使出之际，那戟斧仅只回斩两次之事，在平昔，他有十成把握可以连续凌空劈斩三次的，这，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于罕见寒山重双目凝瞪，似乎在思维一件事，便没有再问，默默退到一旁，低声嘱咐梦忆柔到后面去整治酒菜送来。

他吩咐完毕，梦忆柔甫始行出，寒山重已蓦然站了起来，在室中来回踱步不停，神态显得十分急躁与不宁。

梦夫人有些迷惑的瞧瞧寒山重，又看看他的哥哥，正想开口说什么，于罕却以指比唇，示意噤声。

寒山重转了几圈，坐回椅上，仰着面孔默默思付，脸上的神色迅速变幻着，忽地……他用力一拍桌案，霍然站起，咬牙切齿的道：“好个刁滑之徒，我寒山重几乎栽于你这杀手之手！”

这砰然一响，不由将于罕及梦夫人吓了一跳，也同时将寒山重自愤怒的思维中拉回现实，他正赧然向室中二人一笑，于罕已关注的问道：“寒兄，寒兄所指是谁，可是那……”

寒山重面色候冷，狠厉的道：“正是那神蟒噶丹，他并未根治在下所受之毒创！”

惊异的呼声同时出自于罕及梦夫人口中，二人几乎不敢相信的齐齐呆住了，会是真的么？天下真会有这种赶尽杀绝的凶徒么？

## 十一、往事真情 庙里干戈

室内的灯光仿佛黯淡了许多，寒山重的面色晦涩，他回到椅子坐下，沉默着没有出声，于罕看了自己妹妹一眼，上前两步，诚挚的道：“寒兄，请不必焦虑，于某略识医道，或可为寒兄多少尽力……”

寒山重神色逐渐转为缓和，他淡淡一笑，道：“不用于执法劳神了，在下中的是‘龟花’之毒。”

于罕听到“龟花”两个字，不由震了一下，骇异的道：“龟花？老天，这是天下九十三味奇毒之一，寒兄怎会受人以此毒暗算？白龙门也东兔太狠了……”

寒山重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平静，他那微挑的眼角一动，沉稳的道：“其实。在下结仇虽多，却自来未曾被仇家所算。这次却是被白龙门一个小妮子摆上小小一道，就因为太不在意。”

所以栽次不明不白的跟斗，哦，这虽也算是受受教训，却不知道自今而后，有没有再受一次的机会了。”

梦夫人垂首想了一下，慈和的道：“寒少侠，那个女孩子可是与你结有极深的仇恨吗？她竟然会下此辣手？”

寒山重温文的笑笑，道：“外面传言，说因为在下追求这少女不遂，死缠活赖，她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对付在下的……”

梦夫人清朗的眉宇微微一皱，又豁然舒展，她摇摇头道：“寒少侠英俊秀逸，气度高华，决非外传这般不知进退，这种谣传，我是永不会相信。”

寒山重躬身一礼，笑道：“谢谢夫人抬举，在下虽然不才，却也不至于如此恬不知耻，尤其对这男女之情，在下更是看得十分远阔呢。”

于罕朝门口望望，不能释怀的道：“寒兄，尊驾身体要紧，既是白龙门下的毒，他们或有解法，事不宜迟，寒兄，明日于某便亲自陪伴寒兄到白龙门总坛一行……”

寒山重眨眨眼，道：“罢了，既已成仇，何能再以卑颜相求？白龙门欲取在下一命，必不会出尔反尔，自行献出解药，在下性命虽贱，却更不愿贱到为此去求助仇家，在下重返白龙门之日，也便是他们流血横尸之日，不达此一心愿，在下永不会再到白龙门居地一步了！”

于罕怔了一怔，脱口道：“寒兄，寒兄恨那秦洁也恨得如此之深么？”

寒山重忽然哧哧笑了，他道：“这位白龙门掌门人的千金小姐，喂，于罕执法大约知道在下口中的小妮子便是她了，虽然她下了毒给在下，在下却不恨她，只是气她，不过，这气与恨，其结果乃是相同的，只是，或者多多少少在报复的手法上有些儿差异罢了。”

于罕想了想，正要启言，门帘儿一晃，梦亿柔已托着一方描金黑漆盘蹒跚而入，漆盘上置有一个白底蓝花的细瓷碗，另外四个浅紫色的小碟子，

瓷碗里是齐缘口的一碗鸡丝面，小碟里分盛着荤素不同的几色小菜，青翠的菜梗与油黄的肉肴相映，令人见了食欲盈然，不饿世饥。

寒山重赶忙站起，抱拳道：“劳姑娘深宵举炊，在下实觉不安。”

梦忆柔轻轻将托盘置于一旁桌上，文静的还礼道：“寒大侠客套了，希望还能合你的口味。”

梦夫人一边微笑，示意寒山重进食，寒山重移椅桌前，一边举着筷道：“素手烹食，果然色香味三全，寒某来也不速，礼数失周，便大胆放肆了。”

八回剑于罕沉缓的道：“寒兄便请进膳，只是多有些待慢了……”

于罕的语声里，带着几分隐约的忧戚，显然那是极为含蕴的，但寒山重也可以察觉出来，他转首道：“于执法，敢问阁下何事忧心？”

于罕微微一凛，半晌，叹道：梦忆柔深沉的道：“还有法子想吗？”

寒山重怔了怔，苦笑道：“在目前，还没有法子。”

梦忆柔纤细的身躯难以察觉的晃了一下，她强撑着一股无法隐瞒的失望与凄侧：“那，寒大侠，你就只有等死了？”

寒山重忽然大笑起来，道：“或者，在下要噶丹相伴也不一定，不过，在下未曾为他办成所允之事，他也骗了在下此遭，正可两相抵销，要他抵命只是出出气罢了，梦姑娘，你放心，假如在下真的步上冥途，九泉路上，总会有人作伴的……”

梦忆柔的心里忍不住一阵酸楚，眼圈儿已红了起来，但是，她现在如何能哭呢？又以什么身份哭呢？对一个相识才数天的陌生男人，这么表示关切，不是有些失去常态了吗？尤其是，谁不知道五台山这位绝色美人是如何高傲，如何冷如冰霜；矜持，是的，她要种持下去，不能这样太过坦裸……

于罕方正的大脸愁云重重，他却又忍不住赞道：“能冲破生死关，便是真英雄，寒兄，于某江湖上蒙混二十余年，阅人多矣，能似寒兄这般心胸气魄者，尚是绝无所见，寒兄，于某服了，但愈是如此，寒兄，你愈便不能死呀……”

寒山重有些动容的凝注着眼前这位五台派的刑堂首要，半晌，他沉和的道：“于执法，人生在世，或有苦恼，或觉困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人生总是值得留恋，人活着，也有美好的一面，萍水初交，于执法及梦夫人姑娘各位，对在下毒伤如此关切，实令在下感怀不尽。”

他立身而起，长揖到地，道：“仅此一端，已够在下倾力为生命做搏，且容此别，如若不死，在下定然专程再至五台拜访各位。”

转身向门前行去，刚行两步，梦忆柔已赶了上来，低柔而意味深长的道：“寒……寒大侠，假如……假如你万一与生命的搏斗失败了呢？那时，你再怎么来呢？”

寒山重心弦一跳，一阵乌云在他的意识上掠过，于是，他淡淡的一笑道：“肉身若腐，姑娘，在下魂魄尚识至五台白岩之路梦忆柔面色煞白，她嘴唇盍动，想说什么，却又什么话都说不出，一双清澈而美丽的眸子，怔怔的，包含着太多韵味的凝注着寒山重，这目光，仿佛有缕缕长丝，无形的，但缠绕得紧。

寒山重蓦然一凛，于罕已低低的道：“寒兄，寒兄所知的那几味救命丹药，是否的确有用？”

寒山重颌首道，“不会有错的，这是一位医术极精的武林朋友相告，但是，他虽知道如何治疗，却没有这些药材。”

于罕真挚的道：“便请寒兄将这几味药材之名相示，于某也好看是否有法寻得，寒兄，让我们一起为力，多一个人的力量，也多一点希望……”

寒山重走到窗口，目光注视着夜色中那飘渺而遥远得不知之处，缓缓的道：“彩莲之瓣、冠鹰之血、老蚌之珠，还有，处子之眸。”

听了这几句话，于罕已呆住了，是的，彩色斑斓的莲花，生着长冠的隼鹰，老蚌的珍珠，少女的眼睛，这，哪一件都是难求的啊。

梦夫人无助的叹息一声，梦亿柔也悲凄凄的垂下头去，她们明白，寒山重的生命，只怕难以保全了。

寒山重回过身来，开朗的笑笑，道：“天山绝壁有红冠之鹰，可以擒住，合浦有千年老蚌，能以金银购之，但是，彩莲难求，处子之眸更难，本来，在下可以不择手段而为之，但是，一则于心有愧，再则那失目处子并非情愿，便会、在取其目时令其惊慌恐惧，逆血浊目，精气走失，便是强求而得，也毫无用途。”

他取了自己兵刃，坦荡的道：“生死原有定数，强求不来，在下此赴蟠龙山晤那嚙丹，顺路也通知小空寺的无缘和尚一下，能否与他同赴苗荒行那善举，也要看老佛爷是否愿留下咱这条性命了。”

说到后面，他深深的注视了梦忆柔一眼，梦亿柔也深深的望着他，好象要在这一眼中，彼此都在心版上永铭不忘，彼此都留下一个永不褪色的印像。

梦夫人皱着眉，忧愁的望着自己的爱女，于罕急得直搓手，在室中踱步不停，寒山重轻啣了一声，而当这声轻唱在室中飘游的时候，他那瘦削的身形已如幽灵般自窗口

逸出，隐入深沉夜色中。

一月之期尚差两天。

夜色迷蒙，有薄雾，雾中的蟠龙山狰狞耸立，活像一头硕大无朋的怪兽，它静静的在夜雾中雄踞，似在静静的俯视着脚下渺微的万物。

一座破落的城隍庙依恃在它的半山脚，这座庙，该经历过一段长久的日子了，残墙颓垣蛛网尘封，梁已塌了，门也倒了，所仅存的，只是四面剥落而千疮百孔的墙壁顶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屋顶，变了位置站立不定露出泥胎的牛头马面与张牙舞爪的小鬼，城隍爷含愁垂眉的望着殿前阶上的“善恶有报”牌匾，灰黄的布幔在夜风里叹息着往日烟火鼎盛时期的兴旺，这座庙，很阴森，很凄怖，有一股隐约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域之气。

让我们向大殿上仔细瞧一下，嗯，我们心头跳了一下，再松了口气，在那古旧而庞大的香案之旁，有一个黑影如鬼魅似的坐着不动，他静静的呆在那里，如果不是他的眸子偶而闪烁，就和殿上木雕泥塑的鬼怪一样难以分辨，他，正是寒山重，看情形，已来了很长的时间了。

寒山重的戟斧与皮盾交叉背在身后，那是随时可以解下攻击的方便位置，他全身黑衣，抄扎得紧紧的，头上包着一块黑色风巾，左腕上的银铃套在小臂上，那样，就不容易发出声响，他的呼吸很轻细，轻细得犹如没有，那双澄澈而威严的眼睛，不时向四周察探，他这形态，活像一头在暗影里准备搜扑猎物的豹子，黑色豹子！

灰黄的布幔被风拂起，地上的尘土飞扬旋转，像自幽冥中飘来，一条粗壮的人影，已在他那怪异的银色衣衫波动下缓缓自门外进入大殿，那只碧绿的，蛇一样的眸子，在黑暗中瞬眨，来得突然，是的，那是神蟒嚙丹：他

像鬼魅一样进入殿中，目光冷酷而尖锐的向四处搜视，衬着周遭的阴沉气息，他这模样，活脱似阿鼻地狱的索魂使者！

不待他再有动作，寒山重已哧哧一笑，深沉的道：“善恶有报，只争迟早，噶丹，你说对不？”

噶丹突的一惊，循声望去，在他认清了坐在黑暗的人后，语声有些紧张的道：“你可是寒山重？”

寒山重仍然是坐着未动，平淡的道：“正是，朋友，在下还算有信之人吧？”

噶丹碧绿的三角眼一眨，仔细向寒山重身侧注视了一阵，道：“很好，你比我想象中好得多，现在，寒山重，是我们交换条件履行诺言的时候，那女人的首级何在？”

寒山重听得出对方语气之中，有着一股无法隐讳的激动与焦急，他侵吞吞的道：“噶丹，在交予你首级之前，可否听听你杀人的理由？”

神蟒噶丹面色一沉，冷冷的道：“不可。”

寒山重垂下目光，道：“那就罢了……”

一丝不易察觉的狠毒之色，已在这瞬息间浮上了噶丹的唇角，但他的声音却出奇的缓和下来：“寒山重，君子需以信立，我相信你是君子，你比约期早到了两天，更证明了我的推断不错，希望你干脆一点，给我那女人的首级，就像我毫不留难为你除毒保命一样寒山重轻轻的一拂衣袖，道：“噶丹，老实说，我并没有杀那女人，当然，更拿不出她的首级给你了。”

噶丹神色已奇异的转变起来，他不眨不瞬的盯着寒山重，面孔肌肉在强烈的扭曲与抽搐，这扭曲，这抽搐，组成一副狰狞而狠厉的画面，仿佛一张变形的鬼脸令人看了心惊胆颤！

寒山重毫不畏怯的还视于他，平静的道：“你很愤怒，是么？为在下的未守信诺？”

噶丹沉重的踏前一步，一个字，一个字的，咬着牙道：“寒山重，你是在戏弄于我？”

又是一阵令人气煞的哧哧的笑声，寒山重道：“我们是彼此，因为你先戏弄于我，在下还报于你噶丹蓦地大吼一声道：“住口，寒山重你休要满口胡言，我倾心尽力为你除去毒伤，你非但不感恩图报，不守信遵诺，反竟诬我戏弄于你？”

寒山重冷冷的道：“感谢你还留了一些足可再度制命的残毒于在下体内！守你杀人夫更图杀人妻的信诺？噶丹，你瞎了狗眼，选错人了！”

神蟒噶丹踉跄退后一步，语声凶恶的自齿缝中进出：“寒山重，你这万死不足以惜的巧舌无赖……”

寒山重愕然冷笑，道：“较之这狠心狗肺之徒要强得多！”

缓缓退后，一步步的，神蟒噶丹的面色转为青白，三角形的碧绿眼睛里闪烁着冷漠而残酷的光彩，没有一点人的气息，像煞一条昂首吐信的毒蛇！

寒山重早已严密戒备，他狠狠的道：“噶丹，你承认你这件恶毒的借刀杀人，一石两鸟之计了？噶丹，你应该知道闪星魂铃不是惯于吃亏之人……”

呼的一声风响，一双手掌已快若电掣般抓向寒山重顶门，这突来的手掌惨白得毫无血色，五根手指尖削而嶙峋，来得迅捷无匹！

寒山重轻轻一侧脸，那只突然而来的手掌已稍差一丝的自他耳边抓空，耀目的寒芒在寒山重的手臂伸缩下倏然斜斩袭来之手，闪烁着紫红油光的皮

盾同时横推而出，借这出手之力，寒山重的身躯已在幅度极小的七度转挪下做了七次一气呵成的凌厉攻击！神蟒噶丹似流光倏然而退，寒山重紧跟而上，一边大叫道：“噶丹，轮回殿上咱们再分是非！”

戟斧的光辉似匹练绕空，挥霍缠绕，尘土飞扬中，神蟒噶丹已左六右八，迅速反击了十四掌！寒山重冷叱一声，戟斧抖成十六个深厚的光弧，皮盾却自光弧中蓦然施出，身躯倏起，似鹏鸟振翅，急扑而下。

噶丹默不出声，腾飞点沾，银衫随风飘拂，掌腿齐出，翻折如电，像煞一个多臂魔神在舞动肢体。

皮盾仿佛一个遮蔽天地的顶盖，又像千万个同形同式的皮盾在忽然间聚合，刹那问分散，来去虚渺，而在这虚渺中，戟斧的尖刃却似雷神的金戈，自淬然里射戮，在瞬息间收逝！

周遭陈列的牛头马面，夜叉小鬼。被劲风拂扫得肢折体残，抛摔飞散，一片片蓬溅的木屑，一块块沾着金泥的土块，在劲风里旋回，在空气中呼啸。

“做了亏心事，便求神也难安、心里不积德，就念佛也枉然，噶丹，你正是这么块材料！”

寒山重嘴里讽刺着，戟斧连劈九次，皮盾猛击中；已三退三进，在躲过对方雄浑猛辣的交织成串掌斧下，又再攻了十斧八盾！

噶丹的面孔没有一丝表情，冷漠木讷得像是石塑，但是，只要一眼，就可以使人深深的觉得他目前心中所充满的，完全是“杀”字一个！

须臾之间，二人已快绝的互换了十七招，在狭小的房间里，彼此做着千钧一发的闪击，在不容思议的攻拒里，双方都展出了变幻无穷的招式，像风中之云，瞬息幻异，似水中之萍，游离千里！

“噶丹！”寒山重一个大斜斩，叫了一句。

神蟒噶丹哼了一声，身形有如一个大风车，呼噜噜的连旋九圈，在十三个迥异的角度里，双掌伸缩如电，一气攻出三十三掌！

戟斧锋利的刃口与皮盾坚实的层面，好象生有眼睛一样，亦同时向攻来的十三个方向迎去，辉耀的光芒与飞舞的皮盾几乎合成一体，毫不稍让的奉还了四十一次完全不同的招式！

噶丹喉头低吼一声，心有不甘的被逼出三步，寒山重一斧追劈，口中冷冷的道：“喇嘛黄教的‘小乘三三手’也不过如此，蹩脚！”

他的语尾尚未消结，噶丹已蓦地大吼一声，身躯似一条大蟒般舒展开来，却奇快无伦的滑出三尺，右手如舌信吞吐，一点一收，“呜”的一声凄布锐响已传荡在这阴沉大殿的空气中，这声锐响仿佛是一根有形的尖锥，不但刺得人耳膜生疼，而在它初响之际，心弦也会跟着震动波荡！

寒山重心头一跳，大翻身，飞到香案之上，目光一瞥之下，已看见敌人手上握着一件奇异的兵器，一颗赤铜所制，栩栩若生鼻口宛然的狰狞人头！

在他出手之间，那枚铜制人头鼻口带风，便会发出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

寒山重的足尖甫始在香案的边缘一沾，他的戟斧已快若电火般抡成一个大弧斩向身后，大移挪，抖手就是“神斧鬼盾绝六斩”中的首式：“二神垂眉”！

冷森的光华闪耀纵横，紫红的皮盾飞转撞击，神蟒噶丹陡觉颈风来自天地，满眼光影掠奔，手中的赤铜首级来不及再作遮拦，脚步一旋，带有几分狼狈与急躁之意的再度退出五尺。

“你走不脱了，朋友。”

寒山重冷笑不息，口中一面说话，反手之间，又是一招“鬼决天河”！

当冷电一溜，在这残破的古庙殿堂上映起令人目眩的光辉时，他腕上的魂铃也骤然自他小臂上滑下，带出一阵清脆得听来心惊胆寒的叮当声。

噶丹手中的赤铜人头“呜”“呜”不停，上拦下架，左砸右挡，却依旧阻不了对方那似天河倒悬般浩荡的光练银辉，他大叫两声，又向后让出四步，这时，他已处在这大殿的边缘上了。

于是……在寒山重的“鬼决天河”一式尚未用尽，他已阴沉的一笑，倏然大吼：“神转天盘！”

皮盾蓦的在六个不同的位置三折三转；似红云千朵，漫空而来，魂铃骤响，戟斧在红云中突然横斩而出，去势凌厉狠辣，歹毒至极。

噶丹面色微变，双腿奇异的盘绞，两臂一揉一拒，已像煞一条大蟒般蜿蜒斜滑出去，顺着—根撑拄，竟迅速得似飞一样游上，他的揉升之势，简直较之人走平地还要更来得自然与方便！

寒山重嘿了一声，豁然大笑：“好，果然不愧是条神蟒！”

说话中，他两臂平伸，如隼鹰之翼，瘦削的身躯似九天急电，淬然上射，双臂同时向内收并，皮盾旋动得空气回荡，翻涌波排，冷光一闪，戟斧已残酷的砍向正朝庙顶游升的噶丹，狠得像魔鬼的咀咒！

神蟒噶丹身形诡异而古怪的在梁顶左翻右转，在他躲让的瞬息之间，他手中的赤铜人头已带着连成一片的恐怖厉啸，疾快的攻出十六次！

也在瞬息之间……“呱”的一声巨响，跟着“当”的一声清亮金属撞击之声响起，火花四溅中几滴鲜血洒落，神蟒噶丹的一片银色长衫已被削下。

这古旧而荒凉的大殿上嗡嗡的碰击之声还在袅袅回绕未散，噶丹的身躯已落向地下，寒山重也赶尽杀绝的再度冲上：“朋友，看寒山重的神轩三劈！”

噶丹碧绿的眼珠闪发着莹莹的，沁人心脾的光芒，谁也看不出他此刻在想着什么，他的额头汗水盈盈，右手虎口已经破裂，在寒山重的戟斧像魔神的巨手在无形操纵着凌空飞来之际，他已淬然坐下，赤铜人首置于膝旁，双掌似老僧入定的叠放骤推，狂然猛扫中，他已在幅度极小的转展里使出三掌。

这三掌却和一掌无异，但是，威力竟大逾寻常，而且，又不可思议的分成无数个角度袭出，就好似无数个噶丹在同时同地一齐出手一样！

寒山重脱手飞斩的戟斧“嗡”的一颤，直飞而起，在空中一顿，又忽然再度劈落，噶丹双掌一拍，左右齐出，戟斧又已失去准头，虚空一转，斜斜震起，却已自然而奇妙的恰巧落回寒山重手里。

寒山重哼了一声，心里已恍然明白了为何如此！“这是密宗绝技里的‘般若定掌’！”

老实说，寒山重此刻也有些赞赏神蟒噶丹这一身超绝的功夫了，现在，二人已较手近百余招，寒山重自己知道自己的武功是如何精湛，在中原，能与他平起平坐的武林人物，实在寥寥无几，已经有很长久的一段日子，没有人能以一对一的与寒山重挤斗这么多招了。

思付中，二人又迅捷的互斗了七招，寒山重血液里流汇的那股倔强而高傲的性子已被激起，他速出九斧，横掣七盾，深沉的道：“今夜，寒山重必将你拦于此处！”

噶丹的碧目突的射出一股狠毒的光芒，他一声不响，猝然上下同出十一掌，因为真气的贯注，他的凶厉面庞已涨得通红，这上下翻飞的十一掌像是南天之门开启后雷神愤怒抛落的电火巨锤，在空气中穿射交织，结成一片凌厉猛烈的死亡之网，整个庙宇屋顶都随着他的出手在颤抖了。

是的，这正是藏边的“般若定掌”中精华之式：“天门启”！

寒山重身躯一震，石破天惊的暴叱出口：“鬼哭神嚎！”

紫红色的皮盾倏然斜推一侧，整个人似滚桶般凌空翻起，戟斧在黑暗中突射毫光，宛如长江之水浩浩成柱，似匹练一条，狂掠猛旋，银铃轻响里，空气中顿时发出一片裂帛似的刺耳之声，周遭压力骤增，淬然排挤四方……

这座古老的庙宇在这些威烈的内家劲力冲激之下，突然摇晃起来，吱吱的栋梁磨错之声清晰响起，于是，城隍爷的泥像已哗啦啦一声自布幔掩遮后的神台跌下摔碎，于是，屋瓦纷纷掉落……

寒山重早已察觉，但他却不能在此刻稍微分神，空气中气流潮湃，呼啸旋荡，银辉在闪亮，掌影在纵横，四只眸子怒睁不瞬，“轰”的一阵巨响忽起，这座城隍庙终于经不起沉重的压力，在发出了一声呻吟的响声后，尘土篷飞的完全倒塌了下来！烟灰弥漫中瓦砾纷洒，梁柱倾斜，寒山重已经退出七步，以盾护顶，目光闪闪，仔细而冷静的向左右察看。

良久之后。

一切归向寂静，这座古庙，只剩一堆残瓦断墙，只剩破门旧匾，真个凄凉，寒山重亦已看到神蟒噶丹，正倚在一株小树之旁，喘息有些粗浊。

但是，他那一双冷酷得像毒蛇似的眸子，却仍然在怨毒的，碧光莹莹的死盯着寒山重这边。

## 十二、你狠我辣 斩尽杀绝

咽了一口唾液，寒山重抿抿嘴唇，又大步向噶丹行去，走到噶丹五尺之前站定，他缓缓的道：“噶丹，这手鬼哭神嚎的滋味如何？现在，请你告诉我一件事，你留在我体内的残毒将在何时发作？”

噶丹的脸色有些蜡黄，他瞪着寒山重，半晌，才阴沉的道：“三天之后。”

寒山重冷冷一笑，道：“你倒把日子算得很准，这恰好是我与你所约的一月之期过了一天，朋友，我常常认为自己够狠，但是，你却好象更胜三分。”

噶丹的绿眼一闪，没有说话，寒山重又道：“但是，你为了什么？假如我做到了答允你所提的事呢？”

你也会照样让我在第二天毒发而死么？”

面上的表情冷漠得像秋霜，噶丹哼了一声：“当然，这理由最简单不过，灭口！”

寒山重点了点头，不以为怪的道：“朋友，你是心中有亏了？”

噶丹冷森森的注视寒山重，缓缓的道：

“梦逸君是我毒死，你的毒伤我也没有为你根除，毒死梦逸君是为了我恨他夺了我所爱的女人，没有治好你的毒伤是为了怕你事后将此事传扬出去，我要你去杀那女人，只是要她永远不再属于别人，我会带着她的首级在

身边，日夜不分，我要向她的首级诉说我对她是爱得多深，我要向她的头颅倾吐多年来的抑郁……她一定会安静的听着，不再讨厌我，不再离弃我，更不会有所变易……”

寒山重静静的听着，浑身有一种冰凉的感觉，有点毛发惊然的恐怖，噶丹喘息了一下，又道：“你懂不懂这种感受？这强烈的思恋，这火焰似的追忆？”

寒山重望着他，深沉的道：“噶丹，你这想法自私而龌龊，但也够得上可怜与痴呆，只是，噶丹，你的手段用错了，你的心思太毒了，记住，永远不要做一个单方面的情感祈求者，噶丹，因为你的愚蠢，你将终生痛苦！”

噶丹那双蛇似的眸子又闪了一下，隐隐流露出一股古怪而诡异的神色，他阴恻恻的道：“寒山重，你们中原有句话，叫无毒不丈夫，又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的，我就是这种人，今天，对你也是一样，因为你失了信诺。”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噶丹，别想得太好，你想，今天我会饶过你么？虽然你多给我延长了二十几天的生命，但是，你却需用你的生命来报偿你蓄意的欺骗与狠毒，噶丹，我若去了，你也免不了陪走一遭。”

噶丹望了望执在右手上的赤铜人头，那上面，溅了几滴血渍，那是他方才与寒山重以真力硬挤后的结果，这时，他抬头仰视夜空，眼睛半瞪，道：“不，你一个人去。”

寒山重撇撇嘴角，道：“别怕，噶丹，我会带你同走的，你武功确实很高，但是，你在最后仍然会败在我的手上，对不？”

所以，噶丹，陪我一起落入地狱吧，这件事由我作主，你的年纪比我大多了，世上的荣华也已经得不少，你仍算比我划得来的噶丹神色怪异的盯着寒山重，半晌，他毫无表情的道：

“不错，你的功夫比我强，可是，寒山重，我一个人虽然打不过你，多个或者情势便不同了。”

听了噶丹这几句，寒山重蓦地一凛，心中掠过一个意念，豁然转身望去……果然不出他所料，夜色掩遮的黯影中，林幽里，已有数十条人影闪了出来，距离约二十丈之外。

寒山重心里暗暗叫糟，表面上却不在意的露齿一笑，转过头来，对噶丹道：“朋友，你的心思也极细密呢，但是，这些人全是你从藏边千里迢迢，带来的同路之人么？”

噶丹平板的道：“他们都是西淀白龙门的高手。”

寒山重忽然笑了，道：“你可真会寻找帮手，大约你也知道他们与我结有深仇了？可是，等我毒发自己去死多好，又何苦再叫他们陪上些人命？”

噶丹阴沉的道：“你禀赋特异，如万一不死，或延展时日，白龙门与你之间所结之仇你焉会不报？主要的是我尚不放心，这一月中，我去了西淀一趟，亲自通知了他们，因此，他们便大举随我至此，假如你践了信诺，庙约之后他们便会杀你，就是你突出重围，也会毒发身亡，有这两端，我想，灭你之日定矣。”

寒山重颌首道：“你这借刀杀人之计实是高明万分。伯只怕你所借之刀不太锋利呢。”

噶丹狰狞的踏进一步，道：“再加上我，便是不利也利！”

寒山重豁然大笑，叫道：“白龙门各位朋友，寒山重在此，你们还等什么？”

他的叫声高亢而宏亮，夜黯中传出老远，在山壁的回音缠绕下，围绕在周遭的幢幢人影，已往这边围拢；由他们的身形步履看起来，这时，他们是极为小心与戒备着。

缓缓的，近了，可以看出约有三十个人左右，每人都穿著蓝色劲装，右肩齐袖口，中间以银丝绣缕着一条张牙舞爪的白龙，手臂每一挥动，那条绣缕在衣袖上的白龙便好似欲腾空而去一般。

寒山重侧立着，以便同时应付站在两个方向的敌人，他这时已看清了走在最前面的三个人，于是，他豪放的笑道：“白龙门的二当家竟也来了，咱们真是冤家对头，小灵州一别，索二当家，阁下可好？”

行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年纪约有六旬上下，中等身材，肤色黝黑，面孔精悍而沉毅，一双眼睛炯炯有光，没有留胡须，却将头顶上的稀疏头发扎了一根小辫垂于脑后，不错，他正是白龙门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闪手”索彪！

在闪手索彪身侧，两个五十左右，体魄修伟，面孔赤红的虬髯大汉，却是白龙门的护门双使，武林中万儿响当当的，“刀锤两雄”陆魁、陆武两兄弟，站在左边的陆武，面孔上还贴着一大块膏药，这尚是一个多月以前，在小灵州围堵寒山重之时，吃寒山重为他留下的纪念呢。

这时……闪手索彪目光毫不稍瞬的向寒山重脸孔注视着，面上有着极度的惊愕与迷茫，假如你瞧得仔细，你便可以察觉，包含在这惊愕与迷惘中的，尚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与不安。

陆氏兄弟也似乎不敢置信怔怔望着寒山重，在他们看到寒山重的身影，听到寒山重的话音之际，他们的呼吸早已开始变为急促与粗重了，这是多么令人不可相信，令人震骇的一件事啊，寒山重竟未如他们预料那样死亡！

闪手索彪直觉的感到有一丝凉气自心底升起，他呆呆的看着对方，口中低微的呢喃着：“果然是他……真的还活着……这魔鬼……”

寒山重傲然一笑，道：“索二当家，你们白龙门人手倒是真不少，好象宰不尽似的，又来了这么一大堆，不过，姓寒的命中注定，难得在你们这些废料手上送终呢。”

闪手索彪咽了一口唾液，干咳一声，装得十分坦然的道：“寒山重，尊驾确实命长，老夫想不到在小灵州一战之后，尊驾尚能再于今日和老夫等人见面，噶丹兄跋山涉水，前往示知之时，老夫还不大相信，不料尊驾却真个仍然健在……”

寒山重嗤了一声，道：“于是，你们一定有些忙乱了，顺理成章的用上‘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那句话儿来，再纠集了一批酒囊饭袋跑到这里，准备来个赶尽杀绝，对不？”

闪手索彪目光向两旁一膘，沉住气道：“不错，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老夫等正是这个意思，白龙门不愿给你时间回浩穆院去招集你的手下，那样，我们会麻烦得多。”

寒山重哧哧笑了，道：“你这老小子真是直爽得可爱，不错，假如你们不如此做，日后焉能安寝？你们一定会明白，暗算过闪星魂铃的江湖朋友，将会得到他什么报偿，好，你们来得正是时候一个瘦小的人影微微一晃，已自旁边的暗影里来到索彪身侧，这人虽然生得瘦小枯干，嗓门子却大：“索师兄，时间不早了，现在不出手干这小子，还和他有什么好罗嗦的？”

这瘦小的人有一颗大脑袋，头上秃得光光的没有一根头发，一对大板

牙露在唇外，说起话来那红红的酒糟鼻子上下耸动，再配上他那鼠眼，可真是好一张尊容！

寒山重以前在白龙门未曾见过此人，但是，这位仁兄的长像他却耳熟能详，于是，他有趣的注视着这人，微笑道：“霹雷虎郭长风，你不该叫霹雷虎，你应该叫啃瓜皮才对。”

不错，这瘦小枯干的朋友正是白龙门王秦鼎之下十大高手之一——……霹雷虎郭长风，此刻，他瞪着两只小眼睛，大吼道：“姓寒的，老子可不将你这毛头小子摆在眼中，今夜老子就要为同门师兄们报仇，老子忘不了李五哥与赵七弟是怎么死的，老子更忘不了三十七名弟子在你那鸟斧之下溅血的大仇！”

郭长风口中的李五哥与赵七弟，乃是白龙门十大高手中排行第五的“万花枪”李力与排行第七的“银链子”赵功名，他们都是在小灵州一战围攻寒山重时，与白龙门中其它三十多名弟子一起死在寒山重斧下。

寒山重脸上的笑容再转为冷森，他阴阴的道：“先下毒，后群殴，这就是你们白龙门的惯技，人欲害我，焉能饶人？今夜，郭朋友，这道理也是一样。”

霹雷虎郭长风一张黄脸气成了猪肝之色，他吼了一声，回头大叫道：“青松楼六剑士何在？”

叫声出口，六名身材修长，气度轩昂的年轻人已越众而出，手中六柄长剑寒光闪闪，剑尖垂地，六个人站成一排，大有啸天自雄之势！

寒山重正眼也不瞧一下，笑了笑，而另一个深沉而苍劲的语音，又突然响自身后：“龙阁九爪，待命杀敌！”

寒山重目光一扫，已看见九个高大魁梧的壮汉，分执着不同的兵器，利落而迅速的站到一个立于黯影中的老人身边，这老人长髯如银，双目似鹰，脸上的皱纹重叠，年纪好象很大了，但顾盼之间，威猛自在！

在心里打了一转，寒山重已经想到了这老人是谁，不错，他亦是白龙门的十大高手之一，排行第四的“苍龙”余甫！现在，寒山重想：白龙门的十大高手，除了战死的两人外，其它已到了三个，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另有能人隐蔽未出？

他迅速将眼前的情势估计了一番，然后，他笑了，站在五尺之侧的神蟒噶丹，一直没有开口说话，一双蛇目，却阴狠的凝视着寒山重，谁也看不出来，他此刻肚子里在转着什么花样。

闪手索彪回头低声吩咐了“刀锤双雄”几句话，二人已缓缓的退到后面，他忽然又双手抱拳，向神蟒噶丹道：“噶兄，歼此巨孽，便请噶兄依言相助一臂。？”

噶丹点点头，阴沉的道：“噶丹自来言而有信。”

霹雷虎郭长风大吼道：“索师兄，咱们还等什么？”

寒山重哧哧一笑，蓦然似疯虎般扑了上来，斧的光芒一闪，连劈郭长风十七斧，脚步一旋，皮盾已“砰砰”暴响挡开了白龙门青松楼六剑士自斜刺里戳来的十二剑！郭长风但觉寒气突来，已知道敌人开始出手，他双手一抖，瘦小的身躯倒射而出，翻身之间，背后背着的一对金钩已拔了出来。

闪手索彪大喝一声，左右倏晃，仿佛流光冷电，一十三掌成串攻泻向对方上中下三盘，双腿同时飞起，急蹴敌人两肋！

寒山重嘿嘿一笑，铃声叮当，一式“二神垂眉”逼开了凌空扑来的霹

雷虎郭长风，大旋身，让过去闪手索彪的夹击，再一招“鬼决天河”，白龙门青松楼的六剑士其中两个，已狂嚎一声，满身鲜血的仰跌出去！

郭长风两只鼠眼睁得暴突，金钩似骤雨般翻飞钩拉，叮当连响中，他已和寒山重的斧硬挤了三招：像空中流曳的星芒，寒山重长射而去，一记“神转天盘”，青松楼的六剑士之一已被皮盾兜击出寻丈之外，另一个却被横折突来的戟斧劈成两半，肚肠五腑，合着血浆溅得老远！

闪手索彪双目尽赤，他倏然追上，呼轰十掌，猛劈怒确，劲风四溢中，又是神火电掣般的九腿十九掌！

此刻——一条人影如大鸟般腾空而起，带着无比劲力扑向寒山重，寒山重大笑一声，“鬼手夺魂”倏出，飞来的人影大叫一声，连推七掌中倒跃而起，同一时间，寒山重亦已闪出十步之外。

霹雷虎郭长风似狂一般扑来，一双金钩闪闪生寒，左三右三，前四后四，时为钩，时为绞，时幻拉，时变划，像两条入海金龙，翻腾冲刺，锐风呼啸中，金芒织舞如天罗地网！

闪手索彪适时跟上，他成名武林的绝技“十九闪手”已天云变色的施展出来，快逾电光石火，来去飘渺无影，似雷鸣，如流光，快、狠、准、稳，俱已兼备无余！

方才被寒山重逼开的那人，此时又已反攻而回，手上多了一柄“龙须杆”，身影一晃，毫不迟疑的猛逼寒山重，来人力大无匹，兵器出手之间，沉雄恢宏，似有碎碎裂鼎之能！

嗯，他正是原先立于黯影处的苍龙余甫！寒山重手中的戟斧与皮盾交相使用，攻拒互辅，在清脆的魂铃声里，倏而斧刃挥霍，力足横斩九牛，倏而皮盾拦磕，宛似天顶地盖，前劈、后拦、上架、下砍，招出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又似群星齐崩，纷纷洒洒，风锐如嚎，光练似带，像怒海之巨浪波波不息，似苍空之辽阔浩渺无边。

他现在所使年亦是他苦练多年的斧戮法之一：“七七大连环”，这七七大连环，最适宜于以寡敌众之时施展，威猛完整，仿佛晶盖扣蝶无懈可击！

“龙阁九爪，还待何时？”

语声未落，那九名侍立一隅的大汉已齐齐轰嘞一声纷纷冲上，九件兵器冷芒闪烁，如骤雨狂风，自四面八方杀来！

寒山重哧哧一笑，蓦然长啸入云，在他施展的七七大连环中，猝然入了一式“鬼决天河”，闪手索彪侧身急闪，锐风过处，“当”的一声震响，龙阁九爪中的一名大汉，已刀折臂断，横摔出七尺之外！

倏而伏身向地，金钩在寒山重的背脊上擦过。左腕的铃儿微响，他的皮盾猛拾，“二神垂眉”“神转天盘”两招已并一展出，于是一一苍龙余甫闷哼一声，在一连串急骤的叮当声中与郭长风同退三步，而惨嚎突起，热血与肉屑篷飞，仅存的一直在旁游斗的六剑士剩下的两人，已在这刹那间血模糊的尸横于地！

寒山重将七七大连环速使九招十七式，身形左晃，又猝然右射，戟斧如天外飞鸿，猛劈闪手索彪，左腕在叮当慑人的银铃震响中急挥，又一名龙阁九爪的大汉被皮盾硬生生的击碎了脑袋，血浆进溅！

他大吼一声，一个翻身，避过了闪手索彪的连消带打，如长虹来自九霄，“鬼手夺魂”加上“神雷三劈”并合候出，在霹雷虎郭长风的惊骇挡架中，已呱的一声削去了他肩头的一大片皮肉，更活劈了龙阁九爪存下的七人

中的三人！

血在洒、肉在飞，人在嚎，鬼在泣，情景惨厉而凄怖，寒山重目光如炬，精芒闪射，那精芒里，又包含了多少令人心惊胆裂的残酷与狠毒！

于是……神蟒噶丹向站在远处押阵，神色紧张的“刀锤双雄”陆氏兄弟微微颌首，有如鬼魅般悄然掩上。

### 十三、横尸闯命 迟来之情

夜色虽然很浓，但是，神蟒噶丹面容上所显露出的阴毒神色，即使在如此深沉的黑夜里，也依旧可以令人体会出来，或者看不清切，却可以直觉的感受到，像蛇一般冷，像蛇一般狠。

他悄然扑上，右手的赤铜人头微微举起，左手却不知在什么时候已执着一个小小皮囊，碧绿的眸子，一瞬不瞬的紧紧盯着斗场。

寒山重在皮盾猛旋之下，人已来了一个半转，他一斧架开了余甫的龙须杆，目光一闪，已发觉了噶丹逐渐接近的身影。

一抹冷酷的笑意浮上寒山重唇角，他倏然厉吼一声，十三爷急劈“闪手”索彪与“霹雷虎”郭长风，皮盾横扫，挡开了龙阁九爪仅存四人的攻击，身形扑向苍龙余甫，却在跃到一半之际猝然倒射而回，一记“神哭鬼嚎”夹杂着他倾力注于招式中的元阳力同时进出……

神蟒噶月长叫一声，将秘技：“大心灯”手法倏展，“呜”的一声凄怖厉响中，那枚赤铜铸制的人头已蓦然抖动，幻成一片赤红的光辉，这片劲气四溢的光芒中，浮闪着千百人头，仿佛那枚铜制首级，已在这刹那之间幻化成了千百个真实的魔首一样！

在他那“大心灯”绝技甫使之际，他手中的那个小小皮囊已猛抛而出，于是，就在这皮囊出手的瞬间，皮囊口

已经松开，一大篷数不清的，宛如米粒那般大小的带翅红蚁，仿佛一篷红云般飞向寒山重：劲风在旋回呼啸，光影在纵横穿插，二人的出手俱是快捷无匹，在人们的眸子尚不及追摄情形的变化时，神蟒噶丹已狂吼一声，寒山重长射空中七丈有奇，再反扑而下，刚好迎上了冲来的闪手索彪，二人甫一接触，已迅速的相互攻拒了五招，霹雷虎郭长风，苍龙余甫二人已率着龙阁九爪残余的四人急急围上。

刀锤双雄陆氏兄弟慌忙奔向噶丹身侧，尚未加以探视，噶丹已强撑着坐起，三角形的蛇目碧光黯淡，他那没有表情的面孔扭曲着，显然是十分痛苦，他胸前一大块皮肉已被削落，深可见骨，血丝残肉绞成一团，实在令人触目心惊，另外，自股至腿，被切开了一条大口，鲜血狂喷中，隐隐可见肌肉经脉的跳动，陆魁赶忙取出刀创药，一边焦急的道：

“噶大师，阁下还挺得住不？这伤势可实在不轻……”

噶丹大大的喘了两口气，摇了摇手，衰弱的道：“我……我血气伤得太厉害……姓寒的小子……好毒……不过……他也狂不了多时了，我的血蚁……至少有几只叮住了他的身体……最多再过顿饭时光……他就会……会五脏穿裂绞痛而死……”

说着，他又大口喘息了几次，探手怀中，摸出了一个羊脂玉的小瓶，咬掉瓶塞，对着嘴巴吞下了瓶中小半瓶白色药沫，又将剩下的完全倾洒在胸前及大腿的伤口之上。

陆武想去扶他，他却自己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语声低哑无力的道：“我……我走了，顿饭时光之后，你们便可以看见寒山重那横死之状……别忘了砍下他的头，剁成酱泥喂狗。”

陆氏兄弟一阵愕然，噶丹已狠毒的回头瞪了正在激斗中的寒山重一眼，踉跄不稳的行向夜色之中，终至不见。

那边——

寒山重力展他的七七大连环，攻守如电，上下翻飞，但是他自己明白，这已是强弩之末了，方才，他虽然用自己独擅的内家精气元阳力卷飞揉碎了噶丹抛来的一大篷毒蚁，但是，仍有三只透过空隙叮在肩背之上，现在，他可以察觉出肩头一片火热，有如烧红的烙铁在炙烤，疼痛无比，而且，这痛苦更在逐渐透向肌肤。向心脏附近延伸扩展中！

寒山重知道刚才他糅合着元豆真力的一招“神哭鬼嚎”已重创了噶丹，劈碎了他的赤铜人头兵器。可是，对方的“大心灯”绝活反震之力也是极大，本来，在寒山重的体力正常时间，噶丹的那招“大心灯”不见得能使他如何，但是，他久战之下，体内积毒已在隐隐扩散侵蚀，寒山重自己明白，他今夜的武力，只怕仅及平素的六七成，虽然，这也已足够敌人胆寒了！

霹雷虎郭长风肩头血浸衣衫，一条丝绣的白龙已染成了血龙，但他仍然咬着牙，瞪着眼，不休不饶的力攻寒山重，与闪手索彪，苍龙余甫，龙阁九爪四弟子站成了一个多角方位，各人出手之间，惧皆不留丝毫退路。

又过了半盏茶的光景，寒山重已觉得脑中的晕眩开始加强，视线也转为朦胧起来，肩背之处的刺痛更剧，仿佛有数柄利刃，在侵吞吞的挖掘着自己的肌肉，间歇性的五脏翻涌，更令他逐渐有些忍受不住了。

他连出七斧三盾下，一脚逼开了对方两人，口中低沉的道：“非到血洒至尽不行么？”

闪手索彪倏进十四掌四肘，飘然退出，冷冷的道：“自然。”

霹雷虎郭长风一双金钩挥舞更急，泼风似的狠打快攻，边尖厉的大笑道：“寒山重，你也想不到会有今日吧？小灵州你一战不死，今夜命丧蟠龙山麓也是一样，你命中注定要不得好死，现在求情，已是迟了！”

寒山重左闪右挪，连消带打，语声悠远的道：“大板牙，寒爷是在为你们行善留命，你别会错了意！”

龙须杆似天外飞来，急捣猛挥，余甫大吼道：“你死到临头，犹自嘴硬，姓寒的，看看是谁难逃公断！”

寒山重冷冷一笑道：“老匹夫，你！”

这个“你”，方始在他舌尖一滚，寒山重瘦削的身躯已突然仆倒，手中戟斧脱手飞升一尺，左手的皮盾却已恰巧不过的猛然撞在斧柄之上，好象是神鬼在暗中施法，又像是恶魔凶厉的诅咒，这柄沉重的朝斧已“呼”的一转，以令人绝对不敢置信的快速猝然斩向苍龙余甫，仿佛就那皮盾撞上斧柄的同时，这戟斧的刃口已似飞切到了余甫的双腕之上！

无法躲避，更无法救援，余甫只见寒光一闪，自己的双腕已连自己也不能相信在一阵彻心之痛后断折，速度是如此快捷，宛如是自己的双腕本来就己经折断了一般！

在这瞬间，苍龙余甫已如雷殒般怔住，那双如鹰的双眸立即黯涩下来，楞楞的瞧着落在尘埃，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双手，神情木讷而痴呆。

寒山重方才所使的这一式，乃是在他的盾斧战法上苦研了十余年才练成了的“双阳式”中的一式，名为“阳流金”！

这双阳式可谓是寒山重最为卓绝的几种绝学之一，其威辣诡异之处，与他的“神斧鬼盾绝六折”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双阳式属于散手，着重狙袭，“神斧鬼盾绝六斩”乃是正式招法，适于缠战，但双阳式威势之凌厉，却已对这正式招法毫不相让呢。

此刻……

寒山重好象早已知道了自己兵刃将落的位置，他脚步一滑，已巧妙至极的将戟斧握在手中，身影突然一挺，蓦地半旋，戟斧却自肋下穿过，身子随着力量淬而旋为一弧，于是，根本没有时间给任何人思虑，更没有时间给够上距离的人们逃避，“呱”“呱”连响中，几声惨厉得不似出自人类口中的嚎叫倏起，血肉横飞，肚肠溅洒，龙阁九爪存下的四人顿时再死其主，连闪手索彪的右腹也被戟斧的尖端划破了一道血槽。

不错，这是寒山重的“双阳式”中另一式……“阳灿芒”！

霹雷虎郭长风呆了一呆，猛冲而上，口中疯狂的大叫道：“好杂碎，老子这条性命也给你吧！”

寒山重不易察觉的脚步一浮，他感到两眼一阵昏黑，咬紧了牙，倏然向侧旁移出，他已觉得身躯沉重得太多了。

闪手索彪久经战阵，何等精明，见状之下，振吭大吼道：“护门二使，请率众弟子上！”

刀锤双雄陆氏兄弟齐齐暴叱一声，抖手之间，一柄刺锤，一柄紫鳞金刀，已交叉袭向寒山重，同时，围立四周，一直未曾动手的十来名白龙门弟子，也刀枪齐举，冲刺而上！

寒山重心头一阵迷糊，脚步一个踉跄，一种本能的反应，已使他身形暴转“二神垂眉”加上“鬼决天河”两招一起展出！

于是……

“砰”“砰”巨响渗着“叮当”之声，陆氏兄弟俱被震五步，双臂发麻，面色发青，五颗斗大头颅却滴溜溜的着串串鲜血飞抛三丈，长枪银刀在空中穿舞越跃，落满地！

闪手索彪果然不愧闪手之名，窥准时机，身形倏进修，“砰啪”两掌，已实实击在寒山重肩背之上，而寒山重戟斧，却稍差一线的自索彪衣角“呼”的扫过！霹雷虎郎长风金钩伸缩如电。连钩连挂，寒山重只觉头晕目眩，四肢沉重酸软，他倾力躲闭之下，身上衣衫被划破数处，鲜血津津溢出！

陆氏兄弟又再度扑上，刀锤扬飞，交舞而至，劲风激中，寒山重骤然扑地，又是一招“阳流金”戟斧猝闪，一闷啤过处，陆魁的半边头颅已经飞出寻丈，白色的脑浆红色的鲜血四溅，在寒山重方才接过自己的兵器之刹那，武已目眦皆裂，形同疯狂般冲到，刀光挥处，“吭”的一，寒山重腰部已被他那锋利的紫鳞金刀切入寸许，而同时间，寒山重的左肘亦已重重斜击在他的脸上，陆武吼一声，颧骨尽碎的仰跌而去，寒山重双腿齐飞，已将陆踢得在空中连转三转，方才砰然摔在地上！

就在陆武始才落地之一瞬，闪手索彪又已电火似的六击在寒山重身上，另外的一条长枪，一柄竹节鞭，已分戳砸在他的大腿与肩骨上，寒山重咬牙

强忍住这些刺痛痛苦，翻滚而出，皮盾架处，挡开了郭长风又来的金钩，一脚踢跌了另一名掩上的白龙门弟子，但是，在此刻……

一条人影自夜色里如一头野兽般冲到，合身便往寒山重身上扑来，这人目光青绿，仿若鬼火磷芒，他扭曲着面孔，呼呼的喘息，喉中低噪着，亮着一口尖厉的牙齿，硬生生咬向寒山重的咽喉，他，竟是那已断手的苍龙余甫！

寒山重这时全身好象已被凌迟了一样的痛楚，尤其腰间的一刀，背上的几掌，更是使他承受不住……其实，寒山重的忍耐力已是太强了，若换了另一个人，此刻便是未死，也早就不能动弹了，他的四肢，寒山重觉得宛如千斤之重，现在，余甫的凄怖的面孔在他的眼前迅速扩大，那怨毒的眸子，那闪亮的利齿，都是这么接近了，这么接近了……

一股不甘的意念，像奇迹似的发生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量，寒山重蓦然大吼一声，双腿一绞一抛，已将余甫夹个正着，只听他喉间低噪了两声，头骨起了一阵“砰砰”轻响，那庞大的身躯，已被摔出五尺之外！

这只是在刹那之间发生，已在刹那之间结束之事，余甫的身躯才被摔出，厉比起处，刀、枪、鞭、钩、掌已如‘狂风暴雨般向寒山重身上落下！

寒山重苦涩的一笑，奋起全力举盾招架，边拼命连连翻滚，这时，他的腿臂之上又已挨了两下，于是，在他又滚动了三次之后，他已来到了一片小树林的边缘，一声虽不响亮，却极尖锐的呼哨之声，已突然自他口中发出！

随着这声尖锐的呼哨，遥远处，一阵激昂高烈的马嘶已隐隐传来，深夜荒郊，这马嘶声听来像是龙吟虎啸！

闪手索彪蓦然一惊，急扑上来，边大叫道：“快下手，姓寒的想逃！”

寒山重以戟斧之尖技地，抖手便是九掌十一腿！

皮看沉重的拦架，但是，却已不能完全封住了，寒山重咬住牙关，身躯已被震出三步之外！

霹雷虎郭长风两只大板牙怒掀，率着众人围攻而上，他一边破口大骂：“寒山重，老子看你今夜还有几条狗命，妈的，老子要活活分你的尸！”

说话中，金钩如风，尽朝要害下手，其它的各般兵器，也纷纷暴落，寒山重倾力拦挡，伤处又增，但是，在这时，他已听到一片急骤的马蹄声，那片马蹄声初入耳，已若雷电来自九天，刹那间到了近前：叱雷！是的，叱雷已昂首扬步，怒奔而来！

闪手索彪冲向寒山重，与郭长风成为一个角夹击之势，他：边焦厉的大吼道：“拦住那匹马，快！”

两名白龙门弟子返身截去，手中一柄厚背刀，一条九节鞭，猛然劈缠向已奔到眼前的龙马叱雷四蹄！一声“希聿聿”的嘶叫，随着一片雾气喷自叱雷口鼻之中，它四蹄急撑，整个马身已掠过那两名白龙门弟子的头顶，后蹄翻处，这两个年青壮汉竟被踢出三步之外，一个踉跄仆倒地上！

这时……

闪手索彪与郭长风二人的钩掌，以及其余的数名白龙门弟子的兵器，都已犀利的攻到寒山重的身体之前，而且，寒山重已实在无力将这所有的攻击挡开了，他疲惫而痛楚的睁大眼睛，忽然哧哧一笑，大吼一声：“阳流金！”

右手的戟斧，突然抛高一尺，银铃响中，左手的皮盾已经迎上，自然，索彪等人不是傻子，他们早已察觉出寒山重这一招的威力是如何歹毒狠辣，每一出手，定必断魂！

而这时，对方又已用上了！

于是……

闪手索彪一拉郭长风向后急退，边此道：“大家小心……”

寒山重抓住这短暂而狭小的空隙，并未施展此招——老实说，他已无力施展了，他接住戟斧，蓦然向侧翻出两尺，右脚一伸一钩，嗯，已巧妙得令人喝彩的钩住了来到一旁的叱雷的马镫，叱雷奔速未减，眨眼之间，已将它的主人拖出十丈之外，寒山重倾力向内一滚，抱住了爱马的肚腹，从起落如风的后蹄档隙中望去，地面在迅速倒退，白龙门每个人的愤怒急惶面孔也在逐渐隐没，他喘了口气，沙哑的大叫道：

“白龙门的朋友，寒山重若得生还，你们的西淀白龙碑将被血洗！”

叫声嘶哑，拖曳而去，这虽然已十分居弱，却包含了无比悲毒的语声，尚在每个白龙门的人物耳际回绕未散，那一人一马，却早已鸿飞冥冥了。

闪手索彪等人迫了一段路，全都废然而止，汗水流自每个人的面孔，粗浊的喘息出自每个人的口中，霹雷虎郭

长风呆呆的望着远处浓重的黑暗，满脸流露着愤怒，仇恨，不甘之色，当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畏惧。

兴奋过去了，激昂过去了，理智、热血也平缓的流循，于是，一层翳重的阴影笼罩到各人的心上。谁也没有说话，都陷入深深的忧虑中。

半晌。

闪手索彪撕下衣襟一条，拭净小腹的血槽，这小小的响声，已将其余的人自沉思与懊恼中拉回，郭长风一板牙，愤恨的道：

“积山九仞，功亏一篑，未杀死这厮，实是不甘！不甘！不甘！”

闪手索彪没有答腔，回首注视着满地残尸，鲜血四溅的斗场，不觉激灵灵的打了个寒噤，多凄凉，那睦方才还能说话能动的活人，只在这片刻之间，都已变成一堆堆的死肉，与顽石腐木无异了：郭长风咬牙切齿的骂了一阵，又道：

“这小子一去，如能留得活命，咱们以后永无宁日了，真是纵虎归山，遗患无穷，可恨！”

闪手索彪叹了口气，道：“这倒不用担心，据噶丹说，寒山重的剧毒并未治愈，仅是暂且用药物将毒性压制住了而已，至多一月，必定毒发而死，算算时间，也没有几天了，长风，龟花之毒，是没有人可以救治得了的，而且，寒山重身受重创数处，又被那噶丹以毒蚁咬上一通，据为兄判断，这次寒山重便有两条命也该完了！”

郭长风却不以为然的哼了哼，道：“师兄，你以前还判断寒山重早死了呢，今夜他却又活生生的出现在这里，又给了我们这记下马威，连四哥及陆家兄弟都断送在他手上了，六剑士也全完了……这小子太邪，我老是觉得……觉得他好象有一股子超然的力量，而且，他的生命之火也好似较之一般人来得强烈与根固！”

闪手索彪看了郭长风一眼，道：“老六，别胡思乱想！”

郭长风肩头的伤口血液已经凝固，他现在感到有些痛楚，索彪说完了话，他仅悄悄的朝前面瞥了一眼，缓慢的道：“师兄，回去收尸吧，这么多死人，要麻烦一阵子呢，唉，掌门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这都为了些什么呢，仅是为了替洁儿出这一口气么？出这一口气的代价却是太大了，太大了……”

闪手索彪不悦的道：“老六，你怎么了？”

郭长风凄苦的回身走去，喃喃的道：“没有什么，我只是为四哥他们不值，可怜的四哥到现在还是独身，连个接传香烟的人都没有……”

压制在心底的伤痛也被勾起，闪手索彪目眶一眨，他却强忍住了，回头向仅存下的七名弟子道：“你们去将一千战死兄弟的遗骸就地掩埋掉，将四师叔及二位陆使者的尸骨用布里好带回西淀，行动要快，天亮前我们得起程……”

七个人领命去了，天空，仍是黑沉沉的，蟠龙山寂寞的耸立，仿佛在怜悯的望着他们，一切都已成过去，但是，有的过去仍能使身经之人得以在日后缅怀，有的过去，却永远便归向冥灭了。

夜风在吹，颓倒成一片瓦砾的古庙。那方“善恶有报”自残垣中斜斜伸出的匾牌，仿佛在向人们眨着冷眼说，有报，有报。

天已大亮了，不过，这却是个阴沉的天气。

浓重的乌云在天空中堆积着，黑压压的，像铅块，像素债人那阴沉的面孔，风在萧萧，嗯，是个山雨欲来的日子。

这仍是蟠龙山的南麓，前面有一片密林，这里，有一块黑色的巨岩平伸，岩下是一条山溪，溪后是块高坡，顺着高坡向上爬，就上了蟠龙山了。

寒山重满身血污，衰颓得不保人似的倚在巨石之旁，他那一身黑衣，破烂不堪之外更染满鲜血，由于时间过久，衣上的血迹已转为紫褐色，衬着他全身上下可怖的创口，衬着他蓬乱的发髻，惨白而瘦削的面孔，实在有点怕人。

半睁着疲乏的眼帘，他毫无意识的望了望天色，快下雨了，他喃喃的说了一句，又艰涩的笑了笑，下雨？下雨干他底事，这世界粉碎了他不会觉得关心，因为，这所有的一切，这天地之间的万物，都将与他没有关系了啊。

“人生便是逆旅。今去了又何妨？唯假他人之手，心有不甘，自小至长；奔波二十多年，所为何来？躺在这里，目注空山寂寂，乌云漫漫，流溪棕棕，林木森森，我的功名威势何在？可叹，可叹！”

寒山重闭着眼，想到这里不禁微微苦笑，嗯，有轻柔的小雨滴飘下来了，多俏，多软，凉冰冰的，下大吧，雨下得愈大愈好，最好是狂风暴雨，移山倒海，将这天下丑恶一概冲向虚无！

小小的雨滴，在寒山重面颊上轻轻抚摸，那么轻巧，那么细腻，但，为什么却又有着一股淡淡的，清新的芬芳？

寒山重蓦然睁开眼睛，蒙蒙的雨丝，使他一时看不真切，他闭闭眼，再睁开，天啊，那是谁？那一张美得令人心痛的面庞，正哀愁的凝视着他，脸上湿漉漉的，不知是雨水抑是泪水，她，梦忆柔！

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寒山重沉重的摇摇头，再仔细的瞧去，不错，是她，是那个艳丽得像月里嫦娥似的姑娘！

于是，寒山重心弦急速的震荡了一下，他竭力想装出一个笑容，但是，他失败了，只能使唇角牵动了一下，梦忆柔半跪在他身前，一只柔若无骨的小手轻轻的抚摸着他的面颊，二人互相凝视着，没有说一个字，于是，如珍珠断了线，串串晶莹的泪珠，已自这美人儿的眼睛里滴落。

寒山重挣扎了一下，声音低哑而乏力的道：“真想不到，梦姑娘，你会在此时来到这里……”

梦忆柔流着泪，她摇摇头，哀痛的道：“寒大侠……答应我，你不要

死……”

寒山重苦涩的撇撇嘴，道：“这是天意，梦姑娘，你为何来此？为何？”

徐徐的望着她，梦忆柔的眸子里有一股令人觉得颤栗的光彩，她拉着寒山重的双手，仿佛决定了一件大事，深刻的道：“因为，我爱你。”

寒山重忽然全身抽搐了一下，他似乎不相信的瞪着梦忆柔，半晌，又像呻吟一样哧哧笑了起来。

梦忆柔并没有因为他的笑而不悦，仅只静静的凝视着他，脸上的神色真挚而圣洁，像一朵散发着芬芳的白莲。

寒山重脸上的笑容，逐渐变成了痛苦的痉挛，他看着梦忆柔，看得那么长久而深刻，好似他这样看着她，已经有了千百年了。

缓缓的，寒山重吃力的道：“梦姑娘，你很美，美得足以令天下的年轻人为你去死。”

梦忆柔沉静的望着他，忧戚的道：“我不管别人，我只要你活着……”

寒山重沉重的喘了口气，梦忆柔急忙用手在他胸前揉着，寒山重安静的瞧着她，道：

“梦姑娘，在下只怕已没有多久时间，不要安慰我，不要说爱我，梦姑娘，请别在我临去前再给我留下遗憾，寒山重永不爱人，也不需别人爱……梦姑娘，我们若早些日子相逢，情形或者会好一点……现在，却已晚了……”

梦忆柔忽然痛苦起来，她双手蒙着脸，抽噎道：“不，不晚，一点也不晚，寒大侠，至少，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这些时间已够长了，已够使你知道我对你的情感了……”

寒山重想抬手去抚摸她的秀发，但是，全身的剧烈痛楚已使他放弃了这个意图，于是，他叹息一声：“罢了，梦姑娘，在下便带着你的心意好吧……”

梦忆柔俯下那张泪痕斑斑的面庞，悲切的道：“不，寒大侠，也带着我一起去。”

寒山重的心底起了一阵痉挛，他咬着嘴唇，双目有些朦胧，这刹那间的深刻感受，可以说在他这二十五年的生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如此强烈，如此刻骨，又如此甜蜜而温馨！

一滴滴的，梦忆柔的泪水滴在他的脸上，滴在他的眼睛，鼻子，嘴唇，那么冰凉，那么冷沁，但是，却韵味深长。

寒山重迷惘于他自己，方才，他连自己的死亡都丝毫没有放在心上，更没有觉得如何悲哀，所以，只是不愤与不甘而已，但是，他现在却觉得无限的酸楚，觉得不愿死去，人生，仿佛在突然之间值得依恋起来。

梦忆柔伤心的吸泣着，抽噎的道：“他们……他们太狠了……将你伤成这个样子，他们就不想想，自己有没有父兄亲友……我赶到那座古庙的时候，只看见一堆瓦砾，满地的血迹，和一片坟堆……我全身都冷了，以为你也遭了毒手……”

寒山重咽了口唾沫，轻轻的道：“在下不是还活着么？昨夜，除了噶丹之外，还有白龙门的数十个高手隐伏于侧，在下虽然伤得不轻，但是他们却陪上二十几条性命……”

梦忆柔点点头，眉头紧皱，道：“我知道，昨夜你们拼斗的时候，有一个樵夫恰巧便宿在一株树上过夜，他全看见了，我发觉他的时候，他还吓得全身不能动弹，幸亏他告诉了我，我才知道你已经骑马逃走……”

寒山重撇撇嘴唇，沙哑的道：“梦姑娘……请恕在下无礼，寒山重从来不用‘逃走’二字……昨天，那是突围，突出重围。”

说到这里，他双目煞光又现，语声激昂的道：“若非在下毒伤未愈，若非贪功之心太切，噶丹与白龙门的鼠辈，一个也别想逃出寒某手下，必将他们个个诛绝！”

他的情绪一转激烈，身上的伤口与体内的毒伤又似锥骨扯腹般发作了起来，他全身起了一阵巨大的抽搐，黄豆大的汗珠顺额淌下。

“别，寒大侠，别再去想他……我要看见你快乐，我要你好起来……寒大侠，请答应我……”

寒山重吁出长长的一口气，轻轻的道：“梦姑娘，我十分感谢你，在我处在目前的绝境时来陪伴我，但是，梦姑娘，你过于糟塌自己了，我濒接死亡，姑娘盛意，又要我如何承担？”

梦忆柔美丽的面孔像蒙上一层如梦也似的光芒，她低怯的道：“即使你已化灰土，我也会跪在你的墓上告诉你这些，我不要对你虚伪，不要对你矜持，你若变鬼……那叫我也变鬼吧……”

一阵寒冷在寒山重身体内掠过，他激灵灵的一颤，深长的叹了口气，梦忆柔的小手轻抚在他的脸上，幽幽的道：“告诉我，你不会嫌弃我，不会怪我太……太无颜吧？”

寒山重沉痛的摇摇头：“梦姑娘……以你的品貌才德，足能与帝王公侯相匹，天下男子，谁不倾倒？寒山重浪荡江湖十余年，狂放已惯，且粗鲁成性，毫无气质可言，如今，更已到此绝地，姑娘，寒山重纵使有心，但天不假年，奈何，奈何啊……”

梦忆柔拭去自己的泪痕……新的泪水又再淌下，她毫不瞬息的注视寒山重，小巧的鼻翅微微阖动：“寒大侠，你可以左右我的心不？”

寒山重一怔之后轻轻摇头，梦忆柔幽幽的道：“我爱你，你无法逸强我不爱你，假如你不幸去了，我也会抱着你的遗骸一起、去，那时，你不能阻止我，是不？你若不要我，憎恶我，我也厚颜跟着你，我会告诉别人，说我如何爱你，便是你否认，你打骂我，我也会为自己遭到你的打骂而满足，因为，你心里总算有我的，是不？”

寒山重凝视着她，低沉的道：“多少人对姑娘梦寐以求，犹不能稍得颜色，寒山重毫无所长，去日在眼，姑娘，你却为何要抛弃尊严，舍去将来而相就？姑娘，为什么？”

梦忆柔深情的瞪着寒山重的目光，勇敢的道：

“在小空寺山下看见你，当你的影子第一次映入我的眼里，我的心已狂跳起来，我知道我完了，你就是我一直想着的人，自孩堤时候心中的幻影，我好象和你在千百年前已经认识，我们好象在另一个陌生而长远的时代里已经很熟悉了……这感觉令我振奋与欣喜，然后，你在河魔金易他们的魔掌下救了我……我在白岩，宁愿毁约而恕过我的母亲，我感谢你，自心中感谢你，但，我知道我对你的情感不会是源自这感激，我忘不了你那明亮的眼睛，那撇唇的微笑，那神态里的狂傲与豪迈，粗犷与温柔，一言一语在主宰我，一行一动在支配我……你或者不知道，可是，我已经要疯狂了……”

寒山重眼眶温润起来，他借着转头而掩饰过去，是的，他终于找到了，浪迹江湖十余年，风流放荡了十余年，他终于找到了，这强烈的，深刻的，永恒的，甘醇而浓馥的爱啊，这又何尝不是他梦寐以求，日夜期待的呢？

心弦在颤栗着，肢体在抖索着，但是，他的面孔却出奇的红晕，他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要中毒，为什么要受伤，这一切，他的梦，他的理想即将实现，但，却太晚了，太晚了啊……

大滴泪水在眼眶中转动，寒山重咬着牙，硬生生的吞忍回去，他不要哭，不能哭，便是死，便是失去，也要像个大丈夫！

梦忆柔说完了话，淌着泪，凄凉的道：

“对你，我要说的，我已毫不顾一个女孩子的自尊与羞耻，完全告诉你了，你若要讥讽我，要耻笑我，那么，你就说吧，你就笑吧……”

寒山重转过头来，面孔上有一片湛然而辉耀的光彩，这片光彩，明亮得使人不敢逼视，他一字一字的，有力而清晰的道：

“我即将去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姑娘，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也正是我要说的，我对此生一无遗憾，我的基业有人承担，我的大仇人有人报还，若我此去，最不能甘心的，姑娘，便是我对你的情感觉得太晚，但是，我已满足，我已得到你，至少，我已拥有了太多的温馨。”

梦忆柔泪如泉涌，合着雨水，沾湿了寒山重的衣襟，也沾湿了寒山重的心，她吸泣着，低柔的道：“你不会死……寒大侠，你不会死，像你这么善良的人若尚不能长命，老天也太没有公理了……”

寒山重艰辛的移动一下身躯，人鬓的剑眉因为痛苦而紧皱着，他知道自己身上的伤口都已因血液凝固而止住了流血，但是，只要身体一开始发烧，伤口便会崩裂而再度流血，那时，也就是生命告终的时候了。

梦忆柔关切而痛心的望着他，脸上泪痕未干的问：“痛得厉害不？”

寒山重舔舔嘴唇，苦涩的道：“还好，梦姑娘，你大约还没有进早餐吧？肚子不饿？”

梦忆柔依然一惊，道：“寒大侠，自昨夜至今，你不但未进饮食，又折腾了一宵，一定饿了，我下山去为你买点吃的东西，顺便也请个大夫来……”

寒山重嘴角肌肉牵动了一下，本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点点头道：“也好，姑娘，在下让叱雷送你。”

“叱雷？”梦忆柔正问了一句，寒山重的咆哮已尖锐的出口，前面的密林里，应声响起一阵马嘶，那匹忠心耿耿的龙驹已飞奔而来。

马儿奔到寒山重身侧，亲热的用鼻端嗅触着它的主人，寒山重用脸颊在马鼻上擦了两下，像是在对一个多年老友说话：“叱雷宝贝，引着梦姑娘下山去买点东西，以后，可别野了，乖乖听姑娘的话，梦姑娘会好好对待你的，宝贝，你将来的日子一定很快乐……”

他的语声，有一股出奇的凄凉与惆怅，梦忆柔听在耳中，肝肠寸断，她急忙阻止寒山重再说下去：“寒大侠，不要再说了，你如有了不测，我……我她一跺脚，站了起来，双目含泪的道：“我去去就来，你千万别走开，我会陪着你，一直陪着你……”

这位多情的少女转过身去，在马身前稍一犹豫，已认镫落鞍，她回头幽幽的道：“寒大侠，千万别走开，我立即就回来……”

寒山重努力挤出一丝微笑，眸子里却闪烁着泪光，他依恋的凝视着梦忆柔，这神色，深切而隽永，有着令人黯然魂断的凄凉韵味。

梦忆柔直觉的感到有些不妥，但是，叱雷已低嘶一声，放蹄奔去，等她回过头来，已经在密林之内了，甚至连多看一眼也没有来得及。

蹄声远了，渐渐逝去，终至杳然，寒山重深深的叹息，目光望着前面，

像痴了似的凝聚着不动。

## 第十四章 几绝竟生毒有毒制

空中的乌云越聚越厚，山风也越吹越强，草也摇晃，树在摆动，雨，倾盆而落，狂猛如注，像是老天爷在号陶大哭。

寒山重用皮盾与戟斧为支柱，艰辛而蹒跚的向山坡上行去，他走一步停一停，走一步喘一口，身上的伤口，又有几处在迸裂溢血，而且刚流出来，就被雨水冲刷到了地上，成为一条条的小细流，再至淡散。

是的，他不能再等梦忆柔回来了，他不能让这么一个美艳而享有青春生命的少女为他奉献，为他牺牲这太过残酷，他不忍再糟塌这么一个善良而多情的女孩子，寒山重明白，便是两人能再多处几天，直到他的生命之火燃尽，直到他的末日来临，这，又会有什么收获？又会有什么益处？

只是增加更多的折磨，更多的痛楚，更多的眼泪罢了，早晚皆要分离，又何苦非要受尽凄凉的等到那一天呢？在他独处荒山，生命垂危的时候，能得到这位美丽少女的关注与陪伴，虽然只是这么短暂的片刻，他已觉得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了。

上山，确实比下山难啊，他实在走不动了，只有在地上爬，用他的盾，用他的斧，一寸寸的，一段段的，他要赶快，否则，那女孩子回来了，一切计划都会白费了，这将毁灭他们两个人，毁灭两个人，倒不如一个人承担来得好！

大雨似江河倒悬，哗哗不息，几尺之外，便是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寒山重爬着，爬着，抹去脸上的雨水，又被雨水遮眼，全身湿透得够狼狈，发披散，喘息粗浊，他问着自己：“这就真是寒山重的末日到了么？”

他大笑了，笑得全身抽搐，伤口破裂流血，他不管雨水灌在口中，凄厉的向耸立的高山大吼：“老天，你要寒山重死去么？你要寒山重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去？闪星魂铃的声威震慑天下，朝斧皮盾的标记扬名五岳，我，骑田岭的主宰，浩穆院的霸主，就会这么平凡的死去？我不服，不服，不服……”

他的声音嘶哑了，低沉了，而“不服”“不服”的巨大回音仍然在山的左近回荡，在大雨中袅绕，宛如上天也在代他不平。

衣衫上染满了污泥，寒山重的面颊贴在地下，一脸的泥水，他用牙齿啃着泥土，用皮盾击打地面，雨水淋在他身上，冲开他破碎的衣衫，那一处处可怖的伤口都明显的露了出来。

他喘息着，怒骂着，愤恨着，吼叫着，直到他疲累了，才俯在大雨如注的地上休息，他好象已经没有丝毫感觉，任受风吹雨淋，动也不动。

忽然……寒山重微微仰头，雨水溅得他眯着眼睛，嗯，他用力眨了两下，三尺之外，竟然立着一双人脚，好象，好象还是一位老太婆的小里脚呢！

一丝古怪而有趣的笑容浮上寒山重失去血色的脸上，他顺着那双小里脚慢慢望上看，黑绸裤套着油布水靠，大红带子束腰，缕绣着金丝边的白色衣褂，再上去，是一张严肃而黝黑的面孔，满布皱纹，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

嘏，果然，是一位差不多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她手上，正擎着一把怪异的乳羊皮伞，这伞成为一个半弧，撑起来一滴水也透不进来，拿在这老女人手里，却有着几分可笑与不调和。

这老太婆正冷冷的注视着寒山重，寒山重也眯起眼来打量她，这一打量，却使寒山重全身一震，天啊，这女人的眸子竟一边有两个瞳仁！

本来，在这荒山野地，在这大雨倾盆的天气里，忽然出来这么一个穿着古怪的老太婆，实在是一件十分突然之事，但是，寒山重早就什么也不管了，天崩地裂他都不会在意，更何况是眼前的怪事？

于是……他毫不在意的眨眨眼，虽然心中非常纳闷，却做得再去多想，又将脸贴到地上，看也不再看一下。

那老女人的双脚往前移了一步，寒山重知道，但是没有理睬，这时的空气十分不调和，有着极度的生涩与冷硬，又待了一会，一个平板而严酷的语声已传了过来：“小子，你给老身站起来，滚下山去，这蟠龙山的‘长豪坡’也是你躺得的么？”

寒山重动也不动一下，有气无力的道：“在下如滚得动，早就滚了，用不着老夫人费心来赶，天下着这么大雨，老太太你不在家里多歇着，出来管这琐碎闲事，真是太也不会纳福了。”

老女人的语声蓦地冷了下来：“毛头小子，你竟敢对老身说起俏皮话来，你知道老身是谁？”

寒山重咳嗽一声，沙哑的道：“管你是谁，阎王老子在下都一脚踢开，何况你这活蹦乱跳的大活人？真是贻笑大方了。”

寒山重满以为说了这几句话，对方一定会勃然大怒，甚至上前动武（看她那副神情打扮，也一定是个江湖中人无疑），但是，他猜错了，那老女人却一点动静反应都没有，过了好一阵，才又传来她的声音，但是，令寒山重奇怪的却是，这老女人的语声竟似换了一个人似的如此柔和：“小伙子，好一把硬骨头，老身就喜欢有着硬骨头的孩子，你好象受伤受得不轻，是吗？”

寒山重苦笑一声，孱弱的道：“不错，大约再有一条命才能活回来。”

那位老女人显然是怔了一下，她随即又道：“既然伤得这么重，小子，你为何不快些到村镇里设法医治，却往山上跑？莫非是活腻了？”

寒山重沉重的仰起头来，舔了一口雨水，吃力的道：“假如那些蒙古大夫医得好在下之伤，老夫人，在下却也想多活几年，现在，除了找个干净地方埋骨，在下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事要做了。”

老女人“呸”了一声，怒道：“年纪轻轻，竟然满口悲观轻生之想，简直狗屁，来，让老身为你看看，到底伤了你几两肉！”

说话间，这老女人已移了过来，一手拿伞，一手迅速检视了寒山重身上的大小伤势，于是，一声声的惊呼已出自她的口中。

寒山重本来就不抱任何希望，他依旧静静的俯在地下，眼皮子也不撩一下，老女人嘴里不知叽咕些什么，她检视完了，面对面的蹲在寒山重身前，目光在接触到寒山重的面孔时，已不由吃惊的“阿”了一声：“老天爷，你的眼膜上已生出红丝斑点，你可是中了‘龟花’之毒？我的天，到底你受了多少伤？有多少人要取你这条小命？”

寒山重一听，这老太婆竟然尚能在一眼之下便能看出自己身中何毒，倒是颇有两分来头，他感到一点兴趣的望了老女人一下，缓缓的道：“看不出老夫人竟能识出在下身中之毒……不错，在下确实被人暗算，误服那‘龟

花’巨毒，又在昨夜被一位好朋友用一种红蚁咬叮肩头……再来，身上的伤都在眼前了，这些，老夫人，大约那些荒村郎中治他不好吧？……”

老女人重重的哼了一声，道：“老身玩毒玩了四十多年，连自己丈夫的老命也玩进去半条，若再看不出这‘龟花’是什么名堂，还能混么？小子，假如老身能为你治好这毒伤，你将何以为报？”

寒山重整个呆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老女人能治好自己的毒伤，自己真的命不该绝，会在死前再碰上救星？这不是太也玄妙了么？他摇了摇头，有些疑惑的道：“老夫人……你……你真能治好在下身上创伤？不是在说笑吧？”

老女人又“呸”了一声，叫道：“说笑？我‘老毒婆’伍莲香与你这毛头小子说笑？简直是岂有此理，莫名其妙……”

听到“老毒婆”伍莲香这六个字，寒山重不由一愣，他在脑子里想了一下，轻轻的问道：“伍莲香？记得在十五年前，那时在下尚未出山，江湖上有一位善使百毒的女人，号称‘毒娘子’，名字也是叫伍莲香，不知与老夫人可有瓜葛？”

老夫人哧哧一笑，道：“好记性，小子，亏你还记得，那时候，大约你还在家爬路吧？嗯，老都老了，毒娘子不改叫老毒婆叫什么？还能老是和那些新出道的丫头们攀呀？自己也该知道时光不饶人喽……”

寒山重心里想道：“这老毒婆闻说在年轻时十分豪爽，但却其毒无比，很多与她结仇之人，连事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十五年前她忽然敛迹江湖，却不料会归隐在这里，唉，这也真是天意了，说不定我一命尚可保全……”

想到这里，他的思潮已忽然被老毒婆打断：“小子，咱们桥归桥，路归路，一马归一马，攀交情是攀交情，谈正事是谈正事，小子，假如老身为你治好这一身要命的伤势，你将出什么代价来报答老身？”

寒山重也正不想承人以恩，他想了下，低沉的道：“老夫人之意下不知如何？”

老毒婆伍莲香笑了一笑，直爽的道：“老身最不喜虚伪，更不讲客套，这十多年来老是坐吃，一家三口开销也实在不小，老身正等着钱用，给你治好这一身毒伤，纹银一千两如何？”

要知道纹银一千两在当前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积得这个数的，足足可算是一个小康之家了，寒山重毫不考虑，衰弱无力的道：“老夫人若能治好在下所负之内外伤势，在下敬奉老夫人纹银三千两，金叶一百张，外加绸缎三百匹！”

老毒婆喜出望外，笑呵呵的道：“好小子，看不出你还有两个钱，家道倒挺富裕的嘛，来，咱们击掌为诺，互不失信！”

说着，她抓起寒山重的手，往自己手上一拍，一手擎着羊皮伞，一手将寒山重抱起，边道：“好小子，你这一身破铜烂铁倒还不轻呢。”

雨仍下着，老毒婆小心的挟着寒山重向山上如飞而去，寒山重皱着眉，垂着头，目光穿入山下迷蒙的雨雾中，或者，那美丽的少女已经回来了吧？她会不会焦急，会不会怨恨自己呢？假如能有重生的一天，寒山重憧憬着远景，那将是如何值得兴奋与欢愉的事啊。

老毒婆走了一阵，忽道：“小子，你的姓名叫什么？能不能说来听听？”

寒山重竭力忍受住因颠簸而引起的痛苦，咬着牙，道：“寒山重。”

“寒山重？”老毒婆在嘴里念了一遍，摇摇头道：“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十五年前老身归隐江湖之际，你一定还没有出道，小子，你在江湖上闯得如何？可还有点门道？”

寒山重喉结颤动了一下，他艰涩的道：“在下，勉勉强强支撑一个小场面。”

老毒婆低下头来看了寒山重一眼，脚步如飞，看不出她身材瘦细，力量倒还不小，挟着个大人，仍然在行动上十分利落。

寒山重身上的伤口像要扯裂他一样又痛了起来，内脏也似烧着一把火，熊熊如焚，他紧闭着唇不做声，但是，每在老毒婆的身形移动之际，便宛如一只无形的钢刷子向他全身里外猛撩而过，痛苦非凡！

又奔行了一阵，老毒婆已高兴的叫了起来：“到了到了，这山坡还倒真不近哩，小子，你现在是否感到十分难受？”

寒山重连苦笑都做不出来了，他摇摇头，呻吟似的道：“尚好……”

老毒婆呵呵笑道：“别充能，老身看你也有点吃不住劲了，其实，你小子还真不赖，换了个人哪，只怕早连气都喘不动了，别慌，眼前就到了……”

这山坡尽头，有一大片松林，松林中辟着一条小径，顺着小径往内走，嗯，在几块灰褐色的巨大岩石之旁，筑着一栋小巧的，完全以天然松木干建成的小屋，屋外有一片小小的花圃，雨水洗得花圃里的缤纷花朵儿越加鲜艳，围着这栋小屋的，是一圈修剪得十分整齐的常青树，小屋后面，便是耸拔雄伟的蟠龙山主峰了。

寒山重舔舔嘴唇，提起精神语声低弱的道：“老夫人，夫人这清居之处，真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雅致脱尘，不带丝毫烟尘之气……”

老毒婆高兴的笑道：“看不出你这小子还挺有点书卷气息，讲话文质彬彬的。老身这草野寒屋呀，却还真的清静，在这里，与那老不死的和老身的宝贝女儿，已住了将近十四五年喽，地方也确实值得人留恋……”

二人说着话，已到了小屋之前，老毒婆扯开嗓子喊：“开门呀，小巧儿，你娘回来喽……”

几乎她的喊声还未完全出口，那扇松门制就的笨重门儿已被拉开，一个瘦瘦小小的，甜甜蜜蜜的小人儿已站到门儿，这女孩子看来只有十七八岁的模样，穿了一身湖绿色的衣裙，一头闪亮的黑发像波浪似的自然披在肩上，她睁一双俏丽而水汪汪的眼迷恋的微张着小嘴，朝她母亲肋下的寒山重打量着。

“巧儿，接过娘的伞呀，发什么愣？”老毒婆嘴里叽咕着。

女孩子急忙接过羊皮伞让到一旁，有些想不透的问：“这是谁呀？娘，你老人家出去采药，一去就是这么老半天，爹爹又在不耐烦了……”

老毒婆进了屋子，将寒山重安置在一张宽大的藤榻上。

鼻孔里哼了一声，气吁吁的道：“不耐烦？这老骨头又有几天没挨骂了，老娘出去这么一会他也挨不得呀，真不害臊！”

巧儿，去，先到厨房打一盆滚热的水来，顺便拿些净布软垫什么的，再请你爹出来一趟……娘在山坡前面遇到这小伙子，伤得可真重，娘是带他回来治伤的，这是积阴德呀……”

叫巧儿的女孩子温柔的答应一声，又看了蓬头垢面，血污狼藉的寒山重一眼，悄无声息的向后间行去。

寒山重躺在这张宽大的藤榻上，一身骨头都像被生生拆散了一样，心里更似在被烈火炙烤着，难受得恨不能就此死去。

老毒婆熟练而迅速的收拾着一切，进进出出的摆了一些奇怪的对象在一张白木桌上，她行到寒山重身边，将寒山重一直紧握在手中的戟斧与皮盾拿下放在一边，她抹去额上的汗水，道：“小子，老身活到这一大把年纪，便是养也养得下你这么大的孩子了，稍停老身为你疗伤之际，必须褪除衣物，到时你可别心里腼腆呀。”

寒山重面上发热，这种经验，他倒还从来没有经过，眼前这种情势，不如此做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只有苦笑了一下，微微点头。

不一会，巧儿已端了一大木盆的热水出来，另外一束净布，半叠棉垫，都放在一旁，她面孔红红的道：“娘，东西都准备得齐了，爹老人家这就来……”

话还没有说完，里间的木门已“呀”的推开，寒山重转过头来，准备向出来的人打招呼，但是，他却看不到一个人影，正在他觉得惊愕的时候，一个粗大响亮的嗓门已响在他的耳边：“嗨，老弟，你真是鬼门关上的过客了，这一身里外明暗之伤，换了个人，只怕挨不到现在哩……”

声音就在旁边，但是，人呢？人却为何不见？寒山重正待四周寻视，一张红润而肥胖的老人面孔已移到他的眼前；可是，为何这老人的高度却只及榻缘呢？竟像是个幼儿似的？

怔了一下，寒山重的目光已注意到老人的躯体，这一看，却使他全身一震，差点脱口叫了出来，老天，这位红光满面的老人，不但一双腿已完全失去，连一双手也齐肘没有了，只剩下中间这一块，看去十分刺眼而古怪，好象一个光秃大肉球一样，实在令人心中心中别扭。

寒山重是久经大风大浪的人物，场面阵仗见得多了，克制自我之力十分老到，他虽觉得突然，表面上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竭力浮出一丝笑意在唇角，他真挚的道：“前辈请了，在下因创伤在身，过一会再起立肃见，尚请前辈恕过才是。”

这残废老人一直目光炯炯的注视着寒山重，这时，他赞誉的一笑，由衷的道：“好小子，果然是个人物，老夫素来不善客套，咱们免了，老弟，也用不着老夫那浑家引见，老夫便自我吹嘘一番吧，老夫冯万喜，二十年前在江湖上有个匪号，叫‘铁拐神腿’，呵呵，如今却拐失腿去，只剩下这一块痴肉了。”

老人说话之间，谈笑自如，豪气干云，但是，自他狂放的笑声里，寒山重却可以听得出其中包含了多少壮士末途，叹今惜往的伤感意味。

老毒婆轻轻拍了他一下，道：“好了好了，老骨头，你就给老娘让到一边去，待老娘打起精神为这小哥把毒伤治一治……”

这位昔日的“铁拐神腿”冯万喜，寒山重并没有听说过，但是，看他这情形，当年也一定是位曾经叱咤过一时的人物吧？只是，不知道他为何却落得如此残废？

寒山重正想着，老毒婆已走了上来，三把两把，已将他的上衣完全扯下，寒山重心头一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位叫巧儿的女孩子是否还在房内？他急忙满脸涨红的转头，老毒婆已接住了他：“别乱动，这房里除了老身与老骨头，没有外人的，巧儿早已出去了，小子，你安静点……”

说着话，老毒婆已迅速而又小心的将寒山重全身衣衫尽除，冯万喜待在一边，啧啧的道：“好狠，这外伤少说也有几十处，亏你还挺得住……”

老毒婆熟练的用净布浸了热水，为寒山重将全身伤口

血污洗净，滚烫的水沾着伤口，就像火烙一样，寒山重不禁急剧的痉挛着，额上汗落如雨，冯老人在旁边撮起嘴唇，轻轻的向他脸上映着，边道：“忍着点，小伙子，就快好了，长痛不如短痛，老夫的浑家善除百疾，保管治得好你……”

寒山重咬着牙，脸上的肌肉紧绷，双目痛苦的大睁着，老毒婆手脚不停，将瓶瓶罐罐的药粉，药膏，东调西混的敷到他的伤口上，当这些药物抹好开始包扎的时候，奇怪，伤口处不但已转为清凉，痛楚也随之大减了。

老毒婆绝不迟延，她打开两个小锦盒，取出六根闪亮的金针与一柄锋利的玉刀来，一句话都不说，双手连挥，那六根金针已完全扎入寒山重的中盘六大重穴之中，但是，怪的是寒山重却并不感到疼痛！

老毒婆用一块净布拭去额上的汗水，十分慎重的拿起三个只有拇指般大小的翠绿瓶子，这三个小小的瓶子形状十分雅致，晶莹无暇，滑润流灿，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平易之物。

她打开第一个瓶盖，将寒山重的身子微微侧起，右手玉刀轻轻划下，“嗤”的一声，寒山重肩头那被噶丹血蚁所钉钻的红肿肌肤，已被割开一条深深的口子，乌紫的血液刹时泉涌而出！

寒山重只觉得肩头一凉，随即打了个寒噤，好象全身的炙热都已从肩头的切口之中泻出了一般，跟着来的，便是一阵刺骨牵肠的巨痛！

老毒婆神色凝重，举目的四颗瞳聚集，精芒闪射，有一股特异的光彩，她仔细向切口瞧了一阵，举起玉刀，再向深处割了一下，然后，她的面孔上已绽开一丝微笑，但是，却更包含了极度的惊异！

“嗯，那三只血蚁还钉在血肉里，这些毒物已老了翅膀，该是血蚁中最毒的母蚁，照时间算，它们早已钻进你的心脏了，但是，奇怪……为何才只钻进了肌肤寸许而已？”

寒山重牙齿深陷在下唇之内，肩头的肌肤宛如被一点点的撕裂，他吸了口气，孱弱无力的道：“这……没有……什么奇怪……在下已用一口元阳之力将那伤处的血流经脉完全封闭……坚如木石……这三只血蚁竟然尚能钻进寸许……这才叫奇怪……”

旁边的冯老头蓦的怪叫道：“好小子，老弟，你如此年纪，竟已有了元阳真力的造诣？”

寒山重紧皱双眉，吃力的道：“区区……区区小技……实在……贻笑方家……在下……以此功保住心……心脉，才得延命……至今……”

老毒婆瞪了她丈夫一眼，道：“老骨头，怪叫怪吼个什么劲？真是越老越迷糊……”

她一面说话，已拿起一把小钳子，轻轻将那叮在血肉之内，尚在蠕蠕而动的三只血蚁钳子出来，望着这三只大如米粒，吮吻丑恶的毒蚁，冯老头在一旁也不禁呲牙，老毒婆用力一挤，已一一将这三个毒蚁捻死，她又换了那柄玉刀，像在刮豆腐一样，毫不容情的将周遭的肿溃肌肉削去！

这刻骨的痛楚，使寒山重面色全变，他已将下唇咬出血来，却拼命忍住，吭也不吭一声。

冯老儿又为他轻轻吹着凉，边赞道：“好小子，硬是有种！”

老毒婆稳缓的用棉垫吸出了伤口处的污血，将一直拿在左手的翠绿小瓶倾下，一蓬淡黄色的药沫，已清香四溢的倾入切口之内，她迅速将伤处包了，吸了口气，又拿起另外那个翠瓶，面色冷肃的道：“小伙子，这瓶里装

的是‘丹顶红’与‘七步绝’，只要一滴即可毙命，现在，你张开嘴，要吃下两滴。”

寒山重痛得满身大汗，几乎已支持不住了，这时间言之下，不禁一楞，老毒婆一把捏开了寒山重的嘴唇，正色道：“‘丹顶红’与‘七步绝’为烈阳，‘龟花’之毒乃柔阴，阴阳交合，药性自调，小子，这叫做以毒攻毒！”

说着，她已小心翼翼的半倾翠瓶，两滴殷红浓醇的胶液，已缓缓的滴入了寒山重的口中！

刹时，寒山重像吞下两把火，全身即刻炙热如焚，他双目突瞪，仿佛口鼻生烟，五脏六腑，俱在一股可怕的热流中滚荡翻腾，寒山重觉得像掉在熊熊的烈火中，似绑在炮烙之铁柱上，这滋味，难受之极，活像十八层地狱的刀山油锅，苦不堪言。

老毒婆毫不敢大意的凝视着寒山重的反应，过了约半炷香的时分，她已暮的双手齐挥，在寒山重全身三百六十处大小穴道拍打起来！

于是……如千虫万蚁在啃噬，似锋芒炙针在扎戳，人间的实质之痛，肉体之苦，只怕以此时为最了，他的意志与精神，几乎已承受不住这痛苦的凌迟般的煎熬，像被一片片的撕碎似的可怕……忽然，寒山重“哇”的一声，一大口一大口的紫黑色污液粘浆，已自他口中吐出，腥臭四溢，不能卒闻！

老毒婆面色一松，长长吐了口气，停止了拍打，一掌抵住寒山重背心，一股热腾腾的暗流，已绵绵注入他身体之内，循着血脉流转。

寒山重吐得几乎断了气，直到污液流尽，鲜血现出，老毒婆才停住了运气逼毒，洗擦净了寒山重的唇边污秽，又忙着将他全身如浆的汗水拭去，洁白的布沾上寒山重身上排泄出来的汗水，竟在刹那间变为焦紫！

老毒婆将三个翠瓶的最后那个瓶子拿起，仿佛十分难舍而珍惜的拿在手中犹豫了一会，冯老头在旁边啧啧嘴巴，叫道：“别心痛了，东西还可以再寻到，人命去了却再也无法挽回了，快，快，老婆子，还等什么？”

老毒婆横了丈夫一眼，捏开寒山重嘴唇，轻轻一倒，翠瓶里一股半透明的浅蓝色液体，已散发着一阵出奇的幽香，完全倾入寒山重口中。

这时，寒山重早已昏死过去，四肢尚在微微的痉挛，鼻孔里气息粗浊，面孔滚烫如火，他的精神体力，已伐伤得太厉害了。

老毒婆也全身汗透重衣，她拔出六根金针，将一件外衫盖在寒山重身上，微微喘息，神色疲惫，脸上透着灰白，看情形，她也像跋涉了千山万水，显得异常吃力。

冯老头怜惜的望着寒山重，低沉的道：“好个硬朗的小伙子，有种，有骨气，受这么大的折磨，竟然连哼也不哼一声，真是一条好汉！”

老毒婆洗净了双手，困乏的坐到椅上，向里间喊：“小巧儿，快给娘端杯茶来，可累坏了……”

她又转过头望了躺在藤榻上的寒山重一眼，道：“老骨头，说真的，等我完全验明了这小子所受的内外之伤，实在吃惊不小，说真话，凭老娘这两手，什么奇毒剧毒没有见过？到了老娘手里还不是照样回春？可是，今天这小伙子的伤势可真叫沉重，老娘奇怪他竟然尚能活到现在，换了个人，只怕早连骨头都化成灰了！”

冯老头笑了笑，道：“所以说，这小伙子的生命力实在强！”

老毒婆又吁了口气：“老骨头呀，刚才，老娘真担心这小子受不了治伤时的痛苦，真不容易，再硬朗的人，也恐怕不能支持一半呢？”

冯万喜龇龇牙，笑道：“婆娘，你替人家治伤的时候，真是心狠得紧哩……”

里间的门这时开了，巧儿已姗姗进来，手上端了杯茶，恭敬的双手奉给老毒婆，老毒婆满足的喝了一大口，道：“不狠心怎么治得好病？假如在十五年前你这老骨头中了‘蛇蛊子’的剧毒那次，老娘不当机立断给你勤勤恳恳除掉四肢，今天你这老甲鱼哪还能在这里与老娘讲话呀？真是不识好歹……”

“别提了，还不是为了你这婆娘，为了一口气，硬要和人家‘蛇蛊子’较量毒计，我怕你吃亏，先找上门去和他斗上，结果自己反闹了个残废终生……”

老毒婆瞪起眼来，四颗瞳仁一起发光：“谁叫你这老不死的充能先去呀？害得老娘为你几乎也栽了斤斗，再说，老娘取了那‘蛇蛊子’的一条性命，还不够抵偿你这老甲鱼的两臂两腿么？你简直是蛮不讲理嘛！”

万喜苦笑了一下，平静的道：“不错，婆娘，你取了‘蛇蛊子’的一命为我报仇，但是，婆娘，你丈夫的手腿却永远失去了，永远也长不回来了……”

老毒婆呆了一呆，伤感的垂下头去，深长的叹息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巧儿大眼睛一眨，赶忙过去扶着冯万喜，温柔的道：“爹，你老人家别再和娘吵了，爹的四肢虽然失去，但是，爹，你却使娘改变了往日倔强性子，甘心退出江湖与爹过那悠游日子，爹，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温馨而甜蜜的生活，还不够补偿你老人家的伤痛吗？”

冯万喜深深的点着头，双目中流露着释然而带着点感伤的光芒，他叹了口气，道：“是的，爹已很满足，能与你娘与你这孩子团聚一起，不问世事，同享天伦，是爹今生最大的心愿，如今，爹已得到了，两条臂，两条腿，失去，也就让他失去吧……”

室中，一片沉静，但是，却沉静得安详而平和，有着温暖，有着情，自然，也洋溢着天伦。

老毒婆难得的温柔的看了丈夫一眼，立起身来，上去扶着丈夫，回头向巧儿道：“小巧儿，今儿个午饭由娘亲自下厨调治，还有，榻上的小伙子你多照应一点，可真是个好孩子哩……”

巧儿答应着，目光在娘脸上溜了一转，又溜到爹的脸上，然后，停在寒山重的脸上，笑了笑，笑得欣慰而幸福。

## 第十五章 心澄情暖 伊人堪怜

整整晕晕沉沉的睡了三天，寒山重才算真正的清醒过来；现在，正是黄昏，一抹夕阳，自窗外印入，美得凄凉。

房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丁点声息，他脑中十分平静，虽然，他仍觉得浑身酸楚而刺痛，像瘫痪了似的乏力，但是，他却的确是清醒醒的。

内腑的翻涌感觉没有了。身上的痛苦减轻了，那一股强烈的疲乏感也已消失，嗯，寒山重牵动了一下嘴角，真的已好了么？这次不会再是暂时的了吧？远境开始在他的憧憬中成形，幸福在他的心里壅塞，有很多事情在等

着他，有很多心愿尚未实现，但是，寒山重自己也有些奇怪，为什么在他清醒后第一件进入他脑中的事，不是别的，竟会是梦忆柔那美丽的眸子呢？

室中太静了，静得寒山重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他想着，不知梦忆柔现在怎样了？她在哪里？在做什么？如果她知道自己已重获生命，不晓得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寒山重笑了，一种迫切希望看见梦忆柔的念头越来越强，越来越浓，他恨不得现在就起身出去……

一阵轻轻的启门声传入他的耳中，细碎的脚步声近了，在他躺着的藤榻之前停住，一个怯怯软软的语声，带着几分喜悦的响起：“你醒了？寒……寒大哥……”

寒山重半转过头，映入他的眼中的，是一张娇好而羞怯的面庞，那双大大的眼睛，瀑布似的长发，含着几分天真，也蕴孕着一股难以言喻的醉人神韵。

望着这张面孔，寒山重迅速的在脑中回忆，啊，对了，这是那位老夫人的女儿，当时他身受重创，早已视觉不清，心意迷乱，未曾细瞧，现在，他是看得如此接近，如此清楚，嗯，多标致的人儿，好一个美人胎子！

寒山重感激的笑笑，低声道：“谢谢姑娘关注，在下自觉已好得多了……”

巧儿羞涩的将手中一个带盖细瓷碗摆在榻旁小几上，目光望着自己脚尖，轻轻的道：“这三天来，寒大哥老是昏睡不醒，真叫人担心。……娘说，寒大哥一定会平安无事的，真的，寒大哥果然好了醒了。”

寒山重真挚的道：“在下多亏令堂之高超医术，方得回生，令堂所赐，实令在下倾尽所有，难以报还于万……”

巧儿白净的面孔没有来由的红了一下，羞怯的道：“寒大哥太客气了……对一个身受重伤的人，任何人都应该如此做的……”

寒山重淡淡的一笑，巧儿又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似的：“啊，对了，寒大哥，给你煨的燕窝汤已经好了……这几天，老是端了来又自端回去，你一直沉睡未醒，今天，我以为又要端回去了……”

巧儿这股纯然出自及笄少女的天真与娇柔，不由使寒山重觉得十分有趣，也由衷的感激，他舔舔嘴唇，道：“多谢姑娘，在下实在有劳各位了，萍水相逢，得蒙如此厚待，铭感由自五内……”

巧儿忽然掩着小嘴一笑，道：“寒大哥，你怎么说话老是这么文皱皱的呀？酸死人了，你也是武林中人，为何却一点也没有粗鲁之气呢？”

寒山重闭闭眼睛，低低的道：“在姑娘面前，寒某如何能以如此无礼？粗鲁，也需分时分地呢。”

室外的松木门在这时忽然开启，老毒婆伍莲香手提竹篮，大步踏人，一见二人，已喜呵呵的笑了起来：“小伙子，你醒过来了呀？可真是在鬼门关打了一转了，好，好，醒过来就算是痊愈了，只是身子太虚，最少还要休养两三个月以上才能活动自如，巧儿啊，燕窝汤可煨好了？这次不用再端回去了，也免得你那老馋虫的爹白占便宜，可好生照应着你寒大哥呀……”

巧儿的小脸又微微一热，心里有着一丝奇妙的喜悦感觉，寒山重目注老毒婆，诚恳的道：“多蒙老夫人圣手疗毒，在下得免身幻异鬼，老夫人所赐宏德，在下有生之日，定将永忆不忘……”

老毒婆连忙挥手，道：“别，别来这一套，小伙子，老身是收钱办事，咱们两不相欠，今后彼此交个朋友倒是真的……”

寒山重有些虚弱的道：“在下自当以晚辈之礼奉侍。”

老毒婆心中十分受用，过来一屁股坐在榻旁椅上，笑道：“老身说呢，你小子就是个知书识礼之人，嗯，老身这一大把年纪，认个老也不算过份，如此，老身就以山重呼你了。”

寒山重笑了笑，道：“老夫人只管称唤便是。”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向老毒婆道：“老夫人，在下体内之毒，不知老夫人是以何种药物治疗？在下曾蒙一位医术甚高之友人相告，谓在下所中那‘龟花’之毒，必须要有四种药材相配才能治愈：一为彩莲之瓣，二为苍鹰之冠，三为老蚌之珠，四为处子之眸，这四种药材实在难求之极，在下本以无望，但老夫人莫非却早已藏有？”

老毒婆得意的呵呵笑道：“不错，山重，你那朋友果然也有两分道行，，他说得可是都对，只是，你那友人的脑筋却太腐迂了，譬如说，从这里到蟠龙山的摘月峰，有一条山径可通，但是，又何尝没有另外一条桥道可达呢？目的相同，手段却迥异，做成一件事，不仅只有一个方法，会有很多法子的呀，三加二是五，二加三又何尝不是五呢？”

寒山重十分赞同的的领首，老毒婆又道：“老身是用‘丹顶红’及‘七步绝’为你攻除‘龟花’积毒，待三毒相合，互为倾轧之际，便以‘拍穴法’激起你血气的涌荡，将三毒排出体外，老身在你身体上插的六根金针，乃是封住你四肢穴道以免残毒流窜，待你将体内之毒排尽，老身再以珍藏已四十余年的千载‘龙涎香’为你保气固元，消散体内虚火。”

她顿了一顿，继续说道：“‘丹顶红’与‘七步绝’乃天下九十三种剧毒之属，为阳性，正与苍鹰之冠，彩莲之瓣功用相同，而老身的千载‘龙涎香’亦正和处子之眸及老蚌之珠的药性类似，且更胜一筹，治好你身上剧毒，用这些正可奏功，又何苦非要毫无把握的去寻找莲瓣鹰冠等物？而且，老蚌之珠能购，处子之眸却需伤伐人命，太不人道，为了自己，再去残害他人，未免有些失德了，山重，你说是么？”

寒山重稍微移动了一下身子，吁了口气，由衷的道：“老夫人不仅善调百毒，医道更精，在下今日也算开了眼界了。”

巧儿在旁边抿着小嘴一笑，道：“寒大哥，别只顾说话，你的燕窝汤快要凉了。”

老毒婆伸了个懒腰，慈祥的道：“巧儿，你寒大哥身子不便，你便喂他吃吧。”

小巧儿白嫩的脸孔像染上了一层红霞，但是，她却温柔而驯从的端起瓷碗，将盖子打开，送到寒山重前面，瓷碗里，还有一柄小巧的银匙。

寒山重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口中连说自己来，但是，天晓得他的一双手软得毫无一点气力。

老毒婆呵呵笑道：“傻丫头，用匙子呀。”

巧儿羞愧的用小银匙舀了一汤匙，轻柔的送到寒山重嘴里，纤细玉手却不住在微微颤抖。

外面的木门又开了，冯万喜那肉团子似的半截躯体却像风一样的蹦了进来，一见这情景，不由嘻开大嘴笑道：“婆娘，我们的丫头真是长大了！”

小巧儿那张明媚的面孔越发红了，她却没有像一般世俗女孩那样羞奔入室，仅只有些情急和哀求的默默瞧了父亲一眼。

老毒婆两口子相视而笑，笑容里，流露出一股奇特的喜悦之色。

冯万喜别看他手腿俱失，却能借着两截大腿根的鼓弹之力行动如风，毫不显得尽钝，只是行动起来跳跳蹦蹦有如一个大蛤蟆，看着不大雅观罢了。

寒山重躺在榻上，缓缓的吸吸着由那个白嫩小手哺喂的燕窝汤，他心中有一股异常的温暖感觉，这种感觉是深刻而柔软的，不似豪士们的粗犷，不似情人间的低语，不似兄弟们的敬爱，也不似称雄时的狂迈，这是像溶在冬日之下，和风之中的感觉，有着平静、安详的意味，有着一个“家”的温馨。

他一直喝完了小半碗，才微笑着向巧儿道：“谢谢姑娘，在下已经很饱了。”

巧儿文静的朝寒山重笑笑，轻轻将碗取开，盖上盖子，像一个小猫一样无声的行向里面。

冯万喜望着女儿的背影，感慨的道：“在这里一住十多年，我们两块老骨头倒觉得清静悠游，只是巧儿正值含苞待放之时，住在这深山幽谷之中，未免耽搁她的青春了……”

老毒婆愕了一声，道：“姻缘自有天定，谁也强求不来，住到城去也未见得便能找个王侯当东床，山重，你说是不？”

寒山重笑笑，低沉的道：“令媛姿容秀丽，性情端庄，更是温柔识礼，正为一般年青儿郎所祈求不得，将来一定会有个美满归宿的，俗语曰：儿孙自有儿孙福，二位老人家又何必早早担忧？”

冯万喜眨眨眼睛，点头道：“小子说得有理，婆娘，咱们便等着吧，看谁家儿郎有些福份，不是老夫自夸，小女冯巧儿，可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姑娘哩！”

老毒婆正要回答，却又忽然转了话题，道：“山重，老身有一件事要问你，你左腕上戴的那串小铃铛儿是啥玩意？看起来相当别致嘛，前几天老身执着你的手纫看之时，那铃档儿轻轻摇响，却响得有些邪门，老身心头好象跟着那铃铛的响声直在蹦蹦跳……”

说着，她那两眼四珠，又注视向寒山重左腕的银铃，寒山重淡淡一笑，轻轻的道：“此乃魂铃，可以慑人心魄，为在下先祖所传之物，也是在下于江湖行道时的独门标记。”

冯万喜静静的瞧着寒山重，半晌，他若有所思的道：“小子，老夫想，你在武林中的名气只怕不会太小，你说只是支撑一个小小场面，大约是歎虚之言了，是么？”

寒山重垂下眼帘，缓缓的道：“名气大小不值一笑，威势强弱更属过眼烟云，前辈，人活着，需要名利点缀，但是，也只是点缀而已矣。”

冯万喜喝了声彩，大声道：“好小子，果然是个豪士！”

老毒婆正白了自己丈夫一眼，门外，远远的，一声隐隐约约的马嘶之声已传入各人耳中！这声凄凉而高昂的马嘶声，像一个木棒骤然抽在寒山重的身上，他全身一跳，双目大睁，不由再听第二次，他已知这是谁的马儿在叫了：“叱雷！我的叱雷！”

榻前的老两口子正愕然相视，一阵急剧的蹄音已经入耳，仿佛他们才听见这蹄声而这蹄声已像飞掠穿过了松林，经过了小径来到屋前！

“好马，但，这会是谁？来到这暮晚林幽之处？”冯万喜喃喃的自语着，显现出满脸迷惘。

老毒婆哼了一声，立起身来，寒山重已吃力的咳了两声，急促的道：“老

夫人，外面这匹马儿乃为在下坐骑，尚烦老夫人启门一探，看看马上是否坐着一位姑娘？”

老毒婆面色一缓，点点头，刚刚走到门边，外面已经响起一阵轻微的拍门声，只听外面那人拍门的声音，便会知道一定是个受过良好教养的温文之人。

老毒婆口中说了一句“谁呀”，已将那扇笨重的松木门拉开，嗯，就像一阵明亮的光辉蓦然闪耀，一个美丽得惊人的少女正房弱而失神的倚在门柱上，她那身素色的衣裙虽已污皱不堪，她的神情虽然因过度的伤疼而显得黯淡，但是，她那一双流露着悲哀的眸子，那张凄怨的面庞，仍旧散发着一片令人目眩神迷的光彩！

于是，老毒婆显然也为面前这少女那出奇的美而怔住了，冯万喜也睁大了眼睛惕着，只有寒山重，他颤抖着，以搀杂着无限喜悦，伤感的语声低唤：“梦忆柔……梦姑娘……”

## 第十六章 情真意长 将心连系

纤弱的身躯依在门柱上，梦忆柔轻轻的摆摆头，以陌生而又遥远的目光投向寒山重，像是在注视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样，终于，她的脸色在看清了是寒山重后突然转变，那双美丽的眸子透射出一股令人见了垂泪的光芒，这股光芒，揉合了惊喜、哀怨、颤栗与欣慰，她的唇角抖索着，面庞煞白如纸，整个形体，都散发着一片强烈而使人颤抖的韵息，而这强烈，却又包含在无限温柔与挚诚之中。

寒山重强挣着半坐起的身子，艰涩的咽下口唾液，低哑的道：“梦姑娘……想不到你会来这里……你……你可好不？”

梦忆柔深深的凝视着寒山重，眨不眨，看得那么紧，那么专，那么切，又那么长久，像是她如此看着寒山重，在豆古以来便是这样了。

很静，四只眸子在彼此注视，虽然，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是，假如你曾经过，你便会知道这里面含蕴了多少心意——这是绵长的，永恒的，像月光似的柔软，像太阳似的火热，更像千万条蚕丝连接在一起，无尽无绝。

时间像忽然停顿了，凝冻了，将老毒婆伍香莲摒在一边，这位有着一双怪异眼睛的毒中圣手，愣愣的向二人注视着，缓缓的，梦忆柔温软的笑了一下，轻轻向寒山重道：“寒大侠……我们……我们不是在梦中么？”

寒山重摇摇头，道：“不是，梦姑娘；这是真实的。”

梦忆柔像孩子似的抽噎了一声：“那么，寒大侠，上天对我们太仁慈了，它救了你……现在是第三天，与你离开后的第三天……寒大侠，你是真的活着了……”

寒山重觉得鼻端发酸，他闭闭眼睛，道：“我是活着，而且以后也怕不容易死了，梦姑娘，在下想，你会与在下同样的感到高兴……”

梦忆柔是那么美得使人心碎的笑了笑，道：“比我自己活着还高兴，寒大侠，我无法想象你会死去，我更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要以什么方法去遗忘你……你原是那么完美，那么令人感到亲切……”

寒山重咬咬嘴唇，用力使波涛汹涌的心头平静下来，他低柔的道：“梦

姑娘，原谅在下忘记请你进来，请恕在下抱恙在身，不能扶你。”

老毒婆这时才似悟了过来，她急忙跨到门外，扶着梦忆柔，边怜惜的说道：“唉呀，这位姑娘怎生被折磨成这般模样，可怜真是一朵鲜花似的美人儿哩，老身也几乎被你迷住了，快，快进屋里歇息一下，唉呀，好可怜今今的……”

梦忆柔轻轻向老毒婆福了一福，脚步沉重的进入屋内，老毒婆亲自扶她在一张宽大的斑竹椅上坐下，扯起嗓子向里间叫：“小巧儿啊，端杯茶出来，有位小姐姐到了……”

一直站在寒山重榻边没有出声的冯万喜，这时悄悄凑到寒山重耳旁道：“小伙子，这位姑娘可是你的意中人？”

寒山重想了一想，低声道：“或者，以后会是。”

冯老儿怔了怔，呵呵笑道：“老夫看来，现在已差不多了……”

他这一笑，声音十分粗大，梦忆柔有些吃惊的循声寻视，这才发觉，房中原来有这么一位老人，方才，因为冯万喜一直站在榻边，被寒山重遮住了他那粗短的身躯，又在梦忆柔心绪激荡的当儿，所以没有察觉，现在看见了，那确实使他有些惊异呢。

老毒婆狠狠的瞪了丈夫一眼，吼道：“喂喂，你这老小子是怎么回事，狂声大笑也不怕吓着人家？”

冯老儿又哈哈笑道：“好，好，我不笑就是，婆娘啊，你的嗓门那也不妨放低一点……”

他又向梦忆柔道：“姑娘，这有着四粒眼仁的凶婆子是老夫的浑家，姑娘，假如老夫制断力不错，你可是姓梦？”

梦忆柔文静的点头，老毒婆跟着问：“可是做梦的梦？”

梦忆柔低柔柔的道：“是的……”

冯万喜插上嘴道：“姑娘，可是‘梦回芳草思依依’的哪个梦？”

梦忆柔又轻轻点头，冯万喜得意洋洋的向老妻看了一眼，道：“婆娘，这才叫做‘雅’，懂么，嗯？”

老毒婆恨得牙痒痒的，正在这时，里面的门儿无声开了，小巧儿正端着一个茶盘姗姗走来，于是，当她一眼瞥见了坐在椅子上的梦忆柔，也不禁大大的呆了一下，梦忆柔撑着椅子站起身，软软的道：“谢谢你，妹妹。”

巧儿走上前去，亲手将茶杯捧给梦忆柔，有些迷惘的道：“不，别客气，我叫巧儿，这位姐姐，你真美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么美的女孩子……”

梦忆柔羞涩的笑笑，道：“妹妹，你太夸誉我了。”

冯万喜忽然向老妻作了个眼色，叫道：“梦姑娘，你大约尚未用晚膳吧？婆娘，还不与巧儿到厨房里看看整治些什么吃的，净呆在这里也不怕待慢了客人么！”

老毒婆正想回敬两句，看见丈夫的眼色，也恍然的将已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梦忆柔急忙道：“不，谢谢两位老人家，我，我不饿。”

老毒婆笑道：“这样晚了，还说不饿，姑娘，你可别客套啊，山重在老身这里养伤，可也是付银子的呢。”

说着，她已拉了女儿行向里面，边朝丈夫低骂道：“老不死，你还不走，赖在这里煞什么风景……”

冯万喜呵呵一笑朝梦忆柔及寒山重点点头，粗短的身子像跳豆似的一

弹一蹦，已随着妻女到了里面。

于是，室中静了下来，两个人互相注视着，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千头万绪，又都不知自哪一端说起。

寒山重舔舔嘴唇，笑笑，低低的道：“忆柔……”

梦忆柔正也想开口，听到寒山重直呼她的名字，全身不知为何，竟激灵灵的打了个寒噤，手中茶杯一晃，茶水已溢出了杯口，她痴痴回瞧着寒山重，嘴唇蠢动，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寒山重苍白的面孔浮起一抹丹朱也似的红热，像白玉的一片赤痕，他将双手伸了出去，语声竟有些颤抖：“忆柔，你愿意过来？”

几乎没有一丝儿犹豫，梦忆柔层弱的行到寒山重身前，将那一双细长白腻的柔荑交到寒山重手上，于是，寒山重紧紧将双手合拢，手心里，热得像一团火。

梦忆柔深深的看着寒山重那一双澄澈有如古潭般幽邃的眼睛，缓缓的道：“我为什么会不愿意过来？我既然已剖白了我对你的一切，那么，已经无庸对这些世俗的规束退缩了。”

寒山重轻轻的道：“但、忆柔，你为什么在发抖？”

梦忆柔吸了口气，道：“因为我不曾接近过任何一个男人，当你倚坐在那块岩石之上，我握着你的手时，我也一样在颤抖，因为你伤毒很重，未曾发觉，而我，也不希望你发觉。”

“为什么？”寒山重问。

梦忆柔屈下膝，轻轻倚跪在藤榻之侧，用那双梦一样的眼睛望着寒山重：“只为了你，你很世故，成熟，我……我喜欢你，我不愿你将我看成一个毫不懂事，不知情感的女孩子，那样，我怕你会觉得我太生涩，所以，我需要装成自然，其实，我心里实在很慌乱……”

寒山重没有笑，他感动的将梦忆柔一双手按在自己胸前，梦忆柔甚至可以觉出寒山重那剧烈的心跳。

她垂下眼帘，长而密的睫毛轻微的跳动，那模样，美极了，寒山重用一只手轻轻摩挲着她的一头秀发，俏柔的道：“忆柔，你并不生涩，你是个懂得情感的女孩子，而且，懂得很深刻，但是，纵然你不懂，我也会和你待我一样的待你，更强烈……”

“真的？”梦忆柔仰起脸。

寒山重用点头：“或者我编谎话编得太多了，但我是真的。”

梦忆柔咬咬嘴唇轻轻的道：“但是，你为何不等我回去便先走了？你若爱我，会以这种方法来表露吗？会用这种几乎使我伤心得死去的方法来打击我吗？”

像一股巨大的电流骤然触在寒山重身上，他一阵拌索，肯定的道：“不是，忆柔，我不是这个意思，忆柔，你想想，你可以承受我临死前给你的负担么？你愿意看见我死后那恐怖的形态么？在你将来的日子里，你愿意回忆起那时的悲凄么？假如我死在你面前，你会有什么益处呢？你会有什么收获呢？我不愿用我濒死前短促的生命，来换取你终生的幸福……”

梦忆柔平静的摇摇头，道：“我不会有负担，不会有恐怖，不会有悲凄，将来，假如没有你，更不会有幸福，因为我早已决定，如果你真的去了，那么，我也会去的，只是你可能先走一步，这个决定，并不是在寻着你以后才有，也不是现在才有……当你在五台山白岩转身飘入黑暗的一刹那我已

了，你的影子才去，我已觉得似已失去了一切，于是，我决定跟你去，不论是阳世或幽冥……当我把这个心意……也是决定告诉娘与舅父，娘她老人家只是哭泣，舅父一直叹息，但是，她们并没有拦止我，因此我跟着你来了，临行，，娘哭了一夜，舅父叹息了一夜，我没有携带任何衣物，但是，我却拿了一小瓶‘蚀心’。”

“蚀心’？”寒山重恐惧的叫了起来：“那是只要十滴便足可杀死一条壮牛的毒药啊！”

“所以，我想，一小瓶也足够我去追寻你了，是不？”梦亿柔凄迷的说。

寒山重觉得一阵冰冷，冰冷之后，一股热血直冲头脑，他一把抓住梦亿柔的秀发，将她的脸庞仰了起来，梦亿柔的双眸迷蒙，泪光隐隐，柔红的嘴唇在颤抖，于是，一滴凉凉的水点滴在她的面颊上，寒山重有些哽咽的道：“为什么？为什么？你是这么美，这么善良，那么好，天下多少年轻人喜欢你，阿谀你，但是，你为什么偏偏看上我？我在那时已临绝境，我在眼前重创瘦骨，我有什么强？有什么杰出？有什么超脱？忆柔，你这使我心碎的冤家……”

梦亿柔泪流满腮，微微摇头，湿润的嘴唇在蠕动，却沉默着没有吐露一个字，寒山重俯视着她，缓缓的，缓缓的，眼前那张美丽的面庞在扩展，晶莹的泪波向他包围，成为一片蒙蒙的柔水，于是，他全身抖索着用嘴唇接触上梦亿柔那滑腻而湿冷的唇片，这是奇妙的一刻，而又含着无比乾坤旋转的震撼的力量；梦亿柔身躯急剧的颤抖了一下，面色在煞白中突然转为嫣红。红得娇艳欲滴，她只觉得一片模糊，头脑中充满了热，热，热，像是刹那之间，天地倒置，一切都已坠向迷茫，遥远，遥远迷茫，什么事情都已变得那么渺小与微不足道……

良久……寒山重坐好了身子，深情无限的注视梦亿柔，这位美绝了的少女，却低垂眼帘，呼吸急促，她的心腔狂跳着，白嫩的颊儿娇红得似五月的榴火，那么羞涩，那么炙热，却又那么挚情如水。

轻轻的，寒山重将梦亿柔拥近了一点：“柔……你不会恨我吧？”

梦亿柔垂着颈项，惆怅的道：“不，我为什么会恨你呢？”

寒山重吸了口气，道：“真的，我实在不敢相信，有一天我会得到你，在以往，我经过的女孩子也不算少，但是，她们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你，差得太远了，忆柔，我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尤其在男女之情上，我更把持得很谨慎，进一步说，已谨慎得几于冷酷，有人评论我，说我冷血、残忍，与我在一起过的少女也都在心里恨我，诅咒我，因为我没有给她们一丝一毫情感，好使有，也少得可怜，她们都认为我用情不专，行止狠毒，没有一丁点人类应有的‘爱’，但是，她们却不知道，她们除了都长得很美之外，她们还有什么？她们能与我生死相共么？她们能抛舍一切路着我么？她们能全心全意爱我么？她们能为我而献出所有么？她们除了躯壳，又有多少灵性？她们口中说爱我，却又明白我多少心灵深处的寂寞与狂热？我若真心爱一个人，我决定可以做到我所希望她们对我所做的，但是，我没有遇到，我没有求到，你叫我怎么有情，怎么生爱？天下虽大，又能哪个女孩子值得我爱？值得我真正的去爱？……”

寒山重一口气说到这里，胸口起伏。喘息甚急，双目中光芒隐隐，梦亿柔怯怯的仰起面庞，有些讷讷的道：“你……你……现在找到了吗？”

寒山重轻轻抚摸着她那滑如凝脂的面颊，爱怜的道：“是的，现在已寻

到了，或者说，在三天前已经寻到了，忆柔，还要我说出来她是谁么？”

梦忆柔深深的注视着寒山重，一眨不眨的道：“我要你告诉我，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寒山重托起她的下额，平静的道：“你是个好女孩子，忆柔，我要用这一生的时间来爱你。”

晶莹的泪光又在梦忆柔的美眸里闪泛，像一个淡淡的梦，她将寒山重的双手挨在自己的面颊上摩挲，哽咽着道：“山重，谢谢你这句话，我……我要十辈子的时间来爱你，假如你不嫌弃我，我……我永远也跟着你……”

寒山重捧着她的面孔，俯下身去密密的吻，语声低沉：“天有白云，水有浮萍，莫做白云，不效浮萍，在地连双枝，在天为比翼，忆柔，我恨自己遇见你太晚，使这么多美好的日子白白流逝了……”

梦忆柔将面庞埋进寒山重怀里，幽幽的道：“只要你记住这几句话，莫以对待别的女人那样来待我，这一生，我就很满足了……”

不顾自己的伤痛尚未痊愈，寒山重用力将怀中纤弱的身躯搂紧：“别说傻话，忆柔，一个人的情感，只能真正的用一次，现在，我要全部将它倾送给你，我再也不能没有你，忆柔，你要相信，只有你能抚慰我心底的寂寥，也只有你能发掘我灵性中的狂热……”

“那么……山重……”梦忆柔语声如梦般回绕：“你就用你的狂热烧化我吧，让我与你的躯体，灵魂并而为一，我早就这样想的，在你三天前生命濒绝的时候，我恨不得……恨不得让我替你去死……我已想过，我要用我的眼睛给你做药引……”

又是一阵急起的寒栗通过寒山重的心脏，他缓缓的推开梦忆柔，有些恐怖的呢喃：“老天……这念头多可怕……你的一双眸子是如此清澈，如此明亮，我……我实在无法想象……假如你万一做了这件傻事，会变成什么模样……残害了你这双世间最美的眼睛；就算我幸而痊愈，也永远会是我一生最大的痛苦……这样，还不如死了干净……”

忆柔，你这想法太可怕了梦忆柔安详的浮起一丝笑意，这一丝微笑，平静极了，深邃极了，也纯真极了，像一个殉道者在面临着追寻理想的绝崖之上，虽然，他的结果是肉体的毁灭，但是，却不也是希望与追求至真的实现吗？或者有些凄凉，但在他自己，感受的却是最大的安慰及满足，梦忆柔有此心意，她的感受已由她那一丝湛然的微笑中流露无遗。

这是无法虚伪的，也无法假装的，即使是世上最好的剧人，也不能将这种舍己救人的至高牺牲精神，这种只求献出而不求占有的爱仅由一扶微笑中表达出来！

寒山重深深的觉得荡气回肠了，是的，以他在武林中的地位，在浩穆院的威信，当然有人肯舍命而报他，但是，却不会是如此艳丽的一个少女，更不会在仅仅相识一个多月后的时间，爱的力量是会浩瀚而不可思议，它有着无比的力量与狂热，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爱。

寒山重努力平静了一下自己激荡的心潮，叹息一声：“忆柔……我相信你会为了我这样做，纵使这样做的结果是怎么凄惨，我……我实不配你如此的……”

梦忆柔怯生生的将面颊贴上寒山重耳畔，低低的道：“别这样说，当时，在我做这个决定以后，心里觉得十分平静，就好象这样做了我才会得到最大的快乐一样……假如你不幸去了，只留下我，那么，我便有这一双美丽的眼

睛，这令人称赞的面孔，又有什么意义呢？又有什么欢愉呢？好象……好象上天生我，生我的眼，我的鼻，我的唇，我的一切，完全是……是为了给你……山重，你愿意要吗？愿意永远不舍弃吗？”

轻轻的摩挲着，面颊与面颊之间，有一股足以融化一切的热力在交流，寒山重沉静的道：“即使要我立刻去死，我也不能失去你了……”

默默的享受着这虽然短促，却令人永久也难以忘怀的柔馨，这刻骨镂心的甜蜜过了很久。梦忆柔才悄细的道：“山重……治好你身上创伤的，可是这位老婆婆？”

寒山重幸福的唔了一声，道：“是的。这位老夫人，乃是江湖上有名的老毒婆伍莲香，那位残去四肢的老前辈，是她的丈夫‘铁拐神腿’冯万喜，方才出来为你送茶的小姑娘，是这二位老人家的独生掌珠。”

梦忆柔笑了笑，道：“长得好甜哟……”

寒山重不置可否的撇撇嘴唇，道：“据我判断，老毒婆伍前辈除了精通天下万毒之外，她那一双生着四颗瞳仁的眼睛，也一定有着异于寻常之处怯生生的，梦忆柔道：“啊：是了，我也觉出她的眼睛有点怪，不过……因我只想到你，别的事，也就没有去太留意，我想，在刚才，就是有一只大老虎在旁边，我也不会去留心的……”

说到这里，她又羞涩的垂下头去，这欲语还休，娇俏无邪之状，实在令人又怜又爱，这韵味，足极了。

于是一……里间的门，轻轻的启开，老毒婆伍莲香含笑行出，亲手托了几色菜肴，一面朗桌上放，一边目注二人颌首道：“山重哪，你与梦家姑娘可真是一对璧人，男的俊，女的俏，实在打着灯笼也不容易找啊，老身看了也替你们欢喜……”

梦忆柔的面颊倏忽红了，她低垂着颈项、双手尽在抚弄着裙角，心里直感到又甜又热。又蓝又喜，自然，缺不了那回眸一睇则时掩不住的风情万千。

寒山重有些疲乏的依在榻上，有些尴尬的道：“老夫人过誉了……在下，嗯，在下……”

老毒婆呵呵笑道：“好个寒山重，少给老身来这一套，你们未是鸳鸯侣，岂能效那哀鸿离？呵呵，寒山重哪，你可知道十五年前武林中的‘癞头和尚老蛤蟆，双目四眼毒娘子’都是滑溜精明得出油的厉害人物哩。”

寒山重微微抱拳，笑道：“老夫人，在下末学后进，岂敢不尊前辈？前辈英名，在下已是久仰多年了，天下之大，谁个不知前辈‘双目四眼毒娘子’的声威？”

老毒婆受用得很的笑了起来，道：“好了，好了，你这小子伤势才有起色，就如此油腔滑调，老身悔不多给你吃点苦头，来，梦姑娘；先来吃点东西，填填五脏庙再说。”

别看这位毒中圣手外貌严峻冷漠，怪异突出，骨子里却十分豪迈爽落，不亚须眉，她在江湖上能闯出个不小的名声，也并非侥幸了。

梦忆柔也没有推拒，大方的道了谢，在站起之前，轻轻问寒山重道：“你饿不饿？可要我侍候你吃点什么？”

老毒婆道：“这一下非但老身少了麻烦，也用不着巧儿啦，以后汤汤水水，就都委托梦姑娘代劳得了……”

梦忆柔只好羞怯的笑笑，不敢再表示什么，她实在怕眼前这位老毒婆

继续再取笑下去，再怎么，她与寒山重，都还没有正适名分啊，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处在这种情景之下，多少总是有着几分窘迫的呢。

老毒婆拖了一把椅子坐到寒山重身前，慈祥的道：“老身也不与你们小两口玩笑了，说真的，山重，在养好伤后，你准备前往何处？以后还到山上来不？”

寒山重沉思了一下，道：“老夫人，在下想离开此处之后，先回浩穆院一转，看看家里有无事故，然后，在下拟赴边睡一行。”

老毒婆道：“和谁？”

寒山重一笑，道：“无缘大师。”

老毒婆“啊”了一声，道：“这个老小子还活着？老身往昔曾见他数次，那时他尚未出家，嗯，他做了和尚可是为了他老婆的缘故？”

寒山重轻轻点头，道：“正是，如今大师业已到了古井不波，无相无我之境了，只是，大师的慈悲之心却似乎较之一和般善士更来得大呢！”

老毒婆想了一下，道：“既然出家，自然就要以慈悲为怀喽，山重，老身问你，外面那匹马可真是一匹罕见龙驹，灵异得紧，那可是你的？你得自何处？”

寒山重似乎陷入回忆之中，他慢慢的道：“那是在下坐骑，名为‘叱雷’，是在下于十八岁时，由一位远居白山黑水之处的师执所送，相传此马乃是一种深山大泽中的‘虹龙’一类，所谓‘虹龙’，亦是良驹异种这一，传言能上天入地，渡海临渊，奔驰如风电，神骏如雄狮，在它奔跑之际，云雾涌生，似长龙经天，有虹光绕回，且灵异无比，忠心不二，古来豪士，俱求得此一马，于愿足矣。”

老毒婆嘴巴张了一张，疑惑的道：“果真如此不成？这岂不是成了神话了？”

寒山重一笑道：“传言自是过其，但是，在下叱雷，奔行如雷鸣电掣，风生云舞，这却是不差，两头见日，一日之间可以足行五百里，人在其上，宛如乘云驭风，飘飘欲去，且此马只认一主，忠心之情，较人尤甚。”

老毒婆喟了一声，道：“那马上配的是金鞍银蹬，华贵鲜明，越发衬得神骏不凡，古来骠骑之将，也不过如此了。”

二人又随意谈了一阵，老毒婆收去碗筷，泡上两杯香茶，只留下用过晚膳的梦忆柔与在榻上漾着轻笑的寒山重于室内，这位老毒婆、年纪虽大，似乎，儿女之间的事她却体会得不少呢。

早已掌上灯火了，不知在什么时候，灯光在壁间的琉璃罩子里吐出淡黄的光芒，晕莹莹的，却映得屋里一片朦胧。

寒山重凝视着灯光下的梦忆柔，轻轻地：“柔……”

“嗯！”梦忆柔温驯的凑了近来，怯怯的望着他。

“我……我要你的唇。”

“我……”梦忆柔有些羞涩，她讷讷着，但是，终于，四片嘴唇又紧紧的胶合在一起了……在这迷蒙如梦的气氛里。

## 第十七章 小别赋归 肘腋之变

三个月，很快的，三个月像酣睡中的三个梦一样，那么无声无息的，轻轻悄悄，却又甜甜蜜蜜的过去了。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寒山重已将他那几乎致命的内外创伤完全养好了，现在，他又矫健灵活活泼得和以前一样，像一只又快又狠的黑豹！

老毒婆一家人与他，以及梦忆柔二人，都已产生了真正在苦难中相处的纯挚情感，老毒婆甚至主动的推翻了自己原先的要求。为寒山重疗伤所需的金银代价，但是，寒山重却坚持一定要送给这家人，自然，寒山重出得起，更重要的，并非是这些金银的表面价值，而是付出人的一片心意。

老毒婆抹了一下眼睛，依恋的道：“山重哪，你上山是时三伏天，现在却要立秋了……真舍不得你走，唉，你是个最使人喜欢的好孩子……还有梦姑娘，你们可别忘了了一定要再来啊……”

寒山重手里挽着缰绳，梦忆柔婷婷立在一边，他带着伤感的向四周环视，轻轻唱了一声：“老夫人，秋天本来就是容易令人神伤的季节，在人间的生离别苦，也都会有意无意的选在这个时间，长安虽好，却没有不散的宴席，老夫人，且容此别，只要在下有暇之时，一定偕梦忆柔至府拜见……”

他又向一旁的冯万喜及巧儿道：“前辈，巧妹妹，在下去了，湘境骑田岭浩穆院自在下以上，随时随刻欢迎各位光临，浩穆院的‘大威门’永远为各位而开。”

冯万喜故作欢容的呵呵一笑，道：“小子，老头子我说不定也会去个一两趟，不过，也总是老了，骨头一硬人也懒得动弹，小子，找个闲暇，老夫我倒想叫小巧儿下山去见见世面，那个时候，你可得多多照料点呀。”

寒山重躬身道：“巧妹妹一到湘境，只要提起在下之名，便会有人接待，在下当即会遣人迎接，到时希望接到的却是前辈全家福。”

巧儿神色落落，一直扶着父亲没有说话，这时，她望望山重，又瞧瞧梦忆柔，神情之中，有一股“未到分离，偏要分离”的惆怅。

冯万喜古怪的看着寒山重，缓缓的道：“小子，你在湘境，势力一定很大，是么？”

寒山重想了一下，笑笑道：“不敢说大，人面较熟而已。”

老毒婆过去拥着梦忆柔，低沉的道：“孩子，你算找对人了，山重是个温和、豪爽而又谦虚的青年，这三个月中，他甚少提及他自己如何，但是，他虽不说，老身却看得出，他定然不是等闲之辈，老身十五年未出江湖，可是，一个杰出之辈的风度气质，却逃不出老身这阅入无算的眼睛！”

梦忆柔文静的一笑，轻轻的道：“谢谢前辈夸誉山重，他，他是真的很好……”

说到这里，这位美丽的姑娘已不禁面庞微红的垂下头去，老毒婆笑呵呵的搂紧了她，边叫道：“巧儿，你寒哥哥及梦姐姐都要走了，你也不说几句话呀，真是个傻丫头……”

巧儿羞涩的盪动着嘴唇，怯怯的道：“寒……寒哥哥，你和梦姐姐都要再来啊……我们，我们会想着你俩的。”

寒山重抱拳为礼，道：“巧妹妹，山远路重，后会有期，我与忆柔也会念着你们全家。”

他转身再向二位老人行礼，扶着梦忆柔上了马，豪迈的道：“别了，别了，今日分别在此，他日再会有处，三位。

云天高谊，在下将永怀心田！”

像一朵黑云，寒山重翻身上马，冯万喜有些哽咽的大叫：“小子，别忘了我们……”

寒山重再度抱拳道：“前辈，永不相忘。”

叱雷昂烈的高嘶一声，扬蹄奔向林外，梦忆柔回过身来一一招手，边向巧儿大声的道：“巧妹妹，希望你能早点下山……”

语声扬曳而去，巧儿待要回答，一马二人，消失在松林之外，只有蹄音如雷，渐去渐远。

老毒婆回身望望女儿，叹息着道：“真是两个好孩子，医好了寒山重的创伤，可能是我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事了。”

冯万喜用身子撞撞女儿，笑道：“怎么？宝贝，怎么不吭不响的？看见人家成双成对，你也有点动心了么？哈哈。”

巧儿面庞微红，她不依的啐了一声，转身奔向屋里，如波浪似的黑发披扬，那背影，俏丽极了。

老毒婆倚着丈夫，感慨的道：“说真的，老骨头，巧儿也大了，咱们不能老让她呆在山里，该出去见见世面对……”

冯万喜又呵呵笑了起来，连连点头，不过，那双眸子里却流露出丝丝感叹，是的，女儿大了，已到了动情的年纪了，但，自己，自己不是也老了么！时间是多么残酷的东西啊。

路是崎岖的，蜿蜒于水涯云深，蹄音得得，一会急剧，一会轻脆，一会缓扬，一会平和，而在这急剧里，这轻脆里，这缓扬里，这平和里，叱雷的四只铁蹄，已将路程一大截，一大截的遗落在后面了。

沿着刀子河，现在，寒山重与梦忆柔已来到豫鄂边界处的丰家堡左近，这里，距离襄阳仅有百十里地了。

寒山重抹了抹额角的汗水，低头向梦忆柔道：“累不？前面就是丰家堡了，大约再有十几天，就可以到达浩穆院，嗯，那是我们的家……”

说到浩穆院三个字，寒山重的眸子里漾起一片怀念而欣慰的光影，这光影很柔和，但却深刻无比，只有在一个游子要回到久别的故土家园时，才有这种渴切而依恋的情感流露。”梦忆柔甜蜜而温柔的笑笑，憧憬着道：“山重，那地方一定很美，是吗？”

寒山重眼睛望着天边，低沉的道：“是的，美得迷人，你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的……”

梦忆柔仰起面庞，轻轻的道：“山重，你为什么不准我骑我自己的那匹马‘雪莹’呢？这样，叱雷负担轻了，我们就可以早点到达浩穆院。”

淡淡的一笑，寒山重在梦忆柔滑腻的额角吻了一下：“傻孩子，假如我不坚持将你那匹‘雪莹’仍然寄托在蟠龙山的农家，现在我还能与你并体连心的做那神仙伴侣么？”

“你好坏……”梦忆柔羞涩的垂下颈项，身子却更紧切的偎到寒山重怀里。

寒山重搂紧了她，道：“我们两个人共乘一骑，虽然比雷会辛苦些，但是，柔，这马儿的心里也一定在为它的主人享此艳福而欣喜呢。”

梦忆柔粉面配红，她咬咬下唇，声如游丝：“厚脸皮……”

寒山重豪放的大笑，抖缰奔马，盏茶光景，丰家堡的房舍街道已在眼前不远。

这丰家堡，名虽日堡，却连个土围子式木栅栏都没有，因为地处两界

之间，商旅所至，市面也相当繁华……”

寒山重轻快的为梦忆柔解释着前面的地方情形，梦忆柔听着，又有些怯怯的道：“那，山重，我们两人共乘一马，不嫌有些招摇吗？”

寒山重傲然一笑，道：“谁敢正眼相视？在两湖左近的地面？”

他正说到这里，丰家堡里已忽然冲出十余乘铁骑，而十余乘铁骑奔驰的速度，已近乎亡命一样，似狂风一阵，泼刺刺的直向寒山重坐骑之前奔来。

梦忆柔惊呼一声道：“山重，他们疯了？”

寒山重入鬓的双眉微皱，倏然石破天惊的大喝一声：“浩穆一鼎，大威震天！”

八个字似八个突起的釜雷霹雷，超过人叫马嘶混乱之声，马上的骑士在听到这八个字的同时，连吼喝的人面孔尚未看清，已个个面如死灰神色仓皇，身不由己的纷纷用力勒住马缰！

于是，马儿昂烈的嘶叫着，人立而起，在尘土迷漫中，马上的骑士几乎是连滚带爬的慌忙下马，看得出他们内心是如何恐惧的缓缓向前面走来。

梦忆柔做梦也想不到只凭寒山重的八个字，就能将眼前那群横冲直闯的大汉们完全喝止，而且，他们还像是十分惊恐呢。

其实，梦忆柔哪里知道，寒山重的威望，不仅震慑整个中原武林，更是两湖一川的大豪霸主，根本掌握着两湖一川所有武林道的命脉，两湖一川的黑道固然全在他调度之下，甚至连白道上的帮派人物，对他的“大威令”也不敢不遵，方才，他的第一句“浩穆一鼎”即是表明他的身份……浩穆院之主，两湖一川的司命之神在此！

梦忆柔惊异极了，她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寒山重已低低的在她耳边道：“这几个小子倒有一半负了伤，看情形，他们大约是忙着逃命才如此慌乱的，嗯，尚可饶过。”

梦忆柔定下心来，仔细瞧去，果然，那十来个体魄修伟的彪形大汉，有五六个头破皮开，身上血迹斑斑，形状十分狼狈。

这时，走在最前面，一个满脸横肉，鼻孔朝天的大汉已停了下来，他战战兢兢，却又带着几分疑惑的抱拳道：“借问阁下可是浩穆院的大哥？”

寒山重冷冷哼了一声，抬起左腕，于是，那九枚精致的银铃档儿在午辰的阳光下微微一闪，响起一阵清脆而又令人心跳的声音。

这叮当的声音一响，那大汉已像猛然被人砍了一刀似的全身一抖，双臂高举着“扑通”跪下，哆嗦着大叫：“寒当家在上，小的广水‘一字教’大执法担山熊孟源率教下弟子叩见老人家。”

这“担山熊”庞大的躯体一下矮了半截，他身后的各人也同时跪了下来，这十来人刹时跪了一片。

寒山重默默的瞥了一眼；道：“坦荡大路，岂容尔等如此横行霸道？尔等眼中尚有区区寒山重么？”

担山熊孟源一阵颤抖，满脸的横肉直在抽搐，他尽力吸了口气，诚惶诚恐的道：“小的不敢，小的天胆也不敢稍有冒犯你老人家之处，只因教下弟子鲁莽无知，于丰家堡前顶撞了贵院双翼，小的唯恐贵院双翼大开杀戒，心慌意乱之下，带着这些畜牲奔路逃命，实不知你老人家在此……小的等懵懂处，万乞你老人家恕过……”

寒山重想了想，沉声道：“你们遇见了鹏翼巫尧与鹰翼韦峰！他们两个人都在么？”

担心熊用膝盖前行了一两步，恭谨的道：“回你老人家的话，两位大哥都在，好象还有些贵院的大哥们散于左近，可恨小的管束无方，那些畜生竟敢上虎嘴拔须……”

哧哧一笑，寒山重一拢手道：“罢了，你们都起来吧，巫尧他们一定没有佩带虎皮披风。也难怪贵教一千弟子不明就里……”

担山熊孟源顿时如释重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是，他这口气还没有吐完，一片擂鼓似的蹄音，已像煞密雷阵串，自身后紧迫而来！

这位体魄修伟，肌肉结实的大汉，一双膝头尚未离地，又“扑通”跪了下去，急不成声的道：“大当家，你老人家救救命吧，贵院的各位大哥们已经追来了……”

寒山重嘴角一撇，道：“你们起来。”

担心熊孟源却是不敢，他一直跪着不动，满脸惶急之色，马上的梦忆柔轻轻回手捏住了寒山重的手。

“山重，别这样对人家……叫你的朋友住手吧……”

寒山重握紧了梦忆柔那滑嫩的小手，笑道：“我的朋友根本还没有动手……”

二人就说了这两句话，蹄声猛烈中，七八乘铁骑之影已可见到，为首二人，一个神色沉冷，双目如缝，生着一颗龙眼大小的红痣在下额之中，另一个肥胖高大，头顶光秃无发，却留着一撮小胡子在唇上，二人都是四旬左右的年纪，形态之间，却又一样的冷酷森严。

这七八乘铁骑才一见到担山熊等人，奔驰速度已更形加快，都是清一色的黄骑骏马，黑皮铜扣鞍橙，怒驰而来，更见声威慑人！

担心熊孟源全身都吓软了，他乞求的望着寒山重，嘴唇泛白，身后的各人也全是满脸无告之色，似一个个已快到鬼门关口的冤魂。

于是，只隔着不足七文之遥了，当先一骑，正是那肥胖高大，唇留小胡的中年大汉，他眼皮子也不眨一下，如裂金石般募然大吼：“浩穆双翼，大威震天！”

当每一个字在空气中跳跃，担山熊那些人就大大的颤抖一下，甚至已恐惧得连那乞求的眼色也变得那么软弱无力了。

寒山重哧哧一笑，雍容环胸，沉声道：“浩穆一鼎，大威震天！”

他的语声，如此沉和，却又如此有力的进入追骑各人之耳，不用再加丝毫辨识，为首大汉已神色一肃，掩不住又惊又喜的翻身下马，落身在马首之前来到寒山重左边五步之处。

寒山重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语声里含有无限的亲切与真挚：“巫老鹏，你与老鹰都来了？”

这秃顶的胖大汉，果然正是骑田岭浩穆院“卷云阁”首座鹏翼巫尧！

巫尧恭谨的抱拳行礼，敬肃的道：“院主久离浩穆院，全院上下，无不焦虑异常，巫尧等谨奉‘紫星殿’首座禹殿主之令前往西淀白龙门探查院主踪迹。”

寒山重剑眉又待皱起，另一位下颌生有红痣的眯眼大汉亦已一个箭步来到前面，他那细眯的眼睛倏忽睁开，精光闪射中，抱拳躬身，一面欣喜的道：“院主离此半载有奇，四月前闻得消息，说院主在白龙门中伏受伤，消息传来，全院上下沸腾不安，韦峰等虽不相信，却也奉渝整装待发，自禹殿主以下，点齐院中各殿、各堂、各阁好手三十余名，率院中壮士三百名，准

备向白龙门大举进袭，使小灵州水为血染……”

巫尧又急急接口道：“大队已将探手遣出，哪知尚未启程，却接到院主派来的一位武林朋友携来院主亲笔令渝，令云院主有惊无险，严令院中上下前往白龙门寻仇，禹殿主已遣出数批院中好手分往四处寻探，却俱是信息无着，为恐江湖上惊荡起浪，又不便撤武林帖传告，待至五日以前，禹殿主与全院上下实已不能再候，是以再度派出巫尧等人共分六批前往各地查探，巫尧等便是直赴白龙门的一支……”

寒山重习惯的撇撇嘴唇，吁了口气：“才这几天功夫，你们这些老宝贝就闹了个鸡飞狗跳，连禹殿主这么深沉的人也沉不住气，浩穆院的一殿双堂三飞阁大约又像如临大敌一般紧张了……”

鹏翼巫尧咧嘴一笑，语声却深切无比：“院主，浩穆院如一日没有院主一鼎，则浩穆院存在又有何意义？全院上下又有什么指望？”

鹰翼韦峰的目光在梦忆柔媚红的脸蛋一扫，似乎震了一下，又迷惑的瞧往寒山重，鹏翼巫尧一直没有向梦忆柔注视，这时，他讲完了话，才有时间打量了梦忆柔一眼，却与韦峰同样惊异的显著迷茫的神色愣了愣。

寒山重笑了笑，缓缓的道：“巫老鹏，你与韦老鹰来见见梦忆柔梦姑娘。”

巫尧与韦峰双拳一抱，上身微躬，梦忆柔已羞红着脸，欲待下马还礼，巫尧连忙踏前一步，宏烈的道：“方才本阁只顾与院主谈话，对姑娘礼数失周之处尚请姑娘恕过，只要姑娘抬举，马上马下都是一样！”

梦忆柔羞涩的颌首致意，低柔的道：“二位对我太客气了，我有不懂事的地方，也请二位多多担待……”

韦峰细眯的双目倏睁又闭，肃然道：“不敢。”

寒山重哧哧一笑，沉声道：“老鹏，放一字教的朋友去吧。”

巫尧这才想起旁边还有一批自己等人原先追赶的目标，他恭应一声，回头朝着担山熊孟源狠狠的瞪了一眼，吼道：“一字教的朋友，江湖上混的日子长了，就该把照子放亮一点，上线开扒也要看看对象，吃杂八地也挑个软骨头的；别净往刀刃上碰，以后在堂堂大道上，坐骑放慢一点，别再为了奔马卖狂而弄个灰头土脸。”

担山熊孟源如获大赦，急忙率众自地下站起，朝寒山重等人一拜再拜，口中唯唯诺诺，寒山重忽然道：“对了，孟执法，回到广水，请代问候贵教主‘一字横天’黄池！”

孟源连连称是，唯恐寒山重等人变卦似的赶紧狼狈上马，纷纷扬蹄而去，嗯这一次，马跑的速度可是文雅多了。

寒山重轻轻耸肩，喟道：“一字教黄池倒是个有骨气的汉子，怎么手下弟子却竟这般窝囊？在江湖上闯，到了这种贪生畏死的地步，也就隔着瓦解恐也不远了。”

鹏翼巫尧大嘴一咧，道：“这些角色在官道上放马疾奔，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咱们手下弟兄看不惯骂了两句，这些小子们竟敢圈马回来，准备虎须拔毛……”

鹰翼韦峰平静的接道：“于是，他们的结果就险些应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句话了。”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好了，放他们去，也算积德，巫尧，你立即派遣眼前的各人前往四处，将其它五拨遣出的弟兄们找回，别令他们太过辛劳，

却又劳而无功。”

鹏翼巫尧领命招集手下调度去了，寒山重又问韦峰：“司马长雄与迟元尚未来么？”

韦峰摇摇头，道：“按说司马右卫与迟左卫也应该回来了，大约半途有事阻碍归程也未可定，禹殿主也有些挂念着。”

在浩穆院里，除了寒山重为主掌一切之魁首而外，就数“紫星殿”殿主“承天邪刀”禹宗奇为首要人物，再下则是双堂之“银河堂”“两极堂”，依序才属“长风阁”“卷云阁”“金流阁”，其殿堂阁之各首要，声威赫赫，俱为武林中足可独霸一方的人物，在浩穆院中地位更是崇高无比，每一殿堂阁所属之下，皆辖有好手众寡不等，而这些江湖高手们，则分别掌理着浩穆院在两湖一川各处宏大的产业，自然，这些产业的经营，有些是光明正大的，有些，却为了多种的环境原因而与江湖黑道上有着关连，换句话说，浩穆院所主持的各行生财之路，是有多种方式分为明暗两面的，这道理很简单，假如江湖上闯，讨生活，就不能离开它传统的生活范畴与规式。

寒山重的左右双卫，在浩穆院的地位是十分超脱的，不受任何殿堂阁首要的调度，直接听令于他自己，当然，寒山重本人武功之高，已不需要任何人代为护卫，这只是一个江湖霸主所必须有的排场及威仪而已，浩穆院的左右双卫，一身艺业之强，决不下于院中各堂阁首要，而且，最主要的，却是他们忠心赤胆之程度，已经足以到达为寒山重舍命效死的地步了！

此刻；鹏翼巫尧已转了回来，他左右的六名壮士早已领命上马分奔而去，寒山重叫二人上了马，不缓不徐的朝丰家堡驰去，巫尧不止一次的向梦忆柔瞥视了几眼，神色间，仿佛有些忌讳着什么。

寒山重机智无比，他在巫尧溜来第二眼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望着即将进入的丰家堡街道，他淡淡的道：“我们不在丰家堡打尖了，到前面的‘河伊府’再说。”

巫尧与韦峰二人齐齐颌首。相互看了一眼，巫尧咽了一口唾液，笑道：“院主，请你试试巫尧这乘新选的黄骠马脚程如何，本阁看来，虽及不上叱雷，也相距不远了。”

韦峰亦笑着道：“光说不算。试试便知，老鹏，来、咱们哥俩骑一匹马……”

二人在此时此地，忽然说出这番话来，未免令人有些突兀的感觉，而且，似乎他们在形态之间有一股欲语还休的意味。

寒山重心里有数，他知道，这二位卷云阁的正副首座，一定有话要和他谈，而要说的话，又必定是极度隐秘和重大的，当然，因为寒山重太过了解他这两位相处多年曾经出生入死过的手下，才会猜到二人心中的意图，换一个人，任谁也不会明白他们真正是在打着什么主意。

梦忆柔嫣然一笑，轻柔的道：“山重，你不去试试吗？”

巫尧呵呵一笑，道：“老鹰，我这就移过来……”

三乘铁骑，此际已经过了丰家堡，又来到堡外的大道上，寒山重轻轻楼过梦忆柔的细腰，露出牙齿一笑，道：“不用了，我的浩穆双翼。”

二人不由齐齐一楞，迷惘的瞧着寒山重，他们晓得，这位年轻而敏慧的主人，一定已经明白了自己所以如此的意思，但是，既已明白，为何又不换骑而乘呢？只有在骑马奔驰中谈话，才能保持最高的秘密，才不会有被别人窃听之虞，而且，眼前这位姑娘，依寒山重往日的习性，可能又是在逢场

作戏时一起玩玩的女友而已，虽然她是如此美丽，但是，任何关于浩穆院中的隐密内幕还是不被她知道的好，尤其是眼前他们要向寒山重禀报的这件重大之事。

寒山重撇撇嘴唇，目光凝注前面蜿蜒的驿道，深沉的道：“二位，梦姑娘不同其它，这一次，是在下今生最后一个伴侣了，真正的伴侣，她已确实确实的存于我心。”

巫尧与韦峰十分惊奇的互望一眼，极快的，一片由衷的喜悦已浮现上他们的面孔，巫尧双手抱拳，在马上躬身：“恭喜院主终于有女以长丝相系了。”

寒山重眼角一挑，笑意盈然，那表情，满足而欣慰，梦忆柔微微咬着唇儿，声音低细的得有如蚊纳：“哼，终于？山重，你果然风流如传闻……”

寒山重急忙俯嘴到她耳边，轻轻地：“柔，那些已成过去，你别生气，因为你一定会知道我对你的心，你会清楚，那是真挚得血淋淋的……”

梦忆柔脸蛋儿配红，她扭扭身子：“以后你再和以前一样，我就一辈子不睬你……”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如果那样，我就算毫无心肝人性了，柔，没有心肝人性之人，留在世上何益？你说是么？”

梦忆柔惊惧的捂住寒山重的嘴唇，惶急的道：“不，山重，你别对自己苛责太重，我不是这个意思，真的，我相信你……”

忽然，鹏翼巫尧轻轻咳了一声，梦忆柔这才想起一侧还有两个老江湖在，她羞涩的缩回了手，而那手，又被寒山重一把握得紧紧的：“柔，我的一切，今后都会与你相共，我说自今而后，现在，就开始吧。”

梦忆柔正感到有些迷茫的微微一怔，寒山重已神色肃穆的道：“巫阁主，你有何事欲报于我？”

巫尧双手握缰，又吞了一口唾液，看看梦忆柔，有些喏喏的道：“回禀院主，此事十分严重，而且有着极高的秘密性，关系……关系着整个浩穆院的安危……”

“难怪你们原先如此不动声色，讲吧，梦姑娘不是外人。”

梦忆柔已经意识到寒山重与他这两名得力的臂助间有异常重大的问题要谈，于是，她低低的道：“山重，我回避一下，可以吗？”

寒山重摇摇头，又道：“巫尧，我不说第二遍了……”

鹏翼巫尧连忙正襟危坐于马上，低沉的道：“是，院主，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院主离开院中，已有半年之久，前一个多月，还没有什么异状，就在第二个月的月梢，大鹰教的探马已在咱们骑田岭左近出现……”

寒山重神色一冷，严峻的道：“大鹰教？他们一年前与我们争夺‘孤山’时所栽的跟斗还不够大么？这些小子们竟然还有种跑到骑田岭来？”

鹏翼巫尧肥胖的面孔涨得一红，忙道：“本阁也是这样想，大鹰教的朋友莫不成全活得腻味了？本阁得到消息，当即一面禀报紫星殿，一边亲率本阁所属好手十余名快马赶去搜索，但是，却连个鬼影子也没有看到……”

寒山重极为不悦的哼了一声，他这轻轻的一哼，却使得一侧跟随的浩穆双翼齐齐一凛，寒山重缓慢的，却极度冷森的道：“浩穆院雄踞两湖一川，威扬五岳三江，哼，却连个大鹰教遗孽的几个奸细都捉不住，而被人家逃逸而去，竟然是在浩穆院的所在地骑田岭，好，好极了，在自己的地界上栽斤斗！”

鹏翼巫尧吓得一声也不敢再吭，他深深明白寒山重的性格，在他发怒或不悦的时候，最好的办法便是闷声不响，否则，后果堪虞！

寒山重摇摇头，深沉的道：“二位，浩穆院的雄风何在？”

鹰翼韦峰尽在毫无意识的摸着自己领下的红痣，这时，他鼓足了勇气，先扯出一个笑脸，但是，语声仍不免有些忐忑：“院主，韦峰当时是跟随大阁主一起去的，我们去得很快，毫未耽搁时间，照算起来，他们不可能逃得这么快，而且，长风阁与金流阁也随后遣人来援，我们一见来人失踪，当即以‘大威令’檄召骑田岭方面弟兄戒备，协同搜查，院主，你是知道的，在骑田岭，没有任何一个陌生人可以隐藏得住，但是，在我们按了个天翻地覆，更召令骑田岭左近同道效力，却仍没有着落……”

寒山重冷沉的想了一会，道：“是哪一个报告你们有大鹰教奸细出现的消息？靠得住么？”

鹏翼巫尧这才敢接上，惶恐的道：“是住在骑田岭的‘灰胡子’老九与本阁所属‘红眼’关浩二人所禀报，而且，银河堂的‘万圣剑’曹波及长风阁的‘无回拐’张子诚在以后的半月中也曾发现了三次，对方大约都在五六人左右，身穿大鹰教的灰色紧身衣，披着鹰羽坎肩……”

鹰翼韦峰小心翼翼的道：“来人身手极为超绝，像是大鹰教的好手，他们每次出现，却惧皆不肯与我方之人正面接触，一旦发觉，不论我去对方之人是多是少，实时匆匆隐逸，行踪飘忽，有如轻烟薄雾……”

寒山重面色寒如秋霜，他毫无表情的道：“嗯，还不止一次了？”

巫尧与韦峰又喏喏着不敢接腔，梦忆柔虽然依在寒山重身上，却也隐约的觉得心上的人儿那一股森森慑人的气息，于是，她壮了壮胆，怯怯的道：“山重……有事慢慢讲……不要生气嘛……人家二位壮士又没有得罪你……”

寒山重剑眉倏转，却又刹时平展，他叹了口气，轻轻拍拍梦忆柔的眉头，语声转为平和！“巫老鹏，告诉我，他们都是在哪里发现这些奸细的？”

我是说，在什么方向与位置？”

巫尧心头暗暗一松，如释重负，他知道，只要寒山重叫他一句‘老鹏’，即已等于消了气了，他忙道：“回院主，老九与曹波他们都是在骑田岭与浩穆院之间的林幽山径上发现的，每次人数多少不等……”

寒山重沉吟了一下，道：“这距离太近了，只不足五里路……你们在接讯多久开始围搜？”

韦峰在旁插口道：“最多不会超过半炷香时间，而且，每次发现，必定由发现的人分出一个回来报讯，另一个立刻追上，但是，每次都在骑田岭与浩穆院中间这五里来路的山林子里失去了奸细踪影……”

巫尧又接着道：“照时间，照距离计算，他们便是肋生双翼，也难以逃脱，骑田岭周围百余里尽是我们的人马，连两湖一川的江湖道都完全受我们调度与节制，他们大鹰教地盘在甘陕一带，能混入两湖已算不易，怪的是竟然更能渗到骑田岭左近，又竟如此神出鬼没的在我们手掌心里打滑溜……”

寒山重澄澈的眸子映出一片浩然而又冷酷的光彩，他撇撇嘴唇，决断的道：“曹波与关浩都是我们当年一起出生人死打江山的老弟兄，他们的话决非戏言，这已证明，大鹰教方面有奸细来此卧底已无疑问，但是，他们如果敢来，一定不会仅仅只有五六个人而已，必定还有一些人隐而未出，那么，有这些陌生的大鹰教党羽进入两湖之境，为何我们没有接到各派各门的消

息？甚且他们竟能摸到骑田岭尚未曾被制，以我们的威势与人手布置的严密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目前已经发生了，二位，这其中原因只有一个，你们说说看！”

巫尧与韦峰互相瞪目而视，半晌，在马蹄的悠扬起落里，二人忽然齐齐一哆嗦，同声大叫：“不，不可能，院主之意是说……”

寒山重阴沉的露齿一笑，道：“不错，我是说，两湖地界里有同道背叛了我们，而且，极可能浩穆院与骑田岭两处，也有我们的人被收买而与他们暗通消息！”

巫尧楞楞的怔了一会，舔舔嘴唇，有些难涩的道：“大鹰教本身势力就极为雄厚，本阁曾谕知院中派驻各地眼线加意打听，约略明白了在近数月来，大鹰教已与狼山派相互结盟，而和中条山的‘七首会’也往来颇密，本阁最初推断，大鹰教必是有了狼山派及七首会的支持，才敢兴起报复孤山一战战败的念头，韦二阁主曾经提及他们可能与两湖境内的同道有勾结，本阁还不大相信，竟想不到他们还有这大神通插一腿到我们老窝来了，但是，假如真的是这样，那又会是谁呢？浩穆院上上下下都如同手足，忠义不苟，谁会去做那吃里扒外的丧心病狂之事？谁又敢冒着不仁不义不忠不信的万世臭名去出卖我们？”

寒山重眼帘半垂，神色淡漠，他平静的道：“巫阁主，是禹殿主忽然遣你们出来找我回去的么？”

巫尧连连点头，韦峰却恍然掠呼道：“是了，怪不得禹殿主近几个月来老是落落寡欢，仿佛心事重重，他在前几天命令我们出来寻访院主之际，神色之间好象极为焦虑与沉重，临别之前，他犹殷殷叮嘱，一旦寻得院主，不要耽搁时间，即刻便回转浩穆院……”

巫尧肥胖的两腮也一抖，怪叫道：“不错不错，这三四个月以来，紫星殿的人手极少看见，便是偶而见了，也多形色紧张而匆忙，打个招呼便走了，本阁上次还取笑他们在瞎摸索，天哪，本阁竟然尚瞧不出情势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看情形，禹殿主早已经预作布置应变了……”

寒山重深沉的一笑，道：“所以，禹宗奇便能独当一面，一手撑起紫星殿！”

说到这里，他冷冷的仰视天空，缓缓的道：“我想，你们再回忆一下，大约银河与两极双堂也情形相似吧？本院派在外面的好手也一定往返频繁了？”

巫尧与韦峰呆了一下，齐齐点头道：“是的，现在想想，果如院主所言……”

巫尧又胖脸热烘烘的干笑一声：“呵呵，只有我们三阁上下还像呆鸟一样成天吆吆喝喝在唬人……真是……真是惭愧……”

寒山重淡淡的望着前面延展的驿道，似欲启口，却又闭嘴无言，半晌，他有些感叹似的说道：“浩穆院威震江湖，固然靠着院中上下弟兄一片赤胆忠肝，也倚着众家弟兄的勇悍凶猛，但是，勇则足矣，智却不足，上天赐我禹宗奇襄助一臂，有禹殿主在，我放心太多了，他的的确确是一位智勇双全，耿耿忠心的老弟兄……”

巫尧与韦峰红着面孔垂下头去，惭愧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寒山重转眼望着他们，语声由淡漠改为真挚：“老鹏，你与老鹰不必难过，寒山重与你们有过命之情，山重身为浩穆院一院之主，说你们两句，看在老兄弟面上，

你们也不会感到受不下吧？”

二人急忙抬头，惶诚的道：“不，不，院主说得对，我们是太懵懂了，几乎误了大事……”

寒山重眼角微微一挑，轻啜了一声：“前车之鉴，勿蹈覆辙，注意一些也就是了，咱们快点赶路吧，说不定禹殿主他们等得急了。”

梦忆柔仰起头来，温柔的道：“那么，山重，我们在河伊府也不要停下，趁着时间还早，可以多赶一程，我是说，假如你们都支持得住的话。”

寒山重豁然大笑，紧紧将梦忆柔搂入怀中：“好一张巧舌，好一番心意，须眉男儿怎会比不得柔弱女子？浩穆双翼，你们听见了？吾等快马加鞭，直赴骑田岭！”

巫尧与韦峰目心底对梦忆柔发生了好感，这不仅是她的美艳与风仪，是他们察觉了梦忆柔有一颗仁慈而诚挚的心，于是……二人轰诺一声，猛一挥手，鞭梢子划得空气在嘶叫，两匹黄骠马放开四对铁蹄，扬尘抢先奔去。

寒山重迅速的低下头来，在梦忆柔颈项上轻吻了一下，急促的道：“柔，你好得使我想哭了——”

当梦忆柔感到这一下轻微的麻痒，当寒山重的语声送入她的耳中，叱雷已候忽似腾云驾雾一般，以令人惊骇的快速猛驰向前，嗯……梦忆柔紧紧依在寒山重的胸膛上，在那儿，她可以听见他急剧的心跳，可以贴切的觉出那火热的，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唤，而这些，不是比一切言语都要更加令人感受深刻的慰藉么？

## 第十八章 大威浩穆 骑田横岭

这是一片无际的高地，有着荒疆大漠平原似的浩瀚与雄壮，也有着江南山水般的细致与秀丽，有白水寒烟似的凄凉，也有着林幽枫红的如画景色，这片高地真美，而在秋天，更是美得迷人。

远处，有一片连衡绵长的房舍，好比相筑于一块较这片高原更高的平坦山岭之上，一丛丛的林木环绕着那不算小的集镇，几座峻削的峰峦零落的散置于旁，虽已深秋，峰峦仍然清郁翠绿，衬着天空的白云朵朵，越发显得这处市集的超拔清幽，不错，这就是骑田岭，大名鼎鼎的骑田岭！

寒山重全身是黑衣，扎着黑色头巾，披着有褐黄色花纹的虎皮披风，在叱雷的雪白鬃毛飞扬飘舞里，在金鞍银镫映着阳光闪耀下，他这模样，简直英挺极了，而在这英挺中，更包含了一股说不出的狂傲与剽悍的意味。

梦忆柔仍然紧紧的依偎在寒山重怀里，就好象她在半个月以前便是这个样子而一直没有移动过似的，假如她现在不是已经换了一件紧扎的灰蓝色衣裙的话。

巫尧与韦峰二人还是老扮相，越近目的地，二人的神色里越是透露着焦虑与不安，像是恨不得插翅飞回。

寒山重目眦凝聚，低沉的道：“我们不进骑田岭，直返浩穆院。”

巫尧与韦峰二人答应一声，偏过马头，直向远处那片镇集的右侧奔去，那儿，是在骑田岭的正后方，有一大片浓密的树林遮挡着视线。

梦忆柔的长发在强烈的秋风里风舞，虽然她已扎上一方束发的蓝色丝

巾，却仍无济于事，不过，那长发的飞舞，舞得美，舞得令人沉醉，就像一丝丝柔软的梦，柔软得醇腻。

轻轻的，她侧过脸来：“山重快到了吧？”

寒山重点点头，指着骑田岭道：“那一片高耸而顶端平坦的半岭，就是骑田岭了，住在骑田岭的居民，差不多全是我们自己的人与他们的家属，浩穆院就在骑田岭后面约五里之处，忆柔，我们即将到了，希望你喜欢那个地方。”

梦忆柔的表情里有一股掩不住的兴奋与渴望，她欣怡的道：“我一定喜欢，当我们早晨进入这片高地，我已深深爱上它了，山重，尤其是那险削峻拔的骑田岭，更显得如此清逸而出尘，好象整日与白云为伴，林泉为伍，悠悠然不带一丝儿烦嚣之气……”

寒山重轻轻在她的长发上一吻，笑笑道：“柔，我想，你在这里长住，一定更会美得绝俗如凌波仙子了……”

梦忆柔低低咿唔一声，脸儿红着，忽然，她有些惊奇的道：“山重，对了，你即是此地之主，那么，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没有人来接你呢？而且，自从进入骑田岭，好象一个生人也没有看见……”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你真是个傻孩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危机四伏，战云密布，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正在四周窥伺，我怎能再顾到那些排场？柔，你晓不晓得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内，我已经接触过两湖地区内十一个帮派的掌门与瓢把子？我已给分布在两湖一川所有的浩穆院明暗人马发出了十七道渝令？嗯？”

梦忆柔迷惘的摇着头：“我们一直在一起，你是什么时候做这些事的？”

寒山重有趣的搂紧了她，低低的道：“在你寻梦的时候……忆柔，有些时，我真愿我能像你这样纯洁而天真，不要有这么多的烦恼与思想，晚上，我望着你那甜蜜的睡容，听着你匀细的呼吸，我多想一直陪着你直到天光，但是，外面，又有那一帮或那一派的首要在等着我了……”

说到这里，他轻轻的道：“柔，我们踏人两湖之境的第一步，我的一道渝令，便是严禁一切所属迎送，但是，我们的行踪，却每天都有快马飞报浩穆院，也可以说，在我们到达这里很久之前，浩穆院早已确定了我们可能到达的日期了……你大约还不知道，我们每天都在浩穆院或友好的帮派所属暗地环护之下，就是现在，也有多少弟兄暗伏四周，就是你没有注意，难以察觉罢了。”

梦忆柔决想不到，寒山重一旦行动起来，竟还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与布置，她惊奇的转目向四周打量，目光过处，却禁不住激动的呼叫起来：“啊……多美……真是太美了……”

现在，他们已进入一片幽密而又深邃的树林中，这片树林，方圆约有数百丈，外面是松柏，里面，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枫海，红得似火，艳得令人心跳，多美啊，那一张张，一片片的枫叶，招展着，摇晃着，飘拂着，密密的，稀疏的，远的，近的，有如离人的眼泪，美得凄迷，美得深刻。

寒山重哧哧一笑，策马加鞭，没有多久，已穿林而过，嗯，就在骑田岭的岭脚，在一条清澈的山溪之侧，在白头的芦苇满眼里，有一条宽阔得足供十匹怒马狂奔的白石大道笔直通往一排高大的龙柏之前，而在这条大道的尽头，一栋恢宏而广大的巨厦傲然矗立，有如一头巨大无朋的怪兽，这片静

静峙踞的大厦完全是由光滑而整齐的黑色大理石所砌就，浩浩然，威威然，自然流露出一股耸天立地的森森气息，慑人极了，雄伟极了，这幢巨厦，不错，就是浩穆院。

巨厦静寂无声，那两扇重逾万斤，金光湛湛的巨门紧闭着，门上所铸的一对金狮兽环，与门上突出的每一个金雕玉砌相映辉，闪耀焙目，门楣上，斗大的三个银色篆字：“浩穆院”。

门的两侧，有纯白色的石雕麒麟各一，雕工精细；栩栩若生，四只巨眸仰视长空，似欲借岭上之云飞腾而去，神态狂猛，气魄浩壮。

梦忆柔望着这幢巨大的屋宇，那延绵伸展的黑色大理石围墙，简直有些呆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浩穆院的范围是如此辽阔，建筑是如此恢宏，威势是如此厉烈，来至公侯之府第，想亦不过如此了。

寒山重在大门之前五丈之远下了马，巫尧与韦蜂侧早已领先到了门前，寒山重挽着马缰，向鞍上的梦忆柔一笑，语声里流露着极度的安慰与依恋：“柔，这就是浩穆院，我自幼生长的地方。”

梦忆柔怔怔的注视着，叹了口气：“真高大……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宽阔的房屋，气势好吓人啊……”

寒山重傲然一笑，缓缓的道：“浩穆一鼎，大威震天……”

金色的大门，在他自豪的语声里慢慢启开，门内，有两百名左右身着纯黑紧身衣，披着虎皮披风的彪形大汉，静静的肃立两边，这两百名大汉之前，有四个人已急步向外迎了出来。

这四个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年纪约在五旬左右，面色赤红似火，漆黑的头发结成一个高髻，双目如凤，开阖间光芒闪射有如金蛇流灿，挺拔的鼻梁下，有一张方正的嘴，嘴角微微下垂，显示着这是一个具有坚强毅力的人，他沉雄的走到寒山重面前，躬身行礼：“紫星殿禹宗奇率众恭迎院主。”

寒山重亲自上前扶他，边坦荡的大笑道：“禹殿主，半载以还，院中一切琐碎之事，多有偏劳了。”

这双目如凤的老人，果然正是浩穆院掌管紫星殿，坐于第二把交椅的“承天邪刀”禹宗奇，武林中人闻名丧胆的霸才！

他连声不敢声中，另一个面目粗犷，留着一大把于思胡子的独目豪士，亦已抱拳肃立，另外两个枯瘦如竹的老人，也早已恭谨的站在一边，神态异常崇敬，这三个人，可都不是等闲之辈，那位面目粗犷的中年人，乃是浩穆院双极堂堂主，江湖上提起来素有“生死一抛，左回金刀”的左回刀仇忌天，一个承天邪刀，一个左回刀，是浩穆院的两根砥柱，力能顶天地，功可泣鬼神，这两把刀，不知道曾经使多少黑白两道武林人物见而飞魂！

那两个瘦长枯干，仿佛欲乘风归去似的老人，则是金流阁切正副阁主，叱咤江湖垂三十余年的“妖老”留仲、“鬼叟”凌玄，这两个老人，都是出了名的狡诈百出，心黑手辣，缠不得惹不起的人物。

寒山重笑着向各人还礼，边为大家引见了梦忆柔，承天邪刀禹宗奇冷电似的目光在梦忆柔脸上一转，庄重的一笑道：“院主，梦姑娘美艳清丽，足当国色，此后院主将有人管束了。”

寒山重哧哧一笑，挽着羞涩不堪的梦忆柔，大步向门内行去，在二人足尖刚刚跨过那尺许高的金色门槛时，肃立两侧的劲壮大汉，已蓦然暴雷似的齐喊三声：“大威，大威，大威！”

梦忆柔想不到还有这种排场，吓得她一激灵，心腔儿似小鹿乱撞，而

庞苍白，寒山重微微向两边壮士颌首，边低低的道：“柔，你已进了象征浩穆院的大威门了。”

梦忆柔心神未定，只有紧紧依着寒山重，承天邪刀禹宗奇率着众人一直跟随左侧，寒山重并没有问他其它堂阁之人为何不见，因为，寒山重知道，必定有着他们不能出面的原因，他们才会不在场的。

进入大威门，是一条打磨得光可鉴人的信道，直入三十丈，三十丈前，有三栋宏大的楼阁一字矗立，那实时“长风”“卷云”“金流”三阁了，在三阁前的三十丈空间。

除了有数排龙柏种植，小亭三两处之外，全是空荡一片，在三阁左近的任何任何一个角度，皆可一目了然。

三阁之后，有花庭九方，此际正时满秋菊，粉黄红白，清雅引人，九方花庭之幽，便是左右分开的两幢黑色屋宇，这两幢屋宇建造得方方正正，却是高大雄伟，有如两幢黑色行宫，这便是“银河”与“两极”两堂了，两堂之后，有枫林一片，嫣红欲滴，枫林之侧筑着粉墙，三个小巧的月洞门留做通路，但是，此刻虽是白天，每个月洞门却都有八名黑色劲装的大汉持刀挺立着，看情形，浩穆院的机要重地便在后面了呢。

寒山重等人缓缓行向银河堂，边走着，寒山重频频顾视，状甚欣慰，他一面察看，边沉和的道：“禹殿主，大概情形，在下都已清楚，现在形势可有变化？”

禹宗奇赶上一步，低声道：“昨夜自甘陕传来快马探报，谓大鹰教已有好手三十余名整装出发，方向似朝两湖，五天前，‘红巾队’的瓢把子遣专人来报，狼山派的大部人马忽然在深夜失踪，极可能亦潜向两湖……”

寒山重哼了一声，道：“我们自己地方之内，有哪一道的同源不稳？”

承天邪刀禹宗奇双目一闪，迅速的道：“这一点，请恕本殿尚未查明。”

左回刀仇忌粗悍的道：“院主，咱们还等着干什么？咱们应该采取主动，先行调集人马，一举将这些鸡零狗碎斩绝吧！”

微微笑了笑，寒山重缓缓的道：“敌暗我明，且不知到底有多少江湖朋友欲与吾等为仇，是而吾等兵力不应分散，集中固守，以逸待劳。”

说着，各人已来到以铜匾草体大书着“银河堂”三字的黑色石阶之上，在踏上阶石之前，寒山重忽然止步，回首向一直沉默无言的“妖老”“鬼叟”道：“留阁主，烦你与二阁主实时率人将本院红旗掌法赵思义逮捕，为敌人卧底者非他莫属。”

此言一出，在场之人俱皆有如焦雷轰顶，瞠目结舌，寒山重卓立台阶之上，冷峻深沉，将怀中一面作三角形上雕有一座卧佛之像的白金令牌，交到妖老手中，再度狠辣的道：“赵思义若欲拒捕，便做强仇格杀勿论！”

妖老手持令牌，微微犹豫，寒山重神色一沉，厉声道：“留阁主，寒山重的话你听见么？”

这位金流阁的阁主连忙躬身称是，脚步却移动得缓慢，鹏翼巫尧慌忙上前，惶恐的道：“启禀院主，赵红旗乃为本院开山功臣，跟随院主出生入死，忠心耿耿，本阁担保，他决非卧底之人……”

寒山重淡淡的一笑，笑容又在刹那间变为冷厉：“巫尧，你敢袒护于叛逆么？”

鹏翼巫尧全身一震，黄豆大的汗珠顺脸而下，而低弱的道：“本阁不敢，但……”

“住口！”寒山重大吼一声，转向妖老及鬼叟：“你们还不拿人，莫非尚要寒山重亲自动手？”

妖老连连答应，招呼鬼叟一声，像两道飞虹，直奔前院而去。

巫尧顾不得擦汗，以祈求的眼光投注紫星殿殿主禹宗奇，这位举足轻重的奇才却微微摇头，转目他视。

## 第十九章 是耶非耶 内忧外患

空气中充满了冷瑟与沉闷，像是冻结了一般，是的，寒山重这突然的举止，实在是太出人意外了，怎么会呢？在浩穆院执掌红旗的首座赵思义，他是那样的公正无私，赤胆忠心，在浩穆院十年以还，谁不知道“红旗赵”是一个忠义坦荡的正直之人？他又怎么会私通于敌？这，简直令人不敢置信。

每张面孔都紧绷着，没有人敢大声喘一口气，但是，每一双眸子都含有无法隐讳的痛惜与凄苦，他们知道，在浩穆院的规律之下，通敌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那令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的后果！

梦忆柔显然也被这突来的转变所骇住了，她怔怔的站在一边，想劝劝寒山重，却又不敢启齿，只要一看到那双冷酷而森严的眸子，她又如何敢启齿呢？

像是一下子鼓足了勇气，“左回刀”仇忌天嘴角抽搐了一下，艰辛的道：“院主，这……这可是真的？”

寒山重冷冷哼了一声，没有说话，“承天邪刀”禹宗奇以目光阻止了仇忌天再问下去，他稳重的道：“赵红旗掌握本院一切刑职，他之心怀为人，院主所知，不会较吾等鲜薄，院主若没有十成原因，亦绝不会做此惊人之事，各位，一个人，不论他是如何精练卓越，到了卖友通敌，舍义求安的地步，也就毫不足取了！”

“但是……”仇忌天仍然微弱的争辩道：“这似乎不可能……赵红旗会做出这罪大恶极之事……”

“承天邪刀”禹宗奇哼了一声，冷冷的道：“天能倾颓，海能倒流，云会变，地能震，仇堂主，除了已经证明之事，天下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

寒山重沉着脸，一直没有再讲话，“鹰翼”韦峰舔舔嘴唇，暗中扯了“鹏翼”巫尧的衣角几下，巫尧流着汗，又提心吊胆的道：“禀院主……这件事，本阁认为……认为是否应该再做仔细审查推敲？这恐怕，恐怕有冤……”

寒山重厉烈的狂笑一声，道：“冤枉？巫尧，这会是冤枉？在下已获有赵思义通敌之据，罪证确凿，足可令他死而无怨，巫尧，你以为寒山重是一个乐意向他自己多年兄弟探上手的无情之辈吗？”

巫尧连忙垂下头去，一边用力拨开了扯着他衣角的韦峰的手，“左回刀”仇忌天跺了跺脚，正待做最后努力，前面人影晃闪，一个体魄修伟，方面大耳，颌下留着一大把黄须的六旬老人，已像疯狂了一样飞奔而来，他的身后，紧紧跟随着“妖老”及“鬼叟”，另外还有五名身披虎皮风披的浩穆壮士！

这留着黄须的老人此刻面容扭曲，那张方正的面孔，已全然被一片悲戚、愤怒，痛苦的神色所挤变了形，他喘息粗浊，一到寒山重面前，“噗通”一声跪在地下，沥血似的嘶喊着：“院主，院主，老夫接到院主的大威令了，院主，老夫会做奸细吗？老夫会是如此不仁不义不忠不信的小人吗？院主，老夫执法十余年，老夫跟随院主在刀山打滚，剑林舐血，院主你相信老夫会做出这种事情吗？院主，老夫自院主幼年相护，亲如兄弟，老夫会丧尽天良在老夫迟暮之年再出卖院主吗？院主，院主啊，你要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看看我赵思义是一条什么样的汉子啊！”

寒山重冷漠的面孔上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愧疚之色，他紧咬下唇，仰首望天，赵思义的每一个字，每句话，都像尖锥一样深深扎入他的心底，他这时的歉疚与抱憾，实较面前跪着的老人更难受千百倍！

“鹏翼”巫尧大叫一声，“噗通”跪到在寒山重身前，颤着嗓子道：“卷云阁阁主‘鹏翼’巫尧愿以性命为赵红旗求情，乞请院主看在赵红旗往昔忠诚，一番汗马功劳之面，予以恕过……”

韦峰细眯的双目倏忽大睁，泪光映闪，他跟在巫尧身后跪下，“左回刀”仇忌天强忍悲苦，再踏前一步：“院主，请院主……”

“住口！”寒山重蓦然大吼一声，厉色道：“仇堂主，你身为两极堂首座，红旗通敌你竟尚朦在鼓中，这失察之罪已是难逃，你尚有脸面再为他人说情？”

仇忌天神色一黯，低弱的道：“是，本堂当自请议处。”

“妖老”留仲及“鬼叟”凌玄忽然诡密的互视了一眼，这极快的，却已含有难喻之意的一眼是甚堪寻味的，但却因为太快，没有人注意，此刻，他们两个也缓缓跪在一边，垂首无言。

“承天邪刀”禹宗奇面色谨肃，他躬身道：“本殿忝掌紫星殿，却疏于防范，致出内奸，失察之罪，尚请院主发落。”

寒山重目光不动，冷冷的道：“寒山重自会聚召全院首座定议。”

说到这里，他忽然高声叫道：“长风阁阁主何在？”，随着他的呼唤，一条人影已似闪电般自银河堂虚掩的紫铜门内跃出，向寒山重长揖到地道：“长风阁大阁主‘生死报’姜凉谒见院主。”

这位三阁之首的长风阁阁主，是一个一眼望去就会令人产生无限寒瑟的人，他只有四十上下的年纪，面孔上不带一丝表情，冷漠而刻板，五官突出而鲜明，有如刀削斧凿，给人一种强烈的，代表力量与残酷的感受，尤其是，他身上的一袭黑色长衫，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庞大“千锥环”，更散发着一股森森的寒意。

寒山重平静的道：“姜阁主，你陈述赵思义的罪状！”

姜凉转过身来，刻板的大声道：“本院掌法赵思义，半年前乘院主他去之际，即有通敌卧底之嫌，他私通匕首会，有来往信函三件可资证明，包庇隐藏大鹰教遗孽，有本阁所属张子诚目睹为证，同时策划刑堂所属叛逆响应，刑堂执事两人可以为证，他亦曾游说银河堂之‘万圣剑’曹波及‘赤眼’关皓同流合张，亦有该二人之秘报可作左证，罪行确凿，无可遁避！”

赵思义悲愤之极的狂喊道：“冤枉、诬蔑、陷害……院主，你认清老夫是谁，老夫是‘万字血夺’赵思义，赵思义啊……”

寒山重胸膛急剧的起伏着，他厉吼一声，吼道：“禹教主，你亲自押送赵思义入紫星殿‘困龙洞’听候处决！”

“承天邪刀”禹宗奇恭应一声，目光一瞟，后面的五名浩穆壮士已拔出雪亮的朴刀，拥着狂喊怒叫的赵思义向一侧的月洞门行去。

禹宗奇微微躬身，大步跟上，直到他们身影消失，寒山重的脸色才稍见缓和，他撇撇嘴唇，平板的道：“仇堂主，通令所属，严格戒备，只怕就在这几天就要发生事故！”

“左回刀”仇忌天躬身答应，寒山重已微微颌首，携着梦忆柔行向后面，梦忆柔古怪的凝注着寒山重侧着的面孔，那是一张俊俏得令人迷醉的男性面孔，但是，此刻却又为何有如许浓厚的残酷与严厉！

经过了月洞门，有两条白麻石的信道分向左右，中间隔着一片方圆二十余丈的大花圃，虽已深秋，仍然百花争艳，缤纷纷纷，鲜丽夺目，花圃间有小亭，有凉阁，有棚榭，有几桌，景致幽雅，耐人流顾，向右看，楼阁连绵，宽大深沉，那里，即是紫星殿。

寒山重轻挽着梦忆柔行向左侧，沿着道旁的两排苍松后缓缓踱着，像有无限心事。

梦忆柔板着脸孔，沉默了一会，冷冷的道：“山重，你的威风可真不小！”

寒山重转过脸来，平静的望着她，梦忆柔又愤怒的道：“本来，这是你们男人的事，尤其更是在你自己的基业之内，但是，我就算没有资格说话，我仍要说，你太狠了，山重，对别人，对自己，你都太狠，有时候，你几乎狠得没有一丁点人性！”

寒山重并没有愠怒，他轻叹一声：“柔，我之所以尚能活到现在，就是靠了一个狠字，如事事慈悲，样样慈悲，忆柔，恐怕别人就要将那狠字移送到我的头上来了。”

“你……”

梦忆柔气得粉脸儿通红，她激动的道：“你忍心向你这么多年的弟兄下手？你忍心漠视他以前对你的忠诚和劳苦？人是有感情的，并非木石，怎可如此凶戾冷漠？山重，就算他私通仇人，你也应该原谅他，恕过他这一次……”

寒山重平淡的一笑，却深沉的道：“他如有心通敌，即已不当我是多年手足了，更不重视我们以前的患难情感，他既已抛舍，怎能再怪我不仁？”

梦忆柔语风一窒，嘴角抽搐，面已由酡红变为苍白，她挣扎了一下，冷冷的道：“我说不过你，但是，我知道你这样做是错了，山重，你有时太过份，无论如何，你不该这么狠，你的所属全都敬畏你，可是，你为什么不使他们在敬畏中再渗进亲切与情感呢？”

一丝奇妙的笑意，在寒山重眸子里浮起，但是，他掩饰着，故意沉着脸道：“寒山重所作所为，岂是妇人之见所能左右者？”

一阵因为气愤与失望相揉的悲切感受，使梦忆柔全身起了无法自制的颤抖，她是那么奇异而陌生的瞪视着寒山重，珍珠似的泪水汨汨淌下。

寒山重有些失措的紧握了她的小手，急急的道：“柔，柔啊，你……你为何伤心？我方才的话不是有意的，你别当真，忆柔，你不要这样……”

梦忆柔轻轻抽回握在那双大手手中的小手，平静的摇摇头，又平静得出奇的道：“山重，我想，你是不爱我的，你一点也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一点也不为我想，爱一个人，该不是这么专横与跋扈，山重，我对你失望极了……”

寒山重的双目似欲喷火，他强烈的注视着梦忆柔，语声深刻：“忆柔，

你属于我，你应该了解我的苦衷，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真的不得已，柔，你会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你不久即会知道，那时，你再骂我，再责我也不算晚，今天，我要应付内忧，应付外患，我必须做一些连我自己都感到无限痛苦与歉疚的事，别忘记，我是一院之主，有许多人要在我的努力下活下去，忆柔，或者我这努力会令一些人对我有不满，但是，他们终究会了解我的，这时间已不会太远，他们会知道，我是在怎样的忍受着内心煎熬下为他们寻求未来。”

缓缓的，梦忆柔的神色已转为迷惘，她喃喃道：“我不明白你在做些什么，但，山重，难道你是对的？”

寒山重一把搂过她来，重重的吻，重重的亲：“三天后……你就知道……你爱的人是一个如何仁慈的豪士……”

吻着，吻着，四片唇，胶合得那么紧，那么急，这是白天，且有着迷惑与忧虑，但，管它呢。

梦忆柔微微挣扎了一下，悄悄移过嘴唇，低低的道：“山重，恐怕有人会看见……”

寒山重嗤嗤一笑，道：“如果有人看见，他们也会装做未见。”

梦忆柔像是喝多了酒，面色令人迷醉，她依着寒山重，缓缓向前行去，转了一个小弯，又已看见大红的枫林一片，枫林外，有清溪环绕，溪水澄澈见底，一座宽阔而华贵的白色大理石桥横跨于上，桥的两边，都有尺许高的柱石，柱石之顶，精工雕有盘龙一条，每条龙口里，却垂挂着一盏八角形的紫金宫灯，两侧栏杆之上，全都刻镂着髹以金漆的凤凰，远远望去，美丽极了，枫林深处，可以看见红瓦一角，上悬风铃，正在轻响摇晃。

这片景致，是愈美得令人窒息的，像是一幅图画，又似一个迷蒙的梦境，梦忆柔又看呆了。

寒山重轻揽着她，平静的道：“这座桥，我叫它做‘梦桥’，现在，忆柔，我似乎叫对了，他们很多人曾给它起了一些恶狠狠的名字，但我都不喜欢，忆柔，希望你喜欢这个名字。”

梦忆柔文静与满足的笑了，她点头道：“我喜欢极了，真是一座梦中之桥……”

轻轻一笑，寒山重道：“不如说，它是梦着忆柔的桥……”

指指枫林之中，寒山重又道：“枫林之内，便是我居住的‘太真宫’，从这里，可以看见太真宫的飞檐。”

“山重，这里一切都太美了，山重，你快点带我去……”梦忆柔兴奋的叫着，拉起寒山重的手便奔向桥上。

寒山重笑了笑，边道：“忆柔，你好大胆，竟然敢在太真宫左近大呼小叫，若让寒院主听见，只怕难饶过呢。”

“寒院主？哪一个寒……”梦忆柔放缓了步子，惊疑的说到这里，忽然恍然大悟的捶打了寒山重一拳，跺着脚：“不来了，你老是欺侮人家……”

寒山重携着她的手悠闲的过桥而来，边正色道：“浩穆院上上下下，全都知这条禁令，梦桥左近百步以内，不准发出任何嘈杂之声，除了一殿双堂三阁的首要，没有大威令任何人不能踏越梦桥一步，否则，即以图谋不轨，擅入禁地之罪格杀莫论！”

梦忆柔轻轻打了个寒颤，幽幽的道：“你这浩穆院的规矩真多，又总是离不开一杀字，山重，我也不是什么首要，更没有什么大威令符，那你就叫

人处置我吧。”

寒山重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道：“山重在此，这不比什么令符都有效吗？忆柔，自梦桥行到这里，虽然只有几十步，但是，你知道我们已经过了五暗桩了？忆柔，这就叫严密，这就叫规矩，成事业，成方圆，皆须如此，否则，松弛散漫，朦朧迷糊，天下任何事业也做不成的，浩穆院威震天下，便在于明白此理，而且力行不懈，你未习惯，初来乍见，自然觉得有些拘束不惯了。”

这时，他们二人已进入林中，枫树成排成行，或斜或直，趣味盎然的排列着，看去一大片一大片，摇摇无绝，高大的枫树，在秋风里微微摇晃，火红的叶子上下波动，就像熊熊的火，但是，却更像冰凉的火。

走在成荫的树木之下，凉爽的空气予人一股清悠的感觉，似是漫步在桃花源的缤纷花瓣之上，直似踏在梦幻中。

于是，没有多久，在枫林之内，一座黑色大理石做墙，白色云石为体，红色瓦面为顶的华丽楼阁，已展现在梦忆柔那双跳动的眸子中，这座建筑，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已综合了高雅、华贵、堂皇、恢宏的所有，使任何人一见了便会兴起渴望进去一观……最好是一住的感觉。

寒山重淡淡的道：“忆柔，那是太真宫，我平时寝居之处。”

长长吁了口气，梦忆柔眼眶润湿的道：“这所有的一切，全像是在画中，山重，你真有福……”

寒山重撇了一下嘴唇，道：“以前，很寂寞，并算不上有福，以后，就可以说是有福了。”

说到这里，他转首凝视着梦忆柔。

“因为，忆柔，这里开始有了你，也只有太真宫，才勉强配你居住。”

梦忆柔这时有一股强烈想亲吻寒山重的念头，她用力克制着自己，嗓子有点颤抖：“谢谢你，山重，谢谢你对我好……”

轻揽着梦忆柔，二人加快了步子，来到太真宫宽大的雪白石阶之前，石阶当中雕有一排一只石狮在滚着绣球，一直滚到银色烁闪的大门之前。

两个人方才缓步拾阶来到银门，银门已静寂的启开，十名黑色劲装，虎皮披风，头上却戴着金环的悍勇大汉，齐齐躬身向寒山重行礼。

寒山重微微点头笑道：“你们都好？”

十个人同声回答：“院主万安，谢院主关怀。”

这头戴金环的十名大汉，正是太真宫的卫士……十韦陀。

太真宫内，气象万千，玉为柱，翠做饰，金镶楣，银嵌槛，纹理地面，光可鉴人，画栋雕梁、飞檐重角、长廊曲折、朱红栏杆、有花厅、有书斋、有大堂、有亭台，到处是高雅清幽，到处是华贵瑰丽，帝宫王府，不过尔尔。

进入大厅，梦忆柔连厅中的布置尚未看清，已随着寒山重转入一间精致宽敞的书房之内，书房四周，经诗俱全，排得满满密密，室中却是点尘不染，陈设脱俗，白玉香炉内正有檀香一线，袅袅绕绕，全室清香飘回，令人神爽气闲。

亲自搬过来一张桃花心木的锦垫太师椅，寒山重文雅的道：“忆柔，请坐。”

梦忆柔倩笑盈盈，轻轻坐下，悄细的道：“许久以来，我未见你这样有礼了。”

寒山重也舒适的坐到椅上，微微一笑：“夫妻之间，理应相敬如宾，举

案齐眉，我们虽然尚未结成为夫妻，但也该在平素养成习惯，以便到时沿用。”

“不害羞……”梦忆柔舍不得讲的讲了一句。

寒山重向四周看看，道：“这间书房，名叫心斋，我另外还有两间书房，分叫清斋、悟斋，平素无事，我都把时间消磨在书房里，有什么重大问题，也多在这些地方招集他们商讨议决，所以，很多人都对这几间书房感到神秘，其实，也不过只是几间藏书之室而已，忆柔，你大约也会喜好这份宁静吧？”

梦忆柔轻轻点头道：“这儿太好，好得我几乎已不想回五台山了……”

寒山重一笑道：“不要‘几乎’，干脆就不要回去，老实说，我已在半月之内遣人快马专程五台山白岩向令堂及于执法奉书禀告你一路行踪及去处了，免得他们牵肠挂肚，心中不安。”

梦忆柔感激的望着寒山重，低低的道：“山重，你已使我险些忘记母亲的挂念了……山重，谢谢你替我设想得周到，更谢谢你遣人去安我母亲的心……”

寒山重真诚的一笑：“有一天，你的母亲也会是我的母亲……”

梦忆柔抽搐了一下，激动的投入寒山重怀中，泪水零零：“你对我太好了……山重……真太好了……”

寒山重轻轻抚摸着她那一头瀑布似的黑发，深沉的道：“一千种好，一万种好，比不上你对我的一丝儿好……”

“山重……哦……山重……”梦忆柔仰起那张清丽得令人不敢正视的娇好面庞，主动吻着寒山重的嘴唇，甜蜜蜜的，甜蜜得腻人。

一阵轻细的叩门声忽然在这时响了起来，梦忆柔惊虽觉着，却又十分不情愿的红着脸儿坐回原处，寒山重犹有余韵的舔舔嘴唇，平静的道：“报名。”

一个恭谨的，却含有无限威力的语声响自门外：“右卫‘黑云’司马长雄谒见院主。”

寒山重实时露出一抹愉快的笑容，他热切的道：“长雄，你进来。”

黄色栗木门轻轻启开，一个身材修长，面容俊美而肃煞的黑衣、黑巾轻年，悄然无息的进入室中，向寒山重肃身抱拳：“多日未见院主，好不令司马长雄想煞，长雄恭请院主金安。”

寒山重微笑颌首，指着梦忆柔，道：“长雄，见过梦姑娘。”

这位年轻人，年纪与寒山重相仿，不但一身艺业超凡入圣，精绝毒辣，名声之隆，更已响彻江湖，他生平不服二人，普天之下，只对寒山重誓死效力，永无异心，因为，寒山重曾在多年之前，折服他九次之多，更在刀光剑影之下，先后救了他的性命三次，而一个倔强狂傲之人，有了这些经历，已足够他为一个人做他一生须做之事了。

司马长雄转过身来，向梦忆柔恭施一礼，道：“在下司马长雄拜见梦姑娘。”

梦忆柔文静的衿衽还礼，低柔的道：“不敢当，司马大侠好。”

“不敢。”司马长雄退后一步，挺身站直，寒山重笑了笑，道：“迟元为何不见？”

司马长雄双目垂视，恭声道：“长雄与迟元经过紫星殿时，禹殿主遣人亲召迟元赴困龙洞有事交待，并要长雄禀报院主，他们稍停即来。”

寒山重缓缓的道：“矾玉可曾寻得？”

这是司马长雄远赴南疆的主要任务，他忙道：“已经寻到，此玉色做宝

蓝，光润无瑕，可称璧宝，玉主闻得是院主欲购，特别半价售出，值黄金七千两，整个南疆，再无第二块此等上好之玉了。”

寒山重欣慰的道：“办得好，五雄图至此可动工雕刻了！”

“五雄图？”梦忆柔不自觉的跟着念了一句。

寒山重慢慢的站起身来，道：“是的，这五雄图的雕刻，是一件极端的秘事，忆柔，将来你会看到这奥秘真正的底牌，那个时候，或者，浩穆院将在天下武林中独执牛耳了！”

他说到这里，又朝肃立一旁的司马长雄道：“今夜三更鼓响，你通告所有殿堂阁及有关首座们，在宫里悟斋聚集，商讨一切大计。”

司马长雄答应一声，又低低的道：“院主，闻说院主已将赵红旗扣押待刑，院主，赵红旗恐怕不会是那种卑陋之人吧？”

寒山重淡淡一笑，道：“这是以饵引蛇，长雄，只是多有委曲赵红旗了。”

梦忆柔一听见这几句话，原先积郁在心中的疑云轻怨已一扫而空，是的，那只是一个计策，不是真的，她这才知道他不会真的是那么狠毒无情，虽然，这个计策用得稍微逼真了一点！

司马长雄宽释的笑了，他又低声道：“那么，赵执法本人知道吗？”

寒山重一拂衣袖，平静的道：“不，这样会更真实一些，更不露痕迹，长雄，我们都是武士，不是够得上好的戏剧主角！”

司马长雄领悟的点着头，他转身行出两步，又回过身来，有些呐呐的道：“院主，本来长雄不敢启问……但又心中牵挂，院主出外这半年以还，是否曾被白龙门摆过险道？”

寒山重不愠不怒的轩轩剑眉，淡淡的道：“不错，他们虽然被在下杀得人仰马翻，但在下先则中毒，继而受困，也几乎送了这条性命！”

司马长雄那双含有煞气的眸子倏忽射出两道冷电，他愤怒的道：“院主，此仇须报！”

寒山重仰天狂笑一声，道：“司马长雄，我寒山重是忍辱吞声之人吗？”

司马长雄不敢再说，恭谨的抱拳行礼，像来时那么轻悄的启门行出，而门尚未合拢，“承天邪刀”禹宗奇已雍容的走了进来。

## 第二十章 苦肉明奸 强仇四聚

寒山重一见禹宗奇，已有些紧张的问：“禹殿主，情形如何？”

禹宗奇先向梦忆柔含笑打了个招呼，沉缓的道：“院主此策果然甚佳，只是赵红旗却气愤难当，本殿主费尽唇舌，又出示院主未归前的亲笔谕令，说明此乃是一计，赵红旗才息怒释怨，他说，如果晚些向他说明，不待处置，他便要自决以表心迹……”

寒山重松了口气，笑道：“赵思旗一大把年纪了，火气却还是不小。”

禹宗奇深沉的一笑，道：“院主，一生名节保之不易，愈到晚年，才愈更珍贵。”

寒山重颇有同感的用力点头，轻声道：“可有眉目？谁才是真的主儿？”

禹宗奇目光向垂首坐在那里的梦忆柔瞥了一眼，有些犹豫，寒山重一笑道：“实已心系，无妨。”

禹宗奇稳练的道：“自从半年以前，敌踪隐现之时，本殿已在全院各个出路埋伏定了一殿双堂的所有高手，除了一殿双堂的所属之外，一律纳入监视之内，院主定然明白，一殿双堂所属之上上下下，全是当年院主的生死挚交，经过一再考验方始提升入一殿双堂之中，组成份子是极端单纯可信的，而本殿更亲自在暗中仔细观察三阁各位首要，老实说，浩穆院阻织严密，除非有了内奸、敌人侦察不可能如此简易的来去自如，本殿一面暗里监视，一边删除没有嫌疑之人，到了最后，院主，只剩下了金流阁的大二阁主。”

寒山重没有表情的眨眨眼，禹宗奇又道：“留仲与凌玄二人，早年承院主师叔‘丹老’吕厚德一手照应，闯荡江湖间更由院主一人主持，浩穆院成立之后，更将他二人提升为三阁之一的正副首座，但是，本殿早已看出此二人暗藏野心，暴戾难驯，他们在院主及本殿面前，尚算恭谦，但院主与本殿不在，院中其它各人，俱皆难忍其跋扈之态，三阁素来不甚和谐，老是明争暗斗，其罪可说全在此二人身上！”

寒山重在室中踱了两步，缓缓的道：“我虽已推判出此点，但是，照情形说，他二人独掌金流阁，负责掌管着本院所有黑道水路买卖盈益，应该可以自足了……”

禹宗奇淡淡一笑，道：“人有本质，而本质各异，他二人之天性所在，便是永远不会有满足之人，今日他二人竟敢私通外敌，图谋于吾，异日安不会再聚蛇鼠，妄想独霸江湖？”

寒山重忽然持重的道：“留仲与凌玄二人，除了早已与大鹰教暗通消息之外，和匕首会与狼山派也有勾搭吗？”

禹宗奇断然道：“正是，留仲与大鹰教‘九隼环’之首‘天隼环’屠生早年已有交往，在年前吾等与大鹰教发生龃龉，终于翻脸争夺‘孤山’之时，本殿即已隐隐觉得他二人未尽其力，老是推塞拖延应办之事，在与大鹰教的前后十一次拚杀中，更是未出所学，敷衍稀松，处处表现颓散，而天隼环屠生与狼山派‘狼山三凶’老二‘紫耳’戴瑛交情莫逆，他们沆瀣一气结成一骹并非意外，这些，都由本殿或银河堂金堂主一再监视侦知，且于留仲外出之际在他房中搜出未焚信函两封，足可证明，凌玄却与匕首会大当家‘鱼肠残魂’杨求利素有来往，他二人轮流掩饰，分别潜出，一殿双堂所属明暗所见，已不下十余次，再剥茧抽丝，层层推断，内奸所指已无庸置疑！”

寒山重长长吁了口气，沉重的道：“大鹰教等许他们何益何利，值得他二人敢冒此大不讳？”

禹宗奇冷笑一声，冷厉的道：“他二人尚不知在金流阁中本殿早已暗中吩咐过他左右所属，每日将他二人一行一动详细秘报，并故遣金流阁他二人之下第一好手‘腾蛇指日’夏厚轩加意亲近，伪做承仰，以便探取消息，再则金流阁二人所居之室，亦经筑复壁气孔，每日十二时辰，不分昼夜，都有本殿亲信隐伏探听一切，而由这些举止之据，迹像结果综汇证实，与敌私通，吃里扒外，卖友求利的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之徒，就是他们两人！大鹰教已暗许他二人，于事成之后，浩穆院交他二人掌管，两湖利益一归狼山派，另一仍然归属他二人，一川地界则交由匕首会等帮派，并在以后时日中全力支持他们所作所为，大利所在，这两人岂不心动？”

寒山重忽然嗤嗤一笑，道：“那么，大鹰教便什么都不要吗？”

禹宗奇重重的哼了一声，愤怒的道：“大鹰教最是刁滑奸狡，他们岂会如此仁义道德？大鹰教只要孤山属他便是，但是，留仲、凌玄与匕首会的杨求利，狼山派的掌门‘斑玉剑’孙明等人，虽然也都不是易与之辈，但比起大鹰教主‘圣鹰’田万仞来，却是有所不如，他们异日若果真能得其所愿，则还不是全在大鹰教控制之下予取予求？况且大鹰教的势力较之他们又雄厚得多……”

寒山重撇撇嘴唇，嘲弄的道：“留仲也是利欲熏心，他们难道忘了孤山除了矿产白银之外，更埋藏着一批远古遗品的奇珍异宝三十大箱？这些财富，恐怕他们已顾不得了，大鹰教的算盘倒是打得精巧，吃不了亏。”

说到这里，寒山重又背负着手，蹀躞了几步，严肃的道：“禹殿主，两湖一川有他们的内应吗？我是说，原在我们控制下的其它各帮、各派。”

禹宗奇含有几分忧虑的道：“据派驻各地弟兄密报，白马山的白马帮，都庞岭的李家寨，四十八溪的钱老大，长湖的万筏帮，都已呈显不稳状态，这些帮派战云密布，一片紧张，且往来频繁，对院中派遣在他们那里的弟兄已明暗加以监视……”

寒山重仰首望着屋顶，默默陷入沉思之中，“承天邪刀”禹宗奇明白寒山重的习惯，他知道，自己这位年轻的院主，只要凝神不响，就是在运用着他那机敏而超凡的思想了，而往往，他所想出来的策略，又是那么令人惊异与赞佩，寒山重的智慧，一直被江湖上誉为有神鬼之能……禹宗奇缓缓退到梦忆柔身边，梦忆柔怔怔的凝注着寒山重，那双美丽而水波盈盈的眸子里，在闪烁着一片澄澈而晶莹的光彩，这片光彩，有一股子难以言喻的，看了令人着迷的韵味。

禹宗奇朝梦忆柔和霭的一笑，梦忆柔眨眨眼，低细的道：“禹……禹殿主，山重目前的情势很恶劣吗？”

禹宗奇在一旁的锦垫上坐下，轻轻的道：“应该说，我们浩穆院目前的情势很恶劣，内忧，又加上了外患。”

梦忆柔想了一下，怯怯的道：“我想……禹殿主，我想是否可以请我舅父来帮助你们一臂之力？”

“你的舅父？”禹宗奇迷惑的说了一句，又恍然大悟道：“是了，院主已经在谕示中告诉了本殿他这半年来大略的情形，姑娘，五台派的于执法于罕大约便是令舅父了？”

梦忆柔静雅的点点头，禹宗奇含有深意的一笑道：“姑娘，浩穆院有难，一直都是浩穆院自己解决，从来不假手于外人，我们能在惊涛骇浪的江湖风险中，以血肉生命立起浩穆院赫赫的声威，我们就可以永远保持它屹立不倒，姑娘，你的盛意，本殿只好代表浩穆院心领了。”

梦忆柔嘴唇蠕动着，她尚未启齿，禹宗奇又低低的道：“姑娘，非是本殿不通情理，姑娘应该知道院主习性，他个人尚且不愿受人点恩滴惠，他怎愿他的部属受人恩惠？”

轻轻的，梦忆柔叹息了一声，而就在这一声轻轻叹息里，寒山重已蓦然双手一拍，大步行了过来。

禹宗奇一笑站起，希冀的道：“院主可曾思得万全之策？”

寒山重嗤嗤一笑，道：“风有暖寒，月有盈缺，大自然都难有万全之力，何况人力耶！我先问你，你可会有了应敌之计？”

禹宗奇颌首道：“早已布署妥当，只是恐有破绽及不周之处。”

轻轻一摇左腕的魂铃，寒山重深沉的道：“来，坐下，咱们好好商议一番，这将是一场艰苦而火辣的血战，现在，禹殿主，你的布署策略写在何处？”

禹宗奇呵呵一笑，指指脑袋，与寒山重相对坐下，一侧，梦忆柔已温驯的依到旁边，寒山重向自己这衷心热爱的人儿深深一笑，低沉的与禹宗奇商谈起来，低低的，细细的，冗长不断的语声时徐时缓，而在没有好久，很多人将会在这些字眼的跳动里生存，或者，死亡！

午夜三鼓。

浩穆院警卫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明卡暗桩，处处布伏，一条条蒙古种的大虎犬，在一个个彪形大汉的牵领下东巡西走，梆子声，喝问声彼此起落，充满了一片战云沉翳的紧张气氛。

后面，梦桥左近，更是守卫严密，一盏盏的强力琉璃灯，照耀得一片光明，宛如白昼，甚至连只飞鸟的扑腾也逃不过那一双双尖利的戒备者眼睛，太真宫周围，身披虎皮披风的黑衣大汉，几乎是一步一个双哨双岗，寒瑟瑟的刀光剑刃，闪吐着冷森的光芒，阴冷而慑人。

太真宫悟斋之内，寒山重正在滔滔而言，在那间阔大而雅致的书房里，摆满了一圈二十多把锦垫太师椅，浩穆院的殿、堂、阁各首要以及分掌着重责的豪士们，都凝神倾听着寒山重的言谕，个个表情严肃沉穆，寒山重的后面，司马长雄与另一个面孔黝黑，鬃如戟，双目半闭的粗犷大汉分侧而立，这位生像悍野的鬃大汉，正是寒山重的左卫士……“金刀呼浪”迟元！

更鼓再响了，秋风栗人，悟斋的沉重桃花心木门缓缓启开，浩穆院的各位首要，鱼贯向寒山重行礼退出，寒山重亲自将各人送出太真宫银门之外，始独自行向宫后。

天空中没有月亮，乌云浓重，被夜风吃得翻滚游荡，令人看了，兴起一阵深沉的孤独而苍凉的感觉。

有一株高大的桂花树生在一个小巧的亭台之旁，亭台下的小湖湖水已涸，只留下残梗数只，落叶一片，桂花树在瑟人的夜风里摇晃，枝叶哗哗作响，但是，却有一阵阵浓馥的芬芳，在孤独与苍凉中飘荡着。

寒山重负着手仰望夜空，他黑色的宽大长衫在风里飘拂，像是他要随着这风而去，有一种脱尘的，清逸而高远的韵致。

他的眸子澄澈得有如水晶中的两颗黑玉，那双斜飞入鬓的剑眉轻皱，上挑的眼角仿佛在嘲弄着什么，抿着嘴唇，那一股傲然不屈的气质，令人心折的在无形中散发着，他在想着一些事情，大的、小的、远的，以及现在的。

很久了，夜深露重，寒气瑟人，悄悄的一条人影向他移了过来。

寒山重沉默的凝视着夜空，缓缓的，他低悄的道：“忆柔，为什么还不去睡呢？”

是的，这悄然移近的黑影，果然正是梦忆柔，她在寒冷的空气里颤抖了一下，又深深的吸了一口那冰凉而又沁心的芬芳。

寒山重转过身来，掀开衣衫，将梦忆柔那单薄而滑腻的身躯里在其中，温柔的搂到怀里：“柔，看你穿得这么少，当心着了凉……”

梦忆柔用面颊轻轻摩挲着寒山重那宽阔而结实的胸膛，她感到一股出奇的温暖，一股出奇的倦慵与安全，有着极重的伤感，她幽幽的道：“山重……你太辛苦了……整日只见你眉宇深锁……你又叫我能安心？山重，告诉我，如果他们真来，你一定会打赢吗？”

寒山重低下头来吻着她的鬓角，轻轻嗅着：“可以战胜他们，或者，要

辛苦一点。”

梦忆柔怯怯的用嘴唇吮着寒山重的下颌，那里，有短短的胡髭，刺得她嘴唇有点疼，但是，疼得舒适。

寒山重轻啁的道：“对这种整日耽待在血腥杀伐中的生活，我实在已有些厌倦了，人们为什么都愿意在刀刃之下展现自己的企图与野心？为什么他们就不去想想，如若刀刃的硬度超过他们的颈项，一切就会完全化为泡影？纵然这也是很英雄式的……”

梦忆柔带着几分惊异的仰望着寒山重的面孔，是的，这几句话，由别人口中说出来没有什么，可是由寒山重嘴里吐出，其意义却是值得回味的，任何人都不会忘记，寒山重的事业乃是关连在刀山剑林之中。

沉默了片刻，寒山重更搂紧了梦忆柔一点，他可以觉出她跳跃迅速的心弦，那凝脂肌肤的滑腻，那一股强烈的清幽的处子芬芳，这一切，都已属于他，寒山重有点莫名的忧虑，他低低的道：“柔……我想，我该永远不会失去你……”

梦忆柔惶急的贴近了他，怯怯的道：“为什么忽然说这些话？山重，为什么？你还要如何才能证明我对你的心？山重，假如你愿意……你现在就可取去我的一切，纵使你日后不再要我，我也心甘情愿……”

寒山重轻轻吻着她，深挚的道：“这样对你，柔，这是罪过，也是摧残，你是那么完美无疵，以天下最圣洁的白玉，你是那么柔嫩、纯挚，与仁慈，柔，老实告诉你，我实爱你爱得发狂，爱得心疼，恨不得我们原是一个躯体，一个魂魄……”

梦忆柔的目眶有些润湿，她微微哽咽着：“这些话……山重，原是我你说的，我多么怀念母亲与舅父，多么不愿在你们商谈大事的时候待在房中，但是，我没有办法离开你，我眼睛不能片刻失去你的影子，不论你在微笑，在冷漠，在愤怒，或在凶厉，对我都是那么强烈与吸引，纵使在梦中，而梦中也有你……我……我……”

她激动的哭泣起来，紧紧拥着寒山重，就好象她稍一松手，寒山重就会乘风而去一般，她眼前的娇美与柔媚，就似一个天真未泯的小女孩，一个在母亲怀中毫无保留，倾诉着一切的小女孩。

夜风，吹拂得更加削厉了，呼啸有声，风里，像在撒着一把把的冰碴子，冷得刺骨，梦忆柔纤弱的身躯，耐不住寒冷，在轻轻的抖索着，寒山重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她，静静的道：“虽然很冷，但夜色气氛优美，我实不愿促你进去，可是，你身体不好，咱们还是回屋去吧。”

梦忆柔温驯的点点头，依里在寒山重怀中，缓缓向室里走去，走了两步，她有些担心的道：“山重……对付那些恶人，你都准备好了吗？我老是放心不下……”

寒山重严肃的道：“忆柔，敌人来势汹汹，实力极强，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们的对手乃是‘闪星魂铃’寒山重，两湖一川武林魁首，浩穆院的一只鼎！”

梦忆柔低低的接了一句：“也是梦忆柔的郎君……”

寒山重全身一震，热血沸腾，他一把将梦忆柔抱了起来，疯狂的吻着那片冰凉而湿润的柔唇，呢喃道：“我要定你了，任谁也不能从我手中夺去你，天也不能，地也不能，人更不能！”

梦忆柔伸出她白嫩而柔软的双臂，不顾一切的紧紧搂着寒山重的颈项，

用力将自己的双唇迎上，迎上。

一个镂着银花的细巧侧门轻轻启开，司马长雄刚欲出来寻找他的主人，寒山重已抱着梦忆柔行了进来，司马长雄一瞥之下，赶忙垂目肃手静立一旁，寒山重经过他的身边，微微一笑道：“夜已深沉，长雄，你去休息吧！”

司马长雄躬身道：“院主连日辛劳，亦请早些安寝。”

寒山重点点头，转过一道小小回廊，沿着一道大理石所筑的阶梯登楼，踏着柔软绵厚的虎皮毡毯，阶梯之上两名金环韦陀，齐齐躬身行礼，眼珠子却似木塑一般注视地面，动也不动一下。

楼上，又是一条华贵的长廊，在长廊尽头两扇冰花格子门前，已有四名清秀的髻龄使女也缓缓跪下相迎，寒山重放下怀中的人儿，悄悄的道：“去休息吧，柔。”

梦忆柔依依不舍的问他：“山重，你居住的地方，隔着这里有多远？”

寒山重一笑道：“我今夜宿在悟斋，你住的地方，原来就是我的寝居。”

长长的“啊”了一声，梦忆柔感动的微张着小嘴，寒山重闪电般的吻了她一下，翩然下楼而去。

于是，夜深了，于是……

更漏再响，黎明，将要来临。

七天，很快的过去了，这七天之中，骑田岭浩穆院情势紧张，戒备森严，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但是，情况却十分宁静，没有意外发生，浩穆院的每一个人知道，这只是一场震天动地的血战来临前的静寂，静寂得令人心头惴惴而翳闷。

又是夜晚，第八天的夜晚，今夜，不像前几天空中有星光及半弦月，今夜的天空是一片黑暗，像浓浓的墨汁泼在苍穹，像乌灰的黑布蒙在大地，视线十分不佳，但是，这却是一个夜袭者有利的天气。

寒山重登临太真宫的顶端，那里是一个精致而瑰丽的楼台，站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浩穆院，并可遥遥仰望骑田岭的点点灯光。

这时，他倚在一座青铜铸造的庞大“祈天鼎”之旁，仍然是一身黑色的长衫，司马长雄与迟元则默立左右，神色凝重而穆肃。

浩穆院中一片黑暗，没有一丁点灯光，但是，假如你看得仔细，可以发觉在各个角落暗影之处，都有幢幢人影来往，偶尔闪出一片寒光冷芒。

空气里有着隐隐的血腥，隐隐的残酷，隐隐的凶戾，自然，缺不了沉闷与焦急。

寒山重凝注周遭良久，缓缓的道：“今夜夜色晦暗，这是利于攻击的最佳时间，假如他们不晓得利用，就未免太傻了，真的太傻了。”

司马长雄脸上毫无表情的道：“假如他们选定今夜，也就更傻了。”

寒山重撇撇嘴，笑了笑，“金刀呼浪”迟元已声如金铁铿锵的道：“院主，有这么多天的时间，我们不是应该可以先行血洗大鹰教的老窝‘神风崖’了。”

寒山重清脆的一笑，道：“重敌环伺，人暗我明，不易远兵攻坚，更不能内防空虚，以逸待劳，才是兵家上策，这个道理，迟元，用在对方身上也是相同。”

“那么……”迟元怔了一下，随即若有所悟的开口想问。

寒山重摇摇头，沉声道：“心照不宣。”

迟元兴奋的吞了一口唾涎，没有再说话，而在这时，浩穆院之外，一

条彩色缤纷的火箭，已似一蓬正月的烟火，索溜溜的在夜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孤光。

“来了！”司马长雄仍然冷沉如昔的道。

迟元狠狠的低吼：“那是大鹰教的火箭信号！”

寒山重平静的凝视着在夜空中逐渐消散的余火残焰，淡淡的道：“终于来了，这些狼豺虎豹！”

迟元扣紧了虎皮披风的铜扣，咬牙切齿的道：“院主，咱们这就下去祭刀吧？”

寒山重凝视着全院，那里，仍是黝黑一片，没有动静，但是，恐怕不会有太久，就要变成一片血海屠场了。

又是一条血红的花旗火箭掠空而过，落在浩穆院的前院广场中，而在此刻，浩穆院金光闪耀的大威门，已缓缓启开，门里门外，同时亮起百余盏巨大的琉璃灯，一片银白色的光芒，照映得大威门左右二十丈方圆恍如白昼，但是，却看不见一个人影，整个广阔的浩穆院，依然是黑暗一片，只有大威门附近光亮得夺目耀眼。

司马长雄冷峻的道：“我们的‘收魂’迎宾礼该开始了。”

他的话声尚未全落，大威门外，已可望见数十条隐约黑影，极其谨慎的向大门逼近，于是……

依旧是无声无息，大威门宽厚的门楣之下，一方巨大沉重的白色匾额，慢慢由门楣的夹层降下，上面四个气魄雄伟的大字“大威震天”，似四个顶天立地的巨人，默默的注视着门外闪缩的人影。

时间仿佛停顿了一下，大威门外的夜袭着，似乎都已被眼前这浩烈而威严的气氛所震慑住了，但是，极快中，一个暴雷似的叱声已清楚传来：“冲进去！”

这叱声一出，门外的数十条人影已齐齐呐吼，似奔雷怒马般冲入大威门之内，而在这些人身后，又有一百多名精赤上身，清一色手握鬼头刀的壮汉，紧跟着蜂涌而进，他们的红色灯笼长裤，在耀亮的琉璃灯光下，鲜艳得像血一般刺眼。

于是，就在这批一百五十多人方才踏入大威门之内的刹那，身后那两扇沉重愈恒的金黄色巨门，已带着呼呼劲风，强猛无比的突然闭拢，闭门时的巨大金属震响声，宛如一万个焦雷同时暴响，震得每一个人耳鸣心荡。

就在大威门关闭的同一时间，黑暗的广场里，已彷彿来自九幽地狱，一阵惊心动魄的皮鼓声，带着令人寒栗的沉闷，那么悠扬顿挫的响了起来。

鼓声第一下响起，在黝黯的四周，已如飞蝗暴雨般猝然射出一大片利箭，蓝汪汪的箭矢在琉璃灯光下，像一点点碧绿闪动的蛇目，不错，这是自“连云强弩”中射出的淬毒没羽箭。

惨厉的狂吼随着毒矢的飞舞连串响起，赤身提刀的红裤大汉，瞬息间倒下去了二十多人，抛刃在地下翻滚撕抓，其状凄怖之极！

领先的四十多个汉子，睹状之下吼叱连连，纷纷向毒矢射来之处扑去，明亮的灯光下，在他们转身分扑的刹那，可以看出每个人紧身衣的领襟上都用金色丝线交叉绣缕着两柄尖锐的匕首！

楼台上的寒山重，一切情形都尽入眼底，他抿唇冷笑：“是匕首会打前锋攻正门。”

司马长雄与迟元尚未及回答，前院广场金周又是一片机刮暴响，清脆

得传出老远，淬毒箭矢再度纷飞直射，又是十五六个赤身大汉栽倒尘埃，连为首的四十多名汉子也被射倒了六七个之多！

忽然……

匕首会为为首的猝袭者中，一个体魄修伟的大汉倏而跃升空中几近六丈，只见他猛一挥手，一片火光已自他手中“呼唔”的喷出，远远望去，像是这人的手掌在喷射火焰一样。

这溜火光如长龙般射出十余丈之遥，在火光的照耀下，十几名虎皮披风的浩穆勇士已被现出，他们的身影才只暴露，数十柄银蛇也似的锋利匕首，已在尖锐的呼啸声中蜂涌射去，这十几名浩穆勇士，竟无一幸免的完全被匕首插满身上！

那高大的匕首会领头之人，狂笑连连，双手抡挥，而一溜溜的火光，便在他双手舞动下四面飞泻，浩穆院埋伏在周遭的强弩手，在这时已掩护不住身形，在一片急剧的鼓声中，他们已齐齐挺身跃出，强弩平举，“夺”“夺”之声不断不息，在一溜溜的火蛇进闪下毫不躲避的朝着敌人狂射。

“宰尽这些浩穆院的恶徒！”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自空中，匕首会的人马个个如疯虎般冲去，前仆后继，悍不畏死，匕首在黑暗中猝闪，箭矢在空气中呼啸，尸首横竖直躺，热血迸溅！

鼓声忽然停止，浩穆院的强弩手急速退后，夜色中，百余名浩穆的豪士已自斜刺里冲到，兵刃的寒光闪眨如电，呐喊着与冲来的匕首会人马战做一团！

寒山重默默站在楼台之上，面孔没有丝毫表情，前院广场中的惨厉搏杀，就好似与他没有任何关联一样。

司马长雄在旁边看得满眼血红，他狠狠的道：“假如长雄猜得不错，院主，那双手喷火的大个头，可能就是匕首会的二当家‘火龙’钱琛。”

寒山重缓缓点头，当他的目光再度瞥视左右之际，浩穆院的四周已突然全部响起皮鼓之声，有缓有急，但却是一样震人心弦。

他回过头，平静的道：“血战正已展开，长雄，拿过我的兵刃。”

司马长雄兴奋的将早已置于一旁的紫红色皮盾双手递交主人，再从一皮套中抽出寒山重的战斧，这柄杀人的利器晶莹闪耀，寒气森森，连斧缘的花纹也是那么明亮，显然已是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擦拭了。

寒山重点点头，道：“血腥之味将会太浓，但容我们忍耐。”

他不待二人回答，已断喝一声：“走！”

削瘦的身形如被一股有力的弹簧猛而弹起，他笔直拔空七丈，一个大斜身，已自楼台上空如一颗陨石般射下！

司马长雄回头向暗影中低声道：“固光，你率十韦陀护宫，不得擅离。”

“离”字出口，他已和迟元越栏飘入黑暗之中，一个金环黑衣大汉自暗影中闪出，小心翼翼地伏到“祈天鼎”之旁。

像是一阵旋风，寒山重眼看着地面向自己迅速逼近，他双臂一舒，腕上的银铃儿一响，平平贴着地面再度飞起，斜斜扑到一株枫树之上。

他静静的听着，是的，他猜得对，血战已经启幕，隐约的叱喝声，叫骂声，兵刃撞击声，自四面八方传来，但是，很远，显然都还在梦桥之外。

丈许之外的树梢子一阵轻响，寒山重已沉声道：“长雄，你与迟元跟着我提气自枫林之梢飞出去。”

司马长雄的声音远远答应，寒山重已领先飞起，提着一口至精至纯的

元阳真力，有如一头掠波的海燕，在其红如火的枫林梢上闪掠而过，瞬息之间已越出林边的溪流，而在梦桥之前不远的大麻石道路上，在花棚亭榭边，已可以看到有幢幢人影在往返厮杀，刀光剑影，恍舞得似电芒辉闪。

寒山重又猛一提气，倏起倏落之间，射出二十余丈之遥，他目光一瞥，已看见十数名披着羽毛坎肩的青衣大汉，正在围着五名浩穆院壮士格斗，于是，几乎在人们的肉眼尚未及看清一切之前，戟斧的锋刃已自七名披着羽毛坎肩的大汉颈项而过，七颗头颅尚没落地，另外六名已狂号着纷纷被他的紫红皮盾兜飞两丈之外。

前面……

一个瘦小的中年人，正疯狂的挥舞着一双镔铁拐，与一个同样瘦小的青衣人杀在一起，那青衣人手中一对亮灿灿的尖齿圈刃金环，飞转如风，上击下拦，左劈右架，功力精纯老练，一看即知不是等闲之辈。

在他们侧方，三个披着虎皮披风，执着一式武器……“虎头厚背刀”的骠悍大汉，在和两个白带束发，面如死灰的枯瘦老人拚得难分难解，而这两个枯瘦老人，却是赤手空拳！

寒山重知道梦桥之前的一段，乃是由“长风阁”所属负责守卫，而眼前冲入之敌，又竟全是大鹰教的角色，是今夜血战的主敌！

他吃了一惊，头也不回的叱道：“长雄，你杀与“无回拐”张子诚较手的大鹰教鼠辈，迟元，你宰掉这两个与长风三霸厮杀的老不死！”

他的语声尚在空气中迸跳，“黑云”司马长雄已暴飞而起，含着无比凌厉的威力，猛扑那手执金环的大鹰教徒！司马长雄的双掌，已在这刹那间完全变了紫乌之色！

有着一双镔铁拐的中年人抽身闪退，边叫道：“右卫留意，这小子是大鹰教‘九隼环’老七‘飞隼环’钟茅。”

司马长雄闪电般让过敌人飞劈而来的十七环，抖掌推去，一片浑厚却又削厉如刃的黑风浓雾卷到，他已冷冷一哼道：“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金刀呼浪”迟元一双凌厉的眸子怒瞪，？髯倒竖，满脸的肌肉紧绷，面孔上的纹路，交错成一幅代表着强烈残酷的图案，手中一柄沉厚宽阔的紫金马刀，像冷电在闪耀，带起凜烈的锐风，同时砍向那两个枯瘦老者！

寒山重这时已到了七丈之外，就只这七丈左右的距离，已被他沿路斩死了二十余名大鹰教教徒，五脏六腑，浆血残肢，抛洒得斑斑点点，到处都是。

人影在往来飞掠游斗，叫喊怒喝之声与惨？悲吼混成一片，这些，寒山重都视若无睹，在他翻过一个小小亭台之后，已发现了长风阁主“生死报”姜凉，正在闪晃如飞鸿纵横的力敌着五名手执一式武器……尖齿圈刃金环的行者，这五个人个个一脸凶戾，神色深沉冷酷，又是同样的披着鹰羽坎肩！

在“生死报”姜凉的两侧，他所属的“黄山双猿”“蛟鲨毒刃”“金溜锤”等四人，率领着二十余名长风阁弟子，在与人数众多的五十余名大鹰教教徒狠拚，大鹰教方面，为首者，乃是他们鼎鼎大名的“红鹰七子”……七个三旬左右，红衣红羽的冷沉煞手！

寒山重只要一眼即可看出，那五名围斗姜凉的敌人，不折不扣是大鹰教叱咤一时的“九隼环”中的五人！

现在，“生死报”姜凉显然已落在下风，他的功力深湛狠辣，无与伦比，可是，对方五隼环也全是硬当当的硬把子，姜凉若以一敌二，或者以一敌三，

尚可占着上风，但对方五人齐上，他的一只“银佛手”就有点照顾不周了！

寒山重迅速在心头打了个转，身形有如鬼魅般来到姜凉右侧，他冷冷的道：“大鹰教主力已差不多全在于此，姜阁主，把这五个废物交予在下！”

“生死报”姜凉银拂手东划西指，叮当两响中架开攻来的两只金环，身子平贴地面穿出，抖手已劈翻了三名大鹰教徒！

五隼环中一个瘦削的汉子暴叱一声，飞身跟去，一边大叫道：“老八老九做翻这厮乌贼！”

四人闻声之下，有两个中等身材，横眉黑脸的大汉已闪声不响的倏分左右围攻寒山重，另外两人则抽身包抄“生死报”姜凉去了。

寒山重心里一笑，他知道对方所称的老八，乃是“九隼环”中排行第八的“绝隼环”焦成与排行第九的“闪隼环”陈希！

夜色极暗，五隼环等并未看清楚这突来之人是谁，重兵骤退，焦成与陈希二人已怒攻而到，锋利的环刃，划破空气，其声如裂帛尖啸！

寒山重嗤嗤一笑，不闪不退，身躯在银铃震响中猝然突进，盾斧齐出，劲力横排中焦成与陈希已惊呼着分跃两边。

这时，“绝隼环”焦成左右双环一抖，哗啦啦暴响里悍厉闯进，于是，对方的身形急速一闪，一片凛烈的寒光已有如长河天泻，滔滔劈到，叮铃的魂铃声，在这片浩然光芒中更显得惊心颤魄！

“闪隼环”正待抢身侧袭，那隐隐荡神迷魂的魂铃声已传入耳中，这时，他才猛然想到了来人是谁！

“老八小心，他是寒山重！”

惊骇的语声在空气里飘游，而焦成已觉得通体寒栗的窒了一窒，寒山重神色有如泥塑木雕，“神斧鬼盾绝六斩”中的“鬼手夺魂”与最为凌厉的“神哭鬼号”两招，已在不及人们呼吸的千分之一时间内骤而展出……

紫红色的皮盾盘旋如九天之上坠落的陨星，狂风横扫直旋，戟斧幻成白练精芒，似凝聚霜莹，空气中蓦而响起一片撕裂人们耳膜的强厉怪啸，大气排挤，暗流涌回，声威惊鬼泣神！

一声凄怖的惨号，紧跟着“蓬”的一声巨震，“闪隼环”陈希兵刃脱手，倒摔在寻丈之外的一座花架之上，而与他的身躯同时飞出的，尚有“绝隼环”焦成那裂嘴突目的上半截身子！

时间是如此的快速，几乎没有一点时间给人思维，寒山重已如一个凶残的厉鬼，毫不容情的电跃跟进，不管在花架上挣扎的“闪隼环”陈希抛手投来的一双金环，皮盾一旋倏推之下，锋利的斧刃，已将连一声惨号尚未及发出的“闪隼环”陈希活生生的劈成了两半！

于是……

当陈希的脑浆血水还没有溅出，他已拔出戟斧，反扑向红鹰七子的头顶之上。

## 第廿一章 斧刃环芒 冤魂几许

事情的经过是迅捷无匹的，没有一丝儿迟滞，就似人们脑海中的一个

幻觉，“五隼环”其它三人发现情况逆转的时候，寒山重已到了这边了！

“生死报”姜凉的银佛手划过一道深厚的银光，完全是以一种硬碰硬的招式撞向三隼环的兵刃，那原先叱喊的瘦削汉子已急旋猛退，一双金环抖得哗啦啦巨响，倏然迎向扑来的寒山重！

目光一飘，寒山重已嗤嗤笑着，倏而又自红鹰七子头顶折回，皮盾猛砸那削瘦汉子头颅，大斜身，戟斧却偏斩其余两个隼环手！

“寒山重！”

那削瘦汉子双臂急振，翻出三步之外，口中恐惧的大叫了一声，另外两人却险极的堪堪躲过这戟斧的猝袭。

是的，大鹰教的九隼环，没有一个人不认识寒山重，在年前争夺孤山之战，寒山重给予他们的惨厉回忆，是太深太深了。

“生死报”姜凉深刻的五官揉合着无比的肃煞，在对方两人狼狈跃出的刹那，他已狂悍的偏身扑进，银佛手挽起三十七溜光彩，连绵凌厉的横扫敌人！

这两个隼环手乃是大鹰教九隼环排行第五的“毒隼环”董章，及排行第六的“怒隼环”任大为，两人脚步尚未站稳，一片无尽无绝的罡风劲气，已漫天罩地的围拢聚合，“毒隼环”董章手中双环飞舞如电，贴地蛇进，“怒隼环”任大为却狂吼连声，奋不顾身的挥环硬挡姜凉的银佛手！

于是

“生死报”姜凉冷凄凄的哼了哼，一个大旋转，左当竖立如刀，中盘直进，斗然劈向任大为胸膛，却在掌出的同时猝而侧翻，银佛手朝下猛砍，“佛自天来”，“当啷”一声磕开了“毒隼环”董章的双环，他不变招不换式，银佛手紧接着往里戮进

“毒隼环”董章估不到对方竟然如此大胆狂傲，出手之间，全是两败俱伤的招术，他倏而缩胸吸腹，厉吼道：“姓姜的你不要命了！”

随着他的厉吼，“怒隼环”任大为紧叱一声，锋利的环刃已到了姜凉背后，姜凉身形猛然前俯，语声如冰：“是你们没有命了！”

“毒隼环”董章双目怒突，牙齿紧咬，左右金环聚合并推而出，哗唧唧的震响连串里，他的一双金环扁碎纷飞，身躯被姜凉的银佛手戮出五步之外，五脏肚肠全被佛手勾曲的两指扯拉而出，借着这猛戮之势，“生死报”姜凉用力将身体贴往地下，双脚猝然飞踢后蹴。

“刮”的一声刺耳之声，“生死报”姜凉背后衣衫连着皮肉被削去了一大片，鲜血迸溅里，他的双脚已同时将急促追扑的“怒隼环”任大为踢得在空中翻了个三滚，任大为的躯体尚未落地，一柄残剥斑斑的银佛手已似自天飞来，将他的脑袋砸得粉碎！

那边

寒山重的戟斧皮盾，已将他的对手逼得手忙脚乱，左支右绌，寒山重出手之下，全是猛攻辣打，丝毫不留余地，他的对手，虽然是眼前五隼环功力最高的“千隼环”吕广，但是，却也到了强弩之末了。

“生死报”姜凉恶斗得手的始末，寒山重已看在眼里，他的戟斧蓦而大劈直折，皮盾自上下压，阴森的道：“吕老四，你们九隼环今夜全得埋骨于此了。”

“千隼环”吕广瘦削的身躯左冲右突，一对金环飞舞戮绞，有如空中双月，蒙蒙的金芒在劲风呼轰里盘转，他的神色却惶然焦急，不时向一旁盼顾，

若有所待。

一声悠长而又刺耳的厉啸，忽在此时远远响起，以极快的速度向这边移近，接着这悠长的厉啸尾韵，旁边激斗的人群中已有两人互拥着溜倒地上，二人喉中发出了？号，有如野狼夜泣。

寒山重目光一斜，不由心中一紧，他已亲眼看见自己的部属，长风阁的好汉金溜锤胡玉，正与大鹰教“红鹰七子”中的一个抱在一起，对方的一把白玉柄短剑刺过他的胸膛自背心透出，胡玉的金溜锤细炼，却紧紧绞缠在那个双目出眶，舌头暴伸的红鹰七子之一的颈项上，二人虽已濒临死境的倒在地上，却仍然纠缠着不放！

寒山重目光里有着难以言喻的悲痛，他狂笑一声，大叫道：“好，让我们彼此作孽吧！”

远处，一条人影如长虹奔掠，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来到五丈之外，隔着五丈，他那凛烈而豪壮的语声已似焦雷传来：“寒山重，你算说对了话！”

语声出口，来人已腾身空中，急扑而来。

寒山重忽然嗤嗤一笑，断叱一声：“阳流金！”

戟斧骤而自他手中飞升一尺，他快若流光闪晃般倏然仆到，左手的皮盾已猛烈击到飞出的斧柄上

千隼环刚刚在脸上浮起一片欣喜之色，大叫道：“屠大”

“哥”字才在他口中转了一半，锋利的戟斧斧刃已像冥渺中的魔鬼利爪，那么无情的斩过他的颈骨，喀嚓之声，与那出口一半的“哥”字混在一起，随着被削成四半的金环滚落地上，而那颗失去倚持的头颅，尚在浮现着那片茫然与怔愕的欣喜。

只差一步，来人只差一步的未及扑到救援，两双大如车轮齿光圈刃已带着狂辣雄浑的威势力扫寒山重！

寒山重面色冷漠，不退不闪，皮盾猛迎而上，右手一兜一折，戟斧已在他掌中闪起豪光一溜，自下向上急磕，在火花四溅中，金属嗡震之声盈耳，来人已大吼一声倒翻出两丈之外。

寒山重身形晃动了几下，冷冷的道：“姓屠的，一年未见，阁下却仍是这等饭桶，可叹！”

不错，这位倒翻出去的怪客，正是大鹰教教主之下第三把好手，九隼环的第一个人物“天隼环”屠生！

他在空中翻了两个空心跟斗，双臂猝而平伸，却又隼利的直射而来，两个金环，远远望去像煞两轮烈日，闪烁生辉！

但是

就在他隔着寒山重尚有七尺之遥的距离，一条黑衫飘舞的人影，已蓦然自黑暗中似怒矢出弦，笔直的撞拦而到！

寒山重大马金刀的退后一步，悠散的道：“屠生，有人伺候你了，慢慢的享受吧！”

来人赤着一双肉掌，暗影中，却仍可看出他的掌心泛出乌紫的光华，是的，他是寒山重的左右双卫之一的右卫“黑云”司马长雄！

“天隼环”屠生一张青紫斑斑的丑恶面孔，蒙着一层愤怒至极的红光，他喉头似狼一般吼了两声，在空中的身体蓦然一弓，两只硕大的金环已搂头盖顶的猛击司马长雄的天灵后背！

就如一条软缎在轻风中舒展，司马长雄飘然逸出，猝而折返中，掌影

成片、成网、成雷、成风，厉烈的反罩敌人，掌风的雄劲与浑厚，几乎已成为有形的实质之物，那么强，那么猛，带着隐约有如空中乌云滚荡般的黑雾蒙蒙。

“天隼环”屠生两环振起，金芒万道，流烁闪耀，像是两条光龙在黑夜中翻腾昂扬，光点星辉，在他的金环盘绕中迸溅如万朵火花。

寒山重冷冷一笑，大声道：“长雄注意，屠生的‘九九天隼环’甚有火候！”

司马长雄倏上倏下，倏左倏右，翻飞攻拒中，亦大声回答：“院主，司马长雄的‘仰云搏龙手’也不会太差！”

寒山重嗤嗤笑了，他移目四望，一声惨叫又跟着传到，那边，背后受伤的姜凉，又已将红鹰七子中的一个劈死地上，只是，他背后伤口的血液，却似乎流淌得更多了。

寒山重忽地又向司马长雄道：“那‘飞隼环’钟茅如何？”

司马长雄急快转折，在两轮圈刃中掠过，反手七掌十一腿，双肘迅速捣向敌人两肋，在这幅度极小的闪击中，“天隼环”屠生竟能上下齐展，连连换了十七种不同招式，将司马长雄的攻击逼退！

一个小旋步，“大劈灯”“跳青云”司马长雄倏出双招，大侧身之下，迅捷的道：“钟茅在乌心掌下已经化神成仙！”

寒山重豁然大笑，在屠生的狂吼厉啸中倒身射出，皮盾横推，三名大鹰教徒滚摔九尺，戟斧斜扫，又有两名敌人头颅与他们的残缺兵刃齐落！

“生死报”姜凉面色惨白如纸，却是狠毒不减，他拒敌着红鹰七子中的两人，出手换式之间，依然飘忽如风，凌猛似电闪雷击！

这时，情势已经大大的逆转，目前浩穆院方面掌握残局，站于主动地位已无疑问，只是大鹰教却仍然拥有不可忽视的顽抗力量，这里的局偶之战，只怕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结束的了。

寒山重猝然振臂腾空，在七丈之高的空中，他可以看见浩穆院的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角落，都有数不清的人影在往来厮杀拚斗。除了太真宫的方向，不知道这些人影各所各属，但是，他们之中，一定有着浩穆院的豪士，或者，他们在举刀刃杀，或者，正尸横魂断！

一股澎湃的热血，在寒山重身体里激荡冲激，他双脚猛绞，人已电射而落，对着一个红衣红羽的红鹰七子之一冲到。

这红鹰七子之一，是个高大雄壮的角色，他骤觉劲风来自上方，手中的“大方剑”已盘身绕起，往外急旋中，顺势一脚踹倒了一名浩穆豪士，但是，就在他这一脚踢出的微小迟顿中，在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角度，寒山重的皮盾，竟似一块坚钢一样呼轰砸到

一声惊惶的大叫出自这人口中，红色的衣衫飘动，他沉重的大方剑倏带而回，力砸寒山重的皮盾，而一条跳跃如猿的人影，有如攀枝游干，滑溜溜的窜到，巧妙无比的一记“白猿拳”中“摘果捂心”，已结结实实的插在这红鹰七子之一的背脊上！

沉重的“啃”了一声，这红鹰七子满口鲜血的晃了一晃，而当他晃动的脚步还没有站稳，寒山重的皮盾已蓦然将他撞起，如一块陨石般摔出两丈之外！

那出手施袭的人影倏而一个巧妙的翻身，已躲过了另一柄锋利的三尖刀，一个红鹰七子双目血红的猛辣转身，手挥三尖刀再度追刺，追刺那闪开

的猿形身法之人 黄山双猿老大的“摘星猿”周吉。

寒山重哈哈一笑道：“周老大，干得好！”

战斧划过一道光圈，七柄单刀合着七颗大鹰教徒的头颅飞出，寒山重毕直如箭的射到那柄三尖刀之前，皮盾一旋，“碰”的一声已将那名红鹰七子震出五尺，黄山双猿老二“坐帘猿”周福嘻嘻一笑，同样的“白猿拳”中三式连环“窜帘越梁”“百果垂枝”“点水戏鱼”同发并施，拳爪晃闪中，“嗤”的一声裂帛之响传来，这位使三尖刀的朋友已衣破血流，胁下现出五条血淋漓的深痕指印！

他跟跄的转出两步，一旁人影掠闪，五名鹰羽坎肩的大鹰教徒已拚死来救，利刃枪矛齐齐招呼到周福身上。

周福呵呵大笑，左闪右晃，眨眼间已劈倒了两人，但是，一侧混战的大鹰教徒，却又已杀喊连天的拥了过来。

跟这些大鹰教徒冲来的，浩穆院的数十名壮士也迅速扑到，于是，换了一个方向，双方的血战又进入了白热化。

这时

一直单独与一名红鹰七子激斗的“蛟鲨毒刃”郭向慈攻势已愈来愈见暴力，他的对手，正是红鹰七子之首马良！

寒山重已经看出在这里的战况，浩穆院方面完全掌握了优势 假如不再有强敌渗进的话，他在脑海中急速的想了一下，脚步微移，已紧紧跟上那个原先受了伤的红鹰七子，这善使三尖刀的朋友已失去了他的兵器，正在惶急不安的左顾右盼，满眼的人影冲荡，满耳的惊呼惨叫，满地的尸体，满天迸溅的血花，有黯淡的火光在闪映，映出他惨白的面色揉合在极度的恐惧之中。

轻轻的，寒山重潜到他的侧旁：“大鹰教的朋友，血战当前，你尚有这个雅兴坐山观虎斗吗？”

这人闻声之下，机伶伶的一颤，跟跄跃出一步，骇然瞧向寒山重。

寒山重冷冷一晒，低沉的道：“假如你怕，你便逃走，寒山重放你一条生路！”

这名红鹰七子双目又现出了红光，但是，仅只一霎，那片象征煞气的红光已转为黯淡，他嘴角抽搐着，全身在簌簌颤抖，面孔上的表情，起着急躁的变化。

寒山重踏前一步，冷沉的道：“大鹰教给你什么好处值你为他们如此效力？假如你死了 嗯，寒某若要杀你，你是必不得活的，大鹰教会再能让你活转？再给你生命、幸福、青春、以及女人？朋友，只有活着才是真实的，才能闻花香，听鸟语，见阳光，人生值得留恋啊，朋友。”

红衣红羽的对方，捂着胁下的伤口，那道伤口，显然使他十分痛苦，他瞪着眼睛，眼睛里，隐隐流露着希望与殷切的光芒，但是，一种江湖上根本的道义，迫使他不能移动脚步，寒山重看得出来，对面的人，早已失去斗志了。

蓦然

一声尖锐得令人心惊胆颤的惨号声传来，一名红衣红羽的大汉，抛弃了兵刃，捂着咽喉，在地上翻滚蹬扑，远处的火光，映着他怒突出眶的眼珠，映着他喉头双手十指被热血浸流中的一枚精亮“千锥指环”！

半声痛苦的嗥叫出自对面红衣红羽人口中！

“那是老三”

“三”字尚在血腥的空气中沉闷回荡，他已半狂半癫的号叫着奔向黑暗之中，背影狼狈而凄怆。

## 第廿二章 狠心毒胆 伏外之伏

一丝冷森而嘲弄的微笑浮上寒山重的唇角，他目注那红色的身影消冥了，而一片暴雷似的杀喊之声，在星火似的松枝火把照耀下同时展现，展现得出此突然，展现在寒山重的微笑加深中，展现在梦桥下的幽黯溪水之中。

约有两百多名穿着黑色水靠的大汉，通身湿淋淋的自水底钻出，手上的兵刃闪闪发光，在他们自水底冒出的同时，配合得如此奇妙，黑暗中已有三十多个浩穆院方面的人马奔了过去，每人手中都分执着数只火把，但是，他们奔过去却不是攻击那来自水中的敌人，只见火折子飞闪，一片火把已燃了起来，这三十多名原是浩穆院所属的壮汉，竟将手中火把迅速递交给自水中跃上的敌人，他们更同时将虎皮披风扯下抛弃，赫然露出双肩上的鹰羽坎肩来！

梦桥之上，两侧的八角型紫金灯一闪又熄，十数名浩穆院的豪士愤怒的冲出，口中疯狂的大吼：“金流阁的兄弟，你们被蒙了心了？这是造反，这是叛逆……”

几条人影哗啦啦自水中升起，抖手之下，一片精芒冷电已射向自桥上奔来的浩穆勇士，几声惨叫之下，已有五个人翻身栽倒！

就在这五个人倒于桥上的同时，黑暗中已忽然响起了一片奇异的“噗吐”之声，嗯，像是有一种液体倾倒在水中……

那几条飞起的人影甫始沾地，已振臂大呼：“大鹰教万筏帮的子弟尽速登岸，浩穆院毁在旦夕，咱们直冲进太真宫活捉寒山重！”

桥上的五六名浩穆院所属双目尽赤，他们狂吼连声，悍勇冲出，手起刀落，已劈翻了三名叛逆。

但是，敌人却是太多，黑色水靠的大鹰教徒已有数十人登岸，他们手舞大刀，猛冲上前，倾刻之间，这五六名身陷重围的浩穆院壮士，已是尸横就地！

在梦桥之前，那几个带头的汉子狂笑一声，率领已经登岸的数十名大鹰教徒，在火把的光辉照耀之下，蜂涌冲向梦桥之上！

就在这时，就在此际

一团火球，像一个自天而降的火红流星，划过一道星芒飞溅的耀亮曳尾，“噗通”一声坠入黝暗的溪水中，在这团火球沾上水面的一刹那，“哗”的一声刺耳响声传来，似是火神用他喷着火焰的棒子点燃了这条溪水，熊熊猛烈的大火，瞬间已铺满了整条溪面，火舌伸缩，赤红蓝紫，尚带着一股强烈的火油气息！

空气蓦然变得稀薄起来，干燥而翳闷，似是一下子完全被蒸发一空，热得像随时可以爆裂一般。

于是，眼前，已成为一幅活生生的地狱火山图了。

尚未及登岸的大鹰教徒及万筏帮众，似一根根黑色的木头在怒涛中翻滚，又像在烙铁炙烤下的野兽，那么疯狂，那么惨厉的吼叫着，奔跳着，在水上扑打，挣扎，在溪旁有限的两侧浅水里推挤，撕撞，火光映着他们惊骇绝望的面孔，映着他们恐怖痛苦的神态，映着他们哀号嘶叫的悲惨

空气里，飘荡刺鼻的烧炙人肉的气味，飘荡着不忍卒闻的血腥气，他们锋利的大刀，盲目而狂乱的挥斩着，抛掷着，挥斩向他们自己的同伴，抛掷向原还亲善互待的自己人！

油布水靠，固然可以防水，但是，着起火来也更为容易，毕剥剥的燃烧声响四周，悲噪惨叫混成一片，火光烛天，火舌窜舞，奔流着，横覆着，惨不忍睹，这人间的地狱！

正冲到一半的大鹰教徒，显然已被眼前这凄怖的景象惊呆了，他们手足无措的楞在那里，前进维谷

无声无息的，一阵强弩之声倏然响起 响自梦桥一侧的深幽枫林之中，似飞蝗千万，同样的，闪烁着蓝汪汪的淬毒天簇，一片又一片的射到了这正在发怔的一群大鹰教徒头上！

于是

像是朽木在狂风中折倒，那么干脆，那么麻利的在刹那间躺下了二十多人，为首的几名大汉，猛然自惊惶中醒悟，手中的兵刃顿时舞起一片深厚的精芒，片片相连，宛如光墙一道，劲风澎湃。

“叮”“叮”的金属撞击声连串震响，蓝亮的箭簇满空飞舞流射，映着溪面的熊熊火焰，真是一个令人感受深刻隽永不能稍忘的景象！

寒山重缓步踱去，前面，在探舞着兵器的几名大汉已狂怒的叫吼起来：“浩穆院的狗种，是人养的就滚出来拚个死活”

“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豺狼，十恶不赦的江湖败类，有种就出来硬拚啊！……”

在他们挥舞的光墙精芒掩护之下，仅存的十余名大鹰教徒，正在惶恐的颤慄着，不但斗志全失，他们的脸上，更明显的表露出无比的惊惧之色。

已经叛离了的三十来名浩穆院奸细，这时嚷闹成一团，他们无所适从的挤来推去，惶惶不安，有的甚且悄然往外溜走。

两名叛徒刚刚脱离群众，进入黑暗之中，已与寒山重迎个正着，他们没有看清眼前的人是谁，其中一个已慌乱地问道：“喂，前面的可是大鹰教的兄弟？”

寒山重叹了口气，语声冷如玄冰：“不，我是你们浩穆院的兄弟！”

这两个人惊惶的互望一眼，就待往旁边开溜，寒山重微一抬步，已拦在他们面前，于是，两声恐惧的呼声出自二人口中：“天呀……是院主……”

寒山重毫无表情的道：“你们自裁谢罪吧，不要再烦我动手！”

平淡的几句话，却宛似含有无比的震慑之力，这两名叛徒颤慄着，痉挛着，终于，他们在寒山重冰冷的目光里看到真正的绝望，那九牛九马也扯不回的绝望，刀光微闪，两股鲜血已在他们自己的横刀下自咽喉里迸出。

仿佛像一根游丝那般不易察觉，寒山重轻细的叹息着，他返身再向前行去，他行去的方向，正是大鹰教及浩穆院一干叛逆的后面。

一个浩穆院的叛徒突然发现了寒山重，他几乎窒息过去的尖声大叫：“院主……老天……院主……”

似一包猛烈的炸药突然在人群中爆开，顿时一片惊悸与哀号的声音响

了起来，三十名左右的浩穆院叛逆，已像是火中之兽，盲目而慌乱的冲挤奔逃，你推我挤，恐怖得只在眨眼之间已溃散解体。

寒山重大吼一声，愤怒的叫：“叛徒贼子，万死难赎尔等之罪！”

“罪”字在戟斧的锋利刃口下同时并曳，六名浩穆叛逆已被拦腰斩成两截，血正在空中溅洒，又有八人被那旋转如飞的皮盾震入溪里，而溪水之上，火光尚在熊熊未熄！

在前面，用兵刃舞成光网掩护的大鹰教为首者，共有五人，这时，他们也已察觉出后边形势的骚动与突变，其中两人急忙抽身奔出，光芒倏敛中，又有三名大鹰教徒被一直未曾停息的弩矢射中，惨叫着栽倒地下。

这五个人，乃是大鹰教第一流的好手：“左鞭右束三煞剑”，武功之强，俱为一时之选，在大鹰教中，地位仅次于九隼环，此时，左鞭方华与右束魏一恒双双飞扑而至，他们还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四五颗鲜血淋漓的头颅已迎面飞来，二人鞭？齐挥，挡过一边，眼看着又已数人在一个黑衣人的追杀下尸横就地。

左鞭方华是个胖大的秃顶壮汉，性子最为暴烈，他睹状之下，响如焦雷般怒吼一声，快得像一阵风扑向那黑衣人——寒山重。

寒山重烁亮的戟斧血迹殷然，他正自一个半转，又将两名叛逆狠狠劈倒，一条由七节双刃钢骨造成的长鞭，如毒蟒舒卷，暴缠而到！

重重的一哼，寒山重头也不回的手腕一颤一抖，戟斧的尖端蓦然一晃，幻出斗大的光弧九圈，那么巧妙的“叮当”一声，将左鞭右掌的“双刃鞭”磕出三尺！

几乎被敌人这一手功夫惊得一楞，方华庞大的身躯横出了两步，他气得大叫一声，就势一个猛旋，哗啦啦的鞭节长响中再扫对方——就在他这一转一顿之间，又有五名浩穆叛逆血溅命残于寒山重斧下了。

寒山重冷冷一笑，身形骤然贴俯，左臂猛抬，皮盾迎架中，他的戟斧闪着森森寒芒，猝然来到方华的阵脚之间！

速度快得几乎是不容思议的，左鞭方华怪吼一声，双刃鞭前探后卷，连出三招五式，自己却冷汗涔涔的倒窜九尺。

寒山重一个翻身，人已横着飞起，悄无声息的，一柄乌黑的单？倏然探到了他的头旁！

左腕倏沉猛翻，戟斧斜斜抬起，“呛啷”一声，他已用雄浑的抬肘之力将偷袭者撞退三步，紫红色的皮盾却似来自天外，“呼”而从上猛击而落！

那位偷袭者，正是右束魏一恒，他来不及察看自己握束的右手虎口是否破裂，已心惊胆颤的拚命跃退。

左鞭方华乘时再上，左手鞭的奇异招术滚滚涌出，他口中边狂怒的大喊：“投诚的浩穆院朋友，他妈的你们怎么只晓得逃命！和这小子拚呀……”

寒山重有趣的微微一笑，倏忽一招“二神垂眉”，跟着一式“鬼决天河”，左鞭方华的招术任是泼辣诡异，与一般技艺采相反的路子，却也冲突不出对方那一片浩瀚凌厉得如汪洋大海的煞手中！

他怪叫一声，再度跃出，右束魏一恒的淬毒焦铁？亦在一个时间被寒山重展出的斧影盾风撞得荡出三尺！

寒山重狠毒的快跟而上，一式“神转天盘”，加上一招“鬼手夺魂”，在左鞭方华心胆俱裂的着地翻滚里，“喀嚓”一声闷响起处，右束魏一恒的身躯已被活生生斩成两半，瘰瘰纠缠的内脏肠流溅得四周皆是！

极为平静的，寒山重冷冷注视着方华那庞大的身躯在地上连连翻滚，这副景象，实在够得上狼狈，更狼狈得可耻与可笑！

左右的浩穆院叛逆，已荡然无存，地下是一片死状凄厉的残肢断骸，或有侥幸者，只怕在今后的岁月里，也不再有安宁的日子了——除非他们是白痴，会遗忘眼前的深刻残酷！

左鞭方华亡魂落魄的在地下滚爬，边声嘶力竭的大吼：“三煞剑……三煞剑……快来这里……浩穆院有高手在此……快呀……我们已经支持不住了……”

桥对面的深幽枫林里，彷彿埋伏了千万名弩箭手，而那些弩箭手，又像是天生不懂得什么叫怜悯，什么叫仁慈，一片片，一群群，一堆堆淬有剧毒的蓝矢毒弩，似是毫无止境的漫天飞舞，尖啸纵横，叮叮之声，时密时疏，时浓时稀，夜空中蓝汪汪的箭矢溅散进飞，像满天蛇眼闪眨，似鬼雨洒喷，以三柄长剑舞起的光墙，却已显而易见的松弛与淡薄了。

仅存的七八名大鹰教徒，在方才的短暂时间里，又躺下去两个，左鞭方华的嘶哑喊叫在这时特别显得恐怖与惊惶，三煞剑中一个瘦小精？的老人，手持长剑如风狂云飘，银光纵绕中，他愤怒的回叫道：“老方你穷嚷瞎叫个什么乌？他妈的这里也要退得下人来才行呀，浩穆院那些狗种一个个缩着头不敢露面，光用这些劳什子毒箭占便宜……”

左鞭方华在这深秋的寒夜，竟然满头大汗，他左手的双刃鞭倏而舞起七道鞭虹，自己已极速的从地下跳起，惶惶回头望去

黑暗中，在溪面逐渐熄灭的油火光芒下，他的后面除了满地尸体，已经失去了敌人的踪迹。

这时，寒山重早已静静的站到方华右侧的暗影中，他不必担心己方射来的毒矢，有三煞剑正在手忙脚乱的招挡着，他只带有几分嘲弄意味的，瞧视着那惶恐迷惑的左鞭方华。

“假如天下有所谓‘懦夫’，使鞭的朋友，你就是了，心里害怕，为什么不弃鞭逃走呢，嗯？”

左鞭方华大大的哆嗦了一下，恼然转身寻视，寒山重已像一道淡淡的烟雾，轻悄悄的飘移到他的面前：“方朋友，我来了。”

方华肥胖的大脸抽搐了一下，惊悸的退后，寒山重冷沉的道：“你要滚，现在正是时候，再晚，就迟了。”

这位庞大的大汉，面色刹那间转为苍白，像过多的血液一下子完全自脸孔内的血管被恐惧榨干了一样，他呆滞的凝注着对方，而忽然，又似见了鬼一样的跳了起来：“戟斧……皮盾……魂铃……这是寒山重呀……”

寒山重微微一笑，这纵然是一样笑容，此时看来，却仍然是这般阴森与冷酷，他淡漠的道：“不错，亏你现在尚能认出，在下，浩穆一鼎寒山重！”

方华的叫声十分尖锐洪亮，在前面舞布成一道剑幕的三煞剑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宛如被一只无形的魔手一人打了重重的一拳，同时打了个寒噤，勉力布起的剑幕，霎时又大大的松缓了下来！

于是

蓝汪汪的强弩利箭，似一只只在空气中钻透的精灵，“飒”“飒”连声的自剑幕的空隙中标进，躲在剑幕之下的五六名大鹰教徒，甚至连闪避的念头不及兴起，已完全哀号着滚倒地下。

到这时，自水路攻上来的二百多名万筏帮，大鹰教徒，及三十余名浩

穆院叛逆，除了眼前的四个人之外，已全数伤亡殆尽。

寒山重冷沉的面孔蓦然闪起一抹煞气，他厉吼一声：“你完了！”

手中的戟斧在他身躯的扑侧下脱掌飞高一尺，左鞭方华有如惊弓之鸟，大旋身猛然后退，哗啦啦的鞭节暴响中，双刃鞭有如毒龙搅海，转旋伸缩的直戮敌人上中下三盘！

就在他的长鞭鞭节震抖，寒山重已连眼皮子也不眨的向左微旋，紫红色的皮盾那么巧妙不过的撞在斧柄之上，像是天在哭，地在号，皮盾在旋击时间同时挡过了方华的双刃鞭攻势，而戟斧，却已“呼噜”一转，闪耀着流光寒电，几乎在人们的瞳孔尚不及慑视这是一件什么的物体之前，方华已狂吼一声，自头至肩，被切切实实的斩开，干净得不牵连一丝皮肉筋骨！

寒山重绝不稍有迟滞，他微一移步，准确的接过了自己的兵刃，上身一俯，有如长蛟冲浪，笔直的迎向已朝这边急急奔来的三煞剑。

戟斧在夜色中闪流起一道光亮，三煞剑虽然失魂落魄，心焦意浮，却仍然觉出来势之强，不可力敌，三个人嘶喝一声，已分向左右掠开！

寒山重哈哈长笑，怒飞而起，在空中一个盘折，银铃骤响中长射而下，戟斧似乎秋风扫叶，“活”的一声挥起一片宽阔深厚的半弧形光带，劲力澎湃的自三煞剑缩颈弓腰的头顶上掠过！

三煞剑中，那个瘦小枯瘪的老者一个大仰身，刷刷刷三剑连续，抖成三条精流刺向敌人，另外两个中等身材的黄脸大汉亦似有默契般迅速跃开，同一时间洒出四道银芒兜截。

像一头大鸟在空中翻腾，寒山重倏然再度飞起，左手皮盾“呼”声旋转着在他的身形倏落下砸向那枯干老人，右手的戟斧却带着万钧之力，猛烈的横击其它两名黄脸大汉！

三煞剑大吼一声，分跃再聚，三剑起落如电，缤纷纷，洒洒点点，纵横交舞有如虹蛇烁流，豪雨交织！

寒山重倏闪倏晃，斧盾并展，一片精光冷芒环绕着他，在紫红色的皮盾横舞里，刹那间已与三煞剑并对七招！

猝然一个大转身，“叮当”一声，三煞剑中一黄脸汉子已被震退两步，另一个却连挥九剑，迅速填上了破绽，寒山重横移两步，冷冷笑道：“三煞剑果然有两手，难怪你们在年前孤山之役能自本院主左右双卫手下逃生！”

那枯瘦老者沉住了气，长剑东指浮云，西划夜空，上承冷露，下接残霜，寒光霍霍，有如轻雾绕月，层层重重，另两人亦拚出全力，剑出如雨，纵横交舞，星星点点，在夜暗中跳跃溅散不绝。

戟斧皮盾在三柄利剑中冲撞飞舞，似是三条银蛇里着两头猛狮，虽然那银蛇灵敏，却没有那猛狮凶狠威力啊！

缓缓的，在四人的拚斗中，梦桥之上，已不知何时过来了五十名浩穆壮士，俱是一色的黑衣，一色的虎皮披风，一色的锋利朴刀，他们成一字形排开，为首者，赫然正是浩穆院刑堂红旗首座“万字血夺”赵思义及他刑堂之下的“红额”“绿眉”“金发”“白胡”四大金刚！

赵思义一身黑衣，黑色的头巾上却再多出一条红色丝带，这条红色丝带，一直自颈后垂到肩上，座下的四大金刚及所属兄弟，亦全然是同一打扮，在微弱的溪面火花映照下，他们的黑衣、红带，赵思义的长髯苍苍，红额、丝眉、金发、白胡的怪异的形象交汇出一幅冷森而恐怖的图案，就像是阎罗殿上的大审堂一样！

寒山重嗤嗤一笑，蓦地仆向地下，口中大呼一声：“阳流金！”

三煞剑不知道寒山重会出什么绝手煞式，俱皆骇然跃开，寒山重却似懒蛇伸展，霍然回卷，抖手就是一记“神斧鬼盾绝六斩”中最为狠辣的一招：“神哭鬼号”！

“嗥”的一声长响似来自地底，三煞剑的一名黄脸大汉“意煞剑”邝普已大叫一声，被寒山重的紫红皮盾斜斜砸翻于地，如匹练似的精莹光芒在撕裂空气的尖厉刺响中夹着无可抵挡之威力呼轰掠闪，那清瘦的老人，三煞剑之首“心煞剑”白超的头颅已滴溜溜飞出三丈，“噗通”掉在溪水之中，狂猛的劲力在盾旋戟舞下往四周排涌荡，似红波海浪，三煞剑的老三“思煞剑”俞甫宛如风中飘絮，喊叫着摔出十步之外，长剑脱手坠落尘埃。

寒山重猝然奔出，身形电射中，回首叫道：“赵红旗，这三煞剑一个不留，未死者斩之！”

叫声在空气里摇曳，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冥渺于夜色。

寒山重奔到前面的花园亭榭，长风阁的所属已经整个掌握了战局，司马长雄与“天隼环”屠生激战正烈，双方攻战之间，恍如天雷震撼，电光闪掠，猛厉而快捷，“金刀呼浪”迟元的紫金马刀，早已劈死了他的对手那两个枯槁的老人中的一个，剩下的一人，也早已面红气喘，左支右绌，被迟元逼得步步后退。

“无回拐”张子诚，长风三霸等四人，率着所属弟兄，正在扫荡冲突奔逃的大鹰教残余，黄山双猿却在襄助“蛟鲨毒刃”郭向蕙进攻红鹰七子之首马良，这时，马良早已伤痕累累，浑身鲜血，眼看已不能再支撑多久了。

那边

“生死报”姜凉极其残酷的折磨着他的对手，那仅存一人的红鹰七子，他的耳朵已被撕下一只，头发也被拔得四散纷飞，牙齿被硬生生砸落，身上的血口子纵横密布，血，染红了他原来的红衫，红色的鹰羽散落，这人的面孔上，有着极度凄厉与痛苦，但是，他却力拚不退！

寒山重轻轻摇头，倏然自去，顺着石道，来到粉墙之前，粉墙上的三个月洞门已经被重物撞击得破残不堪，原来雪白的粉墙，这时却沾满了斑斑的血迹，夜色中望去，宛如一块块，一堆堆洒沥的紫色酱渍！

高大的紫星殿，在黑暗中耸立，宛如一头巨大无庞的怪兽，但是，虽然看不见幢幢奔突的人影，却可以清晰听到兵刃撞击的声音与愤怒的叱喝。

淡淡一笑，寒山重迅速奔出，沿路上，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地尸体，有浩穆院方面的，也有敌人的，而敌方遗留的残骸上，又大多数是脑袋被砸得稀烂，否则，便是肚肠洞裂，流满遍地。

寒山重知道，这定是紫星殿埋伏在地底两侧暗管中的“铁拳弹”及“飞龙梭”机关发动袭敌后的结果，这“铁拳弹”及“飞龙梭”乃是全由强力机簧反拉卡紧，置于半剖面的铁管中，上覆以薄薄的松土草皮，只要有敌人自通往紫星殿的通路或花圃进袭，由紫星殿控制的拉把便会扭松，用钢索紧拉住弹簧的挂？突然中断，藉着这强劲的弹簧之力，铁管里的“铁拳弹”与“飞龙梭”就会猛然弹射而出，其威力之大，密度之高，只怕连一只飞鸟也难得渡过！

快到紫星殿前，寒山重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他用脚尖挑起几具尸体仔细观察，嗯，其中有鹰羽坎肩的大鹰教徒，也有襟绣匕首会所属，更有两个灰衣银钮扣的尸体，寒山重喔了一声，他知道，这两人是都庞岭李家寨的角

色！

“‘青冠’李展与他兄弟‘黄冠’李民真是活够了，他们道真幼稚到相信大鹰教能击败浩穆院？可笑，可笑！……”

寒山重舔舔嘴唇，已到了一排修剪整齐的老树之前，紫星殿的黄铜大门，在黑暗中隐隐闪着光彩，大门内，是一个宽有数十丈，铺以大理石为地面的广大厅堂，那里面，在平时的布置是极为华贵瑰丽的，但在此刻，却空荡荡的移置得一物不存，嗯，错了，并非一物不存，大厅中，不是正有数十个人在流血混战吗？紫星殿的禹宗奇早已为敌人腾出地方来了。

威武的黄铜大门石阶上，已横着六七具头破肠流的尸体，但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他们略加注视，因为，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生命在搏斗，每一个人都愿跟着躺下，不是吗？在这种场面，只能躺下一次，求远不可能躺下了还能起来，拚杀里，流血里，生命是可贵而又低贱的。

寒山重悄然侧身门边，目光向拚斗的人群中急速投视，第一个进入他眼睛里的，就是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匕首会大当家“鱼肠残魂”杨求利！

杨求利的对手，乃是浩穆院紫星殿的第二把高手：“怒缠剑”洛南！此刻，洛南手中的“三阳剑”，正密如骤雨狂倏，力斗着这位匕首会的第一位人物那两柄精莹而锋利的短匕首！

紫星殿的豪士，约有大半全在此厅之内，护殿的“辟邪子”左横，“南星北斗”班瀚，朱大浩，“五行者”金行者鲁坤，木行者靳泉，水行者杨明，火行者荆全，土行者吴辉，再加上一位突出的人物——紫星殿供奉“九目一爪”储有年。

大厅内，有大鹰教的人马，也有匕首会的好手，更有李家寨的角色，寒山重已经注意到，李家寨的大二当家“青冠”李展，“黄冠”李民兄弟二人都在其中，大鹰教更有他们第二把交椅的人物——二教主“月鹰”尔恬为头领，匕首会在这里的好手最多，几乎已齐集了他们的全部主力：“飞流”“蛇电”“断鸿”“闪命”以及匕首会有名的“十九银煞手”！

紫星殿殿主禹宗奇并未在里面，紫星殿所属的好手也有五人不见，寒山重在脸上闪过一抹奇异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筹幄的计策已开始逐步实现，敌人已经愈陷愈深，不自知的踏入生命的泥沼里了。

刀光剑影，罡风流虹，在大厅的明亮灯光下闪幻出一条条，一股股，一溜溜千变万化的彩色，似虚迷中的幻光，又像蜕变中的飘舞蝉翼，那么不可捉摸，来去千里，那么缤纷晃移，煞气盈溢。

五行者力敌匕首会的十九银煞手，“辟邪子”左横魁梧的身躯闪游如电，独拚李家寨青、黄二冠，“南星北斗”一对“飞流”“蛇电”，一敌“断鸿”“闪命”，“九目一爪”则仍旧如他的老习惯，披散着头发与大鹰教二教主“月鹰”尔恬捉对杀在一起，以外，李家寨的十多名大头目，也在与紫星殿所属的浩穆壮士斗得血肉横飞，难分难解。

看情形，来袭者曾经多次想冲上大厅两旁的楼梯，但是，除了两个梯口之旁空留下遗尸多具之外，显然他们并没有成功，是的，他们怎可成功？如冲了上去，浩穆院紫星殿的威名尚能存在吗？

寒山重想了一想，闪身而进，怒缠剑洛南眼睛最尖，他一瞥之下即已看到，狂风暴雨似的十三剑连冲不断，自九个不同的方向，变换了十三次不同的剑式，强将对手杨求利退出两步，他放声大呼道：“浩穆一鼎到了！”

随着声音，寒山重长笑一声，闪动之下，呼轰七斧劈向鱼肠残魂杨求

利，横盾砸得“青冠”李展慌忙跃退，右腿猛飞，已将李家寨一名大头目蹴出五步，他厉烈的翻身径向大鹰教二教主尔恬的这边，口中却朝着“青冠”李展狠狠的道：“李家兄弟，你们要永远记得违反了两湖一川的武林誓律会得到什么后果！”

“青冠”李展面色苍白，神色极为窘困，“辟邪子”左横的“尖菱锤”却已似天崩地裂，含着恢浩之力，将“黄冠”李民逼得招架无方，东躲西让。

寒山重一斧斩向“月鹰”尔恬，在尔恬晃闪中，他的紫红皮盾已彷彿来自虚无，来自天地之间，几乎没有一丝间隙的呼呼盘击而上！

“九目一爪”黝黑枯干的面孔一沉，向敌人急进九腿五掌中，双眸似烈日初射，精芒辉耀得吓人的蓦然睁开，他老气横秋的道：“山重，你去招呼别人，这老王八让叔叔我一个人收拾！”

可别小看了这位“九目一爪”，他乃是寒山重恩师的亲堂弟，武功高绝，性情却天生古怪暴烈，寒山重接创浩穆院之后，在浩穆院中的长辈，仅这位老先生一人，寒山重一直无法安排他，只好在浩穆院地位最尊的紫星殿增设“供奉”一职，由这位师执坐掌，也算是对老人家的一种尊仰表示，可是，不到必要，寒山重实在也不愿他这位眼前唯一的长辈亲身涉险呢！

“九目一爪”口中说话，手脚却不闲着，紧跟着又是怒涛排浪也似的十掌二十一腿，身躯暴旋倏转中，一头花白的长发拂舞飘展，任他的对手乃是大鹰教的第二把高手“月鹰”尔恬，却依旧占不了丝毫便宜。

寒山重微微一笑，举斧挡开了自斜刺里砍来的两柄厚背刀，低促的道：“叔叔！你老人家休息一下吧！”

“九目一爪”目瞪着眼前冷沉严酷的“月鹰”尔恬，出手如电，游走快捷，口中大骂道：“老夫一看见这姓尔的老王八就有气，非亲手宰了他不可！”

面孔毫无表情的尔恬连退连进，手中的一柄龙头拐挥舞得山动海沸，狂飙怒生，他哼了一声，讥笑的道：“姓储的，你叫寒山重一起上还可多活一阵，否则，嘿嘿！你这条老狗也就要与你以往七十余年的生命告别了。”

“九目一爪”储有年气得哇哇大叫，出手更急，空气中全已被他的掌形腿势所布满，呼啸的劲风往回旋荡，几欲将天地倾覆！

寒山重冷冷的望着“月鹰”尔恬，深沉的道：“尔恬，今夜，大鹰教的杀手不会再有一个人看见天明！”

“月鹰”尔恬嘿嘿大笑，手中龙头拐起落如江河决堤，浩浩滔滔，前拈后扫，上翻下砸，在威势暴厉中，更含有傲气无限！

寒山重静静的退出一步，蓦然严厉的向全厅大叫：“浩穆院弟兄记在脑中，记在心里，此处之战，一律在一个时辰之内结束，斩尽来敌，否则，便自勿谢罪！”

此言一出，“辟邪子”左横第一个轰然怒吼，欺身揉进，“青冠”李展迅速侧身移步，乃弟“黄冠”李民的“亮银刺”已自旁掩护，刷的指向左横腋下，“辟邪子”左横狂傲的一笑，猛然返身迎上，却在亮银刺相距心口三寸之奇闪翻而出，尖菱锤倏捣，将再度扑上的“青冠”李展逼出，贴地一个大盘旋中，尖菱锤脱手飞出，“噗嚓”一声闻响起处，“黄冠”李民已头额稀烂的被捣死出七尺之外！

“青冠”李展心肠俱裂的惨叫一声：“民弟啊”

手中“四环棍”抖得笔直，拚命似的戮向左横背心，左横双手猛然一撑，人已像流光骤起，凶悍的迎到，四环棍擦着他的背脊而过，血肉与衣屑

纷飞，他的两脚已似两柄铁锤，“劈碰”一声将“青冠”李展踢出老远与他的弟弟一样，头颅破碎，青玉花冠砸地成粉！

寒山重大叫一声：“好！”

突而就地一旋，长射而至匕首会的好手““飞流””田涛之侧，田涛手中匕首虚虚一点，猝然闪出，“蛇电”韩容削瘦的身子适时暴转，七柄匕首，三射“南星”班瀚，四飞寒山重身前！

寒山皮盾猛挡，“噗”“噗”数声，射来的匕首全被反震地下，“南星”班瀚却大笑一声，侧身冲上，三柄匕首，全在刹那间插入他的左臂，左肋，左腿，但是，他手中的“接星杖”也拦腰将“蛇电”韩容的脊椎骨硬生生砸断！

就在“蛇电”韩容的惨叫于喉中方才滚动，寒山重的皮盾已将他横空击飞，戟斧的锋刃似恶魔的诅咒，凌空飞旋中，震落了田涛急射的十二柄匕首，在第二次自动折回之下，“飞流”田涛的脑袋已被削落了一半！

寒山重昂然的吼道：“神雷三劈的威风如何？”

“辟邪子”左横呛咳着笑道：“够劲！”

“劲”字甫始在空气中跳跃，寒山重已吃惊的倏而飞射出去，但是，他晚了一步，“北斗”朱大浩的心口已刚被两柄锋利的匕首戮进，虽然，朱大浩的“短角刀”已连着他的右手整个没入了“断鸿”陈贤的胸腔！

“闪命”白秋的腕上有五条血淋淋的指痕，他正亡命的向后跃退，双目恐怖的大瞪着，寒山重的身躯在灯光下映出的黑影，正迅速的遮到他的头上。

白秋喉中古怪的？叫一声，双手拚命猛挥，匕首闪闪如银蛇流光，嗦嗦飞射，但是，寒山重已毫不容情，毫不躲闪的倏扑而落，整个沉重的皮盾，在他强有力的手臂挥动下砸到“闪命”白秋的头顶上！

于是

当那颗扁碎的头颅血浆尚未及喷洒，寒山重已抛落了插在小腿上的一柄匕首，再扑“月鹰”尔恬！

### 第廿三章 辣手绝情 残中之残

“月鹰”尔恬的龙头拐，正凌厉的施展着他震惊江湖的“吐云十七拐”法，宛似云雾迷漫，风涌雷动的与“九目一爪”储有年拚得难以分解，寒山重身形甫到，他已狡滑的猝然变换了一个方向，让“九目一爪”填上了自己原来的位置。

寒山重在空中连连转折，他也连连换移方位，“九目一爪”恨敌太切，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老是紧紧跟随，煞手纷出，其实，他这样一来，就等于阻挡了寒山重的夹击，更算间接掩护了对方。

嗤嗤一笑，寒山重偏身落地，他阴森的道：“姓尔的，你这不叫英雄了。”

尔恬连出二十一拐十九腿，猛进急闪中狠辣的道：“你想以多击少，也算英雄吗？”

斜刺里人影猛闪，一个身躯已张开双臂抱向“月鹰”尔恬，尔恬暴吼一声，龙头拐猝挥，“崩”的震响中夹杂着骨骼碎裂之声，但是，那条人影

虽然口喷鲜血，偏出二尺，却仍然死命缠住了尔恬的双腿！

“月鹰”尔恬面色突变，他狂吼一声：“该死的狗种！”

龙头拐柄猛落，自那人的天灵直捣入头颅之中，碎骨残肉，血水脑浆，迸溅了他一身皆是，但，就在这不及人们眨眼的千分之一时间里，寒山重的狂叫已随着他的戟斧斜斜劈进尔恬的肩头，血箭方标，“九目一爪”储有年五指弯曲，已像煞一只五指钢勾，活生生扣进“月鹰”尔恬的头骨之内！

被“月鹰”击毙之人，是“南星”班瀚，那受创极深的紫星殿豪士……

寒山重抽出戟斧，一盾将“月鹰”尔恬尚未断气的身体举起，他朝着尔恬愤怒的切齿厉吼：“尔恬，你还想看见明天吗？你还要享受阳光吗？你这匹夫、凶徒，永沦地狱的懦夫！”

“呼”的一声，“月鹰”尔恬的身体被寒山重凌空抛出，尚未落地，寒山重已跃身而起，挥斧斩为三段，内脏肚肠飞溅中，紫红色的皮盾猛推横砸，又将这三段尸体死死的砸贴到墙壁之上！

匕首会的大当家“鱼肠残魂”杨求利宽阔的嘴巴紧抿着，黝黑森冷的面孔上毫无表情，但是，他可以觉出自己心跳的猛烈，虽然，他的外衣一如往昔般的沉静不变，但他自己明白，他已逐渐开始畏惧了！

与他敌的“怒缠剑”洛南，武功之高，较之“承天邪刀”禹宗奇逊色落不了多少，在武林中，提起“怒缠剑”的万儿，更是铿锵有声，非同小可，这时，他的一柄三阳古剑挥闪得波波如浪，光起千层，迷迷蒙蒙的剑气环境中，剑身时而映散出三团流烁闪烁的光彩，时强时弱，时阴时现，像煞云雾中的三个太阳。

二人已经拚斗了二百余招以上，杨求利自己心中有数，他若想战胜洛南，已是万万不能，今夜，只要能保得全身而退，已是苍天保佑了。

那边

寒山重双目充血，原来那双清澈而明亮的眸子，这时充满了骇人的怨毒与冷酷，似一尊对天地怀有深仇的魔神，更像一个受尽了凌辱后准备血洗强仇的斗士，狠得令人颤凛，毒得令人哆嗦！

他一步步的行向“鱼肠残魂”杨求利这里，别一边，“九目一爪”储有年也双手血淋淋的缓缓逼到……

一柄沉重的厚背刀蓦然自后面劈向寒山重，他看也不看的猛然探盾挥出，于是“喀嚓”一声巨响中含着一声惨号，一名李家寨的大头目已连人带刀的仰跌出寻丈之外，他那柄暗袭寒山重的厚背刀，正反砸在自己脸上，那张原本像个人脸，而现在却血肉模糊的脸上！

另一把染满血迹的短矛，正自另一个李家寨大头目的小腹中拔出，一个浩穆院所属，又冲向别的敌人堆中去了……

杨求利的左右匕首，皆淬有奇毒，“见血封喉”已不够形容他匕首上淬毒之剧，只要划破一点皮，甚至只挨到一下，敌人即会全身猛然收缩，强烈的抽搐而死，他的两柄匕首，在他擅长的“罗环短剑十二刺”中之浸淫了三十年以上的功夫，使起来驾轻就熟，凌厉诡异，一般武林健者，亦甚难挡他百招左右，但是，目前，在“怒缠剑”那一沾即缠狂风暴雨似的剑法中，他却占不着丝毫便宜，更有每况愈下之感，而更令他心惊胆颤的是，寒山重已经逼了过来，还有，那火爆栗子脾气的“九目一爪”储有年！

左三右四，十进十戮中，杨求利稍退了三步，他沉住了气，苍劲的道：“姓寒的，你一向自比英雄，今夜却净是做出些不是英雄所屑为之事，可耻！”

“怒缠剑”洛南俊朗的面庞一沉，三绺青髯微微飘拂，他那闪电似的双目怒睁中，手中三阳剑已旋转成圈滚桶，缠绞而上，口中低叱道：“杨求利，你死到临头尚敢饶舌，可笑！”

寒山重在二人五步之外站出，他冷冷的注视着杨求利，平静的道：“匕首会的瓢把子，杨大侠，阁下生平闯荡江湖以来，有多少次是如此公平以一对一的？你可愿意听听寒山重曾经遭遇过多少次仇家以众凌寡的故事吗？”

“九目一爪”却并未停下，他一边逼进“鱼肠残魂”杨求利，边暴烈的道：“山重，你和这头老狗有什么话好说？只有宰了他才服贴，所以，老夫就要做那使他服贴之事，不论他是否服贴得甘心！”

“鱼肠残魂”怒骂一声：“你这老而不死谓之贼的怪物……”

“怒缠剑”探剑如雨，纵横交错，成点、成线、成条、成网，或似牛毛，或似匹练，或似河决，或似山崩，有粗犷，也有细致，有雄浑，也有精巧，他的“怒缠六剑”，真已到达登峰造极之境了！

杨求利上拦下架，前攻后拒，内力的不继，再加上心中的恐惧，招术已逐渐迟缓滞呆，刹那之间，又被逼出五步之多。

“九目一爪”储有年多皱的面孔浮起一丝微笑，他怪声叫道：“杨求利，你到阎王老儿处告老夫一状吧，就说老夫我以多胜少，以众凌寡，欺负你这寡妇孤单的……”

说着话，这位老先生已倏然闪进，抖手三腿十掌，倏而跃出，劲风拂啸中，一个大旋身，又是狂风暴雨似的九肘十一掌，迫得“鱼肠残魂”杨求利手忙脚乱，狼狈不堪的慌忙闪躲了三次。

“怒缠剑”洛南毫不容情的紧随急上，三阳剑有如龙吟虎啸，带起劲风尖锐，划破空气，仿佛天罗地网般剑剑连衡刺到！

“鱼肠残魂”杨求利狂吼连声，那原本深沉不露的老脸已全变了色，一片强烈的惊怒表情，清晰的印在他那黑脸的每一条纹路上。

寒山重摇摇头，道：“姓杨的，别这么大呼小叫，记得你乃是一帮之主，就是死，也要死得坦荡磊落，像条汉子！”

双刺双崩，两柄锋利含毒的匕首划着条条精溜溜的寒光，杨求利拚命的抵挡，口中却愤怒的大叫：“寒山重，你这伪君子，有种的与老夫单独较量一阵！”

寒山重习惯的抿抿嘴，露齿一笑：“朋友，你连洛南都打不过，还想与寒某拖延时间？朋友，哪里舒服，你就哪里躺着吧！”

“九目一爪”又是呼轰不息的九拳七掌，他呵呵大笑道：“阴曹舒服，地狱可息，杨老先生，你便走上一遭吧！”

“怒缠剑”洛南招招加快，剑芒吞吐如蛇信飞鸿，千变万化，防不胜防，“鱼肠残魂”稍一疏忽，“嘶”的一声裂帛之响起处，他的左臂已被划开了一条半尺长的血口子！

“九目一爪”储有年乘时急进，连递十掌，左手狂戮敌人上盘八大要穴，边尖酸的道：“啧啧！杨朋友，慢慢走，别太心急啊，呵呵哈……”

“鱼肠残魂”杨求利痛得？牙裂嘴，他咬紧了牙根，奋力探出十七匕首，寒光闪烁中，他已狂声大叫道：“夏升如，蓝琨，你们转移到这边……”

正在与紫星殿五行者浴血苦斗的匕首会十九银煞手闻言之下，即有六人匆匆撤出，挥动手中精亮的匕首急奔过来。

老实说，在江湖上闯，尤其是一帮之主，其威信与尊严至重，尤其在

与仇敌拚斗之时，便是自忖不敌，也不能公开叫嚷请属下协助，这样一来，不但情形尴尬，而且，日后又何以立威立信？又何以带人行事？所以，虽然杨求利身处危境，他这一叫一喊，却是十分没有体面呢。

寒山重嗤嗤一笑，猛然返身扑去，皮盾一旋，已磕飞了射来的三柄匕首，戟斧挥处，已将那十九银煞手逼近的六人硬挡回去。

“鱼肠残魂”杨求利左臂鲜血淋漓，他嘶哑的大吼道：“卑陋，寒山重，你这不义不信的东西！”

寒山重微微一笑，道：“放他们过去就高贵了，就有义也有信了？”

他回头朝那六名再度逼前的敌人一笑，让到一边：“那么，我还是做个高高贵贵，有义有信之吧，六位，请。”

这六名十九银煞手中的角色互望一眼，迅速冲过，而当他们甫始沾上自己瓢把子激斗的边缘，一剑已彷彿来自天外，快似闪电般一伸倏缩，已自其中一人的胸膛里戮进再拔出！

当这名满脸痛苦迷惘的彪形大汉尚未倒下，宛如是连在一起的影子，另一只枯瘦的手掌弯曲如勾，几乎更快的一把插进了其中另一人的头盖骨，将这位朋友整个提起摔出大门之外！

寒山重嘴里“嘖”了两声，戟斧突然暴起，银光挥闪，如流如带，四人中又有一人尸成两截，分左右抛开。

“鱼肠残魂”双目怒睁，眼珠子似欲突出双眶，他嘴角抽搐着大叫：“用你们的匕首！”

仅剩的三人慌忙站到一起，六只手迅速挥处，一溜溜的冷电突起，锋利尖锐的匕首已自他们各自配带的丝囊中抛出，强劲而厉烈的分射寒山重及洛南、储有年三人！

寒山重斧挥盾转，挡来轻松有致，洛南的三阳剑上下翻飞，攻敌连着自守，毫无破绽，“九目一爪”双眼闪闪发光，指拊掌劈，有惊无险，而这时

“鱼肠残魂”杨求利已突然一个转身，疯狂的冲向门外，“怒缠剑”洛南飞快三剑俱未刺到，后面的九柄匕首又有三柄向他射来，洛南急得一斜一偏，横剑挥去，口中大呼道：“杨求利，你竟然有脸逃走！”

“九目一爪”闪身追去，势急而凶，他怒吼道：“杨朋友，拿你命来”

“鱼肠残魂”刚到大门，已霍然一个转身，他这止步转身之势，实在急速到了极点，“九目一爪”储有年的身子因为追的太急，已堪堪与他碰上。

于是

这位匕首会的瓢把子满脸凶煞，煞气盈溢，手中两柄匕首，似电闪光掠，分左右插向“九目一爪”两胁！

寒山重正好砸飞了向自己射来的六柄匕首中最后一柄，目光一瞥之下，已骇然的惊叫道：“叔叔，快闪”

“闪”字还在他口中滚动，他那削瘦的身形已倏然游进，但是，迟了，只迟了那么一丝

寒山重的戟斧斧背，刚刚粘上“九目一爪”，杨求利的匕首已完全深深透入这位七旬老人的双胁之内，而“九目一爪”储有年那只足可裂金碎石的“鬼曲爪”，亦整个抓进了杨求利的肚腹！

寒山重如受雷殛，骤然呆住，他机伶伶的一哆嗦，又倏而翻折回来，唰唰两响，又有两只匕首自斜刺里飞到，寒山重已宛如疯狂了似的大吼一声：

“神雷三劈！”

手中的戟斧蓦而脱手，呼呼飞出，十九银煞手冲近的那三人急急跃向两边，可是，戟斧却似有灵，一掠之下，已将一个跃得最快的大汉劈头削去一半，戟斧在空中一旋，像是魔鬼的眼睛，那么古怪而不可捉摸的斩向另一条大汉，这大汉突然回身，举起手中匕首硬刺而去，于是

银光烁闪，“喀嚓”一声已在惨叫中淹没，这名大汉自臂至胁，被飞来的戟斧活活切开一条深深的血槽，而内脏，便自这条槽中溢了出来！

沉重的戟斧，似是可以与它的主人心息相通，在切过了第二人的肩膀之后，贴着地面“呼”地扬起，那么巧妙不过的飞在第三名大汉奔出七尺之遥的头顶部位，又那么巧妙的在那惊骇欲绝的大汉狂奔而来之际斩下了他斗大头颅，好象这柄戟斧早已等在那个位置准备残命饮血一样，又好象那名大汉自己往上面送去……

“呼”的一折，戟斧在空中一顿，刚好落在寒山重的手中，他凄恻的回头，看到怨缠剑洛南正满面哀痛的跪在“九目一爪”尸身之前，垂首无语。

两具尸身都没有倒下，都同样的死不瞑目，眼珠互相暴出眼眶的怒瞪着对方，丝丝鲜血，自他们两人的口鼻间淌下，二人的面孔上，都流露出深刻的痛苦、仇恨、怨毒、与不甘，只是这痛苦、这仇恨、这怨毒、这不甘，却已经凝固，永远的凝固，永远不会再融解了。

寒山重强力忍住心头的伤痛，缓缓回过身来，与紫星殿五行者拚斗的十九银煞手，这时又躺下了四名，而五行者之中，水行者杨明的肩上也插着一只匕首，血透衣衫，他正吃力的坐在一侧缓缓拔出，光秃秃的头顶上汗油隐隐。

寒山重自心中叹息，大厅里，李家寨精选出来的十二名大头目，此时尚余三名，被紫星殿所属的七名浩穆院大汉逼在一隅，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大鹰教的教徒，此刻也只剩下六人，亦吃十一名浩穆壮士圈在一起，左突右冲，已成网中之鱼，其它，只有十九银煞手所剩的九人在倾力拚斗，浴血苦战，而任他们如何悍勇，看情形，也不会支持多久了。

朝着这所大厅的正堂望去，顶上，正有一方黑底镌金的巨匾，巨匾之上三个恢宏的银色篆字：“紫星殿”，仿佛正在以浩瀚之威向着就歼的敌人轻轻冷笑。

寒山重俯身拾起“南星”班瀚的接星杖，这集沉重的兵刃依旧狠辣冷森，但是，它的主人却已去了，含着哀痛，寒山重将它交到站在墙角喘息的“辟邪子”左横手中，左横的面色在苍白中含有激动的红晕，一名弟子正在小心的为他疗伤，他接过了老友兵刃，泪珠纷纷垂落，哽咽道：“院主……班……班老弟就此一去不回了……”

寒山重拍拍他的肩头，忧戚的道：“不止班瀚，在今夜，我们的弟兄里，一去不回的很多，左护殿，活着的人，更要为死者珍重。”

“辟邪子”左横垂首无语，其状惨愁，寒山重叹了一口气，回首道：“洛南何在？”

“怒缠剑”洛南应声跃到，双目中泪渍隐隐，寒山重知道，在紫星殿中，“九目一爪”储有年与他最是相得，二人气味相投，同样的爱好杯中物，同样的喜欢奕棋论武，如今去了其一，活着的这个，内心的悲苦是可以想见的。

深深的望着洛南，寒山重没有安慰他一个字，但是，自他目光中所透露出的真挚与关切，却要比千言万语更来得深刻与隽永。

平静的，寒山重低沉的道：“敌人已大部就歼，梦桥左近的两拨强敌已彻底消灭了其中一拨，还有一批，在长风阁姜阁主及本院主双卫协同之下，亦不会再有作为，此处之敌，嗯……”

寒山重侧目一瞥，冷厉的道：“一个也不留，任是告饶求命，也不能留下任何一个，完全杀绝，事成之后，你率领殿中弟子十名往大威门左近加强两极堂仇堂主及卷云阁巫阁主等人兵力，切记出手要狠，不留余地！”

他想了一下，又道：“派左横留守紫星殿，五行者环卫本殿百步方圆，肃清任何窜近之敌，现在，洛南，与五行者对手的朋友们可以断魂了。”

说完之后，寒山重飘然而出，在他的身形甫始飞出紫星殿的大铜门之际，背后，已有两声惨厉的？叫在一片突起的剑刃破空之声中传来。

他的嘴角，浮起一丝冷酷的微笑，闪电般倏起倏落的奔出粉墙，笔直经过两堂三阁的巨厦，来到大威门前的广场上。

眼前的景象，更为凄怖刺目，地下，散乱着，层叠着一片尸身，几乎没有一具尸身是完整无缺的，不是头飞，便是肢残，像一堆堆的腐肉，一块块的朽木，血腥味冲鼻欲呕，而瘰瘰的肚肠，黄白的脑浆，更那么不值钱的东洒西缠，溅在地下，喷在门上，挂在枝梢。

情景是恐怖而尖锐的，但是，杀伐却仍未停止，仍然在不休不息的进行，穿着大红灯笼灯的匕首会所属，已由一百多人减少到只剩下二十来个，由火龙钱深为首的匕首会“四十飞刀”四十名大头目，也只剩下五六名左右，这时火龙钱深已被卷云阁的首座鹏翼巫尧及鹰翼韦峰夹击，应对之间，已是有些招架无力，捉襟见肘，他的腿上，热血滴淌不绝，显然已经受了伤了。

那边

卷云阁的好手赤眼关浩正睁着一双血红的豹眼，疯狂的舞着一把“锯齿狼牙刀”，力斗匕首会的四十飞刀剩余的六人，招招狠辣，式式拚命，他的左方，亦属卷云阁的“横断三山”梅宵，却以一己之力，使着一根两头带尖的沉重黑铁棍，抵挡两个白衣红脸的魁梧大汉，再过去，就是卷云阁有名的“黑猴子”童坚，他黑得就似一块炭，却穿着腥红的衣衫，枯瘦的身躯窜跳如风，手中一对“金龙爪”，对付着五名白衣瘦长的中年大汉，却依然来去自如，攻拒如意。

寒山重一眼看见这些原先没有发现的白衣人，心头已不禁一跳，他极快的忖道：“我是说凭两极堂与卷云阁加上‘大威门金门神’的力量，怎会至今尚消灭不了第一批冲入正门的匕首会众人，原来狼山派的小子们尚在后面跟着淌混水，这就难怪了……”

他悄然移向斗场之中，双目回望，又想道：“如此一来，我与禹宗奇的推断，在这一步上就有些失误了，我原以为狼山派跟着“圣鹰”田万仞自院后之低地暗袭太真宫后方，这样看来，好象他们并没有跟去，那么，一定是白马帮或万筏帮的人跟着去了，这样也好，这边的压力加重，那边的压力却减轻了……”

在一排原先必是小巧而有趣，如今却已破碎不堪的盆景之旁，寒山重已看到了两极堂堂主“左回刀”仇忌天，他的一只独目睁得有如铜铃，一只重逾百斗，上嵌七个金环的大砍刀哗啦啦；响成一片，与一个相貌清奇，蛾冠高髻的长袍老人杀得天晕地暗，这老人手中一只奇异的紫黑斑玉长剑，施展得飘忽轻灵，神鬼莫测，竟不相让的与仇忌天往来攻拒着，看情形，他们

已经打了不少时候了。

寒山重认得这身着滚白边长袍的老人，他不是别人，正是狼山派的掌门人——“斑玉剑”孙明！

在二人拚斗的侧方十步之处，两极堂的陈容赫然在焉，那是简单明了的七名高手：“病狮”、“毒豹”、“六指秃子”、“神钓”、“笑佛”、“满嘴风”。

“病狮”何仁与“毒豹”陶庵二人，双双对敌着一个生着一双紫耳的凶恶老人，“六指秃子”眨着一双小眼，晃闪游动的和另一个红发披肩的中年大汉打在一起，手中一根细长钓竿，却没有鱼线在上的“神钓”曹耐吏，独战着一名有个酒糟鼻的五旬汉子，再过去一点，嗯，“笑佛”梁容尘与满嘴风吴含元正在满头大汗，犹是左支右绌的招呼着一位方面大耳，满嘴一口黄牙板牙的老头，在这老头身旁，已经有十多名浩穆院的属下尸横于地了，不用再问，只要一看这十多具死尸体的额心那一个相同的圆形血洞，便知道他们都是丧在这位黄板牙的老人手中那只黄铜烟杆上！

附近，浩穆院的壮士们，正在与大红灯笼裤的匕首会大汉与白衣的狼山派弟子厮杀，时时有人惨号，刻刻有人横尸，兵刃闪舞中光芒隐射，情况好不凄厉。

寒山重想了想，先朝那位生着一口黄板牙的老人走去，他在这老人身旁五步站住，阴冷冷的道：“梁容尘与吴含元让开，你们去夹攻那紫耳戴瑛，把这位生有一口好牙齿的老甲鱼留下来给我招呼。”

“满嘴风”吴含元大叫一声，手中的短钢叉倏进倏出，在“笑佛”梁容尘的铜柄拂尘猛挥直点下，二人已分向左右跳出！

那手执黄铜短烟袋锅的老人呵呵一笑，急风暴雨似的左点右戮，大马金刀，却不料一阵狂风猛然冲来，威力大得令人心惊胆颤，他猝然侧身旋出，一面沉厚的紫红皮盾，正在一片叮铃急响的慑魂声中自他耳边削厉的拂过：“寒山重！”

他显然是十分吃惊的慌忙跃退，原先的得意与跋扈已一散而空，寒山重嗤嗤一笑，道：“假如我猜得不错，老鬼，你就是狼山三凶中大凶‘黄牙’岳通了？咱们今天见面，却是真正不易！”

对面的老人，果然正是狼山三凶中的老大“黄牙”岳通，他瞪着眼睛惊疑的打量了寒山重几眼，沉住气道：“当然，老夫与你一个是天南，一个是地北。”

寒山重嗤嗤一笑，道：“却不料与你初见，也是最后一面了。”

“黄牙”岳通嘿嘿冷笑，蓦然一个大侧身，手中黄铜烟管倏伸倏偏，点向寒山重上、中、下三盘十八重穴，双腿足尖狂蹴，分踢对方左右三尺之内的退路，招式快捷，狠中带辣！

寒山重仰身射出，双臂一振，又闪电般倒飞而回，他大笑道：“老小子，你倒相当之狠嘛！”

“嘛”尚未吐实，沉重的戟斧，已有如江河突泄，含着一股无可比拟的力量自天而降，锋利的刃口几乎充斥满了周围寻丈大的空间，施展的皮盾宛如遮遍了乌翳黑沉的天空，声威夺魂慑魄！

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黄牙”岳通神色倏变，急速仰身倒翻，他自己明白，今夜，遇到了最强的对手了！

对手？其实，岳通也未免尽朝好处想了，以他之功力，若能接下寒山重一百余招，已算难能可贵呢。

敌人猝退，寒山重已狂笑一声，如影随形般紧跟而上，戟斧挥霍，皮盾砸击，一口气之间连出九盾十八斧，加上三十二肘十五腿，逼得“黄牙”岳通手中的旱烟管空自挥舞伸缩，却极不甘愿的狼狈退出了十步之外！

“吭”的一声闷哼传了过来，寒山重猛然八斧再袭对手，目光一飘，已看见“病狮”何仁手捂胸腹的坐倒地下，满口鲜血往外直喷，“毒豹”陶庵的青光轮似如泼风般猛攻着那紫耳老人，拚命掩护地下的同伴兄弟。

寒山重心头怒火大起，他再一瞥视，才发觉赶去救助的“笑佛”梁容尘及“满嘴风”吴含元，竟被那红发披肩的中年大汉左剑右炼所挡住！

一声悠长而振人心弦的呼啸出自寒山重口中，他直射而出，十斧连冲，彷彿溶为一斧，分做十个不同的角度狠劈紫耳老人，那紫耳老人似是十分意外，身形微闪下晃出五步。

寒山重冷冷笑道：“紫耳戴瑛，有种的过来与寒山重见个真章！”

他口中说话，身形又折返回来，这时，满脸气怒的“黄牙”岳通才堪堪冲到。

“笑佛”梁容尘突然在这时连出了三次虚招，在那红发大汉微一失神中，他已滑溜溜的冲了过去，手中银闪闪的铜丝拂尘蓬散忽聚，直戮紫耳老人戴瑛背脊十二环结！

红发大汉咬牙切齿的大骂一声：“好杂种！”

而“神钓”曹耐吏此际已与“六指秃子”在瞬息间互换了对手，他的细长钓竿急颤倏弹，唰唰几声锐响稍差一丝的自敌人眼前掠过，吓得红发大汉心头一震，剑炼顿时交舞成一片光幕，劲风四溢！

寒山重与“黄牙”岳通再战十招，他忽然阴阴的一笑道：“美齿老兄，咱们不要拖延时间了，现在就来个生死一决如何？”

“黄牙”岳通小心翼翼的拆招还式，口中却愤怒的道：“随便，老夫尚畏惧于你不成？”

突地仆身倒地，寒山重大叫一声：“阳流金！”

这是他的双阳绝式之一，在没有正式进袭浩穆院之前，狼山派早已与大鹰教等详细研究过寒山重的几种绝活，以为趋吉避凶之道，此刻，“黄牙”岳通焉能不加注意？他喉头“咕咕”一声，身躯已猛的扑向一侧！

寒山重嗤嗤一笑，道：“错了，老朋友。”

“友”字还在舌尖上翻转，他已猝然斜跟而上，断叱一声：“阳灿芒！”

戟斧闪电似的自寒山重肋上穿过，他削瘦的身躯一旋一转，与戟斧流动的光辉划成一道巧妙的弧形，那么快得令人心惊胆颤飞斩而去，“括”的一声裂帛之响骤起，自颈至背，“黄牙”岳通的身上已被割开一条尺许长短，皮肉翻卷的口子！

于是，痛得这位狼山派的高手？牙裂嘴，双目怒睁，踉跄的，却又亡命般的向前拚力抢出五步！

寒山重有如幽灵似的紧跟而上，他冷漠的道：“注意了，这次才是‘阳流金’！”

但是

一条红发飘拂的高大身影蓦然自寒山重身后摸来，雪亮的长剑直指寒山重背心，精闪的银炼却怪蛇似的缠到寒山重双脚，快而且猛！

寒山重脚尖为柱，霍地旋出，他大笑道：“‘玄火’罗修，送你享受了吧！”

戟斧呼的飞升一尺，闪闪的寒光沁人心脾，“玄火”罗修那个红发大汉，狼山三凶中的老三，一击不中，见状之下怪叫一声，倏然暴冲而出！  
同一时间

“神钓”曹耐吏大力的“嘿”了一声，细长的柔钢钓竿仿佛天云一片，弥漫漫漫，层重相连的倏而挥出三十七竿！

“玄火”罗修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是进退维谷，两为其难，他霎时咬紧牙关，剑炼齐挥，身形仍然丝毫未停的往外急窜，于是，一连串的“劈拍”巨响似击在败革之上，罗修的衣衫似蝴蝶般飘飘飞舞，他的背上，已被“神钓”曹耐吏活活抽上了十九竿，十九条伤痕鲜血淋漓，条条见骨！

就在“神钓”曹耐吏的钓竿到罗修背上的第一下时，寒山重的皮盾已猛辣而沉重撞上他自己摔出的戟斧斧柄，但是，戟斧却未斩向“玄火”罗修

因为“神钓”曹耐吏刚挡住了戟斧飞砍的去路，这时，一阵光芒耀烁，戟斧的锋刃已“呼”的一折一转，反劈向正在往前狂奔的“黄牙”岳通背后：薄利的锋刃割破空气，带起的尖啸昂烈而锐厉，去势是如此快捷，如此惊人，“黄牙”岳通明白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兵刃才会发出这种刺耳撼心的尖啸，他知道，光凭自己的两条腿，现在，是跑不过那柄戟斧斩来的速度了。

在刹那之间，他强力吸入一口真气，霍然转身，忍住背上澈骨的痛苦，倾出生平之力，将手中的黄铜烟管猛戮向已经形成了一条光带飞来的戟斧！

于是

“喀嚓”一声金属折断之声，加杂着“黄牙”岳通口中发出的，不似是人类所喊的悲嗥之声，戟斧的利刃，已深深透入他的胸膛！

在临死之前，岳通尚记得这柄取了他生命的戟斧是含蓄着元阳真力而尚能藉以回转的，他双目布满血丝，两手已猝而抓住了那冰凉的斧柄，而戟斧在斩入他胸膛的刹那，已仿佛有一股暗力相吸般自动往外跳出，但是，岳通却死命抓紧不放！

人的回光返照之力是巨大而不可思议的，寒山重的戟斧猛然自岳通的胸膛跳出，呼呼震动中，虽将这位狼山三凶之首扯拉出三步。

他却突目咬牙，像搂抱着自己的爱妾一样紧紧抱住。

身为狼山三凶老么的“玄火”罗修怒嚎连连，疯了也似的冲向这边，“神钓”曹耐吏的钓竿急弯又弹，强大的力量，直将他撞跌出两步之外，但是，却更加快了他到达“黄牙”岳通身旁的速度。

“神钓”曹耐吏奋身赶上，边大叫道：“‘满嘴风’，别让这小子亵渎了院主圣兵！”

“满嘴风”吴含元的盒钢叉连刺五下，却已够不上位置，寒山重的距离已在五丈之外，他正狂射而来，似乎慢了一丝。

极快的，几乎没有时间容人考虑

“满嘴风”吴含元一个纵扑，抢前三步，嘴巴急闭倏喷：“呸！”

点点寒星冷芒，已似点点流星纵射，呼的一大蓬自他口中暴飞而出，就在“玄火”罗修的手指刚刚沾到岳通怀中的戟斧一寸之前，这数十点寒芒已全部击射在他的身上。

像是被一个巨大忽然打了一拳，“玄火”罗修蓦地大吼一声，整个身躯都被撞弹而起，痛苦的摔在地下哀叫翻滚，状极悲惨！

在他撕抓滚动的当儿，可以借着大威门的琉璃灯光，清楚的看到他衣碎血溅的背脊都钉满了一颗颗精亮尖锐的半圆形小小的物体，是的，这就是

“满嘴风”吴含元的一嘴牙齿，也是他名得来的根源！

要知道，寒山重身为浩穆院一院之主，武功名声，在江湖上是少出其右的，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在一场浩大的血战当中，他的兵刃不管是在什么方式之下，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在敌人手中，纵然可以立即夺回，也将终于落为江湖上的笑柄，这是一件十分失体之事，所以，浩穆院的豪士，包括他自己，如此焦急的拚命抢夺，却也并不是大惊小怪，故做紧张呢！

“满嘴风”吴含元，自二十岁起便生了一种怪病，满嘴的牙齿全部脱落，因此，他便遍请天下巧匠名医，按装了一口精钢打造的锋利假牙，这两排假牙，可以在他鼓足一口内家真气喷吐之时，完全射出口外，伤人于六丈之内，威力虽算上乘，而其方式之古怪别致，却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呢。

“玄火”罗修在地上踢蹬着，强忍住粒粒钢齿嵌入骨髓的巨大痛楚，勉强站了起来，而“神钓”曹耐吏已大步逼近。

寒山重自“黄牙”岳通紧握的手中拿回戟斧，冷冷的凝注“玄火”罗修，半晌，他向“神钓”曹耐吏道：“怨敌之前，应记取强敌残我之教训！”

“神钓”曹耐吏留着短髭的面孔毫无表情，手腕倏振，细长柔韧的钢竿已“呼”的一抖一弹，尖锐的竿梢子闪电般直透入“玄火”罗修的左眼，深插入脑！

一声嗥叫，罗修的身躯已被戮翻五尺，双目怒瞪的横尸于地！

寒山重微微颌首，深沉的道：“曹耐吏，你去协助梁容尘他们对付紫耳戴瑛，这老小子在狼山三凶中是最是狡猾阴毒，武功也最是难缠。”

“神钓”曹耐吏答应一声，返身自去，寒山重朝着身旁不远的吴含元有趣的笑笑，轻轻道：“现在，含元，你可以慢慢将罗修身上的牙齿捡回来了，不过，得洗干净，免得以后想起来作呕。”

“满嘴风”吴含元裂嘴一笑，两排鲜红的牙根显得他似乎斗然老大了十年，寒山重正要回身行去，远处，十数条人影已自紫星殿的方向狂奔而来。

## 第廿四章 断命飞魂 麈斗之斗

寒山重微微一笑，欣慰的道：“紫星殿洛南已到，此间之战，我方胜券在握矣！”

他的话声尚未说完，一声闷吭已倏而传来，寒山重迅速转视，“笑佛”梁容尘胖大的身躯已滚出五尺之外，紫耳戴瑛满脸的横肉狞笑得颤抖，奇玄的闪过“毒豹”陶庵与“神钓”曹耐吏拦截，飞起三脚狂踢“笑佛”心窝头颅！

寒山重断叱一声，闪电般抢身急进，用力一盾砸往紫耳后颈，他是来得如此快捷，紫耳戴瑛若不放弃滚倒在地的“笑佛”梁容尘，虽然可以直取对方生命，但他自己却也不会比对方多喘一口气，立即就要跟着上路，紫耳戴瑛不是傻子，他在世上尚未活够，当然不愿跟着陪葬，于是

狠狠的怒骂一声，双臂倏振，他的身形已长射而起，在空中，一溜青光忽然怒圈狂戮，威势极为狠辣！

不错，这人是“毒豹”陶庵！

猝然斜出两人，紫耳戴瑛苦练了二十多年的“八方掌”绝活“天塌地崩”电掣般展出，一片掌影，已分成十六个方位，同时异处的飞泻涌到！

“毒豹”陶庵武功极佳，却非紫耳之敌，只是，他这时早已一肚皮冤气，恨不得生噬对方，敌人掌势挑山倒海似的涌到，他却不避不闪，奋力冲迎上去，手中沉重的青光轮划过一道青莹莹的弧线，直砸向紫耳戴瑛的头颅！

寒山重一瞥之下，已不禁心头大震，他长身射入，边怒吼道：“陶庵你混帐！”

紫耳戴瑛却十分机灵，掌势一变，侧身滑出，陶庵的青光轮“呼”的一声，自他太阳穴边悠悠而过。

寒山重气得一横皮盾，将陶庵不轻不重的撞了出去，右手戟斧追杀紫耳，嘴里愤怒的道：“陶庵，你退下去去协助秃子一臂！”

紫耳戴瑛险险躲过寒山重的飞来一斧，一条长蛇似的身影又飒然掠来，他双掌一合倏分，劲力狂旋，已将曹耐吏的钓竿震开，身形一转之下，直扑坐在地下调息的“病狮”何凡而去！

这时

人影晃闪，一个修长的身影倏身掠到，寒光飞舞，已将紫耳戴瑛逼退三步，来人青须飘拂，再进十剑，紫耳戴瑛已手忙脚乱的又退六尺。

寒山重大叫道：“洛南，取这戴瑛狗命见我！”

来人果然正是“怒缠剑”洛南，他长笑道：“回稟院主，这有何难？”

位居两极堂第二把手的“神钓”曹耐吏，此刻双臂猛挥，十六掌连成一气，在剑芒纵横中急扫戴瑛，这位狼山派的好手，现在已施展不开他的游斗之技，更无法以武功较次的浩穆院对手及受创之人来做为牵制寒山重的手段，因为洛南一到，他的功力已超出戴瑛，况且，有寒山重在侧，他亦无庸对其余人分神旁鹜了。

喘了口气，寒山重望着与“六指秃子”霍一乐共同却敌的“毒豹”陶庵，心头不住发火！

“陶庵这小子年方三十，就竟如此不顾生死，真是太不为自己着想了，方才，他又想与那紫耳戴瑛同归于尽，这种拚斗方式，实在愚不可及，班瀚如此，储老叔也如此，莫不成非要一起玉碎，便无法歼敌吗？呸！”

忽地

那酒糟鼻的老头子上下九掌并出，大吼道：“妈的，以二敌一，莫怪老头子我要用兵器了！”

“六指秃子”霍一乐一柄“骷髅柬”左挥右劈，怒骂道：“滚你妈的蛋，自老子与曹大哥换了对手以来，你也一直没有啃过老子半根汗毛，用你的兵器又待何妨？”

酒糟鼻子老头怪吼一声，闪过陶庵的青光轮，就地一扑，衣领中：“夺”“夺”两声机簧震响，六只没羽短弩已倏忽射出！

“六指秃子”霍一乐大吼一声，骷髅鞭挥起扫磕，酒糟鼻子老人又呵呵一笑，双肘一缩一抬，宽大的袖口中“蓬”的一声喷出两大圈银针电芒，直取“毒豹”陶庵！

陶庵就地迅速一个翻滚，以足踵为轴，霍然旋回，右肩上已感到微微一麻，他猛的跳起冲去，矫健如一头豹子般搂头盖脸的就是十三轮！

酒糟鼻子老头险诈的一笑，急退四尺，双肘再抬，“蓬”的一声震响，这一次，袖口中却攻射出两枚拳大的黑色珠状物体！

“六指秃子”自侧旁掩进，骷髅束舞起一片银光，横扫敌人脚踝，酒糟鼻子老人双肘又抬，同样的两枚黑球飞向了“六指秃子”！

寒山重身形如电掣风拂，倏然抢进，皮盾猛扫那两枚黑球，边大叫道：“闭住呼吸！”

语声未已，“蓬”“蓬”两声闷响倏起，一片粉红色的雾气已弥漫四周，紧跟着又是两声“蓬”“蓬”声传来，烟雾晦迷中，寒山重有如怒矢离弦，笔直射追，戟斧宛似瀚海银波，层层重重叠斩而出！

酒糟鼻子老人在雾气中若无其事，他但见银光挥闪，已狡猾的移步施出去，寒山重一句话不讲，抖手就是十盾十七斧。

老人呵呵大笑，有如泥鳅在河，东溜西滑，手举背弓，毒针、飞刀、铁弹子，一阵阵，一片片的狂喷怒射，像是他的身体便是一个储有暗器的库房一样，那么无尽无绝的直射不停。

寒山重已经脱离了那片粉红色的雾气，他冷酷的旋盾直上，阴森的道：“不见暗器，不知你是谁，老匹夫，‘多臂魔手’陈在宇，你认命吧！”

飞射而来的阵阵箭雨刀芒，在皮盾的强力旋转下，像雨点击打在风车上，纷纷四散曳没，噓噓之声，连响不绝。

果然，这老人正是狼山派的暗器圣手“多臂魔手”陈在宇，他这时一看情形不对，目光一转，已向黑暗中奔去，但是

寒山重拔空直起，大叫一声：“神雷三劈！”

戟斧凌空飞出，“呼”的一转，有如流光曳空，“喀嚓”一声，已将陈在宇的一个脑袋斩出两丈之外，滴溜溜的坠入黑暗之中！

血箭自这失去头颅的老人头腔中狂喷掠起，他这无头的身躯，犹向前面冲出了五六步，才四肢痉挛的一交仆倒地上，于是，他的身体内一阵机括乱响，无数暗器进飞乱舞，如千蝗突起，寒光闪闪，更在刹那间将他自己的尸体也活活钉成了一个大刺猬！

那边

粉红色的雾气已经随风淡散，“六指秃子”霍一乐正焦急的挟着“毒豹”陶庵，这位拚命三郎面色惨白，喘息如丝，双目中，却充满了血！

寒山重匆匆奔回，见状之后，低促的道：“陶庵，哪里不舒服？快说！”

陶庵孱弱的噙动着嘴唇，艰辛的吐出两个字：“好……热……”

“六指秃子”急得语不成声的道：“他……他大约是吸进了毒气……再不……再不就是中了那老不死的暗器……淬过毒的暗器……”

寒山重目光冷森，却忧戚的道：“热源来自何处？心头真气能否保住？”

“六指秃子”已急疯了，泪汪汪的抢着道：“找不到伤啊……我找不到他的伤……那老王八，老匹夫……”

寒山重大喝一声：“住口！”

“六指秃子”一哆嗦，不敢再叫，寒山重着急的拍拍晕然欲绝的“毒豹”陶庵，吼道：“陶庵，你睡不得，一睡就永远醒不来了，告诉我，热源来自何处？”

陶庵勉力振起精神，语声却极为低弱：“右……右肩……”

寒山重大骂一声混帐，三把两把扯裂了陶庵的衣衫，赫！右肩之上，已红肿了一大块，五根尖细的银针，仅留尾部的插在肌肤上面！

没有丝毫考虑，寒山重戟斧一闪，“括”的一声，已将陶庵肩头的红肿

肌肉完全削下，陶庵痛得大叫一声，寒山重又绝不留情用戟斧把他四周的血肉切掉了一圈，凑口上去，一口口的吸，吸了吐，吐了再吸，血液从他的嘴里吐出，已由乌紫渐成鲜血，就着琉璃灯的光辉，寒山重又发觉陶庵的右肩骨上已有了一块铜板大小的乌痕，与其它白森森的骨骼不大一样，于是，锋利的斧刃，滋滋有声的迅速将那片乌痕刮掉，旁边的“六指秃子”霍一乐，早已惊得面青唇白了。

寒山重大手一伸，吼道：“金创药。”

“六指秃子”慌忙自怀中摸出递上，寒山重全部倾倒入陶庵伤口之上，又“嘶”的一声将自己的内襟撕下，为他包扎妥当，而这时，以狠辣有名的“毒豹”陶庵，早已痛晕过去了。

寒山重朝黑暗中大声喊道：“浩穆兄弟何在？”

三名身披虎皮披风的大汉自黑暗中闪出，寒山重冷沉的道：“将陶大哥抬到银河堂由堂中大夫实时医疗，不得延误。”

三人恭声答应，小心的抬着陶庵去了，“六指秃子”望着身影消失，舔了舔嘴唇，呐呐的道：“院主真狠，在下敢于杀人，却无法对自己弟兄如此疗伤……”

寒山重哼了一声，道：“亏你也是浩穆院两极堂的人物，长痛不如短痛，治病就要受苦，否则，死了倒来得干净省事！”

“六指秃子”尴尬的一笑，不敢再说，寒山重拿起兵器，缓缓的道：“吴含元已经加入围杀紫耳戴瑛之战，你还在等什么？”

心头一跳，“六指秃子”连忙躬身，双臂抖震之间，人已倒射而出。

于是

紫耳戴瑛已陷身重围了，在“怒缠剑”洛南的三阳利刃之下，在“神钩”曹耐吏的柔钢钩竿之中，在“满嘴风”吴含元的短钢叉里，在“六指秃子”霍一乐的骷髅鞭之际，这位狼山三凶最为出色的人物，已经逐渐筋疲力竭，步向死亡！

寒山重冷眼看了一眼，大步行向前面，那里，“左回刀”仇忌天的攻势已更见凌厉狠毒，如狂浪，如暴风，如寒雨，如山崩，“斑玉剑”孙明却沉着应战，心无旁骛，剑起如长龙横空，似匹练垂天，像流水不绝，紫黑色的斑纹幻映成一片片，一层层，一重重令人目眩神迷的异彩！

二人的功力，在伯仲之间，虽然，他们一个凶厉，一个稳沉，双方却俱是明白敌人功力之强，彼此算是找对了对手，尽管招式路子迥异，但谁也不敢轻身急进，为的是深恐偶一失闪而遗恨终生！

于是，战况就成为胶着状态了。

寒山重正在考虑要不要前往与仇忌天联手屠杀，而在遥远的太真宫方向，已蓦然射起一溜火箭，这只火箭焰花缤纷，是大鹰教的，但是，寒山重却笑了，他知道，自己的应敌之策已到了决胜关头！

## 第廿五章 你虞我诈 斗智斗命

这溜花旗火箭在空中爆开的五彩缤纷火焰还未消逝于黑暗，寒山重已

急速往后奔去，似一股淡淡的烟雾，刹那间消失踪影。

经过石道、花圃、凉亭、林丛，经过一幢幢的巨厦，一拨拨的悍斗者，一堆堆的尸体，他看也不多看一眼，矫健若一头狸猫般来到梦桥不远处。

但是，他却并不过桥，笔直向高大坚厚的黑色大理石围墙奔去，在溪流蜿蜒引入的铺有铁板之入口左近，有一座石雕的青纹座佛像，这座佛像粗约三围，高有寻丈，看去十分庞大坚固，重逾万斤，佛像周遭，栽植有花园一圈，巧好掩遮住了外间视线。

寒山重如电的眸子炯然向四周警视了一遍，身形倏矮，双掌起落如飞，在佛座的四周拍打捏按，然后，他运起食中二指，骤然跃起插入佛像的肚脐部份，于是，佛嘴在一阵轧轧的机簧声中缓缓启开了尺许左右，刚好容得一人穿斜横进的空间。

又向环侧注视了一下，寒山重倏然飞起，那么恰巧不过的飞入佛嘴之内，而就在他的身形方隐，佛像的嘴巴已像先时一样，在机弦轧轧声中紧紧闭拢，紧得就好似从来便没有张开过一样！

佛像的内部，是完全凿空的，佛像开闭之间，里面精心设计的六盏琉璃灯已自动燃亮，银白的光线，照耀着佛像的里面，有一列长长的，狭窄的石阶直通地穴，石阶滑湿而霉晦，这地方，平素显然少有人来。

寒山重毫不迟疑的奔阶而下，石阶底部，便是一条长远而黝黑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顶层时有水渍滴落，扑鼻而来的，是一股霉湿的气味，这条深长的地道，敢情还是在流经梦桥的溪底之下凿通的。

对这地方，寒山重是太熟悉了，他脚步如飞，连连闪进，片刻之间，已到尽头，尽头也有一道石阶，直通而上，寒山重一口气飞渡石阶，在一处隐秘之隅，连摸急旋，头顶上一块看去天衣无缝的顶盖，已悄无声息的移开。

似一道流星的曳尾，寒山重笔直飞起，微微一闪，已射出七丈之外，这出口之处，是在一片荷池当中，那移开的顶盖，便是荷池里几块突起而绿苔丛生的假山石之一，这时那块假山石，又已毫未出声的自它移开的半截中并拢。

寒山重脚一沾地，已看见在十丈之外，一片树业之侧，有无数人影在晃动，那里，坚厚的黑色大理石墙，有五尺方圆已被撬开！

在这些人影的远处，经过几道石墙的折曲，可以隐隐望见火光闪缩，人声沸腾，一阵阵杀喊之声远远传来，好似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拚斗。

寒山重冷冷的笑了，他知道，方才那一溜火箭，固然是大鹰教方面自浩穆院后方发动突袭的讯号，但是，又何尝不是暗示自己这边准备一网歼敌的通知呢？敌人在浩穆院按有奸细，同样的，浩穆院也早在大鹰教里布下了内线！

大鹰教方面的算盘打得极精，他们要在四面夹攻浩穆院之下，再在浩穆院的后边展开猝攻，但，这明里的攻击只是暗张声势，其真正的后方主攻，尚在于眼前树丛里的这批杀手——这批获有内应，悄然而入的杀手！

轻灵沉静得像煞空中的一朵黑云，像煞一片飘飘的柳絮，寒山重潜进了五步，先仔细的向四周察视，于是，他残忍的笑了，他已清晰的看见在前面树丛的各边，插出四只弯成一个圆圈的幼枝，这四只幼枝，排成了一个半弧形，一个包圈形势的，隐隐含有血腥的半弧形！

远处，喊杀之声更烈，兵刃撞击的震响混成一片，可是，这边却极为静寂，那批潜入的敌人，就在这静寂中迅速涌了进来。

极为低沉的，寒山重听到一个苍劲而刚烈的语声：“留兄，辛苦你了，情况如何？”

黑暗中，一个高瘦如竹的影子一晃，压着嗓子回答：“前面战况十分激烈，贵方人马似乎进行并不顺利，就要看我们能否一举攻下太真宫了，也只有攻下太真宫，才能扰乱浩穆院的阵脚！”

那刚烈的声音沉默了一下，仿佛在回头审视他的属下是否已完全进来，片刻间又响起道：“不要太悲观，这本来就是一场惨厉的血战，浩穆院若容易攻下，这才叫做奇怪，留兄，姓寒的可曾怀疑到你？”

第二个声音自傲的一笑，语声又自黑暗中传来：“姓寒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中了我们的反间之计了，竟将对他人最为忠心的赵思义扣入困龙洞中，他以为赵老儿是卧底之人哩。”

刚烈的声音笑了下，又低沉的道：“好，这一着不但令他自弱力量，更会激起一些浩穆院朋友的反感！”

寒山重撇撇嘴唇，伏在暗处不动，他晓得那语声苍劲刚烈的人，一定就是大鹰教的教主，甘陕一带名声赫赫的“圣鹰”田万仞！田万仞口中所称的“留兄”，不是那叛逆“妖老”仲留又是谁呢？

这时

留仲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十分得意：“刑堂红旗之下的四大金刚几乎气疯，兄弟又明里暗里鼓了几句，哼，今夜之战，刑堂的人马定然不会倾其全力，他们都奉命守在梦桥之前，田教主，阁下大可放心，只要贵方人马自‘梦桥’潜上，红旗方面的人马，定然不会太过拦阻，因为他们心中不平，嘿嘿，只要他们一退，就可以与我们里应外合，直取太真宫了，呵呵呵……”

“圣鹰”田万仞似乎有些疑虑的问道：“浩穆院的布署，留兄已大致相告，但是，他们在浩穆总枢太真宫之前，就只布下了刑堂一道防线吗？”

留仲嘿嘿一笑，道：“还有一道防线，呵呵，不瞒教主，就是兄弟的金流阁上下了。”

此言一出，“圣鹰”田万仞已释怀的笑了起来：“好，好，留兄，干得好，天要浩穆院亡，浩穆院安能不亡？留兄，自明日阳光耀地，你的‘英武庄’就可以传扬江湖了！”

留仲一阵得意洋洋的笑声起了，虽然他压得极低，寒山重却清清楚楚的听到，他的眸子里掠过一片冷厉的光彩，煞气森森。

那边，田万仞又忽道：“凌兄为何不见？”

留仲似乎向左右看了看，低低的道：“凌玄正率众对贵方正面攻入之人作佯拒之战，因为，金流阁仍有小部份人手不堪信任，免得露出破绽，所以只有施用这条苦肉之计了。”

稍微平静了一会，像是墙外的攻击者全已入内，留仲显得有些急促的道：“田教主，我们要快些了。”

田万仞答应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紧张：“不错，兵家胜败，常在瞬息之间，范标，即令所属按计行事！”

伏在暗影里的寒山重轻轻咬着下唇，他知道，田万仞口中的“范标”，即是大鹰教“九隼环”中最为狠毒阴诈的“旋隼环”，在九隼环中，这范标排行为第二！

一个粗短结实的人影应声行动，他弯着腰，勾着身，极其谨慎的利用树枝阴影掩遮潜出，他的身后，紧跟着二十多条大汉，鹰羽坎肩，在夜色里

微微晃动，每人手中的兵刃，也在闪泛着抹抹寒光。

留仲低沉的向侧旁几个影子道：“夏厚轩，你便去负责掩护范老弟这一拨猝袭，老夫亲伴田教主率领他手下‘金鹏、银鹭、玉凤凰’三位主攻太真宫的正后方，遣管逸协助那贤弟台攻击太真宫侧面，由李烈带路与万筏帮老么居中策应，并与明攻入内的公孙咎老弟及万筏帮帮主周白水兄会合，前面属于我们金流阁布署的暗桩，都已奉得老夫之令不得向来人攻击，明卡早就撤去了。”

黑暗里，几个人应喏了一声，纷纷展开行动，一时人影晃闪，分批潜行，个个身手俐落，移动间不带一点声响。

田万仞似乎十分满意，他稍待了一刻，低低的道：“留兄，吾等可以起事了，太真宫除了十韦陀再没有别的硬手了吧？”

留仲先行潜出，回头一笑道：“自然没有，就是十韦陀，也早就被老夫假传院主谕令分开，太真宫除了里面的卫士之外，外围防守全是老夫金流阁的人马！”

田万仞紧跟而出，嘿嘿笑道：“便是不分开，嗯，十韦陀也未见得堪我一击！”

留仲似是不太舒服的笑了一声，田万仞老奸巨滑的咳了咳道：“兄弟是指吾等布置周全，十韦陀必遭生擒无疑，倒非是评别留兄筹幄之策有何缺憾，留兄不会感到不快吧？”

留仲急忙佯笑一声，道：“不，不，田教主说得极是，兄弟怎么感到不快？呵呵呵！”

二人一面压着嗓门说话，边向前摸进，片刻间，林丛里的人影全已分向他们的目标潜出老远，夜暗中，活像鬼影幢幢。

寒山重知道是时候了，他自阴暗里站了起来，行出三步，两臂高举，在空中用力挥动了三次。

行在最前面的大鹰教九隼环老二范标，锐利的目光一飘，已依稀望见了寒山重的身影，他疑惑的低叱一声：“是谁？”

回答他的，是四周缓缓响起的一片沉闷皮鼓之声，这片皮鼓声，好似来自地底，来自虚渺，那么冷森，又那么不可捉摸。

潜行于中间的“妖老”留仲一听到这片皮鼓的声音，似是大大的震骇了一下，他面色苍白的打了一个踉跄，立即停步倾听。

“圣鹰”田万仞高大雄伟的躯干也马上侧隐起来，他冷漠的道：“留兄，这是什么？”

皮鼓之声已由沉缓进入急骤，咚咚蓬蓬，在这杀戈之夜，在人们心头的蹦跳里，显得特别的悲凉与壮厉，仿佛千万冤魂在悲哭哀号。

留仲恐惧得有些把持不住，他强自镇定的道：“这……这好象是浩穆院的人皮鼓声……这鼓声是代表着……代表着……”

田万仞萧煞的一笑，道：“是代表着血洗本教之意，它的声音自缓入急，浩穆院的人给它起了个美雅的名词，叫‘收魂’迎宾之礼。”

留仲嘴角抽搐着抹去额际的汗水，低喃的道：“田教主，声音……声音来自四侧，或者他们是在对付明攻入内的贵方人马，不可能是朝着我们击鼓……”

田万仞的语声冷得没有一丝情感的道：“不错，鼓声来自四侧，也来自我们各路猝击人马前行的方向，更是响在一个圈我们入围的半弧形角度中，

你不觉得吗，嗯？”

这时

旋隼环所率领的人马，已分出五人向寒山重这边围来，他们小心翼翼，如临大敌，紧张得连呼吸都有些粗浊了。

寒山重双臂环抱胸前，目光带着几分嘲弄意味的凝注着那些围上来的敌人，默默的，他右手臂又举了起来。

鼓声蓦然停止，像心弦的震动骤断，一切归于静寂，令人颤栗的静寂，随着鼓声的息止，黑巾黑衣，虎皮披风，浩穆院方面的人，早已在一片突然亮起的火把光耀下出现，田万仞说得不错，他们正好站成一个半弧，一个刚好将这几批猝袭者围住的半弧！

这些浩穆壮士的为首者，正是紫星殿殿主，声威喧赫的“承天邪刀”禹宗奇！禹宗奇身侧，一字排立着他紫星殿的五名煞手“五生陀罗”！

“妖老”留仲在火把的青红光辉伸缩里，面色灰白如死，再加上他原来枯槁瘦瘪的神态，简直就像一具行尸似的。

“圣鹰”田万仞到底有着一教之主的风范与威仪，他那张冷肃而有若重枣般的面孔紧绷如弦，双目射出的光芒闪闪，流露着无比的愤怒与凶厉，但是，不可否认的，他此刻神情镇定而沉稳！

留仲艰难的咽下一口唾液，回头苦笑道：“田教主……这实在太出兄弟意料……这……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田万仞冷冷的看着留仲，哼了一声：“留兄，事实已在，多言何益？”

此刻，所有分批出动的大鹰教方面人马，都在走出不远处被包围住了，他们虽然早已个个准备拚斗，却俱是满头雾水，搞不清这是怎样一码子事。

一批滞留在前侧方一片花圃边的攻击者，他们已完全暴露在火把的光芒之下，彼此相视，不知所从，为首者，是一个穿着小皮马甲，打赤膊，满胸毛茸茸的蓬发大汉，这蓬发大汉一脸刀疤，丑恶无比，他索然挺身站出，大叫道：“田教主，咱们冲他娘的算了，还楞在这里装什么孙？”

此人身旁，是个形像精悍的小个子，一张大嘴，手中执着一对判官笔，他便是金流阁所属的叛离者“双笔分界”李烈，此际，李烈也慌了手脚，有些举止失措的呆在那里，一双眼睛骨碌碌的直打转。

“圣鹰”田万仞踏出一步，金黄色的鹰羽坎肩在火把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他那一身深紫色的长衫，在这时看去，宛如一袭染满了血迹的尸衣！

凶戾的向四周一瞥，田万仞刚烈的道：“浩穆遗孽，你们败在眼前，犹想做那困兽之斗吗？”

浩穆院方面的人马一片沉默，人人的脸孔上俱无一丝表情，他们每双眼睛都森冷的凝注着敌人，手中的兵刃在闪射着寒光，整个的气氛，在残酷里洋溢着血腥！

于是

在那个不为人注意的角隅，寒山重踱了出来，双方人马的视线，在他甫一行出，已完全集聚到了他的身上，汇成了一个感受截然不同的焦点！

“妖老”留仲机伶伶的一哆嗦，本能的垂下头，面色全变的悄然向后移去

寒山重目光一闪，冷漠的道：“留阁主，你感到惭愧吗？”

“圣鹰”田万仞的脸上，掠过一片奇异的神色，他狂烈的一笑，道：“寒山重，咱们又见面，只是今夜见面，阁下口中的‘留阁主’，却应该做成‘英

武庄’的留庄主才对！”

寒山重深沉的一笑，道：“除了改成留庄主，更应该将两湖一带的买卖利益分一半给他们，以后，由留庄主撑掌原浩穆院的‘英武庄’，是吗？”

“妖老”留仲又是机伶伶的打了个寒栗，嘴角嚅动，双目无光，四肢在不可察觉的抖索，田万仞心中也感到又惊又怒，这些，原是自己买通留仲与凌玄做内奸的条件，也算是最高秘密，怎么如今全让寒山重知道了呢？

寒山重摇了摇头，道：“寒某无能，不曾善待金流阁二位首要，但是，二位也就不想想先师叔的提携之恩与寒某的手足兄弟之情？留阁主，你们错了，错得太厉害。”

“圣鹰”田万仞“呸”了一声，吼道：“寒山重，可怜你浩穆院毁在旦夕，你竟尚有心绪在此说道攀情，寒山重，在你冰消瓦解之时，本教主看你哭天号地吧！”

寒山重朝着田万仞古怪的笑笑，道：“很快的，田大教主，我们即可知道谁要冰消瓦解，谁要哭天号地！”

说到这里，他神色倏寒，转首道：“夏厚轩、管逸、李烈，你们都瞎了狗眼，丧了良心，竟然胆敢做那人天共愤，遗臭千古的叛逆？”

此言一出“腾蛇指日”夏厚轩，“双笔分界”李烈，“鞭绕新月”管逸，俱不由垂下头去，脸上神色尴尬，隐约中，更有一股说不出，道不出的畏惧惊骇。

“圣鹰”田万仞一看场面不妙，他狂傲的左盼右顾，大声道：“浩穆院暴虐专横，寒山重霸权凶酷，对他尚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对他更有什么忠心赤胆可提？弃暗投明的浩穆兄弟们，有我大鹰教上下为各位誓死撑腰，各位用不着畏惧他们这些虚张声势的草包，更无庸被姓寒的几句恫吓之言慑住，寒山重对不起你们，你们岂愿任他戮杀？任他欺凌受辱？”

旁边一个身旁耀目的金色衣衫，双眉斜吊的瘦削汉子，应声大吼道：“浩穆院倾颓就在眼前，看那处处熊熊火光，听那四周喊杀震天，血在溅洒，尸首遍地，兄弟们，吾等现在不趁机冲杀痛歼此仇，更待何时？”

周遭的大鹰教徒及万筏帮众，这时已鼓噪起来，呐喊喧哗叫之声，嚷乱成了一片，另一个身着纯银色紧身衣，体魄魁梧的彪形大汉，怒瞪着一双闪亮的三角眼睛，一把大胡子根根倒竖，他蓦然拔出身后的一柄“风刃转”，振吭大叫：“横扫浩穆院，凌迟寒山重，冲啊，弟兄们！”

随着他的吼叫，站在他旁边的三十多名大鹰教徒，已齐齐暴喊一声，悍勇疯狂的向前冲去，这银衣大汉回头向田万仞微一躬身，返转之间，人已射出五丈之外，一侧的金衫汉子，亦同时飞跃而出！

“圣鹰”田万仞猛一挥手，厉烈的叫道：“我方所属，斩尽浩穆院遗孽贼子！”

在他语声甫落之际，大鹰教及万筏帮的人马已狂喊大吼，人影纷闪，朝四周包围着的浩穆院豪士冲到。

寒山重神色冷酷，他阴森的道：“留阁主，你不自绝谢罪吗？”

“妖老”留仲全身一颤，却骤然抬起头来，脸上表情狠毒而古怪，他一双眸子里闪烁着阴诡的光彩，嘶声大叫：“金流阁的弟兄们，今夕不战，我们已是死无其所，杀，杀啊，杀尽浩穆院的奸贼霸！”

寒山重脸上冷板深沉，但却煞气盈溢，似一尊索魂拘命的魔神，他忽然朝冲至眼前的敌人微微一笑，断然叱吼：“斩！”

“承天邪刀”禹宗奇向左右颌首示意，围成半圆的浩穆豪士已倏忽退后两步，在他们身后，有一条尺许深的沟洼。这条沟洼，显然是最近才挖掘成的，土色犹新，在他们退后的同时，已显出了沟洼中半跪着的近百名弩箭手，蓝汪汪的淬毒箭矢，正在火把的反映下闪着冷眼。

寒山重冷哏一声，猛然旋身，一斧挥去，已将那原先围上来的五人砍倒一名，皮盾暴砸，另两人也在狂叫中被震飞七尺！

一阵机括夺夺之声在此刻已迅速响起，宛如飞蝗千万，闪闪纵横，尖啸声与惨声号霎时充斥四周，十数条人影顿时翻跌地下，第二拨冲上的紧跟着又躺下了二十来个！

“承天邪刀”仰天狂笑，声如旱雷倏起：“浩穆为雄，大威震天！”

所有的浩穆壮士个个青筋暴露，双目血红的跟着齐吼：“浩穆为雄，大威震天！”

“承天邪刀”一个大抛身，双手交叉自肋下一探一伸，美妙至极的斜出七步，手中已多出一柄背厚刃薄，上面精雕着十八轮回地岳图的沉重“屠灵刀”，这柄屠灵刀，重约八十斤，银灿流电，寒气森森，犀牛角的刀柄，柄端有钢环三枚连结衔衡，挥动之间哗唧唧震人心魄，只要一眼看去，就知道此刀谓之“屠灵”，确非夸张！

“承天邪刀”脚步未稳，三柄单刀已砍向身上，他眼皮子也不撩一下，左手往右手背一贴一按，刀光如练，猝然回绕，三柄单刀“喀嚓”一声折为六截，与三颗斗大头颅齐飞出寻丈之外。

近百名弩箭手半跪的身躯一矮，站在后面的浩穆院庄士已飞跃而过，兵刃的冷芒晃成一片，夺勇杀向前去。

亘古以来，天下流血的争斗便未曾息止，而眼前，双方拚战的序曲与千百年前的任何一场杀戈都是相同，刀光、剑影、锤风、矛戮，血在溅，人在号，活生生的性命在刹那间归向于静止，充沛的精力在瞬息里趋至毁灭，金属的撞击震响不停，杀喊的尖锐声飘在空间，凄怖，而又惨烈。

一声暴叱起处，大鹰教那身穿金衫，斜吊眉毛的瘦削汉子已自空中飞扑而至，手上的“穿心钻”掠起一溜冷电，有如怪蛇吐信，直刺“承天邪刀”禹宗奇的胸膛。

禹宗奇那双慑人的凤目倏睁又合，他身躯微侧，屠灵刀向上一摆，快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带起一片耀目银辉，“呼”的斩向那金衫客头颈，同一时间，他双脚已蹴向对方丹田小腹的“坚络三焦”！

金衫客似乎大大的吃了一惊，口中低叱半声，像一颗弹丸般跃起，有些狼狈的闪出五步。

如影随形般移步跟上，禹宗奇狂笑道：“‘金鹏’杜才，你这两手差得太远！”

这金衫客果然正是大鹰教的一流高手，田万仞的心腹死党“金鹏”杜才，他这时斜吊的双眉一轩，穿心钻倏进倏出，滑溜无比的连展五招六式，口中怪叫道：“姓禹的，老子岂会含糊于你？”

“承天邪刀”禹宗奇嗤嗤一笑，屠灵刀有如长江大河，浩滔不绝，呼呼轰轰，挟着万钧之力，一口气将“金鹏”杜才逼出九尺，迫得他咬牙切齿，却又左支右绌，招架无方！

紧跟着“唰”的一声，一条银色白影又自斜刺里窜到，“呼噜噜”的一阵怪响起处，一蓬寒芒，已泻向禹宗奇脑侧后背！

禹宗奇头也不回的移出半步，手腕倏振之间，屠灵刀已幻作银龙千条，刀刃划裂空气，带起一片刺耳厉啸，照面之间，已将那银衣人逼得左闪右挪，灰头土脸的抢出六步之外！

刀身“嗡”的一颤，洒起银星万点，缤纷纷纷，在刃锋的晃掠里趁时而进的“金鹏”杜才已大叫一声，左臂血流如注的翻身跃出。

“承天邪刀”禹宗奇不屑的哼了一声，沉练的道：“‘金鹏’、‘银鸢’，就凭你们这些草包废料，焉能在大鹰教里张牙舞爪，大鹰教也实在太值得悲哀了！”

那银衣人“银鸢”舒子全，手上的“风刃转”猝然划过一道半弧，在风叶刃片的急速转动声中，狂暴凌厉的再向禹宗奇攻上。

像煞风啸海腾，怒浪漫天，禹宗奇大吼一声，屠灵刀起如天神舞锤，九霄翻覆，刀光挥霍，如雪如霜，一层层，一片片，一卷卷，一重重，那么无尽无绝，那么浩浩荡荡，几乎令人心迷神眩的自天隙地角包卷而回！

凄厉的狂吼一声，“银鸢”舒子全在地上亡命般向外翻滚出去，就在这刹那之间，他的全身，已有了十一处刀伤，热血如注，将他银色的衣衫完全染成了赤红！

远处，寒山重正生毙了七名穿着黑油布水靠，小短褂上衫的万筏帮弟子，一个庞大的黑影已凌空扑来，金色的鹰羽坎肩蓬飞拂动，滚荡雄浑的无极劲力随着自空中卷排而下，有拔山裂碑之威！

寒山重撇唇一笑，猝然滑出五步，转身之间就是一记“神斧鬼盾绝六斩”中的“二神垂眉”，在这一招尚未使尽，“鬼决天河”已跟着展出，银芒闪晃流灿中，紫红色的皮盾呼呼飞旋纵横，空气中连串沉闷的暴响，那条庞大的黑影已再度凌空弹起，寒山重也被对方那浩滔的劲气震退了一步！

极为迅速的，他将一口真气流畅的在体内循转了一周，冷冷笑道：“田万仞，你这才算找对了主儿！”

那凌空弹起的庞大黑影，正是大鹰教教主，此次主动策划进袭浩穆院的第一号强仇“圣鹰”田万仞！

这时，田万仞庞大的身躯在空中翻了两滚，又霍的冲下，照面之间，就是山崩浪舞的三十九掌十七腿！

寒山重挺立不动，有如顶天之柱，一式“神转天盘”挟着一招“鬼手夺魂”，双腕倏震里，“神雷三劈”已有如电光石火，骤然施出！

“圣鹰”田万仞掌腿如风暴雨狂中，猛觉眼前寒芒流闪，盾影飞砸自四面八方，几乎在空气的隙缝里，在周遭的空间里，完全已被这些芒光所充斥，自己所施展的掌劲腿势，像是一面残破太多的渔网，这些冷森的光芒与盾影，似是一个个滑溜而狠毒的小精灵，自那些破绽中毫不容情的泻进，泻进那江湖第一流的高手也不敢力敌的“圣鹰”所布成的劲墙气网中！

于是

这位老谋深算的大鹰教教主气得狂吼一声，双臂舒展斜出九尺，寒山重嗤嗤一笑，嘲弄的道：“田大教主，一年以还，寒山重功力尚未退步吧？”

田万仞大叫一声：“好个狂妄之徒！”

身形一旋之下，长衫之内一柄可以伸缩如意的“移山杆”已拔了出来，这柄移山杆通体乌黑紫亮，为纯钢打造，不但沉重异常，顶端的钢团上更布满了千百尖锐的刺锥，歹毒无比！

寒山重左晃右闪了三次，似笑非笑的道：“嗯，我是估量着呢，阁下这

根打狗棒怎的还不亮出来现现世，哈哈，田大教主，你这就舞弄起来了把！”

“圣鹰”田万仞紧闭嘴唇，一言不发，手中移山杆呼呼轰轰飞转伸缩不息，有平岳填海之力，有龙蛇腾卷之矫，有千幻万化之奇，有风云变色之威，他内力悠长，深厚雄浑，招式连绵之间，更是显得浩浩荡荡，有若万夫不挡之勇！

寒山重戟斧彷若匹练横空，纵横往来，挥闪劈斩，似太阳之正中，光芒万丈，浩大刚烈，锋利的斧刃划过空气，带起厉啸回转，皮盾在江河狂涌般的斧芒里旋飞，有若盘石漫天，纷纷流泻，又似陨星经天，四面曳炽，空气在排荡澎湃，暗力在回挤绞扯，声威之厉，几似地覆天翻，海倾流决！

双方全已动上真火，都是以硬碰硬，以力较力，在毫发间里过生死界，在瞬息之中，打轮回还。

金属撞击之声骤响骤息，火花在夜色里迸溅闪溜，人影晃掠如鸟飞鸿冥，眨眼里这名霸一方的两位雄才，已在连续不停的快速攻拒中拚斗了五十余招，而这五十余招，却又是那么一闪而过，像是衔接的画面在时间的虚渺里一下扯尽！

## 第廿六章 屠灵残逆 斧下落鹰

不须要鏖战多久，“圣鹰”田万仞已在心头打鼓，他惊异于对手功力之强悍，似乎较自孤山之战的一年以来，更有进展，彷彿他的体内蕴藏了无限潜力，那么绵绵不绝，那么深邃浩瀚。

只在刹那，二人又在极快的闪掠中互攻互拒了二十招，“圣鹰”田万仞已觉得心脏的跳动加快，双臂挥舞之间，肌肉也有些酸软，他明白，这是因为真力劲气耗费得太多的关系！而看看他的对手，老天，他的对手却仍似较手之初那么猛厉与骠勇，进退翻飞，有若八臂魔神！

寒山重纯熟的施展着他“神斧鬼盾绝六斩”中的前四招，加杂着他擅长的“六六大板斧式”及“滚盘盾法”长飞短跃，左右纵横，像是一条奔流无际的江水，一泻千里，意气豪扬。

于是

“圣鹰”田万仞逐渐有些喘息了，他的绝活“横断五岳十七杆”法已缓缓的收敛威力，激厉的劲道亦不似原先那么锋芒四溢……寒山重飞斩七斧，皮盾横推，嗤嗤笑道：“田大教主，阁下已有些吃不住劲了，是吗？”

田万仞奋起全力，倏冲倏舞，怒吼道：“小子住口，今夜你便会知道孰存孰亡！”

一射七丈，斧刃突然斜斩骤弹，皮盾沉重的砸落旋飞，一口气连攻七招十九式，寒山重大刺刺的笑道：“田大教主，阁下恐即刻就要哭天号地了！”

周遭人影冲刺，杀喊震天，情景凄厉异常，田万仞双目怒突，青筋暴现，视若无睹的专心凝神，倾注全身功力与他生平最为痛恨的对手搏斗着，他十分清楚，眼前之战，不仅是为名为利，更为了自己的性命，若胜了，一切可全，若败了，则任何希冀——包括自己现有的形体，都将归向于永寂！

那边，紫星殿的五生陀罗正以一对一的和强敌杀在一处，“生恩陀罗”

向渭长独战一个挽着高髻，面容俏丽而冷漠的白衣少妇，那少妇一身肌肤真是欺霜赛雪，莹莹有致，双掌的“鸳鸯剑”挥动之间，衬着她卷到半肘的衫袖，那双露裸的小臂比羊脂白玉尚要细腻三分！

“生广陀罗”沙经与“生渡陀罗”赵百能分斗大鹰教的鹰坛首座“鹰眼”那贤及万筏帮老么“水豹子”林从忠，“生济陀罗”常德则力拚执迷不悟的“双笔分界”李烈，五生陀罗中年纪最小，却最是狠辣绝情的“生息陀罗”包川，正在满眼充血的狠逼着金流阁的叛逆“鞭绕新月”管逸。

一侧，金流阁的“腾蛇指日”夏厚轩一味往来游斗，出手攻拒之间，滑溜溜的从不伤人，更不硬拚，好象怀有什么心眼似的，他原是金流阁“妖老”“鬼叟”之下的第一把硬手，但是，他却更效忠寒山重，目前，他虽然表面上尚未表明身份，但“妖老”留仲若稍加注意，便会觉出情形不大对劲，可是，“妖老”留仲一心只在打算如何解决眼前的困窘局势，又哪里会想到自己费尽心血争取来的手下第一心腹会是寒山重及禹宗奇早就按伏下之反奸呢？

在“承天邪刀”禹宗奇的屠灵刀之下，“金鹏”、“银鸢”俱已受伤，他们两人却咬着牙根，拚出死力浴血苦战，穿心钻与风刃转交相挥展，往来冲刺，形同疯虎猛狮，二人心里雪亮，在此际的混战中，没有谁能帮助谁，只有靠自己的勇气，才可能拯救自己于沦亡！

寒山重突然隼利的挺砍十一斧，在田万仞的拦架中，他淡漠的道：“田万仞，那与向渭长较手的妞儿，可就是你的外甥女？”

“圣鹰”田万仞猛还七杆三腿，身形暴转两步，冷厉的道：“是又如何？”

斜偏而出，又似闪电般折返，呼轰十九斧连成光圈如流，长泻而下，寒山重嗤嗤笑道：“听说她的浑号叫‘玉凤凰’是吗？”

田万仞愤怒的连展“杆撑三山”、“六丁失颜”、“岳撼岭摇”三招，低吼道：“姓寒的，你休想动脑筋！”

寒山重骤然回转，倏进三步，欺身八斧斜砍而去，似笑非笑的道：“本院主要生擒这妞儿赏给手下勇士！”

一阵怒火，像江浪一样冲上“圣鹰”田万仞的脑际，他狂吼连声，杆展如风，呼呼轰轰，大有令天地浊荡翻覆之势，杆势飞闪中，他咬牙切齿的道：“下流，卑鄙，姓寒的，亏你还说得出口！”

寒山重将“二神垂眉”、“鬼决天河”、“神转天盘”三招并为一式展出，劲力狂涌，尖啸如哀号，他身形如鬼魁似的一进一闪，“呛”的一声暴响，已在紧跟着出手的一记“神雷三劈”中，削下了“圣鹰”田万仞肩头的一大片皮肉！

金色的羽毛蓬飞里，田万仞已痛得面上变色的急窜而出，他顾不得察看伤势，左手猛挥，一只长约尺许，精光闪闪的物体已暴射向前，嗯，那是一只尖端呈三角形，并附有薄片极薄钢翼的淬毒暗器，也是田万仞成名江湖的绝技之一：“鹰梭”！

寒山重知道对方这玩意十分万害，他神色一肃，两目凝注，待那双鹰梭飞到身前五尺，始快得不令人稍有思维余地的闪出一步，反臂一看横击而去！

田万仞闷声不响，左手连挥，空气中响起一片“嗤”“嗤”破空之响，九只同样同式的鹰梭，已翩然翻舞射来！

老实说，在此刻，寒山重久战之下，滋味也不会太好受，他自己知道，

内力的消耗十分严重，但是，他更明白，在今夕，除非躺下了，否则，无论如何也不能停手，任是少多有疲惫与劳累！

满空都响着这嗤嗤之声，九只鹰梭，在空中杂乱无章的飞来，寒山重刚刚磕开了那第一只，又有三只骤然射向他的胸前。

哼了一哼，寒山重猛吸了一口气，人已轻飘飘的闪出五尺，右手蓦然一圈直起锋，利的斧刃已“当”“当”连声将眼前三只鹰梭劈飞，但是

“嗤”的一响，像是恶魔的冷笑，那原先被他击飞的一只鹰梭，竟然未曾坠落，又贴着地面叮向寒山重的小腿！

“好杂碎！”寒山重大骂一声，两腿急盘，像是老僧坐禅般虚起在空中，那只鹰梭已贴着他的臀部擦过，“嘿”声吐气，寒山的身影竟使人骇异的仍然盘坐空中，像是迦罗之神降自九霄，神异极了，随着他的嘿声，紫红色的皮盾已蓦然旋转，似一面飞盘扬空，主动的飞砸向空中射来的另六只鹰梭！

田万仞目光瞥及，骇得心头大大的一震，他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寒山重，天啊，寒山重目前的身法，莫不是连佛门都久已失传了的“灵台坐迦”？那已达虚幻之境的至高轻身气功？

思想在田万仞脑中一闪，空中已传来不多不少的六声“蓬”“蓬”闷响，他射去的六只鹰梭，尚未及发挥出它特有的转折妙用，已被寒山重凌空抛出，霍霍自旋的皮盾完全击落地下！

此刻

寒山重满面凝肃，左手一抬一缩，飞出的皮盾，又呼的飞回，那么巧妙不过的套回在他的腕上，寒山重双目不瞬，在空中盘坐的身形猛然舒展，口中大喝一声：“阳流金！”

戟斧突闪，在他的皮盾适时撞击下斜出，几乎像是老天的安排，恰好在一片“喀嚓”声中，将再度转折而回的三只鹰梭砍成了六截，部位、时间、劲道、拿捏之准，无与伦比！

“圣鹰”田万仞心中的确已有两分心寒了，他有些进退维谷的楞在那里，寒山却不容对手有丝毫喘息之机，在他电光石火般的一连串翻腾冲击下，又似鹏鸟展翼倒射飞扑！

田万仞眼球上充满了血丝，他厉吼一声，狂冲迎上，移山杆暴伸，照面之间，就是山崩海啸也似的三十三杆！

寒山重轻轻一笑，立还九盾二十九斧，松腕的道：“田大教主，别急，咱们慢慢来。”

田万仞连架带拦，上下冲捣，狠狠的道：“寒山重，今日本教主与你誓不两立！”

寒山重身形如流水行云，飘泻无定，悠畅往来，招出滔滔不绝，他冷冷一笑，轻蔑的道：“大教主，本来，眼前就是这个局面，阁下想要两立，只怕亦不得了。”

田万仞目似喷火，却不再答话，凝注全神，与寒山重拚斗搏腾，他的左肩，鲜血染得金色的鹰羽坎肩更为艳丽多彩了！

极为轻悄的，一条高瘦的人影自黑暗里摸来，没有任何声息，这高瘦的黑影已有如一头豹子般的扑上，抖手就是雷击电闪似的十七式，成片成条的溜泻向寒山重身上！

这人突然发出的掌势，左边为柔，右边为刚，刚柔交汇，便形了一股极为怪异而难防的诡辣劲力！

寒山重神色倏变，他一飞冲天，头也不回的叫道：“留仲，你多妙的‘明幽掌’！”

多狠的心肠！”

“圣鹰”田万仞狂笑震天，移山杆长捣横扫，他大吼道：“姓寒的，因为你待人太好了！”

那暗袭者，果然正是浩穆院的叛逆，曾掌金流阁的大阁主“妖老”留仲！他枝干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嘴唇紧抿，一击不中，大撒身，一个快旋中，哗唧唧震响连连，手中已多出一对闪耀刺目的“双仪圈”！

寒山重身子在空中似游鱼般回折了三度，猛然长射而下，戟斧狂落如雨，皮盾斜砸田万仞，他冷森的道：“留仲，感谢吕师叔他老人家传给了你一身好把式！”

“妖老”留仲没有说话，身形晃掠如电，倏长倏回，猛起猛落，瞬息之间，已与田万仞联手和寒山重合斗了十余招！

在不远处的“承天邪刀”禹宗奇看在眼里，一股莫名的愤怒冲上心头，不错，凡属叛逆，已是大不义，而叛逆竟然明目张胆协助敌人偷袭自己的宗主，以血来争求自己的苟生与利欲，这，不是太也没有人格了吗？太也没有一点武林中的血性了吗？

“承天邪刀”禹宗奇那双棱棱有威的凤眼，闪射出一片煞厉的光彩，他已不再存着丝毫仁慈恕宥之心，冷冷的挥出两刀，逼开“金鹏”“银鹫”，这位浩穆院院主之下的首席高手，平淡的道：“杜才、舒子全，我们已斗了多少招了？五十招，嗯？”

“金鹏”杜才咬紧牙关，穿心钻有如毒蛇窜舞，狠辣的进进出出，寒芒闪闪中，他嘶哑的大叫：“六十九招了，禹老鬼，你惭愧打了六十九招还没有拾夺下我们来？你惭愧你浪得的虚名？哈哈……”

“银鹫”舒子全像是疯了一样，在“风刃转”的呼呼利刃飞转里，浑身浴血的硬冲硬杀，毫不退缩，他接着杜才的语声狂吼：“浩穆院的第二高手？两湖一川的大豪？狗屁！”

“承天邪刀”禹宗奇毫不动怒，他淡淡一笑，缓缓的道：“本想恕过，奈何不能饶，‘金鹏’‘银鹫’，可怜你二人父母白白疼了你们数十年，现在，十招之内本殿主斩你二人首级祭天谢地！”

“银鹫”舒子全脸色铁青，挥动着皮肉翻卷的双臂，三角怒瞪，他的兵刃呼啸着划破空气，与“金鹏”杜才的穿心钻交相展舞，在片片匹练也似的寒芒中围攻向他们的敌人！

禹宗奇神色凝肃，那么自然而优美的以脚尖为轴，快速得仿佛是幻景一样旋转了六个圆弧，而他的屠灵刀在一阵暴响中幻闪成银海无涯，自六个不同的角度里猛斩“金鹏”、“银鹫”！

像是一个可怖的恶梦，那么惊骇，那么冷酷，却令在梦中的魂魄无法躲闪，“金鹏”杜才倒吊的双眉一下子全变了位置，瘦削的面孔涨得血红，他大叫一声，倾出生平之力，意图摆脱那一片眩目泛肌的银光，在他的感觉上，像是在怒海巨浪里又陷进了一个漩涡，有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在拉扯他，拉扯他向那死亡的银光里沉落

“银鹫”舒子全的感觉和杜才完全相同，而更甚者，他较杜才犹要抗拒不住敌人那罩天漫地的刀光云影！

在这生死呼吸之际，“银鹫”舒子全胡髯倒竖，目瞪似铃，他大吼一声，

和身反冲入刀光如海之中，手里的风刃转运足全力，猛然砸向敌人约模所在的位置！

一连串刺耳的“喀嚓”声倏然响起，成块成片的金属四散分射，在这些碎裂的金属片里，尚有着一块块，一团团的血肉，人的血，人的肉！

“金鹏”杜才面孔扭曲得变了形的跌出五步之外，一条左臂已齐肩被削断，身上更是伤痕累累，血染重衣！他哆嗦着，恐怖的回视，“银鸢”舒子全那么庞大的身躯，竟已在这刹那之间被对方的屠灵刀绞斩得支离破碎，宛如肉糜！

禹宗奇黑色的衣衫微微飘展，已像幽灵一样移了过来，他冷沉的道：“杜才，永远不要忘记，本殿主掌中之刀乃承自天命！”

“金鹏”杜才舌头似是打了结，他噙张着嘴巴，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禹宗奇双目的光芒凝冻成一片不似自人类眼中所能发出的残酷神色，他的左掌向右手一贴，屠灵刀的刀锋霍然偏斜，“金鹏”杜才连一声号叫都未喊出，一颗头颅已暴飞三丈，颈腔中的热血射起数尺之高！

方才，“承天邪刀”禹宗奇所施展的招术，乃是他精练了数十年，藉以称霸江湖的“十八承天刀”里绝式之一，以这十八承天刀，禹宗奇在武林中不知曾使多少名手饮恨归西，不知溅了多少鲜血，同样的，也不知多少次使他在生死一发中得回生天，这一套刀法，有着无匹的幻异，难言的古怪，至极的狠毒，在练成这套刀法之前，禹宗奇曾在荒山古刹独处了十年，并且戒腥了十年，更令禹宗奇牺牲浩大的，是为了息天地之怒，祭刀头鬼魂，禹宗奇在刀法练成之日，毅然听从一位得道高僧之谏，使自己永远失去了传宗接代的能力，他用此来适应“因果”之说，来抵偿“报应”之循环。

现在，这位浩穆院紫星殿的殿主，已缓缓行向寒山重身侧，寒山重以一敌二，仍是攻多守少，行动之间，如风如云，畅流而美妙。

不可否认的，“圣鹰”田万仞在“妖老”留仲插手相助之后，已可多少喘息一会，但是，也只是喘息一会而已，若想整个扭转劣势，只怕尚不可能，而此刻

寒山重斧盾交挥中，忽然哈哈一笑，他大声道：“禹殿主，你要收拾哪一个？”

“承天邪刀”禹宗奇发声道：“院主，请将叛逆留仲交予本殿主处置！”

一听到禹宗奇的声音，“妖老”留仲已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哆嗦，他深深知道这位紫星殿殿主的厉害，并明白他那外和内刚的个性，刹那之间，留仲的面色已苍白得吓人。

“圣鹰”田万仞一直倾注全幅精力与寒山重搏斗，方才那边的战况他并未十分注意，这时，他蓦地一机伶，颤声大吼：“禹宗奇，本教‘金鹏’‘银鸢’何在？”

禹宗奇双目冷肃，静静的道：“斩了！”

田万仞呕血剖肝的狂叫一声：“斩了？”

移山杵霍然回转，横扫五岳也似捣向禹宗奇，禹宗奇冷冷一笑，不闪不躲，屠灵刀蓦而竖起，硬硬的接了上去！

“当”的一声震耳巨响传来，火花暴溅里，禹宗奇退了一步，“圣鹰”田万仞却踉跄两步，地下，四个深达三寸的足印宛然入目！

寒山重撇撇嘴唇，狂风暴雨般速闪速进，逼得“妖老”留仲退后不迭，一对双仪圈空自舞得哗啷震响，却无法止住自己院主的凌厉攻击。

人影突晃，“承天邪刀”禹宗奇一个转身，屠灵刀在一片钢环振响里劈向留仲，寒山重适时进步，又刚好迎住了返身扑来的田万仞。

禹宗奇神情深沉，出手镇定如山，招招浩烈方正，式式狠辣雄浑，刀出如银龙舒卷浩浩，荡荡，滔滔不绝气魄之雄，有万夫不挡之威！

他连展十刀后，低沉的问道：“院主，留仲犯了什么罪？”

寒山重游移闪转中，冷冷的道：“叛逆之罪！”

禹宗奇连逼连进，又问：“罪当如何？”

寒山重倏出九盾九斧，厉烈的道：“凌迟。”

“承天邪刀”微微一笑，道：“留仲，你听见了？”

“凌迟”这两个字，宛如两声焦雷击在留仲心坎上，他面色惨白，冷汗涔涔，双仪圈哆嗦着愈舞愈弱，禹宗奇刀光如缕，霍霍翻斩，他生硬的道：“留仲，可惜丹老吕老前辈白提携你了。”

“妖老”留仲与禹宗奇相处有年，他深刻明白禹宗奇的习性，这时，他自然不会不知道禹宗奇口中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他的含意是在表示什么了。

在这意识走上尖厉的一刹那，“妖老”留仲的面色更在惨白中透出极度的惊骇，他的双仪圈依旧上下翻飞，锋利的圈刀霍霍溜转，但是，他生平认为最是得意的“阴阳圈”法，却在与禹宗奇的长久相处里，令禹宗奇熟悉了其中的任何一招一式，熟悉得使留仲不得不骇异这位紫星殿的殿主在何时具有这么深刻的记忆力？

“呼”的一声，在一片钢环猛烈的震响里，屠灵刀似老龙翻身，仰天闪起，刀身上的十八地岳轮回清晰映现，闪闪若真，锋利无匹的刀刃似刽子手的血眼，那么无情而冷酷的直砍而下，却又在砍下的瞬息令人不可思议的霍然幻成寒芒十六条，漫天罩地的包卷涌围！

“妖老”留仲闷吼半声，双圈暴起，连舞成一道晶莹深厚的光带，背脊奇异的一弓，已猝然在光带的耀亮尚未消失前射出五步！

就在他的身形堪堪跃出的刹那，在他原先站立之处，已那么令人惊恐的现出了十六道深刻的刀痕！

禹宗奇哼了一声，右臂抡起一个圆月也似的弧线，左手猛的往右手背按去，那么沉厚坚硬的屠灵刀，竟似软竹一般急剧颤抖出波波鳞光，像升涨的潮汐，浩荡而层层不绝的卷追而去！

时间上，已不容“妖老”留仲再有丝毫向前奔逃的机会，他蓦的长啸一声，身在原地闪电般移挪浮动，由于他游动的幅度是如此微小而快捷，贸然一见，便好似根本就没有闪晃过一样，但是，那波波不息的凌厉刀光，却呼呼的擦着他的肌肤肢体溜泻过去，险极了。

禹宗奇嘴角浮起一丝古怪的微笑，他抢身上步，浮沉的道：“果然不愧是浩穆院出身，留仲，可惜你这一身把式了！”

“妖老”留仲的一口牙齿，深深陷入下唇之内，在禹宗奇上步之际，他已猛然吐气，瘦长的身躯在“哗啦啦”一骨节暴响中缩短了一大截，而他的双臂，却在身形暴缩中斗然延伸了两尺以上，锋利的双仪圈圈刃，隼猛至极的割向逼来的禹宗奇。

“好缩骨术！”

“承天邪刀”禹宗奇口中大喝，仰身倒翻而出，屠灵刀却猝然闪出十朵宛如莲花似的光影，分做十个不同的方位削去。

“妖老”留仲双圈震响，大旋步扑向斜里，又在一片哗啦啦骨节声响中

身形暴长，以怒矢出弦，直射对方。

禹宗奇以足跟为轴，将尚未平直的身躯硬生生转出四步，大吼一声，赤红的面孔宛如丹珠似的隐隐发光，屠灵刀蓦然带出万蓬光点，“蓬”的一声撞击声中火花金溅，“妖老”留仲身形上仰跌出去，而就在他堪堪仰出的一刹间，一大团紫色的烟雾，已罩向禹宗奇身上！

没有做任何考虑，禹宗奇竟毫不畏惧的冲过这片紫色的烟雾，手中屠灵刀扬起一片龙吟虎啸之声，左右各幻起十一道浑厚的匹练，似是两道锋利的光墙，而“嗤”的一响，屠灵刀却又在光墙的当中戮出，像是那两道光墙天生在那儿，不是屠灵刀本身的闪舞迹象一样！

禹宗奇不怕那蓬紫色的烟雾，是留仲所预料不到的，也因为如此，留仲预算里的回转空间就不够了，高手相斗，一丝一毫也不能稍有差误，否则

“妖老”留仲喉头低嗥半声，右边大腿，已在刀光闪处被削去了一半，血肉模糊中，露出白骨嶙峋！

冷森的一笑，禹宗奇刀锋偏斜，猝然再落，“妖老”留仲痛得满身冷汗，却又不得不奋力朝一边滚出，左手双仪圈用劲抛飞攻敌！

“呛啷”一响，他抛出的双仪圈被震击得歪扭变形的溜曳入黑暗之中，禹宗奇那寒酷的刀锋又到了他的身上。

“杀！”

像是内心的痛苦与狠厉全在这个杀字上从“妖老”口里吼出，他猛然偏身，右手的双仪圈倾出生平之力，怒砸禹宗奇！

禹宗奇凤目倏睁，刀刃一幻急闪，“嚓”的一声，留仲的右臂已喷着大股鲜血飞落，那条断落的右臂手掌上，尚紧紧握着他的双仪圈！

“妖老”留仲干瘪的面孔已经完全扭曲得变了形，他野狼似的嗥号着，左掌无声无息的推出一股阴柔冰寒之气，直袭敌人。

禹宗奇冷沉着脸，内心却有着难言的凄楚，再怎么说明，留仲总是相处了近十年的手足兄弟，虽然他如今叛离，却也曾在往昔共过生死，耳中听着他的惨叫，眼里瞧着他的痛苦，禹宗奇再是铁石心肠，也不禁有些下不得手

一阵阴寒的柔韧之风，蓦的扑面袭来，禹宗奇全身一机伶，已顿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叹息一声，随着他的这声叹息，体内一股至真至纯的“烈焰气”已迅速流转四肢百骸，封闭了所有的经脉毛孔，而他手中的屠灵刀，亦如浩日之辉，呼轰横斩，快得像电掣，留仲的左腕已洒着满空血滴落入尘埃！

鲜红的血，已将这金流阁的叛逆溅得全身透湿，他怨毒得令人起凛的瞪注着禹宗奇，虽然，这瞪注只是片刻，在禹宗奇的感觉上，却像是经过了千万年，于是，“妖老”留仲全身痉挛着，蓦而仰天狂笑，笑声惨厉凄绝，简直不似是人类口中所能发出。

禹宗奇静静的望着他，望着他在血泊中抽搐，在尘埃里哀号，在狠毒不甘的狂笑里泄愤，沉重的，禹宗奇道：“留仲，本殿主曾想恕你，但是，不能。”

“妖老”留仲痉挛着，抖索着，面色转为死灰，他喘息着笑，笑里带着泪：“禹宗奇……你……你好……想……想不到……我……我留仲……留仲……与你共生死……同患难了十……十余年……到头来……却……却死在

你……你的手中！”

“承天邪刀”那双棱棱生威的凤目微微蒙网，他深沉的道：“以情感说，本殿主可以放你过去，以道义来说，留仲，本殿主饶你不得，否则，武林哪里还有规矩？浩穆院如何再以继续？寒院主又以何颜见天下人？留仲，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不是一个情字能以抵得，你叛反旧主，出卖弟兄，勾结外敌，颠覆根本，其罪滔天，大逆不道，本殿主不能护你，今日你落得此境，本殿主深为惋惜，但是，你仍须要对你的罪恶受到报应！”

留仲大口大口的喘息着，双目已有些灰浊，瞳孔逐渐散乱，他强力支撑着，断续而执迷不悟的骂：“少……少来这一套……仁义……仁义道德……留仲不……不吃这些……禹宗奇……你……永远记住……记住现在……大鹰教……七首会……狼山派……白马帮……他……他们都会为我……报……仇……假如他们报……报不了……仇……我变了鬼也……也会找你……若变了鬼……也无法报得……来世……来也……我亦会找你……一雪此恨！”

禹宗奇深深的凝注着留仲，缓缓的道：“假如你能，留仲，无论在今生，或在来世，本殿主都等着你。”

喉头一阵急剧低响，留仲的双目已在翻白，他全身是血，再映着他目前的死灰神色，给人一种极端恐怖而惊凛的感觉。

禹宗奇轻轻蹲下，低沉的道：“留仲，你要去了……”

留仲双目上掠，露出的全是白仁，他喘着，呼着，骤然运起左脚，足尖向前，猛地蹴向禹宗奇小腹！

禹宗奇哼了一声，左手闪电似的一晃，已那么准确的抓住了留仲的足踝，留仲双眼蓦然暴睁，他抖索着嘶叫：“好……好……你好……你……你……你……”

“呃”的一声，留仲嘴里喷出一大口鲜血，像是一只圆球曳尽了气，软软的横倒不动，但是，他的一双暴出眼眶的眼球依然怒瞪着，那么不甘，那么怨毒，那么愤怒，却又那么无告！

禹宗奇深深叹息，将手中抓着的脚踝轻轻放下，凝注着留仲的尸体，他摇头呢喃：“‘妖老’……‘妖老’……真是‘妖老’……唉！”

斜刺里，这时

“劈拍”一声巨响骤起，跟着一声狂吼，将禹宗奇自深邃的伤感里拉回，他迅速转首瞧去——老夫，“圣鹰”田万仞那么沉重的移山杆竟然已经半弯，两手鲜血淋漓的坐倒地下，胸前，衣衫破裂了一大片，一条尺许长的伤口皮肉翻卷，像是一张饥饿的大嘴！

这是寒山重在一招“神器鬼号”的极绝之式中加杂了一招两大散手之“阳烁芒”以后的结果，精疲力竭，意乱心慌的“圣鹰”田万仞终于抵挡不住对方这强悍猛厉的狠辣攻势而臣服敌前！

寒山重手中的戟斧闪泛着寒芒森森，紫红色的皮质侧举，他那双冷澈的目光，正如冰似的凝视着坐倒地下羞愤交集的田万仞。

“承天邪刀”禹宗奇再回首瞥了留仲的尸体一眼，大步向寒山重这边行来，在这短短的距离中，他已发现那与“生恩陀罗”向渭长较斗的美艳少妇，正企图脱离“生恩陀罗”的纠缠，神色里带着焦急的往田万仞的方向移近。

银铃铛儿轻轻响了几下，寒山重撇撇嘴唇，道：“田万仞，你真愚蠢，年前孤山一战，你就应该知道浩穆院的力量非是你大鹰教所能抗衡，那一次，你晓得事不可为，知机而退，为什么这一次你却倾巢而来，明知来了的结果

而又愈陷愈深？你明白前面等待着的是毁灭，你就不要去撞向毁灭，这原是可以回避的，而你偏偏要傻得硬闯！”

“圣鹰”田万仞愤怒的哼了一声，吼道：“本教主既已战败，何须多言？任你杀剐，田万仞也留得‘圣鹰’名在！”

寒山重露出一口云白的牙齿一笑，道：“老田，你我都是老江湖了，又何必来江湖上那一套场面话儿？你真舍得死吗？你不想进攻浩穆院正侧各面的贵方人马前来援助吗？嗯？”

田万仞有如重枣的刚烈面孔紧绷着，咬牙切齿的道：“寒山重，你且莫得意太早，虽然我们各方人马会合的时间已过，虽然我们相互呼应的信号没有消息，但是，寒山重，这并非一定显示着我们已经失败，更不是证明你们已经胜利，寒山重，记得人算不如天算！”

寒山重淡淡的笑笑，道：“田大教主，阁下似乎很有自信？”

田万仞游目四顾，周遭，战况凄厉，但是，显而易见的，大鹰教及万筏帮的人，都已陷入重围，看情形，欲胜不得了。

一旁默立的禹宗奇朝寒山重微微颌首，寒山重会意的向远处横卧的留仲尸体看了看，冷冷的道：“叛逆已毙其一，尚有凌玄及金流阁一干不肖，看他们尚能在刃芒之下魂游到几时！”

田万仞在方才已经看到了留仲的惨死，他表面上装得镇定，骨子里却十分悲骇，只是，在此时，他实在已无能为力了，甚至连一丝伤感之态也不能显出，因为他还要鼓舞军心，还要保留一个英雄之名，还要奋起作最后一搏！

禹宗奇静静的瞥了田万仞一眼，温和的道：“田教主，阁下进袭本院紫星殿之各位朋友，已经全军尽没，攻击梦桥左近的人马亦至兵残力倾，从水道潜上的二百多位好汉更无一幸存，大威门以内，狼山派及匕首会所属，已全然被我方包围，凌玄率众佯拒‘冥隼环’公孙咎及万筏帮周白水等人的阴谋，早已在我们计算之中，他以为金流阁所属大多归顺于他，其实，他是大错了，现在，金流阁所属的‘秃尾龙’费合、‘十幻掌’苏超、‘锦鼠’杨广、‘铁二郎’满财宏等人，除了‘秃尾龙’费合与其手下十人附逆以外，其它三人及金流阁所属的二百余名壮士全是效忠于浩穆院的，现在，田教主，他们已在公孙咎等人破墙冲入的盏茶时光里，完全转从本院迟元左卫的调度反围凌玄，我们的计划一步未错，节节紧扣不辍，问题是贵方筹幄失之大意，且错误估计之处太多，一着之错，便满盘皆输，田教主，在筹划一场大血战的思维里，千万不能有任何一环失误，更不可太往好处打算，否则，结果就会很悲惨的了。”

禹宗奇的每一句话，都深深的刺入田万仞的心扉里，每一个字，每一声尾韵，都令他深深惊悸与颤抖，他现在才知道，浩穆院里，除了寒山重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劲敌之外，他们对禹宗奇的估计却太低了，他们原该早些明白，一个叱咤风云的大豪左右，一定会有些奇才异士相辅的啊。

寒山重满意的一笑，道：“看情形，那与迟元较手的两个老僵尸是死定了，嗯，‘金刀呼浪’果然有两手！”

田万仞心头一跳，脱口叫道：“寒山重，你是在说‘阴山双魑’？”

嗤嗤一笑，寒山重道：“应该说是‘双魑归阴’，田大教主，既已失去一臂，又何苦在乎那臂上一指？贵方辛苦所创基业，从此冰消瓦解，实在也令人有些惋惜，是吗？”

田万仞嘴角抽搐，满脸凄然，他沉重的垂下头来，默默不出一语，而在这时，一条人影，已蓦地冲向禹宗奇身边！

禹宗奇冷哼一声，屠灵刀霍然回斩，来人大吼一声，急速跃开，禹宗奇目光一瞥之下，已会意的迅速跃去。

那跃开之人，不是别个，乃是身躯矫健，形容骠猛的“腾蛇指日”夏厚轩，禹宗奇旋步跟上，屠灵刀左翻右劈，与夏厚轩的一柄“弦月铡”闪攻数招，夏厚轩一个虚式进步，低促的道：“范标已率领十多人冲出重围，绕回攻往太真宫！”

禹宗奇神色一肃，低沉的道：“你可表明身份了，记着你表明身份的代价，本座先去应付了！”

低促的语声尚在夏厚轩耳中飘荡，禹宗奇已一拂衣袖，有如一头夜鹤凌空，电射而去，他嘴里尚发出一阵尖厉的长啸之声，随着这阵啸声，围持四周的百余名浩穆强弩手已撤出一半，纷纷往黑暗中逸去。

寒山重若有所思的想了一下，田万仞已蓦然抬起头来，狠毒的道：“寒山重，你在想什么？禹宗奇为何突然离去？你们有麻烦了吗？你们的计划不是很周全吗？”

他突然仰天狂笑起来，近似疯狂的大吼：“人算不如天算啊……寒山重，人算不如天算啊……”

寒山重断叱一声，一脚飞起，却擦着田万仞的耳边过去，他望着田万仞那愤怒暴厉的面孔，冷森的道：“田万仞，你是懦夫，而我，我寒山重敢与天命抗衡，你能吗？”

“圣鹰”田万仞如受雷殛般怔在那里，半晌，他又闪电也似跃身窜起，弃置一旁，弯曲了的移山杵在他手中抡舞如山影重叠，猛烈砸向寒山重头顶！

寒山重毫不躲闪，奋起神力挥盾迎上，“蓬”“蓬”的连串巨响中，他身形微一踉跄，田万仞已兵器脱手，震出三步，一屁股坐倒地下，胸前的伤口崩裂更大，热血有如泉涌，双手虎口，已完全撕开，左肩的创伤，更是肉绽骨现，刺目至极。

这位大鹰教的教主原是赤红火辣的面孔，经过这一再的打击，已是惨无血色，他几乎已瘫在地下，粗浊的喘息声远近可闻。

寒山重冷漠的卓立着，语声阴沉：“田万仞，你不要逼得寒山重现在便取你的性命，我要叫你亲眼看见你自认为有拔山移鼎之威的来犯人马就歼，我要叫你澈底明白好斗嗜战，窥伺他人基业之徒最后会落得什么下落！”

田万仞双目像要喷出火来一样怒瞪着寒山重，他大口的喘着气，牙齿却咬得格格作响，怨毒深仇，表露无遗！

寒山重哼了一声，张目四顾，周遭战况已进入最后决胜阶段，地下遗尸无算，起落不息的号噪，与闪臂挥动的寒光冷刃相衬，情景确是惨怖！

## 第廿七章 狠杀绝斩 铁胆毒心

五生陀罗中的“生济陀罗”常德，手里一柄粗重的“善行杖”，来去如风，浩大威烈的正将“双掌分界”李烈逼得狼狈不堪，左闪右躲，他的一双

判官笔虽然刁钻滑溜，善于游斗，却不是常德的对手，这位“生济陀罗”体魄高大魁梧，膂力雄浑，最是适宜远攻力搏，李烈几次进身不得，自是展不开所擅之长，空自大汗如注，步步后退。

“鞭绕斩月”管逸的左肋，不知在何时已被划破一条向淋淋的口子，他的对手“生息陀罗”包川满脸狠厉，如云似电的“云纹剑”飞闪得泼风打雨，而包川的后背，衣衫也有一大片撕裂，露出里面浮肿紫乌的肌肤，显然，他也挨了管逸十分不轻的一记蛟皮鞭！

这时，静悄悄的

“腾蛇指日”夏厚轩倏然掩进，扑向与“生渡陀罗”赵百能拚斗得激烈无比的“水豹子”林从忠身侧，这个犷野凶猛的万筏帮老么，正悍不畏死的挥动着他那锋利沉厚的劈水刀，霍霍不息，几近疯狂般向“生渡陀罗”猛砍猛杀，虽然，他的身上已挂了五六处彩，但这个彪形大汉却宛如不觉，看他那形态，实在令人有些惊骇。

“生渡陀罗”功力精湛，沉着稳练，他并不慌张，一对琅琊刺时而快逾电掣，时而狂放如云，时而轻灵似雾，时而猛辣狠绝，但是，他虽然伤了“水豹子”数次，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胜利，纵使他的武功比这莽汉高出不少。

“腾蛇指日”夏厚轩身形才到，“水豹子”林从忠已喜出望外，他大叫道：“夏厚兄来得正好，咱们合力做翻这光头小子为田教主出气！”

夏厚轩低低的道：“林兄你受伤了？”

“水豹子”拚命斩出十七刀，身形狂进，大笑道：“能斩这光头下来，区区小伤，又算得什么！”

夏厚轩嗤嗤一笑，弦月铡化为冷电条条，直泻赵百能，赵百能闪挪腾移，琅琊刺拦架翻飞，霍霍生风，但是，却在左右夹攻中退后了两步！

“水豹子”林从忠不断狂吼，汗水与口沫横飞，他犷厉的面孔因兴奋而扭曲着，疯狂的冲进，劈水刀长斩斜砍，急厉无匹！

夏厚轩紧随而上，急叫道：“林兄攻他上盘！”

林从忠毫未考虑，劈水刀呼轰直起，似冷电倾流，劈向赵百能头颈，赵百能冷叱一声，一个大斜身，琅琊刺似毒蛇伸缩，左戮右挂，双管齐下！

“水豹子”目光一瞥之下，已觉得有些不对，因为，他如直攻敌人上盘，夏厚轩就该策应于他，自右侧猝击对方下身才对，换句话说，敌人便不应该尚有时间再做反击，但是，现在，夏厚轩的策应呢？在哪儿？

他牯牛似的身躯猛然暴旋，向后跃退，正要张口喊喝，一阵疼澈心脾的感觉已蓦然自腰部传来！

“生渡陀罗”赵百能神色冷酷，倏然而进，琅琊刺倏挥，尖锐的锥刺已到了“水豹子”的双肩，而这时，他已全身瘫痪，宛如骨筋俱拆，丝毫躲闪不得了。

“噗”“噗”两声闷响，随着两股鲜血标起，“水豹子”林从忠的两肩锁骨已尽碎无余，他凄厉的大叫一声，倾出生平之力，朝斜刺里狂冲而出，于是，令人不忍目睹的，切入他腰部的弦月锁，便那么无情的将他腹内的肚肠完全扯出，拖拉沥洒有寻丈之远！

这巨大的痛苦，已几乎令林从忠立即断气，但是，他却没有，他竟然尚能支撑着没有倒下，缓缓的，他转过身来，满是刀疤的凶厉面孔上有着一片狠毒与迷惘之色，瞪着一双布满血迹，有如铜铃般的牛眼，他注视着夏厚

轩，嘴唇抽搐，抖索不息，那眼中的神色，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惨怖与凄苍，沉厚的劈水刀，仍然握在他手里，他却提不起来，看情形，他是永远也提不起来了！

“腾蛇指日”夏厚轩感到一阵冷瑟起自心头，他有些莫名的寒凛，缓缓的，他道：“林从忠，你应该倒下去了，应该早些安息了。”

“水豹子”的小马甲上，茸茸的胸毛上，全是带着黏浆的血，他仿佛尽了最后的一点力量，低弱得几乎不闻的吐出几个字：“为……为什么……你？”

“腾蛇指日”夏厚轩吸了口气，大声道：“浩穆院有奸细，但是，也有反奸之人，林从忠，我就是其中之一。”

喉头起了一阵混浊的响起，这头“水豹子”凄然摇头，嘴已颤动，似有所言，但是，他终于没有再说出一个字，就那么双目暴突的摔跌尘埃！

一直默然无语的“生渡陀罗”赵百能大步行上，赞誉的道：“夏厚老弟，干得好，为了浩穆威信，浩穆存亡，我们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无须心中抱愧！”

赵百能一语道破了夏厚轩的心事，他不禁脸上微微一热，是的，方才，他的做法，在极端严厉的武林规矩来说，未免有失光明，但是，道理不是死的，却要分时分地来加以运用解说。

一个尖锐却清脆的嗓音，像撕裂空气似的惊叫起来：“夏厚轩，你是狼心狗肺，畜生不如，你吃里扒外！”

“生渡陀罗”赵百能回首瞧去，冷冷笑道：“玉凤凰，你还是顾顾自己这条小命吧！”

“玉凤凰”一直以绝大的忍耐力保持镇静，眼前的一切变化，她都瞧得十分清楚，这位曾历经沧海的少妇，虽然是个女人，却有着异于寻常的毅力与勇气，她固然心中悲愤于大势已去，但是，她却仍然能振起精神力持当前之役，虽然，她已知道不能扭转逆局，可是，夏厚轩的突变及林从忠的惨死，却使她心弦震动，不克自制，在这眼前血雨腥风的杀伐中，眼见己方之人尸横命残，纷纷仆倒，情景已够凄厉，而又突然再生内变，这打击，如何再能使她保持镇静与缄默？

“生恩陀罗”向渭长一柄锋利至极，上缕着精致莲花座的“超生戒刀”的闪晃流烁，精亮缤纷，已是稳占上风，“玉凤凰”惊惶悲愤之下，向渭长步步连进，锐风猝拂，“嚓”的一声将对方那高挽的云鬓削去一络，“玉凤凰”那一头如云似雾的秀发，霎时已瀑布似的披到肩上。

这位大鹰教教主的外甥女，那张姣好的面容已完全变了色，但是，她的一双鸳拳剑仍旧泼闪隼利，招招狠辣，式式阴毒，丝毫不肯让“生恩陀罗”在她力量之内作较多的进展！

坐倒地下的田万仞满脸凄凉的望着自己这爱同己出的外甥女在拚死力斗，神色中流露出万般哀痛与怜惜，他的嘴角在痉挛着，有一股深深的壮士无颜，英雄吞泪的酸楚。

寒山重有着超人的领悟力，他怎会看不出来？缓缓的，他故意大声道：“向渭长不可伤这妞儿，活擒之后交由本院主处置，赵百能与夏厚轩联手夹攻‘鹰眼’那贤！”

“生渡陀罗”赵百能与“腾蛇指日”夏厚轩各应一声，如飞跃向早已大汗淋漓的那贤左右，出手就是一连串狠招猛攻而去！

寒山重回过头来，淡淡的道：“田万仞，还记得寒山重说过要擒你外甥女犒赏勇士之言吗？看来，这句话就要实现了。”

田万仞蓦然仰头，狠狠的朝寒山重呸了一声，寒山重微微一闪，嗤嗤笑道：“有骨气，当年姬发唾费仲，冒凌迟之罪，却换来个烈士之名，田教主，阁下唾寒某，也想凌迟而没留名千秋吗？不过，阁下你有姬发之刚烈，寒某却非如费仲之险恶呢！”

田万仞全身颤抖，咬牙道：“寒山重，你的狠毒鄙恶，冷血绝义，古来奸臣贼子，都也及不上你之万一，田某但有一息存留，必不与你甘休！”

寒山重撇撇嘴唇，一笑道：“随你，随你骂，随你说，寒山重胜券在握，一切忍下便是！”

“圣鹰”田万仞双目怒瞪，正想启口，“蓬”的一声闪响倏起，紧跟着又是“嗤”的一声肌肤撕裂的刺耳之声，他急忙回视，天啊

“鹰眼”那贤背部已裂开两条血槽，皮肉翻卷，脊背隐现，整个右耳连着一大块皮肉垂挂在颈旁，形状之惨，令人起栗！

他的对手之一，“生广陀罗”沙经光秃的头皮亦被他的九曲匕首硬生生削去一块，血流满面，深可见骨，但是，双方的游斗未息，仍在彼此舍命相搏！

田万仞心头一阵绞痛，他一双虎目隐含泪光，激动的向前爬出，寒山重冷冷一笑，戟斧的冷芒一闪，轻轻在田万仞脖子上按了按，淡漠的道：“田万仞，我想，我们彼此的心事都是一样，你的手下与你情感深厚，我的手下也与我义结生死，但是，我们却不能插手，在我，我是不屑，在你，你是力有不殆！”

深长的叹息一声，田万仞俯倒地下，闭目垂首，不再发出一语。

斗场里

“鹰眼”那贤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老实说，他的武功之高，实在“金鹏”“银鹫”之上，但是，他的对手却是浩穆院紫星殿的五生陀罗里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不过，“生广陀罗”沙经的功力，较起这位雄峙大鹰教坛首座地位的那贤实逊了一筹，他虽然与对手缠战很久，却不会得到胜算，自“生渡陀罗”与夏厚轩加入战圈以后，情势已大大扭转，完全成了稳打稳吃的局面，“鹰眼”那贤虽则拚死力斗，看情形，亦不会支持得太久了。

“腾蛇指日”夏厚轩这时忽然大叫道：“沙大哥请退后暂息！”

“生广陀罗”沙经微微一愣，夏厚轩已募的暴弹而起，矫健的身形在空中一弹一弓，猝然飘落，他的左手食中三指，已在这刹那之间完全变成青蓝之色，带着一股粗浑而凝聚成形的青蓝色气体，像煞一条来自九天之上的神矢，怒戮那贤眉心！

“生渡陀罗”的琅琊刺一抖倏撤，在与“生济陀罗”恶战的双笔分界李烈眼角一瞟之下，骇然狂吼：“腾蛇指日！”

“鹰眼”那贤一双隼利如鹰的眼睛霎时闪过一片令人震慑的煞光，他高瘦的身躯骤然向侧扑出，右边垂挂的耳朵剧烈的摇晃着，那贤的九曲匕首快得闪电般投掷而出！

于是

双方没有任何一个人再加躲闪，那股凝聚成形的青蓝色劲气已像煞一把利刃，“噗”的穿进了那贤左肋之内，而他的九曲匕首，亦那么狠毒的插进了夏厚轩的大腿之根，夏厚轩在空中一个转折，踉跄落地，“鹰眼”那贤

却痛苦非凡的在地下缩成一团，他的双手十指深深的抓进泥土之内，面孔已扭曲得完全变了形！

“生渡陀罗”赵百能一个箭步冲上前来，扶住了摇晃不稳的夏厚轩，“生广陀罗”却倏然掠进，飞起一脚将缩成一团的“鹰眼”那贤踢出五步，那贤的身躯始才滚出，周身肌肤已在这顷刻之间完全变成了青蓝之色，七窍五官与身上的毛孔，津津渗出已成乌紫的血液，其状可怖之极。

“吭”的又是一声闷吼，一双判官笔飞崩天上，李烈正双手虎口尽裂的亡命逃窜，“生济陀罗”乘着这震飞对手兵器的有利时机暴跟而上，善行杖霍霍纵横，左扫右砸，双掌分界李烈眼见同伴相继断魂，而又一个比一个死得凄惨，心中早已颤凛惊骇，哪里还有斗志存在？善行杖的粗重杖头狂风般呼轰追击，他有如猫掌之鼠，魂飞魄散，心胆俱裂！

一条人影自斜刺里冲来，闪亮的三刃刀倏刺猛砍，李烈大叫一声，朝地下狂翻出去，口中惊骇的大叫：“沙大哥……饶命……沙大哥……”

“生济陀罗”常德紧随而至，手中善行杖倏起倏落，砸得地下尘土飞扬，一个深坑跟随一个深坑！

李烈连翻带滚的翻跃着，汗水与涕泪齐洒，原来那精练的形态，现在是一丁点儿也找不出来了，他如今的模样，除了可怜，更是可耻！

“生广陀罗”沙经满面是血，宛如厉鬼，他毫不放松，疯狂追砍，李烈声嘶力竭的惨吼怒号，在地下东窜西滚，终于，在他最后的一次窜跃里，被“生济陀罗”常德一杖扫中，整个身躯弹飞而起，在空中鲜血溅洒中，“生广陀罗”沙经的三刃刀已飞射出去，透过李烈的身体，将他活生生的钉死坠下！

周围的浩穆院壮士，每个人都似疯狂了一样，刀不停挥，血不停喷，大鹰教与万筏帮的人马亦是红着眼拚力死战，尸横遍地，残肢乱舞，而逐渐的，浩穆院方面的壮士们已围成了一个圆形，将愈斗愈少的敌人围在其中！

“生济陀罗”一个翻身，又飞扑向与“生息陀罗”包川拚战的“鞭绕新月”管逸，管逸此刻早已面青苍白，步步后退，“生济陀罗”一到，他手中蛟皮鞭劈啪一响，卷向敌人，双脚飞处，人已倒射而起！

又是一条人影倏然扑到拦杀，一对琅琊刺闪闪生辉，管逸哼了一声，在空中连连抖臂，已转了三个方位落向地下，他甫始落下，仿佛是影子跟随，云纹剑，善行杖，琅琊刺，已交互围攻而到！

他大吼一声，蛟皮鞭长绕回旋，鞭梢子尖锐厉啸，“生息陀罗”包川暴叱一声，悍勇直上，像刀刃那么快，“刮”的一响，他的左肩至胁已衣碎皮绽，鲜血四喷，但是，他已一把抓住了管逸的蛟皮鞭身，手中锋利的云纹剑抖起一团云雾似的朦胧光芒，透胸直穿管逸背心！

管逸身形尚未倒下，一条黑鳞也似的影子呼轰一闪，已将他整个砸飞出寻丈之外！

从开始就是残酷，到末了更为凄怖，地下，一具具不似人形的尸体，那么无告的横躺直竖，这情景，这气氛，尖厉血腥得令人肝肠寸断。

寒山重摇摇头，缓缓的道：“沙经与夏厚轩在此包扎休憩，包川敷药后即行肃清眼前顽抗之敌，常德与赵百能即赴太真宫增援禹殿主！”

五人齐声答应，各自遵命而行，现在，只剩下与“玉凤凰”拚斗的“生恩陀罗”向渭长，虽然他功力浑厚精博，足以战胜那美丽的对手，可是，难就难在他奉有令谕须要活擒，活擒，实在不算简单啊！

## 第廿八章 戏凤擒逆 急流知退

现在，全场只有两拨人在狠拚了，““玉凤凰””头发披散，一对鸳鸯剑如云似雾，回绕纵横，但是，在生恩陀罗大马金刀，威辣猛沉的超生戒刀之下，却早已汗水盈盈，娇喘不息，一张白净如玉的脸蛋儿，嫣红得宛如朝阳晚霞。

大鹰教及万筏帮的攻击者，已经完全被浩穆院的人马团团围住，刀光芒影中热血蓬洒，此起彼落，大鹰教的教徒伤亡惨重，只剩下了最后的七八个人，万筏帮更惨，只有两名负了伤的帮友尚在咬牙硬拚了。

生息陀罗包川自行撕裂衣衫，在上面倾倒了金创药末之后草草包扎了肩背肋下，提起那柄较寻常利剑为短沉的云纹剑冲向斗场，他红着眼，拧着眉，一副凶神恶煞之像！

寒山重舐舐嘴唇，笑了一下：“田万仞，你的手下已到临最后关头了，要我恕过他们么？”

田万仞依旧俯仆于地，双目紧闭，面孔上有一片说不出的凄苍，他一言不发，嘴角却在急剧的抽搐。

就在这刹那之间，生息陀罗包川已飞扑而到，抖手十一剑，两名大鹰教徒已翻身仰跌出去，一把镔铁刀霍然猛砍包川颈项，他嘿嘿一笑，大斜身，同时又躲过了一条七节鞭，于是，云纹剑蛇信似的暴戮急缩，那名使鞭的大鹰教徒已狂吼着仆倒于地！

半声惨叫，一个浩穆壮士满身鲜血的翻倒，而当杀他的那名大鹰教徒兵刃尚未及自他体内拔出，五柄沉重的朴刀已同时劈到这大鹰徒身上！仿佛分尸一样将这条大汉斩成了数段！

“生息陀罗”包川怒骂连连，云纹剑疯狂劈砍，只是那么一眨眼，那两个受了伤的万筏帮友已毙命于他剑下，虽然，包川的脸上也被其中一个在临死之前用鬼头刀擦了一记！

不用多少时间，仅存的十来个敌人，已经一个不漏的全部躺在地上，望着这些尸体，不禁令人叹息，就在那宛如现在的方才，这些已寂然不动的大汉们，不是个个都还活蹦乱跳的么？而如今他们却再也不能动弹了，丝毫也不能动弹了。

寒山重面上毫无表情，围立周遭的五十多名强弩手，已经换了两次火把，青红的火舌闪耀着，照亮这眼前一片血腥，也照出山重的神色更为冷森。

“生息陀罗”包川不愧素有狠辣之名，他也不管脸上血迹斑斑，抹也不抹的又待往““玉凤凰””冲去。

寒山重冷冷的道：“包川，你退下疗伤。”

这位年岁只有二十三四的生息陀罗老么微微一愕，十分不情愿的退了下来，两名浩穆壮士随即上前为他拭血上药。

生恩陀罗的超生戒刀曾经不止三五次的可以取了““玉凤凰””的生命，但是，他却都在千钧一发里收手改为擒拿，不过，杀一个人与捉一个人却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玉凤凰””武功极佳，生恩陀罗纵然功力高出此女甚

多，要想活捉于她，也十分不易，几次险险到手，又几次被“玉凤凰”闪了开去。

四周的浩穆所属，已围成一个半圆，无数双眼睛，虎视着斗场，兵刃的寒光在火把的光辉里闪晃不定。

生陀罗真有些火毛了，他猛劈十七刀，刀面上精铸的朵朵莲花仿佛跳跃却出，他狠厉的吼道：“你这女人还要命不要？姓向的若非奉有院主谕令，早已将你宰成十八块了！”

回答他的，是一连串溜泻的剑芒，“玉凤凰”咬着牙关，挥汗如雨，娇喘吁吁里招出绵绵不息，披散的长发飞舞飘拂，神情在悍厉中又带着那么一丝儿凄艳。

寒山重撇撇嘴唇，沉缓的道：“‘玉凤凰’，你再不丢剑就缚，只怕就要变成一只血染的凤凰了。”

俯在地下的田万仞蓦然抬头，嘶哑的悲喊：“姮娃，打不过就自刎，不要落入他们手里受凌辱，田家的血液里没有畏惧，死也要死得有骨气！”

“‘玉凤凰’”脸上散发着湛湛的光影，她毅然高呼道：“舅父，你老人家放心，甥女儿永不会为你丢人！”

寒山重忽然嗤嗤一笑，道：“我真要为你们这一对老少喝彩，真是有种得厉害，不过，既然如此，也罢，寒某便成全你们！”

他说到这里，断然喝道：“包川，你还有兴趣再试一下么？”

生息陀罗包川一望寒山重，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不错，若寒山重真想置那“‘玉凤凰’”于死地，他只要吩咐正在交手的生恩恩陀罗向渭长一声，已经足够，又何必再要包川上场？换句话说，寒山重仍然是不欲叫那美人儿就此香消玉殒呢。

于是生息陀罗包川恭应一声，如怒失离弦，猝然长射而出，手中云纹剑“铮”的弹起，化做流光千道，暴卷而下！

生恩陀罗向渭长缠战良久，一直因为想要活捉对方而弄得胜败不得，早就是一肚子怒火，寒山重的话方才出口，他也没有考虑其中内蕴如何，生息陀罗剑光泻落，他已大旋身倏然欺近，超生戒刀有如浪里白条，滚滚绞向“‘玉凤凰’”！

“‘玉凤凰’”毫无畏惧之色，左手剑条舞剑花千朵上迎包川攻势，右手剑拱翻阻拦向渭长急进，婀娜的身躯一扭一旋，已迅速倒跃七步。

生恩陀罗暴闪而入，戒刀一抖冲天，远幻流辉层重，却又在光芒晶莹中映起刀影万千，那么令人心胆俱裂的包卷而上！

这一着，乃是他一直恐怕伤了对方而不敢用出来的绝式：“血海魂影”！

生息陀罗目光一瞥之下，知道不妙，他猛力挫回自己夹击的力量，边急促的低叫：“大哥住手！”

“‘玉凤凰’”挥剑硬挡，“当”“当”两声，右手剑已在向渭长的猛厉攻击中震出三丈，自中折为两断，这位娇丽的姑娘也踉跄退出五步，在她的退后中，一片刀光已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尖锐的斩来！

在这时，包川的急呼亦已传到向渭长的耳朵里，他这才猛然记起寒山重的指令，是的，寒山重只叫包川出手相助，却并没有要自己取那女人的性命啊，这一想起，他已奋力“嘿”了一声，倏然缩腕挫臂，左掌往右侧猛挥，魁伟的身影滴溜溜暴旋而出。

虽然向渭长收手收得快，“‘玉凤凰’”的肩臂各处已在“括”“括”几

响中被斩伤了三处，热血霎时滴满了她的半身！

生息陀罗飞闪而进，云纹剑急起倏绞，口中大叫：“撒剑！”

““玉凤凰”” 面容惨白，朱颜黯淡，她奋力后跃，手中剑倒过来削向自己的咽喉，口中悲愤的喊着：“舅父，不孝的甥女先去了……”

生息陀罗分毫之差，未曾绞掉对方之剑，生息陀罗向渭长猛然回扑急磕，却也已慢了一线，两个人急得四目突出，大喊失声

“当”的一声震耳巨响传来，当每个人的瞳孔里才有着一抹银光闪掠的映印，而那抹银光已经消失，消失在““玉凤凰””那被击飞出四丈之远的两截断剑之上！

““玉凤凰””被震得坐倒地下，右手血迹斑斑，痴迷的凝视着自己又被击飞震断成两截的利剑，那折断之处，火把的光辉照得明白，有一枚周缘锋利，小小巧巧的银铃当儿！

剑刃的寒气宛然在颈，那锋刃，已经接触到“玉凤凰”的颈项上，她毫无意识的抚摸着颈间那条细细的血痕，只要一点，是的，只要再稍进一点点，那雪毫的剑锋，必已切入她的咽喉了，但是，不敢令人置信的，竟有人能在这几乎等于没有的空隙里出手击飞她的剑，那快、那准、那狠，老天，这会是一个“人”所能施展的手法么？

生恩陀罗一身冷汗，飞奔到寒山重身前，惶然恭身道：“向渭长无能，几乎误了院主谕示，不敢卸罪，但请院主处置。”

生息陀罗已一个箭步冲到“玉凤凰”身边，左手一挥，四名浩穆院的彪形大汉自旁如狼似虎的奔上，不由分说将“玉凤凰”缚了个结实，其实现在已不用绑了，“玉凤凰”全身伤痕累累，又在神迷气虚之下，根本也再耍不出什么花样来。

寒山重笑了笑，道：“老向，这怎能怪你？假是我，打了这么久我也会心火上升的，只是你应该知道，你的院主寒山重一向都是怜香惜玉的啊。”

“生恩陀罗”向渭长裂嘴一笑，如释重负的退到一旁，这时，地下的田万仞才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脸上，掩不住有庆幸欣慰之色。

寒山重嗤嗤一笑，道：“田大教主，姓寒的也还有那么两分人味吧？嗯？”

田万仞原来有几丝安慰的神色突然消失了，他愤怒的吼道：“寒山重，你休想污辱本教主的甥女，虽然你救了她，也只不过别有所图，根本就是蛇蝎心肠，满肚子卑鄙龌龊！”

“玉凤凰”蓦然机伶伶的一颤，自迷茫中惊醒，什么？是寒山重救了她？刚才那出手之人竟是寒山重？那武功强悍得令人震惊的煞手，那俊逸洒脱的魔星？那表面温文儒雅的色狼？那君子，也是小人？

她古怪而冷漠的注视着寒山重，清澈如水的眸子里流露出明显的愤怒与仇恨，发自内心的痛楚，她平静而又幽恻的问：“寒山重，刚才，是你出手震飞了我的剑？”

寒山重撇撇嘴唇，道：“不错，姓寒的这两手小把式还过得去吧？”

“玉凤凰”冷森的哼了一下，道：“寒山重，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意图？你以为我不明白你骨子里的下流？你以为我不晓得你血液里流循的邪恶？寒山重，你瞎了眼，你迷了心，你丧尽天良，你污蔑人格，你卑鄙、无耻，我告诉你，我拚了一死，也不会要你沾着我一丁点！”

“住口！”“生息陀罗”包川双目血红，额暴青筋，他狂冲而上，挥手就

要掌掴“玉凤凰”的面颊！

寒山重嗤嗤一笑，道：“包川退下。”

生息陀罗气得面上赤红，他退后两步，朝“玉凤凰”吼道：“我告诉你，你再如此诋毁本院院主，我不生拔了你的舌头便算你八字生得巧！”

“玉凤凰”全身起了一阵痉挛，但是，她却忍住了要溢出眼眶的泪水，咬着嘴唇默默无语。

寒山重拂了一下衣袖，戟斧的刃芒微闪，显得他是如此的冷傲而潇洒，圣鹰田万仞喘息着，痛苦的盯视自己的甥女，老怀凄凉的摇头，天下，没有事会比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豪士眼见自己所爱之人受辱而不能加以丝毫援手来得哀伤与苦楚了，而田万仞，目前正是如此，在以前，当着他的面，谁敢如此叱责“玉凤凰”？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对她稍有微言！

寒山重望了二人一眼，缓缓的道：“‘玉凤凰’，你的名字？”

“玉凤凰”带着泪光的眼睛冷毒的注视着寒山重，从她那憎厌到了极点的眸子里，寒山重看得出这位美丽的少妇心中包含了多少仇恨。

于是，寒山重又习惯的嗤嗤笑了，他道：“别这么看我，尤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用这种眼光看人，实在与你那明媚的眼波儿颇不相视，方才，我记得我是在问你的名字，嗯？”

生恩陀罗向渭长双目一睁，正想喝叱催促，寒山重已对他轻轻摇头，“玉凤凰”咬着牙，冰冷的道：“郑姮。”

“郑姮？”寒山重跟着念了一遍，嘴里喷了一声，道：“好，人美，名字更美，我听说你以前曾有过一段沧桑史？那两个男人真是瞎是瞎了狗眼，这么标致的人儿都不知道享受，也罢，浩穆儿郎！”

他喊了一声，向渭长与包川急忙踏前一步，躬身道：“属下在。”

寒山重舐一舐嘴唇，笑道：“此女甚佳，本院主将收其为第五房妾，各位有无异议？”

向渭长不禁一愕，他知道寒山重至今尚未娶亲，又何来什么三妻四妾？包川却人小鬼大，他暗暗一扯拜兄衣袖，大笑道：“英雄美人，相得益彰，恭喜院主，贺喜院主。”

寒山重仰天大笑，声震霄汉，“玉凤凰”郑姮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她颤抖着，挣扎着，神情里有着极度的绝望与羞愤。

“圣鹰”田万仞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他指着寒山重，抖索的大吼：“好……好……寒山重，你真是称得上心狠手辣，厚颜无耻……好……我田万仞若留得一口气在……必要整个黑白武林道晓得你是如何下流卑鄙，如何丧失人性，你你你……你竟乘着他人之危，起那淫心……”

寒山重满不在乎的露齿一晒，低沉的道：“包川，你率人将田大教主及郑姮二人押入困龙洞，记得点了他们的穴道将二人分开囚禁，不过，嗯，可别虐待了寒某人的亲家！”

“生息陀罗”包川躬身答应，向左右点头示意，六名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已一拥而上，将“圣鹰”田万仞抬起，与“玉凤凰”郑姮同时押往前面，包川临行前回首一笑，低声道：“院主，你已快将这一对甥舅气煞了。”

寒山重展颜一笑，目视包川行去，转身朝生恩陀罗道：“渭长，你即率刀手二十名，强弩手三十名赴援迟左卫！”

向渭长肃容答应，招手之下，已率着五十余名浩穆壮士急急奔去，寒山重又向坐在地下，面色带着灰败的夏厚轩及生广陀罗道：“不要装英雄，

说老实话，你二人伤势如何？”

夏厚轩裂嘴苦笑了一下，道：“千幸万幸，幸的是那柄弯曲的匕首上没有淬毒，不过，却插进了在下大腿骨根之上，痛得很。”

寒山重目光瞥了地下弃置的那柄九曲匕首一眼，那柄匕首的前半截，染着浓厚的血迹，他摇摇头，又问沙经：“你呢？还受得住？”

沙经抿唇一笑，疲惫的道：“回禀院主，今后，只怕属下的头皮更为光滑油润了，现在，属下只想找个地方大睡一觉。”

寒山重颌首招过四名浩穆壮士，道：“扶着二位大哥到银河堂养息，那里，有浩穆院第一流的大夫五人，正在悉心为本院伤者疗治创伤！”

四名大汉小心翼翼的上前扶着二人去了，寒山重亲自拾回了地下那枚魂铃，又向四周环视了一遍，百余名刀手，除了负有使命离去的三十多名以外，现在，只剩下不足二十人了，弩箭手倒是没有损失多少，仅有三名横倒地下。

他沉吟了一下，道：“所有刀手留在此地休憩，顺便将伤者送往银河堂，不要再等我们的救伤巡回兄弟了，弩箭手一律跟随本院主往援迟左卫。”

说完了话，他头也不回的抢先飞去，五十余名强弩手举着火把，宛如繁星一片，闪耀不定的随后奔来。

寒山重身形起落如电，片刻之间，已经过了当中的树丛草圃，来到迟元等人拒敌之处。

这里，隔着他们方才激斗的地方约有五百多步的距离，寒山重赶到之时，已经早成为一片修罗场了，情景惨烈而凄厉，简直目不忍睹，挂在树上的尸体，分成数截的人身，失去头颅的，暴出眼珠的，残了肢体的，形形色色的，集残酷之大全于此地，艳红的血液，白色的脑浆，瘰瘰的肚肠，洒得遍处喷得遍处，像是天神震怒着一掌拍下，拍碎了那些原是活蹦乱跳的大汉，拍成那些原是人形的人不成为人形了，残忍得足可吓破胆小者的囊脏。

“金刀呼浪”迟元的弯长马刀，正烁流着金晃晃的芒影，有如烈阳之光，豪放奔激，无处不遮，无处不映的砍攻着一个高大粗壮的灰白长髯老人，这老人左手一柄西瓜大小的赤铜锤，右手一把尖锐的分水刺，身手漩走如电闪雷击，又快又猛，与“金刀呼浪”打得火热，看情形，二人已打了有一阵时候了。

一个只穿着黑皮裤子，上身打赤的三旬汉子，满身血迹的横卧在迟元身边不远，他的胸前，有两个惊人的大窟窿，肺脏血浆，流得到处都是，这穿着黑皮裤子的大汉，两眼圆睁着，那已成铁青的面孔上，仍然显示着那么不甘与愤怒！

寒山重知道，这穿黑皮裤子的大汉，就是金流阁的叛逆“秃尾龙”费谷，看情形，他是丧在迟元的紫金马刀之下了！

五生陀罗的老大生恩陀罗向渭长，手上的超生戒刀舞展如风，狂追狂冲，力斗两名穿着油布水靠，小皮马巾的魁梧大汉，地下，却已经躺着两名装束相同的汉子了，嗯，看这打扮，他们是万筏帮的人物！

“鬼叟”凌玄，看得出他气急败坏的形态，游走不定的与两名黑衣虎皮披风的矮胖中年人斗在一处，那两个矮胖子，便是仍然效忠浩穆院的“十幻掌”苏超与“铁二郎”满财宏！

另外，一个胖矮粗身，虽然也是一身黑衣，却显然质料特别高贵的肥佬，却狠天狠地的以一条白金打造的练子尖锥，与一个手持双环，浓眉大眼

的煞星杀成一团，这肥佬，便是忠心耿耿，极好穿着的“锦鼠”杨广，他的对手，则是大鹰教九隼环老三冥隼环公孙咎！

围着公孙咎的，更有十多名浩穆壮士，他们此进彼出，轮番攻退，出手之间，在狠辣中又滑得出油。

寒山重嗤嗤笑了，他望望遍地残尸，望望在周遭奔掠砍杀的双方人马，大略地，他已看出己方又隐隐占了上风。

于是他回头一摆手，已经到达的五十余名强弩手，训练有素的半跪于地，寒山重低沉的道：“小心扣机，小心射出，找肩上有鹰羽坎肩的灰衣敌人，或者，穿着油布水靠的万筏帮众！”

迅速跃起，而就在他跃起的一刹那，弩弦与机簧声“括”“括”响了，蓝汪汪的箭矢满天飞泻，穿舞交织，一片起落不息的惨吼随即传出，瞬息间，大鹰教及万筏帮方面已倒下了十五六人！

寒山重撇撇嘴唇，双臂一张，已似大鸟展翼般长飞而下，直扑那与“金刀呼浪”交手的高大灰髯老人！

轻脆而撼人心弦的银铃儿一响，“金刀呼浪”已哈哈大笑起来，与他对手的灰髯老人却神色大变，霍然退后，迟元的虬髯倏而怒拂，金亮的弯长马刀劈舞滚溜中，他大叫道：“院主，记得周白水大逆不道，背叛旧主！”

寒山重凌空的身形急转直泻，抖手就是十盾十三斧，他嗤嗤笑道：“小子，寒山重怎能忘记？”

这灰髯老人，果然就是长湖万筏帮第二代帮主，筏翁周白水！他倾力躲闪之下险险避过了寒山重的凌厉攻掌，忍不住惊惧的大叫：“寒院主，田万仞如何？”

寒山重长驱直入的再挥十七斧，大笑道：“难为你尚记得在下这个院主，田万仞已受伤遭擒，大鹰教及贵帮进犯人马无一幸脱！”

周白水神色灰败，打了一个踉跄，几乎没有躲过寒山重挥来十七斧中的最后一斧，他的赤铜锤与分水刺同起分绞中，冷汗涔涔的道：“他……寒院主……这是真的？”

寒山重狂旋急进，翻闪出手，狂声笑道：“周白水，你早该知道了没有人能毁灭浩穆院，如有人想，那么，毁灭的必是他自己！”

筏翁周白水长髯拂动，神色凄楚，锤飞刺闪中，他又抖着嗓子问：“那……那么，‘水豹子’何在？”

寒山重冷冷的哼了一声，翻身退出，皮盾却划过一道圆弧反击而回，阴沉的道：“已在你这老匹夫的愚蠢与贪婪之下做他的幽冥英雄去了。”

周白水四肢起了一阵痉挛，沉重的赤铜锤几乎把持不住，他歪歪斜斜的拐出五步，面孔惨白，“金刀呼浪”迟元本来有意自一侧猝击，在这时，迟元是极有可能得手的，但他稍微犹豫了一下，又卓立未动。

寒山重看在眼里，嗤嗤一笑，九盾连飞，沉声道：“周白水，你愿意自刎谢罪？”

筏翁周白水振起精神闪掠攻拒，铜锤呼轰里，分水刺倏进忽出，这位长湖万筏帮的老帮主满脸凄凉，他呐呐的道：“或者，老夫尚有机会，一待奇迹……”

寒山重在电光石火之中身形翻滚而进，戟斧斜劈急扬，将周白水逼得招架不迭的撤出三尺，寒山重平淡的道：“没有奇迹了，你们进犯浩穆院的六路人马，到现在，除了大威门的孙明与钱琛还在苟延残喘外，其它四路全

被残灭，周白水，你这一路，你自己心里明白还能再支持多久！”

“金刀呼浪”迟元在旁边大叫道：“院主，本左卫也下手一举做翻了这厮如何？”

寒山重摇摇头，一轮猛攻猛打，深沉的道：“不，给他一个机会，一个在死亡前以一帮之主独战一院之主的机，他或者早已不服气了，早想与本院主较试一番了，周白水，是这样吧？”

周白水的武功深厚老辣，精博无比，他与“金刀呼浪”迟元二人，一个是沉雄稳实，一个是凌厉凶狠，各有千秋，周白水胜在心澄力悠，绵绵无绝，迟元强于硬拚狠战，悍勇隼利，假如让他们两人一直拚战下去，胜负难以逆料，而且，更不是一场短时间内可以了结的争斗。

寒山重自然明白周白水在白马帮，李家寨这些帮派首领之中，武功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心智也较为细密，平时为人行事稳重扎实，所以，这一次寒山重获悉这位老帮主也竟参与叛反之举后，心里着实怔忡了一阵，但是，事情已经清清楚楚的摆在眼前，他虽然代为惋惜，又能如何呢？

很快的，二人已在纵掠如飞的交互闪击中互相攻拒了三十余招，寒山重微微侧首向一旁的“金刀呼浪”道：“迟元，你去对付凌玄这负义之人，记住，本院主要活的！”

“金刀呼浪”迟元应了一声，飞跃而去，寒山重已在迟元跃去的同时蓦而展臂腾空，在空中一个盘绕，有如黑芒的曳尾一闪而落，戟斧的尖端与锋利的斧刃带出一溜溜，一片片的光辉，而这溜溜片片的光辉融合成为一体，那么浩烈而恢宏的挟着万钧之力泻向敌人！

周白水大吼一声，赤铜锤倏而偏斜，再倏然扳正，这一偏一正之间，已幻出锤影千百，滚滚迎上，尖锐的分水刺却似云雾里突出的一道光芒，在滚荡的锤影中长射而出！

于是“叮当”“砰蓬”的金属撞击暴响之声，似焦雷般连串响起，火蛇飞溅中，筏翁周白水汗珠纷洒，退出五尺，寒山重身形摇晃了几下，却在身躯的摇晃下再度射进，抖手又是十盾九斧！

周白水须眉俱张，他强吸入一口气，赤铜锤旋舞飞砸，呼轰声里，分水刺带着溜溜冷电，暴戮敌人下盘！

又是不绝不息，足以震裂人们耳膜的一阵震响，寒山重面上已浮起一抹红晕，喘息也较为粗浊，而周白水的两手虎口却已破裂，再度退后五步，已成灰白色的头发披散两肩，情形吃力而疲惫！

寒山重冷冷的道：“周白水，你的功力极佳，但是，你老了！”

筏翁周白水忽然双目死死的凝瞪着寒山重，目光里，有着一片古怪而又深刻的表情，他伸出右手的分水刺，颤巍巍的指着寒山重，喘息着道：“寒院主，假如老夫愿意放弃抵抗，你肯饶恕老夫眼前的属下么？”

寒山重逼近了两步，肃然的道：“仅只放弃抵抗？周白水，你一定明白，你便是想要抵挡，也不会再支持多久，假如你的叛逆罪行只须要罢手便能抹消的话，周白水，浩穆院今后将无颜再统率两湖一川的武林道了！”

周白水艰辛的吞了一口唾液，满脸的皱纹重叠成一片苍凉，他深深的叹了口气，缓缓的道：“罢了，老夫已近风烛之年，生与死，对老夫来说，不会再有多大意义，寒院主，老夫只有一求，便是能在死前再见老夫那可怜的女儿一面，他们自幼便失去了母亲，在他们唯一的老父临去前，多少要指出一条生存的路给这两个可怜的孩子走……”

寒山重那俊俏的面孔奇异的变幻了一下，他摇摇头，道：“只怕，只怕机会渺茫了。”

周白水以为寒山重是指他求与儿女见面之事，他哀求的道：“寒院主，请你看在老夫追随你十余年来的份上，也请看在老夫这一大把年纪上，还有，那一双可怜的孩子……”

寒山重断吼一声，怒道：“追随寒山重十余年你反而倒过枪尖来对付寒山重？你这一大把年纪竟然也想不透忠义二字的含蕴？你那一对可怜的孩子，不错，如若今夕浩穆院与你们易地而处，周白水，谁来可怜我寒山重？”

周白水灰白的头发在风里飘拂，他的嘴角在微微抽搐，松弛的肌肉垂搭了下来，在此刻，看去他是那么苍老，那么孤单，又那么无助。

寒山重在骤然间被他那悲怆的形态所感染，老人那出奇的落寞与绝望，彷彿聚成了形，深深进入寒山重的心中，好象，在寒山重的感觉中，好象周白水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黑暗而冰冷的世界，他却站在这一个天地里自水晶似的瞳孔中凝望老人，这位曾经独霸一方的帮主，如今是这么孤伶伶的站在那里，往昔的威严与成就，像一下子把他抛弃掉了……

尽管寒山重努力回忆周白水的叛逆行为来增加自己的仇恨，但是，怪的却是这仇恨的感觉，却怎么也压不过心中那一股深深的怜悯与同情，他几乎对自己会生出这种感觉而觉得奇怪，但是，他十分明白，现在，他实在已下不得辣手了。

缓缓的，寒山重点了点头，道：“也罢，周白水，就是这样了。”

周白水苍老的脸上，霎时浮起一片喜悦了的光彩，他双目隐泛泪光，长揖到地，颤着嗓子道：“谢谢院主宏恩厚德，周白水便是魂化飞灰，也永远记得院主今夕所赐。”

寒山重冷着脸道：“现在，周白水，重要的是你应该喝止你的属下了，否则，他们会继续白搭上自己的性命。”

筏翁周白水吸了口气，使自己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他往前走近两步，宏威的大声喝道：“长湖水泱泱，万筏息橹浆。”

两句话甫始出口，斗场中在拚力抵挡浩穆院所属攻击的万筏帮众，已不由起了一片惊惑的哗嚷，却又在哗嚷中纷纷抽手后退，往他们帮主这边围聚而来。

寒山重冷冷一笑，吼道：“浩穆所属，停止追杀万筏帮众，集中力量消灭大鹰教！”

与生恩陀罗向渭长拚斗的两名万筏帮高手已撤身退出，向渭长压力一轻，毫未考虑的冲向冥隼环公孙咎。

公孙咎一双浓黑的眉毛倏然倒竖，凶厉的眼睛暴睁如铃，他双环抖手翻飞，口中狂怒的大吼：“周白水，你这是什么意思？”

向渭长的超生戒刀滚动如尘，铺地削斩而来，他嘿嘿笑道：“什么意思？表示你们要完蛋大吉的意思！”

“锦鼠”杨广双臂一绕，手腕猛扬，白金链子锥尖啸着倏进倏退，他与周遭十多名协同围攻的浩穆大汉联成一气，攻守互济，威力在无形中大增。

公孙咎的尖齿圈刃上下飞舞，左右架拦，在一片哗啦啦震响里，他已眼见万筏帮的人马全部撤退，这位大鹰教的一流人物气得两眼充血，声音嘶哑的叫着：“周白水，你好，你他妈的竟然临阵退缩，出卖盟友，大鹰教永远不会饶过你！”

“锦鼠”杨广粗胖的身形一闪，似一只滑溜的老鼠，那么粗胖的身躯，竟如此灵活的窜跃到公孙咎三步之侧，一片锋利的环刃堪堪自他耳边擦过，他的练子尖锥已“猝”然的飞到敌人的咽喉！

冥隼环公孙咎大吼一声，左肘微抬，“呛”的一声，金环已反仰而回，将杨广的尖锥横砸出去，生恩陀罗的戒刀，却又层层重重的闪耀涌卷而到！

公孙咎大汗如注，发髻蓬乱，他身形暴旋之下，反复冲击，形如疯虎莽牛，瞬息之间，三名浩穆壮士，已溅血在他的双环刃齿之下。

但是，显然的，这位九隼环中占第三把交椅的人物，已经是强弩之末，只怕不会再支持多久了！

那边“鬼叟”凌玄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左右一对点穴E伸缩如电掣蛇窜，呼啸生风，但是，却在迟元的紫金马刀之下受制，更受到两旁苏超的铁掌回兜，满财宏悍不畏死的三节棍猛攻！

其余的，只有大鹰教尚存三十多人在与浩穆院的人马浴血激战，但他们失去了万筏帮的助力，原来受到牵制的浩穆人马，这时已全投入围袭大鹰教的攻击之中，在力量消长悬殊里，大鹰教方面已陷入了四边受困的境地！

万筏帮的人马，大约还有不到四十名，在那两个原先与向渭长较手的大汉率领下聚拢到周白水身侧，他们每个人的面孔上都笼罩着迷惑与惊异，而这迷惑与惊异，却又融合在汗水及疲惫之中。

## 第廿九章 碎箫残玉 一世英名

寒山重淡淡警视着万筏帮帮众的每一张面孔，目光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神韵，他站在五步之外，嘴角微微漾起一丝笑意，不过，很冷森。

周白水闭着眼睛，勇敢的接受他属下所投来的迷惑眼光，然后，他语声里有着掩不住的沉痛与愧疚，缓缓的道：“弟兄们……我们败了，老夫要你们活着回去见家人，老夫不愿自己的弟兄再牺牲下去……”

他咽了一口唾液，又道：“事情就是这样，现在，弟兄们，请将兵器丢掉。”

那两名为首的魁梧大汉怔忡的互视一眼，有些犹豫，周白水痛苦的道：“丁晋、吴保名，你二人身为本帮东南两支船筏队的总头目，应该知道老夫下达这个令谕给你们，心中实较你们更为痛楚……”

没有再说一句，丁晋与吴保名二人已默默将兵刃丢弃于地，紧跟着二连串金属撞击，所有的万筏帮众，俱已纷纷将手中兵刃丢在地下。

寒山重异常了解他们这时的心情，这与凯旋归去时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往往，世间欢愉得意的一面，也有澈底相反的一面，相反得几已难成比拟，而人世间的荣与辱，却只差了极为微小的一线，跨过这线你高高在上，跨回此线你成阶下之囚。

没有再加任何讽刺，寒山重沉缓的道：“周白水，你做得很好，但是……”

他似乎要说什么，但又终于摇摇头，没有出口，回首望望已陷重围的公孙咎及凌玄，寒山重一步步的踱了过去，他在凌玄与迟元等人七步之处站

住，冷森的道：“凌玄，你还敢顽抗下去？”

“鬼叟”凌玄目光里包含着极度的惊惧与惶恐，手法招式已逐渐散乱，金刀呼浪迟元蓦的断叱一声，侧身急进，凌玄的点穴双E 翻闪如飞，几乎在同一时间点向迟元全身十二处重穴，但是

迟元却悍然不退，紫金马刀在与敌人相距只有两尺的地方霍然挥旋，一阵叮当撞响，凌玄已踉跄后退，“十幻掌”苏超有如烟云飘渺的九掌自斜刺里倏然劈来，凌玄喉中低嗥一声，连挡带拦，堪堪躲过，又被满财宏的六节棍逼出六尺，而他这六尺远近的闪挪位置，恰巧在寒山重身前一步左右！

寒山重嘴角一抿，却没有动手，仅只轻轻向凌玄脖子上吹了一口气，这位曾任金流阁二阁主的叛反者机伶伶一颤，目光微飘，已吓得大叫一声，往前冲出，那儿，迟元的紫金马刀却似烈阳金辉般搂头砍下！

凌玄这时早已胆颤心寒，张惶失措，他粗短的点穴E 蓦地仰起架拦，紫金马刀却似魔神的狂笑，那么狠厉的在空气中微微一跳，斜斜斩落，凌玄双E 挡空，倾力往外跃窜，“刮”的一声巨响里，他的背后已连着衣衫被削掉一大块皮肉！

澈骨的痛苦，使凌玄枯瘪的面孔完全扭曲得变了形，他厉嗥一声，右手的点穴E 猛然抛向迟元，身躯狂旋出去，“铁二郎”满财宏矮胖的身子自斜刺里急冲上来，在心神迷幻中，“鬼叟”凌玄抖掌劈出，右手的点穴E 如毒蛇似的伸缩六次，其快速的程度，几如六次并做一次展出！

于是 “吭”的一声，满财宏左肩鲜血暴涌的翻跌出去，但是，他的三节棍却也结结实实的砸击在凌玄的胫骨之上！

“十幻掌”苏超大吼一声，暴身急进，抖掌便砍向凌玄头颅，比他更快的，却是迟元的紫金马刀，像是金芒来自南天，泻向敌人颈项！

寒山重哼了一声，冷森的道：“这叫活擒？”

“金刀呼浪”迟元一愣之下倏然醒悟，他缩臂振腕，身躯同时向左斜撞，人影一闪，已将“十幻掌”撞出五步，差点一屁股坐倒地上！

饶是如此，迟元收刀时的带回之劲，亦将凌玄唬得全身一抖，来不及扎桩稳步的跌出三尺之外。

他口中狂吼半声，正待翻身跃起，一片冰冷的，却又锋利至极的斧刃已那么恰巧不过的轻轻按到他的颈上：“凌玄，我的好手下，请你安静的躺着，假如你不想就死的话。”

凌玄听得出这是谁的语声，他颤栗着不敢稍有动作，而八名孔武有力的浩穆大汉已奔了上来，毫不容情的用牛皮索将他缚了个结实。

寒山重摇了摇头，叹道：“自十年以来，凌玄一直就唯留仲马首是瞻，但是，这一次，他却大错了，他应该知道，在浩穆院里，一切应以寒山重为首才对。”

寒山重刚刚把戟斧自凌玄头上举起，一枚金环，已嗡嗡有声的猝死这边，位置那么凑巧的击向他的头部！

戟斧似万神的怒吼，霍然带起一道耀眼的光辉飞起，那枚撞来的金环已“当啷”一声，被砸碎为截截片片，四散飞溅，一声惨绝人寰的厉号，亦同时传入每个人的耳中

寒山重蓦然回头，目光瞥处，“冥隼环”公孙咎正满身浴血的踉跄奔出数步，双手捂着胸口，他的胸口，正有大量的鲜血如泉涌般往外溢出！

“生恩陀罗”向渭长却如疯虎般自后奔上，他的脸孔也同样的流满了血，

超生戒刀像是银练回绕，狠辣的劈斩翻飞，扬起再落，“冥隼环”公孙咎口中嗥叫着，其声尖厉悲绝，当这位大鹰教的一流高手倒毙尘埃，已被生恩陀罗砍了近二十余刀，那么魁梧的身躯，在这瞬息之间，已几乎变成了一堆分不出形状的死肉！

寒山重扬扬肩头，却不禁心头一沉，原来生恩陀罗的左眼已完全成了一个血窟窿，核桃大的眼球，令人惊骇的垂在颊前，尚摇摇晃晃的被一根血筋连吊着，看去不禁使人全身汗毛竖立，鸡皮丛生！

“锦鼠”杨广如一堆肉球似的坐在地下，满头大汗涔涔，他的右肋上，正嵌着公孙咎的另一柄金环，看他那龇牙裂嘴之状，就知道这位崇尚锦衣玉食的好汉，一定痛苦得很。

“金刀呼浪”迟元迅速上前，一把将向渭长抱在怀中，强按他坐向地下，“十幻掌”苏超也急忙奔去探视锦鼠杨广。

寒山重舐舐嘴唇，朝满财宏道：“二郎爷，你还好么？”

“铁二郎”满财宏嘻嘻一笑，道：“痛苦之极，不过，好汉却不能不装。”

寒山重微微点头，肃然的道：“这都是留仲与凌玄带给弟兄们的好运，他们一定要逐一偿还，无论是活着的抑是死了的！”

说到这里，寒山重狠狠的一跺脚，吼道：“迟元，你与苏超在此照料周白水的万筏帮，并监视凌玄，满财宏即刻率人抬向渭长及杨广到银河堂就医，待手下儿郎杀尽大鹰教遗孽之后，一并将伤者抬送银河堂，记着，要杀尽大鹰教这些恶毒之徒！”

各人纷纷受命躬身，寒山重已身形如飞，倏然腾空，他连起连落，没有受到一丝阻碍。当然，金流阁布下的叛逆者暗桩，早已被禹宗奇事先派人扫除，一个不留，寒山重在眨眼之间，已来到了太真宫之前。

太真宫前，并没有像别处那样人仰马翻，杀喊震天，只有数处光影纵横，寒芒闪闪，地下，静静的横卧着十七具尸体，有十一具是大鹰教方面的，有六具，嗯，是浩穆院所属。

没有吼叫，没有号噪，只有偶而传来的几声清脆兵刃撞击脆响，与间或的咳嗽之声，但是，却有罡气回旋，劲风迷漫，唯独这样，才更显出这是一场高手较技的龙争虎斗！

近五十余名浩穆豪士默默持立四周，每一双眼睛都是那么凝神的倾注斗场，凝神的程度，几乎已似忘记他们也是杀伐中的一份子了。

寒山重尖锐的目光微微一扫在拚斗中的双方人马，已不由有些意外的“噫”了一声，“承天邪刀”禹宗奇，正专心一致的与一个白衣中年文士较斗，二人出手之间，异常谨慎，却快速无匹，恍如流光飞泻，全是稍沾即走，未至先变，时如山岳雄崎，时如长江大浪，时如风云滚荡，时如海燕戏没，有沉深，也有轻巧，有力搏，也有智取，幻得奇妙。

这白衣文士面目清朗俊逸，大袖飘飘，长衫飞拂，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一股雍容自如的神韵，一双眼睛闪烁生辉，顾盼之间，棱棱有威，仿佛他自生来就已带有这种一代宗师的风范，洒脱极了，稳练极了。

寒山重仔细的对这白衣人士打量了一下，已恍然明白这雍容不凡的人物是谁，不错，这是很容易认的，他乃是狼山派掌门人孙明的挚交，淮河一带有小皇帝之称的“白袍玉箫”古澄！

那边，是一个也穿着黑色紧身衣的瘦削汉子，这汉子肤色黝黑，面色冷沉，但是，却在冷沉中流露出无比的精悍与老辣，一看就知道是个硬生生

的角色！

对付这黑衣人的，是“生渡陀罗”赵百能，看情形，他自奉命增援这里以来，就已经和眼前的对手较上了，二人功力竟然相若，进退之间，谁也占不着谁的上风，生渡陀罗乃浩穆院紫星殿的人物，来人能和他较成平手，武功之强，已可想见一般！

再过去，嗯，是身材粗短的“旋隼环”范标，他在大鹰教九隼环中占着第二把交椅，一身技艺之佳，实不可轻视，和他拚得火热的“生济陀罗”常德，若非一旁有头戴金环的十韦陀中三人相助，只恐尚非此人之敌。

太真宫前，整个的情形就是如此，浩穆院方面似乎没有占到什么上风，但是，寒山重看得出来，这也仅是暂时的情形而已，因为，以他对武功方面精湛独到的观察，他已看出，“白袍玉箫”古澄虽然功力高绝，却终非是禹宗奇的对手！

于是 轻悄的，缓缓的，寒山重漫步朝太真宫前行去，直到行近了，卓立不动的浩穆壮士才发觉了自己院主的来临，他们齐齐躬身，肃谨的道：“迎院主大驾。”

生济陀罗三杖扫去，兴奋的大叫：“一鼎到了！”

“白袍玉箫”古澄似是微微一怔，这微微一怔之间，已被他强而有力的对手逼退两步，寒山重藐人的嗤嗤一笑，道：“古兄不在淮河享受那金粉佳丽的温柔，却到浩穆院来舐这刀头上之血，实在不是聪明人的做法哩。”

古澄精芒四射的眸子倏然一睁，深刻的道：“素闻寒山重技艺高，口舌利，今日一见，果是如此，寒山重，只是你在古澄面前，只怕尚撒不得野！”

“承天邪刀”禹宗奇的屠灵刀广大无极的挥展起落，刀光如练，呼轰纵横，他绝不放弃任何可击之机，古澄开口说话之间，禹宗奇已连出四招十七式，硬生生的夺回了三分主动。

寒山重撇撇嘴唇，清澈的眼睛里带着一丝儿嘲弄，他踱前两步，道：“寒某人却料不到狼山派竟然尚将古兄搬了出来，其实，他们不晓得，他们如此做，等于在间接要古兄搞个灰头土脸，无颜吻淮河金粉了。”

周围并立的浩穆壮士，有几个差一点已忍不住笑了出来，寒山重回头凌厉的瞥了属下一眼，又嗤嗤笑道：“古兄，假如你自割一耳退出浩穆院，嗯，寒山重看在你往昔名声份上，说不得放你一马！”

“白袍玉箫”古澄手中的青玉九孔箫闪起一溜青莹莹的光华，在抖出一圈车轮大小的弧光中幻成千万星点，奇妙玄异的直飞禹宗奇，他尽量压住心头愤怒，淡淡的道：“假如古某不受抬举呢？”

寒山重嘴里“啧”了两声，道：“那么，等到阁下想要自割一耳退出的时候，寒山重也不能答允了。”

古澄在禹宗奇厉烈凶猛的还击中有如行云流水般旋游三圈，他冷冷一笑道：“寒山重，你真狠，不过，我古澄也极毒！”

寒山重紧了紧手里的戟斧与皮盾，他漫不经心的道：“好，寒山重就喜欢毒的人，禹殿主，你退下斩那黑衣朋友，古大侠交由我寒山重打发上道！”

禹宗奇的屠灵刀蓦然卷起一道深厚精莹的光流，隼利得令人魂飞魄散的暴圈而到。

“白袍玉箫”古澄哼了一声，青玉九孔箫微微一抖，猝而直点，一片绵绵无际的柔韧之力，已在他这一抖一点之中那么妙的兜住了禹宗奇挥来的刃芒，但是，看得出来，古澄已极为吃力的往后退了半步。

于是 禹宗奇身形轻轻一偏，有如鸿毛掠空，翩然逸出，寒山重的戟斧已呼轰如浪的紧接迎上！

古澄那双隐含灭芒的眼睛突然怒睁，青玉箫闪电般直戮敌人上盘八大要穴，左手划过一道圆弧，晃移不定的拍向对方下身！

寒山重哼了一声，戟斧倏然在身前一闪而过，一片像是冰墙似的光辉已将古澄的攻势完全在刹那间逼退！

心头大大的跳了一下，这位在淮河一带至高无上的“白袍玉箫”已感到忧虑，不错，自他闯荡江湖以来，垂二十余年的时光里，犹从未遇见如此轻易挡过他这“箫掠影移”一招的高手！

迅速的旋闪下，古澄又狂风暴雨般不绝不息的连连攻了七招十七式，掌腿齐飞，箫光纵横，空气在须臾间呼噜噜，排回挤荡。

寒山重冷冷一笑，戟斧上下翻腾，皮盾左右拦撞，身躯似乎已与空气融为一体，轻捷飘忽得难以捉摸的往来游掠，寒光四射，宛如多臂魔神，凌厉而凶狂！

看不清二人的出招展式，更几乎失去了二人身形的轮廓，在恍似电火泻掣的接触中，双方已互不相让的攻拒了三十余招，这三十余招，却似惊鸿一瞥，稍显即逝！

“承天邪刀”禹宗奇大马金刀的踱到与“生渡陀罗”赵百能较手的黑衣人身侧，赵百能虽然在力斗之下犹未能稍占对手上风，但他却异常沉稳镇定，不慌不忙的与敌人周旋游走，禹宗奇一到，他已幽幽的叹了口气。

这黑衣人手中所使，是一把长约二尺，纯钢打造，前端有一个锋利月牙铲的怪异兵刃，这人的身手之强，确是不可轻视，他正在生渡陀罗的连环劈刺中跃出，对方的悠悠叹息，已传到他的耳中。

黑衣人悍厉的面孔一沉，生硬的道：“光头，你叹什么？”

生渡陀罗没有回道，在对方的反扑里侧转三步，禹宗奇在一旁冷冷的笑了笑，缓缓的道：“朋友，他在叹今番你命休矣！”

黑衣人仰天狂笑一声，暴戾的道：“红脸匹夫，你就来试……”

禹宗奇将屠灵刀紧贴于臂，冷沉的道：“百能去助大威门兄弟歼敌！”

生渡陀罗赵百能琅琊刺一轮猛攻，倏然撤出掠去，禹宗奇宛如旱雷般大吼一声，屠灵刀的钢环哗啦啦一片震响，挟着分岳断碑之力浩荡卷至，在黑衣人的环转挪移中，屠灵刀蓦的一抖一颠，幻为千星万点，无所不掺，无所不透的笼罩了周围五丈方圆，似陨石流星，交织穿舞，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间隙。

往往，当两个高手较斗，虽然须要一段长久的时间才能分出胜负，但是，却只须在对招的一刹那便可看出到终了时的结果，除非发生奇迹，否则，这结果是不会改变的，现在，黑衣人已经知道自己最后的结果了，似乎还不容易发生奇迹呢。

他的月牙钢铲倏进倏缩，翻飞交舞，堪堪将禹宗奇的攻势架过，禹宗奇的锋利刀刃似索魂者的符咒，那么惊心动魄的再自十八个角度呼轰砍到，他这一式，与十八柄屠灵刀一起展出毫无二致！

黑衣人神色微变，暴叱一声，身形在瞬息间做了十次幅度极小，却迅速无匹的挪闪，月牙钢铲抖成流光千条，在一片尖锐呼啸中硬接禹宗奇的攻击！

于是 像正月里的花炮，连串而紧密的“叮啷”声传激夜空，黑衣

人已震退六尺，他的身上，有着两处皮肉翻卷的伤口，鲜血冒溢！

禹宗奇为了速战速决，一上手便毫不保留的施展他的绝着“十八承天刀”，黑衣人功力精湛，但是，又怎会是禹宗奇这聚天下刀法于一炉的承天刀之敌？

他咬紧了牙关，身形似陀螺般倏然旋动，长进长转，月牙钢铲带起一溜溜精芒，像煞流星曳空，直泻强敌。

禹宗奇沉桩立马不闪不躲，气势之雄，足以吞河岳，他的屠灵刀霍然削向地下，左掌却在刀锋初落之际猛然贴按右肘，一片蒙蒙的亮光，似圆月的银辉，并不强烈，却无限无涯的向四面八方包卷上去，在蒙蒙的光芒里，隐隐闪耀着千百刀影，就似是血海里默默翻腾挣扎的鬼魂！

不错，这是十八承天刀里曾使禹宗奇劳累得病倒了两个月才练成的一招：“血海千魂！”

黑衣人大叫一声，左掌猛探十一次，月牙钢铲在掌风澎湃里，仿佛撕裂了周遭的空气，快得令人不及思议的猝然兜向禹宗奇咽喉！

但是，他却忘了，在他的掌力及月牙铲到达敌人身上之前，尚须通过敌人攻来的那一片迷幻而广大的刀影银芒！

双方的动作是如此快速，是如此的间不容发，当彼此的互攻甫始展出，几乎结果就已产生，一片“嗡嗡”的声音，加杂着金属猛烈擦过的刺耳巨响，两条人影尚未接触，已经蓦然分开，禹宗奇赤红的脸孔湛然不变，挽成高髻的头发有几绺垂落额边，一双凤眼隐隐闪烁着冷酷的光彩，宛如在凝视着黄泉道上彳亍的鬼魂苦脸。

那黑衣人，此刻已在九步之外拿桩站稳，他一张黝黑的脸庞，已整个变了颜色，牙齿深深陷入下唇之内，面孔的肌肉，扭曲成一幅令人看了颤栗的图案，他一动也不动，目光怨毒得带血的瞪视着禹宗奇。

禹宗奇平淡的逼视于他，缓缓的道：“年轻朋友，在本殿主的承天刀之下，已经有无数的生灵幻为鬼魅，他们在临去之前，有的会似你这般怒视本殿主，但是，有的却连这一点愤怒都不及表示，朋友，你原可再支撑一时，不该的是贪功太切，性子过强，你原要知道，承天刀下，不是你这种武功可以硬接得来的，你要去了，黄泉道上，你若仍然忘不了本殿主，那么，你便记着索债的时候！”

黑衣人怒突的眼珠仍然不动，但是，瞳仁的光辉却在扩散，他的牙齿依旧陷于下唇，在一阵翳室的喉头“咯咯”声中，这倔强的江湖好汉，又在一阵短促的抽搐里落下了他的兵器，“嗒”的脆响一起即息，也象征着一生命的消逝，悄逝得如此快速，如此爽落，这条生命从开始便已像现在这样了。

禹宗奇没有任何一丝怜悯的表示；因为，他见得太多了，他非常清楚生命是怎么一会事，尤其是生活在江湖风云里的生命，日出时，你可能还在颐指气使，前呼后拥，而日暮时，你或已幻做黄土一坩，无限凄凉，今朝你令人刀头溅血，明天，说不定别人也会使你变成刃下之鬼，在武林中，讲的就是这一套，闯的也是这一套，这和读书人十年寒窗为了金榜提名，官场里吹拍捧骗为了高升牟利都是一样的道理。

淡淡的瞥了那黑衣人两肋已经洞穿的可怕伤口一眼，禹宗奇连刀上是否沾染血迹都不屑一视，又沉着步子走向“旋隼环”范标的这边。

方才，黑衣人死在禹宗奇刀下的一切情形，古澄大略已看在眼里，但

是，他的面孔却深沉如昔，毫无悲愤与哀痛的形态，出手之间，依然是凌厉狠辣得攻守有度，矫健如飞。

寒山重猝进猝退中，冷冷的道：“古澄，那黑衣人可是你的手下？”

古澄沉默着没有说话，招式连串衔接绵绵不尽，他的每一出手，每一投足之间，俱有着无限的严密与长远，好似一个棋术佳绝的棋士，在一步子落盘之间，就已经布署到十步子之后了，令人兴起一股难攻难防，施展不开的感觉。

寒山重自然明白对方的功力深厚老练到何种程度，但是，他却并不担心，因为，假如对方譬作棋士，能布子于十步之外，那么，寒山重则可以纵横看出十五步以上，敌人乾坤虽大，他的日月更长，老实说，在二人快逾电光火石般的交掌攻拒中，古澄能猜测出寒山重下两着的招式，而寒山重却可以模拟出古澄后五手的招法！

毒蛇红信似的猝闪倏退，寒山重突出九斧，他淡淡的道：“你不说话，古澄，可见那黑衣人是你带来的同伙，因为，你在悲伤了。”

“白袍玉箫”古澄双目暴睁，嘶厉的大吼道：“寒山重，今夕不是你，就是我，姓古的拚了这条性命也要为罗坤雪仇！”

“罗坤？”寒山重嗤嗤笑了：“我知道他，他是你的忠心跟随，淮河一带响当当的‘御风客’！”

古澄双眼满布血丝，此刻，在寒山重的言语挑刺下，他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悲愤与痛惜，伪装的镇定再也包不住火样的怨毒，他的白色长袍骤然哗哗自动，像是无限的暗流在他身体里激荡，他的青玉九孔箫也在这时，忽地发出一片奇异的声音，那是九种粗细不同，音律迥异，韵调相逆的声音，这九种声音同时发出，竟然是如此惊心动魄，震人五内，像是冤鬼齐号，地狱翻转，那么恐怖，那么尖厉，这声音，简直不像是在人世里可以听见的韵律，可怕极了！

围立周遭的五十余名浩穆壮士，个个脸色大变，目光散乱，手中的弦弩利刀，砰砰碰碰，霎时落满一地！

寒山重大吼一声，怒叫道：“掩住耳朵！”

戟斧在皮盾的盘旋下霍霍掠闪，自四面八方斜正不均的劈去，古澄神色深邃得宛如老僧听禅，那么守心静虑，毫不旁骛的挥展着他的青玉九孔箫，像是名士探笔，一划划，一钩钩的消打着对方的隼利攻势，怪的却是，他的招术虽然变得缓慢异常，但威力之强却陡然增加上数倍！

寒山重知道敌人这一手，乃是内家气功含蕴着五脉真力的一种极高武技显露，实非易与，他很清楚，现在，已不能再有丝毫拖延缠战了，否则，只怕后果堪虞；瘦削的身形一飞冲天，寒山重厉啸入云，贴地反扑而下！

看去缓慢，却又来得如此迅速，古澄的青玉九孔箫在一片深厚得几乎凝结成形的劲气中呼轰压来，微颤的箫端，正指向寒山重的太阳穴！

贴地的身躯倏然斜飞而起，在飞出的同时，分不出先后的又折转回，寒山重大吼一声：“阳流金！”

“阳”字尚在空气里翻滚，“金”字还在他舌头上迸跳，“蓬”的一声沉响方才在人们的耳膜中有了响应，锋利得足足可以横斩八马的戟斧已呼的奔到了古澄头前，快得像是千百年的时间完全在刹那间突然停顿了！

古澄蓦地“嘿”了一声，青玉九孔箫急颤急抖，令人头脑都可以崩裂的异声陡然更形加强，仿佛已变成了有形之物，直将人们的心肝肺脏一把自

耳朵里扯出，青玉箫带着猛烈无匹的威力，在一片流烁泻舞的莹莹光华中迎向戟斧！

“呛”的一声闷响，戟斧“嗡嗡”弹起，在浩瀚的劲气中与青玉箫强硬的撞击了一下，古澄面色突然转成血红，但是，寒山重的戟斧却没有奏功的重新返回到它主人的手中。

没有奏功，是的，在寒山重的“双阳式”之下，尚是首次遇到能活着挡开他这招“阳流金”的人！

真正的愤怒了，像一把熊熊烈火在心头燃烧，寒山重断叱一声：“阳烁芒！”

戟斧猝然自他腋下倒穿而出，他的大臂猛力回展，整个人刹时暴转了一度圆弧，似是这一转之间，已将乾坤笼罩，戟斧在皮盾的翻闪中，像是斩自左边，又像砍向右边，宛如弹仰向天，又似俯劈于地，没有一点办法捉摸而根本又来不及稍有捉摸空间的暴挥而到！

“白袍玉箫”古澄仍然神色深沉，仿佛不视不见，青玉九孔箫霍的舒展，宛如一面扇子的半圆光辉，那么青莹剔亮的反卷过来，在这片莹莹青光中，怪啸之声更烈，似是千万恶鬼，全已隐于那片光芒中向寒山重索命！

于是“嗤……嘶……”一声裂帛扯锦的响声，在银青二色的光辉晃闪中抛向九霄，一片像是琉璃碎玉的脆响，如冰珠子砸在水晶盘上，千百点青莹莹的光点四溅飞散，那股令人断肠的恐怖之音霎时寂息，白袍玉箫古澄正歪斜不止的向后退，在他退出的瞬息里，寒山重的戟斧正染满血迹的从他右大腿根部拔出！

右澄全身抖索着，目光毫无意识的扫过自己断去三指的右手，血溅白衣的大腿，再望向遍地碎屑的青玉九孔箫，缓缓地，像是衰老了三十年似的坐倒地下。

寒山重一步一步逼了上来，像一尊冷血的魔神，他冷酷的道：“古澄，你能再战，你便起来，否则，寒山重不会饶你！”

古澄双眸空洞而虚无的望向寒山重，他那双原来棱棱有威的凌厉眼睛，这时已是一片迷茫，一片凄楚，一片绝望，是的，寒山重已斩断了他的左腿主筋，从今而后，他便是能活着，右半边身子也将永远无法动弹，他已残废了！

寒山重的戟斧缓缓举起，缓缓落下，落下

“院主”

一声清亮有力的呼叫，在这时忽然传来，寒山重冷然转目望去，“承天邪刀”禹宗奇正向他祈求的凝视，目光里，有一股他极为了解的“识英雄，重英雄”的神韵，这种神韵，深远而悠长。

寒山重冷漠的道：“纵虎易，收虎难，禹殿主，你定然明白。”

禹宗奇叹了一口气，道：“古澄已不为其虎了，院主，便恕在他一生功名得来不易的份上吧。”

寒山重双目一冷，道：“禹殿主，他人当不恕我一生功名得来不易。”

禹宗奇垂下目光，缓缓的道：“便请院主恕他于本殿名下。”

寒山重一跺脚，回头叱道：“来人，送此敌于银河堂，疗伤后遣专人押出湘境！”

四名神态姿顿不堪，仿佛大病初愈般的浩穆壮士蹒跚行到，吃力的将古澄自地下扶起，慢慢行向黑暗之中。

寒山重十分不悦的哼了一声，“承天邪刀”禹宗奇已行向前来，躬身道：“院主，本殿主自院主幼年之时即已跟随左右，院主心性本殿主焉得不知？这古澄身为淮海之王，素有小皇帝之称，家有妻小数十人，倚其为生之江湖朋友为数更伙，此人功力高强，平素为人行事宽大无私，在武林中闯荡了二十多年，得来‘白袍玉箫’之名，确实不易”

寒山重淡淡的道：“禹殿主，你不能忘记他的武功精博到什么程度，而且，他今夜偕强敌来此助纣为虐，若吾等失败，禹殿主，你我早已成为他箫下之魂，浩穆院上上下下，全成他任宰任割之物！”

说到这里，寒山重又缓缓的道：“古澄与今夕任何来敌无异，他目的在取吾等生命，而如到那时，将没有人会在吾等溅血之前代为说项留命，禹殿主，山重一直敬你重你，但这件事，你想错了。”

禹宗奇太息一声，道：“他有妻小，有声名”

寒山重冷然道：“今夜，浩穆院战死的兄弟，有几个没有妻小？有几个没有声名？”

禹宗奇抬起头来，语声出奇的平静：“他事亲至孝，难出其右，据手下弟兄传报，古澄每日对其母必晨昏定省，三餐亲自督厨后自奉母前，其母有命，虽死不违，其母所好，虽难必求，其母于三年前临终之际，闻医云以活人心煎肉一方调药可医，古澄亲自剖己身之肉调药奉母，其母逝世后，古澄泪尽续血，痛不欲生，芦墓三载，日跪夜叩，恭顺孝亲一如生时，闻说其母墓前之一块苇蒲，已经磨穿成洞，”

禹宗奇微微一顿，叹道：“为此一端，这孝亲之情，已足可恕他，院主，天下或有恶人，但如恶人知孝，也就恶之有道了。”

寒山重微微怔在那里，半晌，他低沉的道：“弟兄们的传闻，是真的？”

禹宗奇诚挚的颌首，目注自己院主：“不会有错，本殿乃综汇各方面共同的消息，因为本殿主一直就在注意古澄此人，本殿不会忘记，他是狼山派掌门人孙明的生死挚交！”

寒山重仿佛已陷入一个遥远的梦境里，一个过去的空间里，他的神色有些茫然，有些沉痛，而在那茫然与沉痛里，更流露出无限伤感，那双澄澈的眸子，宛如浮起一片蒙眬的追忆光彩，追忆于多年以前所失的，追忆如今所想为而不能为的。

禹宗奇深挚的注视着他，沉缓的道：“院主，你没有不舒服吧？”

寒山重凄然抬头，道：“没有，我只是觉得，禹殿主，我连割一块肉孝敬双亲的机会也没有了，假如双亲在世，我想，我待二位老人家必不会较任何人稍差。”

禹宗奇的目光里流露着信任与了解，他缓缓的道：“本殿相信如此，院主，若老太爷与老夫人在，院主，本殿可以断言，院主一定是个天下事亲最为孝诚之人。”

寒山重落寞的笑笑，他振作了一下，强颜道：“禹殿主，大敌未灭，我们却在这里谈论着已经过去之事，除了徒增伤感，于事何补？现在，禹殿主，范标可以斩了！”

禹宗奇躬身答应，返行而去，若非方才古澄突然展出内劲箫音，使禹宗奇停步戒备，只怕范标此刻早已化为刃下游魂了。

协助“生济陀罗”常德的三韦陀，已有一人受创退出战圈，另一人也肩上挂彩，他们原本打得很好，但只在极短的时间里却已见血了两人，禹宗

奇心里有数，这定是刚才古澄那“魔音回天大九式”施展时惊慑了他们心神的缘故。

而现在，禹宗奇已隐含微笑的来到众人激斗处五步之外。

### 第三十章 绝环断首 再起波涛

“旋隼环”张范标身为大鹰教九隼环中老二，不但又狠又毒，而且机智狡诈无比，眼前的局面，他看得清清楚楚，自己对自己是最用不着欺骗的，范标晓得，他们大举进犯浩穆院的行动，只怕已到了最后溃败的时间了。

禹宗奇停在他五步之外，虽然未曾实时出手，但是，范标却直觉的感受到一股无形压力，他隐隐觉得头皮有点发炸，背脊上凉气森森。

生济陀罗的善行杖长扫短捣，挥舞翻飞，加上两位韦陀的联手之力，堪堪可以敌住对方，这时，禹宗奇一到，他们精神已越发抖擻，个个骠悍无比的合力猛击，攻守之间更见凌厉。

范标早已无心缠战，他原来的目的，是想猝袭太真宫，不论胜败，好歹也放一把火再走，最少在日后也可为大鹰教及自己挣回点光彩。他们总算进入浩穆院的心腹重地了，可是，眼前的情形，却对他十分不利，非但在未及进入太真宫前已被守于宫门的三韦陀所阻止，更在交战不久之后吃禹宗奇赶到杀得个人仰马翻，若非古澄及“御风客罗”坤适时扑来，只怕这时早已不知身在何处了，现在，放眼四瞧，古澄罗坤又已惨败，只剩他一个人还在孤伶伶的浴血苦战，而苦战的结果，范标简直不忍再为自己想下去了。

高手相斗，最是不能分心旁鹜，更不能存有畏敌之心，否则，纵使他功力高出对方，也终将失误败事，范标现在正是这种情形，任他一双金环掠暴泻，如两轮冷焰火球，但是，明眼人一看即知，这位武功高强的朋友，已经到达强弩之末了！

禹宗奇轻的掂了掂手中屠灵刀，严酷的开口道：“范标，这身陷重围，满眼皆敌的滋味如何？”

“旋隼环”范标冷叱一声，双环飞旋中猝进倏退，大转身，左右双环分砸常德及两韦陀，招出一半，身形倒仰而出，再突折绕回，神鬼难测的猝然劈向“生济陀罗”常德，这循环三式，隼利猛辣至极！

常德大吼连连，善行杖有如老龙闹海，翻腾绞缠，劲气如风如浪，呼呼轰轰，在一连串金铁交击里，两名韦陀已挪步再进，两柄银亮的朴刀交叉横砍而到，直取敌人双腿！

范标粗短的身形滴溜溜旋滚而出，凶恶的面孔上煞气盈溢，就在他身形旋出的同时，又几乎像是没有转动过一样暴转回，“当”的一声脆响里，他的左环已架开两韦陀的朴刀，右环如金蛇来自西天，猝然闪掠，血光飞溅中，一名韦陀已狂吼着倒翻出五步之外！

禹宗奇蓦然狂笑一声道：“好九隼环的老招‘千里缩一’！”

狂笑声里，屠灵刀索溜飞出，一片银光辉耀，范标双环一旋急落，“当”声交击中火花并溅，他身形已借着倒退之势翻出七步，足尖甫一沾地，已有如大鸟一头，振臂飞起！

生济陀罗双目几乎要喷出血来，他愤怒的嘶吼着：“狗娘养的范标，你只要像个人种你就别逃！”

嘶吼中他疯狂的奔跑追去，粗沉的善行杖挥霍舞扫，另一名韦陀亦是满脸痛恨之色，咬牙切齿的飞扑跟上。

禹宗奇没有起步，只猛然吸了一口气，他原本赤红的面孔倏而更红得透亮，身躯已在刹那间笔直拔起，无比快速的冲入夜空七丈有奇，这位紫星殿的首座，在空中那么微妙的稍一转折，已像煞流星横曳虚无，快得令人们的瞳孔不及摄视的长射而去，屠灵刀的光芒在夜色里带起一溜寒光！

这时“旋隼环”范标已腾出六丈之外，他身后九步，跟着生济陀罗，生济陀罗身后五步，紧随着那名韦陀，而禹宗奇的身形似来自天外，在屠灵刀寒光飞泻里，几乎已将太空缩为一粟，快得不可思议，难成比例的来到了范标的头顶！

远处，寒山重冷然卓立，他默默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变化，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此际，他已明白，敌人休矣！

亡命奔逸的范标，这时已接近到枫林的边缘，一阵刺耳荡魂的兵刃破空之声，以惊人的快速来近到他上空，范标起先尚以为是对方向他射出暗器，但是，熟悉的格斗经验，立即使他明白了暗器所带起的破空之声不会这么雄浑强劲，那么，这是？他陡然一震，脚步奔跃中迅速抬头上望，屠灵刀的刃口，已在禹宗奇如魔影般扑下的劲风中猛然斩落，似自虚渺中落下的报应，事前无端无兆，来时不可躲移！

范标觉得一下子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敌人攻势之凌厉，是根本无法力敌的，他面孔的肌肉刹时扭曲成一团，整个身躯如狸猫般往草丛里滚去，这时，在他眼海中只有一个意念——尽力窜入枫林之内！

“吭”的一声，他的身形方才翻出，地下草屑泥土纷飞，一个尺许深的刀痕已印了出来，范标一声不响，左臂奋力一抖，一枚金环已带着闪闪金光暴射而出，禹宗奇的急进之势丝毫不缓，屠灵刀蓦地“嗡”然一颤，刀刃划起一个车轮般大小的银光，刃身自弧光中穿过，那么恰好不过的插入飞来的金环中间，刀尖却直指范标的背部。

套在屠灵刀中间的金环“匡”“匡”急转了几圈，已在禹宗奇的内劲贯注之下“喀嚓！”分为两截，尖锐的刀端微闪，范标奋力滚翻里背上仍被划破了一道血槽，鲜血点点溢淌。

这时，距离枫林之边，只有五六尺左右了。

似被一种强有力的弹簧蓦然弹起，范标倏而腾空三丈，双臂展处，直泻林内，在他双臂一展之际，右手金环“呼”的一转，已滴溜溜的切削向禹宗奇的胸前，步位拿捏得又准又狠！

时间是短促而快速的，这追敌逃奔的动作，只有人们两次霎眼的空间，禹宗奇的身躯暴射而起，屠灵刀浩大无极的左右挥展，在挥展的同时，他的双臂已陡然粗涨了两倍有奇！

于是，刀身急剧的做着上下幅度极微的颤抖，刹那间，几乎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刀身的颤抖中，三十三道粗约儿臂的纯银光华，像三十三条银龙在分散，那么耀眼，那么惑神的“呼噜噜！”四射而出，去势是如此凌厉而隼利，空气里发出一片海啸风发般的刺耳响声，空间仿佛已被切成片片。

屠灵刀似已幻为这三十三条银芒舒卷，周围十余丈的空间，霎时光亮

闪耀，有如天上雷电齐作，震心动魄！

一片呼呼的风声狂啸，飞来的金环骤然间被绞得粉碎，范标的身体弓曲着，形态有些古怪的落入枫林之内，在光回风啸里，数十株大腿般粗细的枫树，已同时哗啦啦的倒了一片，仿佛天在转，地在荡！而这一切动作，也仅仅等于霎三次眼的时间！

此刻，气喘吁吁的生济陀罗才匆匆赶到，自禹宗奇飞身出手到现在的一切动作，他全已看在眼里，废然长叹一声，这位光头陀罗疲倦的以善行杖拄地，树木断折的嘈杂挤压之声缓缓息止，气无力的道：

“殿主，这小子终于逃了……唉，林深如海，又怎能寻搜！”

前面的一名韦陀也上气不接下气的狂奔而至，他咬牙切齿的道：“这个杂种，这个刁滑之徒，老七的仇报不了了，报不了了！”

生济陀罗回头瞪了他一眼，怒道：“尤琦，怎么你这点事体就语无伦次了？浩穆院的兄弟是如此容易杀戮的么？范标能逃到何处？他便是逃到凌霄殿，浩穆院也能打开南天门取来首级，现在他虽然侥幸逸脱”

禹宗奇一直默默凝视着草丛里的某一点，这时，他才低沉的道：“逸脱？是的，范标的身体已经逸脱了，但是，很不幸的，他却遗忘了带走他的脑袋。”

“什么？”常德与尤琦二人齐齐大叫。

禹宗奇淡淡的道：“距这里有七丈，靠右侧的草丛里，你们看看。”

四只眼睛依着禹宗奇的指示望去，天啊，一颗血污狼籍，发髻披散的首级正在，丛草堆里向他们突瞪着眼珠，怒张着白牙，那扭曲的肌肉线条，那临死前的惊惧与痛苦，组成了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残酷形像，不错，这颗首级正是“旋隼环”范标的，可怖极了！

生济陀罗常德惊异的直瞪眼，喃喃的道：“明明，我明明看见他的身体落入林丛之中……”

十韦陀之一的尤琦亦目瞪口呆的道：“我也以为他逃了！老七没有白死……他已报了仇……老七没有白死！”

禹宗奇回身大步行去，淡淡丢下了一句话：“不要忘记，本殿主之刀乃承自天意。”

那边，寒山重微笑着迎来，他在离着禹宗奇尚有五步的时候，太真宫门前的琉璃灯光芒刚好映到他的黑衣上，禹宗奇目光无意间一瞥，已惊恐的低叫起来：“院主，你受伤了？”

寒山重满不在乎的一笑，轻嘘了一声：“别紧张，小小之创，碍不了事。”

禹宗奇却不管这一套，他急步行上，仔细向寒山重全身上下察视，发觉在寒山重的肩头，胸前、腿根、一共有着七处小指头小大的伤痕，血水正从这些伤痕中隐隐溢出，将附近的衣衫浸湿了一圈圈，只是因为方才光线太暗，寒山重又穿着黑衣，所以一时没有人注意到罢了。

禹宗奇忽然又低呼了一声：“院主，你的小腿亦有血块凝结！”

寒山重嗤了一笑，道：“那更不碍事，只是意中被飞来的匕首擦了一下，其它的肉体之伤，是古澄的玉箫碎裂时迸飞射入的，我已用一口元阳力封闭伤口，等到战事完了，抹点药便可无事。”

说到这里，他回头向行近的生济陀罗道：“常德，你率宫前兄弟成半扇形通过枫林，记住暗号，以免与林中暗桩发生误会，到达梦桥之时，请赵红旗率他红旗所属增援大威门，梦桥防守之责，由你接替，顺便直接控制梦桥左近区域，斟酌情形协助长风阁所属！”

“生济陀罗”常德恭声答应，匆匆率领着数十名浩穆壮士离去，寒山重令尤琦前去照料受伤的那名韦陀，又回头朝禹宗奇一笑道：“司马长雄斗那屠生，虽然战得辛苦，但却必胜无疑，长风阁所拒之敌已大致就歼，不会有其它问题，禹殿主，我们进宫里看看，若无异状，你我二人分别前往大威门及梦桥之前助手下儿郎斩尽强仇，在这里，在下尚要赞你一句，方才你的那手承天刀里的‘替天行道’一招，比起你一年前展露时又更为精进了，再过些时，在下怕已不及于你。”

禹宗奇边与寒山重并肩行往太真宫，一面笑道：“院主，世人只知你的‘神斧鬼盾绝六斩’‘双阳式’‘六六大板斧法’着有盛名，却不知院主的压箱底绝活尚从未现示过，本殿主年龄所限，院主，今生只怕不易赶上你了。”

寒山重淡淡一笑，正要说话，太真宫的银门忽然启开，两名头戴金环大汉满面惶恐，气急败坏的狂奔而来。

禹宗奇双目一冷，沉喝道：“潘材魏光恒，什么事如此慌张！”

两名韦陀一见寒山重与禹宗奇，已恍若发现了救星，三步并做两步，连跃带跑的急急奔近。

### 三十一、突变迷离 梨花之劫

望着这两名太真宫近身卫士那惶急惊慌的形态，寒山重直觉的感到有一股不祥的预兆，心腔失常的急骤跳动起来。

二人奔到寒山重及禹宗奇面前，“扑通”跪了下去，满头大汗，喘息粗浊，语无伦次的断续说道：

“院主……不好了……宫里……宫里有了内奸……奸细……”

寒山重面上毫无表情，冷漠的道：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跪在右边的潘材，顾不得抹去已流到眼睫的汗水，慌乱的道：

“梦……梦姑娘……她……她失踪了……”

一旁的魏头恒亦惶恐的道：

“地下还有一滩血迹……还有梦姑娘的一方束发丝巾……”

像是骤然间一个暴雷响在寒山重头上，他只觉得脑中一阵晕眩，天与地似在刹那间整个翻倾，思想已完全停顿，宛如自远古以来，他已置身在迷蒙混沌的虚渺之中，什么也梦不到，什么也与他漠然无关了！

潘材与魏光恒二人额凛的俯首于地，语声里含着极端的内疚与畏惧：

“属下该死……属下该死……”

禹宗奇也怔了一怔，他随即注意到寒山重的脸色，在这瞬息里已变得苍白异常，那双清澈的眸子也骤然失去了光彩，灰黯得令人断肠。

寒山重这种失常的形态，在禹宗奇的记忆里，尚是十分陌生的，他这位年轻的院主，在武林中十多年来，几乎已经成为冷酷与沉着所塑的偶像，他狠辣的手段，镇定的气度，洒脱的风范，超人的智慧，是每一个知道寒山重的人所公认为永不可变的，仿若磐石，但是，现在这块磐石，怎么突然摇动了起来？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会是一种什么竟然超过了生死界

线，刀山剑林的力量？

“院主，院主……”

禹宗奇轻沉的低呼了两声，但寒山重宛如未觉，依旧痴迷的怔在那里，禹宗奇担心的上前拉了他一下：

“院主，不要难过，事情或许不会太糟……”

寒山重陡然一颤，如梦方觉，他急促的问：

“你们在什么地方发现了梦姑娘的丝巾？”

潘材慌忙抬起头来，呐呐的道：

“在院主的心斋门边，血迹亦在书斋内发现……”

狠狠的一跺脚，寒山重大骂一声：

“都是蠢材！”

他身形如流星过天，长射入太真宫银门之内，禹宗奇向二人一招手，亦紧紧跟着飞掠而去。

寒山重穿过大厅回廊，一口气奔到心斋之前，地下，一条眼熟的浅蓝色丝巾已映入视线之内，他心中一阵绞痛，飞脚踢开书房的栗木门，天啊，在往日梦忆柔常常陪他坐谈的锦垫之旁，一大滩猩红刺目的血迹赫然进入眼中！

满身的冷汗，已湿透了寒山重的衣衫，他双目像要喷出火焰，近似疯狂般冲出门外，险些与匆忙赶到的禹宗奇撞个满怀。

“如何？”禹宗奇微微一闪，紧张地问。

“我们楼上去！”

寒山重低促的说了一句，抢先奔向楼上，像一阵风般来到了梦忆柔的寝居之前，一斧将门砸倒，哗啦啦的木屑飞舞里，寒山重已身形如箭般奔入房中，而房中，情景凄惨，令人寒栗！

四名伺候梦忆柔的使女，满身鲜血的倒卧室中，每人的身上都有好几处致命的伤口，这些年方及并的清丽女孩子，一张张已成死灰的面孔上都显露着临死前极端的痛苦与恐怖，每一双眼睛都失去光彩的茫然瞪视着，室中雅致华贵的布置早已零乱不堪，一片紊杂，地下，壁上，溅满了斑斑鲜血！

寒山重几乎要窒息过去的用力吸了一口气，他脚步路跟，转过身来，却发觉禹宗奇正默默注视着门后，寒山重有些麻木的随着他的目光瞧去，门后，在一个小巧的花架之侧，横卧着两名头戴金环的大汉，一个被剖膛开肚，五脏泻流遍地，另一个，脑袋与颈子只连着一层表皮了，死状之凄厉，真是不忍卒睹。

一阵急促的步履响声传来，十韦陀中的潘材与魏光恒已喘息不停的赶到，他们甫一进来，似乎也险些晕了过去的大大摇晃了一下，待至二人目光发现了花架旁的尸体，已不禁嚎啕失声的奔了过去，扑在尸体上痛苦流涕：

“祝四哥……祝四哥……你死得好惨，你与白老九被谁杀了？……祝四哥……你说话啊……白老九……你又怎么瞑得上目啊……”

寒山重又感到一阵晕眩，脑子里一片空白，禹宗奇冷静的向四周打量了一下，低声的道：

“院主，祝成与白化民乃是奉院主之令据于梦姑娘寝居之前，无论发生任何变化均不得擅离，他们现在却死在房间之内，与这四名使女遭到同样命运，院主，看这场面的情形，凶手不会是外人！”

寒山重用力的摇摇头，镇定了一下，软弱的向周遭看看，低低的道：

“是的，我一进来已有这种预感，室中陈设零乱，却并无铁器利刃砍劈，显然是在凶手追逐室中之人时被他们撞倒踢翻，祝成与白化民功力极强，但是，竟然兵刃未曾出鞘便已死在一起，足足可见杀他们之人乃是相熟之人，否则，再是高手，他两人也不会如此不济——”

禹宗奇深沉的道：

“而且，来人若是不识，他二人又怎会离开岗位擅自入房？据本殿推测，此人在院中地位，大约较祝、白二人为高！”

寒山重目光微转，忽然奔向一幅半倒的锦屏之前，他踢开锦屏，锦屏后靠墙有一张上好云石砌就的坐榻，而这时，这张看去稳固不移的沉重坐榻，已经向右侧移出了两尺，坐榻之下，正有一条秘道的穴口！

他痛苦的看了榻上散乱的坐垫等物一眼，蓦然回头吼道：

“潘材，房间里已成血海屠场，你二人连一点声息都没有听到么？”

潘材眨着眼迷蒙中吓得一哆嗦，哽咽着道：

“回禀院主，属下原是奉命守在大厅，隔着楼上太远，仅只听到极小的似是物件落地的声息，属下当即与光恒奔至探视，在楼梯之侧，却遇见花亮正自楼上匆匆下来，告诉属下谓方才有不明人物自楼上窜入大厅回廊左右，叫我们赶快前往搜捕……”

寒山重暴烈的道：

“你们去了？”

潘材又是一激灵，呐呐的道：

“属下等唯恐有失……所以……急忙赶去……”

魏光恒在旁边畏怯的道：

“属下搜了两遍未见人踪……又好像……好像听到了一声惊喊……这声音，似是梦姑娘的口音……”

寒山重闭上眼睛，嘴唇紧抿，全身却在难以查觉地索索颤抖，潘材又惶然道：

“待属下等返来探查之际，却已发现了梦姑娘遗落的丝巾及书斋内的血迹，属下等知道情形不对……”

禹宗奇在旁冷冷的道：

“你们便未曾想到楼上的梦姑娘是否有异？”

潘材急忙道：

“属下已经探查过了，属下等奔至楼上长廊之时，但见院主之寝居之门紧闭，属下等不敢擅入，正想叩门，花亮已在楼下高呼有人掳走梦姑娘，属下等慌忙赶去，却已不见人踪，想是追赶那贼人去了……”

寒山重双目怒睁，他狠厉的道：

“即往全宫上下搜寻花亮，如若见了，立刻捕押，如若他敢拒捕，即予格杀！”

潘材与魏光恒齐齐大吃一惊，失声道：

“院主……这……这不可能吧？”

寒山重目光狠煞的瞪住二人，一字一进：

“你们所以不能成器，全在你们认识不清，空生一双狗眼！”

两人吓得一哆嗦，不敢再说，急忙转身奔出，寒山重冷冷的向室中扫瞥一眼，回首道：

“禹殿主，请你即往捕拿十韦陀头领固光！”

禹宗奇躲身道：

“正乃本殿心意！”

语声未落，他颀长的身形已电射出门，寒山重不再稍有迟延，微微一闪，已沿着坐榻之下的秘道进去。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他几乎已陷入半疯狂的状态中，但是，在开始之初他虽然因为淬遭突变而心神俱伤，却只是一个极短的时间，在这时，他的冷静与机智又已恢复，他非常明白，空自悲痛于事无补，只有行动，追寻，才会发生力量，得到结果，或者，一种撼心伤神的突变，容易使一个人立即消沉下去，哀伤下去，但是，这种人将永不会成为英雄，寒山重所以能独霸一方，叱咤风云，便在于他有着过人的果断与毅力！

沿着一条由上而下的石质狭窄阶梯，寒山重迅速奔下，他在这条曲折的甬道里东转西弯，目光尖锐的向四周探视，这条秘道，全由整块的大麻石所砌成，壁间，每隔十步有一盏荧荧青铜灯，现在，看去却没有任何启疑之处。

到了尽头，那是一条钢质的窄梯直通上去，寒山重奔到这里，失望的停住了，倚在窄梯下默默仰望上面，上面，在窄梯尽头，有一个小巧的银质转轮，寒山重知道，只要轻轻转动那银质转轮，地面上一座庞大的翠石佛像就会连着底座移旋开去，上面，寒山重叹了口气，那就是他的书房心斋。

目前，除非那掳去梦忆柔的人是呆子，否则，他断不会再匿藏于心斋之内，太真宫一定已经在展开搜索了，埋伏在太真宫外的浩穆勇士，现在一定已被召人协同搜寻，宫外战况尚未停止，但已经由浩穆院方面控制了全局，寒山重判断，那掳去梦忆柔的人，此刻不见得敢冒这个险，带着一个女人突过浩穆院的严密防卫！

寒山重已大略推断出那可能掳去梦忆柔的人是谁，这人，一定知道太真宫极多的隐秘，因为，寒山重寝居之内的那条秘道，曾由他告诉了梦忆柔，以备在万一有敌人犯入太真宫并突破十韦陀的防守时作遁身之用，那条秘道，第一次开合时是没有危险的，但只要有人进去，它即会自动封合，第二次虽然仍可开合，却会在那狭窄的入口四周突然戳出二十八柄尖锥，这是专门为阻止发现秘密的敌人追击所用，而在尖锥戳出的同时，那张坐榻亦会轰然回复原状，如若不知此中奥秘，追击者必然极难躲开这双重攻击，但是，如若明白这机关的设计，则自然不会遭到丝毫损伤，寒山重未曾在秘道入口处发现任何血迹，而且，这条秘道入口又已第三度启开，这不是知道内情之人所为，还会有谁？

知道太真宫这条秘道的，除了一殿双堂首要之外，连三阁阁主都不甚了了，除了一殿双堂的各位首座，就只有十韦陀的头领固光了！

而且，固光早已奉有寒山重谕令，全权负责楼上寝居内梦忆柔的安全，不得稍有擅离，但是，无论在事发之前，还是当时，之后，却根本没有看见他的人影，在此刻此情，他除了有变，还会到哪里去？眼前，除了他的嫌疑最大之外，牵连上别人实在可能性不大。

寒山重目光垂视，神色静默如老僧入定，他在灵活的运用着他的头脑，要倾注一切思维力推敲出任何一点可以追寻的蛛丝马迹。

固光，是浩穆院银河堂堂主“丹心魔剑”金六的内弟，金六已经丧偶数载，他的妻子温柔贤淑，知书识礼，当其在世时，与金六之间夫妻情感颇笃，称得上相敬如宾，恩爱不渝八个字，固光幼时，因父母双亡，即随乃姐

跟着金六，而金六爱屋及乌，也一直将他这内弟当做亲弟看待，事事为力，件件呵护，又在他十五岁时送交长白山“天池隐士”梁大痴为徒，习艺七年而还，寒山重对固光的精明能于十分欣赏，又看在金六面上，那时浩穆院称雄江湖已有五年，寒山重因为种种原因，便一力将固光提升为太真宫十韦陀头领，这个职位异常重要，负有太真宫内围警卫之责，固光也一直称职胜任，但是，他此刻却已蒙受到最大嫌疑，他是为了什么呢？

他不可能遭到敌人伏击，寒山重静静的想着，因为太真宫左近一直有浩穆院所属埋伏监视，而且，寒山重与禹宗奇等力敌古澄及范标等人之时，拖的时间很长，如有变故，十韦陀早会出报，再进一步说，如太真宫内部有警，十韦陀未曾死绝，焉有仅让固光单独应敌再遭毒手之理？所以，固光决没有栽于外仇之手，那么，固光是叛变了，叛变了，但是，他为了什么如此？为什么？为什么？

寒山重缓缓的移动脚步，在秘道中走着，祝成与白化民死时未及拔出兵刃，那么，杀他们之人一定是自己人，也只有自己人才会使他猝不及防，而祝、白二人原来派赴在梦忆柔门外，没有偷令，他们岂敢随意入室？这谕令之人，除了他们的头领固光，还会是谁？固光功力卓越，出手如电，他想这样做，是有能力做到的，还有花亮，他在出事当时自楼上奔下，形色匆匆，更在呼惊之后失去踪迹，这，一定是有意制造迷离，给时间予固光逸去，梦忆柔一定是在自秘道奔上心斋时被固光追上，再又逼人地道之中，梦忆柔身手灵活，武功也有根底，但是，寒山重摇了摇头，她不会敌得过曾为天池隐士之徒的固光，天池隐士功力之深博，寒山重是十分清楚的。

踱着，想着，寒山重的一双入鬓剑眉越皱越紧，假如，固光此际尚没有机会出太真宫，他会匿在哪里？

忽然——

寒山重双手一拍，迅速跃出十丈，反手转向一盏青铜灯，于是，当那盏嵌在壁间的青铜灯转了一个对角的时候，这秘道中的大麻石已有三块缓缓移开，露出里面一条较为宽阔的暗路来。

寒山重知道这条暗道一直通达太真宫外梦桥边，建筑得十分隐秘绵长。他足不沾地的迅速往内奔去，转了三个弯角之后，已遥遥望见笔直的甬道尽头，那里，离开出口尚有文许高下，一架精巧的，有如坐椅般的升降梯正静静的置放原处，顶头一个大滑轮，两条钢索通过滑轮连在那可以升降的坐梯两侧，另一条扯动滑轮的绞索便垂在椅边。

出口在壁顶，是一个半圆形的铜盖，掀开铜盖，梦桥桥端的一块石也会跟着旋动，秘道里的人便可自那里出去。

但是，寒山重苦笑了一下，假如固光他们不是白痴，他们一定会知道梦桥左近的防卫是如何严密。

仔细检视那个坐梯周围，寒山重失望的叹了口气，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难道说，这条秘道他们没有进来过吗？

慢慢行回来，望着这条空荡而一目了然的暗道，寒山重几乎已怀疑他们都消失在空气中了。

这条处在他寝居之内通下的秘径，除了直接可达他的书斋之外，就只有这一条通往梦桥之侧的支道，其他，就没有了，现在两条秘道完全搜寻遍了，却连影子也没有发现一点，莫不成他们尚躲在心斋之内？但是，照时间算，经过寒山重与潘材等人的数次搜寻，其间相隔只有瞬息，却全未发现任

何踪迹，且心斋之内一目了然，根本就没有可以匿藏之处，太真宫别的地方他们在这空间里又来不及去，那不在这条秘道里又到了哪里去了？

双眉似打了一个结，寒山重的心里烦躁极了，他恨不得将太真宫一把拆毁，慢慢走着，他怔怔的望着手上盾斧，思维紊乱得像一团丝，忽然——

在石墙的角隅里，有一种物体微微闪着黯淡的光彩，这光彩十分细微，假如不注意，是难得发现的，寒山重心腔一跳，迅速奔了过去，天啊，这件閃晃着淡淡光辉的物件，竟然是一个白金的描风钗！

寒山重将戟斧挂向皮盾，伸出微颤的手要想将这凤钗拾起，但是，他的手却突然在半途停住了。

这个精致的凤钗，尖端正指向石壁，钗尾却已裂开，这，会不会是象征着什么意思？

寒山重缩回伸出的手，默默向四周打量，凤钗是梦忆柔随身之物，又失落在这里，这即已表明他们曾经来到过这条秘道，但是，钗端指向石壁，钗尾破裂，这是代表着什么含意呢？这是偶然，抑是存心呢？

双目凝注着凤钗，寒山重心中默祈：

“老天，我希望这是她有意的，这证明她还活着……忆柔，你应是有意指引我，因为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因为我们要在一起过十辈子——”

像是在骤然问被人狠狠打了一拳，寒山重全身一震，脑海里闪过一道强光，他几乎要失声大喊起来，是的，他记起了，他记起，在十年以前，在设计太真宫地下秘道之时，有一条秘道因为图线错误而被放弃，这条秘道决定被封闭的当儿，已经建好约三分之一了，寒山重记得当时曾以泥沙将这三分之一的通路填满，外面再以巨石封闭，多年以还，他早已遗忘，莫不成……莫不成如今竟被掳去梦忆柔的内奸加以利用了？但是，他是如何利用的呢？他是如何撬开巨石，散疏泥沙的呢？他又用何种方法进出自如的呢？现在，已没有出口了啊！

沉静了一下，寒山重注视着凤钗指向石室的位置，然后，他将凤钗轻轻拾起，步履放得异常沉重的行向外面，在一阵轧轧声中，这条支道的入口，又已被那三块大座石闭拢，但是，寒山重却并未出去，他已经轻灵得像一个燕子般飞贴上离地丈许高的壁顶。

这条甬道，虽然较通往心斋的主径尚要宽阔，但全条甬道，内部只有三盏半明不暗的长生灯，入口的大麻石一旦封闭，光线已更形黝黯了。

寒山重将皮盾与朝斧斜背背后，以一口至真至纯的内家精气将自己的躯体贴在壁顶，他满手心冷汗淫淫，屏息宁神的等待着，眼帘半垂，有如壁顶上固定的一部份。

时间，缓缓的过去，缓缓的，缓缓的，慢得像是永远停顿了一般，在感觉上，甬道里仍然是如此昏暗，如此寂静，仿佛千百年以来，这地底的秘道里就从来没有过任何变异一样。

寒山重凝神注意着整个大而弯折的秘道，尤其是，他的眼睛毫不移转的望着方才那枝凤钗坠落的地方，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声似是响彻了周遭，自石壁中又回荡过来，口腔里于涩得发苦，这滋味，难捱极了，到现在，他还不敢完全相信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世间之事，往往出人意料，而不如意者，又经常是十之八九啊。

但是——

这是什么声音？寒山重的血液几乎在刹那间凝固了，是的，一声细微

得在你不注意时完全不会发觉的轻俏“咯”“咯”之声，已那么虚渺，却又那么实在的传来，寒山重集中全部精神在等待着，可是，那奇异的声息又归于寂然。

寒山重脸上的汗水流进眼睛，淌进嘴里，苦得很，涩得很，他静静的守候着，耐心的期待着，心里像在烧着一把火，假如，寒山重可以哀求祈请，他早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过了长久的一段时间之后，终于，那低细的“咯”“咯”之声又传了出来，像是来自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像是传自一个朦胧的梦中，但是，这是真实的，那声音，已越来越响，一阵沉实的叮当声更为突出的响起后，一块巨大而外表看去天衣无缝的大麻石已令人不敢置信的缓缓移动起来。

强力忍住心头那股绞揉着各般滋味的兴奋与昂烈，寒山重咬紧了下唇，眼睛里似闪跳着火花，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的凝视着那块转动的大麻石——

大麻石停止转旋了，它的后面，隐约可见是一个与这块巨石同等宽窄的黑洞，极为谨慎与缓慢，一个高大的身影，小心翼翼的闪了出来，向秘道周遭仔细盼顾——只忘了抬头寻视。

似乎十分满意，高大的身影吁了口气，回头向黑暗的洞口低呼：“头领，进来的人已经走了，我们可以出去了么？”

随着这声音，一个魁梧的身子已自洞口里行了出来，他的肋下，赫然夹着一个纤弱的躯体！

那高大汉子犹有余悸的摇摇头，道：

“头领，真是危险，方才那进来搜查的人，愚弟推测，极可能便是院主自己！”

他称为头领的那人正向秘道内再度寻视，闻言之后，冷冷哼了一声道：

“是又如何？他一定以为我们早已脱出太真宫了，便是吃他找着，哼哼，他这心肝宝贝尚在我们手上，看他敢动一下！”

高大汉子带着几分忧虑的道：

“现在，我们怎么出去呢？还不知道大鹰教方面胜败如何，如果出去恰巧碰上我们的人，那就麻烦了——”

那被称为头领的大汉又哼了一声，道：

“花亮，你老是这么畏首畏尾，一点胆量也没有，你想想看，大鹰教的旋隼环范标已率人攻到太真宫大门前了，而白袍玉箫古澄亦已到达，浩穆院主哪里得胜去？虽然禹老鬼赶了过来，但古澄已对付的了，而常德这老光头又怎会是范标敌手？太真宫为浩穆院中枢心脏，大鹰教方面已杀到太真宫了，浩穆院还有什么指望？哼，假如他们不是到了太真宫，我固光也不敢冒这性命之险协助他们，你要知道，该捡便宜的时候不捡，就是傻子了！”

那高大汉子，正是十韦陀里的花亮，而这肋下夹着一个人的大汉，他化为灰寒山重也会一眼识出，那是十韦陀的头领固光，“千里飞鸿”固光！

花亮的大嘴在昏暗里一咧，低低的道：

“在你动手除去祝成与白化民两个厌物之时，院主已经到达外面与古澄较上了，我实在心里发凉，怕你来不及行事，又怕这妮子溜掉，更担心院主放弃外敌先行人宫探视，那就一切完了——”

固光的眼睛闪动了一下，他狠狠的道：

“寒山重是被逼急了，否则，他断不会离开对各方人马的游动支撑而赶

到宫前，不要忘了，他的来临是与原订应敌之策不符的，这即是说，浩穆院方面的却敌之策已经失效，有了紊乱，我们该记得，当他们到达宫前的时候，四周杀喊之声仍然遥遥可闻，照目前情形推断，花亮，浩穆院只怕未见得能占上风了。”

花亮的目光朝固光肋下挟着的躯体望了一下，低沉的道：

“头领，这妮子长得实在美绝了，真是美绝了……愚弟我从来没有见过较她更美的女人——”

固光嘿嘿笑了两声，道：

“怎么，花亮，你想侍候一下么？”

花亮吸了口气，退了一步：

“不，她是院主的女人——”

固光呸了一声，怒道：

“什么院主？狗屁，假如我固光不是答应了展飘絮，哼，固大爷第一个叫这女人尝尝鲜味！”

花亮舐了舐嘴唇，低低一笑：

“展飘絮答允将他的妹妹许配给你，又答应在大鹰教他们打垮浩穆院之后助你除去留仲与凌玄，由你独霸基业，再给你‘三月派’第二把交椅的大权，有了这些，头领，你自然不会只求一时之快而贻误大局了，哦，听说展飘絮的妹子也是个吹弹得破的美人儿呢。”

固光得意的笑了一下，道：

“我见过，确实不差，主要的，呢，展飘絮在甘陕一带的势力确实相当雄厚，他的势力是暗的，不像大鹰教那么树大招风，田万仍那老小子在甘陕两地不可一世，但见了展飘絮也是规规矩矩，言谈之间，十分恭谨，别人不知道，都以为大鹰教在甘陕是第一大帮，其实，大鹰教的策略在执行之前，尚得先与展飘絮商量过了才行，哼，展飘絮也有两手，别人不找，专门找上了我，说真的，若不是他的份量太重，姓固的还真不肯冒这个大险！”

花亮咽了口唾液，道：

“可笑他们每个人都还蒙在鼓里，连田万仞也不知情……”

固光哼了哼，道：

“这就叫善诈者隐于九天之上，伏于九地之下！”

忽然，花亮停住了笑，脸孔有些发红，眼睛里闪动着一股炽热的光芒，这股光芒，只要你是男人，你便会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要需求些什么？

固光冷的望着他，低沉的道：

“花亮，你小子想做什么？”

退了两步，花亮语声急促里带着喘息：

“头领……反正……反正这女人是别人的，她……从她第一天到浩穆院起，我已被她的美艳迷住了……头领，反正她早晚都是别人的……”

双目中掠过一丝不满，固光深沉的道：

“假若展飘絮与这女人在大喜那天，验明她非处子，花亮，我们就永远没有容身之处了，你怎么这般糊涂？”

沉默了一下，花亮呐呐的道：

“头领……我们可以推到寒山重的头上，就说是他干的……”

固光摇摇头，声音提得高了一点：

“昏你的头，这女人自己没有嘴巴么？你只图一时之快，却不想事情

的后果如何？我们舍弃了浩穆院，一定要有个另外的强大势力依附才行，否则，花亮，我们就是自己在给自己过不去了……”

花亮的目光里，那一种热切而带着邪恶的神色仍然未曾稍减，他痴痴的注视着寂然不动，垂下颈项向固光挟着的躯体注视，那窈窕而诱人的身材，那如云如雾般散落的黑色长发，这一切，综合成他体内近乎野兽般的冲动

冷冷的瞪着花亮，固光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低微的道：

“花亮，并非固某不给你这个机会，而实在是为情势所不允，我们如今离开浩穆院，日后定然危机重重，前程坎坷，只有我们两人彼此相信，彼此坦诚，我们正应该尽一切力量互相谅解，互相倚恃才对，不要为了一点小事而伤了双方感情，要知道，以后的日子正长，比这件事重要的还多得很……”

花亮喘了两口气，祈求的道：

“头领，你率领十韦陀已近六年，这五六年以来，就是愚弟我与你最为相得，我更为了你抛舍一切，冒着性命的危险为你效力，我如今不求你什么，以后也不求你什么，只要你准我这一次，就是亲近亲近这女人也是好的……”

固光的双眉紧皱，他深深思虑了一下，终于，跺了跺脚，缓缓的道：

“好，花亮，除了这女人的贞操，你别的都可以做，记着，她的贞操，这不是你的，更不属我的，这是展飘絮的！”

说着，固光已轻轻将肋下挟着的躯体放了下来，使这躯体仰面躺着，微弱的长生灯光，隐隐映着这仰卧人的面孔，美极了，艳极了，虽然，她面色苍白，秀发散乱，但是，这却依旧掩不住她的清丽与脱俗，掩不住她明媚如秋水似的高雅气质，她，不错，正是梦忆柔。

由于灯光晕沉的映射下，可以看见梦忆柔的一双眼睛，正惊恐欲绝的大睁着，那双美丽的眸子里，这时充满了惶乱，恐惧、愤恨、惊怒，与无比的羞耻！

固光俯首看了她一会，摇摇头道：

“梦姑娘，你不该跟寒山重到浩穆院来，这里不适宜你，甘陕一带，我看对你较好一点，现在，请你稍做忍耐，我的弟兄需要你为他解解饥渴，或者，你很感羞怯，但是，这将使你快乐。”

说完了话，他向一旁早已迫不及待的花亮点点头，再度警告道：

“记住，她的贞操是别人的！”

## 三十二、狼子淫心 凌迟碎剐

花亮咧开嘴巴，那么淫邪的干笑起来，固光不悦的转过身去，缓缓行向前面，找到一个转角的隐蔽处坐了下来。

一直等固光的背影消失了，花亮才回过头来，将背上的一柄“蝎子钩”放在地下，搓搓双手，两个眼睛，充满了浓厚的色欲光彩，似见了糖的苍蝇，一眨不眨盯着仰卧的梦忆柔，这叛离者的喉结在一上一下的颤动，大口大口的吞着口水，这模样，活像一头呕啮美食前的野兽！

梦忆柔此刻神智是异常清楚的，她起先被固光点了哑穴，在进入那条废弃的秘道之后，固光怕她动弹。又点了她的软麻穴，是而她现在既不能出声，更无法稍作移动，但她的绝望与痛楚，可以从她那双深澈如水的眸子里

看出来，这绝望是极端的，这痛楚是沥血的，肝肠寸断，万念俱灭，不能形容她目前的心境于万一！

缓缓地，缓缓地，花亮一步步向她迫近了，口中含混不清的呢喃着：

“心肝……宝贝……美人……我来了……你的恋人来了……不要想别的，不要难受，你就会知道……就会知道我是如何爱你……”

梦忆柔的全身在痉挛着，颤抖着，泪水流满两腮，她的大眼里露出哀告、祈求，嘴唇在无助的抽搐——却又说不出一个字！

花亮的目光像在熊熊燃烧的火焰，眼珠上布满了红丝，慢慢的，他来到梦忆柔身边，兴奋得发抖的半跪了下来，抖索着伸出他的手，那个充满了淫欲的手：

但是，当他的手伸出，距离梦忆柔的身体还有七寸，一个冷酷、生硬、残忍得不似能自一个人类口中发出的声音，已有如从九幽之境传来：

“你终于晚了一步，花亮。”

这声音，无论是如何冷、如何酷、如何冰、如何淡，即使揉成了灰，化做了气，梦忆柔也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稍有忘记，她知道是谁发出来的，她知道在这刹那之间，她的生命已陡然做了两面极端相反的翻转！

像是一桶冰凉的水骤而淋在花亮头上，他全身激灵灵一哆嗦，欲念大消，惶然回头望去——

一个黑衣、黑巾、虎皮披风，斜背斧盾，立于黑暗之中的瘦削身影，正沉静得有如一尊魔神般在凝视着他，那双眸子，那双在黑暗里闪烁着光芒的眸子，此刻，任何人都会明白那里面包含了多少狠毒、残酷及火山似的愤怒，而这一切，却又包含在他无比的沉静之中，越其如此，才更显得一旦爆发后的不可收拾。

花亮似是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他全身血液，几乎已完全凝固，大张着嘴巴，痴瞪着眼睛，在他，恍惚是感到在做一个噩梦，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不是梦，这是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

立在黑暗中的寒山重，慢慢向前跨了一步，他淡漠的道：

“拾起你的兵器，离开梦忆柔身侧，花亮，你总算跟随寒某近十年，要像条汉子——纵然你不是！”

提到梦忆柔，花亮心头猛的一动，但是，就在这意念方才映人脑际，寒山重已冷冷的道：

“你距离梦忆柔只有一尺，我隔着寻丈，但是，花亮，你应该记得寒山重的‘是星九煞’！不要做愚蠢的打算，否则，你会死得太早！”

寒山重的“罡星九煞”这门绝技，是整个武林中的暗器名家所公认最为歹毒而几乎完全无法闪躲的暗器手法，其威力之酷烈，效果之残忍，简直令人不敢置信，自寒山重横行江湖数年以来，不论遇到任何高家名手，只要他的‘是星九煞’出手，尚没有人能全身避过！花亮跟随寒山重几近十年，他自然深切知道这记手法的厉害，他更明白，他主人的名号‘闪星魂铃’，倒有一小半来自他这“罡星九煞”的绝活上！

极为艰辛的，花亮犹豫了一阵，终于，他仍然不想就死，缓缓的站了起来，小心翼翼的捡起了兵刃，又一步步退向右侧。

寒山重的视线一直毫不稍瞬的看着他，像两条有形的网丝、牵制着花亮的一举一动，待他离开。寒山重轻轻一闪，已到了梦忆柔身侧，没有任何迟疑，他的手随意一挥，梦忆柔已“哦——”了一声，痛苦而羞惭的悲泣起

来，在这轻淡而又准确无比的一挥手中，寒山重已为梦忆柔解开了身上的哑穴及软麻穴。

花亮看准了这个一刹之机，转身狂奔而去，一面奔跑，一边恐惧的大叫：

“头领……固头领……固头领……”

寒山重根本理都不理，轻俏的蹲下身来，温柔的将梦忆柔那纤弱的身躯抱在怀中，爱怜的为她抚理了一下篷乱的鬓发，低沉的道：

“来，不要难过……寒山重已在你身边！”

梦忆柔全身仍在簌簌颤抖，她满面泪痕，嘴唇煞白，抽搐着说不出一句话，寒山重轻轻拍着她，低柔的道：

“柔，没有人能凌辱你，没有人可以欺侮寒山重的妻子，亿柔，你心里难过，我会感受到，柔，是我对不起你……”

梦忆柔抖索着摇头，眸子里泪光盈溢，她伏在寒山重怀中，泣不成声。轻轻拍着怀里的人儿，寒山重转视秘道，他明白，不会再有另一条废弃了的路径供那两个叛离者躲避或逃逸了。

深挚的，他轻吻着梦忆柔满是泪水的面颊，语声如丝：

“别哭……亲亲别哭，我的心早在淌血了，若你有了意外，这世上……这世上将永远不会再见寒山重……”

梦忆柔激动的伸出双臂，紧紧搂着寒山重的颈项，紧得像是一松手寒山重就会在空气里消失了一样，她哭着，哑着声音：

“我……我不哭……山重……我不哭……我……我是太高兴了……”

长长的叹息一声，寒山重轻轻倚到墙上，因为，他已看见两条人影，宛如进退失据的往这边犹豫着移来，这两条人影，不用再看第二眼，他已经知道是谁，但是，他们为什么又再折回来呢？莫不是他们在此关头仍然不敢冲出秘道的出口与梦桥左近的防守者拼一场么？寒山重估计他们是会不顾一切的冲出去的，虽然，他已明白他们一定冲不了多远，因为，梦桥的守卫者，除了生济陀罗常德所率的人马之外，尚有长风阁所属未曾撤出，而固光与花亮的叛离行为，恐怕早已传令到全浩穆院各个角落了。

慢慢地，固光与花亮两人在距离寒山重约二十丈之遥的一个弯角处停了下来，二人似乎在急切的商讨着什么，模样十分紧张。

隐隐约约的，寒山重已听到秘道尽头的那一边有一片嘈杂而又急促的步履声传了过来，于是，他冷冷的一笑，现在，他知道固光与花亮二人为何又折回头的原由了。

“忆柔，你即将看到，侮辱你的人会付出什么代价！”

寒山重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自齿缝中进出，语声似一颗颗的冰珠子跳在梦忆柔的心上，她轻轻一抖，微弱的道：

“山重……”

寒山重长笑如啸，狠厉地怒吼道：

“今天，寒山重若不将你二人凌迟碎尸，便枉为浩穆院院主！”

这狂笑，这怒吼，含有无比森厉慑人的力量，固光神色一窒，却仍硬着头皮冲来，花亮的面孔，已经被他主人往昔的威严吓得变了形了。

如雷电齐施，寒山重“嗖”的射向前去，又碎闪两步，转侧之间，锋利的朝斧已带着年厉的破空之声，令人心胆俱裂的劈向固光！

固光手中“乌金夺”长起如浪涌山崩，却又稍闪即退，寒山重偏身紧

上，抖手十九斧，皮盾暴旋中砸向花亮：

花亮对他这位旧主，多少年来所习惯了的畏惧，仍然积压在心，他“哦”了一声，不敢还手，亡命般向后跃去。

寒光宛如匹练回绕，那么浑厚而强烈的再度卷向固光，乌金夺飞翻上下里，已难敌难防的又被逼退！

固光清楚自己的功力如何，他更明白寒山重的技艺如何，这时，他的额角已经见汗，疯狂的大叫道：

“花亮，去此一步，别无死所，咱们冲！”

“冲”字还在他嘴里颤跳，寒山重一言不发的长身猛进，斧刃似来自天际，显自虚无，干溜万道银光冷电，交织飞舞成一幅灿烂绚丽的景色，在周遭的强劲风力激厉下泻射向固光。

乌金夺似毒蛇伸缩，又像流光纵曳，但是，却更如一张光网中被困的黑蛇，左冲右突，前撞后跃，却一步也冲不出去！

花亮蓦地咬紧了牙关，大叫一声钻到侧旁，蝎子钩微微一闪，已到了寒山重身边，左掌竖立如刀，急斩寒山重头颈。

冷森之极地一笑，出手一招即将花亮撞翻，此时禹宗奇已带人进入洞中，来人立即将花主宙制住。

寒山重面对固光，奋起斧与盾，毫不留情地杀向这个叛逆。

禹宗奇沉着面孔，凤眼中煞气毕露，他深沉的道：

“固光，你白活了近三年了。”

固光双目布满红丝，大汗淋漓中左突右冲，乌金夺飞舞得风卷云涌，黑闪闪的乌光飘射穿织，他的髻发已经散乱，喘息吁吁，攻退，已经完全被寒山重的浩烈的招式所控制：

蓦地——

寒山重倒射淬回，大吼道：

“阳流金！”

削瘦的身猛然俯向地下，固光骇得全身一哆嗦，慌忙往后跃出，但是来不及了——

“砰”的一声闷响，皮盾已击斧柄之上，而当这声闷响才起，几乎是一个声音，固光的乌金夺已在融汇于那“砰”的闷响声中“呛哪”一声被戟斧确成两截，震飞壁顶又反弹而回！

固光的身躯被寒山重这招绝式的强猛力量震得暴旋五转，一踉跄跌在地下，当他还来不及感到痛楚，六柄锋利而冷森的腰刀，已交叉架在他的脖颈上！

冷漠到了极点，寒山重面上毫无表情的道：

“带过花亮。”

四名浩穆壮士如狼似虎般将那鼻子口里淌着血水的花亮拥了过来，这时，他早已心胆俱裂，四肢如瘫，抖索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寒山重冷冷的凝视着这叛离者的面孔，缓缓的道：

“这是花亮，这是太真宫的卫士，这是浩穆院的效忠者，我一直认识你，认识你的眼睛、鼻子、嘴巴，知道你的声音，相信你的血液里流着耿直，你的心里有着挚诚，你的脑子里明白正逆，但是，仅仅一夜，仅一夜你就变了，变得全不似一个人，为的，却是一个虚无的幻梦，你杀害自己的兄弟，出卖自己的宗主，更图做那无耻的淫恶之事，花亮，你算是个人么？你还有一点

人类应有的天良么？你这丧心病狂的奴才……”

黑云司马长雄站立一旁，两手捧着一柄雪亮锋利的匕首，低沉的道：

“本右卫请求行花亮凌迟之刑。”

寒山重不带一点表情的转首道：

“请紫星殿认可。”

禹宗奇躬身道：

“正应如此。”

斜背斧盾，伸手取过匕首，寒山重双目微瞪：

“长雄，由本院主亲自来。”

司马长雄肃退一步，面如死灰的花亮早已全身如一块烂泥般瘫痪下来，他的个头大，四名浩穆壮士要费很大力量才能夹住他。

寒山重手握匕首，轻轻一挑，花亮悲厉的大叫一声，左眼的眼球已被挑出来，如一颗腐烂的核桃一样，吊在左脸上，血如泉水般自那失去眼仁的黑洞中喷洒在衣襟上。

空气里一片肃煞，没有一个人出声，只有沉重的呼吸声与偶尔“劈啪”爆响的松枝火把声点缀着这无比恐怖的地狱景象。

巴首的光芒微闪，又毕直插进花亮的另一个眼睛，于是，这叛离者全身猛然抽搐了一下，已连叫也叫不出的晕死过去：

“嗖”“嗖”两下，花亮的双耳又被削落，他除了气如游丝之外，连一丁点活人应有的反应也没有了。

固光亦早被绑得紧紧的押在那里，他嘴角抖索，双目中的恐惧光辉强烈得几乎成了形，仿佛，他已经看见了死神的手，正在逐渐的向他逼近了。

寒山重低低的道：

“花亮，你的眼充满邪恶，所以，剜掉它，你的耳朵只听妄言，所以，削去它，你的鼻子嗅过叛逆的气息，所以……”

锋利的刃口一挥，在花亮的鼻子垂落之时，寒山重淡淡的道：

“也削落它。”

注视着花亮那早已不成人形的面孔，寒山重毫不怜惜的道：

“你用你的手杀害结盟兄弟，想接触一个纯洁的身体，所以，斩掉它！”

七首用力插进花亮的右臂，一切一扯，那条右臂已齐肩割断，巴首再闪，左臂亦遭到相同的命运，但是，绳子绑得很紧，花亮这两条手臂并未掉下。

血，似水一样流满了一地，花亮的全身早已被他自己的鲜血所湿透，四名夹着他的浩穆壮士衣衫上也溅得斑斑点点，这情景，实在令人不忍卒睹。

低沉的，禹宗奇道：

“院主，花亮已经死了。”

寒山重猛然狂笑起来，匕首在花亮身上纵横割划，他狠烈的道：

“你的淫心，你的毒胆，你的罪恶，你的卑鄙，都让它与你同堕地狱！”

花亮的尸体，已经成为一堆血肉，五脏六腑，流泻一地，惨厉极了，寒山重大吼一声：

“拖出去喂狗！”

四名浩穆壮士答应一声，连拖带拉的已将这堆烂肉般的尸体扯了出去。

寒山重闭闭眼睛，阴森的道：

“带过固光。”

固光一听见这四个字，像整个人被一下子抛落万丈深渊，虚飘飘的全身都软了下来，面孔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另外四名浩穆大汉，用力将他拉到寒山重面前，寒山重那双尖锐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盯视着他，目光里，似有两柄利剑，直透固光心扉，盯得他头皮发凉，冷汗涔涔。

寒山重撇撇嘴角，微微点头，古怪的笑了一下：

“很好，固光，我的好弟兄，我以心待你，你却要我的性命还报，不错，寒山重是什么东西？他不像展飘絮那样，许你女人权势，他只能像弟兄那样对你，给你手足之间的情感。但是，这些情感却换来些什么？换来你的叛逆，换来兄弟们的血，换来那四名无辜女孩子的惨死，换来你想掠夺寒山重的伴侣去献给你的新主子。固光，你的姐夫看错你了，寒山重也看错你了，你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固光，你要永远记得，浩穆院不原谅任何叛逆行为，而寒山重，他也不饶恕任何意图污辱他所爱的伴侣之人，固光，这两样。你与花亮都做了，而你更是主使之人，现在，花亮已得到应得的报应，固光，你呢？”

固光，这位往昔十韦陀的头领，天池隐士的高徒，银河堂堂主的内弟，此刻神色惊恐，全身痉挛，喉头“咕噜”“咕嗜”低响，一双眼睛，充满了绝望与畏惧。

寒山重淡淡的一笑——这一笑中，谁也知道含蕴了多少狠辣，他缓缓的道：

“你该知道，我爱梦姑娘爱得多深，假如你要反叛，你可以我为对象，不论你用什么手段，我姓寒的都能奉陪，都无所怨，但是，你不该如此对待梦姑娘，不该这样欺侮她，你很清楚，她将是院主的终身伴侣，也是一个纯洁而柔弱的女孩子，她虽被你点了穴而不能出声，但她用眼泪哀求过你，用悲哀祈请过你，而你，为了你自己的罪恶虚荣，利欲名份，竟忍心与花亮那头狗如此用言语侮辱她，进而更纵容花亮意图污辱她，你们两人，都没有人性，都算不上是人类，固光，祝成与白化民，和你共事了五六年，日常对你唯命是从，恭顺有加，但是，你却用他们的生命与鲜血来荣耀你自己，来达成你卑鄙的目的，白化民在冬初就要成婚了，而你却使他未过门的媳妇成了望门之寡，痛苦一生，固光，白化民的头是你随身那柄‘焦钢短刀’砍下来的吧？那么，祝成的五脏六腑必是你乌金夺下的杰作了，喂？我的四名使女并未开罪于你，也被你杀得血流遍地，半口不存，固光，做为一个大丈夫，就要狠毒，但是，这狠、这毒，却不能脱出一个仁义的范围，否则，就要天理不容了，你知道么？”

固光拼命咽着口水，嘴角也不停的跳动，一侧的黑云司马长雄怨毒的瞧着他，冷厉的道：

“固光，你是浩穆院最大的羞耻！”

寒山重平静的转首问道：

“禹殿主，寒山重解除固光十韦陀头领之职，并处其凌迟之罪，阁下以为如何？”

禹宗奇太息一声，恭谨的道：

“正应如此。”

握在寒山重手中的匕首轻轻跳动了一下，固光骤然一哆嗦，寒山重冷冷的道：

“固光，你的推判是错误的，大鹰教早已全军覆没，万筏帮也束手就缚，李家寨无一生还，而匕首会与狼山派的余孽，也全被包围在大威门的广场上，你早就应该知道他们不是浩穆院对手的，可笑你在浩穆院这许多年，却仍然不明白浩穆院的威势是如何恢宏，范标与古澄到达太真宫，只算是流窜过来的侥幸者而已，你却当作大兵临境，实在谬误到了极点。”

说到这里，寒山重停了一下，又道：

“我问你，固光，你是几时与三月派的展飘絮搭上线的？这位三月派的掌门又在什么时候看上了寒某的伴侣？”

又咽了口唾沫，固光眨眨眼睛，喉结在颤抖着，禹宗奇猛的走上两步，扬手就是十个大耳光，劈啪脆响中，固光的鼻子口里全是鲜血，禹宗奇严厉的道：

“你这忘恩负义的小子，院主哪里待你鲜薄？金堂主对你期望多大？浩穆院如何培植于你？你竟然胆敢丧尽天良，出卖院主，侮辱梦姑娘，残害弟兄，现在，院主问你之言，若有虚字一个回报，固光，你就会尝到比死亡更为难受的滋味！”

固光面孔的肌肉扭曲着，血流满面，禹宗奇大吼一声：

“快说！”

司马长雄冷冷一笑，吼道：

“左右，用火把烧炙此人面孔！”

两名浩穆壮士轰一声，举着火把逼了上来，固光哀嚎一声，嘶哑的吼道：

“杀了我吧，你们有种就杀了我，如此折磨人算不得英雄，浩穆院的手段我看够了……”

司马长雄俊逸的面孔上浮着一丝森冷的微笑，他点点头，道：

“少来这一套最起码的激将法，来人哪，给本右卫动刑！”

两名壮士朝寒山重及禹宗奇望望，二人毫无表情，于是，这两名彪形大汉已行了上来，滴着油，劈啪燃烧的松枝火把，已慢慢向固光脸上凑去。

熊熊的火光，透着一丝辛辣的味道，在断续不停的轻细劈啪声中逼近了固光的面孔，那热，那火，那痛苦，那恐惧，使固光在这瞬息之间勇气全失，他疯狂的大叫：

“不要烧我……不要烧我……我说……我说……”

司马长雄哼了一声，冷冷的道：

“退下。”

固光的头发已被烧焦了一缕，一股焦臭的味道洋溢在空气之中，他满脸赤红，大汗如雨，喘息了一阵，断断续续的道：

“我……我是在院主……院主……”

司马长雄呸了一声，喊道：

“你？你什么？称‘在下’你也不会说么？”

寒山重微微摇头，道：“让他说下去吧！”

固光又喘了一口气，接着道：

“在院主离开前的一个月……我到‘富前镇’去办一件事情……在一家店里用午膳之时，被一个举止怪异的江湖客故意引到镇郊……镇郊的一片树林前……那里，有三个人早已等候着……其中……其中有一个身材修长，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上前与我说话……”

寒山重微闭着眼，道：

“告诉你什么？要你如何颠覆浩穆院，并许你重利大权加上美人？”

固光呛咳了一下，面上血与汗搀合在一起，他吃力的道：

“他们又掀开衣衫，展露了青色的劲装……绣着三月并对，那文质彬彬的中年人，竟然就是那展飘絮……三月派的掌门人……他亲自向我说了一大堆话，先是恭维我，又邀我赴甘陕一行……说有重任相托……当时，展飘絮便赠送给我一副‘血心翠’……”

禹宗奇接上一句：

“你收了？不错，这东西确实价值连城。”

固光强吞了一口唾液，艰辛的道：

“我当时收下了‘血心翠’……回来之后，待院主离开，便找了个借口，自行到了甘境，潘蒙山三月派的发祥地……亲自见了展飘絮，他……他告诉我的话……院主与各位都已听到了……我当时心里很犹豫，但是……但是我实在受不了这些诱惑，三月派在甘陕一带，势力确实雄厚……决不比大鹰教稍差……大鹰教这次进犯浩穆院，背地里曾得到三月派的暗中支持……并且协助他们防守空虚的根据之地……我……我当下迟疑了很久……但是，答应他们，将来却可成一番事业……在浩穆院，怎么求得到这一步？当时，展飘絮曾亲要他的胞妹展萍出来向我敬酒……他并答应，事成之后，展萍即许我为妻……照展飘絮推断，大鹰教此次联合狼山派、匕首会、白马帮、钱老大、万筏帮、李家寨等七个帮派合力进攻浩穆院……得手的希望甚大……我也有此感觉！事后，我回来说动了花亮……”

寒山重吁了口气，冷漠的道：

“那么，姓展的什么时候又动脑筋到梦姑娘头上来了？”

固光舔舔干裂的嘴唇，缓慢的道：

“这是在院主回来之后，……由留仲同田万仍传递消息时说出去的，田万仍又告诉了展飘絮……展飘絮手下有一个香主，叫做孔樵，以前曾与五台派有达交往，他当时即将梦姑娘姿容之丽向展飘絮说了，展飘絮中年未婚，便是因为眼光太高，一般女子俱不中意，那孔樵夸完了梦姑娘，展飘絮不禁心动，便问他一句：较本掌门愚妹如何？那孔樵回答说：更胜十分，于是，展飘絮便异常慎重的交给了我这个行动……”

寒山重平淡的道：

“你看见古澄及范标来至太真宫外，便以为浩穆院大势已去，正可借机行动，在吾等力斗敌人之时，你上楼召进了守在门外的祝成与白化民二人，在他二人入室后猝不及防里，于极近的距离中以焦钢短刀及乌金夺分杀了两人，再将室内哀嚎奔逃的四名使女完全斩毙当场，然后，你由你熟悉的秘道里去追赶逸走的梦姑娘，在出口的心斋，你追上了梦姑娘……”

说到这里，寒山重双目修睁，蓦然回头望去，梦忆柔双手蒙着面孔，摇摇欲坠的斜倚在墙壁上，寒山重回过了脸，森冷的道：

“那滩血，是梦姑娘的？你伤了她哪里？”

固光觉得全身发冷，他不敢正视寒山重的目光，垂下了头，嚅嚅着道：

“是……是……是我追杀那四名使女时……梦姑娘出手救援……我……我用反肘击伤了她的背部……那滩血……是她奔到心斋时被那张锦墩绊了一跤吐出来的……我……我并没有再伤她……只点了她的哑穴，又退回了秘道……”

寒山重转身过去，毫不避嫌的一把将梦忆柔抱在怀中，冷漠的道：

“长雄，将固光押入困龙洞水牢，待金堂主回来后再行处置，没有本院主禹堂主之谕令，任何人不得提审！”

司马长雄恭应一声，一把提着狼狈不堪的固光后领，连拖带拉的走出秘道。

禹宗奇赞许的向寒山重点点头，躬身道：

“本堂即往肃清大威门之残敌，哦，梦桥之前的大鹰教余孽，已全部斩绝，只有屠生受伤逸去，院主，司马长雄恐怕也有不轻的内伤。”

寒山重沉吟了一下，道：

“禹贵主请出去，在下需送忆柔至宫内后即往探视各处战况。”

禹宗奇再度躬身，率领三十名浩穆所属迅速向通尽头行去，寒山重目送他们背影消失，在又恢复晕黯的光线里，他托起梦忆柔的下颌，语声带着哽咽：

“柔……妻……柔……妻……”

梦忆柔放下蒙着脸的双手，泪痕未干的仰视寒山重，她惶恐的搂着他，激动的道：

“山重……哦，山重……”

寒山重轻轻吻着那两片冰凉的柔唇，低沉而颤抖的呢喃：

“柔……我对不起你，你原可以不受这些折磨……不受这些凌辱……”

梦忆柔苍白的笑了，她低怯的道：

“我很好……我心里充满了快乐与安慰……我最恐惧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山重，当你的脚步声响在壁外，我多么希望这脚步声是你……等它消失，等那石壁的声音合拢，我想我是完了……山重，想不到那真的是你……而你更没有出去……我知道你是记得我的，在冥冥中，你是知道我在里面的……你会知道我的心在呼唤你……”

寒山重紧紧的拥着她，拥得心疼：

“或者如此，我不相信你会遭到毒手，柔，你是那么真纯而圣洁，我不敢想像有人要谋害你时会是一种什么情景……柔，我也看到你的凤钗了，你是故意丢的？”

梦忆柔温柔的点点头，道：

“差一点被他们看见，我希望能被你发觉，不料竟真的被你发觉了……”

在那滑腻而柔嫩的挺直鼻尖上吻了一下，寒山重轻轻的道：

“凤钗的尖端指向石壁，是表示你的位置，但那钗尾却为何破裂？是你扯的？”

梦忆柔低悄的道：

“钗尾的部位极薄，我那时还可以动，我用力撕裂它，我想，你若发现，应破壁而入……”

“傻孩子，硬敲开石壁，只怕他们要挟你为人质了，柔，寒山重岂会那么鲁莽？”

梦忆柔羞怯的垂下头去，默不作声，轻轻在寒山重怀里揉了两下，寒山重小心将她抱起，大步行向秘道之外，边道：

“背上痛不？”

梦忆柔摇摇头，将面贴在寒山重的胸膛上：

“不痛了……因为……你抱着我……”

两条人影并为一条，步履声渐去渐远，又是一阵轧轧的巨石移动声，而这一次，呢，他们可是真的出去了。

### 三十三、血尽魂绝 杀之无类

实在不舍得离开，但寒山重却不得不暂将梦亿柔先行安置下来，因为，等着他去了结的事情，还太多，太多了，梦忆柔已移居到寒山重另一处楼下的寝居，一名医术高超的大夫，早已应召前往诊治梦忆柔的伤势，十韦陀未曾受伤的五人，全已集中在寝居之外，兵刃出鞘，双目不瞬，如临大敌般小心防守着。

太真宫之内，无论是哪一处，回廊、梯口、厅堂、书斋、楼端、园圃，全已布满了黑衣黑巾的浩穆壮士，一步一岗，两步一哨，戒备得有如铁桶一般。

寒山重满意的走出太真宫，行动如飞也似的穿过枫林，桩卡密布在梦桥两端及清溪两侧，近百名的浩穆壮士静静侍立，生济陀罗常德粗长的善行杖紧握右手，威风八面的独立梦桥之中。

没有招呼，寒山重一跃过桥，梦桥前面的花庭棚榭之间，原来正是与大鹰教九隼环等进犯之敌血拼的战场，此刻，除了荷花残乱，棚树颓塌之外，大鹰教方面的人马已荡然无存，五十多名身材粗壮的浩穆大汉正往来奔忙，收集尸体，整理残局，另有二十多名大汉挥汗如雨的用软兜迅速将伤者抬走，在这里战死的双方遗骸，水里及梦桥之前的一些尸体，已分出敌我做两边排放，一具具的排出老长，粗略的估计一下，两边合起来的战死者，大约有四百来具之多，受伤之人尚没有计算在内。

生死报姜凉已敷好了药，他上身赤裸着，缚满了雪白的绷布，这位长风阁的大阁主坐在一块石头上，指挥调度着一切，黄山双猿周福周吉兄弟满脸疲惫的来回忙碌着，长风三霸，这三条魁梧的汉子，倒有两个身上缠着绷布，但是，看情形似乎只是皮肉之伤，不太严重。

那边，大鹰教红鹰七子的六具尸体，已被抬起搬走，第一具便是红鹰七子之首马良，他的咽喉上一个拳大的血洞，身上，更染满了血迹，死状至惨，当这六具尸体抬过去的时候，神色居弱的蛟鲨毒刃郭向慈含有深意的默默注视着，他旁边，无回拐张子诚最是精神，瘦小的躯体东奔西跑，往来招呼照应，活蹦乱跳。

寒山重略一巡视，已自一侧掠走，直奔大威门，沿路上，三三两两的浩穆壮士来往不停，有的在搜索残敌，有的在救护伤亡，经过了月洞门，行过了三阁的大厦，大威门里面的广场上，喂，场面可真热闹。

约两百名浩穆豪士围立成一个大圆圈，其中，有一半是强弩手，在圆圈里，黑巾上飘缚着红丝带的刑堂所属，正协助两极堂，卷云阁的弟兄，在黑猴子童坚，横断三山梅宵，赤眼关浩，及刑堂首座赵思义，四大金刚“红额”尤军、“绿眉”伍定山、“金发”战寿堂、“白胡”章乾等人率领下，将三十来名狼山派的白衣大汉及匕首会残余的十几人逼得挤成一堆，形态狼狈不堪，地下，已横陈着二十多具白衣尸体，匕首会的四十名飞刀——那四十名

擅长飞刀绝技的大头目，已只存下两人，原先一百多名精赤上身，穿大红灯笼裤的悍勇刀手，如今，亦只有寥寥的八九人了。

在这广场四周，横七竖八躺满了三方的尸体，血肉混淆，残肢零乱，浩穆院方面，也着实伤亡了不少，黑衣黑巾的尸体随处可见。

那边——

左回刀仇忌天与斑玉剑孙明的较斗，已到了最后决定性的关头，二人的刀剑寒芒相映，已由快攻急变转为沉稳缓慢，两张面孔全透着疲惫与苍白，每一出手，每一换式之间，看得出双方的兵刃上都含有万钧之力，到目前，二人鏖战之久，只怕已到了八百招以上了。

禹宗奇正静静立于二人争斗之处七尺，他的屠灵刀倒贴在肘背上，双目精芒闪闪，毫不稍瞬的凝注斗场。

狼山三凶中功力最为卓绝的紫耳戴瑛，这时，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了，他的身上热血浸透，有剑痕，也有鞭伤，有叉印，也有肿疼，尽管他仍然拼命冲突，掌起如回风卷浪，却已逐渐呈向微弱，怒缠剑洛南的锋利剑刃，更是威胁他生命的最佳诅咒，看情形，他不会再支持一盏茶以上的时间了。

寒山重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缓缓行向陷入重围的四十多名敌人这边，一个浩穆弟子自一处掠了过来，一见寒山重，兴奋而高昂的大呼道：“一鼎来了！”

这是一股强大的无形精神力量，浩穆院所属个个神情振奋，加紧上前，刀光寒芒起落闪晃，前仆后继，眨眼之间，已将包围圈更形缩小，现在，他们已将敌人迫到紧闭的大威门三丈之前。

寒山重豪迈的大笑一声，高叫道：

“赵红旗，请恕寒山重的苦肉之计！”

赵思义的“万字血夺”闪耀着朱红的光华，力拼两名狼山派赤色脸庞的雄伟大汉，这两名大汉，原是与梅宵独斗的，这时，他闻声之下，面孔上浮起一片激动而又宽慰的神色，高声回道：

“院主，赵思义将永远以此事为荣！”

是的，赵思义深知寒山重的性格，那宁死不屈的性格，他竟在敌我混战，众目睽睽之下向自己公然道歉，这份情，这份义，已到了家了，如何使他不又激动又宽慰呢？

此刻——

黑猴子童坚猝然一晃猛进，手中两个“金龙爪”，分袭三名身材瘦长的中年汉子，这三人，原来是有五个的，他们与那两名红脸大汉，都是狼山派“大木堂”的一流高手：“朱面双虎”罗皋、裴秀，“风竹五友”司徒强、陈恭、甫顺和、张道生、费恕，目前，只有朱面双虎尚能倾力招架，风竹五友的张道生、甫顺和则早已战死，童坚的金龙爪募来，风竹五友存下的三人已有些惊惧的慌忙跃开——他们不能忘记，他们的拜兄弟甫顺和便是丧在对方这双雕做龙形的金色五爪之下！

三人霍然跃开，童坚的金龙爪倏然回掠，一名狼山派弟子大吼一声，满脸鲜血的仰翻出去，金发战寿堂奋不顾身的长起直进，一柄“金瓜锤”呼轰生风，略一闪晃，已砸到费恕肋下！

风竹五友的老大司徒强枯瘪的面孔一扭，自侧旁猝而窜进，寒光暴闪中，他的长丧门剑已戮向战寿堂小腹。

黑猴子童坚冷冷一笑，大红的衣裳划过一道迷蒙的朱虹，金龙爪已募

地扣到司徒强的后脑！

没有时间再容思议与付度，司徒强大斜身，硬生生移出两步，丧门剑突然收回，锋利的刃口已逼到童坚肩头，童坚大吼一声，抛肩甩臂，原式不变的继续扑去——

“呱”的一声，猩红的衣裳飘飘飞舞，揉合着鲜血，而童坚尖锐的钩曲的金龙爪，业已那么狠毒的扣入司徒强后颈之中，风竹五友里的陈恭大叫一声，舍去眼前较斗的绿眉伍定山，疯狂冲向童坚，时间的过程仅是眨眼，童坚已怒吼如雷，弓身曲背后用力翻转，扣入司徒强颈内的金龙爪在他一抛一震之下，已将这位风竹五友的老大整个自背上翻过，摔向冲来的陈恭身上！

同一时间——

金黄色的拂额短发披散，在一片热血四溅里，金发战寿堂与费恕突然分开，战寿堂喉头嗥着旋出三步，一跤摔倒地下，他的右手，齐肘以下，已被生生斩断，而他的敌人费恕，则抱着他那柄西瓜大小的金瓜锤踉跄退了十几步，双目突出眼眶的一屁股坐倒，那柄沉重的金瓜锤，竟已有一半砸进了费恕的肋内！

万字血夺赵思义看在眼里，满腔血液似乎一下于全冲进了脑袋，他手中兵器狂舞翻飞，嘶厉的大吼：

“刑堂所属，拼着一死，与敌偕亡！”

七八名黑色头巾飘着红丝带的刑堂弟子，应声猛冲而进，声落刀落，血肉纷飞，四名狼山所属当即毙命，一个穿红灯笼裤的匕首会刀手翻身跃闪，大砍刀急挥，劈倒了几名浩穆壮士，却又在绿眉伍定山的长射扑击之下哀嚎着跌出五尺之外！

与赵思义力拼的朱面双虎眼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鼻旁生有一撮痣毛的罗皋已忽地侧旋出去，手中“倒莲钩”三式回击，声嘶音哑的奋力大叫：

“狼山弟子，匕首兄弟，我们分散冲杀，不要忘记我们的辉煌威名！”

被围困于一隅的狼山、巴首会人马，闻声之下哗然高呼，杀喊震天的向四面冲去，风竹五友中的陈恭连连躲过了童坚的凌厉攻击，返身腾起，一个盘回中，他的三尖两刃刀已从两名浩穆壮士的胸膛内拔出，黑猴子童坚双目血红，怪叫一声：

“好奴才！”

金龙爪纵横交织成溜溜条条，层层重重的暴旋而上，陈恭狂笑失声，扑地滚出，腿绞刀挥，又有三名浩穆大汉身残魂断！

黑猴子童坚简直要疯了，他连闪连进，一对金龙爪挥劈扣抓，击得尘土纷飞，陈恭蓦地大吼一声，在地下转翻的身躯猛然直竖，锋利的三尖两刃刀已似电光掠自极西，猛然插向童坚小腹！

肩头的血液缕缕涌出，但童坚恍如不觉，他一个斜侧，金龙爪扬起候落，“噗”“噗”两声，尖锐的钩爪已深深扣入陈恭的两肋之内，但是，几乎不分先后，陈恭的三尖两刃刀已插进了他的胯骨中间！

赵思义左掌挥劈，一名大红灯笼裤子的匕首会刀手应掌栽倒于地，他的血一直不歇不休的紧紧缠着朱面双虎老三裴秀，童坚刚好倒在地下，赵思义的血夺己将裴秀的背上划了道口子。

这时，因为狼山派及匕首会残余的人拼死突围，场面已呈混乱，刀锋犀利的挥斩，血肉蓬散溅飞，人眼赤红相对，惨嚎怒吼成了一片！刑堂的红额尤军，形如疯狂一般乱杀，回转之间，已斩死九敌！

三名浩穆壮士自斜刺里砍倒了一个狼山派弟子，而两柄尖锐的巴首亦飞插进了其中三人的胸膛，巴首会四十名飞刀仅存的两人联成一列，飞刀闪闪，长射短戳，一路杀出，正当第七名浩穆壮士中刀丧命之际，两个飘着红色丝带的刑堂浩穆弟子已就地滚上，四十飞刀其中一人狂吼一声，扬手掷出一柄巴首，这名刑堂弟子蓦然跳起，用身躯迎击而上，于是，当这名匕首深透入他小腹的时候，另一名刑堂弟子的锋利腰刀已横斩了那巴首会凶手的双足！

四十飞刀仅存的一人见状之下，正待往救，十六柄朴刀在一片寒光中暴闪砍来，他狂叫半声，双手连挥，围杀的十六名浩穆壮士当场栽倒三人，但是，剩下的十三柄朴刀已在瞬息间将这名四十飞刀的仅存者斩成了一堆肉泥！

景象惨酷极了，双方混战的人像已完全失去了理性，在他们面孔上映浮着，心里蹦跳的，脑中思维的，只有杀，杀、杀！

朱面双虎老大罗皋满身浴血，倒莲钩上挂着人肉肚肠，翻飞伸缩，长戳短刺，一路冲杀下，已有十多名浩穆大汉命丧黄泉，白胡章乾拼命拦截，竟亦有些阻挡不住：

赵思义大吼一声：

“伍定山截他！”

绿眉伍定山那双墨绿的眉毛怒轩，正待返身跃追，一条人影已自空中飞下，雪亮的锯齿狼牙刀力能开山劈岳，搂头盖顶削向罗皋天灵！

罗皋嘿嘿一笑，倒莲钩倾力反击而上，“当”的嗡嗡震响中，火星四溅，自空中扑来的赤眼关浩被弹出七尺，罗皋则斜歪着退出五步。

绿眉伍定山不声不响，猝溜欺进，双掌斜出，暴袭罗皋背后！

而当此时——

匕首会仅剩的一名赤膊刀手，却像个疯子一样舞着大砍刀冲向伍定山之前！

时间似是紧凑得容不下一根毛发，机会稍纵即逝，绿眉伍定山目光中露出一片奇异的光辉，他尽力往前扑去，双掌仍然原势击下——

“噼啪”一声闷响候起，罗皋打着转子跌出五步，而那名匕首会刀手的大砍刀，已堪堪到了伍定山腰际，一条人影，在此刻有如怒矢离弦，急射而下，用他的一条左臂，硬生生击向刀口！

“咔嚓”一声骨骼折断的响声传来，那人的一条左臂血淋淋的抛在空中，而这冒死来救的好汉却一声不吭，身躯猛侧，右手的刀角锥已在“噗嗤”一声里将那名匕首会刀手的脑袋砸得稀烂！

伍定山冷汗涔涔，回头一看，大叫着奔向这断臂相救之人：

“老四……老四……你这呆子……你这蠢材……”

不错，这条好汉，正是刑堂四大金刚之一：白胡章乾！

赤眼关浩双目红得似要流血，他在这刹那之间，冲上三步，狼牙刀扬起下刺，尚未完全倒在地下的罗皋已被他透胸戳进，活活钉死在地面。

又是八名狼山派弟子尸横就地，万字血夺赵思义狂嚎半声，抖手十七掌分向九个方位劈击裴秀，在裴秀倾力挪移闪躲中，他的血夺朱虹似的突现斜挂，“呱”的一响，又将这位朱面双虎的老二带掉了一大块肩肉！

裴秀身上数伤，痛楚彻心，他满脸的汗与血交流，举目四顾，狼山派与匕首会所属尽亡，仅有寥寥几人，尚在奔逃游斗，境况，好不凄凉。

人影晃闪，赤眼关浩再度自空扑来，另一条高大汉子亦挥舞着一条两头尖锐的黑铁棍横扫而到，他的后面，十多名浩穆壮士个个如狼似虎蜂拥冲上。

裴秀神色惨厉，他突然扑向地下，回手抛掌，九道冷电分成三面疾射而出，右手的精钢剑却猛力插向自己的肚里。

几声惨叫突起，两名浩穆壮士摔滚出去，赤眼关浩锯齿狼牙刀刹时舞起，叮当震响中，他已由空中翻回地面，赵思义脚步轻旋，淬让三尺，三个五寸长短的黑羽镖，已挟着锐风自他耳旁掠过！

横断三山梅宵一个箭步枪向前去，裴秀早已伏地不动，黑铁棍在梅宵手里一抖一挑，已将这名狼山派的好手翻了过来，他的精钢剑，正深深插入自己的肚皮之内！

“这小子自刎了，够种！”梅宵收回兵器，却不禁赞了一句。

赵思义略一查视，再移目四望，喂，大威门左近的应敌之战，已经大部结束了，这边，狼山派匕首会的党羽，无一幸存：

不远处，寒山重双臂环胸，冷森的注视着这边，赵思义奔上前去，恭谨的问道：

“禀院主，强敌已歼，院主是否尚有指示？”

寒山重平静的道：

“红旗，弟兄们实在剽悍勇猛，但是，却未免太将自己生命看轻，尤其以你辖下的刑堂为最，记着，寒山重要你们生存，要你们尽力为了浩穆院的声威生存下去，更为了你们父母生养你们不易生存下去！”

赵思义唯唯诺诺，面有愧色，寒山重轻轻叹息，正要再说话，一声悠长的，像是轮回地狱传来的嚎叫，已那么恐怖的飘游在空气之中。

极快的，寒山重回头望去，那边，两极堂所属的神钩曹耐吏、满口风吴含元、六指秃子霍一乐，成为三角形静立不动，怒缠剑洛南独立于前，他的三阳古剑剑尖微微垂地，而一滴滴的鲜血，正自剑脊上沿着剑尖滴落，那血，是如此浓厚，如此殷红，在洛南五步之外

柔耳戴涣双手紧捂着胸口，一步步，蹒跚而踉跄的向前行去，他的双眼呆滞不动，嘴唇灰白，在轻轻抖索，这形态，令人看了寒栗。

“戴涣完了。”

寒山重摇摇头，低细的叹了一口气，赵思义颌首道：

“他为什么向他掌门人那边行去？”

寒山重没有说话，双目随着戴瑛的身躯移动，戴瑛的脚步已愈见摇晃不稳，慢慢地，慢慢地，他嘶厉的蓦然狂叫：

“大掌门，狼山颓了……”

像一块沉重的巨石，这声粗哑的喊叫尚在空气里回荡，戴瑛已“扑通”横卧地上，捂住胸口的双手，十指指缝中热血喷涌如泉。

狼山派的掌门人——斑玉剑孙明，脸上再也没有原先的雍容与沉着，他那古雅的风范，完全被强烈的仇恨所抹尽，他清奇的容貌上，掩不住那刻骨镂心的伤痛与悲愤，于是，他的剑式招法已逐渐散乱，开始处处受制于敌人的沉重七环大砍刀之下。

左回刀仇忌天时作中锋直进，时为侧闪游斗，时为快攻狠斩，虚实变化，威势慑人，浩浩荡荡。

怒缠剑洛南微微示意，曹耐吏、吴含元、霍一乐三人已急步奔向这边，

寒山重知道他们是过来协助刑堂及卷云阁救护伤亡，于是，他向身边的赵思义道：

“红旗，方才金发战寿堂及白胡章乾已被场中弟兄救起止血上药，但我不大放心，速将他们及重伤弟兄送往银河堂，还有，童坚也伤得十分不轻，记住吩咐大夫为他多开点补血之药。”

赵思义领命匆匆而去，寒山重又向走近来的曹耐吏三人道：

“‘大威四门神’为何不见了？”

曹耐吏躬身回答：

“在院主首次巡临前，骑田岭镇集上快马传报，谓四十八溪钱老大及白马帮在狼山派的支援下大举进犯，灰胡子老九以强弩石灰抵抗一阵后，便与骑田岭总执掌‘银蝎子’彭东率领守岭兄弟冲杀出去，但敌人的好手较众，袁执掌等人似有不支之态，是而仇堂主已令四门神带着百名护门兄弟赶往援助，另外何凡与梁容尘早已送往银河堂就医。”

寒山重点点头，目光巡视一下，忽道：“巫翹韦峰何在？”

曹耐吏微微一笑，道：

“火龙钱琛边战边逃，大约二位阁主和他打到院外去了。”

“那么。”寒山重露齿一晒：

“钱琛休矣。”

一片紧密而暴烈的金属撞击之声，忽然在这时向人们耳中挤迫而来，其声如钹震钟鸣，撼人心弦，禹宗奇的冷厉口音跟着响起：

“仇堂主小心对方玉碎之举！”

## 三十四、歼敌息战 一片柔情

斑玉剑的光辉，在空中闪幻成千百条流转的光带，紫黑色的斑点，在光带的呼轰里溜泻翻飞，孙明清矍的面孔上布满了狠厉与怨毒，他已在禹宗奇的警告声中，突然展出他的“小六剑法”——近战冲刺时最诡异而残酷的剑术：

左回刀仇忌天独目中精芒灿射，他的七环大砍刀仿佛一条匹练般绕身而起，圈圈卷卷，在一片强厉的劲风中，威猛至极的硬迎而上。

方才，他们已经硬挤硬架了三次，这时，眼看着又要再来一次——

斑玉剑孙明蓦然暴叱一声，身形半侧，斑玉剑纵横织舞，却在出剑的同时，悠悠拍出左掌，这左掌出手之击并不十分快速，但是，却奇异的穿过了仇忌天的刀光刃芒，神鬼莫测的拍向他的胸前。

仇忌天虬髯骤张大吼一声：

“好‘影子掌’！”

他自己的左掌，亦在刹那间运足一口“归元气”猛接上去，双方的刀剑，亦已在此刻与掌击同时接触上了！

似金蛇飞溅向虚无，在蓬散的火花掠舞下，震击之声如焦雷密聚，响亮着迥异的音韵，刺耳至极的传荡在空气中。

两条人影同时仰翻，斑玉剑孙明发髻蓬乱，在足踵急旋之下，悍不畏死的再度扑进，“小六剑法”中的六式绝招一起进出，有江河决堤之浩滔，

有神龙腾闪之巧利，有群山齐颓的宏烈，有雷电交加的威猛，玉剑长挥大泻，灵活伸缩，自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去势向敌人不同的部位狂袭而去。

左回刀仇忌天神色狞厉，独目如铃，七枚金环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巨响里扬舞翻飞，挟着万钧之力在挥起十一团桌面大小的光弧中，含着凌厉无匹的劲力，沿着左侧向右的怪异路线，划起千万道死神诅咒似的流光，在十一圈弧光中回转泻溜，仇忌天的狠绝之技，“左回九刀”中最为精湛的“大千入密”一式已在他倾注的全部真力下展出：

小六剑法，是孙明的压箱底技艺之一，也是他到了力竭拼命的关头时用以制敌于非命的最佳剑术，仇忌天的左回九刀更是他叱咤院江湖的扬名武功，而这“大千入密”一式，便包含了左回刀全部的精华！

换句话说，现在，二人已到了拼命的时间，也到了生死一决的关头了！

寒山重已自远处逼近到三丈之外，他的戟斧皮盾斜斜垂下，尖锐的目光毫不稍瞬的凝视二人的较斗演变，这时，他的身躯已轻轻蹲缩了一些——

光辉与芒影在空气中倏忽碰上，又在一片怪异的声息中波波回荡涌散，刀刃与剑锋似乎像两条捉对儿纠缠的蟒蛇，像是永难分开的撞击削碰，无休无止，如两个精灵，在寻找着彼此间微乎其微的空隙准备钻进！

于是——

在一团寒光中，在一片呼啸里，有令人目眩神迷的闪旋，碎布衣屑像蝴蝶翩翩飞舞，散落周遭，带着自人类身体之上削落的肉条，带着低微的喙嚎！

自然得就似空中的日月环转，大地的生息流递，光辉减冥，声韵逐减，两条人影分开飘出九尺。

左回刀仇忌天脸孔上的肌肉绷得有如一块铁板，牙齿深深陷入下唇，身上纵横交布着条条剑痕，血肉翻卷，热血如涌，左肋更有一处可怖的伤口！

斑玉剑孙明脚步方才沾地，已像一个泄了气的圆球，摇摇摆摆的坐倒地下，这位狼山派的掌门人面色有如死灰，双目黯淡无光，挽成高髻的头发披散两肩，一身白袍似是被千万个魔手撕裂，条条片片的垂挂身上迎风飘舞，大量的血可怖的自他全身遍处的伤口中淌流，胸膛、小腹两处，更有两条长达半尺的血槽，似两张贪婪张开的大口，一条列瘰疬的肚肠，便自他小腹上的伤裂处垂流出一大截。

空气里充满了肃煞与寒冷，充满了死一样的宁寂与郁闷，孙明狠的将他扭在手中的斑玉剑插进土里，迷茫着凝注对面的仇忌天，嘴唇翁动抖索：

“仇……忌……天……我……我们……一起……一起去么？”

仇忌天憋住一口气，忍着彻骨绞肠的痛苦，缓缓的道：

“不，孙明，你一人去。”

孙明全身痉挛了一下，又微弱的道：

“是……是你胜了？”

仇忌天坦率的道：

“不算我胜，孙明，你在重围之下，有些心浮气躁，贪功太切——或是找个陪葬者之心太切，你的小六剑够得上厉害，但是，如你澄神静心，再于小六剑里加上一着你擅长的‘回绞力’，那么，孙明，姓仇的就要陪你上道了。”

斑玉剑孙明迷蒙的抽搐着，喃喃的道：

“我没有……用回绞力么？……是的……我该用的……只要手腕一旋，随着肘部下沉便可以了……我没有用么……我……我慌张些什么……反正早

晚也要去的……”

仇忌天面孔扭曲了一下，他咬着牙，道：

“孙明，你痛苦么？”

孙明孱弱的笑笑，声音像在风里摇曳的烛光：

“不……不痛……好像……好像觉得非常疲倦……想好好……睡一觉……身上……身上似乎连一丝儿力气也……没有了……有……有一种东西……似要自我身上飘走……我……我拉不住它……我……我也不想睡……真……真的不想睡……”

孙明喉头“咕噜噜”响了一阵，他的全身又起了一阵抽搐，头颅已无力的垂到一边，插在土里的斑玉剑，在大威门左近的琉璃灯光映照下，反射出蒙蒙的光影，奇幻的映着他那张失去生命的面孔，形象冷森而凄凉。

缓缓的，寒山重走上前来，向两侧的侍立者微顿首，神钧曹耐吏已率着四名大汉直奔上前，将仇忌天轻轻扶倒，立即为他先行止血止药。

禹宗奇与寒山重并肩走到仇忌天之旁，寒山重蹲下身子，轻轻的道：

“仇堂主，肋下伤口如何？”

仇忌天痛苦的皱皱浓眉，吃力的道：

“还好，假如在他的剑锋透入之时，再稍微一绞，本堂就完蛋大吉了，在他那斑玉剑插入之际，本堂实已不及再做任何闪躲，因为，那时本堂的大砍刀正斩进他的小腹……院主，孙明心中慌乱，否则，在平素他不会忘记剑入敌身时即用他擅长的‘回绞力’的……”

寒山重叹了一口气，道：

“孙明与你功力在伯仲之间，但是他在重围之下一定心慌意乱，只要他慌乱了，就不会是你的对手，在我估计中。你今夕胜他是绝对的，不料却也受了这么严重的伤，仇堂主，如今你唯一要做的事，便是好生给我休养。”

禹宗奇一挥手，沉声道：

“即送仇堂主往银河堂去疗伤！”

神钧曹耐吏恭应一声，亲自率着四名大汉抬着仇忌天去了，寒山重长长吁了口气，凝视天际，在东方，已有鱼肚白色一抹。

他舔舔嘴唇，深沉的道：

“天亮了。”

禹宗奇颌首微笑：

“是的，今天必是个好天气。”

寒山重环顾周遭，感喟的道：

“这场血战，总算打完了，唉，胜得真不简单，自今而后，浩穆院永将屹立不倒，但是，我唯一痛惜的是弟兄们抛洒的头颅与热血，禹殿主，我们都是父母生养的孩子，包括敌我双方任何一个人。”

禹宗奇平静的一笑，道：

“院主说得是，人，生存着即要竞争，不论这种竞争的方式是有形或无形的，是暴力抑或文雅的，其方式尽管不同，但其目的则一——为了活着，院主，我们生存在江湖里，逐命于武林中，不幸的是我们为了活着而所作的努力，都是有形而暴力的。”

寒山重同意的笑笑，道：

“那么，容我们为了我们活着的方式而努力到底，禹殿主——”

禹宗奇躬身道：

“本殿在。”

寒山重语声有力的道：

“即率两极堂之吴含元及霍一乐带浩穆所属两百名赴援骑田岭，对了，赵百能奉本院之命来助大威门之战，为何却竟不在？”

禹宗奇沉声道：

“本殿到达之时，见到此处之战胜券在握，无庸再增人手，是而已遣赵百能率众随四门神之后增援骑田岭。”

寒山重点点头，道：

“那么，便烦禹殿主前往调度一切，记着，来犯之敌不可轻恕。”

禹宗奇答应一声，反身招呼满嘴风吴含元及六指秃子霍一称，点齐浩穆壮士二百名迅速启开大威门而去。

寒山重召过赵思义，低沉的道：

“赵红旗，卷云阁所属交你指挥，彻底清搜残敌，在太阳升起之前必须完成此事，不要忘记浩穆院之外的各个隐蔽处所。”

红旗赵思义躬身领命自去，这时人影往来奔跑，忙个不停，东方天际，光亮已见加强。

寒山重满意的笑了笑，大步行向金流阁的楼房之前，这幢蒙有叛离之耻的楼阁，外面已围立着承属紫星殿的二十名大汉，由一个精壮的头领带着，封守四周。

这名小头领一见寒山重行到，赶忙迎前五步，躬身请安，寒山重微微颌首道：

“罢了，金流阁里可曾搜寻过，还有没有可疑之人？”

小头领恭谨的道：

“回票院主，属下等早已奉有禹殿主之命搜寻过金流阁内外，除了在一个暗箱里搜出一扎信函之外未曾再发现什么，侍候留仲及凌玄的三名贴身下人及一名厨子都已因嫌疑重大予以捕押……”

寒山重点点头，道：

“将门开了。”

小头领连忙回身，略一挥手，两名浩穆大汉已迅速将金流阁的黄铜大门启开，寒山重慢慢的行了进去，小头领跟在一边道：

“票院主，可要属下在旁侍候？”

寒山重摇摇头，道：

“不用，你们在外面守着，没有召唤，不准入内。”

小头领躬身退出，将门掩上，这是一座布置得十分清雅的大厅，大厅两侧，有两排小巧精致的房间，一色的栗木门正静静的闭着。

就着灯光，寒山重撇开紧身的黑衣，喂，他的肩肋各处，映着厅顶的大吊灯，可以清楚的看见几点闪着青灰光华的物体嵌在肉中，淡淡的血水，已将伤处周遭浸染得斑斑点点。

寒山重检视了一下，喃喃自语：

“好家伙，古澄那柄青玉箫，可还真狠……”

他放好了斧盾，自怀中模出一根银针，小心翼翼的逐一将那些残碎的玉块挑出，然后敷上了药，再捋起裤管，小腿上也有寸许长的一道伤痕，流出的血已经干涸了，凝结成了一块。

一一抹上药后，寒山重穿好衣衫，拿起兵器，大步往厅后行去，他熟

悉的转过一道走廊，来在两扇紧闭的描金栓木门之前，推开门，昭，这就是留仲与凌玄二人的寝居之处了。

仔细的，不放过任何一处小地方，寒山重慢慢的搜寻起来，一遍又一遍，终于，给他在桌上的笔砚中发现了一点东西。

在一管小字毛笔的笔管里，寒山重抽出一卷薄得如蝉翼的白纱，上面，用朱红的字体写着一些事物，寒山重迅速的看了下去，这里面，是记载着事成之后，留仲与凌玄如何与大鹰教等瓜分浩穆院利益之事，其中各端，寒山重大都已经探悉，但是，他看到了最后一条，却在剑眉微皱下哧哧笑了起来，这一条，乃是大鹰教因万仍转承甘陕三月派展飘絮的要求，其中大意，是要留仲与凌玄在叛反之举成功以后，将寒山重制于残废，连同那块重金所购之矾玉，押送蟠蒙山三月派老巢，逼其督工雕楼五雄图！

“五雄图？哼，展飘絮果然精明老辣，他别的不挑不拣，专门只要这个玩意，可见这小子早存异心，这一下，他定会知道是谁要残废了！”

寒山重冷森的笑了笑，将这卷白纱收起，缓缓向外行去，知道五雄图秘密的，除了寒山重之外，一殿双堂三阁的首要也全晓得，不过，这五雄图的奥秘到底若何，则只有寒山、禹宗奇及浩穆双卫明白了。

出了金流阁的大门，寒山重迎着凌晨的清冽空气深深呼吸了几次，前面的广场上，伤者早已抬送一空，双方的战死者则分别排置两侧，浩穆院的壮士们来来往往，一桶桶的水冲向血迹浸染之处，散溅在周遭的残污则被彻底的刷洗干净，转向内行，一路上但见浩穆所属俱在匆忙处理战后残迹，各殿堂阁的首要人物则往来调度照拂，每一张面孔上都流露出疲惫，但是，疲惫中有着兴奋与欣慰——一场艰辛血战后成为胜利者的兴奋与欣慰。

步过梦桥，对面迎来司马长雄，这位浩穆双卫之首满脸喜色，一见寒山重，已欢愉的高呼道：

“院主，大战已息，浩穆院果然屹立！”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骑田浩穆，大威震天。”

司马长雄低沉的道：

“迟元已将万筏帮掳俘者押送困龙洞，洞中客满了。”

寒山重目光微迷，向晨曦中嫣红的枫林投去欣赏的一瞥，缓缓的道：

“凌玄押在何处？”

“水牢之中。”司马长雄轻沉的道。

“长雄，”寒山重转过头去，关注的道，“可曾往银河堂找大夫诊视创伤？”

司马长雄脸上红了一下，低低的道：

“院主知道了？长雄在出掌震伤屠生之际，因为稍一疏忽，被屠生倒肘撞了一记，好在尚不十分严重。”

寒山重笑笑，道：

“不论重与不重，现在，你即往银河堂去诊治，不要忘了，那五位大夫全是两湖一川最杰出的医术高手。”

司马长雄学着寒山重的习惯撇唇一笑，躬身自去，望着他硕长的背影消失于梦桥那边，寒山重赞赏的唱了一声，急急的向太真宫的方向赶去。

太真宫外的尸体早已抬走，血迹亦已洗净，石阶上，八名佩着腰刀的浩穆壮士分两侧肃立，宫内，戒备甚严，丝毫未因血战已罢而稍呈松懈，寒

山重匆匆自回廊转进，朝着梦忆柔憩息之处走去，那扇桃花格子门外，五名金环韦陀如临大敌般分开五个方向把守着。

寒山重甫始走近，十韦陀之一的潘材已经发觉，他急忙踏前一步，躬身道：

“迎院主驾。”

寒山重微微一笑，尚未说话，潘材已有些悲愤的道：

“禀院主，方才院主匆匆来去，属下不敢多问，院主，祝成与白化民可是被固头领所杀？”

收回了已经推到门上的右手，寒山重凝重的望着潘材，低沉的道：

“不错。是固光下的毒手。”

潘材激动得面孔通红的道：

“院主，固头领不该如此，他太狠了，太绝了，院主，不论他是什么人的亲戚，不论有谁给他撑腰，院主都要主持公道，为祝成与白化民雪冤复仇，他们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院主……”

寒山重平静的注视着潘材，潘材这时才觉得自己有些失态了，他急忙住口，嘴角却在不停的抽搐着。

缓缓地，寒山重拍拍他的肩头：

“潘材，讲话就讲话，在话里，不要影射别人，你的意思我知道，不要以为固光是金堂主内弟就可以阁视规律，就可以背弃信义，这是永不可能发生的事，潘材，就是我寒山重的内弟，今天他如犯下这等罪大恶极之事，也逃不了应得之罪，我之所以未曾立即将他处死，便是要等金堂主回来向他说明始末后听听他的意见，潘材，这是一种基本的为人之道，你一定明白，银河堂金堂主的习性是如何暴烈与冷厉！”

潘材宽慰而又愧疚的垂下头来，默默退到一边，寒山重已轻轻推门入内，门内，几座书架，两张花几，一方黑漆书桌加上一幅“清风劲节”写意竹画，布置得十分清雅，一尘不染，靠着一扇小巧的半圆窗下，有锦榻一张，榻前垂挂着翠青色的罗帐，一双精致瘦怯的鹿皮小蛮靴，便置于榻边。

书桌上的红烛已将燃尽，烛泪滴满金台，寒山重撮起嘴唇，悄悄吹熄，踮着脚尖来到榻前，轻轻掀开罗帐，昭，梦忆柔那张在酣睡中的美丽脸蛋已映入视线。

一条粉红色的锦被，盖在她的胸口，这张娇俏的面庞上，浮着一抹苍白里的红晕，几缕发丝，斜斜垂在她那白嫩的额边，越发显得娇慷俏丽，有一股脱俗超尘的诱人韵味。

半跪在榻前，寒山重俯首在梦忆柔枕旁，静静听着她均匀的呼吸，闻着那一阵淡淡的，隐约的处子芬芳，这种感受，安详极了、平和极了、舒适极了，使人的意境升华，进入一个朦胧而又纯挚的梦幻之中。

良久……

良久……

寒山重仰起脸来，轻柔的吻了上去，那么温和的用嘴唇在梦忆柔滑细腻的面颊上摩挲着，如游丝般低低“咿唔”了一声，梦忆柔似是觉得有些痒麻的动弹了一下，于是，她的一个柔黄已伸出了被外。

这个手，手指柔软而洁白，光滑得似是一块羊脂白玉，像兰花的花瓣，均匀得如半透明的象牙骨，寒山重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似的凝注着这个他曾经抚摸亲吻过多少遍的手，实在忍不住，他又悄悄的吻下。

睡梦中的梦忆柔忽然起了一阵痉挛，痛苦而惶恐的呢喃着：

“不……不……求你……求你……哦！山重……不……他们要害我……要污辱我……山重……你在哪里……山重……”

寒山重微微一怔，梦忆柔又啜泣着啜语起来：

“……我完了……山重……我的生命……梦想……一切都失落了……不：山重……你来……你快来……救救我……救救我……”

寒山重心里绞痛了一下，他正要伸手摇醒梦忆柔，梦忆柔又恐怖的喊了起来：

“好黑……这地道好黑……我怕……怕……你不该离开我……山重……那人已逼近了……完了……一切都是这么黑暗……黑暗……黑暗……”

寒山重目眶湿润，他俯下脸来，用力吻着梦忆柔那两片失去血色的嘴唇，梦忆柔激灵灵的一颤，蓦地惊恐的睁大了眼睛，但是，在她睁开眼睛的刹那，却又安慰而平静的重新闭上，两条手臂，轻轻搂向寒山重的颈项。

在唇缝的间隙里，寒山重低沉的道：

“醒了，柔？你知道是我？”

梦忆柔滑腻小巧的舌尖挑了两下，寒山重咪咪的笑道：

“你怎知道？”

稍微移开了一点，梦忆柔悄细的道：

“你……你吻我的时候，那感觉很熟悉……”

“方才，柔，你在做梦了？”

点点头，梦忆柔犹有余悸的道：

“是的，好像……好像我又回到了那个坑道中，那个人……那个人向我一步步的逼近，那双眼睛睁得好大……大得好像两盏灯，眼球上满是血丝，而且，像有一片火，邪恶而污秽……丑极了……我好怕……我要叫，但又叫不出声……我恨你……山重……在梦里我恨你未与我在一起……”

寒山重深沉的望着她，真挚的道：

“但是，我已经进入你的噩梦中了，忆柔，我知道你在梦中的感觉，在他们迫你之前，我早已隐身壁顶，我要看看这些干刀万剐的畜生到底邪恶到了什么程度，忆柔，你那时一定又怕又惊，但是，你因为被点了哑穴而呼叫不出，你当时的感觉，已在你方才的噩梦中宣泄了出来，其实，你就算没有做这噩梦，我也会同你一样清楚你那时心中所想的一切，实在，柔，噩梦已经过去，天，已经亮了。”

梦忆柔凝视着榻前由小窗里射进来的一缕初阳的光辉，那道光线，又明又亮，象征着热力，新生，以及希望。

她那澄澈的眸子里浮着泪水，喃喃的道：

“是的……醒梦已经过去……天已经亮了……真的亮了……”

寒山重用下颌轻轻的摩刺着她，短短的胡髭，逗得梦忆柔痒麻麻的，她含着泪笑了，轻轻移转着颈项，寒山重低回的道：

“昨夜血雨腥风，心念青罗帐内忆柔，自任卷帘人，昭，却个海棠依旧。”

梦忆柔用柔唇在寒山重下颌上擦了一会，悄悄的道：

“依旧，依旧，险些儿钗染泪钢染血……”

寒山重温和的在她颈项上吸吮了一下，轻轻的道：

“染了泪，染了血，柔，他们会用生命还报，虽然，他们的十条命，也抵不上你的一滴血，一滴泪……”

呛咳了两下，梦忆柔的脸蛋上病态的红晕又形加深，寒山重着急的道：

“柔，大夫怎么说，你伤得可重？”

哼了一声，梦忆柔装做生气的道：

“你不是说，‘却个海棠依旧’？依旧，就依旧好了嘛，我还是和以前一样……”

寒山重一把将梦忆柔抱在怀里，这才发觉她只穿了一件月儿白亵衣，但是，寒山重却舍不得放下，扯过锦被，连他自己一起裹到梦忆柔的身上。

清晨的寒意，使得梦忆柔颤抖了一下，但她却温驯得如一个小猫似的偎在寒山重怀里，低低的道：

“大夫说，背上的伤势不重，只是震荡了血气。需要好好休息几天，他已留下了几付保气安神的药……”

寒山重忙道：

“我立即叫他们给你每日进补参汤，用五百年以上的老参，再加上原汁鸡、燕窝粥、白熊掌、鲨鱼翅……”

梦忆柔轻啐了一下，道：

“我哪有那么大的胃口？你要使我发胖了……”

寒山重哧哧笑了起来，道：

“小柔，别动恼，反正随你的意思好了，不过，日常饮食需由本院主亲督，要知道，你的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寒山重也占有一半。”

梦忆柔如玉的脸庞微微一红，声如游丝：

“你……你不想要那另外的一半？”

寒山重紧紧搂住她，亲了又亲，吻了又吻。

“要，全要，柔，你将来多看别人一眼，我也会忌妒得发疯的，因为你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忽地，梦忆柔惊慌的低呼起来：

“山重，你的身上有血……”

寒山重满不在乎的道：

“我知道，这只是一点小伤小得说起来令我脸红，忆柔，我受伤的次数太多了，还记得在蟠龙山下那一次？那一次，哦，才能算上严重。”

“那一次……”梦忆柔回想着，幽幽的道：

“我以为，我们那时非要到黄泉路上结夫妇了……”

寒山重撇撇嘴唇，露齿笑道：

“恐怕困难，忆柔，因为你太好，若那时你随我而去，我们不会走在一条路上，你一定飞升极乐，而我，我却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梦忆柔并没有为这句话而笑，她激灵灵的一颤，古怪的凝视着寒山重。

“你……你是这样想？那个时候，我以魂魄随你你都会不屑一顾？”

寒山重用嘴唇堵了上去，喃喃的道：

“唉，人家说女人家小心眼，真是……”

梦忆柔避开寒山重的嘴巴，冷冷的道：

“我要你告诉我，山重，如在那个时候，我跟你去了，你下地狱，我也要去，那么，你要我不？”

寒山重有些哭笑不得的道：

“怎么会呢？这……”

梦忆柔冷冷的道：

“我只问你，如果是那样，你要我不？”

寒山重默默的望着她，道：

“只怕你不要我，因为，在阳世我历经艰险，在阴曹，恐怕也是坎坷重重。”

梦忆柔怔了一下，蓦地反过身来紧紧搂住寒山重：

“别生气……山重……哦……山重……别生气……我不会离开你……生生世世永不离开……你打我、骂我，甚至杀了我，我也不离开你……山重……”

寒山重紧拥着怀中的人儿，深沉的道：

“我没有生气，对你，我永不会生气，忆柔，我太了解你，在我心中，你永远是那么美好与完整，忆柔，说‘永远’两个字时，是需要以毅力为后盾来证明的。”

梦忆柔低迷的道：

“从见了你第一眼起，我已经知道你将是我的一切，山重，说‘一切’两个字，在我，你应该明白它代表什么意思，这是该要以事实来证明的。”

“你已给我了，忆柔。”寒山重说。

“你已证明了，山重。”梦忆柔低低呢喃。

于是——房中浮着一片温馨，一片甜蜜，其醇如酒，其柔似水。

### 三十五、生德不冤 铁面无私

这是血战后第三天的中午。

浩穆院中，残酷的战斗遗迹已被清理一空，损坏的地方也在加工修整，假如不知道，没有人会相信在三天以前，几乎有近千个人的生命在此毁灭或者伤残，这片宏大的连绵房宇楼阁，仍然是如此威严而又清雅。

三阁之前，金黄色的大威门尽敞着，十六名佩着腰刀的浩穆壮士分两侧肃立，自昨夜至今午，已有数拨风尘仆仆、形态疲惫的浩穆铁骑返回，他们之中，尚有不少负伤之人，目前，一般浩穆院的弟兄都不明白这些铁骑自何处返回，更不知道他们为何尚带有伤者，但是，他们心中俱皆存着一个谜，三天前的血战这些骑士都没有参加，而且，他们全属于银河堂麾下！

由紫星殿派遣的接待者静静的等候于大威门内，只要有任何一拨骑队归来，他们便井然有序的分出人手前往照拂，送他们到后面去饮食休息。

现在，远处的枫林边，又有一阵铁骑急驰而来，约有五十余乘，为首者，是一个面色淡青，生着一双冷厉眼睛的五旬壮士，他的鼻梁挺直，薄薄的嘴唇紧闭，黑色的头巾在萧索的秋风里飘拂，虎皮披风斜绕胸前，一柄雕楼成怪异的蛇身人首形状的金质把柄长剑，垂直挂在马首，这柄长剑的剑鞘为鳄鱼皮所制，上面，镶嵌了三十三枚红色的心形宝石。

守卫者一见这列骑士，已振奋的高呼道：

“金堂主返院了。”

十多名接待者慌忙提了茶水面巾等上前，不一时，那五十余乘铁骑已狂风骤雨般奔进了大威门。

生济陀罗常德自广场的那一边急急奔来，一名侍候者迅速接住了那面色淡青的壮士抛下的缰绳，态度恭谨的道：

“金堂主万安。”

这位形貌森冷严峻的五旬壮士，正是浩穆院银河堂堂主“丹心魔剑”金六！

他哼了一声，摘下马首佩剑在手中，大步向前行去，在一片唏聿聿的马嘶腾扑声中，五十余骑已完全停步，鞍上骑士，个个带着一身疲劳的抛镫下地，这其中，竟然有一半以上身染血迹！

六七名形状剽悍的大汉下马后正待往这边跟来，金六已回首道：

“你们先与手下儿郎们休息一下，不用来了，本堂主要即刻去谒见院主聆谕。”

说完了话，金六又大步往前行去，常德这时已到了他的面前躬声行礼：

“紫星殿常德迎见金堂主。”

金六平静的道：

“罢了，常德，前日之战，我方大获全胜，实在可喜可贺，只是，恐怕伤亡也极严重吧？”

常德苦笑了一下，低沉的道：

“兄弟们伤亡在四五百名左右，这尚不包括骑田岭的伤亡数字在内，至于对方么，估计已超出一千大关了。”

金六一双如削的眉毛轩动了一下，道：

“自此一战，只怕大鹰教与狼山派等万劫不复了！”

常德连声称是，又关切的道：

“金堂主此行尚称顺利？”

金六冷冷的一笑，道：

“大鹰教老窝已经夷为平地，留守者多被斩绝，长湖万筏帮的总坛化为焦土一片，他们的成林竹筏亦焚为飞灰！”

常德有些怜悯的叹了口气，低低的道：

“可有掳俘者？”

想了一下，金六颌首道：

“擒到了万筏帮周白水的一男一女，不过，其子企图顽抗，已遭本堂煞手班祖望予以重创，他们稍后即将到达。”

常德似乎在思考一个问题，半晌，他迟疑的道：

“稟堂主……有一件事，不知道堂主是否已经知悉？”

像陡然蒙上了一层严霜，金六原本铁青的，面孔已更形冷酷，他深沉的道：

“关于固光？这件逆不道的畜生，这忘恩负义的禽兽，在昨夜，院主已令飞骑赶往本堂归途截报，本堂瞎了眼，蒙了心，竟会将这禽兽提携至今，思之再思，本堂实对院主有愧……事已如此，本堂夫复何言？”

常德舔舔嘴唇，呐呐的道：

“固头领……他实在也太糊涂，怎么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金六双目中流露出一片阴森而又寒瑟的光芒，冷冷的道：

“知罪犯罪，罪不可恕，本堂先割这畜生之头，再向院主请罚！”

他说到这里，又稍微缓和的道：

“常德，院主可是令你在此等候本堂？”

常德连忙躬身道：

“正是，属下自昨夜开始，已经等了十六个时辰了。”

“如此。”金六闭着眼睛，道：

“我们即往太真宫。”

二人快步向太真宫的方向行去，不一刻，已到了太真宫银门之前，石阶上，紫星殿殿主承天邪刀禹宗奇已含笑相迎。

金六赶上两步，恭谨的道：

“银河堂金六拜见殿主。”

禹宗奇走下石阶榄肩笑道：

“金老弟，一路辛苦了，本殿贺你旗开得胜，一路称雄！”

金六苦笑了一下，道：

“或说有功，却将名节败在固光这畜生手中，实令本堂汗颜。”

禹宗奇与他步上台阶，缓缓的道：

“意魔由心而生，福祸咎由自取，这却怪不得老弟你，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母子之心尚且迥异，何况老弟与固光更隔了几层！老弟，别太苛责自己，院主已在心斋候驾多时了。”

叹了口气，金六的脸色十分忧凄，二人进了太真宫，在心斋门外停了下来，禹宗奇低沉的道：

“票院主，禹宗奇俏金堂主求见。”

栗木门轻轻启开，黑云司马长雄向二人躬身为礼，室中，寒山重穿着一件绣着竹节图的淡黄长衫，足踏着缎子粉底鞋，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显得他唇更红，齿更白，眉清目朗，好一个美男子。

金六放下长剑，抱拳行礼道：

“金六拜见院主。”

寒山重含笑上前，执住他的双手，并肩走到室中的一张锦榻上坐下，司马长雄亲自奉上香茗后，寒山重已清雅的道：

“金堂主，这几日来，多有偏劳了，远征在外，看得出你形色带有憔悴。”

金六叹了口气，道：

“金六只是乘虚袭敌，对方主力已全部倾投于浩穆院之战，全院自院主以下洒血沥胆，才是此次奏捷之主因。”

寒山重端起茶盅来让了一让，浅浅啜了一口，金六已主动的启口道：

“院主，固光这王八蛋……”

坐在对面太师椅上的禹宗奇轻沉的道：

“金堂主，不要太过激动，容吾等慢慢商讨。”

寒山重放下茶盅，平静的道：

“此事始末，金堂主，在下俱已快骑截告，这件事情，实令在下为难，换了别人，不会有任何问题，但若出在固光身上……”

金六咬得牙齿咯咯作响，他狠狠的道：

“请院主不用顾念这畜生与本堂之关系，即请处置便是，其实，根本不用等候本堂回来，宰了这王八蛋天下太平……”

寒山重剑眉微皱，他抬起目光，和缓的道：

“禹殿主，请告诉金堂主固光所犯之罪。”

禹宗奇咳了一声，朗朗的道：

“固光，诱同所属花亮，私通三月派，暗中支持大鹰教等来犯之敌，杀

祝成、白化民，杀使女四名，掳夺梦姑娘，并图叫花亮予以污辱，言词砥毁院主，目无誓律，背信弃恩，并公然拒捕，与院主较手，其罪之大……”

他看看满面愤怒，咬牙切齿的金六，平静的接着道：

“罪大恶极！”

金六喉中低嗥了两声，怨毒的光芒自他那双冷厉的眸子里射出，两手握得紧紧地，指节脆响中，他一字一顿的道：

“这丧尽天良的畜生……我要亲手杀他……天……他竟杀了祝成、白化民……这都是他最亲近的属下与兄弟……这禽兽，这万死不足赎其罪衍的杀才，他竟还要掠夺院主的伴侣……”

寒山重冷静的又啜了一口茶，缓缓的道：

“金堂主，在下只有数语相告，其一，为了江湖誓规，浩穆传威，固光不可饶恕，其二，金堂主你乃浩穆院功臣元老，功高位尊，只要你愿意出面，在下便做主一笔带过。”

金六胸前起伏甚剧，他默默垂着头，双手十指在不停的伸屈扭绞，半晌，他低弱的道：

“院主，花亮可已受刑？”

禹宗奇在旁接口道：

“已由院主亲行凌迟之刑！”

金六面孔上的肌肉痉挛了一下，他痛苦的咬着下唇，是的，他非常明白，犯了固光这等重大的罪行，在浩穆院，其应得的惩罚是什么！

但是……

但是，金六的脑海里，又回忆起往昔的种种，他不能忘记老妻临终前的殷殷嘱咐，他不能忘记固光自幼龄相随时的伶俐聪慧，他看他成长，看他壮大，看他上进，也看他即将成器，如今，一切都已成为泡影，一切都成为过去，老妻的叮咛，犹在耳边，而他亲口答应照拂至终生的亲人却将幻灭，而这幻灭，是操纵在自己手中。

金六痛苦的呻吟了一下，他明白，只要自己为内弟求情，只要他一句话，寒山重为了与他的多年的生死挚情，必会做最大的牺牲与容忍，而固光，尚未娶亲，尚未接后，他老妻的娘家，又只有这一条根：

“夫啊，记得……记得为国家这条命根子讨房媳妇，要他好好过日子……答应我，照料他一辈子……别让国家绝了种……我死了，你续弦也得，你不烧纸焚香我也心安，就是别纵容了我国家这条命根子……”

老妻弥留时的遗言，又仿佛在迷幻中回荡在他耳边，豆大的汗珠，自这位艺绝心冷的首席堂主的额角滴下，他抖索着，抽搐着，双手深深插进头发里，不，不能杀他，不能要他死，不能忘记老妻临终前的嘱托……不！不！不……可是……老天……

如自己为固光求了情，假如自己为固光续了命，为的是什么呢？只是一己的私情，只是老妻爱护幼弟的心意，但是，会换来什么？会换来整个浩穆院上下的叹息与不齿，会换来浩穆院规律誓条的涣散与崩溃，会换来今后无法肃之振人的恶果；会换来往昔威严的没落与破灭！

六条命，自己的患难兄弟，无怨仇的四个女孩子，难道他们不是父母的儿女么？难道他们没有亲人牵挂吗？在他们生时，他们永不会想到自己竟会断魂于平昔常相聚首的一张笑脸的手里！

猛的一拍锦榻，金六冷汗淋漓的站起，他像是跋涉了千山万水，苦斗

了毒蛇猛兽，显得那么疲惫而层弱：

“院主……便请……便请依其所犯罪行议罚！”

寒山重早已踱到书桌之前，这时，他缓缓转身，深沉的凝注着金六，平缓的道：

“金堂主，山重决无虚言，这件事，犹请三思！”

金六抹了一把冷汗，语声坚决中带着颤抖：

“本堂已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王子犯法，犹须与庶民同罪，何况固光？”

寒山重闭着眼睛，慢慢的道：

“金堂主，你要知道，这罪……是凌迟！”

金六心里一阵绞，他咬着牙道：

“理应如此。”

轻轻叹息一声，寒山重走过来拍拍金六的肩膀，忧凄的道：

“金堂主，我们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已有十多年的时光，这十多年来，你一直爱护我，襄助我，使我们的基业日益扩张，使我们在武林的地位日形增高，你我之间，没有不好说出口的话，没有做不成的事，金堂主，人一生，没有多少个十几年，假如你要改变主意，或者，这样做了会使你心境难安，那么，现在你收回方才的话，还来得及！”

金六痛苦的忍着心道：

“谢谢院主美意，本堂前言不变。”

禹宗奇感慨的望着金六，关注的道：

“金老弟，你想好了？”

金六苦涩的笑了笑，微弱的道：

“除此之外，禹殿主，本堂不能任固光一人而毁掉浩穆院十年以还辛苦创立的威信！”

禹宗奇叹了一口气，默默无语，室中沉寂着，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移动，缓缓地，金六沙哑着嗓子道：

“院主，我们还等什么？”

寒山重伤感的望了望金六，回过头去：

“长雄，传令紫星殿困龙洞‘生德厅’提固光待刑！”

司马长雄倜逸的面孔上毫无表情，他微微躬身，飘然出门而去。

禹宗奇站了起来，沉重的道：

“金老弟，本殿不愿说些空话安慰你，但是，相信老哥我与你同样的感到难受。”

金六强颜一笑，向寒山重道：

“院主，我们可以去了么？”

紫星殿后厅右侧，一道长廊的尽头，有一条上面覆以千斤石板的地道，这地道成垂直形，两排明亮的琉璃灯沿壁而悬，数十级石阶重叠下去，每隔三步，便有一名持刀大汉把守，下了阶石，经过三度曲折，便可到达另一处沉重的石闸之前，用转轮扯起石闸，隔着十步，便有一道每根有手臂精细的铁栅栏挡在这宽约寻丈的洞口当中，十具由机括操纵的连云强弩嵌在洞顶成为一排，其射向早已测准标定，正是前面铁栅栏的每一个空隙正中：

拉开铁栅栏，有五间以尺许花岗石为壁的囚房，囚房外面有一条宽窄两尺的沟渠，里面盛满了火油，只要被囚之人稍有异动，房门未经匙钥按方向开启，由门栓以钢丝拉扯住沟渠尽头的一盏长生灯便会垂落沟中，那么，

这里面满溢的火油便会立即燃烧，这着火的速度，只怕以一个人的能力极难躲过伤害。

经过这五间囚房，又是一道千斤石闸拉起了，里面亦有囚房五间，其形态设备与外面五间相同，不过，这五间囚房的对面，却有一个石门，石门之内是一座秘厅，高约三文，纵横五丈，厅中有石桌、石椅，更有一些千奇百怪，令人看去毛骨悚然的刑具，在石壁正中，则精工雕刻着十八轮回图，雕刻手艺栩栩如生，在两端嵌挂的琉璃灯昏黄灯光下，更见鬼气森森，轮回图的右边，刻着白色“生德”二字，左边，则雕有“不冤”二字。现在——

寒山重坐在 f 中的石椅上，承刀永天禹宗奇与丹心魔剑金六打横相陪，另一边，左回刀仇忌天犹是满身绷布的半坐在一张太师椅锦垫上，司马长雄与迟元肃立寒山重背后，刑堂红旗首座赵思义则站在一个刑架之边，他手下四大金刚红额尤军、绿眉伍定山分左右峙立，十八名垂着红丝带的刑堂所属，肃立在石门两旁，这石窟似的秘厅中，充满了一片阴森与恐怖的气氛。

轻轻的，寒山重朝赵思义点点头，赵思义沉声道：

“带固光。”

绿眉伍定山回首道：

“带固光。”

石门大开，在一阵沉重的铁链拖拉响声里，四名刑堂所属大汉已挟着透湿憔悴，形色萎靡的固光进入厅中。

丹心魔剑金六坐在寒山重下首左侧，固光被扶进来，他看得十分清楚，但是，他那张呈着淡青色的面孔上却没有丝毫表情，薄薄的嘴唇紧抿成一条下垂的弧线，看去残忍而深沉。

寒山重眼帘微阖，沉着脸，双手环抱胸前，眸子里，隐隐闪射首一片肃煞的光芒。

固光仿佛麻木了似的被四名粗壮大汉脚不沾地的的挟了进来，脚上沉重的铁镣拖在地下哗啦啦作响。

呆滞的眼球，毫无意识的朝这石厅周遭转动了一下，忽然，固光似乎在眼睛里闪起一溜火花——希望的火花，他嘶哑着嗓子狂叫：“姐夫……姐夫……救救我……救救我……姐夫……”

金六似是一颤，他咬着牙，额际青筋暴涨的厉吼道：

“住口，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生！”

挟着他的四名刑堂大汉齐齐 9c 喝一声，其中一个行刑手就要掌掴固光，这大汉的对面，赵思义向他使了个眼色，严肃的摇摇头。

于是，这位刑堂的猛神急忙垂下了手，金六已冷厉的叱了一声：

“跪下！”

固光全身一软，像瘫了似的跪在地下，双眼黯淡而悲哀的望着他这位在浩穆院中权重位尊的姐夫，污秽的面孔上流露着令人心酸的怯懦与恐惧。

金六半转身躯，冷冷的注视着，语声平淡得不带一丝儿情感的疲震：

“固光，你身为太真宫卫士头领，却做出此等罪大恶极之事，你心里还有没有想到一点仁义道德？还有没有一点羞耻与是非？浩穆院自院主以下，哪一个错待过你？哪一个又小视了你？你却出卖你的根本，认贼做父，固光，本堂多年名节，亦为你沾蒙羞辱！”

“姐夫……姐夫……我……”固光颤抖着，哀求的呼嚎，用膝盖着地，拼命想摆开抓着他的八条粗壮手臂往前移动。

金六那平板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无比的痉挛，他嗓子有点失去控制的大吼道：

“谁是你的姐夫？浩穆院的称谓你都遗忘干净了么？只有你那昏庸不堪的姐姐才会有你这种无耻下流的弟弟，左右，给本堂掌嘴！”

抓住他的四名刑堂大汉迟疑不决的互相觑视不敢动手，金六一拍石桌，冷酷的道：

“你们听见了？”

四名刑堂大汉回头望望红旗首座赵思义，赵思义则面孔木讷，没有丝毫表情，于是，他们咬咬牙，只有硬起头皮猛力掴打固光的双颊，几声劈啪，这位叛离者已是面目青肿，血流满襟。

寒山重沉重的摇摇头，低低的道：

“罢了。”

动手的两名大汉迅速停住，金六深深吸了口气，生硬的问固光：

“你知罪不知？认罪不认？”

固光肿胀破裂的嘴唇鲜血流淌，他抖索着，抽搐着，却说不出一个字来，禹宗奇在旁温和的道：

“固光，假如你为自己有所声辩，现在，还有一个机会。”

满脸的乞求渗合在他斑斑的血渍中，固光软弱的道：

“我知罪……我认罪……我还年轻……我只是一时糊涂——……我请求堂上看在浩穆一脉，看在姐夫的面上饶恕我……放了我……”

寒山重闭上眼睛没有说话，禹宗奇叹息一声、目视金六，金六缓缓站了起来，语声平静得出奇：

“固光，人，活在这世上，只有短暂的数十年，在这数十年中，没有办法尝试每一件事，但是，纵然不去尝试，其中的是非黑白，却早有规格分野。我们该知道，有些事情该为，有些事情不该为。这就叫做伦常纲纪。你年岁已经不小，接近三十了，一个快到三十岁的人，不会分不清楚善恶，不会辨不明白正反，所以，你无法在你的理智上为自己狡辩，从你萌起叛离之念的那一天起，到你的罪行开始彰著为止，将近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固光，一时糊涂，不是这种情形，因为，这其中，足有两百多个日子供你思考，供你醒悟但你都放弃了，可见你，固光，你的心窍已黑，良知已失，记着，祝成与白化民也都是他父母生下的好孩子，他们也年轻，也有作为，他们更是浩穆一脉，只是，他们没有你这样一个无能的姐夫！你不可怜他们，不饶恕他们。今天，你的姐夫也不能。”

沉重的坐回位上，金六艰辛的吞了一口唾液，面向寒山重道：

“院主，此犯。不冤不枉，便请执其应得之刑！”

寒山重犹豫了一下，想说什么，金六凄苦的摇摇头，便不再言语，寒山重面无表情的望着前面，语声如冰：

“固光叛离，毒杀手足，弃义背信，罪行昭彰，按本院规律，应凌迟处死。”

一阵强烈的痉挛，固光四肢蜷曲成一团，他恐怖至极的嗷嚎了一声，眼泪鼻涕纵横流淌，赵思义自侧旁踏前一步，深沉的道：

“刽子手，待刑。”

在这所石厅的暗门里，应声出来两名全身着褐色熟牛皮衣靠，蒙着大红头罩，露出满身胸毛的彪形大汉，他们手中各持着一柄锋利弯曲的短刀，

刀柄之上，尚分别支叉着一根小巧铁钩，一个小酒杯形的刃斗，一片向内卷的刮刃，这些东西，在灯光下闪着寒森森的光彩，看去却是十分精致，其实，说出来只怕没有人会再去欣赏它，这些东西，就是凌迟所用的器具！

两名刽子手向正中的寒山重躬身行礼，又向刑堂红旗致意，大步行到蜷曲着的固光面前、黑暗里一名大汉端出一海碗的烈酒，一个刽子手一把扯起固光头发将他仰提了起来。

寒山重忽然哼了一声，缓缓地道：

“其命可夺，凌迟则免。”

两名刽子手微微俯身，其中一名撑开固光的嘴巴，一大碗烈酒连着他唇周的血迹一起灌入固光喉中，固光痉挛着猛烈的呛咳起来，喉头低惨的嗥，而就在他呛咳里、嗥里，一柄弯曲的短刀已那么准确不偏的插入他的心房，当他感觉到痛苦，而这痛苦已经终了。

沾着血迹的短刀迅速拔出，那名执碗的刽子手反过碗面用力将手中海碗砸在地下，口中大叫：

“早去早走，来世长寿！”

石厅中，只有呼吸的粗浊之声起落，“早去早走，来世长寿”的呼声却在周遭的墙壁间回荡不散。

金六仍旧低垂颈项，似泥塑木雕一样坐在椅上不动，但是，他的脸上，却沾着一颗颗晶莹的泪珠。

四名刑堂大汉迅速将固光蜷曲的尸体抬走，禹宗奇移过上身，低沉的道：

“金老弟，不要难过，浩穆院上下，都会因此而谅有固光的罪恶，这将比他活着更有意义，金老弟，固光将活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记忆里，他永远是没有这段罪恶前的固光，爽朗与可爱……”

抽搐了一下，金六抬起那张满是凄凉的面孔，这张面孔，在乎素原是如此冷酷与森严，而如今，却又这般哀伤，好像在这刹那之间，他已老大了十年！

禹宗奇朝金六真挚的注视着，在金六的颌首里，他又坐好身子，平缓的道：

“带凌玄、田万仞、郑妃、周白水、丁香、吴保名入厅。”

赵思义重复了一遍，石门开处，每两名刑堂大汉挟着一个，依序鱼贯而入。

圣鹰田万仍浑身包扎着绷布，高大的身体却衰弱得险些站立不住，那张原是枣红的大脸，如今已成为暗紫，目光黯淡，神色之中，却透露出强烈的倨傲与仇恨。

玉凤凰郑妃竭力要摆脱紧抓住她双肩的四条手臂，俏脸儿在狼狈里浮起一抹嫣红，那模样，呢，不差。

周白水与他手下的丁香、吴保名三人一字排立，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但是，却苍白得紧，在他们三人的旁边，叛逆凌玄则被手拷脚镣加上项套，锁得结结实实，他一身水湿，血迹浸染，面孔黄里浮黑，平素就瘦干的身子，这时更像一张皮包在骨头上，有些弱不禁风的味道。

禹宗奇冷冷一笑，严厉的道：

“见了浩穆一鼎，你们尚能挺立？”

凌玄一直隶属浩穆院，多年来的习惯及行止不易改变，他喉中响了一

下，“扑通”跪了下去，夹在各人两旁的大汉一见犯人不跪，已齐齐怒吼一声，双臂内扯，膝盖熟练的猛然抵向犯人的膝弯！

每个被俘之人都踉跄了一下，但却没有跪下，只有玉凤凰郑妃尖叫着膝头沾地又疯狂的弹起——

万筏帮帮主周白水长叹一声，怒目瞪视两旁的大汉：

“你们不要狐假虎威，老夫自己作为便是！”

他侧首望着自己的两名部属、低哑的道：

“势已至此，二位，请随老夫跪下！”

说罢，他那伟岸的身躯已屈膝而跪，吴保名心如刀绞，哽咽着道：

“帮主——”

在这两个简单的字意却含蕴着无限痛苦的呼叫里，他已与丁晋缓缓跪在周白水身后，豆大的汗珠，同时渗出了二人的眼眶。

圣鹰田万仍双目血红，如一头疯虎般大叫：

“寒山重，这还讲不讲一点武林的规矩？你我都是一派之主，便是老夫战败遭擒。

你也不能用这种轻蔑之行为待我！”

寒山重闭目不言，禹宗奇已冷森的道：

“反目之前，田万仞你来浩穆院当是座上之客，血战之后你在浩穆院就是阶下之囚，田万仞，记住‘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红旗赵思义微一挥手，绿眉伍定山与红额尤军已缓缓逼向田万仞，赵思义自己也行向前来：

“田万仞，江湖上有句小俗词，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如今，你阁下正是这个调调儿。”

田万仞气得全身颤抓，血冲双眼地大叫一声，“扑通”跪在地下，赵思义转首向玉凤凰郑妃道：

“姑娘，希望你也自重。”

郑妃满面泪痕，玉惨花愁的哀哀叫道：

“舅父——”

田万仍垂首如木，不答不动，于是，这位美丽的玉凤凰已泣不成声的屈膝跪下。

寒山重那张俊俏而秀丽的脸上像是布上一层阴霾，他撇撇嘴唇，冷酷的道：

“田万仍率众袭我基业，杀我弟子，禹殿主，该处何刑？”

禹宗奇平淡而短截的道：

“处斩！”

寒山重点点头，又道：

“郑妃助封为虐，随田万仞同犯以上罪行，金堂主，该处何刑？”

金六深沉的道：

“处斩！”

寒山重残忍的笑了笑，接着道：

“万筏帮之周白水、丁晋、吴保名，原属两湖一川绿林盟下，承受浩穆院调度节制，而今竟帮同敌人犯我基业，杀我弟子，此出卖盟帮之罪，禹殿主，该处何刑？”

禹宗奇略一迟疑，缓缓地道：

“处斩……”

寒山重微微一笑，没有说话，金六及仇忌天、赵思义等人却迷惘的望了禹宗奇一眼，因为是，他们明白，犯了这种武林大忌，在浩穆院的规律来说，是同样要处凌迟之刑的。

慢慢的，寒山重尖厉的目光射向凌玄，这两道目光里似含蕴了两柄冷森的锐剑，那么锋利，哪么深澈，却又那么带着血腥——

凌玄畏缩的哆嗦了一下，不敢仰视，周身在簌簌而抖，寒山重平静的道：

“凌玄，叛离，残害手足，阴谋串通敌人企图推翻浩穆院自立为主，禹殿主，该处何刑？”

禹宗奇快速而辛辣的道：

“凌迟！”

这“凌迟”两个字，像两个魔手突然分别扯开凌玄的心脏，他震骇的整个弹跳起来，声嘶力竭的大叫：

“不，不，冤枉……我冤枉……禹殿主……我不是有意的。……。是留仲他逼我……禹殿主……求你发发慈悲……求你明察是非……我冤枉……我冤枉啊……”

禹宗奇冷厉的回过视线，微微领首。

凌玄一见禹宗奇领首，他在浩穆院多年，自然明白这是他表示着什么意思，于是，他像一头野兽般疯狂挣扎，扭曲着面孔乱跳乱吼：

“禹宗奇，你这老不死的刽子手……你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寒山重，你今天高高在上……总有一天有人打你下十八层地狱……你们双手都染满了血腥……你们都是万死不足赎其罪的江湖败类……卑鄙、下流、龌龊……一点武林道义都不讲……老子不怕死，老子死了也要变为厉鬼找你们索命……”

赵思义在旁冷冷挥手，凌玄还在冲突翻滚着大叫狂嚷：

“老天啊……你要用雷劈死他们啊……用火烧他们成灰啊……这些冷血冷心的狗，这些……”

一声惨叫，突然中断了他的吼嚷，锋利的短刀，在刽子手紧握的五指中削落了凌玄的耳朵，他喉中噎了一下，头发已被另一名刽子手倒扯后仰，整个身体翻了过来，寒光一闪，短刀刀柄上的刃杯已刺入他的左目，血在喷洒，而他的右眼亦被挑出，刀柄上支出的卷刃抹着他的嘴巴向上擦去，于是，他的鼻子便齐着软骨飞落地下，刀口再翻，他的右耳掉下，刀刃深切，凌玄的双臂已连筋带肉的，那么熟练而利落的被两名刽子手像杀猪那样割断！

这零碎屠杀的痛苦是无与伦比的，是惨怖得无以复加的，一个寻常的人，简直就不敢目睹，空气里，播荡着浓厚的血腥味，有着深刻的残酷，凌玄在地下的身体，已不成为人形了，但是，仍然抖索着，一口森白的牙齿，紧紧嵌入下唇的肉里。

两名刽子手像是天生就不懂得什么叫怜悯，什么叫仁慈，将凌玄血肉狼藉的身体扯横，就要动手切除他的双腿。

禹宗奇抿抿嘴，沉缓的道：

“够了，让他去吧。”

于是，一个刽子手略一俯身，锋利而宽的短刀已进入凌玄的胸膛，一翻一绞之下，轻悄的又拔了出来，这时，这两位煞神穿的那套酱褐色的熟牛

皮衣裤已染满了鲜血，似是屠宰场的屠夫，但是，不久之后，这些血迹亦会转为酱褐色，与那些牛皮衣上的陈渍混融在一起。

两个刑堂弟子熟练的用一大块布蒙在凌玄的尸体上，转身行去，地下的血水，已由另一名刑堂大汉几桶水冲进两边陷洼的浅沟里流走。

圣鹰田万仞面色晦涩，神情恍惚，他呆呆的垂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他旁边的玉凤凰郑妃却浑身颤栗，姣好的脸庞惨白得像一张未浸水的白布，没有一丝血色，眼前的惨怖景象，在她有生以来尚未见过，那是人，那是些活生生的人啊，但却在瞬间被支解成一堆堆的肉块，令人作呕的肉块！

周白水目光生硬的凝注着血迹隐隐的石质地面，铐在双料手铐中的两手没有意识的曲伸着，他后面的丁晋及吴保名则紧闭双目，嘴皮子蠕动着不知在说些什么，石厅中已恢复了死一样的沉寂。

寒山重淡漠的眨眨眼，冷然道：

“田万仞候刑！”

两个刑堂大汉用力将田万仍向前提移了一尺，穿着熟牛皮衣裤的刽子手已大步行到他的身旁。

一声尖锐而惨厉的呼叫出自跪着的玉凤凰口中，她泪如泉涌，以膝盖拼命移向田万仍身边，但是，她却并没有成功，四条强而有力的手臂已将她硬拖了回来。

这位美丽的少妇蓬散着黑发，悲厉的呼道：

“寒山重……你不要这么狠……寒山重……我求求你……我的舅父年纪已经老了……他的基业已毁……他的身体受伤……他不会再有什么作为……寒山重，你放他回去渡过残生吧……我求求你……寒山重……”

寒山重阴沉的望着她，语气冷硬得像块铁：

“你连自己生命都已不保，竟还替你这昏庸的舅父求情？郑妃，你忘记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了！”

田万仞脸上的肌肉在不停的抽搐，他咬着牙，憋着气，但是，死亡的恐惧却令他整个脸形扭曲得变了样！

玉凤凰郑妃的泪水淌满了面颊，她全身抖索着，嘶哑着嗓子哀告：

“不，寒山重，请你可怜可怜我们……寒山重，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请你看在舅父那一大把年纪上，寒山重，我求你……求你放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孤苦了一生，不该再落得这么悲惨的下场……寒山重，你积积德……我死了，在阴曹地府也为你焚香……寒山重……我给你叩头……”

她疯狂似的披散着头发，咚咚咚的用力以额角碰击地面，两名刑堂大汉好不容易抓紧了她，这位美丽少妇的额上已是鲜血流淌！

田万仞再也忍不住老泪纵横，他嘴唇哆嗦着，硬咽着道：

“妃娃，不要这样，不要忘记你舅父是一教之主，甘陕两地的霸才，妃娃，姓田的家族永远不要人家的施舍与怜悯，妃娃，记住你的舅父是圣鹰，记住你是圣鹰的亲人，不要哭，让我们像英雄……”

郑垣哭得死去活来，她肝肠寸断的俯在地下：

“不，舅父……不，你不能死……一切都让侄女为你去承担……舅父……天哪……老天对我们也太残忍了……”

缓缓地，一丝难以察觉的古怪神色浮上了禹宗奇的面孔，他似乎在思虑着一个什么问题，一双风眼微眯了一下。

这时——

郑垣又转向寒山重，她哀切的望着他，哭泣着道：

“寒山重……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在内，随你有任何条件我都依允，只要你答应放了我的舅父……寒山重……人的心都是肉做的，你总该有一些儿仁慈，总该有一些儿怜悯……寒山重，求你……求你……”

寒山重撇撇嘴唇，冷森的道：

“假如山重愿意，郑垣，本来你的一切寒某人也都可以随便支配，这并不是你依允不依允的问题，今天，你根本已没有地位说这句话了，记得寒山重曾说过，要将你奖给寒某人手下勇士，但是，你那时没有答应，左右——”

他正要下令行刑，禹宗奇已忽然凑过身去，有些不易启齿的些微尴尬。

“院主，本殿……本殿甚为此女之孝行所感……是而……是而……”

寒山重诧异的看了禹宗奇一眼，禹宗奇老脸一热，低沉的道：

“院主，是否可以看在本殿薄面，赐其活罪？院主，料那田万仍也不会再为祸患了……”

丹心魔剑金六也俯过身来，低缓的道：

“此女愚孝可佳，院主，田万仍是为明敌，并非叛逆之罪可比，院主，本堂主之意，亦和禹殿主相同，尚乞院主开恩——”

重重的哼了一声，寒山重仰坐石椅之上，面孔没有任何表情的阴沉着，两名刽子手早已挽了雪亮宽阔的“鬼头刀”在手，却因未奉谕令，俱皆楞在那里不敢有所动作。

气氛沉闷，沉闷里有着颤栗，有着惶恐，也有着希望。

## 三十六、冰心慈肠 仇蕴于怨

良久……

寒山重猛的坐正了，冷硬的道：

“刽子手，断田万例右腿之筋！”

两名刽子手似是呆了一呆，禹宗奇已喜悦的躬身道：

“谢院主抬举。”

金六一拍桌面，吼道：

“你们没有听到院主谕令？”

两个刽子手急忙往里一凑，鬼头刀“嚯”的一闪，“嗖”的一声，田万仞已闷哼着全身一震，血流遍地！

郑妃感激得发狂，热泪又夺眶而出，她泣不成声的道：

“谢谢你，寒山重，谢谢你，禹宗奇、金六，我永远会将你们这大恩大德记在心中，变了鬼也来报答你们……”

禹宗奇微微一笑，道：

“大恩大德为浩穆一鼎所赐，姑娘，你怎的却谢起本殿等人来？本殿等人只是穿针引线而已，你要明白、一鼎若不答允，姑娘，其结果仍与原来无异！”

郑短抽噎着朝寒山重不停跪拜，感怀之情。溢于言表，她现在的形态，实在令人怜爱，虽然披头散发，泪痕满脸，却另有一股楚楚动人的风韵。

寒山重面孔冷漠的道：

“罢了，郑妃，你到一旁与你舅父诀别吧，稍停一会，就轮到你上道了，那时，希望没有人再为你求情！”

禹宗奇与金六悄悄吁了一口气，闷声不响装着糊涂，寒山重向周白水看了一眼，冷然道：

“提周白水子女入厅，本院主答应他给予机会再见一面！”

赵思义连忙转身向着门外沉喝道：

“带周白水子女入厅！”

随着喝声，一个小巧窈窕的身形已在四条粗壮的手臂反扣下进入石厅之内，这是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小女孩，脸孔白白净净的，五官小小巧巧的，有几颗淡淡的雀斑，但是，这样却更增加了她的抚媚与柔驯，她穿着一件青丝绣白色牡丹花的衣裙，这套衣裙早已揉绉得不成样子了，衬着她失神的眸子，蓬乱的秀发，在狼狈可怜里，却更流露出一片令人喜爱的生怯意味，似一只受惊的小猫。

刚入厅，这少女的眼睛已惶恐得向周遭寻视，终于，她发现周白水的位置了。

“爹……”

她急促的叫了一声，用力往外挣扎，两名刑堂大汉左右一夹，将她双脚悬空的提到了周白水身边，石门人影一晃，一副软兜已由另两名大汉抬着进来。

周白水脸上肌肉一阵抖动，他却强制住情感的汹涌，颤着嗓子道：

“好孩子……你……你哥哥呢？……”

他的语声蓦地噎住，目光已惊恐的望向抬进来的那副软兜，两名大汉将软兜抬了过来，轻轻放在他的一边，软兜上，躺着一个面色枯黄，鞭目深陷的青年，看情形，大约只有二十岁左右。

周白水震动了一下，满脸的绉纹在哆嗦：

“小蚊，你受伤了？”

那青年艰辛的转过头来，枯瘦的面孔上透展着无限的喜悦与激奋，他孱弱的道：

“爹……天保佑你老人家安好……爹……可急煞孩儿了……”

忽然，这青年惊怒的喊了起来：

“爹在跪着，爹，你老人家在跪着，爹，你是为谁跪着？”

周白水痛苦而无颜的摇摇头，苍苍白发与颤颤长髯簌簌而抖，凄凉极了，有一股令人断肠的悲切。

冷煞的，一个语声缓缓响起：

“孩子，你爹在为浩穆一鼎跪着，因为你爹违背了两湖一川的武林誓律。”

这青年人的脸上起了一阵激动的红晕，他狂怒的吼叫：

“寒山重，你是什么东西？你竟要我爹向你下跪？寒山重，我爹是万筏帮一帮之主，你如此凌辱于他，便不怕折寿吗？便不怕武林同道的主持公义吗？”

两名刑堂大汉怒骂一声，两柄腰刀已雪亮的交叉到青年人头上，周白水全身一震，急忙阻止道：

“小蛟住口，小蛟，寒山重乃为两湖一川武林盟主！”

慢慢地，寒山重站了起来，他冷冷凝视着这青年人，半晌，他转首问

周白水：

“这孩子是你的？叫什么名字？”

周白水心腔狂跳着，他惶恐地道：

“寒院主，此乃小儿周小蛟，那女孩子是小女周小娟，院主，此次事件，全是由老夫一人做主，与这两个孩子无关，院主……”

寒山重平静的笑笑，道：

“这孩子倒很有骨气，不过，喂，将来也必是个祸患！”

周白水全身一凉，有如焦雷击顶，他恐惧的道：

“院主，寒院主，不能，你不能加害这两个无辜的孩子，他们没有过失，院主，你不能将上一代的惩罚连及下一代，院主，你不能将上一代的惩罚连及下一代，院主，你是明白人，你要讲理，你要讲理啊……”

那年轻人——周小蛟挣扎着想起来，他狂乱的叫道：

“寒山重，让我看看你，看看你是一副什么样的丑恶嘴脸，你这吸血吞骨的魔王，你这狠毒的伪君子……”

寒山重哧哧一笑，淡淡的道：

“好孩子，有种，寒山重就喜欢有种的孩子，你与你父亲一样都是英雄，但是，可别学你父亲的愚蠢！”

周小娟一直倚在她父亲身旁，这时，她睁大了那一双乌溜溜的眼睛，鼓足了勇气，怯生生的开口道：

“你……你就是寒山重？”

寒山重有趣的望着这小姑娘，缓缓的道：

“不错，浩穆一鼎。”

周小娟刹时泪水盈眶，她哽咽着道：

“派人毁了我们的家，烧了我们的船筏的人就是你？”

寒山重默默点头，周小娟抽噎着道：

“但是，你为什么？住在那里的人并没有招惹你，你的外表又是这么温文尔雅，你为什么这么狠毒？”

寒山重平静的道：

“因为你父亲先带人来要毁掉我们的家，我们也并没有招惹他。”

周小娟一时语塞，她怔怔的回头望着她父亲，大眼睛里滚动着泪珠：

“真的？爹！他说的是真的？”

周白水垂下白发苍苍的头，深沉的叹息一声。

泪水缓缓流在脸上，这女孩子啜泣着道：

“为什么？爹，为什么？我们在长湖生活得多幸福，多甜美，为什么要去毁别人的家园？为什么要招来这些惨痛的灾害？爹，娘临终的时候要爹守住本份，好好照拂哥哥与女儿，爹，你老人家都忘了，你老人家到底为了什么啊？”

周白水痛苦的抽噎着，大颗大颗的泪珠子顺腮流落，他已将近七十岁的人了，但是，在这近七十年的人生经历认识中，他却自觉比不上小女儿这几句话来得洞澈，不错，他是世故的、老练的、沉稳的，但是，这件事，他是做对了呢，抑是做错了？或者，小女儿问他的话，正是他心中需求的答案——

寒山重缓和一笑，低沉的道：

“姑娘，你的父亲，为的是更高的所求与欲望，总的说起来，世人叫做

‘贪婪’！”

周小蛟咬牙大骂道：

“寒山重，我要杀了你，你污蔑我的父亲……”

红旗赵思义哼了一声，怒道：

“你这乳臭小子再要如此红口白牙的大呼小叫，本红旗就要你永远开不得口了！”

周小蛟双脚乱蹬乱踢，大吼道：

“少爷不怕，少爷早就豁出去了，你们有种的就将少爷杀了……”

周白水蓦然厉声叫道：

“小蛟，你这畜生，你住口！”

周小蛟怔了一怔，忽然大哭起来，他号陶的道：

“爹……你老人家日常一直要你儿子像个大丈夫，像个男子汉，但是……爹，为什如今你又叫儿子变为懦夫？”

寒山重撇撇嘴唇，冷冷的道：

“因为，你父亲要你活着。”

周小蛟停止了哭泣，楞楞的怔在那里，周白水老泪纵横，哽咽着道：

“小蛟……我的儿子……”

寒山重蓦地一拍桌面，狠厉的道：

“架走田万仞，郑妃即刻执刑，生德厅成了什么地方了？这是行善事发慈悲的处所么？”

田万仍被两名大汉硬架出去，他尽力扭转头，嘶哑的向面容惨白，却含着微笑的郑妃哀叫：

“妃娃……你这么年轻……妃娃……你不能死啊……”

叫声微弱了，渐去渐远，终至于不闻，郑妃挺直身子，再度向寒山重跪下，幽幽的道：

“郑妃感谢寒院主宏恩大德，阴曹为鬼，地府的魂，也必将为寒院主祷告平安，日后尚乞寒院主看在郑垣舅父风烛残年，让他平静渡过余生……”

寒山重萧索的道：

“寒山重一言九鼎，这个，你可以放心。”

禹宗奇心中十分痛惜，想要说话，却又不该，他不能忘记自己的立场与尊严，敌人纵是可恕，便是可怜，也只能求一不能求二，若是再度启口，只怕不会获允了。

金六望望禹宗奇，叹息着摇头，目光垂向桌面，而此刻——

寒山重已有如一尊索命魔神般冷煞的道：

“刽子手，待刑！”

### 三十七、恕敌解恨 把酒称豪

两名蒙着头罩的刽子手缓缓上前，红色头罩后的四只眼睛闪动着冷酷的光彩，鬼头刀的刀背已斜斜贴到那名执刀刽子手的肘上。

郑妃轻轻闭上眼睛，晶莹的泪光在睫毛上微微颤动，那张美丽的面庞上，流露着一片难以言喻的凄楚与悲凉，令人看了心冷肠回。

刽子手的目光期待着寒山重的下一道指示，但是，这位独霸一方的雄才却仰起头来，默默的不知想些什么。

周白水紧紧靠着他的女儿，他发觉，这娇小的身躯正在簌簌颤抖，而生德厅里，没有一个人出声，却有无数双目光盯在寒山重的面孔上。

视线又回到郑妃脸上，寒山重冷冷的道：

“郑垣，寒山重在你临去之前，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过，假如你不愿回答，你可以不答。”

郑垣惊异的睁开眼睛，迷惘的望着寒山重，她实在想不出，在这生死分界的关头，那位古怪狠辣的大豪还会有什么话要问她。

想了一下，寒山重慢吞吞的道：

“你今年二十几岁？”

郑妃怔了怔，低低的道：

“二十五。”

寒山重“喂”了一声，又道：

“听说你嫁过一次，后来又与你的丈夫闹翻了，不久前你亦曾同一位男士发生情感，却又拆了伙，这些传闻，可都是真的？”

嘴角抽搐着，郑妃在迷惑中掺着诧异，寒山重为什么忽然问起这些呢？这些事全是她自己的隐秘，而且，更是些心头上的伤疤啊……

笑了笑，寒山重静静的道：

“假如你不愿说，你有权不说，寒山重早已声明在先。”

郑妃仰起目光凝注寒山重，终于，她咬咬牙，艰涩的道：

“是的，这些传说有一大半是对了，为什么先后分开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能似我爱他们那样来爱我，不能像我为他们牺牲那样来为我牺牲，我是说心底深处的情感不是指表面上的伪装与举止。”

寒山重忽然在眼里闪过一片光彩，他古怪的盯着郑妃，半晌，深沉的道：

“你为何可以确定他们是对你如此？”

郑妃小巧的嘴唇抿了一抿，直率的道：

“到了可以考验他们的关头自然可以看出，这些，不是平素的虚伪可以掩饰的。”

又想了一下，寒山重莫测高深的道：

“那么，郑妃，在你这即将终了的二十五年生命中，你可曾获得真正的爱？当然，寒山重是指男女之情而言。”

凄苦的一笑，郑妃摇摇头：

“没有。”

寒山重望着她，良久，缓缓的道：

“你很美，不论内心的或外在的，以你的条件，未曾获得爱便要死去，实在很可惜，现在，郑垣，寒山重希望你好好的把握住将来的日子去寻求你心目中所需要的人，不要忘记，女人的美丽时光，不会有两个二十五岁的。”

郑垣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似是体会不出寒山重的含意，怔愕然而惊震的瞧着寒山重发呆。

寒山重笑了笑，道：

“在下是说，郑姑娘，你可以活着离开浩穆院了。”

像是天地间的喜悦及希望一下子全涌塞到了郑妃心中，她完全不能相

信这是事实，但是，寒山重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却又是这么清晰而余音缭绕的萦回耳边，像空中的太阳，纵布地面的河岳一样真实，一样明确而具有力量，这不是假的，不是做梦，这是寒山重已赐给她生命了啊！

禹宗奇趁机站起，沉喝道：

“替郑妃松拷！”

抓着她的两名刑堂弟子有些莫名其妙的呆了一呆，赵思义已大步上来，手中一串钥匙轻轻一响，他已用其中一把亲自启开了郑妃的脚镣手铐，低低的说了一句：

“恭喜你，永远记住，这实在是奇迹！”

郑妃刹时泪水盈眶，滚滚顺颊而下，她激动的呜咽着道：

“谢谢你，寒院主，谢谢你的仁慈及宽恕……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活着生命是谁赐给我的……谢谢你，寒院主，没有人能使我如此激动，无论是对你的仇恨与感怀皆是如此，寒院主，我将永远忘不了你。”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希望在忘不了仇恨之外，还有感怀。”

禹宗奇打铁趁热的忙道：

“左右，为郑妃姑娘在紫星殿觅一宿处，待田万仞伤势痊愈后即遣人护送出院。”

两名刑堂弟子恭应一声，扶着频频拭泪的郑垣步出石门，她的两条腿，在移动的时候抖索得叫人看了心酸。

看看周白水，寒山重断然道：

“刽子手，断周白水右腿主筋，丁晋、吴保名同刑！”

两个刽子手迅速过去，周小娟尖叫一声，扑向她的父亲，却被飞闪而至的绿眉伍定山一把扯起，周小蛟疯狂的正待挣扎起来，四名刑堂弟子已将他牢牢的按在软兜之上！

血光在刀刃中进闪，周白水匍匐于地，颤抖的道：

“周白水谢过院主不杀之恩，院主留生之德，周家世代永铭五内……”

丁晋、吴保名二人亦跟着叩头，热泪满腮，是的，他们明白，鬼门关口，他们已是数转而归了。

用小娟跳蹦着，踢蹬着，口中哭闹大叫：

“你们伤了我爹……寒山重……你伤了我爹……你好狠啊……”

周白水泪痕未乾，回首叱道：

“小娟不要吵闹，院主已将你爹还你了！”

伍定山松了手，周小娟哭喊着扑在父亲的身边，周白水紧依着她，泪里掺着笑：

“傻孩子，还不叩谢院主，爹虽然失去一条腿，但爹却活着，小娟，本来，你爹只怕要连尸骨也不能稍存的。”

周小娟怔了一会，依驯的跪在她父亲的身旁，向寒山重叩了三个响头，软兜上的周小蛟却狂厉的大叫道：

“爹啊，他们将你弄残废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感激他们？寒山重，你记住，少爷不会忘记你伤我生父之血仇大恨，少爷早晚有一天会来找你索取这笔血债的！”

周白水惊恐的大吼一声：

“小蛟住口！”

寒山重尔雅的笑了起来，他离开坐椅，缓步行向软兜之前，司马长雄与迟元紧紧相随于后，周白水忍着腿盘乍断的痛苦，哀求的道：

“院主……请饶恕他只是个孩子——”

寒山重点头笑道：

“放心周白水，寒山重不会与这小老弟一般见识的。”

他走到软兜之前，微俯身躯注视着周小蚊，澈亮的眸子有着一片威力而又慑人的光芒，周小蚊正想开口大骂，却被寒山重那雍容的气度与威严的目光所窒，不自觉的将口中话吞了回去，嗫嗫嚅嚅，有些进退维谷起来。

寒山重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笑，低沉的道：

“孩子，你这样做是对的，父仇不能不报，假如我寒山重是你，也当然如此，孩子，寒山重等着你，不论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只要寒山重有一口气在，你就可以来找他报仇，但是，你要记着，把功夫练好了再来，因为，有的时候，报仇的机会只有一次，失去了，很可能便永远没有第二次了，知道么？孩子。”

周小蚊愣愣的望着他，这年轻人几乎不敢相信出现在眼睛上面的俊秀影子，就竟是方才那么狠厉残酷的寒山重，看去他是如此儒雅，如此清朗，更是如此洒脱，表面上，没有一点狠酷的模样。

一侧，周白水惶恐的道：

“院主千万不要误会，这孩子只是嘴里硬，心中不会有丝毫怨恨院主的地方，院主，老夫以性命招保……”

寒山重哈哈一笑，道：

“将来的事情，谁也不敢逆料，是么？周白水，世间的万端变化，实在无从捉摸，寒山重不会有什么歹心，你好好带着你的儿女回去，只是你的基业已毁，回去后，恐怕得费段长时间整顿呢。”

他又掀起了周小蚊覆盖身上的毛毡，这年轻人的胸腹上完全困满了绷布，血迹隐隐，寒山重嘴里“喷”了一声，道：

“别忘了，回去好好给令郎养伤，雄心壮志要用得适当，但却不可不在日常加以培养，身体好，才是飞黄腾达的本钱。”

周白水唯唯诺诺，不敢多说，寒山重一挥手，十名刑堂弟子已上前将他们五人又抬又扶的请了出去。

禹宗奇大步过来，向寒山重长身一揖道：

“院主今日判案，实在高明，本殿敬佩之极！”

金六就桌站起，深沉的道：

“无论哪一端，哪一件，院主处置，大得人心，更是恰到好处，本堂静观前后，心服口服了。”

寒山重微笑摇头，又正色道：

“二位谬誉，山重不敢承当，今日各案，一个狠字未尽，这却并非至善之策，尤其山重对金堂主实在抱憾良深。”

金六苦笑了一下，低沉的道：

“院主，固光之罪，决无稍错，若非如此，日后众叛亲离，谁尚再去畏惧一个法字？”

寒山重想要安慰金六几句，却又觉得空谈不实，他微微叹息，领先行向生德厅之外。

夜幕初垂。

浩穆院中，灯火通明，几百桌丰盛的酒筵摆满了大威门的广场，摆满了一殿双堂三阁的宽敞大厅，在人们欢愉的哗笑声里，喧嚷猜拳声里，酒香与肉香四溢，厨房的大司务，二作手，往来穿插桌隙之间，菜一道跟着一道上，酒一缸跟着一缸开，空气中，在耀眼的灯光下洋溢着喜悦。

是的，这是浩穆院的庆功宴，他们在一夜的血战里，同时击溃了大鹰教、巴首会、狼山派、白马帮、四十八溪的钱老大、以及万筏帮，而这六个江湖帮派，都是在武林中赫赫有名的！

寒山重到每一处，每一桌敬过了弟兄们的酒，又被弟兄们轮流还敬了数百杯，他微醺的皆各殿堂阁的首要回到了太真宫，太真宫的“纯子厅”里，早已预备了一桌山珍海味俱全的酒席，六名穿着青衣的下人已恭谨的候在一旁。

在主位，寒山重坐了下去，依序坐着禹宗奇、金六、仇忌天、姜凉、巫尧、韦峰、赵思义等七人，司马长雄与迟元则早已溜到外面与各殿堂阁的高手们凑热闹去了。

三杯酒之后，寒山重面孔红红的道：

“金堂主，你淬袭大鹰教及万筏帮之举成功后，可曾感到大鹰教的防卫实力较预料中强？”

金六想了一下，额首道：

“不错，他们的九隼环，左鞭右钩三煞剑，红鹰七子，护坛鹰眼那贤，金鹏银鸞玉凤凰，阴山双魅等高手，全已在田万切及尔恬率领下出击，再加上跟随着的五百名大鹰教徒，可以说是倾巢而来，留在老窝神风崖的，不会再有什么实力，但是，本堂在伏围突袭后，却遭到了很多意外抵抗，有些敌人，似是不像大鹰教的角色，但因战况激烈，场面混乱，本堂也不及察探，在放火之后，便已率着手下儿郎退去，大鹰教总坛固然横尸累累，更成瓦砾焦土一片，但是，本堂所属在那一战中亦损失了三十六名，高手伤亡亦在七人以上！这较起进攻万筏帮一役来，实在难以比例，在长湖，我们只丢了十一个弟兄，高手也仅有一人挂彩，现在想想，情形确有些不对……”

寒山重夹了一筷蛋丝在口中，一面咀嚼，边微微冷笑，禹宗奇已沉声道：

“三月派有人杂在大鹰教里与我们作对。”

金六怔了一下，道：

“三月派？展飘絮那小子？”

禹宗奇颌首道：

“不错，他们非但暗中支持大鹰教进犯本院基业之举，更妄图擒俘院主为他们督雕五雄图，展飘絮这混头更梦想指染院主爱侣梦姑娘？”

金六尚未答话，满身缠着绷布的仇忌天已怒骂一声，气呼呼的道：

“展飘絮这杂碎老子早就看他不大顺眼了，在甘陕一带，大鹰教是明着横行，三月派却是暗里较劲，这种鬼鬼祟祟的场面实在不够光明，不料他们这些狗娘养的竟尚敢动脑筋动到我们头上，妈的，不宰他一次他也不知道大威震天是怎么回事！”

寒山重意味一笑，道：

“老仇别毛躁，如今我们大战方休，兵疲将倦，还是好好休息一阵，等恢复过元气来，呢，飘絮就知道‘后悔’是什么滋味了。”

说到这里，他又转首问金六道：

“金堂主，红巾队与银刀盟奉我之谕，扫荡白马帮及四十八溪老巢，听说斩获极佳？”

金六满意的笑笑，道：

“是的，红巾队鲁瓢把子及银刀盟库盟主点齐手下各三百名儿郎，在奉院主谕令后昼夜赶往布置，就等白马帮及四十八溪老钱一出大门，他们已自后偷袭，呵呵，那一战，四十八溪及白马帮两地的老窝可真惨，据本堂主派往观察战况的兄弟回报，白马帮与四十八溪两处的基业，只怕再也不易兴起了，他们形容作：无片瓦完整，无寸土不焦，无一人不带血，无一物不残碎。”

禹宗奇喝了口酒，笑着道：

“红巾队与银刀盟可确实是本院的好伙伴，不过，中条山的匕首会发详地也没有好受多少，‘两拐帮’的苗老大自来心狠手辣，早早赶了去打人家一场落水狗，听说还捞了一票回来。”

寒山重微微摇头道：

“苗成刚就是有这个毛病，我当时只令他攻击后即退，这老小子却又犯了老瘾，假如匕首会的杨求利不是带着他的二当家及十九银煞手，四十飞刀，什么飞流、蛇电、闪命、断鸿等人一起出动，苗成刚占到了便宜才怪！”

忽然，寒山重似想起了一件事情，向着巫尧道：

“老鹏，你与老鹰不是追杀钱琛去了么？可宰了？”

鹏翼巫尧尴尬的一笑，道：

“只伤了他一条腿，又叫韦峰赏了他背后一掌，却吃这小子十数‘天焰弹’将我们挡了一阵——”

寒山重有趣的笑道：

“跑了？”

巫尧干咳一声，呐呐的道：

“这老王八腿伤了却逃得快……”

韦峰连忙喝了一大口酒，道：

“也可能逃不远就完蛋大吉……”

寒山重不以为然的道：

“不要太往好处想，人的生命虽然不经长久，却也不容易灭寂，希望以洛南为首的截击马队能将这漏网之鱼扫除干净。”

禹宗奇朝巫尧、韦峰二人笑了一下，道：

“白马帮此次进犯骑田岭，自其帮主方华以下共有三百余骑，包括白马帮的十六名大头目在内，四十八溪的老钱却率领了二百五十多人，在狼山派九名香主的支援下声势汹汹而来，我们的灰胡子老九及银蝎子彭东给了他们一阵箭雨之后便展开血战，但因为白马帮马队的冲刺，我们守在骑田岭的弟兄伤亡极大，起先已有些压不住阵脚，幸亏四门神适时而到，没有多久，赵百能也率众赶去，敌人就已开始步步退却，等到巫大阁主及韦二阁主，追杀钱琛不着，憋了一肚子气亦到了骑田岭之后，他们就更惨了，四十八溪的老钱及他手下二十信大头领完全丧在我们这二位阁主的手下！”

寒山重又夹了一筷菜，浅尝了一下，笑道：

“四十八溪钱同这老小子一身功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他的一手‘抛回梭’还有几分火候……”

巫尧忙接口道：

“院主说得正对，本阁主的大腿上便挨了一下，好在只是穿过皮肉，不

甚要紧。”

寒山重看了巫尧一眼，想了想，道：

“定是钱同危急时才使的一手，是不？”

巫尧舔舔嘴唇，道：

“是的，这老家伙全身伤了七处，他滚扑在地，明明再没有其他动作，却忽然自他肋下飞来一个银梭，走的路线又是歪歪斜斜，不易捉摸，来势却快不可挡，本阁当时早就红了眼，也就三不管的往前冲去，谁知道大腿上便挨了一记……”

寒山重哼了一声，道：

“他这一着，乃是他‘抛回梭’中绝技，叫做‘同残俱伤’，这一着不大好让，你可能乱冲乱扑对了，否则，稍一大意，只怕伤着的不仅是大腿而已……”

禹宗奇凤眼眯了一下，赤红的脸庞因为酒意而更加红润了，他咽下了嘴里的海参，沉缓的道：

“白马帮方华死得很惨，灰胡子老九斩断他的一条右臂，却被他用飞锤砸断了三根助骨，上门神中的二门神太叔永，三门神贺陵一起上，四柄砍山刀将方华斩得像一堆肉泥，他的十六名大头目全被大门神廉雁及四门神齐矍指挥的强弩手及刀手圈住，一个也没有逃出去，赵百能与银蝎子彭东带着骑田岭的弟兄与狼山派的九名香主也打得天翻地覆，好在彭东手下的数十名头领个个用命，总也算打赢了，白马帮及四十八溪的人马除了少数溜得快的活出去之外，近六百人倒找着了四百多具尸体，连伤的都很少。”

寒山重抿抿嘴唇，道：

“听银蝎子票报，骑田岭的弟兄也伤亡不少，大约也在两百人以上，他所属的三十八头领有小半都动弹不得了，禹堂主，这一次，我们损失人马的总数有多少？我是指浩穆院与骑田岭的总合。”

禹宗奇自怀中取出一卷轴纸，缓缓展开，低沉的道：

“本殿依照各方清点票报：紫星殿十五高手五伤三亡，所属弟兄战死三十名，伤二十五，银河堂十六高手两伤两亡，所属弟兄战死六十一名，伤十七名，两极堂高手七名伤三人，所属弟子战死五十五名，伤三十名，长风殿七名高手一死三伤，所属弟子战死七十七名，伤四十余名，卷云阁三名高手伤一人，所属弟兄伤亡五十余名，金流阁，金流阁么……”

禹宗奇看了看手上的轴纸，缓缓地道：

“金流阁七名高手，有三人叛反，所属弟兄亦有五十多名背离，这些人，不知是否应该算做我方伤亡？”

寒山重摇摇头，道：

“自是不算，他们早已不能称做浩穆一脉。”

禹宗奇颌首道：

“那么，我方金流阁四名高手有三人受伤，所属弟兄三百名里除了叛反的五十来人之外，二百五十人中伤亡了一半以上！”

赵思义满脸的皱纹重叠着，低低的道：

“刑堂四大金刚伤了二人，刑堂弟兄们也伤亡了六十多个，其中，大约有近三十名是被他们的父母白疼了一场了……”

仇忌天的伤势不轻，他点酒不能沾，仅一个劲的吃菜，这时，他舔舔嘴唇，摇摇头道：

“这么说，咱们在这次血战下来以后，光是各殿堂阁高手便伤了近二十名，失了五六个，弟兄们死伤更竟在六百名以上……这个数目实在有些惊人……”

姜凉昭了一声，缓缓的道：

“其中，弟兄们的损失，以本阁所属为最惨重，几乎占了本阁调度节制下人马的一半……”

禹宗奇叹了一口气，道：

“要屹立不倒，就必须有所牺牲，骑田岭还算损失最小的，但是银蝎子已痛心得哭天嚎地了，不过，我们付出的牺牲，已取回代价，敌人所遭受的伤亡数字，先清点他们遗留的尸体，已有一千二三百具之多，掳俘者有两百多人，他们受伤的还没有计算在内，大约也不会少于五百人。”

寒山重放下筷子，沉重的道：

“太真宫的十韦陀最令我痛心，除了固光及花亮叛离外，战死三名，伤了一个，现在仅有五人，此次大战之后，本院元气损伤极大，骑田岭下周围百里之内，我已令两湖一川的十二个帮派派遣他们的人马紧守各处，以防万一再有异变，狼山派因老窑设于晋境，路途迢迢，是而未曾遣人前往扫荡，不过，经此一役，只怕他们纵有遗孽，也不会再成气候了，现在，我有一个浅见提出，希望各位商讨一下。”

桌上的七双眼睛注视着寒山重，寒山重端起楼金酒杯饮了一口，道：

“金流阁不能无首，山重之意，提调紫星殿之洛南为大阁主，金流阁原属夏厚轩为二阁主，各位意下不知如何？”

禹宗奇沉吟了一会，道：

“院主之意甚佳，只是，金流阁院中地位尚次于长风，卷云二阁，洛南功力之高，人品之佳，尤为难得，让他调往金流阁，是否会有点委屈？”

姜凉亦忙道：

“正是，本阁哪一方面也比不上洛南兄，要他委屈本阁之下，本阁也实在有些担当不起……”

寒山重想了想，道：

“二位之言果然有理，不过三阁所属，乃直接听令紫星殿，并不受各堂所节制，地位纵有高下，但责任却无大小，三阁掌管之各项事务，俱皆相似，没有什么轻重之分，权力亦近似，况且，洛南入院尚未满十年，容其先掌金流阁，在资历上说，亦应如此……”

禹宗奇闭着眼睛，思虑了很久，点头道：

“如此也好，金流阁负责整个浩穆院在两湖一川的黑道水路利益，责任重大，较之洛南目前所掌管着十个钱庄的事务烦杂得多，不过，这样一来，本殿却失去了一个最佳能手了。”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三阁仍受辖紫星殿，何谓失去？对了，太真宫自今以后防卫要更形增强，宫内宫外戒备，除仍由紫星殿负责梦桥之外，其他由司马长雄直接调度，这一次，实在有些危险，也证明我们的各项防守之策，尚未臻完善……”

禹宗奇呵呵一笑道：

“本殿双手赞成，院主今生今世，将不会再有另一位梦姑娘了，若有失闪，这还了得？本殿将即时挑选能手，直接拨交司马右卫指挥。”

寒山重举起筷子夹了一大块鱼肉，正想往嘴里放，却忽然又停止了动

作，他若有所思的道：

“三月派……三月派……”

禹宗奇接口道：

“院主不是说待过此日子再找他们霉气么？”

寒山重低沉的道：

“展飘絮这小子会不会以为我们元气大伤，趁机来个渔翁得利？”

仇忌天怪叫一声，道：

“他敢这样想最好不过，本堂要亲手活剥了他！”

摇摇头，禹宗奇道：

“老实说，展飘絮不是傻子，他素有‘神算毒胆’之称，我们一举击溃了大举进犯的六个帮派，便有了我们所以能致胜的条件存在，他不会不存在戒心，而目前，我们尚有足够的力量再一次击溃六个帮派，展飘絮此刻所思，不可能是渔翁得利的问题，只怕他正在全面为自己戒备呢。”

寒山重冷冷一笑，道：

“有一天，神算毒胆会明白星魂铃的不受人欺，有一天，浩穆院的黑巾会飘扬到蟠蒙山之前！”

金六默默饮了口酒，轻沉的道：

“也有一天，白龙门的血会染透了小灵州的白龙碑！”

仇忌天大叫一声：

“对，妈的，白龙门以前想夺院主的命，咱们现在就给他来个狠着！”

寒山重笑了笑，道：

“我在想，秦鼎那时会是什么模样？他那宝贝女儿会做什么想法？”

禹宗奇忽然道：

“院主，本殿有一个主意……”

寒山重望着他这位智勇双全的第一号臂助，道：

“高见？”

禹宗奇放低了嗓子，道：

“将秦洁那丫头暗掳回浩穆院，先给她吃些苦头，再诱使白龙门的人马前来夺取，然后，像对付大鹰教一样来个头尾相截……”

寒山重哧哧笑了，道：

“不成，梦丫头要吃味的……”

禹宗奇正色道：

“秦洁仰慕院主，多方追求未曾得愿，她在恼羞成怒之下却怂恿她那糊涂的父亲将院主骗到西淀意图毒害泄怒，这种女人心肠如此狠辣，一面想强救狠夺，一面又妖言惑众，说是院主对她纠缠，她不胜厌烦才下毒手，这是非不分，黑白混迹的一派胡言，实在令人听了生气，不叫她受活罪，她必不知天下之大，尚有公理存在，院主，梦姑娘是明白人，她会知道你是为了雪耻，不是为了思念那秦洁才掳她来此，而且，白龙门这恶毒之举，我们亦不能放过！”

寒山重一口干了杯中之酒，缓缓说道：

“这件事，禹殿主，且容寒山重稍作思考，再向各位陈诉如何？现在，让我们一起干杯，庆贺浩穆院雄威永振！”

禹宗奇微微一笑，与各人同时举起酒杯，将杯中的胜利吞入肚里。

## 三十八、抒意缠情 蹄杨征尘

时光过得很快，从天地之间，自过去到未来，永远是那么没有变异，而却令人恐惧的流逝了，一个月，默默过去。

浩穆院主在这一个月中，一切都已恢复了正常，三十几天前那一次惊鬼泣神的血战，已找不到它的丝毫痕迹，除了骑田岭右麓的一片新起的坟堆。

现在，正是黄昏。

骑田岭的黄昏景色是美丽的，在西天的晚霞里，在萧萧的芦花中，在满眼的枫红下，夕阳的余晖，凄迷得出奇，苍凉得使人颤抖。

寒山重独自在浩穆院外的枫林下矗立着，他若有所思的茫然凝注着黄昏，眸子里，流露出一片依恋，一片仰慕，好像恨不得能永远将这黄昏留住。

轻悄悄的，一个窈窕的身影移近了他，那双纤细合度的金线鞋踩在落地的枫叶之上，像踩着一朵朵的梦。

黑色的衣衫在深秋的寒风里飘拂，几缕头发微见散乱的垂在额前，寒山重的模样儿实在俏俊，他抿着嘴唇，不愿意回头看看是谁。

有一阵淡淡的，寒山重一闻就知道是从女人身上发出的香味飘来，他的嗅觉告诉他，这背后的女人，不是梦忆柔，因为，梦忆柔的气息，纵使在梦中，寒山重也会分辨得十分清楚。

“寒院主……”

一个怯怯的声音响在他的身后，寒山重微微皱眉，眼前这情景，与他在小空寺下第一次和梦忆柔相遇时极为相似，只是，地方不同罢了，当然，人，也不同啊。

他没有回身，平静的道：

“说话。”

背后的人沉默了一会，那怯怯的声音带着几丝惶恐再度响起：

“请原谅我，院主，我不知道你在这时不喜欢有人打扰你……”

寒山重轻轻转身，昭，一张有着极端成熟风韵的俏脸正在畏缩的朝着他，是玉凤凰郑妃。

一丝深沉的笑意浮上寒山重的唇角，他温和的道：

“郑姑娘，你与令舅父的伤势都快痊愈了吧？”

郑妃面庞红艳艳的，不知是她在心里想着什么抑是晚霞的光辉所反映，这红艳，有着令人迷醉的韵息。

“谢谢你，舅父他老人家好得多了，我……我的伤本来也不算怎么严重……”

寒山重点点头，又转过身去，低沉的道：

“郑姑娘，这黄昏，很美。”

郑妃靠上去一点，轻柔的道：

“你也喜欢黄昏，院主？”

“昭，”寒山重撇撇嘴：

“这是大地需要安眠的时候，也是一段生命过去的征示，但，显然它们对这世界与空间都极依恋，所以，它们慢慢的去，不舍的去，这时，它们真

挚情感流露，一切才会显得美，美得凄迷，天下的万事万物，有许多，往往也只有在终结的时候才会发觉它的至真至美在何处，因为，要过去的，不用再保留。”

郑妃惊异的凝注着寒山重，她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位狠心铁胆，动一毛而震两湖的霸主雄才，竟然还会有如此深刻的感触。

寒山重牵动嘴角的肌肉，笑了：

“郑姑娘，方才，你用了个‘也’字，莫非你也与在下有同样的嗜好么？”

郑妃吸了口气，轻轻的道：

“在很久以前，我就爱上黄昏了，我喜欢它那一股静静的，却又含着哀伤的美，它令人感到孤寂，也使人珍惜过去的日子，它散发着冷瑟，更在冷瑟中透露着迷茫，一种无所适从的迷茫……”

寒山重眨眨眼睛，道：

“你很懂得人生，至少，在你这年纪已懂得够多，我很高兴留着你看看将来，郑姑娘，你是个好女孩子……”

郑妃的面庞又起了一片红晕，她低低的道：

“别说我是女孩子，我已二、十五岁了，而你，你也不会比我年纪大……”

哈哈一笑，寒山重缓缓地道：

“年龄只是人类自定的光阴准绳，并非代表着决对的事实，只要心里年轻，便永远不会衰老，形态或者变异，但是，气质却会随着心境蓬勃明朗，有人说精神常存，便是这个道理了。”

郑妃若有所思的望着寒山重，良久，她才悠悠的道：

“院主，我真想不到你是一个如此深刻了解生命真话的人，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有时候你又竟是那样残忍？”

寒山重微微一笑，道：

“不是我要如此，是环境逼得我如此，这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以及浩穆院的数千人都要活下去，假如我们做事不够坚决，那么，别人对我们就不会太仁慈了，郑姑娘，在江湖上闯，有时，不必要的慈悲即是等于对自己残酷”

思虑了一会，郑妃望着寒山重那张在夕阳光辉下的湛然面孔，这张面孔，在此时看去是如此英俊，如此秀雅，却又流露着深邃的，令人永不能忘怀的男性魅力，似一块强力的磁石，足以吸引任何异质的物体——假如人也可以称做物体的话。

寒山重淡淡的在唇角勾起一抹笑意，他道：

“有话要说，喂？”

郑妃心腔儿大大的跳了一下，她有些憋促的红着脸蛋，呐呐的道：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院主……院主对我们是这样好……但是，这件事……”

寒山重撇撇嘴唇，平静的道：

“大约，是关于三月派？”

郑妃吃了一惊，怯怯的道：

“院主知道？”

寒山重点点头，道：

“他们埋伏的奸细都已处决了，怎么不知道？展飘絮这一着花枪实在耍

得不漂亮，喂，很卑鄙！”

郑妃又轻轻的道：

“展飘絮野心很大，在甘陕，舅父一直为了大局不愿与他发生冲突，他的气焰却越形嚣张，表面上，大鹰教与三月派相处融洽，暗地里，明暗争纷的已有很多次了，他们像一条蛇，贪得无厌……”

寒山重哼了一声，道：

“不过，你们这次进犯本院，却得到他们暗中支持，并遣人前往神风崖助你们防守总坛，使本院的铁骑队遭到损失不少！”

郑妃又震了一下，喃喃的道：

“你……你怎么会知道？”

寒山重拂拂衣袖，冷森的道：

“展飘絮买通在下太真宫之卫士头领，准备预做内应，又暗中支持你们进犯本院之举，更想窥伺谋夺本院的隐秘五雄图，而且，还要计划将在下置于残废之后掳押往蟠蒙山，为其督工雕锈五雄图之事，姓展的想得够狠、够贪，但是，也够愚蠢，他那神算之号，实不知如何得来！”

说到这里，寒山重语声转为和缓，低沉的道：

“现在，郑姑娘，你会知道寒山重为何时遭别人怨恨的原因了，很多情势，逼得寒山重不得不走绝径，否则，当这晚霞在天，红枫如泪的美丽景致下，郑姑娘，寒山重只怕早已不能在这里与你晤谈了。”

郑妃嘴唇翕动了一会，想说什么，却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我想，院主……我与舅父在明日就可以启程了，明天，原谅我不再去向院主谢恩辞行……”

寒山重默默的颌首，道：

“你们还回神风崖？”

郑妃凄然摇头，道：

“不，还回去做什么呢？大鹰教已经溃散，神风崖……神风崖亦已变成一片焦土，再回去，除了满眼苍凉，满怀悲楚，还会再有什么？”

转回身来，寒山重望着郑妃：

“这就是教训，命运的教训，郑姑娘，记着，有时候做错了事情还可以有仟悔的机会，但有时候却只能错一次，永远没有时间再重来一次了，对别人，对自己，这道理都一样，请恕寒山重毁去你们的家园基业，但不要忘记，这原由于你们先要毁灭我们的家园基业！”

郑妃抽噎了一下，低下头掩饰的用手绢拭擦眼角。寒山重坦率的道：

“你们，还有将来生活的依恃么？请不要隐讳，告诉在下。”

郑妃犹豫了一会，声音里带着哽咽：

“甘陕两地，还有大鹰教的各项收益……那是与其他帮派联合主事的……包括明暗的生意经营……”

寒山重摇摇头，道：

“大鹰已经衰落，他们不会再分一份给你们了，现在，只怕三月派早已囊括了你们原先的所有，一个人失了势，与一个团体失了势都同样，没有人会可怜倒下去的人，只有屹立者才能享受荣耀，自然，不论那屹立者是以何种方式得能不倒……郑姑娘，明日寒山重遣铁骑一队护送二位离院，将来，姑娘有任何需求，只要一纸相告，浩穆院的黑巾即会随而飘到……”

郑妃感激得泪水盈眶，她强忍着泪，哽咽着：

“谢谢你，院主，请记得郑垣对你的永远敬仰与感怀……”

寒山重淡淡的唱了一声，道：

“夜幕已垂，郑姑娘，请先回去休息。”

郑妃蓦地抬起头来，大胆得令人心跳的深深凝注着寒山重，她看得那么火热，那么深刻，带泪的眸子似一泓朦胧的潭水，似来自沙漠古城里的水晶球，有着幻迷蕴于永恒，像心上的烙痕。

缓缓地，她转过去，像来时一样，纤细合度的镂金鞋踩着泪也似的满地红枫，似踩着一朵朵的梦，于是，她去了。

寒山重轻轻叹息，向着东方初升的半弦月吁了口气，他淡漠的道：

“长雄，你可以下来了。”

随着声音，高大的枫树顶端一阵细碎的轻响，司马长雄那瘦削的身躯已如落叶一片，飘然而下。

寒山重平静的道：

“有事么？”

司马长雄回头看了看，低低的道：

“院主，这位郑姑娘好像，好像对院主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情感呢？”

寒山重笑了笑，道：

“当然，我们原是仇人。”

“不对不对。”司马长雄摇摇头道：

“长雄是指……是指……这情感近似慕求……”

寒山重哧哧笑了，道：

“当心梦姑娘日后罚你谣传之罪。”

司马长雄也笑了，道：

“梦姑娘心地仁慈，不会责罚长雄的，院主，方才，梦姑娘悄悄嘱咐长雄来请院主回宫。”

寒山重哦了一声，正待举步，忽然又停住道：

“对，长雄，三日之后，我要往白龙门一行，你与迟元都去，顺便我们也可能到五台山去一趟。”

司马长雄躬身道：

“可是报偿白龙门那一箭之仇？”

寒山重举步行去，大笑道：

“不止一箭了，那是两刀之根哩。”

郑妃与田万仞走了，寒山重遣三十铁骑在洛南亲率下送出湘境，并赠其金叶三千两，龙眼珍珠一百颗，翠玉五十块，假如没有意外，他们用这些厚赠，可以舒舒适适的过二十辈子了。

浩穆院的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规律，掌管各项事务的高手们已纷纷照往常一样开始了忙碌，于是，有的堂阁变为热闹，有的堂阁转为冷清了。

晚上。

寒山重在他的楼下寝居之内，坐在一盏紫金八角宫灯之下看书，梦忆柔在安静的绣着一对枕套，空气里洋溢着宁适的温馨，隽永的甜蜜，似一个小家庭里的氤氲。

银爆开了一个双蒂灯花，轻轻的叹一声，梦忆柔俏俏望了一眼，美艳的面孔上，有一片配红的光彩，美极了，俏极了，却又融合在无限的纯稚之中。

寒山重抬头望着她，深情的笑笑，道：

“你在看什么，亲？”

梦忆柔伸伸小舌头，低细的道：

“并蒂双蕊。”

寒山重哧哧笑了，道：

“这是吉祥之兆，小柔，我实在不能等了，禀明令堂，当即成亲。”

梦忆柔那双明澈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彩，她却哼了一声：

“我看你悠游自在的，还以为你早忘干净了呢。”

寒山重放下书自太师椅上站起，缓缓踱了过来，边道：

“别冤枉我，天知道我心里急成什么样子，小柔，只不知我留你在此住了这么久，令堂会不会气我？”

放下手中的女红，梦忆柔抚媚的笑了，道：

“为什么气你，娘最喜欢我，也喜欢我喜欢的人……”

寒山重过去坐在她身旁，摇头道：

“不，喜欢你所爱的人，哦？”

如玉的面颊染上一抹丹珠，梦忆柔羞涩的垂下颈项，伸手去拿女红，那个白嫩的柔荑却被一个强有力的手握住了。

寒山重轻轻在梦忆柔的手上吻了一下，低沉的道：

“明天，我们就到五台山去。”

梦忆柔将寒山重的手背举到自己的面颊上娉着，轻细的道：

“这近半年来，娘不知老了没有？舅父不知老了没有？五台山大约还是那样，像一个手掌耸立向天……”

寒山重伸臂将梦忆柔揽入怀中，在她秀发上嗅着：

“当然，不同的只是花儿比较枯萎，因为那些花没有你在照料，野草一定生得蔓延多了，小柔，你与花儿是不能分的，你也有花一样的美秀，有花一样的韵息，在美雅里带着芬芳……”

梦忆柔低低一笑，道：

“别如此夸我，我难看得很……”

“哟……”寒山重笑了起来：

“我的小柔什么时候变得谦虚了？呢……从来没有人敢对我这般无礼，天下没有任何男人两样，包括你寒山重在内全要向我低头……还记得在小空寺前你对我说过的话？那时，你扬着眉，撇着嘴，眼睛的光真气煞人……”

梦忆柔羞得举起小手要捶寒山重，却又舍不得捶的搂到那冤家的颈子上，深深将面孔埋入他的怀中，恨恨的道：

“你……你那时逗人家还逗得不够？现在又要来取笑人家，最没有良心了……”

寒山重轻轻摩挲着梦忆柔滑软的背脊，低柔的道：

“爱的力量真是伟大，那时，我觉得你又是慧洁，又是刁钻，而且精明得不得了，现在，小柔，你变得又温驯，又柔弱，好像凡事都要顺着我要我在你的身旁不可，那一般狡黠劲儿不知到哪去了……”

梦忆柔悄悄笑了，道：

“被你的精明，聪慧、机智所吓跑了，你想，哼，谁敢在鲁班门前耍大斧，在状元公面前夸秀才？”

寒山重哧哧笑道：

“好厉害的一张小嘴……”

“怎及得上你的锋利唇舌及雄辩之才？哼。”梦忆柔娇刁的道。

寒山重托起她的下颌，微笑着凝视她：

“忆柔，我真是爱你，你温柔的时候像月亮的线条，热情的时候像太阳的烈焰，文静的时候像一头小小的猫咪，刁钻的时候如能说会道的百灵鸟儿，柔，今生有你，我满足了。”

梦忆柔垂下头，在他怀里扭动了一下，俏细的道：

“山重……你说得我不好意思抬头了……”

寒山重俯上身去，轻轻吸吮她白嫩的颈项，低声道：

“夫妻本同并蒂果，有什么羞怯的呢？”

舒适里有着轻轻的痒麻，梦忆柔微微转挪着颈子，面庞酡红的道：

“别……山重……你的胡子好硬……”

一把将她搂得更紧，寒山重喘息有点急促：

“柔……今晚……今晚我不走了……”

激灵灵的打了一个冷颤，又像在心头燃上一把火，梦忆柔忽冷忽热的抖索了一会，语声如丝：

“只要你……你愿意……山重……我……我随你……”

寒山重忽然沉默下来，良久，没有出声，梦忆柔诧异的仰首看他，他那双澄澈的目光正如此深情的向梦忆柔凝视，目光里，含有无比的热。

“你？……”梦忆柔吐出一个字，又羞涩的垂下头去。

寒山重古怪的叹息了一声，缓缓的道：

“忆柔，你对我太好了，好得要令我发狂，忆，我知道你会答应我的任何要求，唯其如此，我更应珍惜我们的将来，柔，对我们子孙毫无愧咎的将来。”

他深深的吻着梦忆柔，在四片嘴唇的胶合里，寒山重用他生命中最真挚的爱将全部情感传了过去，传送得涓滴不存。

樵楼初鼓了——

寒山重依依不舍的站起，梦忆柔紧靠着他，眸子里流露出依偎的神色，那么柔，那么韧，又那么纠缠。

“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赶路……”寒山重拍拍她的肩头，缓步向门外行去，梦忆柔怯生生的低呼：

“山重……”

寒山重轻轻转身：

“呢？”

“你也早点睡……”梦忆柔低低的说。

寒山重深深的一笑，闪电般掠回，在梦忆柔方才觉得面颊上被温文的吻触了一下时，他那瘦削的身影已消失在门外了。

于是，夜更深了，外面风吹拂得沁骨，树梢的哗哗声似波涛不息，但却令人更容易如梦了。

深秋的夜是漫长的，但是，它终要过去，就似人的一生也是漫长的，却也终要过去一样。

在梦忆柔还在朦胧的梦境之时，一阵细碎的声音将她惊醒，睁开惺松的睡眠，昭，四名新调来的清秀使女已将一切洗漱用具摆整舒齐，正在向她检袄为礼，其中一个且已上前侍候她穿衣了。

梦忆柔温柔的笑拒了，她起身到一层纱幔后更衣，那名使女已恭谨的道：

“方才婢子奉司马右卫口谕，要婢子转报小姐，说院主在半个时辰后即时启程，请小姐准备一下。”

梦忆柔口中哦了一声，笑着道：

“这一个多月以来，也实在麻烦你们了，待我回来再好好答谢你们……”

这名使女恭谨的道：

“小姐说哪里话来，这都是婢子们的份内之事……”

她凑近了纱幔一点，悄悄的道：

“小姐不知道，整个浩穆院，就只有这里有四个使女，我们能从骑田岭调召入浩穆院就实在不易了，何况又进入宫里侍候？在姐妹群中，都很羡慕我们。”

梦忆柔微诧的道：

“你们都很少到这里来吗？”

这小使女带点神秘意味的道：

“我们的父兄亲属，都在浩穆院执事，而浩穆院尤其极少女性，在平时，只能站在岭上看看，谁也不能随意进来，太真宫只是听说而已，更无法一观究竟，而我们的院主，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座鼎，又有谁不想亲近他，瞻仰他老人家的风采呢？这一次院主渝令征调四名使女，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进来的啊……”

梦忆柔脱口呼道：

“怎么？你们称他为老人家？”

小使女羞涩的一笑，轻轻的道：

“院主实在不老，而且，好俊啊，只因为我们太尊敬他，称呼习惯了……”

梦忆柔抿着唇一笑，掀开纱幔出来，她换了一身适于长途旅行的深绿色紧身衣裙，看去娇美极了，婀娜极了。

小使女眼睛睁得老大的道：

“小姐，每次看见你，好像；次比一次美……”

梦忆柔迅速梳洗，笑着道：

“哪里，我实在很难看……”

小使女踏进一步，俏细的道，

“小姐……你……你会成为我们的夫人吗？”

梦忆柔脸蛋儿飞红，她迟疑了一会，羞怯怯的低着头道：

“……我……我想会的……”

小使女高兴极了，她兴奋的道：

“太好了，我们四个人背地里猜测了好久，小姐，只有你才能配上我们院主，你不知道，院主好高傲哟，平时见了我们，连眼皮子也不抬一下……”

梦忆柔笑着走向摆满了一桌丰盛早餐的桃花心木桌前，低低的道：

“真的？”

小使女赶忙上前搬动椅子请梦忆柔坐下，悄悄的道：

“小姐和院主有说有笑的，我们都觉得奇怪，在平时，院主只要到了一个地方，任何人都不敢喘一口大气，直到现在，他老人家还没有对我们笑一下……”

梦忆柔望着满桌的精致点心发了一会楞，轻轻的道：

“他就这么狠呀！唉，每天早晨，都是这么丰盛的早膳，我哪里用得了？”

小使女在旁又道：

“这是院主特别吩咐的，院主说小姐身体不好，需要滋补，每天早晨的点心都是他老人家亲自指定的……”

梦忆柔感动的“呶”了一声，开始文静的进餐，而这时，一阵轻缓的叩门声已响了起来。

一名肃立门边的丫鬟过去启门，司马长雄已在门口向梦忆柔躬身道：

“奉院主谕，假如梦姑娘已整理妥善，便请启行，院主已在宫门相候。”

梦忆柔起身道了谢，由那名小使女提着一个小小绣金囊袋跟着行去，几人到了太真宫门口，寒山重早已在了，他旁边，承天邪刀禹宗奇及丹心魔剑金六二人正含笑的向梦忆柔点头，寒山重的叱雷及另一匹毛色赤红油亮的骏马，由两名浩穆壮士牵着，在昂首扬蹄的随时待行。

寒山重过去接过那名使女手里的囊袋，亲自扶着梦忆柔上了那匹赤红马儿，他回身向禹宗奇及金六道：

“禹殿主，金堂主，山重走了，大约在两三个月内便。可转回，院中一切有烦二位操劳调度了。”

禹宗奇呵呵笑道：

“院主早去早回，院中上下，自有本殿及金堂主负责，院主勿忘随时与本殿等保持密切联系，只等院主回来，呵呵，我们就可以大大热闹几天了。”

寒山重笑道：

“这个当然……”

金六忽然上前一步，有力的道：

“院主，白龙门不可轻饶！”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人已不饶我，我岂能再饶人？”

金六退后与禹宗奇站在一起，二人同时躬身行礼道：

“恭祝院主，梦姑娘及本院所属人马一路顺风。”

寒山重抱拳道：

“谢了。”

掠身上马，抖缰绳与梦忆柔的坐骑并辔而去，但是，他们却不经梦桥，径直往宫后奔驰。

梦忆柔紧握缰绳，奇怪的道：

“山重，我们不走大威门出去？”

寒山重将叱雷驰近了一点，笑道：

“浩穆一鼎外出，礼仪繁重，且招人耳目，免了也罢，咱们从后宫的侧门出去，省事得多。”

说着，双骑已穿过花径园林，几曲几折，来到一片黑色大理石墙壁之前，右方不远处，有乌黑沉重的铁门一座，正在大大的启开，一名黑衣骑士在马背上静静侍候，这名黑衣骑士，正是方才护送梦忆柔来至太真宫门口的司马长雄。

寒山重与梦忆柔相偕奔骑出门，司马长雄随后赶上，一条碎石小路，弯弯曲曲的在一片芦花中蜿蜒伸展，三骑驰了盏茶光景，已来到一条宽阔坚实的土路上，这条土路，可以一直奔下骑田岭，只是道路两旁的新草林丛多了一点。

土路之上，嘿 2 两百名黑巾，黑衣，虎皮披风的浩穆壮士早已在鞍上肃候，为首者，赫然是浩穆左卫金刀呼浪迟元，他的两侧，一个是紫星殿的生息陀罗包川，一个是两极堂的神钓曹耐吏，押后的，是一个满脸大麻子的魁梧大汉，这人乃银河堂煞手之一：“二判官”萨牧非！

寒山重等三人飞骑一到，迟元已高声呼道：

“票院主，万事舒齐。”

寒山重笑了笑，挥挥手，这二百骑已在迟元率领下狂奔而去，在一片密雷似的蹄声里，刹时已消失了踪影，像旋风突起又息。

司马长雄纵骑上前，躬身道：

“院主，长雄先行开道。”

寒山重点点头，司马长雄放马去了，他回过头向梦忆柔关切的道：

“用过早膳了？”

梦忆柔伸出舌尖在嫣红的嘴唇上舐了一圈，慢慢的道：

“用过了，全桌十二个银丝卷，四张枣泥莲子饼，八块玫瑰千层糕，两条炸甜卷，六个鲜肉包子，一方嫩冻桂花糕，一碗原汁鸡汤，一碗燕窝汤，一碗参汤，一碗珍珠玉米粥，再加上八碟小菜，哦，都让我装进肚子里了。”

寒山重哈哈大笑道：

“好家伙，真是食量惊人……”

梦忆柔哼了一声，嗔道：

“你这人呀，不怀好心眼，每天早晨填鸭似的弄这么多东西给我吃，存心要叫我发胖，那时你就可以取笑我了，是不？”

寒山重一把搂住梦忆柔的细腰，笑道：

“别冤枉好人，我是怕你吃得少，你身体又坏，这怎么行？将来我的妻子要成了个病美人可就惨了。”

梦忆柔“嗤”了一声，又嗔道：

“你有几个妻子？人家不知道的，看你每天早晨满桌满盘的往里面端，还以为你有三宫六院七十二纪呢……”

寒山重哑然失笑，他牵住梦忆柔坐骑的缰绳缓缓往前行去，梦忆柔瞅着他，轻轻地道：

“喂，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寒山重无可奈何的道：

“说什么呢？再说多了，又得挨训，唉，这年头儿，连老婆都要欺负丈夫了，真叫人伤心……”

梦忆柔银铃似的笑了起来：

“哼，算你还明白，我不管你是什么浩穆院之鼎，两湖一川的霸主，我只知道你是我的丈夫，我的夫君，就要听我的话。”

寒山重眨眨眼睛，道：

“好吧，人家说了怕妻子的男人才有福气……”

“当然啦，家有贤妻，才有良相，你听过这句话？”

寒山重又哧哧笑了，道：

“小柔，你还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子，这些驭夫之言却是从哪里听来的？”

梦忆柔挺直的鼻子皱了皱，道：

“不要你管，对了，山重，以后太真宫多调些使女进去好不？整个宫里

只有四名使女实在太寂寞了，一点生气都没有，严肃得可怕。”

寒山重毫不考虑的道：

“依你，再征调二十名够不够？”

异常的欣喜浮上梦忆柔的面颊，使她看来更明媚了，她小百灵鸟似的道：

“山重，你不要以为我需要这么多人侍候，我才不哩，我只是看她们四个人一天到晚寂寞得很，连个大声说话的人都没有，而宫里上上下下又全是些大男人，他们的工作，有很多是女孩子也可以做的，抽调他们去干一些适当的事情不是好得多吗？将来，山重，我不要任何人服侍你，一切都得我自己来，不管你的饮食起居与穿着，都由我给你预备……”

寒山重伸过手去握住梦忆柔的小手，真挚的道：

“我愿意如此，小柔，将令堂也接来浩穆院如何？”

梦忆柔大眼睛里闪过一道光彩，兴奋的道：

“真的？我早就这样希望了，只是怕你不愿意……”

寒山重豁然大笑道：

“半载以还，小柔，你还看不出我寒山重的心思？我永不愿为了我而使你母女之间有任何愁苦，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离愁别绪在内了……”

梦忆柔握住寒山重的手掌在唇上重重一吻，像个小孩子般大叫道：

“山重，我好高兴啊，我要发泄这过份快乐的积郁……”

她策马狂奔而去，寒山重笑着摇摇头，快马跟上，边关注的喊道：

“小心点，忆柔，你这匹‘追日’马容易发野性……”

### 三十九、谏言挚爱 白芦隐煞

冀境。

在张登城前二十里处，有一个不大的村落，稀稀疏疏的十来户人家，有一片茂密的竹林子围在这片小小村落之外，环境很幽静，很偏僻，正是午后，阳光懒洋洋的洒在地下，有几分令人感到舒适的暖意。

村首一户农家，四合院的大房子，倒也干净明亮，这时，有三匹骏马拴在院中，喂，我们认识其中的一匹是叱雷，另外一乘是追日，还有一乘，就是司马长雄的座骑了。

厅屋门口，寒山重静静的依在门框上，司马长雄却以手支颐，坐在一张方桌旁，浓眉微皱。好像在思虑着什么。

过了一会，寒山重转过头来，低沉的道：

“萨牧非应该回报了，白龙门的情形不知如何？……”

司马长雄站了起来，朝院子外张望了一下，道：

“院主，我们是淬袭还是明攻？”寒山重笑笑，道：

“当然是淬袭，莫不成还打着锣先警告他们？”

司马长雄向里望了望，道：

“梦姑娘也去么？”

摇摇头，寒山重道：

“不，我不放心她，刀掠箭舞之下，谁也不敢担保一点也没有失闪，如

有个万一，则大大不妙了。”

司马长雄正要启口，一阵隐隐的马蹄声已自远处传来，他微一倾听，低促的道：

“院主，大约是萨牧非来了……”

说着，司马长雄已迅速闪身出去，到了院子门口。

没有多久，一匹黄骠骏马已喷着白气奔到院门之外，满脸大麻子的二判官萨牧非未待马停，已翻身落地。

司马长雄沉声道：

“萨兄，院主在厅门候驾。”

萨牧非向司马长雄抱抱拳，大步行了进来，寒山重微微一笑，安详的道：

“如何？”

萨牧非抹了把汗，躬身道：

“回禀院主，我方人马已照原定计划避过张登城，绕了一个大圈子到达西淀湖隐蔽之处藏匿，白龙门中似无警兆，依然平静如昔，防守亦十分松弛，由岸边通往小灵州上的宽大石桥仅有哨卡三处，每哨两人，其他只有缘着岸边的几个了望棚，防守的白龙门弟子悠闲来往，神情消散，小灵州上但见风光如画，一片升平，亦无异状……”

寒山重颌首沉吟了一会，道：

“有没有看见什么碍眼人物进来？”

萨牧非摇头道：

“没有，便有出入者，亦全局白龙门中人。”

“那么。”寒山重道：

“我们每个弟兄的配备武器可曾准备妥当？”

萨牧非简洁的道：

“连云弩全已上弦，箭矢上已涂抹硫磺火药，见风即燃，十大笼松鼠亦已喂饱，只待启笼行事，刀亦磨利，战饭已餐，随时可以溅敌之血！”

寒山重赞赏的点头道：

“好，今夜初更，痛击白龙门！”

他转身行向内室，又回过头来道：

“牧非，你先休息一下，养养精神，一个时辰后我等即可启行。”

萨牧非躬身答应，寒山重已推门进入里间，这是一间卧室，布置十分简朴，但却异常整洁，梦忆柔斜倚在一张木床上，痴痴的不知想些什么。

轻轻靠近她，寒山重温柔的道：

“忆柔，在想什么？”

梦忆柔宁静的展开一丝微笑，移眸瞧着寒山重：

“我在想……喂……我在想……”

寒山重坐到她的身边，笑道：

“想什么？”

梦忆柔将面孔情到寒山重的肩上，悄悄的道：

“我在想，假如……假如将来有了孩子，头一个不知是男的或是女的？不晓得像你还是像我？……”

寒山重半侧过脸，用鼻尖摩挲着她滑嫩的面颊，低低的道：

“一定是孪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而男孩子像你，女孩子像我。”

梦忆柔“噗嗤”笑了起来，羞怯的道：

“真不害臊，好像你已经有了这两个孩子一样，说得这么肯定。”

“当然，我寒山重敢与天命抗衡，我想有的，我都会有，而不论老天是否同意！”

忆柔沉默了一下，幽幽的道：

“唉，这就是你，山重，你的傲倔实在使人喜爱，但是，有的时候，却又叫人感到恐惧，因为你太强了，而一个强者，山重，是不能忍受丝毫挫折的，越其如此，强者如不能在刚中含柔，其结果就难得有十全十美了……”

寒山重在面孔上现出一丝惊异，他双目中的神色似乎微微迷朦了一下，于是，这位武林中的绝才缓缓站起，在室中往来踱踱不停。

梦忆柔怯怯的望着他，轻轻的道：

“山重，你在生我的气了？”

寒山重蓦然回头，脸上有一片湛然的光辉，他全身散发着一股无可言喻的大智大慧的韵息：

“忆柔，刚才，你说得很对，或者，我也曾想到，但我却不愿这种思想盘据踞心，我一直想无敌于天下，一直想称雄于全疆，纵然便是得到，其结果也很空洞，却并不冤白来人间一趟，现在，忆柔，不一定我便放弃了我的作为，但是，自有了你，我却需深深的考虑了，不错，极刚必折！”

梦忆柔温柔的望着他，深深的道：

“山重，你已是天下武林中有数的几个霸主之一了，为什么还不满足呢？”

寒山重与梦忆柔的眼睛对望着，他明白那两道期盼的目光里含有多少关切，有多少依恋，多少忧虑，而这些综合起来，便是“爱”字一个，叹了一口气，他道：

“忆柔，自今而后，我已满足。”

惊喜的跳了起来，梦忆柔激动的奔上去搂着他，重重的吻，热热的亲，呢喃着道：

“谢谢你……山重……谢谢你听了我的劝告……山重，哦，山重……你真好，你对我太好了……”

寒山重微微一笑，深挚的道：

“此无他，小柔，因为你，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无论是精神上的抑或是实质上的，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

梦忆柔紧紧抱着寒山重，将面颊贴着他的胸膛，祈求的道：

“那么，山重，今夜到小灵州，不要杀人……”

寒山重犹豫了一下，低沉的道：

“小柔，两军交锋，只伯无法避免……”

梦忆柔经过了一次大场面的血战，当然也知道其中实情，她想了想，抬起面庞来，恳切的道：

“那么，山重，答应我，尽量不要……”

寒山重用力的点头，道：

“当然。”

在他下颌轻轻吻了一下，梦忆柔带笑紧张的问：

“什么时候启行？”

寒山重目光往窗外的日影飘了一下，平静的道：

“三炷香的时间以后。”

他又不舍的连连吻梦忆柔的秀发，感喟的道：

“猝袭白龙门，并不是单纯为了报那谋命之仇，忆柔，也是为了浩穆院在江湖上的威望与名声，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并不一定需要人家畏惧才算荣耀，但是，在武林中，却非要令人畏惧他们才会夸誉你，才会不欺你，才会给你一条活路走，所以，为了将来的日子好过，我们就必得如此做，忆柔，你能了解，我的本质并不是非常安适于杀伐中的。”

梦忆柔深刻的点点头，低低的道：

“我明白，只要你一切平安，山重，也就够了。”

寒山重用力亲了她一下，回身离去，在门口，他停住了一笑：

“这家农户不会有邪，小柔，晚上待他们送过饭来后早点休息，不要忘了拴上门，待你一觉醒来，我已在你身边了。”

梦忆柔依依的望着他，不舍的道：

“或者，在梦里你就已到我身边了。”

寒山重深情的向梦忆柔凝视，良久，他道：

“小柔，我的心在这里。”

门，缓缓的开，又缓缓的关，在这启合里，寒山重那瘦削而修长的洒脱身影已消逝于那一板之后。

司马长雄双手奉过斧盾，寒山重将他这珍逾生命的武器抖抖，交叉背挂背后，草草在全身上下检视了一遍，笑道：

“可以走了。”

司马长雄与萨牧非让过一边，跟在寒山重身后行出，上马前，寒山重回头低低问司马长雄：

“我们的人埋伏好了？”

司马长雄目不斜视的道：

“在这农家周围，任何一个角度都有我们的弟兄，他们隐藏得很好，强弩的射角交叉密织，假如有敌人来此，将极少有机会生还。”

寒山重回首对门口看了一眼，满意的认镫上马，微一点头，三乘铁骑已奔出院门，如狂风旋掠而去。

请看续集《血斧》

